

民國叢書

第五編

·98·

民國叢書

第五編

· 98

綜合類

南園叢稿（上）

張相文著

上海書店

中華民國紀元十八年冬月出版

南園叢稿

全書四册

定價二圓

發行所　北平後海　中國地學會

代售處　各大書坊

承印者　北美印刷局

南園叢稿

上

張相文著

南園叢稿

吳縣張一麐署

南園叢稿序

拙性故隘而常囂囂然謹見聞修文結朋儕或許為諒直而樂與之遊頗恒以執憲之不弘求慊於流輩躬行未陷責畏途賒潮由少

壯以還所識博學廣聞之君子蓋不僅以十數啞肯契我信道友之輩涯涯讀書者則聞於周流多歷者復慕於歷乃益之者誠屢之焉張先生蔚西苦於老友沈君

子均居君敬山所與之名以寬早
客於外之把臂歡也迨辛亥革
命所相見於蘇寓因與之復改
業稱先生曰容若處之既而離去
益敬之不苟也嗣後居遷於北平

過從稍密或有時論說兩未約而出一轍如洪憲也復辟也賄選也寧浙之墻鬩也蘇魯之宮閏也氣羅胸過至儀之彈論止既與往予相忘以天與之緣宜良勞於江天小閣

鶴壽去了何日寒流既昔呼令山
靈遂咲一日懸翁乃以手擬嗣亮丞
排次翁所為文相示且曰子盍為我
序諸因窮三日之力盡讀之悅然於
言之所期至是乎蓋已矣記吾同邑舉

序張克哲有言文章未也表裏比
白度乎第一流當之為人表裏如一
至交六如之吾李浮沈之游浮為
吾稿之序隱若弘矣囂囂者有自
得矣乃忘其醜拙而書之己巳秋日

老莊經寬[illegible]言

序

慰西世丈月會八極。躬擅九能。弁冕顧厨。皐牢流略。履綯之學。夙仰䦨山。聚米之圖。尢工縮地。窮荒蹋歷。辨成吉斯汗之陵。中州訪碑。表一賜樂業之教。芙蓉島畔。醴酒而弔秦皇。菩薩頂邊。揮鞭而談清帝。舉凡天愛善見王之遺刻。吾圖撒合里之歷年。畢克齊王氣所鍾。那爾蘇荒金攸產。上下萬禩。華離四洲。掌錄靡遺。心光畢照。固已衡之乙部。匪張華裴秀所能窺。尉彼方聞。起景范次風而却步。比居焦籠。恆預講筵。尤所服膺。式惟明道。謂自疏仡釋通以降。洎于蒙兀曼珠之朝。揚茲震旦之靈。賁東家之聖。故雖弟佗神禪。孫卿曲致其詆訶。彘起羅藏。子墨故張其笑怒。要之立綱陳紀。厲世安人。揭兩曜而代明。俟百世而不惑。洎及晚近。騖于詖褻。樹滛路之虎戔須歌。接輿之鳳德。大天穢行。方梟獍而彌奇。山膏惡聲。視鸜狌而獨肆。哀茲華夏。將反樸狉。欲追鶉居鷇飲之淳。轉類毳幙旃裘之陋。氤氳施化。當賓座而無慚。爽貳仳

雖。盈訟庭而不恥。赤縣怒焬。洚水橫流。幾舉神洲。同淪羅刹。是皆未歷魚海龍堆而問俗。因之莫悟鶻擩魚傳之爲功。來軫方遒。崩淵孰障。以故斷斷洙泗。覼縷文野之封。汲汲爾縫。嚴別人禽之界。其言絕痛。陳誼尤高。是則梨洲論學。直等大禹之導山。舜水稱師。匪第仲由之浮海矣。裒刊既竣。屬爲引噂。揭櫫所聞。遂忘窺管。世之讀是編者。徒以丈旁通九譯。遠蹠三會。斷閻浮提而談經。呼巫支祁而語怪。壓壓儕之徐宏祖浪游雁蕩。吳清卿侈語雞林。則淺之乎測丈矣。己巳冬十二月鎮江柳詒徵。



張繼西先生四十八歲時肖像

南園叢稿目錄

耶律楚材西遊錄今釋

南園叢稿之一

泗陽張相文學

戊寅春三月。

戊寅爲太祖十三年。太祖既破金中都。於丙子春還臚朐河。是晉卿北行。後於太祖凡二年。

出雲中。

戰國秦漢雲中郡。皆在今薩拉齊境。唐天寶初移置雲中郡於平城。遼金因之。並置西京於此。今山西大同縣治也。

抵天山。

天山即歸化城北大青山。實漢唐之陰山也。自宋以後。北人習稱爲天山。金元

兩代。遂於山後置天山縣。今四子部落地。由雲中出塞。凡二路。一西行出殺虎口。經托城、薩拉齊、包頭。循坤都倫河谷越大漠、達三音諾顏牧地。此西路也。一北行出德勝口。經豐鎭、歸化城、吳公壩。越大漠、達車臣汗牧地。此東路也。湛然居士集中。有過東勝、過天德諸詩。東勝、今托城、天德在今坤都倫河上游。此由西路赴和林行在者也。又有過天山、過沙井諸詩。天山沙井。皆在今四子部落。此由東路赴克魯倫行宮者也。自太宗定都和林。南北往來多由西路。當太祖時、則多由東路。故邱長春由豐州入雲中。經下水。下水今代哈泊在天成村之西北。明人所謂徃過下水海也。以此知長春之歸。固由東路入德勝口者。當晉卿初出雲中時。太祖尚在克魯倫行宮。故晉卿北行亦由大同出德勝口。經豐鎭、天成村。又西北抵豐州。乃出塞。豐州治在今歸化城東四十里。城址僅存。城中白塔。猶巍然屹立焉。土人因呼其地爲白塔村。是遼金豐州遺物也。余北

遊時猶及見之。

涉大磧。

北史魏主西伐統萬。命其將陸俟督諸軍守大磧。以備柔然。唐李靖襲破突厥於定襄。突厥徙牙帳於磧口。既而靖破突厥於陰山。寘於磧口。漠南遂空。所謂大磧。卽指陰山以北之沙陀也。

踰沙漠。

自陰山而北。皆大漠也。其閒有白漠黑漠及石漠之分。北史、石漠在漢定襄郡武要縣西北。今歸化城北。有路、北通四子部落。爲古武泉道晉卿之踰沙漠蓋由此出也。

達行在所。

太祖行在。是時在克魯倫河畔。秘史載太祖克金歸後。命合撒兒領右手軍。沿

海自大寧略女眞經語刺納語二江泝討語兒河回舊營語刺今吉林烏拉江納語江卽嫩江討語兒河卽洮南縣北之陶爾河蓋沿嫩江泝陶爾河西北越興安嶺可直達克魯倫河故知太祖行在是時仍在克魯倫河舊營也

明年大舉西伐道過金山

金山蒙古語阿爾泰山在今科布多之西當中俄界上

時方盛夏雪凝冰積斲冰爲道松檜參天花草彌谷

邱長春西遊記中秋日抵金山東北少駐復南行其山高大深谷長坂車不可行三太子出軍始闢其路乃命百騎挽繩懸轅以上縛輪以下約行四程連度五嶺南出山前臨河止泊所言山勢與此正同蓋晉卿長春西遊之路皆卽太祖西征之路自此以至西域路皆相同惟前此路程一出歸化城北微西行達克魯倫河行在一出張家口北微東行達呼倫貝爾因長春應斡辰大王之招

故多此一迂曲耳。

金山而西。水皆西流入海。

金山之脈。南與天山之脈相接。斜亘大漠中。山之東北。水皆東北流。瀦爲科布多境內諸泊。山之東南。水皆東南流。至塔爾巴哈台境內。入額爾齊斯河。西流入俄境。滙爲齋桑泊。又吐出西北流。爲俄比河。入北冰洋。爲西伯利亞三大河之一。

其南有回鶻城。名別石把。

別石把、西遊記作鼈思馬。元史西北地附錄。明史西域傳。歐陽玄高昌偰氏家傳。皆作別失八里。劉郁西使記曰。龍骨河復西北行。與別失八里、南北相直。近五百里。此即今科布多越白骨甸、南達古城之路也。晉卿劉郁邱長春之西行。皆由此路。西遊記所謂金山南、大河驛路也。計太祖西征。亦必由此。本紀言太

祖會師於額爾齊斯河。然今科布多南部。如布勒提河、臣吉里河。會爲烏倫古河。皆聚於烏隴古湖。與額爾齊斯河支流實不相通。此殆由後世水道變遷使然。當日必連爲一河也。別失八里。亦卽烏魯木齊。今曰迪化。爲新疆省垣。有唐碑。所謂瀚海軍也。

唐書地理志。北庭大都護府。本庭州。貞觀十四年平高昌置。有瀚海軍。長安二年置。西遊記、時回紇王部族。勸葡萄酒。供以異花、雜果、名香。且列侏儒伎樂。中州人士庶日益敬。侍坐有僧道儒。因問風俗。乃曰此大唐時北庭端府。景龍三年、楊公何爲大都護。有德政。諸夷心服。惠及後人。於今賴之。有龍興西寺二石刻、載功德煥然可觀。寺有佛書一藏。唐之邊城。往往尙存。西域水道記。元於別失八里。立北庭都元帥府。亦治於斯。故城在今保惠城北二十餘里。地曰護堡子。破城有唐金滿縣殘碑。石立爲二。俱高八寸。廣六寸。一石七行。一石六行。

瀚海去城數百里。海中有嶼。其山皆禽鳥所落羽毛。

史記匈奴傳、霍去病封狼居胥山禪姑衍臨翰海而還。如淳曰、翰海北海名。此謂今貝加爾湖也。其後沿邊土人。以塞外平沙浩森。望之如海。因稱為旱海。文家不察。往往誤旱為瀚。西域釋地曰、哈密東至安西州。西至吐魯番。俱有沙磧之水草不毛之地數百里。謂之瀚海。今呼為戈壁。是直以旱海為翰海矣。此方翰海。求之烏魯木齊數百里間。當以吐魯番之覺洛浣沙爾泊為近。惟下文又云。過瀚海西千餘里。有不剌城。是此瀚海應在不剌城之東。別石把之西。西遊記云。並陰山而西約十程。又渡沙場。其沙細。遇風則流。狀如驚濤。乍聚乍散。寸草不萌。車陷馬滯。一晝夜方出。蓋白骨甸大沙分流也。晉卿所謂瀚海蓋即此。

在今烏蘇縣境。

城西二百里有輪臺縣。唐碑在焉。

新唐書地理志。庭州西延城、西至輪臺縣、共三百二十里。在今綏來縣東境。塔西河瀰、槐西雜誌、特格納爾、爲唐金滿縣地。尚有殘碑。西域釋地、庫車丁谷山。在城北。有古寺。多唐碑浮圖高數十丈。由是知西域之有唐碑。蓋不止一二處也。

城之南五百里有和州。即唐之高昌。亦名伊州。

和州即火州。今喀喇和卓。元初爲畏吾兒國都。明史火州、其地多山。青紅若火。故曰火州。東有荒城。卽高昌國都。漢戊巳校尉所治。西北連別失八里。西域釋地曰。元和志伊州納職縣北、直蒲類海。唐之伊州。即今吐魯番。

高昌西三四千里。有五端、即唐之于闐國。河出烏白玉。

元史作忽炭。唐置于闐都督府於此。今和闐縣也。和闐河發源城南密爾岱山。至城北而合。東北流會塔里木河。其上流分二支。一曰玉隴哈什河。一曰哈喇

哈什河。哈什番言玉。玉隴言白。哈喇言黑。猶言烏玉河白玉河也。至今仍以產玉著名。

過海千餘里。有不剌城。

不剌、西使記作孛羅。元史西北地附錄作普拉。西書稱普剌特城。憲宗時有法國教士、魯賓洛東來記事云。普剌特城有條頓人、爲鎔金製器之工匠。乃蒙哥西征時、挈以置此者。城在博羅塔拉河上。今已廢。

不剌城南有陰山。東西千里。南北二百里。

此山、卽博羅布爾噶蘇山。本由伊犂河源、天山山脈分支而來。晉卿目爲陰山。適與前之所謂天山者位置互易矣。

山頭有池。周圍七八十里。

此池卽今賽拉木淖爾。邱長春謂之天池者也。西陲要略、伊犂之水有賽里木

淖爾。在城東北。隔山二百餘里。凡境內諸水。皆朝宗於伊犂河。惟賽里木淖爾不與焉。西域釋地、賽里木諾爾。在伊犂城東北二百餘里、塔爾奇嶺之東。其北有川名博羅塔拉。

池南地皆林檎。樹陰蓊鬱。不露日色。

沿賽拉木池南下。爲塔勒奇山峽。今謂之果子溝。亦以其地多果樹也。今峽中尙有三十二橋。即成吉思汗西征時。命二太子鑿石通道所爲。四十八橋遺蹟也。

出陰山有阿里馬城。西人目林檎爲阿里馬。附郭皆林檎園。故以名。附庸城邑八九。多葡萄梨果。播種五穀。一如中原。

阿里馬城。在伊犁城東北。阿里馬圖河濱。其地川原開闊。土沃民殷。且當西征要路。太祖既定西遼。即遣監事官。與回教王同鎭其地。其後定四子分地。次子

察合台汗即都於此。今已廢爲回教徒一小村落。

又西有大河曰亦列。

亦列卽伊犂。唐書貞觀中、西突厥分其部爲二。以伊列水爲界。顯慶二年、蘇定方爲伊麗道行軍總管。討西突厥。伊列、伊麗、皆卽伊犂。今按伊犂河、在伊犂城南里許。源出哈什空吉斯二河。洪流深廣。天山以北。博羅布爾噶蘇山以南之水。皆會歸焉。過城南折而西北流。經俄七河省。滙爲巴爾克什湖。

索虜城在大河南。城已圮。唐碎葉鎭城故墟也。

唐碎葉鎭城。傍碎葉川。卽今楚河也。一作吹河。大唐西域記、淸池西北行五百餘里。至素葉水城。城周六七里。三藏法師曾過西突厥葉護可汗於此。蓋其地本屬西突厥。唐滅突厥後。遂建爲鎭城也。

渡河百里。踰山丹嶺。突厥時王庭也。

此河即今察林河。亦伊犂河之南支也。山丹嶺、即唐羯丹山。三藏法師傳。可汗令達官答摩支引送安置。至衙三日。可汗方歸。計其地當在今察林河西岸。俄屬七河省、託克馬克附近。

其西三百里大石山城。日虎思窩爾朵。即西遼之都。附庸城數十。

西遊記、十有六日過板橋渡河至南山下。即大石林牙國。其國王遼後也。自金師破遼。大石領兵西走。移徙十餘年。方至此地。窩爾朵譯言行宮。虎思、西域史稱爲八剌沙袞。其地當今楚河上游。阿拉虔丁附近。

又西三百里塔剌斯。數百里皆平川。岡嶺迴護。甚得形勢。川北頭有巨麗大城。城外皆平原可田。唐時鑿通南山。夾爲石牌以行水。牌脊跨壑。岸有唐節度檢校刑部員外郎假緋魚袋太原王濟之碑。西契丹盛時。富庶甲他處。兵後民逃城圮。

塔剌斯、即唐之怛羅私。西域記、素葉城西行四百餘里至千泉。千泉西行百五

十里至怛羅斯城。城周八九里。諸國商胡雜居。此所云川北巨麗大城。蓋卽唐怛羅斯城。今城已久沒。唯河名仍如故焉。蓋怛羅斯本河名。因以名地。復因以名城。其地在今俄屬西瑘達利亞省之東南隅。中亘胡穆博爾嶺。嶺之兩麓。泉源競發。滙爲無數溪河。東北流者皆入楚河。所謂千泉也。西北流者皆入塔剌斯河。怛羅斯城廢趾。卽在河之西岸。

又西南四百餘里有苦盞城。

西使記。四日過忽章河。渡船如弓鞋。土人云河源出南大山。西遊記作霍闡。卽今霍占。下流爲西瑘河者也。河由東來。經城之北。故城以河名。苦盞卽忽章霍闡之音變也。

八普城。

此城在苦盞之東。元史西北地附錄。作巴補。

可傘城

此城在塔什干東南。經世大典圖、作喀散。唐書高宗二年、以渴塞城爲休循都督府。渴塞柯散。音皆相近。方位亦合。蓋卽此可傘城也。

芭欖城。

此城諸行記皆不載。考西史太祖於猴年、南追算端。留輜重於八格蘭城。歸時復取以行。八格蘭、音近芭欖。惟在阿母河南大雪山麓。疑太遠。與所舉諸城不屬。今霍闡河北有琛姆罕城。或作車木堪。西遊、西使兩記作賽藍城。元明史中。頗爲著名。此記備舉諸城。不應略而不言。疑賽藍城卽芭欖城也。

苦蒸多石榴。其大如拱。甘而差酸。凡三五枚絞汁盈盂。渴中之尤物也。

博物志、漢張騫出使西域。得塗林安石國榴種以歸。故名安石榴。蓋榴本西域產。在其本土。固宜尤爲肥碩也。

芭欖城皆芭欖園。故以名。其花如杏而微淡。葉如桃而差小。冬季而花。夏盛而實。
西遊記、正月杷欖始華。類小桃。候秋採其實食之。味如胡桃。余見陰山中、有所謂山桃者。形狀頗與此類。未知即芭欖否也。

八普城西瓜、大者五十斤。可以容狐。長耳僅負二枚。

西瓜之產。今殆遍於中土。然觀五代時胡嶠陷虜記云。自上京東行。地勢漸高。西望平地松林。鬱然數十里。遂入平地多草木。始食西瓜。云契丹破回紇得此種。歸以牛糞覆棚而種。大如中國東瓜。而味甘。據此知西瓜之移植中國。蓋在汴宋之世矣。又新疆通志、哈密土暖泉甘而無雨。故瓜味濃厚。種於內地。固應少減。然亦養子不得法。如以今年瓜子。明年種之。雖本土味亦不美。得氣薄也。其法當以灰培瓜子。置於不濕不燥之窖倉。年愈久愈佳。有培至十四五年者。
哈密瓜為纏民特產。形似蠶繭。皮綠色。外纏白絲。紋如蛛網。味甘而脆。種法不

僅灰培。必用苦豆。不然則不甘美。他處種者。祇具其形而已。此亦中國種瓜者所宜知也。

苦盞城西北五百里。有訛打刺城。附庸城數十。

訛打刺、元史作斡脫羅兒。在西玨河支流阿里士河右岸。今尙有故城趾。

此城渠酋常殺命吏數人。商賈百數。盡掠其財貨。西伐之舉。由此也。

西史太祖既定西遼。西與花拉子謨接壤。因命親王諸延各出資。隨西域商人。西行購土物。畏兀衆四百數十人。行至訛打喇兒城。酋伊那兒只克、悉拘之。以蒙古細作告王。王令盡殺之。惟一人得逸歸。太祖聞報、驚怒而慟。免冠解帶跪禱於天。誓必雪恨。

訛打刺西千餘里。有大城曰尋斯干。

尋斯干、西遊記作邪米思干。元秘史作薛米思堅。唐書西域傳曰薩末鞬。皆今

之撒馬兒罕也。

尋斯干者、西人云肥也。此地土肥饒故名。甚富庶用金銅錢無孔郭。環城數十里皆園林。飛渠走泉。方池圓沼。花木連延。誠爲勝槪。瓜大者如馬首。穀無黍糯大豆。盛夏無雨。以蒲萄釀酒。有桑不能蠶。皆服屈眗。以白衣爲吉。以靑衣爲喪服。故皆白

撒馬兒罕、卽西遼河中府。其後元爲帖木兒郎亦建都焉。向爲中亞勝地。屈眗、李註卽賓孫、誤矣。五燈會元達摩法衣以木棉之心織成西域名曰屈眗。西遊記、阿里馬城、出帛目曰禿鹿麻。蓋俗所謂種羊毛織成者。時得七束爲禦寒衣。其毛類中國柳花。鮮潔細軟。可爲線、爲繩、爲帛、爲綿。亦皆此物。蓋西域人所通用者。

尋斯干乃謀速魯蠻種落。梭里檀所都。蒲華。苦盞。訛打剌城皆隸焉。

謀速魯蠻、卽西遊記之鋪速滿。謂天方教徒。梭里檀卽算端、譯言國王。謂花拉

子模王也。西史唐初、亞剌伯興。創天方教。以教主兼攬君權。稱曰哈里法。定都報答。蠶食諸國。既滅波斯。益拓地而東。與唐接界。及唐衰而哈里法之君權亦替。東方諸酋各擅地自主。汴宋中葉、塞爾柱克朝興。歷三世有奴世的斤者。初爲王僕。見寵任。除僕籍。爲花拉子模部闒帥。傳其子庫特八丁。遂離塞爾柱克朝自立。爲王。迨遼大石西征。敗塞爾柱克之兵。花拉子模王亦被擒。自是臣服於西遼。暨塔喀施嗣立。遂取塞爾柱克朝代之。傳其子阿拉哀丁。勢轉強。遂併波斯。敗欽察。襲撒馬兒罕。其疆域南臨大海。北距裏海。西抵報答。東控西珥河。於是建撒馬兒罕爲新都。以玉里犍爲舊都。留其母后土爾康哈屯居之。一時稱雄國。後爲太祖所破。阿拉哀丁竄死於裏海。即中史所謂回回國也。

蒲華之西有大河入於海。其西有玉里犍城。梭里檀母后所居。富庶又盛於蒲華。

玉里犍、元史作玉龍傑赤。即漢書康居小王之奧鞬城也。在今基華城北數十

里。然此乃元後移建者。舊城在其西北二百餘里。今僅有遺趾存焉。當蒙古攻城時。城民堅守。近城無石。伐大木爲衝車。垣堞堅厚。猝不可拔。城跨阿母河。爲橋以通往來。遣兵斷其橋。併力亟攻。城破後、巷戰七晝夜。悉屠之。惟工匠、婦女、幼稚、得免。決河水淹其城。梭里檀母后、已先避居伊拉耳堡者。別速不台破堡。幷其妻獲之。送致之塔里堪軍中。後隨大軍而東。太宗六年沒於和林。

又西瀕大河有班城。又西有磚城。

此二城所瀕大河。亦卽蒲華西流入海之阿母河也。阿母河南北兩源。皆出於帕米爾高原。相併西流。至蒲華城西南。兩支相會。斜向西北入裡海。若撒馬兒罕、若蒲華。皆瀕於北支之右岸。若玉里犍。則幹流貫於其中。故交通便利。富庶稱最。此古代形勢也。自明季後、下流爲黑沙所壅。地勢積高。阿母西玥兩河。失其流路。遂瀦爲鹹海。今兩海之間。隨處皆有斷流絕港。皆兩河之遺跡也。河流

既往地形亦變。所傳兩城。一在玉里鞬西。斷流絕港之中。殆已久爲黑沙所埋。無復遺址可尋矣。

自此而西。直抵黑色印度。城亦有文字。與佛國字體聲音不同。佛像甚多。不屠牛羊。但飲其乳。土人不識雪。麥歲二熟。盛夏置錫器於沙。尋即鎔鑠焉。馬糞着地沸盆。月光射入如夏日。其南有大河。冷如冰雪。湍流猛峻。注于南海。土多甘蔗。取其液釀酒熬糖。

黑色印度。當指波斯亞剌伯諸處。其民皆奉回教。用亞剌伯文。固與佛國不同。波斯南部。連亘亞剌伯一帶。多屬沙漠。又近赤道。故土多甘蔗。麥至二熟。沙中至可鎔錫。皆實狀也。惟天方教義。崇重一神。禁祀偶像。極嚴。安得佛像甚多。此方注於南海之大河。爲印度河。底格里司河。雖湍流容有猛峻之處。斷無冷如冰雪者。此皆傳聞之誤也。

印度西北行。有可弗叉國數百里皆平川無復丘垤。不立城邑。民多養馬。以蜜爲釀。此國晝長夜促。羊髀熟日已復出。正符唐史所載骨利幹國事。但國名不同。豈非歲時久遠。語音訛舛。

可弗叉、見唐書所謂波斯北鄰突厥可弗叉部是也。亦曰可薩。今居阿爾泰山、及伊犁境者、稱哈薩克。居俄境者、稱可薩克。其始居地原在裏海以北。皆平沙。俗尚畜牧。然與骨利幹種族地位。要皆不同。新唐書回鶻傳骨利幹處瀚海北。其地北距海。又北渡海則晝長夜短。日入烹羊胛熟。東方已明。又地理志仙娥河北岸。有富貴城。又正北如東過雪山松樺林及諸泉泊千五百里至骨利幹。又西十三日行、至都播部落。又北十七日至堅昆部落。有牢山劍水。骨利幹都播二部落。北有小海。堅冰時、馬行八日可渡海。北多大山。其民狀貌甚偉。風俗類骨利幹。晝長而夜短。雙溪醉隱集、丁零詩注、太宗嘗詔和瑞等入北海。往復

數年。得日不落之山。按地球公例、當日行北陸時、惟九十度北極之下、日乃不落、據此則十一世紀時、元人探險、已至北極、此亦東方人之奇績也、由是推之。骨利幹當今貝加爾湖北。丁零堅昆在骨利幹之西。當今煙泥塞河西岸。皆不在印度西北。蓋凡近於北極圈之地。當日行北陸時。晝長夜短。各處皆符。不必可弗叉與骨利幹也。

尋斯干去中原幾二萬里。印度去尋斯干叉等。可弗叉去印度叉等。雖縈迂曲折。不爲不遠。不知幾萬里也。

此皆約略言之。里之遠近。無容規規求合也。

據胥卿自叙。是錄作於戊子、來燕京時。以里人問異域事。應對因著以見志。其間頗涉三聖人教邪正之辨云云。其叙述之繁富可知。余居京師。求其書數載不可得。六年秋、始得之於北京大學圖書館。然已爲盛如梓所刪節。僅寥寥數百言。筋脉已蕭去。而順德李氏之註。又復望文生義。方里訛謬。如開章云、出塞中抵

天山、明譯今歸化城北之大青山、金元兩代、且立天山縣於山陰、地近面事顯如此、李氏乃不能辨、誤以西域之天山當之、其他更可知矣、乃竭焚膏之力。爲疏以證之。蓋以元史疏謬。諸家修正畢證綦難。本傳太祖破中都召見行在。遂置諸左右備咨詢。觀是錄則晉卿至戊寅始出塞。後於太祖之歸凡二年。是可證置諸左右之誤。本傳有至東印度見角端諫帝回軍事。觀是錄知晉卿行踪。並未越阿母河而南。更無由至東印度。故於雪山以南諸城。無能舉似。且多傳聞失實之詞。是可證宋碑比事之誤。晉卿居西域凡六七年。此六七年中。耆別速不台諸將北破康鄰十一部。直至乞瓦綿客兒綿等城。西征合里伯王。殘巴黑塔惕。元秘史皆能詳其事。晉卿則於西北兩方之國。乃不能名其一二。可知太祖西征。帷幄之謀。晉卿實未嘗參預。而桐鄉程春廬嵊縣丁益甫乃以西遊記之太師耶律公爲晉卿。得是錄可以悉正其誤。蓋晉卿之柄用。實始於太宗即位以後。當太祖時。不過一常尋掌書記耳。自河中府推月食而中。

太祖器異之。而有能知天上事之褒。故臨崩時。遂以屬太宗。蒙古之俗。敬天畏雷。是術最足以中之。史雖不言。不難懸揣而得矣。

右疏成後。越十年。陳君援庵垣乃得足本西遊錄於日友神田信暢。此原久佚之書。一旦還自海外。喜可知也。日本昭和元年民國十六年春神田君奉命校書於宮內省圖書寮。得鈔本西遊錄。蓋古賀氏獻書之一也。書爲古賀侗菴所手錄。末有文政七年甲申清道光四年之跋文。爲德川末年寫本。唯本文後有燕京侍郎宅刊行。故知其爲轉寫舊板本也。文政跋文。又有偶禮惠日祖塔於嶽翁之中得此書等句。惠日爲京都東福寺山號。知原本在東福寺也。圖書寮本發見後。復於內閣文庫。發見一完全寫本。亦如圖書寮本之有跋文。而後有普門院木印之影寫。普門院爲東福寺塔頭。知原本存東福寺普門院內也。

觀新發見兩寫本卷尾。皆有戊子清明日湛然居士漆水楚材晉卿題句。卷首

自序亦有已丑元日句。戊子爲元太祖二十三年。蓋楚材以是年著此書。而於太宗元年已丑附序出板者也。

普門院開祖爲聖一國師。國師以四條天皇嘉禎二年（宋理宗端平三年）入宋。仁治二年返東。即元太宗十三年。中間相距僅十餘年耳。文和二年。普門院僧大道編其藏書目。中有西遊錄。上村閑堂謂普門院藏書。多爲聖一國師將來。故敢斷爲國師所携歸者。爲當時新刊西遊錄。而藏諸普門院者也。是書在東之源流如此。

至是書在中國。雖有李文田之註。丁謙之考證。惜從來所傳。皆非完本。而爲盛如梓庶齋老學叢談之節錄也。盛如梓節錄是書。當宋末元初。已謂爲人所罕見。則是書流傳之不廣。可見矣。書中所舉長春歸後。道流倚勢橫行。至於奪寺毀像。撤宣聖之宮。以爲道觀。則辨邪論之作。固實有萬不得已者。其究也釋道

相傾。至世祖時乃盡舉道家之經卷悉數焚燬之大都法源寺。則道流之嫉視是書。必欲取而投諸水火。以妨礙其傳播焉。亦可推想而知也蓋是書主旨專爲攻擊長春眞人而作。特不過假西遊爲緣起而已。學者欲研究西北輿地。借以考知元初史蹟者。但觀於盛氏之節本足矣。故前疏雖略。不惜過而存之。戊辰冬記。

湛然居士年譜

南園叢稿之一

湛然居士年譜 附世系雜考

南園叢稿之一

泗陽張相文著

年譜

世紀	時事	履歷	雜考
庚戌	宋光宗紹熙元年。金章宗明昌元年。	六月二十日生。文獻公以數卜之。日是兒他日。必成偉器。然當爲異國用。因取左氏楚材晉用	宋子貞碑。文獻公六十得子。生三歲而孤。與元遺山文獻公碑六十一歲之說不合。二者必有一誤。

年		歲
		語。爲製名字。
辛亥 宋紹熙二年。金明昌二年。		二歲。
壬子 宋紹熙三年。金明昌三年。		三歲文獻公卒。母楊氏誨之。
癸丑 宋紹熙四年。金明昌四年。		四歲。
甲寅		五歲。

	宋紹熙五年。金明昌五年。			
乙卯	宋寧宗慶元元年。金明昌六年。		六歲。	
丙辰	宋慶元二年。金承安元年。		七歲。	
丁巳	宋慶元三年。		八歲。	

干支	紀年		年歲	
	金承安二年。			
戊午	宋慶元四年。金承安三年。		九歲。	
己未	宋慶元五年。金承安四年。		十歲。	
庚申	宋慶元六年。金承安五年。		十一歲。	
辛酉			十二歲。	

年	宋	金	歲
	宋嘉泰元年。	金泰和元年。	
壬戌	宋嘉泰二年。	金泰和二年。	十三歲。
癸亥	宋嘉泰三年。	金泰和三年。	十四歲。
甲子	宋嘉泰四年。	金泰和四年。	十五歲。

年	事	歲
乙丑　宋開禧元年。金泰和五年。		十六歲。
丙寅　宋開禧二年。金泰和六年。蒙古太祖元年。	蒙古成吉思汗、大會諸部族。卽大汗位於斡難河源。	十七歲。博極羣書。
丁卯　宋開禧三年。金泰和七年。	蒙古征西夏。克斡羅該城。降北界烏梁海諸部。	十八歲。

紀年	時事	事蹟	附注
蒙古太祖二年。			
戊辰 宋嘉定元年。金泰和八年。蒙古太祖三年。	蒙古再征蔑兒乞乃蠻餘衆。至額爾齊斯河。乃蠻酋屈出律奔西遼。	十九歲。	
己巳 宋嘉定二年。金衛紹王大安元年。	二月金罷法科。試經義。復科場舊法。七月試宏詞科。畏吾	二十歲。應制策，中甲科。從聖安寺澄公訪道。	聖安寺在今北京外城。廣寧門內。居人卽呼其地爲聖安寺街。

蒙古太祖四年。

兒國降於蒙古夏主請和。

集中西域寄南塘老人張[illegible]貞詩自註。昔予馳驛漁陽。道過南塘。其事當在此數年間。晉卿原有別業在閭山。文獻公葬於弘政。亦與閭山相近。漁陽爲燕京通閭山之要道。馳驛漁陽。或爲往省鄉墓亦未可知。

庚午

宋嘉定三年。金大安二年。蒙古太祖五年。

金築烏沙堡。蒙古襲破之。

二十一歲。

辛未

春成吉思汗自

二十二歲。考滿。

和平陽張彥昇見寄詩。磨[illegible]

宋嘉定四年。金大安三年。蒙古太祖六年。

將南伐。敗金師於野狐嶺。入居庸關。進薄中都。分巡雲內等州。下之。西遼爲乃蠻屈出律所襲。

授開州同知。

守將亡。京畿遊騎邏。有客赴澶淵。無人送臨賀。是倅開州時。已當居庸破後。逾年河北諸州縣不守。開州亦破。蓋抵任不久卽去職也。又觀沁園有感。及覃懷見梅花詩。知曾遊河陽。或因亂未赴開州任所。遂薄遊至此歟。

壬申

宋嘉定五年。金崇慶元年。

蒙古克金西京。並境內諸堡。

二十三歲。

蒙古太祖七年。

癸酉
宋嘉定六年。
金貞祐元年。
蒙古太祖八年。

蒙古克金宣德府。分兵三道。掠河北山東河東諸州縣。

二十四歲。授顯訣於萬松老人。三年盡得其道。萬松號以湛然居士。法名從源。

萬松所居仰嶠叢林。在燕西翠微山。其塔則在今北京西城大市街西。廛市中。居人呼爲磚塔者也。當元未城大都時。蓋在燕京東北郭外。

甲戌
宋嘉定七年。
金貞祐二年。
蒙古太祖九

春蒙古使阿剌淺入中都議和。
五月金徙都汴。以完顏承暉

二十五歲。爲燕京行省左司員外郎。處圍城中絕糧六十日。

從容菴錄序。遭憂患以來。求祖道愈亟。可知從萬松老人參禪。即在圍城困厄中也。

年。

爲燕京留守。秋蒙古復圍中都。

乙亥 宋嘉定八年。金貞祐三年。蒙古太祖十年。

正月金右副元帥蒲察七斤以通州降。仍其官。五月金中都降。取金城邑八百六十二。夏成吉思汗避暑魚兒濼。秋還

二十六歲。成吉思汗召見於行在。

蒲華城贈蒲察元帥諸詩。蓋即七斤也。蒲華爲花拉子謨國要地。七斤投誠最早。其資格與耶律阿海相等。故用阿海以鎮撒馬兒罕。用七斤以守蒲華。蒙古於西域。則多用遼金遺臣。即當時所謂漢人者。以制西域。故西遊記謂河

丙子 宋嘉定九年。金貞祐四年。蒙古太祖十一年。	
春、成吉思汗命將西征禿馬敦等部。秋、取金潼關大掠河南。	克魯倫河。
二十七歲。日南至在燕京。	
貧樂菴記。作於是年日南至。蓋冬日仍在燕京也。爲子鑄作詩。禪理究畢竟。方年二十七。萬里涉流沙。十載泊西域。是固於本年離燕京矣。西遊錄。戊寅三月出雲中。赴行在。	中府人田園不能自主。須附漢人。其官長亦以諸色人爲之。其後得中原。又多用西域人以制中原。其互相防維之術如此。

年	事	歲	注
			是自丙子冬以迄戊寅春。皆在雲中。故雲中朋好頗多。其後往來倡和之詩。亦最夥。
丁丑 宋嘉定十年。金興定元年。蒙古太祖十二年。	蒙古命木華黎南征。取金河北山東陝西州郡。命朮赤追討吉利吉思。至葉密河。盡招下之。	二十八歲。	
戊寅 宋嘉定十一	蒙古伐西夏。圍其王城。命將分	二十九歲。春三月出雲中赴行	寄趙元帥書。有備員翰墨軍國之事。非所預議之言。蓋當

年。
金興定二年。
蒙古太祖十三年。

路伐乃蠻。追屈出律至薩雷庫里。殺之。西遼地悉定。

在。

己卯
宋嘉定十二年。
金興定三年。

西域花拉子謨國。殺蒙古使者。議親征。 五月置皇后斡爾朶

三十歲。從駕西征。夏、過金山、兩雪三尺。知爲克敵之象。

太祖時。攻戰擾攘。得城旋棄。所倚用者率皆武人。其詔起晉卿。不過以掌卜筮。亦一書記職耳。終太祖之世。其官亦皆如此。觀集中在西域所作諸詩可見。惟寄趙書。不載年月。揣其語意。必在初出塞時。

過金山。過陰山。過閭居河。及過沙陀望大雪山。諸詩。皆步邱長春原韻。然長春赴西域。後於晉卿二年。蓋因長春既

年	事	歲	作
蒙古太祖十四年。	於乃豐故地。命劉仲祿赴萊州。迎致邱長春。六月會師於額爾齊斯河。秋渡西珥河。薄訛答拉。		卓錫撒馬兒罕後。晉卿見其詩卌。乃追憶所過。補作之者。
庚辰 宋嘉定十三年。金興定四年。	春正月蒙古克蒲華。五月下撒馬兒罕。命耶律阿海監治之	三十一歲、居撒馬兒罕。冬馳傳過山城驛。大雪。占西域主當	寄南塽老人張子貞。及寄子進治書詩。皆見瑞鶴詩卷而作。長春於庚辰二月醮於天長觀。張天度作賦。諸人作詩。

蒙古太祖十五年。

二月二十二邱長春至燕京。四月上旬醮於天長觀。有翔鶴之祥。

死於野。

逾年詩卷已至西域。晉卿且已回寄。可見元初中國與西域交通之繁。

辛巳

宋嘉定十四年。金興定五年。蒙古太祖十六年。

春成吉思汗渡阿母河。降波斯克。朮赤等克玉里犍城。四月拔出黑扯連、掠木剌夷山寨。者

三十二歲。奏十月月當蝕。進西征庚午元曆。重午前三日子鑄生。閏月在蒲華城。

爲子鑄作詩三十韻。當乙未年。鑄年十五。逆數之鑄實生於是年。又有西域家人輩釀酒戲書屋壁詩。知晉卿西遊。實携其夫人同往。故集中思親之詩。凡數見而獨無室家

別等敗谷兒只。侵報答等城。追敗西域王子札拉丁於印度河濱。宋使苟夢玉來通好。三月朔邱長春出沙陀至魚兒濼。二十二日抵陸局河。中秋日抵金山。二十

之念。游牧之國。兵塵所指。往往盡室偕行。自古然矣。雙溪醉隱集。凱樂詞序。昔太祖出師西域辛巳夏駐蹕鐵門關。宋遣國信使苟夢玉通好乞和。太祖許之。敕宣差噶哈護送夢玉還國。是夢玉固親至鐵門關矣。並據譙慶茂所編蜀邊事略。知夢玉此行。且著有使北錄二冊。潛敬山蒙兀史謂夢玉僅至木華黎行

	壬午 宋嘉定十五年。金元光元年。蒙古太祖十七年。
七日抵陰山。十一月十八日抵河中府。	春成吉思汗沿印度河。搜討札拉丁餘黨。命窩闊台略下游諸地。西殘哥疾寧。夏避暑塔里堪。二月二日司天台判李公、
	三十三歲。在撒馬兒罕。八月長星見西方。奏稱女眞當易主。
管者非也。	是年自春及秋。太祖因追討札拉丁餘黨。亟戰于大雪山南。乃晉卿于是年清明。方與邱長春等。遊河中府西園。優遊暇豫。和詩至數十篇之多。而詩中並多侘傺浮沉之語。可知太祖南征。晉卿實未得隨駕。不獨東印度見角端之

邱長春等。游河中府郭西。望日復遊郭西園。四月五日邱長春、覲見于大雪山南行宮。九月中車駕北回。邱長春陳道于行宮。

事爲虛搆也。屠敬山蒙兀史毅然删之。可謂有特識矣。

癸未 宋嘉定十六

八月行在塔剌斯。 三月二十

三十四歲。

按者速二將越高架索山破阿蘭。襲欽察。東北渡窩瓦河。

年。

金元光二年。

蒙古太祖十八年。

一日邱長春東歸。西域略定。分置達魯花赤。以耶律阿海爲總監。者別等大敗俄羅斯。冬渡窩瓦河。還滅康里。

下阿司達拉干。復敗欽察。分兵爲二。一軍追敵。一軍由阿速海。履氷渡黑海。大掠克里米半島。欽察王遁入俄國。求援於其婿加利堤王。初加利堤王善用兵。屢敗諸國。頗輕蒙古軍。至是遣使諸國。開會于基府。議決出境邀擊。已乞助於烏拉佗米王。聯軍八萬二千。分屯南北。既而加利堤王以貪功獨進。而敗。北軍繼

之亦大敗。喪六王七十二侯。兵士死者十之九。西史紀此事係于一二二一年。當太祖十六年。與中史相差二年。

年	事	歲	注
甲申　宋嘉定十七年。金哀宗正大元年。蒙古太祖十九年。	夏避暑額爾齊斯河。　詔皇子朮赤留鎮欽察。餘將班師。　二月邱長春至燕京住天長寺。	三十五歲。中元日在阿里馬城	黑韃事略。長春宮道士。多亡金士大夫。既免跋焦。又得衣食。令人慘傷。蓋長春既歸。太祖復屢詔慰問。且賜以金虎牌。道家事一仰神仙處置。燕京大吏。如王檝。張資元輩。尤加敬禮。故道教大興。而亡國

官吏。遂因以求庇焉。跋蕉即剃頭也。案金史蒲察琦傳。崔立變後。令改易巾髻。琦獨不可。又錄大梁事。立詣軍前歸附。令官吏士庶皆削髮爲北朝民。據此似金人曾改漢裝。而蒙古於漢民。則必迫以剃髮改巾者。然嘗見元人影畫。惟達官貴人。胡服胡冠。而普通人民。仍各挽髻漢裝。知元於漢民。固未嘗若清代之甚

紀年	事蹟	年歲	考證
			也。
乙酉 宋理宗寶慶元年。金正大二年。蒙古太祖二十年。	春、成吉思汗、東還土拉河、黑樹林舊營。定四子分地，秋、親征西夏。留察合台守漠北。以窩闊台拖雷從行。	三十六歲。日南至。在翰海軍高昌城。	本傳載太祖東還。扈駕歸和林。蒙兀史因之。皆誤也。太祖之還。仍居黑樹林舊營。未嘗留都和林。若晉卿則當日南至。方在高昌城。亦未扈駕而歸。觀辨邪論所題時地。可瞭然矣。高昌城。在今吐魯番。
丙戌 宋寶慶二年。金正大三年。	正月、師入西夏、取黑水等城。命將取甘肅等州。	三十七歲。重午日在肅州鄯善城。 下靈州、取	糠孽教民十無益論序。題於肅州鄯善城。案鄯善。爲漢樓蘭國地。近羅布泊。從古未嘗

年	事	晉卿	考
蒙古太祖二十一年。	夏避暑渾垂山。秋取西涼府。冬攻靈州。進逼中興府。	書數篋。大黃兩駄。全活萬數。	屬於肅州。當時肅州本西夏所有。或西夏西境至此。曾以鄯善屬之肅州歟。
丁亥 宋寶慶三年。金正大四年。蒙古太祖二十二年。	正月渡河攻金積石州。三月破洮河二州。閏五月避暑六盤山。六月夏主降。七月成吉思汗崩於六	三十八歲。九月望日過夏國新安縣。冬馳傳來燕京。	新安縣無考。疑卽漢敦煌郡之冥安縣。晉卿東歸之路。蓋由今吐魯番過敦煌入嘉峪關。東趨行在。是時必有西征凱旋之師。因便伐夏。取兩路夾攻之勢。故晉卿亦因以隨師而東也。

盤山。

史家於太祖之崩。或云七月。或云八月。崩處或云薩里川。或云六盤山。或云靈州。然觀晉卿於是年九月望日。方過夏國新安縣。又東行過砂井。和耶律子春詩。自註予昨至砂井。乘牛車過前路。乘駝方達行在。砂井據黑韃事略。距天山縣八十里。亦在今四子部落境。詩中並有天山風雪之語。由是推之。似太祖之崩。非七月。非八月。其崩處非六盤山。亦非靈州。以此二地。皆距砂井甚遠。非昨今一二日所能達也。或晉卿未抵行在。太祖已先崩。其由砂井而南。特至埃錦赫洛會葬耳。

戊子　宋紹定元年。

遣使召諸王公主百官。期明年

三十九歲。乘傳來燕京。按問勢

案敦煌置驛。本按竺邇傳。是時政事集中皆在漠北。其通

年	事	歲	注
金正大五年。蒙古拖雷監國。	夏會議立君。燕京盜起。自敦煌置驛。抵玉門以通西域。	家子刑十六人於市。	西域自有金山南大河驛路。敦煌玉門。皆僻左不當衝要。置驛何爲。此亦舊史之誤也。
己丑 宋紹定二年。金正大六年。蒙古太宗元年。	秋窩闊台、即汗位於克魯倫行宮。始立朝儀。置站赤。征高麗。	四十歲。還克魯倫河。請推恩肆赦。條陳便宜十八事。十七見納。奏禁州郡彼此相攻。	此次還克魯倫河。蓋當春夏之交。丁亥搜索經籍。戊子查勘勢家。凡再至燕京。兩次往來。故有三年四度過鷄鳴之句。鷄鳴山在居庸宣化之間。正當關內外之衝。
庚寅	置燕京等十路	四十一歲。扈駕	是秋伐金之役。由太原過平

宋紹定三年。金正大七年。蒙古太宗二年。

課稅所。以陳時可呂振等二十人。充正副使。秋窩闊台汗、自將南伐。渡漢至官山。由雁門關入河東。渡河攻鳳翔。

南伐。奏定諸路稅法。

陽解州渡河入關中。皆太宗親御六師。至翌年春。復由太原出關。至官山避暑。晉卿亦皆扈駕隨行。故有再過晉陽之詩。太宗本紀略而不言。集中諸詩。皆足以補證之。又按太宗入關殺掠之慘，較太祖稍減。亦晉卿隨時匡救之功。

辛卯

宋紹定四年。金正大八年。

四月金遷京兆民於河南。空其地。五月汗避

四十二歲。爲中書省令。總內外之政。請貸河

自立中書省。晉卿始獲柄用。蓋遵太祖遺命也。贈高善長百韻詩。神祖上仙去。聖主登

蒙古太宗三年。

署官山。八月幸雲中。立中書省。冬攻河中府拔之。

南殘民、以實山後。奏給降民旗數百面。全活無數。

明堂。驛騎徵我歸。忝位居巖廊。盍足徵西征後。太祖雖歸。晉卿仍留西域。未嘗隨駕。至太祖將崩。乃急騎徵還。是太祖伐西夏時。晉卿固不在軍中也。故舊史所言。下靈州。晉卿取書數籠。大黃兩駄事。亦未可深信。惟西夏之地。盛產大黃。爲藥中要品。固爲實事。當是西夏既亡。以兵死者多。屍氣蒸爲疫癘。晉卿至軍。乃

取大黃以愈之。活人既衆。遂因緣附會其說耳。

壬辰

宋紹定五年。金天興元年。蒙古太宗四年。

正月、汗由白坡渡河。圍汴京。四月出居庸。避暑官山。九月還和林。十二月詔成吉思汗行宮。宣撫王檝如宋。約夾攻金。以河南地歸

四十三歲。奏選汴京儒釋道醫卜工匠之徒。散居河北。官爲給贍。扈駕北還。重陽日過天山。自此以後。皆在漠北。

此次大宗北旋。蓋取太行山東路。故晉卿有過深州慈氏院詩。元遺山於次年癸巳北渡詩。白骨縱橫亂似麻。幾年桑梓變龍沙。只知河朔生靈盡。破屋疎煙却數家。極言兵火之慘也。

癸巳

宋紹定六年。金天興二年。蒙古太宗五年。

宋。

正月金主奔蔡。夏速不台入汴京。八月王楫使宋還。冬汗行幸鄂爾坤伊克淖爾行宮。建孔子廟於燕京。

四十四歲。請除逃戶連坐之法。是年門下士與省傑等收錄詩文。爲刊板行世。

汴京未下。晉卿已遣使入汴城。求孔子後。付以林廟地。令收拾前代散亡禮樂。以開文治。然祁州太原雲中諸處。重修宣廟。晉卿皆爲之疏。以募貲。王巨川釋奠燕京。復爲之詩以美之。蓋猶未立爲國學也。至是始經敕建。知必由晉卿請之。

甲午

正月金主傳位

四十五歲。奏括

據王孟諸序。詩文集實刊板

宋端平元年。金天興三年。蒙古太宗六年。

於宗子承麟。蔡潰、金亡。籍民戶。宋取汴洛。使王檝入宋。責敗盟。冬汗獵於脫卜寒之地。

戶口並出爲編民。冬居從羽獵。以足疾得告六十日。

於癸巳。然今集中尚有甲午以後。乙未丙申諸詩。當是後人續集。間有癸巳以前之作。亦攙入之。

乙未

宋端平二年。蒙古太宗七年。

城和林、作萬安宮。分兵三道代宋。秋闊端、由秦鞏入蜀。以拔都爲總帥。

四十六歲。在和林。姪女淑卿逝世。議征西域江南。就近征發。

許有壬敕建興元閣碑。太祖十五年。定都和林。案太祖留置皇后斡爾朶於乃蠻故地。固即後之和林所在。然十五年太祖方在西域。何由定都。

速不台副之。西征歐洲。皇子十一人皆從。

其留置皇后於此。不過爲西征歸後。得以早日接見。故乙酉春東還。仍歸黑樹林舊營。並未留都和林。蓋蒙古之初。本行國。無所爲都城。宋彭大雅徐霆北使。蓋當太宗三四年間。觀其所著黑韃事略。猶時言韃主出入金帳。絕未言城。至晉卿序萬松萬壽語錄。始見和林城之名。時爲乙未。故當以是年爲斷。

丙申 宋端平三年。蒙古太宗八年。

正月會親王諸臣宴萬安宮。以中原民戶。分賜諸王貴戚。速不台入不里阿耳。

四十七歲。請立編修所於燕京。經籍所於平陽。請印造交鈔無過萬定。奏罷以問選室女。汗親執觴賜之。誇示宋西域高麗使臣。

案速不台於太祖西征。本與者別同攻歐洲。是時者別已亡。而速不台年六十六矣。拔都年三十七。貴由年三十六。蒙哥年三十四。故以老練之速不台副之。且爲先鋒焉。是知蒙古用兵。非徒恃武力者也。

丁酉 宋嘉熙元年。

春汗獵於迦堅茶寒澤。八月

四十八歲。請沙汰僧道。試經通

黑韃事略。亡金大夫。混於雜役。墮於屠沽。去爲黃冠。皆尙

蒙古太宗九年。

命朮虎乃、劉中、試取諸路儒士。十月獵於野馬川。征西軍入俄羅斯。破也烈贊、入墨斯科。

者給牒受戒。奏給驛馬牌例。奏陳時務十策。

稱舊宮王宣撫家有推車數人。呼運使。呼侍郎。此可見當時衣冠塗炭之狀。自有試取諸路儒士之舉。中原士類始稍蘇矣。據本傳蓋由晉卿請之。

戊戌

宋嘉熙二年。

蒙古太宗十年。

二月使王楫如宋。收錄金太常禮册樂器樂工。始製登歌樂。建太極書院於

四十九歲。請除中原逃戶三十五萬。罷西域賈胡撲買。

元遺山廉訪使楊奐墓碑。太宗即位十年戊戌。開舉選特詔宣德課稅使劉公用之試諸道進士。公試東平兩中賦論第一。據此則楊奐乃劉中

燕京。祀周敦頤等。

所取士也。續通鑑亦同。蒙兀史乃謂劉中楊奐並試諸路儒士。事又先于戊戌一年。誤矣。用之卽劉中之字。晉卿曾有詩贈之。

己亥　宋嘉熙三年。蒙古太宗十一年。

正月阿速平。拔都遣使奏捷。八月破宋成都。分兵略川北諸府。西域商人奧都剌合蠻。請

五十歲。力爭奧都剌合蠻撲買銀課。不能止。太息謂民之困窮。將自此始。

黑韃事略。韃主不時自草地。差官至漢地定差務。霆在燕京時。見差胡丞相來。黷貨更可畏。下至教學行。乞兒行。亦銀作差發。燕教學行有詩云。教學行中要納銀。生徒寥落

庚子 宋嘉熙四年。蒙古太宗十

撲買中原銀課。從之。

正月以奧都剌合蠻。提領諸路課稅所。五月

五十一歲。

太清貧玉堂金馬盧景善。明月淸風范子仁。李舍纔容講學子。張齋恰受謗雩人。相將共告胡丞相。免了之時捺殺因。所謂胡丞相。蓋卽奧都剌合蠻。以其爲西域賈胡。而權勢薰灼。故曰胡丞相。亦莫辨爲何官也。

輟耕錄。今蒙古色目人之臧獲。男曰奴。女曰婢。總曰驅口。蓋國初平定諸國日以俘到

二年。

王檝卒於宋。七月大會諸王於克魯倫河。蒙文秘史成。籍諸王大臣所俘男女。放還爲民。

男女。匹配爲夫婦。而所生子女。永爲奴婢。又有由紅契買到者。則其原主轉賣於人。立契投稅者也。觀此知當時雖有放還爲民之籍。大都格於親貴。未能實行。故陶九成身當元末。而所見猶如此。

辛丑
宋淳祐元年。
蒙古太宗十三年。

二月獵於迦堅茶寒澤。二月三日汗疾篤。十一月出獵、五

五十二歲。

西史。蒙古軍既平波蘭。與德意志列王海利希戰於瓦爾斯達平野。海利希戰死。蒙軍馘其首。梟之長竿。截敵軍之

日而殂。拔都分兵五道。掠波蘭。入匈牙利。克派斯特城。

耳。盛之九巨箱。復越喀巴甲山。入匈牙利。戰於薩約河。大敗之。殺王弟科羅曼。王伯拉乘良馬逸去。拔都率諸軍。渡多惱河。圍其都城古蘭。分兵追伯拉入奧大利。伯拉遁入阿爾卑海島。蒙軍遂掠塞維亞。布加利亞諸城。蹂躪奧大利領地。直至義大利威尼司海港。拔都本計征定全歐。既得太宗凶問。乃班師。今考西

史蒙古之征歐洲、於此爲第二役。所克名城多矣。不獨派斯特一城也。

壬寅 宋淳祐二年。蒙古乃馬眞后元年。	三月汗凶問至歐洲。拔都班師。任奧都剌合蠻掌財賦。罷中書右丞相鎮海。	五十三歲。夫人蘇氏卒。	自乃馬眞后稱制。惑于徒思婦人法特瑪。疎斥舊臣。親王內變。雖以晉卿之賢。亦無所補救。此蒙古國勢最危之時也。惜宋人積弱不振。方日疲於防禦。用事諸臣。又昧於蒙古內情。不能乘勢以圖進取。稍延中原衣冠之緒。爲可痛

癸卯

宋淳祐三年。蒙古乃馬眞后二年。

春，拔都還軍窩瓦河。皇子貴由先歸奔喪。夏，右手諸王斡赤斤稱兵犯闕。

五十四歲。諫止可敦西遷。因議立嗣。及爭與都刺合蠻事，忤后憤悒。

甲辰

宋淳祐四年。蒙古乃馬眞后三年。

皇子貴由至倭鹽河。會諸王議所立不決而罷。丙午夏，貴由汗始即位於翁金

五十五歲。夏五月十四日，薨於位。和林爲之罷市。中統二年十月廿日葬於燕

據雙溪醉隱集。漆水夫人蘇氏。先卒於和林。子鑄護喪歸。葬甕山之陽。晉卿所葬。蓋即蘇夫人之兆域也。

河。宿滅禿里之地。
京玉泉東甕山之陽。

世系

遼東丹王突欲
- 世宗
- 一世祖婁國（政事令爲燕京留守遂居燕）
  - 二世祖國隱（將軍）
    - 三世祖合魯（太師）
- 稍
- 隆先
- 道隱

高祖胡篤（太師）
- 曾祖內剌（太師）
  - 祖德元（銀青榮祿大夫興平軍節度使）
  - 聿魯

父履 尚書左丞 謚文獻
蕭 遼貴族
母郭 昨山世胄之孫
楊 名士塋之女
震
辨才
善才
楚材 領中書省 謚文正
元配梁 以兵亂隔絕沒於河南生鉉
繼配蘇 東坡四世孫威州刺史公弼之女
女三人 嫁士族
鉉 開平倉監早卒
鑄 中書左丞相
鏞
女五人 適 族
希微 一作徵
希勃
希亮 翰林學士知制誥追封漆水郡公
希寬
希素

希光
希固
希周
希逸
希口
希口

案東丹王以太祖長子。才兼文武。著有戰功。並非建成秦王之比。獨能仰體母后之意。讓位太宗。求之漢土。雖三代猶或難之。可不謂賢乎。其後沒身唐土。以泰伯之逃。遭巂熸之禍。論者方疑天道之無知。然一傳以後。承位繼統者仍皆東丹子孫。及遼祚奪於金源。大石而外。晉卿公猶能於中原陸沉之會。以佛心儒術。挽回殺運。亦所謂明德之後。必有達人者歟。

史言東丹善騎射。工詩畫。嘗築望海樓於醫巫閭山絕頂。市書至萬卷藏之。後奔唐爲從珂所害。太宗入洛。乃歸葬於醫巫閭山。七世孫、金尚書右丞、文獻公、復葬於宏政縣東南鄉先塋。金宏政縣屬義州。在今大凌河濱。亦去醫巫閭山不遠。故湛然詩集中。時時繫念閭山不置。胡馬嘶風越鳥巢南。固不獨有先人別墅已也。案錢大昕補元史藝文志。有湛然居士集三十五卷。然其書已久佚。近世所傳。爲漸西村舍袁氏刊本。合詩文雜著祇十四卷。而凌亂複雜。謬誤頗多。余因別爲較訂待刊。

集中常自署漆水耶律楚材。夫人蘇氏封漆水國夫人。孫希亮、猶子鈞。皆追封漆水郡公。是漆水固耶律族望也。然考遼金地志。皆無漆水郡。即秦漢唐世於東北諸所建置。亦無之。惟金義州所領有漆河鎮。其地亦近大凌河濱。所稱漆水。殆即遼金人大凌河之別名耳。

畿輔通志、東丹王次子婁國。爲京燕留守。遂定居於燕。晉卿題和林新居詩有舊隱

西山五畝宮之句酬賈非熊韻家鄰荊水宜栽竹原註玉泉也子鑄所製墨亦以玉泉爲名又宸垣志略玉泉山華巖殿後有七眞洞洞中石壁鐫耶律承相一詞調寄鷓鴣天蓋晉卿少時所作也由此推之則晉卿所生長亦大略可見矣

遼史保大二年天祚入夾山大石在燕京與宰相張琳等引唐靈武故事議立秦晉國王百官上尊號改元福建尋病死諡爲孝章皇帝廟號宣宗葬燕西香山永安陵

金史世宗本紀大定二十六年三月香山寺成幸其寺賜名大永安寺日下舊聞考靜宜園西四旗健銳雲梯營房之側正黃旗在永安村西碉樓九座此永安故事也

晉卿辨邪論序永安二三友人以糠孽教民十無益論見寄寄姊詩三十年前寓永安自注云先叔故居蓋即文獻繼弟震之故宅耳

春明夢餘錄碧雲庵建於元耶律阿利吉宸垣志略碧雲寺在香山元耶律楚材之裔阿利吉捨宅開山又曰金大定二年香山寺成世宗幸其寺賜名大永安寺寺址

遼中丞阿里吉所舍殿前二碑載捨宅始末此皆出於里人故老之傳聞故名字先後不盡相符然由此亦可見耶律一族固世居於香山玉泉之間矣

晉卿生平交友以燕京雲中兩地爲最多蓋燕京固所生長雲中亦曾寄寓也如陳時可王楫鄭景賢賈摶霄兄弟王玉汝李邦瑞高冲霄王君玉劉子春等見於詩文集者凡數十人今考元史惟王楫王玉汝李邦瑞有傳陳秀玉時可劉用之中見於本紀餘皆缺焉無可考見王君玉鄭景賢皆相從西域稱莫逆交君玉西征固有武功景賢以醫給事三太子又能琴能詩晉卿傾倒尤至至有天下奇才之稱其後君玉爲省僚景賢終老和林卒以醫隱姚牧庵在國子監時與其二孫有文有節相識集中跋龍岡輓詩稱其家富古玩薰然承平故家太宗世祖授以銀鈔數萬不受錫以土田比諸侯王貴以上官位兩中書上皆固辭汴京下時又力諫屠城全活無算覩晉卿相與酬和諸詩未嘗不想見其爲人元史蕪漏得此亦足以補之

邱長春應太祖之詔。於辛巳年十一月抵河中府。住算端氏新宮。至癸未年三月東歸。當壬午年間。固與晉卿同在河中府也。二人皆來自漢地。朋友中如陳時可、王楫、張天度、吳德明輩。亦皆兩方相識。計其酬酢往來。必甚繁數。然觀長春西遊記無一語涉及晉卿。而晉卿西域諸作。亦無一語涉及長春。且清明日西園之遊。二人固皆載酒相從。引觴相對者也。然長春賦詩。晉卿依韻步和。成詩十餘首。意若不知有長春者。且或託之王君玉。其他如過陰山、過金山、過閭居河、諸詩步長春原韻者。多至四十餘首。但云用人韻。絕口不道長春。清李若農因謂長春學道。晉卿好佛。本不相類。始雖相和。終乃相惡而絕交者。今觀集中題道人扇與邵薛村道士陳公詩。排斥道家。情見乎詞。至西游錄自序。且有黜糠邱之言。李氏謂其相惡而絕交。良可信矣。當成吉思汗滅國四十。草薙禽獮之時。而道家之有長春。佛門之有晉卿。導以天道好生之義。皆足以稍囘刧運。有功人類。而兩賢相遇。偏不相得。此亦釋道兩家一重

墓冢也。

帝京景物略。甕山去阜城門二十餘里。土赤墳、童童無草木。度山前小橋而南。人家傍山臨湖。水田棋布。山上一畝泉。今失去。山上一寺。破瓦壞垣。額曰圓淨。弘治七年、助聖夫人羅氏所建也。山下數十武。元耶律楚材墓。墓前祠廢。石像尚存。表碣羊虎零落。一翁仲、立未仆。天啓七年夏。夜有螢千百集翁仲首上。人望見夜譁曰、石人眼光也。質明共踣而碎之。瓠翁家藏集。甕山下耶律丞相祠。崇禎中尚存。公及夫人二石像。端坐陌頭。公像鬚分三線。其長過膝。宸垣志略。元耶律楚材墓在萬壽山南麓、數百步、好山園之東。乾隆十五年。命立祠。野獲編。耶律楚材大有造於中國。功德塞天地。元世祖眷之亦異他將相。其壽域想必屬當時恩賜者。近日一友治別業於京城外西山。忽發一塚。開櫬得大頭顱。加常人幾倍。不知爲何人葬地。予聞之。諫止之曰。此無論何代。殆必異人。盍早納其壙閉之。未幾掘得碣石。則楚材墓也。雖稍爲背

治。聞壙中他物散去多矣。今按甕山爲高宗賜名萬壽山。環山起圓明園。而求世那拉后。復修頤和園於此。山前湖沼。並晉卿之墓亦環於垣墻之內。余於七年春往訪之。墓在電燈房傍。墓趾已頹。翁仲石像並已湮沒。爲之憑弔久之。

宋子貞碑言、中統二年十月二十日。葬於玉泉東甕山之陽。從公遺命也。野獲編疑壽域爲世祖恩賜。殆必不然。且晉卿薨於乃馬眞后稱制三年。迨世祖即位。已隔定憲兩朝。乃云世祖眷之異他將相。尤爲無稽。蓋晉卿薨於和林。即權厝和林。迨世祖遷燕。始從遺命。歸葬甕山。夫人蘇氏兆域葬後七年、晉卿子鑄持進士趙衍所爲行狀。屬子貞作碑。耳目接近。斷無賜葬鉅典。反遺而不書者。

黑韃事略。在燕京宣德州。見有曆書。亦印成冊。乃耶律楚材自算。印造自頒行。韃主亦不之知也。楚材能天文、能詩、能琴、能參禪。頗多能。其髭髯極黑。垂至膝。常綰作角子。人物極魁梧。今案集中有進庚午元曆表。其非自印造自頒行者可知。惟言狀語

魁梧。鬚垂至膝。恭以。墓前石像及太祖召見稱爲吾圖撒合里之言。則晉卿之魁梧多鬚。固可想見也。且據本傳。當太祖初召見時。晉卿始年二十有六。而鬚長若此。尤狀貌之特異者矣。

成吉思汗陵寢辯證

南園叢稿之一



成吉思汗陵寢辨證書

凡蒙古人名地名皆加旁線

西北叢編之一

泗陽張相文輯

成吉思汗園寢發見記

余遊鄂爾多斯旗。勾留達拉特王府者凡三日。適有蒙人來府募化者。所爲類遊僧。而其人則辮髮常服。問其名曰。此名特爾罕。乃守皇陵者也。問何皇之陵。則曰成吉思汗。余聞而異之。且相去僅五六日程。亟擬命駕往訪。從人車子共尼之。謂祭期已過。他無足觀。且是時天氣已暖。沙熱蒸人如炙。因不果行。乃急招所謂特爾罕者。來前。與之坐而問之。反覆推詢。盡得其詳。歸而攷之載記。無不一一脗合。此一快也。元陵之不可考久矣。中西史家。聚訟紛紛。迄無定論。余乃得而確證之。亦足以破千載之疑團。而爲地誌歷史中增一故實矣。今先述特爾罕所言之狀況。而以史事證之

如左。

伊克招盟中。有所謂埃錦赫洛者。成吉思汗之皇陵也。其地東南距神木縣、一百八十里。榆林府三百里。偪郡王府之南。加薩府之東。新立東勝縣治之東南。陵基幅幀凡三十里。四周皆沙陀。近傍爲淤泥河。蒙人名曰忽幾爾圖溝。其上有廟亦名忽幾爾圖招。守陵之官、曰居陵掌蓋。有陵戶五百家。號稱特爾罕。此特爾罕對於蒙旗有特權。一切徭役皆弗與。又以時持册出募。若遊方僧道然者。而所至蒙旗。必以牛羊布施之。不敢吝也。然必輪番而出。常以七八十戶居守之。居無室廬。或草帳或柳圈中。成吉思汗之陵。亦無寶城無享殿。以白質大氈幕覆之。兩幕相接。前幕供特牲。後幕隔以錦幛。中供石匣。成吉思汗之遺骸也。歲三月二十一日。爲上陵期。先時郎東北偏廣場。樹大幄。以白馬白駝恭舁石匣出。奉安其中。前陳弓矢馬蹄。設牲酪。拜奠如儀。是日也、凡近地王公台吉。皆躬親灌降。遠而漠北海西。亦遣官賫祭物。不遠千

萬里跋涉而來。內而燕晉秦隴諸商入。則挾財貨。駄茶布什物。以貿蒙人之馬牛。露天列模盤亘十餘里。至滿窮積日。常數萬人。歷時七八日。始各交易而退。亦煌煌乎大觀矣。達拉特王且引申其說曰。弓矢馬蹻皆成吉思汗所親御者。弓矢藏之神幄中。馬蹻遺於準噶爾境之沙阜上。屆祭期乃敬舁之往。蓋以親其手澤焉。白馬白駝。則由七旗輪供之。老乃一易。易時先延喇嘛僧。唪經數壇。別製銀牌結其鬣而繫之。居恆縱之草地。無與牧者。先祭三日。則自來。祭畢則自去。方祭之殿。則竟日植立幄外氍毹上。不拴繫。不嚙飲。亦自不咆嘶動走。尤神異云。

案元史、太祖二十二年。圍西夏。閏五月避暑於六盤山。六月西夏降。八月帝崩於薩里川之哈喇圖行宮。葬起輦谷。自是元代諸帝皆葬之。蒙古源流、言吉思汗於歲次丁亥、七月十二日。歿於圖爾默格依城。於是以輦奉櫃至於所卜久安之地。因不能請出金身。遂造長陵。共仰庇護。於彼處立白屋八間。在阿勒坦山陰。哈岱山陽之大

謨特克地方。建立陵寢。自後元裔之襲汗號者。率即位於八白室前。薩里川即今納領河。哈喇圖亦譯合老徒。即今哈栁圖河、二河相會。由榆林之西入長城。下流號無定河者是也。至起輦谷與大諤特克所在。則無人能詳言之。龔之鑰謂起輦谷在京西房山縣。張鵬翮徐蘭謂元世帝后、俱潛瘞歸化城西北之祁連山。皆憑空結撰。等於郢書燕說。張石洲謂在河套外勝格里泊西北。賽音諾顏左翼右旗與鄂爾多斯右翼中旗兩界之交。徐霆黑韃事略。謂在瀘渚河之側。西域史謂在克嚕倫河。洪文卿丁益甫皆信之。克嚕倫河、即瀘渚河。今黑龍江之南源也。意以爲成吉思汗起於此。亦必葬於此。故援首邱之義。虛擬之。洪文卿乃據吉爾根說詞。疑太祖必不葬於西夏。丁益甫則臆指克嚕倫河曲處之南庫里肯額里雅山間以實之。可謂助西史張目者矣。然黑韃事略。中多傳聞失實之詞。其書本不足信。西域史則憑臆妄擬。與龔之鑰徐蘭張鵬翮諸說。同一無稽。徵諸前後事實。固不若張石洲之說較爲近之。

石洲於蒙古掌故。用力頗勤。而又得與聞士默特、德貝子、太祖葬地在榆林邊外之言。其意固明指今之埃錦赫洛也。惟石洲未及親見德貝子詳詢之。而於榆林邊外輿圖中、尋所謂哈岱山、阿勒坦山者。又不可得。乃推而遠之。尋之於黃河以外之騰格里泊西北。於是強指阿爾布坦山爲阿勒坦山。哈岱山爲哈魯特山。此其遷就尋覓之迹。顯然可見也。不知蒙古山川地名。類此者甚多。固不得強爲附會。而鄂爾多斯旗。中隔烏拉特西公地。凡五百餘里。與賽音諾顏旗。遠不相接。無所謂兩界之交也。騰格里泊。今已湮爲平地。號東廠西廠。訪之蒙漢居人。凡此一帶數百里間。惟有西夏所築古城。絕無古陵墓之遺蹟存焉。益足徵石洲之遷就。轉以滋誤矣。考之載記。元人雖入主中夏。而喪葬沿其國俗。不封不樹。葬畢則以萬騎蹴之使平。人莫能知。故中史於諸帝喪葬即位之儀。皆不能詳具。而河套於明世又嘗內屬中國。固疑蒙人之不能世守之也。然明初兵力。雖嘗略定豐州。乃僅即勝州城東勝。以統套內

之地。此沾沾千里之荒野。殆未嘗疆索及之。迨永樂初、遂移治延綏。舉河套內地盡棄之。而在元人一方面。則固併力以爭。若未嘗須臾忘河套者。當順帝北遁。王保保猶依阻其中。天順間、阿羅出、毛里孩、復入之。迨達延汗逾瀚海移帳漠南。分左右兩翼。左翼値薊遼邊外。右翼則以次子烏嚕斯為濟農領之。即今鄂爾多斯七旗所由始也。其後因烏嚕斯為伊巴里所害、達延汗領左翼三萬人征之。遂平定右翼。會六萬衆於君汗之八白室前稱汗號。又降旨云鄂爾多斯者。乃為汗守禦八白室之人。屬大有福者云云。及達賚遜亦於八白室前稱汗號。與右翼三萬人相會而旋。事皆見蒙古源流。此所謂元裔之襲汗號者。率即位於八白室前也。而其禮皆於右翼之鄂爾多斯行之。清理藩院則例亦載伊克招境內。有青吉思汗園寢。鄂爾多斯七旗。向設有看守園寢。承辦祭祀之達爾哈特五百戶。此與余所見聞者脗相符合。特爾罕即達爾哈特。不過略去其尾音耳。而其戶數與其職掌。蓋至今猶未之或易。是知

成吉思汗之葬地。不在克魯倫河。不在騰格里西北。確爲今楡林西北之埃錦赫洛。事實亦彰彰明矣。考埃錦赫洛之地勢。沙嶼迴環。近接忽幾爾圖溝。殆卽所謂起輦谷。譯音亦彷彿近之。其南數十里外。山漸高大。沙色帶黃。殆卽所謂阿勒坦山。譯言金山也。北則小山突兀。迤邐不絕。殆卽所謂哈岱山。譯言山峯也。謂特克、與窩爾朵、鄂爾多。皆一音之轉。譯言帳房。卽覆石匣之大纛幕也。太祖遺骸。或如草木子之說不起墳隴。瘞之土中。而今石匣所藏。或爲太祖遺物。如衣冠刀劍等者、則不可知。然蒙人固極尊親而頂禮之。且謂此大纛幕者。飛鳥不敢過。蛇蠍不敢侵。赫洛以謂元世埃錦。謂大祭也。然則元帝諸陵。殆皆潛葬於此。可斷言矣。獨所謂八白室者。今已無存。問之達拉特王。亦云舊有銀楷植神帳前。今並遺失。余謂此必王保保北走後。爲士民所盜取者。而蒙古汗號。至林丹汗爲淸太宗所滅。統緒遂絕。亦可推見八白室之頹廢。當自淸世之初。今閱時已二三百年。宜其與唐宮漢寢。共付諸荒烟蔓草

中矣。

屠敬山致中國地學會書

頃見張君河套游歷記。至爲佩服。唯認鄂爾多斯之伊克招。譯言大廟定爲成吉思陵寢。竊所未安。張君既見石象。又爲張石洲蒙古游牧記、引前清理藩院則例所誤。故有此說。其實不然。拙著成吉思汗本紀下註詳辨之。所據者宋、彭大雅之黑韃事略。及徐霆疏證。彭徐奉使漠北。在蒙古太宗時。使節親過墓傍。所謂成吉思之墓。在瀘溝河側。即客魯漣河側、揷箭以爲垣。邏騎以爲衛。闊逾三十里。豈捏造耶。時蒙古太宗都和林、彭徐使節出今張家口北驛道、先至客魯漣河、曲折西往和林、正過其墓南、又據辣施特蒙古集史云、墓在克魯倫河上。文云、奉柩歸老營。所謂老營指撒阿里客額兒合里勒禿納兀兒之行宮、元史所謂薩里川哈老徒行宮也、四斡兒朶同時發喪。四金帳皆諸后妃所居、一在曲雕阿闌、一在薩里川哈老徒、一在和林、一在鄂勒坤河上皆在漠北、辣施特仕於西域宗王合贊朝。當成宗之世。奉合贊命作史。據中朝金字正史。如聖武親征錄之類又訪在西域之蒙兀老成人。撰爲集史。其言成吉思墓地所在。豈敢無端妄指。何得因其人爲西域種而不信之。又蒙古

源流以爲奉柩至穆納之淖爾處所車輪挺然不動吉爾根巴圖爾歷舉鄂嫩德里袞奈勒塔克（九字成文爲一地即秘史鉨難迭里溫孛勒答黑）克魯倫等地謂汗何戀於唐古特厄將昔日屬衆蒙古等棄擲言畢柩徐徐動遂至所卜久安之地云云鄂爾多斯唐古特地所卜久安之地客魯倫河側之起輦谷（起輦谷爲乞顏谷之異譯）是蒙古源流亦未謂即葬鄂爾多斯也然則鄂爾多斯之伊克招何自而有乎曰此明化六年後蒙古散爲部落成漢南之察哈爾與漠北之喀爾喀離而爲二漠南蒙古建此八白室爲盟會之地奉祀成吉思汗耳廟也非陵也前淸理藩院不加深考因蒙古人數百年於此望祭即亦就近承認之耳守八白室之人非即守陵之人也漠北陵亦有八白室成吉思汗爲世界偉人其墓所在世界矚目張石洲誤認於前今張君又誤證於後而登之報章恐竟傳譌貽後學之惑不敢不辦請將拙箸中所考與張君所記互證而參正之幸甚若以一石象之故而定其墓獨不聞札薩克圖汗牧地亦有戈吉思遺象耶

與屠君辨成吉思汗陵寢書

余於三年春薄遊鄂爾多斯旗。發見成吉思汗陵寢。根諸事實考諸記載。殆覺毫無疑義。已而武進屠君寄投書商榷。意以成吉思汗葬地實在喀魯倫河側。而以鄂人根據所見石像。定爲墓在鄂爾多斯之伊克招者爲誤。屠君當代耆儒。纂著蒙兀兒史記。用力至二十四年之久。其於蒙古地理氏族。固宜考證精詳別有心得。然於成吉思汗葬地。終不免附會影響。自誤誤人。余竊願爲之更進一解焉。舊學商量。不嫌邃密。倘亦屠君所樂爲聽聞者歟。成吉思汗陵寢。今日埃錦赫洛地屬鄂王。所謂左翼中旗也。伊克招譯言大廟。今名王霸招地屬達拉特所謂左翼後旗也。廟中祀成吉思汗。爲鄂爾多斯七旗原始之會盟地。故至今沿以名盟。然盟地嘗隨盟長以遷。初無定所。廟中亦無成吉思汗石像。余前記俱在。固未嘗逕指伊克招爲成吉思汗陵寢也。屠君欲破吾說。乃不能審覗正鵠。而先自誤其射的。豈不異哉。

屠君堅執成吉思汗陵寢。當在喀魯倫河側。然其所據爲定案者。一爲黑韃事略。一爲蒙古集史。黑韃事略。彭大雅著。徐霆疏證。彭徐皆南宋理宗時人。嘗奉使蒙古歸而編記其土俗人情。固亦留心覘國者也。惟其中類多道聽塗說之辭。如謂蒙古曆書。乃移剌楚材自算自印造、自頒行。又謂僞大太子拙職。已殺死。此其謬戾之顯然共見者也。即其關於忒沒眞之墓。彭但云插矢以爲垣。邏騎以爲衞。而未嘗指其墓地之所在。徐則謂墓在瀘溝河之側。山水環繞。相傳云、忒沒眞生於斯。即死葬於斯。未知果否云云。夫言既出於相傳。而又不能決其果否。是彭徐載筆之時。已不啻自暴其說之無根。後之人亦何得據之爲典要耶。蒙古集史出於拉施特。拉施特者。波斯人。相伊闌汗合贊。及其弟合兒班答。集史即成於合兒班答時。蓋元成宗時事也。其去太祖之沒。亦已遠矣。世隔六七朝。地距數萬里。傳聞異詞。固宜有之。故拉施特亦但懸宕其詞。一則曰奉柩歸老營。而老營究在何處。不能明言也。再則曰、先時帝

至一處。見孤樹愛之。謂左右曰。我死即葬於此。而孤樹究在何處。亦不能詳指也。旁註乃曰。據云墓在克魯倫河。以今水考之。克魯倫河西出肯特山。東行入呼倫池。源遠流長。殆及數千里。茫茫原野。並不能確指某山某谷。以爲封誌。是拉施特之不敢自信其說。又適與彭徐等矣。

然屠君乃必欲遷就其詞。至謂噶老台嶺、即元史之哈老圖。爲成吉思汗墓在克魯倫河側之證。詳音牽會。隨地可指。此不獨於史事無徵也。按之地勢亦不合焉。噶老台乃土剌河旁源與克魯倫河谷中隔巨嶺。東西相去甚遠。固不得渾而一之。且此二地者。由成吉思汗以至今日。蒙人皆世守之。未嘗稍離厥居也。果其插箭邏騎佔地至三十里之廣。則叢林密樹。固宜與房山金陵。偃師宋陵。赫然在人耳目間矣。乃今者喀魯倫河。夏日舟楫往來如織。噶老台西距活佛所駐之庫倫。不過三四日程。遊歷家調查探檢。趾踵相望。初不聞有發見殘磚片石。足證爲八白室之遺址者。則

又何說以解之。

屠君又據蒙古源流吉爾根巴圖爾祝詞謂鄂爾多斯爲唐古特地成吉思汗必不葬此。固也。然達賚遜之稱汗號。達延汗之會衆。及降旨所云。皆明指右翼之鄂爾多斯旗。事亦皆詳見蒙古源流。而於克魯倫河側。未嘗一涉及焉。則屠君所謂漠北亦有八白室。漠南之八白室乃蒙人後建。以爲會盟望祭之地者。皆臆說耳。蓋當達延汗達賚遜汗時。蒙古號令。固猶統一。初無漠南漠北之分也。此兩汗者何爲舍其數百年奉爲聖地之祖陵。僞造此逼近明邊之八白室歟。

要之、太祖葬地、本極秘密。故漢人無由知之。西域人亦無由知之。所能知者、當惟蒙人之言是信。蒙古源流。其書固出於蒙人。故於元裔八白室前即位之禮。言之綦詳。既足以證明太祖葬地之確在鄂爾多斯矣。所謂汗何愛於唐古特云者。即指穆納之淖爾而言。其地當在今河套以西、靈寧附近。與今所謂埃錦赫洛者。無與焉。當太

祖未爲大汗以前。已伐西夏。下力吉里城。毀其墻堞。下乞都古撒城。得戶口財物無算。此數城今雖不能斷爲何地。而拉施特註、謂力吉里寨極堅固。乞都古撒城極大。又有墻堞有戶口財物。推其狀況。必在今榆林近邊一帶。可斷言也。故及西夏之亡。與太祖併力相持。皆在寧夏以西。甘涼臨洮諸處。可知河套諸部。已早入蒙古版圖。不得指爲唐古特地矣。

再就拉施特史推之。太祖於鷄年秋、整兵攻西夏。猪年八月十五日帝崩。此三年中帝皆身在行間。其所見孤樹、謂我死當葬於此者。距其崩時爲期。必不遠。人未有當壯盛之年。無端念及死地者。即可推知孤樹所在。其去西夏之境。亦必不遠也。則今埃錦赫洛之爲太祖葬地。又何疑焉。

惟以元人沿其國俗。不封不樹。遂致後人多騰口說。清初沿明舊例。望祀元太祖世祖於北京德勝門外。既而移於清河以北。昌平以南。其時滿蒙猶多膈膜。未及改訂

也。迨其後婚媾往來。情事愈悉。故理藩院則例。遂規定青吉斯汗園寢由鄂爾多斯七旗。奏派賢能札薩克一員。承辦祭祀。直至民國四年四月。大總統仍有任命伊克招盟長特斯古阿勒坦呼圖克雅。補授吉農。接管青吉斯汗祭祀之策命。煌煌巨典。炳若日星。可知伊克招境內。埃錦赫洛之陵寢。蒙人固馨香俎豆。葉葉相承。玉步雖更。金棺猶無恙也。此亦足以祈羣疑而歸一是矣。若夫成吉思汗影相。乃得諸一喇嘛。伊克招中石像。余本無是說。可以置而不論。

屠敬山致地學會第二書

曩讀蒙古游牧記。見張石洲引理藩院則例。稱伊克招境內有靑吉斯汗園寢。心已疑之。民國四年。於地學雜誌中。見泗陽張慰西君成吉思汗陵寢之發見說一篇。所述蒙古守陵人特爾罕達拉特王之說。主張略與德貝子同。慰西君身至達拉特王府。距所謂皇陵僅五六日程。宜較石洲得之傳聞者爲確。然余仍不敢信。因稍稍辯正之。今年七月。見各報載慰西君辯證書。仍堅執前說。以駁余書。諒因余前書漏略。不足徵信於慰西君。念事關世界名汗之陵寢。於史地兩有關係。終不忍默認慰西君辯證爲正當。記不云乎。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慰西君亦云舊學商量。不嫌邃密。余又何憚答辯焉。

元史太祖紀云。崩於薩里川哈老徒之行宮。葬起輦谷。則欲知起輦谷。當先知薩里川哈老徒之行宮。按本紀於帝征西夏。掠其橐駝。伐金籍中都帑藏後。十一年丙子

春還臚朐河行宮。秘史云、成吉思汗那一次進征。金主歸附了。多得了段匹。合申主歸附了。多得了駱駝。回至撒阿里客額兒地面下了。撒阿里。即薩里。蒙古語義爲黃色。客額兒義爲平川。亦譯爲甸。例如中都失剌客額列。親征錄稱爲中都北壬甸。是也。據此知臚朐河行宮。即薩里川哈老徒之行宮。蒙古人自稱爲撒阿里客額兒地面。蒙古色尙黃。酋長居金頂黃帳。黃帳所在。故納是稱。先是扎木合之弟給察兒自扎剌麻山前斡列該不剌合來掠成吉思伴當拙赤答兒馬剌之牧馬。秘史稱拙赤答兒馬剌所居地曰撒阿里客額兒。親征錄譯爲薩阿里。又秘史記成吉思與王罕征乃蠻不亦魯黑。罷還。成吉思自巴亦答剌黑別勒赤兒度着額垤兒阿勒台谷子。直至撒阿里客額兒地面下了。親征錄譯爲撒里川。均薩里川異譯。然則薩里川者、成吉思微時駐馬建牙之地也。本紀三年戊辰春。帝至自西夏。夏避暑龍庭。所謂龍庭。乃漢史臣對於薩里川之文言。又秘史鼠兒年、成吉思自合泐合河之客勒帖該

合答。起軍。征乃蠻。迎着客魯漣河行了。教者別等做頭哨。至撒阿里客額兒地面。遇着乃蠻康合兒合山頭（今杭愛山）哨望的。足證薩里川在客魯漣河曲之西。當杭愛山以東孔道之上。元史明宗紀。帝即位和寧之北。東行次禿忽剌河（今土拉河）又五程至闊朵之地（闊朵即官特異譯。官特山下一驛名）又東一程次撒里怯兒（即撒阿里客額兒急讀之譯音）又東二程至闊朵傑阿剌倫（即闊迭兀阿剌勒。或可得並錯譯）據此知薩里川在土拉河東六程。肯特山之陽。東距太宗憲宗即位地。（即闊迭兀阿剌勒）二程之遠。

更進考哈老徒之行宮。親征錄云。上起兵自斡難河迎討塔塔兒部長蔑古眞笑里徒時。我衆居哈連徒澤間。（秘史蒙文作合潰勒禿納。語兒譯文作合潰渤海子）清內府圖。噶老台泊。在噶老台嶺下。噶老台即哈老徒異文。此地爲成吉思初起時駐營地。故辣施特稱爲老營。憾西君云。老營究在何處。未能明言。其實一言。老營即可知是哈老徒行宮。况尙明言寨在客魯倫河平。親征錄云。戊子太宗皇帝自虎穴會於先太祖之太宮。己丑八月。

諸王百官、大會怯綠憐河曲雕阿蘭。共冊太宗皇帝登極。大宮即哈老徒行宮。又足證此宮與客魯倫河肯特山均相近。元史泰定帝紀即位龍居河。赦詔云、統領成吉思皇帝四個大斡耳朵。按龍居河、即盧朐河異譯。四斡耳朵中之第一大斡耳朵、即哈老徒行宮。大皇后孛兒帖、次皇后忽魯渾、闊里桀擔、脫忽思、帖木倫、亦憐眞八剌等、六人。忽勝海妃子一人、人各居一帳。成吉思自居一帳。凡八帳所組而成。或會葬時於近塋地。仿生前汗所居、別立白色之斡耳朵八。以爲影殿。亦未可知。余前書謂溪北亦有八白室者此也。尉西君斥爲臆說。余豈任受。尉西君謂薩里川、即納領河。哈老徒即今哈柳圖河。會納領河。由楡林入長城下流。號無定河者是。夫哈柳圖與哈老徒、音誠相近。然一則小河。一則海子。水形不同。且所會者納領海。非薩里川。蒙古山水多同名。必連舉之地名亦同、乃得定其準望。詎可因哈柳圖三字音偶與哈老徒相類。遂幷連舉之薩里川。音不相類者。而亦強定爲即今納領河也。且蒙古謂

紐冂納節。謂黃日薩里。謂小水日豁羅罕。謂平川日客額兒。命名之義不同。即地之準望亦異。慰西君自犯譯音牽合之病。反謂余以噶老台泊。即哈連徒爲牽合。是直以不狂爲狂也。又蒙古源流云。汗沒於圖爾默格依城。（即靈州）以鑾轝柩行至納穆之淖爾處所。車輪挺然不動。蘇尼特之吉爾根巴圖爾奏。略言汗何戀唐古特。反將昔日之屬衆蒙古棄擲。因歷舉鄂嫩德里袞布勒搭克干魯倫等地。祝柩北歸於彼。使大福晉布爾德哈屯一見（即孛兒帖大皇后）奏畢。鑾因徐徐轉動。羣下咸感戴稱奇。遂至所卜久安之地。自哈屯以至台吉屬衆。均哭泣極哀。因不能請出金身。遂造是陵。共仰庇護。於彼處立白屋八間。在阿勒坦山陰。哈岱山陽之大諤特克地方。建立陵寢。然則欲知陵寢果近克魯倫河與否。當考阿勒坦哈岱二山。按哈岱獨逸人施米惕譯作肯帖依汗。汗即山之義。今圖肯特山是也。肯特蒙古語義謂冷。此山綿亘於克魯倫土拉二河源。高出雪際。故納是名。彼河套中於地質學上屬沖積層。彌望沙礦。固

無有如是高山。足當肯特之目者。秘史云、成吉思既崩。鼠兒年子戊 左右手大王等。於客魯漣河。闊迭兀阿刺勒地。行大聚會。着依成吉思遺命。立斡歌歹做皇帝。闊迭兀、即肯特異譯。阿刺勒即鄂拉異譯。蒙古語山口之義。元史太宗紀。元年己丑秋八月已未、諸王百官大會於怯綠憐河曲雕阿蘭。以太祖遺詔即皇帝位於庫鐵烏阿刺里。十三年辛丑十一月丁亥大獵。庚寅還至鈋鐵鈷胡蘭山。憲宗紀元年辛亥夏六月、東西方諸王大將等。復大會於闊帖兀阿闌之地。共推帝即皇帝位。原文此下衍於斡難河四字

按曲雕阿闌。庫鐵烏阿刺里、鈋鐵鈷胡蘭、闊帖兀阿闌皆指肯特山。太宗憲宗先後於此大會即位者。正以是山之口。爲成吉思園寢所在。而哈老徒行宮亦在附近故也。源流之阿勒坦山。獨逸人施米惕譯作阿爾泰汗。義謂金山。此非札薩克圖汗部之大阿爾泰山。乃土謝圖汗部中旗肯特山南於克魯倫河源右岸伏而復起之一盤陀名。耶律留哥傳所謂按擔孛都罕者是也。元世祖時威尼斯人馬可保羅游

記。亦載傳聞成吉思汗葬於阿勒坦山之事。與源流所記葬地相合。大諤特克、施米惕譯作也客兀帖克。也客蒙古語大之義。兀帖克即諤特克之異譯。或作鄂托克。蒙古語部落之義。親征錄述上使阿里海謂族人大察兒按彈之言曰。三河之源。我祖實興。毋令他人居之。此阿勒坦山陰。哈岱山陽。地當客魯倫河源。西與土拉河、北與斡難河二源亦相近。故納大鄂特克地方之稱。決非唐古特之地所可冒。且源流爲成吉思二十一孫、達延汗六世孫、琳沁額葉齊岱青號薩囊薛禪者所著。其人生當明末。爲蒙古右翼第八傳之濟農。（義爲郡王）若使白屋八間即在濟農身所居之河套內。不應遙指爲彼處。今既曰彼處。玩其語氣。明示遠在漠北。必非近在漠南。慰西君既不知阿勒坦山、哈岱山今地之準望。自不能知起輦谷所在。又不解蒙古語義。誤認大諤特克爲地名。乃云起輦谷與大諤特克地方則無人能言之。其實起輦谷即在阿勒坦山陰。肯特山陽。大諤特克地方。乃蒙古本部發祥之地之通稱也。彭大雅黑韃

事略云。其墓無塚。以馬踐踏使如平地。若忒沒眞之墓。[illegible]三千里。邏騎以爲衛。徐霆疏證云。霆見忒沒眞墓在瀘溝河之側。山水環抱。相傳忒沒眞生於此。故死葬於此。未知果否。按彭徐奉使和林。當宋理宗嘉熙間。時蒙古太宗在位。上距成吉思之葬。不過十餘年。斬新大事。赫然目擊。本無可疑。所可疑者。雖葬於此。未必果生於此耳。成吉思生於距斡難河洲上十四里之迭里溫孛勒答里碗不在客魯倫河側葬地前者目治。後者耳治。目治者可信耳。治者未能全信。此則徐氏立言之本意。慰西君乃云其言既出於相傳。而又不能決其果否。是彭徐載筆時。不啻自暴其說之無根。竊疑慰西君所見事略。或非善本。脫郤霆見二字者。否則徐氏明明自言霆見墓在瀘溝河側。而慰西君何以概認爲相傳之言耶。

慰西君諒亦知事略忒沒眞墓在瀘溝河側之說。有西域史之旁證。攻之不易驟破。則出偏師爲避堅攻瑕計。因別指事略中移剌楚材造曆及拙赤殺死二事。同斥爲

道聽途說。謬戾顯然。按楚材本傳。明言其通天文曆律。其神道碑云。嘗言西域曆五星密於中國。乃作麻答把曆。蓋回鶻曆名也。又以日食躔度與中國不同。以大明曆浸差故也。乃定文獻公所著乙未元曆行於世。乙未元曆楚材父履所譔見元好問故金尚書右丞耶律公神道碑湛然居士集有進庚午元曆表即乙未元曆改定本然則治曆本爲楚材家學。既作麻答把曆。行之蒙古地。其曆爲長元文書又進庚午元曆行之漢地。此種曆書彭徐奉使所至。必嘗親見。當時未置司天監。楚材身爲中書令。於奏進報可。知曆書即由中書省印造。以省令頒行之。有何不可。事略謂蒙古曆書。乃楚材自算自印造自頒行。誠爲事實。有何謬戾耶。拙職即朮赤。成吉思長子。固是病死。非殺死。然洪譯多桑書作朮赤補傳。謂太祖嘗受西來蒙古人之譖。怒其託病違命。使察合台窩闊台率兵往逮問之。會其凶信至。乃止。則事略謂其已殺死。亦非無因。讀古人書雖明知其誤。猶當平心求其所以致誤之由。非可輕肆譏彈也。

辣施特書云。當臨崩之前。告其大臣。我死且不發喪。勿令敵知。待合申王來即殺之。及帝崩。諸將遵遺命。秘不發喪。李覗來謁。殺之。與秘史唐兀惕主不兒罕將金佛等來獻。止令於門帘處行禮。第三日既崙殺之情事符合。其言奉柩歸老營。與元史崩於薩里川哈老徒之行宮。合其言四鄂爾多同日舉哀。與源流自哈屯至台吉屬均哭泣極哀。合其言墓在客魯倫河。與事略墓在瀘洛河側。合慰西君謂太祖葬地本極秘密。故漢人無由知之。西域人無由知之。所能知者惟蒙古人之言是信。余則謂秘密之法。惟無塚耳。非並插箭為垣。闊踰三十里者。盡秘密之也。彭徐奉使過墓旁時。新植之叢樹。必與帝生前盤桓之孤樹。高下小大。尚有參差。處人能識。故邏騎為衛以戒嚴。及後既成密林。不辨墓在何樹之下。乃解嚴耳。彭徐二氏雖是漢人。乃南朝國信使。不比尋常經過之行客。其銜命北來。渡淮入境。所過漢地。必有地方官吏所派漢人之接伴使。及出長城入草地。必有燕京行省所派識途通漢語之蒙古人

爲接件使。況太宗時郵傳之政已備。草地站赤皆蒙古人所充。彭徐二氏既是鄰邦來使。其至和林必乘傳。其綠道所見所聞。大率由接件使或驛吏驛卒之指告。故事略一書載筆者漢人。其說實得之蒙古人之口無疑也。若辣施特者。生於宋理宗淳祐七年。即蒙古定宗二年。當元成宗武宗仁宗時。先後相波斯阿利黑汗國合贊合兒班答兩汗。集史之作。實承合贊之命。其書自序。謂凡述蒙古事。皆面奉合贊汗訓誥。而後載筆。合贊又謀出先時卷牘。資其考覈。且命蒙古人博羅丞相爲之佐。俾就以諮詢。合贊者非他人。成吉思汗之五世孫。旭烈兀大王之曾孫。熟於蒙古掌故。世系族屬姓氏記識靡遺者也。博羅丞相者非他人。即世祖十二年後代安童爲中書右丞相之孛羅。乃蒙古勳舊。亦習於掌故。奉使西域。留事合贊者也。故辣施特雖波斯人。其所譔集史。雖用阿剌比亞文載筆。然其事實悉本當時蒙古賢王名臣之口授。及考覈蕃朝之官文書。編纂而成。可謂無一字無來歷。況其書號爲國史。書成必

奏進於合兒班答汗。向使成吉思之墓。不近客魯倫河而史臣妄記之豈合兒班答所許。故雖世隔七八朝。地距數萬里。其所記墓地。與秘史元史親征錄黑韃事略馬可保羅遊記、罔不晤合。慰西君乃曰傳聞異詞。又曰懸宕其詞、何耶。要知宋以前文人立言。皆有本末。且出以謹慎。西域著述家。多帶宗教性質。守不妄語之誡。不若近代東方文士之率爾操觚也。

余更考知起輦谷。成吉思墓地。即今土謝圖汗中旗之東庫倫庫倫者、蒙兀語圈子之義。彼俗環車爲營。如圈子。故有此稱。想沿成吉思老營得名。加以東稱（今圖作總纔倫總爲東字音差）以別於迤西南三百里。哲布尊丹巴胡圖克圖所居之庫倫言之。（沈君芸金山以東釋地曰土喇河東喀爾倫河西有東庫倫其地曰昭莫多譯言有林木也惟稱蓋即秘史土兀剌河邊黑林子爲客列亦錫種姓王罕所卓帳微訛王罕卓帳處在今土拉河南之汗山）

按清朝平定準噶爾方略。康熙三十五年五月、聖祖親征噶爾丹西路大軍、敗賊於昭莫多即此地。殷化行北征紀略曰。五月初四日雨雪。暮抵土拉河御營所期與

大將所會兵地也。十三日戊辰曉發，食時已時得賊，滿流兵皆嚴陳以待，久之賊不至。大將鍾遂令整陳前行，可二十里過汴，至昭磨多。其北大山千仞，壁立如屏，不見所識處。大山之下，平川廣數里，林木森立，有河流其間，曲折環繞，其南出差多於北。漸且而下，有小山似馬鞍橫焉。戰地也。小山右連南山，可二十仞，自西折三崖如階。乃至題。其東復一崖，乃且下。其左右崖如削。山根水繞之，即土拉河也。按爾軍所過之淖，即哈老徒淖爾。所至之昭磨多，即成吉思葬後所生長之密林。其北大山，即肯特山，亦即哈岱山。大山下廣數里之平川，即撒阿里客額兒，亦即薩里川。其間曲折環繞之河流，即噶老台河。大山下之小山，右連南山，可二仞者，即阿勒坦山，亦即按坦孛都罕。所言地形，與事略徐琉武沒真墓山水環抱四字逼肖。惟化行平日本無蒙古事實之研究，而戎馬倉皇時，又不過熟知掌故之蒙古人，故身近起輦谷而不知即成吉思汗墓地也。東庫倫本在客魯倫、土兀剌兩河間，而於客魯倫爲近。化行

從軍。自西來。因隔小山。不見客魯倫河。只見土拉河。故曰山根水繞之。即土拉河徐霆自東來。先見客魯倫河。故曰墓在瀘渚河側。其實一也。愨西君謂插箭邏騎占地三十里。則叢林密樹。固宜與房山金陵。偃師宋陵。赫然在人耳目間。今昭廟多賃足當之。若謂客魯倫河。舟楫交通。往來如織。噶老台西距活佛所居之庫倫三四日程。不聞游歷探檢家。得殘磚片石。足爲八白室遺址之證。竊謂蒙古交通。利用車馬。不資舟楫。客魯倫河。頗有津渡。或策馬逕渡驟車涉渡結筏浮渡舟楫往來。則未之聞。惟東庫倫確在河曲之外。溯河而上。以通庫倫。墓前則必經之路。故彭徐西使和林。皆親見之。西路滿軍。自土拉河東擊準賊。亦戰於昭莫多。特未知其即成吉思汗墓地耳。又蒙古初起。俗尚樸陋。不慕華風。墓下誌銘。神道豐碑。本非所知。固自無取。元朝蒙古色目人賜碑皆仁宗延祐以後非且行宮本是幄殿。並非土木磚石建築。故雖有肯特按坦之頑石。卻無長樂未央之瓦當。以此發相期。慮且終古失望。但遺址雖堙。山川無改。阿勒坦山哈岱山薩

里川之哈老徒澤客魯倫河畤者仍畤。流者仍流。彼世界大偉人成吉思汗魂魄如有知。罔當徘徊此中。而不在榆林近邊。可知也。

慰西君謂力吉里寨乞鄰古撒城。必在今榆林近邊。因推想西夏之亡。河套諸部。已早入蒙古版圖。不得指爲唐古特地。殊爲失實。考蒙古征西夏前後凡五役。其第一役乙丑。開釁之故。以西夏納我仇人亦臘喝翔昆爲言。（元史誤以爲第五役加兵之故。辯見拙著蒙兀兒史）翔昆者。客列亦部長王罕子。歲癸亥國滅後。亡走西夏邊。亦即納（今額濟納蒙古牧地）輾轉入龜茲國者也。蒙古躡蹤追之。當經阿拉善。不經河套。力吉里寨乞鄰古撒城。今地未詳（頗疑力吉里寨近吉蘭泰鹽池。若軍還所經之落思城據乾隆陝西通誌圖列於河套外西北隅。固不在套中）且玩大掠人民橐駝而還一語。知所拔力吉里寨、亦棄而去之、未置戍兵、不特力吉里寨乞鄰古撒城未戍也。即第二役丁卯所克之斡羅孩城。（斡羅孩即兀剌海同名異譯。此城在今阿拉克鄂拉漢名龍首山口阿拉善旗牧地）第三役已已再克之。足證第二役亦未置戍。第三役進薄中興府。第四役戊寅、又圍其王城。（即中

興府是說第三役中興府未破且無論乙丑至戊寅四役蒙古兵未入河套世以使力吉里察乞都古撒城果在套中套地平衍敵來一騎不能隱縱得之無險可守況辛未以後蒙古傾國伐金已卯以後大軍四十萬從駕征西域者七年其他十翼又從國王木華黎轉戰燕南河北遼東西山東西關內外試問更有何兵擾戎河套故癸未木華黎薨成吉思西域之師未班西夏即以其間與金議和約爲兄弟同抗蒙古孛魯討之僅克銀州一城而謂西夏亡時套部已早入蒙古版圖可乎況夏亡於大祖二十一年丁亥至世祖至元十八年未置甘肅行省以前元史仍稱寧夏爲西夏中興等路即至清乾隆間額魯特之羅卜藏袞布阿喇布坦避噶爾丹走西套外龍首山陰方略猶稱其地爲唐古特又例如天山南北世祖時已隸察合台汗國而文宗至順二年經世大典及元史地志西北地附錄仍稱爲畏兀兒地他多仿此而謂凡地一入蒙古版圖即不得沿其舊稱有是理乎度慰西君之意亦知唐古特之地

非成吉思所宜葬。故不惜特創一說。謂河套部早非唐古特所有。直可認爲蒙古也
客兀帖克地方。以證埃錦赫洛。即所卜久安之地耳。然非事實也。

成吉思沒於靈州時。夏主李晛降而未至。故遺命秘喪。弗令敵知。其不敢即葬唐古特地。情見乎詞。與秦始皇崩於沙邱平臺。趙地 李斯秘不發喪。載棺輼涼車。歸咸陽葬酈山事同。夫秦滅六國。罷侯置守。幾二十年。倘處上崩在外。諸公子及天下有變。必歸秦都而後發喪。況蒙古滅西夏。在帝沒之後。雖殺李晛。新附未安。若於敵境發喪。即葬埃錦赫洛。如此大事。任何秘密。難保敵人不知。萬一大軍北還。墳土未乾。青草未生。唐古特遺民得其踪跡。懷亡國之痛。生復仇之心。聚衆逐成兵。殺陵戶。發掘金棺。暴骨原野。蒙古親王大臣。於心安乎否。則羣臣既秘喪奉柩北歸。其行必速。宜取直道。逕指老營。如慰西君說納穆之淖爾處所。果在河套以西。靈夏附近。則自靈趨夏。已渡河而西。胡更渡河而東。紆道千里。迤南迴向榆邊埃錦赫洛乎。恐蒙古護喪

王大臣軍行不若是之迂也。此就今日之地勢。度曩日之軍情。又有以知其不然者也。然則埃錦赫洛之地。相傳所謂成吉思園陵。及八白室。果何昉乎。請言其故。元自順帝北狩。沒於應昌。昭宗嗣位。（即愛猷識理達臘）還都和林。自此漠南無王庭。三傳至額勒伯克尼古埒蘇克齊時。四衛拉特盛強。（即明史之瓦剌）其酋烏格齊哈什弒額勒伯克。元裔衰微。又三傳至坤帖木兒之從弟阿寨台吉。宣德間爲衛拉特所逐。從母東奔。左翼依斡赤斤國王後人科爾沁酋阿岱台吉。阿寨子岱總汗。復與衛拉特戰而敗。東奔肯特山。渡客魯倫河。又爲郭爾羅斯人徹卜登所殺。汗位中絕。自此漠北幾無成吉思子孫容足地。四斡耳朶及陵寢。當然荒廢。岱總子摩倫。依其婦翁汪古惕部長。（源流爲里郭特）摩里海。景泰四年。摩里海擁立爲汗。即建牙汪古部（今四子部落）是爲蒙古大汗。居近河套之始。然不及二年。摩倫又與摩里海戰。兵敗死之。汗位中絕。天順七年。岱總弟滿都勒汗立。得右翼阿羅出孛羅出等三部之援。始入據河套。埃錦赫洛之有八白室。當

在此時。蓋洪武初、明師逐王保保出套後。築東勝等城。列屯置戍。至天順六年凡九十餘年。套中無蒙古隻騎。則榆林邊外無所謂八白室可斷言也。余前書謂、鄂爾多斯之伊克昭。及八白室蒙古人後來所建。以爲盟會祭祀之地。原本蒙古源流。明史韃靼傳。並參據九邊圖說。延綏志等書。所得歷史上之事實。豈臆說乎。歲戊午滿都古勒汗歿無子。汗位又中絕。後二年庚申、（成化四年）右翼濟農巴延蒙克之子。巴圖蒙克於母老福晉前即汗位。年七歲耳。雖曾由滿都海福晉一敗衛拉特。僅能自立。猶未足統一蒙古也。中年以後。征服右翼。始自稱達延汗（大元汗譯音示欲恢復大元國）於右翼之八白室前、重行即位禮。（源流不記年約在弘治正德間）封其第三子巴爾斯博羅特爲右翼三萬人之濟農。又命其別子格埒森扎領外喀爾喀萬人。分七諤特克。及是而左右翼漢南北始有統一之象。達延汗在位七十四年。歲癸卯（嘉靖二十二年）年八十歲沒。明年孫博迪嗣汗位。在位四年。歲丁未（嘉靖二十六年）年四十四歲沒。明年戊申、博迪長子達賚遜復於八白室前嗣汗號。與

右翼三萬人相會而旋。然則此八白室者。本右翼濟農盟會地。惟大汗欲以左翼與之和會時。偶往行即位禮。聯絡兩翼人感情而已。故達延汗達賚遜汗外。不聞更有第三汗於此即位也。慰西君曰、當達延汗達賚遜汗、時、蒙古號令固猶統一。初無漠南漠北之分。誠然。然請檢蒙古源流、阿寨台吉以後。達延汗未即位於八白室以前。孛兒祇斤之汗位屢絕。衛拉特酋額色庫及額森（即明史也先）僭號。中間七八十年。蒙古顯呈無政府之氣象。號令果統一乎。果無漠南漠北之分乎。如其不然。則姑舍漠北數百年聖地之祖陵。暫於漠南河套中之埃錦赫洛別立幄殿。以爲盟會望祭之所。事豈得已。此余臆說之所自來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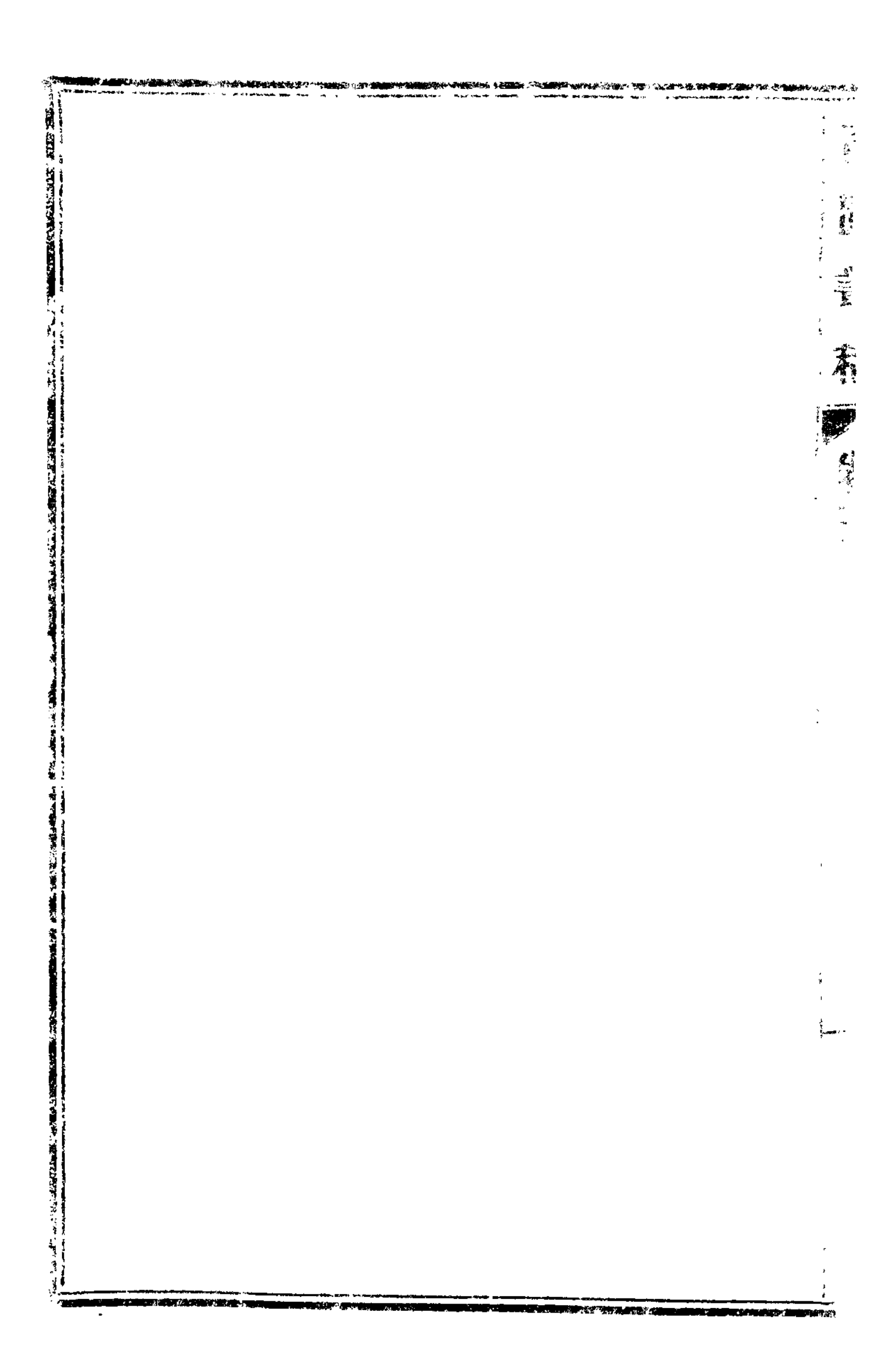
慰西君述特爾罕之言曰。成吉思之陵。覆以毳幕。中供石匣。成吉思之遺骸也。三月二十一日爲上陵期。先期樹大幄。以白馬白駝恭舁石匣出。奉安其中。前陳弓矢馬蹻。設牲酪拜奠如儀。達拉特王且引申其說曰。弓矢馬蹻。皆成吉思所親御者云。騄

聞之。其言若眞確有據。實則萬不可通。慰西君固篤信源流者。余請復述源流以破其說。源流不云乎。至所卜久安之地。因不能請出金身。遂造長陵。於彼處立白屋八間。夫金身既下葬長陵。遺骸安得在石匣。遺骸若本在石匣。又何必虛造長陵。源流所記是。則特爾罕所言非。特爾罕所言是。則源流所記非。按之名學。理不並存。必無一非而求兩是。將母發掘長陵。請出金身。洗剔殘齒。檢其枯骨。別藏石匣。仍以空棺。重葬長陵。誠若是。源流及特爾罕兩說。始可互通。否則石匣遺骸。定是假託。遺骸既假。陵亦非眞。若八白室本是幄殿。固可自北移南。隨地張設。亦可自南仿製舊觀。弓矢馬蹻。親御與否。殊不足辯。蓋此物與園寢離而爲二。殊不得因其陳列何地。即認爲園寢所在也。理藩院則例。固有一則。言伊克昭境內有靑吉斯園寢。然又有一則云。咯爾喀肯特依罕山。太常寺春秋頒香帛致祭。余頗疑其初本是祭陵。（清未入關時太祖太宗早與蒙古諸王通婚姻或本知成吉思陵在肯特山陽）而非祭山。第日久相沿。禮官失其本意。不能明言其故耳。設祇是祭

山外喀爾喀四部中大山。莫札薩克圖汗部之阿爾泰山。若其次者。音諾顏部之杭愛山若土謝圖汗部之肯特依罕則猶其次者。太常胡不祭彼而獨祭此。豈非以成吉思陵寢所在故歟。總之埃錦赫洛相傳之成吉思園寢。乃有明中葉後。鄂爾多斯蒙古人所假託。久之認假成眞。今且忘其眞者所在。而不知其所認者之假。理藩院亦不暇深考。疑以傳疑。遂鑄成四百年來之大錯矣。達延汗旨、祇稱鄂爾多斯者。乃爲汗守八白室之人。烏梁海者。乃爲汗守金穀倉庫之人。（辣施特本言烏梁海人今達延汗不云其守墓而云守倉庫則墓不在鄂爾多斯可知）終未言其爲汗守墓之人。蓋達延汗猶知成吉思墓不在河套中鄂爾多斯部。而在外喀爾喀肯特山陽客魯倫河側也。獨怪慰西君。既不信成吉思汗後十餘年、親見其墓之宋使彭大雅徐霆合著之黑韃事略。又不信成吉思汗沒後七十餘年、西域藩臣辣施特據蒙古賢王名相口授而成之國史。對之作種種無價值之駁斥。既信蒙古源流矣。又斥吉爾根巴圖爾。不當指車輪不動處爲唐古特地。獨信成吉

思沒後七百年不學無術之達拉特王及蒙古一無知之奴隸特爾罕之言奉作金科玉律殊爲可惜慰西君謂余前書附會影響自誤誤人余今作此答辯書亦正恐慰西君附會影響自誤誤人也若成吉思眞影與園寢發見書同載民國四年第三期地學雜誌且下注本會會長張慰西君自塞外攜歸余因疑自伊克昭附近之石象故書及之今乃知其不然耳

世尚有以埃錦赫洛之地爲成吉思汗園所在者乎則請即特爾罕所言鑿石爲砌處於其北求得高出雪際之肯特依汗山更於其南求得阿爾泰汗山以證源流陵寢之準望又於其近旁得薩里川及哈老徒澤以證元史行宮之準望余亦姑可舍彭徐二氏及辣施特墓在客魯倫河側之說而從之若僅據慰西君哈老徒即哈柳圖河之孤證及石匣遺骸之讕言殊未足以間執余口也



答屠敬山先生第二書

自余於鄂爾多斯旗中發見成吉思汗陵寢。而歸綏新刊輿圖。遂據爲定本。蓋已爲海內學子所公認矣。惟武進屠敬山先生。以邃於蒙古史書。乃一再辨證。博引繁稱。累書至於數萬言。亦晚近學界中之甚盛事哉。然余既感敬山先生答辨之殷。乃愈不能不就其所答辨者。轉而詳爲辯證焉。庶使後之考古者咸知以敬山先生之專精蒙史。乃亦不能摭羣言以淆亂之。則史志方輿。從此得所依據。而世界大汗之名陵。將與橋山鼎湖並永矣。

元史太祖本紀、六月、夏主李晛降。帝次淸水縣。秋七月壬午不豫。乙丑崩於薩里川哈老徒之行宮。蒙古源流、成吉思汗以丁亥年七月十二日。歿於圖爾默格依城。蒙文秘史、作朶爾蔑該、旁解爲靈州。宋史寶慶三年、蒙古鐵木眞殂於六盤山。拉施特史。猪年八月十五日。帝行至六盤山崩。日本北村三郎著成吉思汗。謂汗以西歷一

千二百二十七年、八月十六日、崩於六盤山。丁益甫成吉思汗、編年大事紀。丁亥八月、帝崩於河套東南之行殿。此數書者、於帝崩之日月。既多先後。帝崩之地點。亦多參差。然謂帝崩於伐夏之役。崩地在西夏境內。則萬口同聲。未聞有異議者。是本紀所謂薩里川哈老徒者。當然在西夏境內。可無疑也。敬山先生謂薩里川。即撒阿里客額兒之異文。譯云黃野甸。義固然矣。然參校元史、秘史諸書。所謂撒阿里客額兒者亦不一其地矣。秘史四卷云、成吉思汗的伴當。拙赤答兒馬剌住撒阿里地面。其馬羣為給察兒搶了。谷中平地曰川。所云地面。即蒙文客額兒之譯義。此一薩里川也。其地則在今桑沽耳河畔。七卷云、鼠兒年征乃蠻。先鋒行到撒阿里客額兒、駐營。用朶歹扯兒必計。令我軍入夜人燃五炬以疑敵。乃蠻之斥堠。望見我軍布滿撒阿里客額兒。列火如繁星。此一薩里川也。其地則在今土拉河喀老喀河鄂爾坤河三水之間。十一卷云、成吉思合汗、自河西務至中都失剌客額兒下馬。失剌即撒阿里

異文親征錄謂之北壬甸。此一薩里川也。其地則在今北京西北三十里大口下。明宗紀天歷三月。即位和寧之北。三月由潔堅察罕之地東行。二十三日至禿忽剌河之東。六月十五日至撒里怯兒之地。二十一日至闊朵傑阿剌倫南進向上都。撒里怯兒即撒阿里客額兒之縮音。明金幼孜北征錄雙泉海、即撒里怯兒元太祖發迹之所。舊建宮殿。山川環繞。有二海子。西北有三關口通飲馬河土拉河。此一薩里川也。其地則在今客魯倫河西。又如也速該、自德薛禪處獨返路經扯克扯兒山之失剌客額列其地近呼倫湖。張德輝所謂公主離宮也。兆亦之後、金葉汗世居窩瓦河濱。今其地仍名薩來。要皆薩里川之變音。是薩里川之明見史書者凡六處。四在漠北。一應關南。一在歐洲。此即敬山先生所謂蒙古色尚黃。酋長居金頂黃帳。故凡金帳所在之附近郊原。皆謂之薩里川也。夫既隨其金帳所在。而胥被以薩里川之名矣。則今榆林邊外所爲薩里川即納領河者。固亦因太祖曾經卓帳得名。又何疑焉。

黑龍江。北支入俄境。東南支曰布爾哈嶺。南出支阜曰渾察沁嶺。兩支平行。斜向西南而趨。兩支起頂處。爲葛老台爲奇爾薩。又南與橫截大漠之興安嶺相接。成工字形。東南出支阜斜行而西。又折而南。起頂爲巴顏烏蘭山。遂低落。南與庫特肯額里雅山隔河相望。此肯特山南支之現勢也。布爾喀渾察沁兩嶺間爲喀魯倫河谷。其源發於肯特山之東南。繞布爾喀嶺右麓環流而南。至巴顏烏蘭山南麓。乃折而東。自發源處至此。凡五百餘里。自葛老台至東折處。凡二百餘里。又東數十里。有桑沽爾河。沿巴顏烏蘭山東麓。自北來入之。又東南百數十里。自沙地經拖諾山南麓御碑前。即康熙帝北征時賜名爲飲馬河者。渾察沁嶺。西爲土拉河谷。其源發於肯特山之西南。沿渾察沁嶺西麓南流。至鄂圖科山南麓。折而西。其南岸即昭莫多爲康熙北征時。擊破噶爾丹處。此克魯倫河土拉河之現勢也。蓋肯特山爲斡難河、克魯倫河、土拉河、三大河之大分水嶺。而渾察沁嶺。又克魯倫河土拉河兩大河之分

謂太祖崩於河套東南之行殿。殿在納領河哈柳圖河二河間。是眞獨具卓識者。矣

敬山先生堅謂太祖葬地。在客魯倫河。乃不惜舉漠南之薩里川。盡數移之漠北。而又苦客魯倫河畔。無所爲哈柳圖者以爲之旁證也。因強指葛老台爲哈老徒。幷以元史、秘史、親征錄、諸書。所謂曲雕阿闌、鈋鐵烏胡蘭、庫鐵烏阿剌里、闊迭兀阿剌勒、諸譯名。皆強指爲肯特山。且預爲再進一步。即強指爲哈岱山之伏線焉。此其糾紛亦甚矣。欲解此糾紛。當證以山川之現勢。劉禹錫云、人世幾回傷往事。山形依舊枕寒流。此豈徒流連光景。爲懷古憑弔之資哉。如弈棋然。觀其棋枰。而舉棋者攻守防禦之局勢。乃無不了了於胸中矣。今試就本題中所印證之山河形勢。先詳明其大概。凡緣此山河而生之事蹟。皆可以次疏通之。

漠北之山水大幹凡三。西曰阿爾泰山。中曰杭愛山。東曰肯特山。肯特山雖不及阿爾泰杭愛山之高大。而山勢巍峨。支阜旁達。實爲北氷洋太平洋之分水系。東支入

黑龍江。北支入俄境。東南支阜曰布爾哈嶺、南出支阜曰渾察沁嶺。兩支平行。斜向西南而趨。爾支起頂處。爲葛老台爲奇爾薩。又南與橫截大漠之興安嶺相接。成工字形。東南出支阜斜行而西。又折而南起頂。爲巴顏烏蘭山。遂低落、南與庫特肯額里雅山隔河相望。此肯特山南支之現勢也。布爾喀渾察沁兩嶺間爲喀魯倫河谷。其源發於肯特山之東南。繞布爾喀嶺右麓。環流而南。至巴顏烏蘭山南麓。乃折而東。自發源處至此。凡五百餘里、自葛老台至東、折處。凡二百餘里。又東數十里。有桑沽爾河。沿巴顏烏蘭山東麓。自北來入之。又東南百數十里。自沙地經拖諾山南麓御碑前。即康熙帝北征時賜名爲飲馬河者。渾察沁嶺。西爲土拉河谷其源發於肯特山之西南。沿渾察沁嶺西麓南流。至鄂圖科山南麓。折而西其南岸即昭莫多爲康熙北征時。擊破噶爾丹處。此克魯倫河土拉河之現勢也。蓋肯特山爲斡難河、克魯倫河、土拉河、三大河之大分水嶺。而渾察沁嶺。又克魯倫河土拉河兩大河之分

水嶺也。地形既具。而成吉思汗當年事蹟。固不難案圖以索矣。

成吉思汗、初起於斡難河源。繼而駐牧於桑沽爾河畔。既而置第一大窩爾朵於克魯倫河曲。復置第二大窩爾朵於克魯倫河西岸。此二地者、皆成吉思汗開創大業之豐鎬也。元史太宗紀、元年秋八月。諸王百官大會怯綠連河曲雕阿蘭之地。以太祖遺詔。即皇帝位於庫鐵烏阿剌里。聖武親征錄。己丑八月。諸王駙馬百官大會於怯綠連河曲雕阿蘭。共册太宗登極。元秘史、則言於克魯倫河闊迭兀阿剌勒地立斡哥歹做皇帝。三書所紀太宗即位之地。皆在今克魯倫河濱。親征錄言雕阿蘭而不言庫鐵烏阿剌里。秘史言闊迭兀阿剌勒。而不言雕阿蘭。蓋阿蘭阿剌同聲。庫鐵烏阿剌里即闊迭兀阿剌勒。而秘史所言闊迭兀阿剌勒即親征錄所言之雕阿蘭聲有舒促。故文有繁簡。實一地也。由是而知親征錄之怯綠連河。即秘史之克魯倫河。而秘史闊迭兀三字。必非親征錄之曲雕二字。其應以怯綠連河曲爲句。甚明。昔

者張石洲已辨之詳矣。敬山先生誤連曲字於下句又以庫鐵烏闊迭兀曲雕阿蘭爲肯特異譯。阿剌勒、阿剌里、阿闌爲鄂勒異譯即蒙語山口之義譯音既差譯義亦歧。二者皆無當也雕庫鐵烏、闊迭兀爲一音之轉義謂數個阿剌勒、阿剌里、阿蘭爲一音之轉義謂洲渚。合而言之。直謂客魯倫河濱。所淤積之數段平地而已。蓋客魯倫河折而東來。至巴顏烏蘭山東南有桑沽爾河注入之。山勢開展水流因而寬緩。遂沖積而成若斷若續之平原。地文學家所謂三角洲也。其地勢既極寬平。而水草豐肥。足以便飛放而容大衆。故太祖置大斡爾朵於此。而太宗定宗憲宗亦先後於此集大會。定大位焉。當太宗之舉行大禮也。是時西域既平。萬國來同。左手諸王。右手諸王。后妃、公主、駙馬、千戶、萬戶、以及各部諸酋長莫不獻琛納贄恭奉朝儀。則沿客魯倫河兩岸。若巴顏烏蘭山南。庫特山額里雅山北。其必魚鱗雜遝。萬竈雲屯。黑車毳幔。瀰漫於兩山之間。而無隙地可想也。故張石洲指爲巴顏烏蘭山。丁益甫謂

胡胥與秘史不合。甚以庫特肯額里雅山當之。所指之山雖異。實則二君之說。固皆可通也。惟敬山先生以當肯特山則非是。蓋此地既當巴顏烏蘭山南去發祖大斡之肯特山已在四五百里以外。其不得徑指秦嶺爲崑崙也。抑亦明矣。至太宗紀之庫鐵烏鈋蘭山。則別爲一地。與太宗即位之處無涉。敬山先生亦連類及之。其說尤非。然以與本題無關。故亦不必深論。

第二大斡爾朵。則當客魯倫河西岸葛老台嶺之東南麓。近旁有葛老台泊。與其南之㲒泊相倚。金幼孜所謂雙泉海也。其地湖水澄淸。山光掩映。蓋具有瑞士山湖之景色焉。當夫炎日當空。驕陽如炙。而此地則茂樹淸泉。獨饒佳境。故凡史言成吉思汗夏日避暑龍庭。夏月回克魯倫行宮者。皆此地也。若第一大斡爾朵。則於冬日居之。陳奕禧詩、科爾輪河漫自東。王庭氣暖草蒙茸。巴顏烏喇中間地。水北山南好度冬。是也。蒙古遊牧民。至今猶有所爲冬窩子、夏窩子者。成吉思汗克魯倫河畔之兩

大斡爾朶蓋亦同此作用也、

此兩地、皆在渾察沁嶺東成吉思汗未滅王罕以前、大率以此爲根據若渾察沁嶺西、土拉河谷、則王罕所居之黑樹林在焉語其形勝殆若太行之縱斷中原金幼孜所謂西北有三關口、通飲馬河土拉河者、猶之控扼燕晋間之井陘關也、故康熙帝之征噶爾丹、東西兩軍、亦即會戰於此、朔漠方略、議政王大臣等奏噶爾丹目下窮困已極、應令主事諾爾布等、從御駕前行之路、西嵩齊特、邊哨柴達木、哈喇俄博出伊克扎剌之西、抄過伊札爾額爾奇納克踰阿爾葛蘇台、到特勒爾濟口、整飭軍士、以備剿滅清史富善傳、上密諭費揚古等、絕其歸路、先整兵特勒爾濟口以待陣斬三十餘級、噶爾丹僅以身免、遂乘夜西遁、我軍西路前鋒佯北以致之賊乘勝轉鬬而前、遂大敗其衆於昭莫多、殷化行北征紀略、五月初四日雨雪暮抵土拉河、御營所期與大將軍會兵地也、十三日曉發、整陣前行、過淖可二十里、至昭磨多、蓋是時、

東路之兵。出獨石口。越大漠。先抵客魯倫河谷。西路之兵。由寧夏越甕金河。先至土拉河谷。而兩河間之渾察沁嶺。實爲兵家必爭之地。特勒爾濟口者。卽金幼孜所謂三關口也。噶爾丹旣爲東軍所迫。踰嶺西奔。復遇殷化行前鋒。遂致大敗。此康熙時東西兩軍北征之路線也。圖理琛異域錄、七月初三日。自鄂什欣布里地方。下與安嶺北界至汗山東邊枯爾布里度地方。其東南二十里許。卽勦滅逆賊噶爾丹之昭磨多地方。在大路旁。俱平坡小山。谷中樹木叢生。有小溪。沿山麓川谷紆回而流。初五日至土拉河。翁方綱題宋大業北征圖詩。色波呼嶺繞長河。克魯倫西昭木多。自註。閱學北征日記。西軍破賊於昭木多。其地距克勒倫河四百里。克勒倫河卽克魯倫河。昭木多卽昭磨多。亦卽昭莫多。據此知昭莫多距土拉河南岸之汗山。僅二十里許。距克魯倫河至四百里之遙。考之前人記載。方位里距。固已確鑿。若是矣。再就實地以觀察之。昭莫多、距今哲伯尊巴胡土克圖所住之大庫倫東南數十里。叢林

大道旁康熙帝四體字之磨崖刻石猶巋然峙立焉。其東二百餘里有土城曰東庫倫周可數里。正當大庫倫東通海拉爾及惠寧寺諸處之孔道。以故駝隊往來皆尖宿於此。此亦外蒙一小聚落也。而敬山先生乃指爲起輦谷謂成吉思汗陵寢即是物也。詢之土人。亦必有啞然失笑者矣。昭莫多譯言有林木。敬山先生謂即成吉思汗葬後所生之密林。然秘史曾記王罕於土屼剌的黑林行與成吉思汗做結父子。太祖亦謂王罕我父領着軍將你叔父趕入合中地面。將你百姓還了於土屼拉河邊黑林內與我父做安答。所謂土屼剌土唔拉河。皆指今土拉河。丁益甫謂當日樹林極廣。自土拉河源之東迤而南復迤而西。連山不斷。雜樹叢生。皆稱爲黑林子。可知是間林木之多。由來綦久。蓋自太祖之前而已然矣。

康熙時擊敗噶爾丹之戰地。蓋在黑樹林之西端。噶老台、東庫倫、皆在黑樹林之東側。固非一地也。敬山先生謂噶老台即哈老徒。是大不然。按蒙文秘史、成吉思合汗

之老營。在合里勒禿納兀兒。大典本、作合禮泐海子。親征錄、我衆居哈連徒澤間。此數音皆與葛老台之音不近。求其相近。則惟當桑沽爾河會口克魯倫河南岸之哈里柳湖。猶彷彿似之。然考其望地。又與成吉思汗第一大斡爾朵相近。而距第二大斡爾朵甚遠。敬山先生即以葛老台當哈老徒。又謂太宗登極之曲雕阿蘭會於先太祖之太宮。即哈老徒行宮。殆誤合兩大斡爾朵爲一大斡爾朵矣。然玆皆可以不論。第使喀魯倫河曲及葛老台、宋庫倫、昭莫多諸處。苟有頹垣破壁敗砌殘甃。有近似乎八白室之遺蹟者。固可爲論據中稍增其價值也。然敬山先生東西揉合南北紛拏。終於欲附會而無可附會。乃自造一會葬時倣立影殿之說。此其摩擬搜索之勤。亦已極矣。然蒙語謂行帳曰斡爾朵。謂室曰板升。固判然二物也。蒙古源流、明言立白屋八間。諸汗率於室前、行即位禮。又以鄂爾多斯人爲之守禦。則此八白室者、雖非若佳城寶殿之金碧巍峨。必非芻靈僞器之潦草一時者可比。今乃指帳爲室。

又復易黃爲白。已不能自圓其說矣。且世傳成吉思汗妃后五百八。四大斡爾朵分處之。若一人一帳。則每一斡爾朵。應得百二十五帳。今乃謂六后一妃。各居一帳。成吉思汗、自居一帳。合之乃組成八帳。不知彼自餘妃者。皆置宿衞。又元史后妃表太祖大斡耳朵。有孛兒台大皇后、忽魯渾皇后、闊里桀担皇后、脫忽思皇后、帖木侖皇后、亦憐眞八剌皇后、不顏渾禿皇后、忽勝海妃子。凡八人。應爲八帳。加以太祖一帳。應爲九帳。敬山先生因欲湊爲八帳。乃復將原有皇后七人。裁去一人。此豈成吉思汗所能忍於割愛者歟。要之近墓影殿。本無是物。不過姑爲是說。以影射之。在敬山先生固亦自知其說之無據也。故游疑其詞曰或曰亦未可知。則漠北之無八白室。由此而決。即克魯倫河無成吉思汗之墓。亦由此而定矣。

尋八白室之遺蹟。亦既渺無可徵矣。然使喀魯倫河曲。及碣老台東庫倫、昭莫多諸處。其大小羣山中。或有彷彿哈岱山、阿勒坦山、於萬一者。猶可爲得半之證佐也。然

敬山先生以肯特山當哈岱山。固已明徵其不合矣。至阿勒坦山。乃以克魯倫河源右岸。伏而復起之一盤陀當之。不悟克魯倫河源東南距巴顏烏蘭山之南。四百數十里。距葛老台、東庫倫、昭莫多、亦二三百里不等。其自相牴牾若此。復引殷化行北征紀。累爲之疏釋曰。西軍所過之渟。即哈老徒渟爾。其北大山、即肯特山。亦即哈岱山。大山下廣數里之平川。即撒阿里客額兒。亦即薩里川。其間曲折環繞之河流。即葛老台河。大山下之小山。右運南山可二仞者。即阿勒坦山云云。夫既以克魯倫河源右岸之盤陀。爲阿勒坦山矣。又以土拉河岸之無名小山。當阿勒坦山。一篇之中。又自相矛盾若此。誠不知其何說也。然其誤猶不止此。今試歷徵之。

客魯倫河、土拉河、兩河間實以渾察沁嶺爲巨防。太祖肇基王迹。皆起於客魯倫河斡難河流域。惟自平定西域歸後。始一居土拉河黑林。秘史所謂鷄兒年秋。回到禿拉河黑林的舊營者是。蓋即王罕舊居也。未幾即出師伐西夏。故凡所云、哈老徒、撒

阿里客額兒葛老台皆在嶺東。殷化行西路之軍。僅至土拉河流域。在於嶺西。並未踰嶺而東。故其所過之淖。絕非哈老徒淖爾。大山下平川。絕非撒阿里客額兒。其間曲折環繞之河流。絕非葛老台河流。所見北面大山。乃鄂圖科山、及塞爾必嶺。不過肯特山西南出之支峯耳。若肯特山正脈。則嶺樹重遮。絕非殷化行所能望見。至客魯倫河源。更在肯特山之東南。與昭莫多處高可二仞之小山。一在土謝圖汗之中旗。一在車臣汗中路右後旗。即合天空鳥道計之。其相隔已至三四百里之遠。敬山先生。乃皆混而一之。且謂大鄂特克地。當客魯倫河源西。與土拉河源北。與斡難河源亦相近。又若將前此所謂昭莫多、東庫倫、庫倫、鐵烏葛老台諸處。悉皆縮而納諸大肯特山起頂之一隅。而不知就實地審視之。其相距。乃皆在數百里之外。即以敬山先生所視爲金科玉律之黑韃事略言之。亦祇謂插箭避騎佔地至三十里已耳。初不解其忽伸忽縮。或遠或近。何以變動不居。若是其易易也。

敬山先生徒以殷化行所言地形。與事略徐疏式沒貢慕山水環繞四字遙肖。遂以爲太祖之墓在是矣。夫山水環繞。亦何地蔑有。胡獨限於客魯倫河畔耶。殷化行戎馬倉皇。固不暇深究。彭徐身爲過客。亦何由深知。度彭徐當日之過瀘瀦河側也。祇於行程匆促間。見夫山水環繞。中有若墓存焉耳。至墓中所葬之爲何人。既未親其窀穸。亦未撫其碑銘。豈能審其姓名。迹其行狀。是無論出於驛吏驛卒。或接伴使之指告。其爲道路傳聞則一也。夫惟如是。故徐霆亦不敢自信也。乃申言之曰。未知果否。此固行客自然之情事。更何容代爲緣飾耶。若耶律楚材之庚午元曆既經奏進。其非自印造自頒行可知。朮赤之薨於欽察在太祖二十年乙酉。彭徐爲南宋理宗時人。即以理宗初元奉使出塞。上溯乙酉歲。朮赤之薨已十餘年。蓋棺既久。身死尚不分明。況太祖葬處。固爲蒙人所甚秘密者。彭徐於風塵僕僕中妄言妄聽。不能悉其眞相。固猶是人情中事耳。豈以其爲南朝國信使。而必科指告者以傳聞失實之

罪耶。

拉施特書、亦謂自兎年至猪年。帝崩凡九年。帝之事迹。國史及他書所載。多簡而不詳。蓋蒙古草創。本無文字。太祖在位。亦未設置史官。拉施特所策名委贊之伊蘭汗。又系屬旁支。爲太祖少子拖雷汗之子孫。由旭烈兀西征。以至合贊哈兒班答傳世已七八代。則先世卷牘。散佚已多。固有不足以資考證者。不得已乃就蒙古人博拉丞相咨詢之。（洪氏元史譯文證補原作博拉）傳聞異詞。勢豈能免。博拉之仕履。敬山先生、謂即世祖十二年後代安童爲右丞相之孛羅。因奉使西域。留事合贊者。考之元史無孛羅傳。宰相年表。亦不載其代安童爲右丞相事。然元時以孛羅爲名者。無慮十數人。而與世祖年代接近者。一爲國王木華黎之子。一爲伐金五部探馬赤之一。其官皆非右丞相也。據舊史世祖本紀考之。十二年以前。安童爲右丞相。十九年和禮霍孫爲右丞相。二十一年安童復爲右丞相。由十二年至十九年中。孛羅之見於本紀者又有

三人。一爲宗室諸王。一領湖北辰沅等州淘金事。此二人亦非右丞相也。在此七年中。應爲右丞相之孛羅十二年爲御史大夫。十四年以大司農御史中丞宣徽使。兼領侍儀司事。授爲樞密院副使。其後遂稱爲丞相安州張拘驢僞爲丞相署印者。即此孛羅。在樞密院中與文信國互相詰難者亦即此孛羅也。觀其洊歷崇階。而又熟於漢家掌故。知其人必非年少資淺者流矣。下逮成宗元貞中。伊蘭汗合贊襲封。歷時又二十餘年。遠適藩邦。殆非其職位所宜。由是言之。世祖右丞相之孛羅。與合贊汗丞相之博拉。是否一人。尚不可知。即使其果爲一人。則已如伏生之年。老善忘。而其所以備拉施特之咨詢者。將愈多疏略矣。況拉施特亦未嘗徑指客魯倫河某某處。爲太祖葬地耶。然此固不足爲拉施特及博拉丞相咎也。即如洪武初年纂修元史諸公。大都闒茸。何嘗不稟載而南。恐其考校而於太祖葬地。皆不能詳指第傳其爲起輦谷而已。且不獨元史爲然也。若親征錄若秘史。其人或逮事太祖。或身仕大

朝。耳目接近宜較拉施特爲翔實矣。而於太祖葬地亦皆略而不言。馬可婆羅遊記謂成吉思汗膝上中箭而亡。葬於阿勒坦山。而不能明言阿勒坦山所在。猶之舊史之起輦谷也。此實歷史中一大疑案矣。惟蒙古源流。乃備言墓在阿勒坦山陰哈岱山陽。度其人。苟非與成吉思汗塋地有特別關係者。亦何能言之確切乃爾。此其故可更僕言之。

蒙古源流著者爲小徹辰薩囊台吉。敬山先生謂即淋沁額巢齊。生當明末。爲右翼第八傳之濟農。然考淋沁額巢齊以明天啓七年襲位。至崇禎七年。凡九年。左翼林丹汗敗亡。濟農率右翼退往漠北。次年仍回河套柴達木。遂歸命於清。此淋沁額巢齊之事實也。蒙古源流自敘著書之年月。自乙丑九宮值年八宮翼火蛇當值之二日。十一日角木蛇鬼金羊當值之辰起。至六月初一日角木蛟鬼金羊當值之辰告成。案乙丑爲清康熙二十四年。上距明天啓七年已六十八年。今假定淋心額巢齊。

以髮年襲位。至此已當八十餘歲。恐非能著書者。且小徹辰撒囊台吉。又自言爲庫圖克徹辰鴻台吉之裔。庫圖克徹辰鴻台吉者。第四濟農袞必里克圖墨爾根之孫也。三傳及於額璘臣。於清初天聰九年。率屬來歸。遂編爲鄂爾多斯右翼前旗。由此以推其支派。則小徹辰撒囊台吉者。乃鄂爾多斯右翼前旗之閒散台吉耳。其東鄰即左翼中旗。正太祖陵寢所在。自來名賢古蹟。往往志乘訛傳。徒資笑柄。而田夫野老。顧能辨方定位。一解爭墩訟塚之紛。蓋以見聞既接。則指授愈眞。有非考訂家鑽研故紙。所能懸揣其形似者。況小徹辰撒囊台吉者。固太祖正傳達延汗之遺裔。朝朝暮暮。望松柏而興思。子子孫孫。奉蒸嘗於時享。知三月二十一日上陵之祭。彼固嘗躬逢其盛。曾有事於割牲奉醴之屬矣。宜其言之如數家珍。不與諸家同其夢夢也。而敬山先生顧以不應言彼處疑之。夫吾人語例。有遠稱近稱。而無中稱。故對於吾身近旁之處。切而指之曰此處。自近旁以外。其離於吾身千百萬里者。固渾而指

之曰彼處。即近至數十百里者。亦皆渾而指之曰彼處。然則小徹辰撒囊台吉者。雖身居鄂爾多斯。亦何害于指埃錦赫洛爲彼處耶。

敬山先生泥於汗何戀於唐古特一語。謂太祖必不葬於西夏。慮唐古特遺民。或有起而逐戍兵。殺陵戶。發掘金棺者。此亦蒙人葬法深埋之後。不起壠墓之心理也。惟埃錦赫洛之陵地亦然。要知太祖之生平殺人固已多矣。即克魯倫河畔諸地。其始亦何一不由幷滅而來。初不必競競於河套諸部之遺民也。且河套之久隸蒙古版圖。固於史事有徵矣。太祖既滅客列亦惕。併乃蠻。定蔑兒乞。漠北諸部已歸統一。而汪古部長阿剌忽失。亦於甲子歲先來送款。汪古部、今爲四子部落。地在漠南。踰大青山即西夏境。故太祖於乙丑歲。遂伐西夏。拔力吉里寨。經落思城。大掠人民及橐駝而還。蓋大會諸部族。即位斡難河源之前一年事也。二年秋。再征西夏。克衛喇喀城。三年春。至自西夏。避暑龍庭。四年。帝入河西。克烏梁海城。進至克夷門。復敗夏師。

薄中興府。夏主納女請和。凡此諸城寨。今多不可詳考。唯元史地理志註。太祖四年由黑水城北兀剌海西關口入河西。獲西夏將高令公。河西者、始謂黃河西岸。鄂爾多斯左翼諸旗地。然今秦晉土民。每稱河套全部爲河西。即蒙文所謂合中者也。今托城之北。有沙陵湖。爲大黑河入黃河處。渡此即入河西。爲西夏境。與地理志註言脗合。由太祖四年、至十一年。皆用兵於金與西夏。無戰事。至十一年秋。則錫里濟額特薩木哈巴圖爾。率師由西夏趨關中。乃絕不慮西夏之兵由河套以躡其後焉。是河套之早非西夏所有。已可概見。至十三年伐西夏。夏主遂走西涼。自此以迄西夏之亡。皆戰於寧夏以西。絕無一兵一騎至河套者。則河套諸部。久隸蒙古版圖。亦復毫無疑義。蓋自太祖四年入河西。至二十二年太祖之崩。已歷十八年之久。以太祖之雄略。兵行萬里。其視河套與客魯倫河畔。皆其固有土地也。寧復有中外彼此之殊歟。又何不可爲所卜久安之地哉。

敬山先生又以河套地質屬沖積層疑其無山此惟河套之北部則然耳要不可以概南部以余所見自準噶爾旗以西直達磴口中亘沙梁一道土石混雜彼人稱爲黑界黑界以北多平地黑界以南則岡嶺糾紛隨處皆山陵也尋其脉絡蓋皆六盤山東來之掉尾耳今自定邊出長城迤而東北沿白胡廟十立才墩以及察罕蘇木蓋諸處沙嶺起伏連亘若長龍然嶺之南坡則奢延水之上流若額圖渾河黃水河納領河哈柳圖河他克拉布河青水河窟野水之上流若紅水河哈楚爾河舒輝河布喀河皆從而發源焉蓋此連亘若長龍者即小徹辰撒囊台吉所謂阿勒坦山也蒙古源流敍太祖之將崩也先言汗取古爾伯勒津郭斡哈屯併占據密納克唐古特人衆欲在彼阿勒坦山之陽哈喇江邊過夏哈喇蒙古語黑哈喇江謂黑水河也黑水出朔方契吳山之麓在今楡林之西北史稱赫連勃勃築統萬城於黑水南即此地也赫連勃勃嘗遊契吳山歎曰美哉斯阜臨廣澤而帶淸流吾行地多矣自馬

嶺以南。大河以北。未有若斯之壯麗者。是可知此一帶山川雄偉。嚴邃幽深。固宜爲成吉斯汗消夏勝地。而拉施特所謂孤樹嘉陰。太祖嘗盤桓其下。謂百年後當葬於此者。古今人所見。相去誠不甚遠矣。

阿勒坦山形勢。既如上述矣。至哈岱山所在。固當就此山之陰以推求之。蒙古遊牧記云。鄂爾多斯左翼前旗。東南八十五里。有哈岱河。源出賀岳爾博金坡南平地。東南流入黃河。所謂賀岳爾博金坡者。蓋即哈岱山之別名。直以所出之河名之。是處山水往往同名。如喀楚爾河源出喀楚爾坡。蘇額爾吉河。源出蘇額爾吉坡。皆其例也。更即其地勢攷之。賀岳爾博金坡。西與左翼中旗牧地相連。南與阿勒坦山相望。兩山間之平谷。陰陽和會。正成吉斯汗之萬年吉地。而舊史所謂起輦谷也。固不待聚米畫沙。而地形瞭然如在目中矣。敬山先生以肯特山。當哈岱山。音既不類矣。又別生枝節以難之。謂其山必高出雪際。乃符蒙人語冷之義。然則小徹辰當日。亦曾

明言其高度否耶。且吾聞蒙人語冷音若奎騰。與肯帖依音尤不類。是又歧中之歧矣。

清理藩院則例。明言伊克昭境內。有青吉斯汗園寢。敬山先生既不之信矣。乃復援引太常寺春秋頒香帛。祭肯帖依山一條。疑祭山爲祭陵去之愈遠矣。試以秘史證之。太祖微時。嘗爲三種蔑兒乞人所困。全家避入不兒罕山。蔑兒乞人繞山三匝。搜之不獲。既脫難。椎胸告天曰。我得性命。被不兒罕山遮救了。這山久後時常祭祀。我的子孫。也一般祭祀。向日將繫腰挂在項上。帽子挂在手上。將馬奶子酒奠了。此不兒罕山。張石洲以爲今大庫倫南之汗山。誤也。秘史云、當初元朝的人祖是天生一個蒼色狼。與一個慘白色的鹿相配了。同渡過騰吉思名字的水。來到於斡難名字的河源頭。不兒罕名字的山前住着。是知不兒罕山實斡難河之發源處。西圖作布爾喀山。中圖謂之巴爾哈山。亦作必兒喀嶺。水道提綱必兒喀嶺爲肯特山東南幹

山。北爲斡難河源。西南爲客魯倫河源。正東爲騰格里克河源。此所謂三河之源。我祖實興者。正太祖微時避難地也。肯帖依山。即肯特山。乃不兒罕之主峯。太祖既誓言世祀此山。故蒙古人相承不廢。淸世爲懷柔計。乃由太常寺頒香帛以寵之。實乃祭山。非祭陵也。

敬山先生歷數蒙古世次。所云順帝北狩後。禍亂相循。汗位屢中絕。信然。然如衛拉特之亂。郭爾羅斯、摩里海之亂。皆其臣僕。或其同族之爭。此猶之魏晉六朝之互相攘奪。志在闔干大位耳。若成吉思汗之功蓋寰區。慶流奕禩。其陵寢重地。固蒙人世世所公同敬禮者也。苟在漠北。亦何至聽其荒廢。至使片影無存。又謂滿都古勒汗。始入據河套。埃錦赫洛之有八白室。當在此時。此則羌無故實。姑爲想當然之詞已不足取信於人矣。且滿都古勒者。即明史韃靼傳之滿都魯也。成化九年滿都魯等。與孛羅忽幷寇韋州。王越偵知敵盡行。其老弱巢紅鹽池。率輕騎晝夜亟馳至。大擊

破之。復邀擊於阜州。滿都魯等敗歸。則孳畜廬帳。已蕩盡。妻孥喪亡。乃相顧悲泣而去。是滿都古勒汗。雖嘗入據河套。而奔敗逃亡。至於妻孥不保。有何會盟望祭之可言。即有時而會盟望祭矣。亦須擇山川阻奧。四方道里適均之地。爲之。何爲會盟望祭於逼近長城之地。其去楡林重鎭。不過二三百里耳。豈不慮明之將帥。如王越曾銑等者。輕兵掩襲。時時犂其庭掃其穴乎。此又情理之必不可通者矣。

繼滿都古勒之後。襲大汗位號者。爲巴圖蒙克。即達延汗。自達延汗後。河套之地。遂永爲達延汗子孫所據。今鄂爾多斯七旗王公。皆其三子、巴爾蘇博羅特之後裔也。

蒙古源流云。達延汗既勝四衛喇特。福晉滿都海。四乳而生七子。旋據右翼三萬人處。遣鄂爾多斯三大臣。帶領三十人。前來請曰。上天符應。滿都海徹辰福晉。祝辭衍慶。誕育七博羅特君汗。所有供奉八白室中之瑩瑩高燭。特然馥馥美香。雖出六大處屬衆之貢賦。仍須永久承治之濟農。因請於君汗之諸子中。簡畀之達延汗乃以

次子烏魯斯博羅特爲右翼三萬人濟農。令郭爾羅斯之巴巴該烏爾魯克隨往。至汗之陵墓。欲於次日叩謝。並爲濟農之恩。乃有伊巴里台吉與郭爾羅斯之滿都賚阿都勒呼。二人謀殺之。首先著甲而逐烏魯斯博羅特。不能拒。藏匿於八白室之內。卒被射而殞。夫日供奉出於屬衆。則與七旗輪供之說合。而歲時蒸嘗。久乖定制可知矣。夫日至陵墓謝恩。則與八白室前卽位之說合。而陳器設衣。視爲巨典可知矣。既而達延汗以爲烏魯斯博羅特無故被害。乃率左翼三萬人。前往征之。而右翼三萬人迎會於達蘭特里袞地方。而達延汗特降溫旨以慰之。謂郭爾多斯者。乃爲汗守禦八白室之人。屬大有福者。及達延汗收服右翼。乃復於八白室前稱汗號。可見此八白室者。自蒙古人視之。固無異於回教人之護默伽耶教人之護耶路薩冷也。以是自明初以來。雖傀得傀失。而蒙人於大汗陵地之守禦。固不以兵爭擾攘。而迷其故迹也。是故達拉特王有無學術。誠不敢妄事推崇。然彼既世守陵墓。斷不致忘其

本源。若特爾罕之稱。爲有勳勞於國。免其徭役者。乃特賜之。即達延汗所稱爲大有福者也。觀其所至、蒙人皆樂爲布施以供養之。可斷其決非奴隸也。蓋鄂爾多斯之名。亦即由此起矣。不然蒙古各旗。皆以盟爲統屬之詞。而此七旗。則於伊克昭盟外。復名爲鄂爾多斯。亦何所取義哉。

至此而成吉思汗墓地所在。當可曉然共諭矣。敬山先生堅執墓在克魯倫河之說。而以埃錦赫洛爲蒙人後來所假設。此非可以空言爭也。所當致問於敬山先生者有二。一問埃錦赫洛之假設在於何年。見於何書。二問克魯倫河流域有無八白室遺物。而此遺物與哈岱山阿勒坦山方位是否相合。今敬山先生於埃錦赫洛之假設。既已茫無根據。純爲想當然之辭。是雖答猶不答也。至於克魯倫河畔。遍求八白室而不得。乃自造爲影殿之說。已極可嗤。而於哈岱山之方位。始謂曲雕阿蘭、庫鐵烏闌迭兀諸譯名。爲肯特山即哈岱山。山口爲成吉思汗園寢。是太祖之墓應在客

魯倫河曲。今車臣汗右翼中前旗之東南境。此一墓也。繼而謂葛老台泊、爲成吉斯汗老營。葬時因就近墓地設影殿焉。是太祖之墓。應在客魯倫河西岸。今車臣汗右翼中前旗之西北境。此又一墓也。此就敬山先生所指爲哈岱山之方位求之。固已有此二墓矣。再就敬山先生所指爲阿勒坦山者求之。始謂客魯倫右岸之一盤陀。爲阿勒坦山。三河之源。因納大郭特克之稱。是太祖之墓。應在今車臣汗中路右後旗之北矣。繼而復指昭莫多之小山爲阿勒坦山。東庫倫實爲起輦谷。是太祖之墓。又應在今土謝圖汗中旗之東矣。且已闌入土拉河谷。而與徐霆所見墓在克魯倫河者相左。而總上二地計之。乃有四墓之多。更就所指哈岱山、阿勒坦山之地位、以對勘之。則又相距各在數百里以外。而無所爲山陰山陽之彼此相向。是所謂四墓者。率皆出於憑空結撰。直無一而非影殿之類也。若余所見之埃錦赫洛。則阿勒坦山明明見於蒙古源流矣。哈岱山明明見於蒙古遊牧記矣。考其方位。無不一一符

合矣。至八白室之香火供奉。烏魯斯博羅特之墓前謝思達延汗達賚遜汗之至前即位。蒙古源流又皆鑿鑿言之矣。敬山先生乃舍此不信。偏求之於客魯倫河畔。以致迷藏摸索。終無一獲焉。是亦不可以已乎。然敬山先生亦云。苟於鑿石爲砲處求得陵寢準望。并行宮準望。亦可舍墓在客魯倫河側之說而從之。余固自知前書之多漏略也。茲故不憚搜岩剔穴。就地取材。而於敬山先生所欲取償者。逐物皆求得之。度敬山先生見之。必立棄彭徐二氏及拉施特傳聞不根之囈語。歡然而從余說矣。

成吉思汗陵寢之旁證

馬哥博羅遊記中載成吉思汗膝上中箭而亡。葬於阿爾泰山。余既引徵之矣。既得英國陸軍大佐、亨利余爾氏記註。歷引諸家之說。以考求阿爾泰山所在。其說有與敬山先生所言相發明者。有與余之所見可互證者。因囑黃君介之譯而存之。余復爲之疏證焉。而成吉思汗葬地。自是愈以大明矣。

余爾氏註曰、馬哥博羅、所謂阿爾泰山。必非今西伯利亞南方之大阿爾泰山也。薩蘭遂曾氏、謂阿爾泰及阿勒坦。均係內蒙古之興安嶺。即蜿蜒於長城以北。與張家口相近之山脉。然以當成吉思汗奉安之地。則不合。考之伊克謂特克之區域。原介於阿爾泰山之陰。肯特山之陽。按肯特山之位置。鄰於斡難河源。在庫倫之東北。則阿爾泰山。決不得指爲長城附近之山。蓋兩山之距離。已相去千四五百里矣。

據拉施特氏言。成吉思汗乃葬於褒肯戛爾登。即伊克庫拉克。前者意爲神山。後者

意爲禁地。或大葬地。又有謂爲布達安京者。地近色楞格河。意似與褒肯戛爾登相仿。薩蘭遂曾氏、與奎特里梅爾氏。均認褒肯戛爾登爲拍拉斯氏所謂汗烏拉。汗言皇。烏拉謂山也。此乃庫倫附近之高山。山上富於森林。凡由北京來者。途中有樹之山。此爲首見。雖蒙人重視此山。而守衛之。然成吉思汗莊嚴之名詞。似已湮沒無聞。今按薩蘭遂曾氏之言。以此汗烏拉山。爲位於肯特山以南。則汗烏拉山亦可指爲阿爾泰山。戈畢爾氏、謂蒙人之自認爲成吉思汗後裔者。則謂汗山爲成吉思汗之葬地。是汗烏拉又必爲汗山矣。吾意馬哥博羅之阿爾泰山。即係汗烏拉山。而薩蘭遂曾氏、謂應屬於興安嶺。頗難索解。或彼所謂阿爾泰、及阿勒坦。屬於近長城之興安嶺者。係別一阿爾泰歟。拉施特之後。有兒得門氏者。謂成吉思汗、係葬於大樹下者。先是生前曾於從事田獵時。見一樹、愛之。謂人曰、吾死後當藏我遺骸於此。其後葬之樹下。即以此也。相傳葬後叢樹蕃生。極爲茂盛。布滿全谷。道口盡爲所塞。以致

當日葬地。竟至無可辨認云。

希臘教教士。拍拉第尤斯云。蒙古諸汗之葬儀。嘗見於元史中蒙古宗教儀式篇輟耕錄亦記元人葬法。對於墳墓所在。嚴守秘密不使人知。故於葬後。必驅羣馬奔行。踏平浮土。以泯其跡。（案此說見於草木子。並非輟耕錄所言。）更有奇詭之說。如草木子所記云。蒙古諸汗葬時。以陵無標識。難以尋覓。乃於葬後屠一稚駝於陵前。使母駝覩之。將來謁墓時。引母駝與俱。母駝必尋至其稚駝被殺之地。昂首哀鳴。即可因之以知陵之所在也。至其葬地。考蒙古時代之書籍。於成吉思汗。及其繼體諸汗之陵寢。均無所記載。如元史者。即中國蒙古朝之歷史也。而於諸汗之葬。僅云自北京運至克伊林瓦內。絕不言及克伊林所在。古旬奴之克伊林。（案瓦內意爲谷克伊林即起輦之轉音拍拉氏所謂古旬奴之克伊林似指祁連山而言又因起輦祁連音近遂誤而爲一）乃位於蒙古沙漠以西之一山。蒙古之克伊林。以意度之應在蒙古沙漠以東。元史彙編言忽必烈伐南陽王。進兵至達里淖爾。聞汗陵爲敵人所

伯彼此相持甚久。忽必烈大爲所窘云云。以此言之。可知諸汗陵寢。決非過於偏西。又有較爲精確之說。載於一四一〇年明永樂帝用兵蒙古之日記。（北征錄）彼曾至克魯倫河南流折東之地。日記之著述人在抵克魯倫河前一站半之地。於其東北發見一極大之山。此山之麓有一高而銳之孤邱。表面盡爲石質所掩。此著述人云。元室諸王實葬於此邱之旁。足見蒙古諸汗之陵寢。均在克魯倫附近。而元史之克伊林。亦必在此。蓋中國著述家之習慣。地名人名。常從簡稱。所謂起輦谷者。殆即克魯倫之省略耳。拍拉第尤斯氏於此又附小註曰。蒙古宗教家、哥諸夫金者素識也。嘗語吾以蒙古社會中所最流傳之故事云。昔時蒙古諸汗之陵寢。均在塔瑣拉邱陵之旁。此邱陵適隣於克魯倫河。今蒙古人仍沿舊例。於每年七月七日。集會於此山。以瞻拜成吉思汗之陵寢焉。又就戛爾孫氏、譯爲俄文之阿勒坦脫必赤（金字史）觀之。其敘述蒙人爲中國驅逐後。蒙古諸汗之陵寢。名爲賴門察汗格爾。即八白帳。且時

或僅稱察罕格爾。猶言白帳。據譯者之解釋。則惟成吉思汗之陵寢。能有是耳。

布內特斯克尼克博士。引中國編年史。通鑑綱目云成吉思汗、戰勝唐古特帝國後。於一二二七年。死於六盤山附近。又有引拉施特言、謂成吉思死於梁山者。此山位於陝西中心。其名今尚仍舊。余不知此說。果何所本。引之者不過聊備一說。憶多桑書中、引拉施特言。六盤山乃位於主兒只。女眞即金國南紀牙斯南蠻子即南宋及唐古特三國間。此解頗爲確當。按今中國地圖、六盤山適在固原城南。固原者甘肅平涼府所屬之一州也。然拍拉第尤斯氏所譯元朝秘史及親征錄。皆言成吉思征服唐古特。返蹕後始上賓。元史亦謂其死於北蒙古。考此編年史所載。一二二七年閏五月。帝行幸六盤山。以避暑熱。六月征服西夏。唐古特帝乃休養於淸水縣境之西江河。秋七月壬午日、聖躬不豫。八日後晏駕於薩里河畔之哈老徒宮。此薩里河、就元史首篇、反復紬繹。當認爲成吉思汗初起之地。多桑書中引拉施特云。成吉思汗一一九九年。嘗

住於薩阿里客額兒。客額兒者。蒙古語平原也。元史彙編中。蒙古之古地圖。於薩阿里客額兒之方位。繪於斡難河之南。案布內氏之意、亦以以克魯倫河之薩阿里客額兒。爲薩里河。誤與屠君相同。所云元史彙編蒙古之古地圖。中土絕未之見。下文即接云。此處乃元人發祥之地。已隱示成吉思死於蒙古。而非死於六盤山附近。無疑義矣。

愚案以上皆西史舊說。與敬山先生之主張相同者也。所引史事。頗多謬誤。拍拉氏謂忽必烈伐南陽王。兵至達里淖爾。汗陵爲敵人所佔。達里泊、在今東蒙古阿巴噶旗。南陽晉近那顏。此當指世祖征遼東那顏事。然元史並無汗陵被佔之文。不知拍拉氏果何所據也。金幼孜北征錄言古梵場有山。類江南諸山。元氏諸王葬其下。古梵場山距克魯倫河南岸。尚有三四日程。且亦僅言諸王葬其下。並未言大汗亦葬之。固不得援以爲據也。布內氏據元史秋七月壬午、聖躬不豫。八日後宴駕於薩里河。又謂薩里河當認爲成吉思初起之地。考太祖於雞年秋。伐西

夏。至猪年八月宴駕。中間並無北歸之事。即當舉殯不豫時。固仍在六盤山也。六盤山値固原州城南布內氏既知之矣。不思由此以至太祖初起地之斡難河道路遼遠。且隔以黃河大漠。扶病之軀。八日如何能至此不攻自破者也。至拍拉氏謂中國文人習慣。好從簡稱。第以西字首音相同。遂推言起輦谷即克魯倫尤武斷可笑也。

吾人再以蒙人之口碑考之。則成吉思之陵寢。乃在黃河大曲處之鄂爾多斯地方。有二比利時教士。屋斯氏與夫爾林登氏。曾親見成吉思汗陵寢。據云、當回人入寇鄂爾多斯以前。其地有一高僅數尺之邱陵。上建二庭。前庭圍以栅欄。內庭中有建築物。形如中國之民房。又有帳幕六。大汗神聖之遺骸。即藏於一複式帳幕內。其旁諸帳幕。儲藏各種寶物。如金馬鞍一具。碟子茶杯數事。三足器一。釜一。及其他器具甚多。難以枚舉。均以銀製之。此二教士、本其所見發表於一八七五年五月十八號。

羅馬教雜誌三百一十五期且繪有成吉思汗陵寢略圖亦以一教士之言爲藍本者。（案一八七五年爲民國紀元前四十三年當清光緒元年所云回人入寇蓋指同治間陝甘回民之亂所云邱陵上二庭殆即士人所謂忽雞爾圖廟或統八白室之遺址重建者歟。）

拍內瓦斯克氏解釋哈屯哥爾之故事引薩蘭遂曾氏之言曰唐古特有絕色女王名古爾栢勒津郭斡哈屯嘗入成吉思帳幕致傷汗體因自溺於喀喇木倫（即黑水河）故蒙人後稱此河爲哈屯額克江即婦人河也此婦人自盡後葬於柴對明淖爾東北十一維爾斯特（俄度名約日本三千五百尺）蒙語爲土木爾阿爾古即華語之榆林府也俄國旅行家有一種古說即以達巴桑淖爾以南二百維爾斯特之鄂爾多斯地方爲成吉思之葬地其尸骸係藏於二棺一爲木質一爲銀質成吉思嘗預言八世紀或十世紀後彼將復活攻中國之皇帝而爲其戰勝者據蒙古人自鄂爾多斯返於彼等之略爾喀地方云一八八七年彼塘林雜誌中有云鄂爾多斯蒙古人所謂神聖地方。

乃集合諸部報而稱之爲愛金可諾即成吉思汗骸骨之所在也。成吉思汗之紀念品由達爾哈特人管理之。達爾哈特人凡五十家。每年夏季六月二十一日無數人民咸集於此。舉行祭典。此會稱爲塔爾剛店。時諸紀念品亦敬謹陳列之。

輓近有一旅行家名博寧者。於西歷一八九六年六月。（按當民國紀元前十六年）游歷鄂爾多斯黃河沿岸。嘗親見成吉思汗之陵寢。氏謂鄂爾多斯爲游牧蒙古人所棲息。中分賀爾得七部。即準格爾、達拉特、郡王、烏托克、札薩克、烏申、及杭錦是也。準格爾居東。郡王居中央。據伊等自稱。該賀爾得等均成吉思汗死時駐扎其地七個軍隊之苗裔。準格爾王年已六十有七。乃成吉思汗三十七代之嫡孫。繼烏申王而爲諸賀爾得中之領袖也。氏於成吉思汗陵寢四周之地調查甚詳。嘗發表於一八九八年二月十五日巴黎雜誌中。茲特錄之。

準格爾王府。與成吉思汗陵寢間。相距約五六站。中隔戈壁沙漠。跋涉維艱。然以駝

馬代步。亦殊無礙。由此途者。須南渡沙漠。經大喇嘛廟所近之八龍樹。八龍樹者。即西槽。意爲廟西。漢語爲三壇子。意爲三廟。此著名之廟。乃準格爾王就一古廟遺址建築而成。藉以供祀其祖先者。相傳此古廟爲成吉思汗昔日所建。中住喇嘛千餘人。內有僧官四十。乃中國政府所敕任者。自此廟前進至烏蘭木倫河。上游之兩支流。據土人云。其沿岸即成吉思汗當日遇害之地。再進至察汗諾爾郡王賀爾得之帳幕。即建於其附近。最後一村。名曰伊克愛金。可諾蒙人所目爲神靈禁地者也。成吉思汗陵寢。與其大皇后之骨殖。皆藏於此村之東南隅。其地有類於帳幕之土房二十所。另有大氈帳二。相並而立。形似蒙古近時之帳幕。而其大過之。覆於陵寢之上。第二氈帳內。有紅氈一方。成吉思大而矮之銀棺。即掩蔽於其中。揭去之則銀棺見焉。棺形如一大箱。內藏大汗之骨燼。外鏤薔薇之花紋。據土人言大汗遇害於烏蘭木倫河沿岸。其屍即於其地火化。案蒙人現行葬法。平民多委之野。王公貴人茶毗後。遺燼藏於喇嘛寺。故行於胡地四望皆

平野。即山間隙地。亦絕不見有如漢地所謂土饅頭者。知其習俗由來久矣。然實在佛教大興以後。觀馬哥博羅遊記言。火葬之風。漢地盛行。而於蒙古則絕未之言。史記匈奴傳。送死有棺槨金銀衣裘。而無封樹。喪服近幸臣妾從死者多至數千百人頗與諸書所言蒙古初起時情事相類。然則成吉思當日。是否已用火葬。誠不可知矣。

故棺內非骸骨也。次后之遺骸。厝於黃河沿岸之恰薩。恰薩者、乃一小地名。屬於蒙古之土木爾阿爾古。即中國之榆林府也。三后之陵。在巴丨、愛金可諾。猶言小禁地。北距準格爾王府僅一日程。謀害大汗者即此后也。案此即指古爾柏勒津郭斡哈屯。蒙古源流謂此后葬地名徵鐵爾。亦近喀喇木倫河。

每年三月二十一日。為蒙人舉行祭陵典禮之期。蒙人之自四方來頂禮者。絡繹不絕。屆時照例露棺一日。任人觀覽。大汗遺留之紀念品。向之分散於各地者。亦畢集於此。此等紀念品。蒙人稱之為成吉思汗之博克多。猶言神聖之遺留物也。為數凡十。今依蒙人所定之次序述之。馬鞍藏於郡王賀爾得境內。弓藏於與伊克愛金可諾。相近處之胡格陀羅海。戰馬遺蛻。名安退剛子工。儲於準格爾境內之克貝爾火箭一枚。存於準格爾王府內。革與木製成之箭襲。名保老安特里。藏

於順利成特地方蠟器一具。內貫太汗馬概之燼餘。名阿爾塔快討薩。藏於烏克托境內。此外最可異者。爲汗之大旗。及黑桿鎗。鎗揷於陵寢以南百五十里之沙邱上。歷久不銹。人無有敢以手撫摩之者。以此之故。凡屆祭期。他物皆陳於伊克愛金可諾。獨此物不與焉。

愚案以上諸家之說。皆與余之所見相同者也。蒙人於諸汗葬地。既從秘密。馬哥博羅謂元俗凡大可汗金棺奉安之時。沿途見人必殺之。以殉憲宗之葬。所殺途人至二萬。宜乎大汗陵寢所在。當時無人能言之也。至明興被逐北歸。蒙漢益以隔絕。故元明兩代無論公私記載。率皆茫如捕風。自明室既覆。滿蒙婚媾誼同一家。猜防之心既去。於是鄂爾多斯人。始以成吉思汗園寢祀典。呈請清廷。理藩院遂據以定制。土默特德貝子。且以榆林邊外爲徐太守切指之。然吾國考據家。狃於元明兩代之故紙堆中。猶未敢率然深信也。西士東來。以其調查探檢之精神。

深入腹裡。宣教師且定居內地。有類土著。無纖悉不知也。無細微不見也。故雖以成吉思汗七八百年之秘藏。乃能探賾索隱。言之歷歷。其先於吾人以解史家之迷夢者。且二十餘年。滋益可貴矣。

成吉思汗陵寢辨證書終

南闈叢槁目錄

卷四

遊記

遊記

南園叢稿之一

遊記

齊魯旅行記

泗陽張相文著

已酉夏五月十八日晚。由天津登舟乘客頗衆。殆無容足之地。至夜五句鐘始啟碇。十九日早起。見沽河兩岸。禾稼葱蘢。心目爲之爽然。二十日、十句鐘抵烟台。由小艇登岸住客棧中。時見炫裝娼婦出入各房。而夜合之假。公然揭之四壁。蓋烟埠之藏垢納污。甚於津滬矣。埠中商業以粵班爲最盛。近年已半爲膠澳所奪。大不如前。過往船舶。皆泊於芝罘島南。島長十餘里。西南沙堤一道。連于陸地。俗名西沙灘。相傳爲秦始皇輦道。島上古墓。坯土頹然。俗呼康王墳。史記田和篡齊。遷康公於海上。此或其遺塚歟。東南之點綴於海中者曰崆峒島。漁戶

聚焉。各國領事署則建於北山。市肆環列。馬路亦頗寬平。烟台菁華所聚也。南面羣山繚繞。形如半環。坡陀下垂。隨處皆成澗谷。因各構爲果園蔬圃。而富商之亭台別墅。又錯出於蒼烟暮靄中。眞天然一幅圖畫也。山環之西北名玉皇頂。挺然特出。登覽之餘。海山景色宛然在目。小蓬萊閣在其東偏。尤擅勝概。其下有實益學堂。西人所立也。教科略備。而規模尙待擴充。總理韋君豐年。美國牧師也。和靄可親。聞余爲山東之遊。乃作書致其教友。囑所至安爲招待。余深感之。

二十一日。晨天有微雲。攝氏寒煖計二十四度半。較昨日午只差一度耳。午後往遊東山。所見與南山相同。此間舊爲明之奇山所。海通以前。僅一鄉村。以張劉二姓爲最著。今則鱗次櫛比。與市廛連屬矣。晚五句鐘登舟。至十一句鐘始開帆。

二十二日。舟行二百里。早六句鐘抵登州。住北門外客棧中。湫殊隘甚。牛馬糞堆與窗齊。牛馬同皂。今乃身親之矣。卸裝後。循城北東行。高粱小穀。青綠盈坡。低平處則

種雜蔬西瓜等。由東門登城繞行循覽一周。則城爲不等多邊形。東北隅逼近大海。船舶往來。皆由此上下焉。東控小平原。餘三面皆坡陀起伏。山勢環抱。形勝固足稱也。城中烟樹參差。頗多叢林古刹。四隅曠地。則構爲菜圃。市廛繁盛處。在鼓樓附近一帶。戚少保（繼光）宋宮保（慶）之紀功坊。則分峙於街之東西。此二人者。皆登產也。亦足爲此邦生色矣。惟戚氏今已式微。僅續一綫之傳而已。城中西南有水門。門作三孔。所以洩水也。水由南山而來。穿城而過。由西北之水門而出。然常年乾涸。遇暴雨則漂石挾沙奔騰而下。故河床中碎石累累。如散星焉。平時則人馬通行無異衢路也。此水既出城。復轉而東。過賽花橋。乃沿城之東濠北行入海。道咸以前。帆船雲集。商務甚盛。自烟台興而此口遂廢。僅餘斷港絕潢。爲販夫傭婦洗菜浣衣之所耳。水城者。南距大城不過數十武。作長方形。南廣而北狹。南面一門。額曰振揚。乃明崇禎年所修者。東西兩方皆無門。北有水門。通大海。所謂天橋口也。民船皆由此出入城

中一水中澄。隨潮消長。兩涯多積木材。列肆市雜擢者又數百家。皆自牛莊海蓋等處。販運而來。蓋登郡地瘠人稠。民食多仰給於遼東也。城之北隅高踞丹崖蓬萊閣即在其上。登郡最勝處也。登閣遠眺。則水天滉漾中島嶼連續若貫珠。然就中以長山島爲最大。距岸亦最近。道士謂天氣清朗時。可望見旅順之老鐵山。所謂海市蜃樓者亦嘗現於其間。然各島上居民頗夥。即長山一島已有村落十八處矣。閣東爲呂祖殿。殿前乩書壽字。亦純陽手筆也。頗遒勁有力。閣東爲蘇公祠。祀東坡居士。又西爲避風亭。壁上嵌滿詩碣。大都宋明人手迹也。所最奇者亭門向東北。正對大海。風聲如吼。佇立不定。一入其門內並微風亦無之。道士乃故神其說曰。此中固夏溫而冬暖者。蓋藏有逼風珠焉。余笑頷之。未之信也。又西曰澄碧堂。門外嵌明石一方。斜立睨之。則海中島嶼帆檣。皆隱約可見。鐫鐳石鏡。其此類歟。北面俯臨絕壁。高十餘丈。海濤沖激。噴沫跳珠。不可逼視。壁下有仙人獅子兩洞。頗深邃。潮退時。循旁徑

可入。西半島名田橫寨。突入海中。東崖下多碎石。潮汐摩盪。皆圓淨可愛。所謂彈子渦也。惜余之來也。正值潮漲。不得一往。探之蓬萊閣之西南隅。別爲一院。名天后宮。中有陳摶所書福壽大字。階外大石峙立。高逾尋丈。左右各三。考其碑文有言自泰山運來者。然諦視之。紅白相間。純由火成。與本山之石色質相同。不過好奇者就地取材扶而立之。必非借自他山者也。烟台山石。皆金光燦然。顯露礦質。至登地則不復見之。有黝黑如淤泥者。有紅紫類猪肝者。丹崖石皆紅白。直如春日桃花飄落於山谷之間。彌望皆是。頗擅奇觀。登城北門外寺廟頗多。皆傾圮矣。中有榜爲武財神廟者。觀其楹聯。則所祀者乃關壯穆也。廟之東偏爲公立第二小學堂。生徒十餘人。教師一人。鬚髮皓白矣。初入門。即聞敲撲嘶哭之聲。雜然並作。壁上課表。備列各科。然生徒所誦習者。學庸論孟而外。無他書焉。蓋未改良之私塾也。瀛州書院在城之西偏。蘆荷蕭瑟。足稱勝地。現改爲農會講習所。門扃不得入。其照壁上懸有廣告。全

敎官示程式而其號召會員者亦惟禱雨祈神是務不過某日某時往某處取水某日某官往某處抬龍衆會員須預爲伺候云云

二十三日早濃雲密布東南風大作旣而一雨滂沱竟日不止

二十四日晨雨初止仍未放晴困居旅舍頗爲悶悶午後始漸雲散天開準備明早啟行余初誤信齊人之言擬遊登州後乘輪溯小清河以抵濟南旣至登州始知小清河水淺舟楫不通乃改道由虎頭崖登岸

二十五日早六句鐘登舟歷欒家口龍口諸港海岸類多斷崕崕下間有平地狹長如帶海中沙礫連亘燦然發光龍口以西有桑島勢甚低平幾欲隨波浮去近觀之則四圍亦多巉岩上有村落宛然成鎭又西則母磯島三杜島去岸較近爲海沙所壅遂與陸地相連以此而悟芝罘之西沙未必果爲秦皇之轝道也又西爲芙蓉島峭然孤立若巨塚然毛氏居之爲萊州之望族焉島距虎頭崕直徑祇十餘里而以

水道稍環行船迂曲六句鐘始傍岸風雨大作小艇顛播不能登陸也是日共行二百五十里

二十六日晨登岸居民數十家僅一小鎮耳岸邊大石滑踞層理完然皆泥板岩也稍加工製便爲學校之良用品是日陰雨迷濛不能啟行宿旅店內汚穢齷齪尤甚於登州

二十七日晨僱定棚子緣海岸西行棚子者以葦蓆爲之形類行營之窩蓬加於兩馬之上簸簸搖動不能一息安也行數里雨下如注乃閉目大臥聽其自然旣至海城雨乃漸止則去海岸已遠原田每每村落相連頗入佳境已而前過一河寬近一里白沙盈地深可沒脛水流甚淺蹇裳以過西岸有市曰沙河店亦一小鎮也又西過灰埠以南地勢漸高土中多含沙礫又有山埠者爲一村落邱阜橫亘若長蛇之伏地道旁磷磷顯露石骨蓋酸化之未竟者也晚至新河店宿共行七十里

二十八日、由新河店啟行。新河者所謂膠萊北河也。寬約里餘。値新雨後水勢頗盛。石橋未成。用木排橫度約一小時始過。行五十里過濰河。此兩河之間純屬平原沃土。民俗亦勤。婦女之作草緶者。坐立皆不釋手。而臥室前後能知開窗以納新氣。尤足多也。禾稼葱蘢。村樹茂密。每隔數里。必有一大村落。外皆環以土圩。無異營壘。又多槲樹。葉似梧桐。可喂野蠶。以織繭綢。爲土產之大宗。禹貢之檿絲殆即此物歟。濰河爲岱北有名之大水。水勢亦盛。然寬廣不及新河。西岸積沙成堆。纍纍相望。淮陰之壅水以破龍且。眞善於因地哉。濰河之西小山特起。南北縱列。路由山之南麓穿鎭而過。距昌邑城僅數里之遙。馬上可望見之。過昌邑至王路。凡二十里。坡陀起伏。作波浪狀。尤奇者王路圩中。有大塊斗立。高逾十丈。其形勢固宛然石也。而性質則已純然土矣。酸化之作用。豈不烈哉。又三十里至寒亭。古寒浞國也。外環土圩。市民數千家。貿易頗旺。市中積石爲台。高廣皆十餘丈。上有廟以祀寒浞。余深怪之。此間

所宜崇祀者。其惟靡乎。嘗試考之。虞商。有窮二斟。過戈。皆在今秦北壽光德平諸縣境。去夏都安邑固已遠矣。而少康中興。其兵戈所及。乃不出此數百里間。何也。反覆思之。而知靡奔有鬲。實爲窮夏興亡一大關鍵。蓋羿雖篡夏。而有窮爲根本之地。計其脇戶綢繆。枝條蔓衍。當不下於曹操之鄴都。高歡之晉陽也。而孰知靡乃潛居肘腋。已預爲覆巢探卵之謀。已而羿與寒浞。果皆禍起蕭墻。轉瞬之間。二兇俱殪。此其運籌之妙。方之種蠡田單。實遠過之。故少康得起庖正。而以一成一旅。恢復舊物。古史簡略。其情事固可懸揣也。過寒亭。又三十里。至濰縣。濰城大而固。東關爲綢業所聚。商務頗盛。其下有白狼河。水淺而清。甘洌可供飲用。是日共行一百二十里。晚誤入小客棧。院內逼仄。糞池及半。騾馬雜塞。側身以行。室內則臭蟲跳虱。相攪成團。坐臥皆不能堪。惟蹶躃爬搔。盼望天明而已。

二十九日。早七句鐘。由濰縣登車站。距城南五里。上車後見南面山嶺盤紆。嶠若長

蠻。而山淵亦隨處有之。故鐵路所經。鐵橋頗多。而樹木茂密。又所在成圍。此眞山東之特色也。惟山嶺上仍多濯濯。是當嚴樵牧之禁。因勢而利導之。午後一句鐘。抵濟南。住西關。商埠僅開馬路一條。商務亦未有起色。而重要貿易。皆在城內。人物殷繁。固海岱間一大都會也。卸裝後往撫署訪沈君友卿。因與觀署內之珍珠泉。泉在署內西南隅。方廣四五畝。深可五六丈。泉由地中噴出。若碎珠然。清可鑑髮。魚大尺咫。往來游躍。頗極濠梁之樂。既出往謁汪瑤師喬梓。相見甚歡。蕃升兄爲言東省民生最促。且因銅元充斥。百物昂貴。而官吏征收。乃折扣至六七成以下。大吏固明知之。而小民終莫敢上言也。民氣之弱。良堪浩嘆。

六月初一日早。八句鐘往觀城西南之趵突泉。泉在呂祖祠內。甃池環之。作長方形。中間三泡迸發。大如車輪。高及數寸。小泡無數。拂拂騰起。清洌甘美。爲諸泉之冠。惟市肆環列。而四圍居民。又隨意濯衣洗物。良爲可惜。池南兩隅。各有涵洞。泉出如湧。

泉來自城南黑虎泉者也。復由西北隅流出下游至城北與大明湖相通。為濼水之上源。大明湖踞城內之北。幾占其半。蒲葦蕭森。荷蓮叢茂。就水中相連作埂。如田間之阡陌。捕魚收實。界限犁然。不能攙越也。畫舫往來如織。各循埂道棹行。亭祠廟觀。點綴其中。如北極觀、文昌閣、張公祠、宴公祠等。皆有可觀。而尤以歷下亭為最勝。湖之北面為會波門。即濟南之北門也。鍕以板。隨時可以啟閉。登門樓北望。則稻田也、荷池也。蔬圃也。青綠相間。槐柳成團。江南風景。固未有以過之。又北則鵲華諸山。互相拱抱。嵐黛相連。由西而東。隱隱若長隄。城南則歷山高峙。環其三方。由是而悟濟南會垣地形。凹下成一盆地。緣城諸泉。皆由南山下注。而為北方之山嶺所束。流路綿狹。因之隨地湧出。色味皆同。自宋以來。均以為濟水伏流。考之地勢。殆不能合也。史言王莽時大旱。濟川枯竭。此亦不然。果因大旱而枯。則不旱時必能安流如故。北方諸水類如此矣。何至一竭而遂絕於千古耶。考濟水之枯竭也。實由武帝元光年

間河決弧子。東注館陶。濟之中流。為河砂所塞。已成斷潦絕澗。久之因以枯竭。而上流王屋之水。遂併入黃河。不復絕河東注。故今日齊魯諸泉。要皆發源於泰山。而與古濟絕不相涉也。不然、今之曹濮諸州。皆古濟之流路也。何不聞發地及泉處處如濟南也哉。

初二日、汪兄番升、為僱騾車一乘。由濟南啟行。因大路改建鐵道。乃由小路西行。一路平坦。地多粘土。禾稼被野。既而西南越山嶺一道。入長清縣界。則地多磽确。樹木亦少。村舍多孤露者。又東南抵開山。已入山峽。鐵路土工。現僅及此。其南數里有市曰抄米店。鋪戶較開山為繁。又迤南而東。山路崎嶇。頑石滿塗。或峽道深邃。不能方軌並行。車夫揚聲叫號。以過來車。且因兩崖高聳。能遮風聚熱。悶鬱殊甚。又東南為范兒店。為崮山。皆小鎮也。崮山上遍植松柏。葱鬱可愛。此東省所僅見者。是日共行八十里。晚宿張夏鎮。

初三日夜半即行。聯車十數。以備不虞。而路徑崎嶇。較前尤甚。平地則成隧道。河床則多砂石。總之皆山谿也。行六十里。至楚台庄。停車早餐。時止七句鐘耳。又過界首。入泰安界。山勢東西橫亘。名長城嶺。夾路中有小鎭。名曰長城。居民數十戶。多以市鞭轡爲業。下車四顧。不見有城。惟兩山之上。亂石排列。似古城遺趾。管子曰。長城之陽魯也。長城之陰齊也。是長城之築。在春秋以前矣。然管子一書。語多後人攙入。未可盡信。且春秋之前。亦不應有此巨工。志以爲齊湣王所築。以防楚人之北侵者。斯近之矣。又東南過辛庄鎭。鎭西石橋下。有河一道。水聲汩汩。由西北而來。直向東南流去。知此地已在山谷之南。而長城一帶。實爲南北之分水嶺也。故地多塊磊。生物鮮少。而貧民婦女小兒之隨車乞錢者。絡繹於途。可厭亦可憐矣。彼獨不聞樹藝畜牧。固山民天然之利哉。午一句鐘。抵泰安。住南門迤西之祥芝街。宋眞宗獲芝草處也。是日共行一百二十里。

初四日早起雇山轎一具。兩夫舁之。沿城之西麓北行至西北隅紅墻外繞新建寺宇兩重。額曰毓龍院。規模不大惟後樓平頂高聳猶存舊觀。又東北爲岱宗坊。地勢漸高。迤邐北上。路西爲玉皇觀。白鶴泉故址也。內供孫眞人肉身。面裝金色兩肘外露。已成枯腊。以此爲仙。仙亦何貴。蓋也有出於形骸之外者矣。北至一天門路西爲元君下廟。遊人皆下輿拈香。叩首以求福佑。輿夫頻頻相勸余固不應乃升輿而去。路旁松槐亭亭旁午交蔭。流水淙淙。沿東澗下注。至石經坪。則兩澗相會。聲震數里。東澗中有曝經石。廣約數畝。鐫金剛經字大如斗。爲懸瀑所激。剝蝕過半。不知何人所爲也。明人曾於此建亭其西摩崖作記。亦甚完好又北過壺天閣。對閣爲元君殿。屋新修然空無人迹。自一天門至此。度橋數座。路皆寬廣。如行甬道至元君殿後。則巉巖峭壁。迎面而起。建坊當道曰迴馬嶺。石級盤空。心惴惴然。不敢下瞰。與夫盤行而前。一步一喘。久之至二天門。登岱之途。僅及其半。而回視泰安府城。已小如菜圃。蒿

里山亦茫茫不可辨認矣。又北則路轉平坦。凡三里。行者快之曰快活三。過此西北、抵御帳坪。仰視懸崖。挺立石縫中。水出如洗。崖前飛瀑懸流。有若噴珠戞玉。石橋中橫。亭閣騰空。然寒氣浸浸侵人。不可久佇也。由坪北上。有松三株。崖上篆秦松二字。然量其周徑大者不過三尺。大約數十年間物。僞託顯然矣。又西北爲對松山。蒼松鬱鬱。曲盤如蓋。彌滿兩崖。挺出於石穴中。觀其年輪。轉較秦松爲古。又北爲十八盤。石徑盤空。沿崖直上。尤爲險峻。路端兩面環以鐵索。步行者皆葡伏懸度以上。盤盡處。是謂南天門。登台下望。則纖足婦女之手杖肩輿者、皆蛇行蟻附。前後相續而來。蓋四方之進香者也。聞春秋香市時。猶數十百倍於此焉。過南天門而東。爲天街。廬舍市香者凡三四十家。然以時非香市。鎖門而去者已十之三四矣。其東爲東嶽廟。屋僅四合。香火不盛。東北爲碧霞宮。元君上廟也。俗皆稱爲泰山娘娘。壯麗輪奐。爲一山之冠。庭中有萬歷帝碑。範銅爲之。左右對立。高可三丈。轉北爲大觀峯。唐宋摩

崖碑在焉。書法如龍騰蛇躍。唐刻尤爲蒼勁。非燕許大手筆莫辦。又北爲玉皇頂。則泰山之最高處矣。上建玉帝觀。即古太清宮也。門垣外。有碑而無字。石質瑩白。形如方柱。高五丈。廣各二尺。上以方盤覆之。盤上加頂。如戴笠然。或以爲秦石。或以爲漢碑。蓋疑莫能定也。觀前西角。石柱高標。題曰古登封台。墀中數石峻嶒。涌出土中。色質蒼老。互相偎抱。外作石垣衛之。蓋泰頂之結穴。登峯造極。於是歎觀止矣。余甫到觀。即四山雲合。風吹雨至。乃急就東廂之迎旭亭息焉。雲烟拂拂。掠窗而過。加以凉風颼飀。儼成深秋氣候。視攝氏表已降至十九度矣。既而風止雨停。出觀門旁睇。則山下蒸氣蓬蓬。如匹練。如綿絮。條分縷晰。橫布於村落之間者。皆白雲也。然自上觀之。距地若不逾數尺。周視四方。有黑氣如煙。上下相屬者。有日光燦朗。透出層表者。則某處晴。某處雨。皆可發蹤指示。不爽毫釐。未幾雲氣東轉。夕陽西現。道士東指曰。虹見於山坡矣。注目視之。山影相襯。去人不過數里。紅綠交映。照眼分明。若舉手可

拘者眞兩後之奇觀也。晚宿迎旭亭中。

初五日四鼓即起。冀觀日出。然從窗隙窺之。霧鎖雲封。不辨咫尺。道士言惟七八月間。天清氣朗。可常見之。此時固十不當一也。久之天氣漸明。乃急出觀門四眺。則已日高三丈矣。然汶水南環。黃河西繞。如繩如帶。皆在足趾間。頂後諸山。如伏蛇。數條蜿蜿蜒蜒。各向西南俯首爭趨。山北則煙火萬家。呼之欲應者。濟城南也。華鵲二山。乃渺然如米粒之着地矣。由頂而東。爲乾坤亭。爲日觀峯。舊皆有亭。今則御碑僅存。東南爲捨身崖。峭壁斗立。一落千丈。嘗有愚民捨身代親。墜崖以死者。現作垣以圍之。使可望而不可即。眞仁人之用心哉。頂西北爲月觀峯。爲丈人峰。正與前峰遙遙相對。西爲谿來山。巍然秀出。若離形而獨立者。是則泰山西面之別阜也。其後爲黃華嶺。一名後石塢。路轉峰回。萬松聳出。方擬拾級而往。而陰雲又合。且濕度過高。衣履沾浥。兩重俱透。乃命輿而下。至山腰。則皓日當空。炎熱殊甚。攝氏表復升至三十

二叟。蓋一山之中。氣候之相差若此。既下山。經老君堂。俗所謂鴛鴦碑。宛然在庭。隔爲兩碑相並。上合以帽。高可七八尺。此亦唐碑之僅存者也。惜道士不知寶貴。露立稷田中。殿堂亦多頹敗。村夫數十相聚圍棋。以納涼焉。其東南數里碎石四圍作田埂狀。見方數畝。中種小穀。南有甘泉。謂之明堂泉。漢明堂之故趾也。爲瞻眺者久之。午後入北門。進岱廟。廟基宏壯。占府城三分之一。外環以城。闢八門。儼然皇居之禁垣也。老松盤鬱。蔭滿庭階。大殿曰峻極。規制最爲崇隆。然而金碧剝落矣。殿前老柏數株。爲漢武帝所植。扶桑石。孤忠柏。皆直立台上。兩階碑碣如林。大半皆宋明遺物也。西院爲法堂。道士居之。壁上碑碣環砌。不可殫覩。堂前空地古槐盤鬱。陰蔽數畝。老幹中空。子幹生焉。然亦大可合抱。蓋唐槐也。道士出觀所藏古器圭璋鼎彝之屬。多乾隆帝賜品。亦可謂希世之寶矣。出岱廟。循城而南。有山溪由城之西濠南注。名曰淙河。上橫石橋二。曰金銀橋。曰淙河橋。水淺多石。橋亦僅長數丈。乃巫覡託之。竟

以哄動天下。豈不異哉。西去里餘。爲靈應宮。像皆範銅爲之。宏大亞於岱廟。然兩廡傾圮。正殿亦黯然無色。一跛道士守之。華屋山邱。行將同付劫灰矣。又西爲社首山。周成王唐高宗宋眞宗之所禪也。破屋荒田。荊榛滿目。並無有山。不過地形凸起。較四圍略高而已。考乾隆帝南巡時。社首山猶高四五丈。推之宋時唐時周時諸帝王封禪之日。千乘萬騎。嵩嶽爭呼。則社首之崢嶸巍煥。當更何如也。陵谷變遷。人世改易。可勝慨哉。又西爲高里山。漢武帝之所禪也。土阜巍起。惟西面巉岩刻露。高可三四丈。上無祠宇。孤塔聳焉。四圍皆松柏。亦近人新植者也。宋眞宗之告天碑。在南門外之迤東。高可三丈。五碑相連。上台以帽。碑面北對泰山。字之可讀者。尚十之五六。皆頌其二聖之功德者也。嗚呼。醜矣。彼之二聖。唯能欺人孤兒寡婦。盜取掌大江山耳。終宋之世。納貢於遼金蒙古。曾不得比於漢唐之末葉。已失獨立國之資格矣。亦何功德之與有。碑基北臨城濠。餘皆犁爲稷田。壇趾無存。

初六日黎明、由泰安啟行。將過滐河橋。大雨傾盆而至。乃避於槐陰以待之。未幾雲過天霽。乃復整轡西行。過河數道。至六郎墳。復曲而南。路多砂礫。皆由上而下。車行如坂上走丸。過夏張後。則斜度漸緩。平原漸多。皆古汶陽田也。地味肥沃。爲岱南最齊魯二國皆嘗力爭之有以哉。高粱蔴稷。高可沒人。因之風氣不通。炎熱如爨。斜睨道旁農民往往三五成羣。裸體耘鋤。其子桑伯子之遺風歟。眞同人道於牛馬矣。將近汶濱。蔴愈暢茂。漚蔴之池。亦復相望。臭氣撲人。行者皆掩鼻而過。四句鐘渡汶河。兩岸多沙。寬近一里。水僅及半。往來並無片帆。渡船亦不用篙棹。數人入水推挽以行。過汶西南數里。至陳家店而宿。甯陽縣屬也。是日共行九十里。

初七日、三句鐘啟行。轉向東南。蓋由泰安往曲阜。宜向西南直走大汶口。齊魯通道。從古由此。近因大雨滂沱。泥濘載道。故迂途曲折。宛然成一弧綫也。汶河以南。小山頗多。地皆磽瘠。粱稷高不逾尺。與汶陽若別一天地。汶陽民田中。多鑿井以備灌溉。

汶南則無之。汶陽麻最繁茂。汶南則蔭麻相間。左傳武城人拘鄫菅者曰。何故使吾水滋。菅卽今之蔭。知魯地多菅。從古已然矣。十句鐘渡泗水。去魯城僅八里耳。泗水寬約半里。中多淺灘。牽車徑過。深處不過二三尺。泗南土頗肥沃。大樹成圍。蔽覆村舍。風景如畫。所謂洙泗之間。卽此地矣。一句鐘抵曲阜。共行九十里。住顏祠之西。卽顏子之陋巷也。今立石坊以表之。卸裝畢。卽致書衍聖公。陳明來意。請其委員招待。既而覆云。公爺現適感冒。不克延接。已委定祀官鄧君。安爲招待。余謝之。

初八日六句鐘。先往聖府拜會。鄧君已先至矣。聖府崇閎。有如藩臬官署。遂與鄧君偕謁聖廟。廟在聖府西偏。卽夫子闕里之故宅也。進門數重。皆行於松陰中。久之乃至奎文閣。閣東爲詩禮堂。西爲金絲堂。西南爲啟聖殿。殿前爲矍相圃。夫子習射之地也。今名曰箭圃。閣後路東。有先師手植檜。枯株尚存。甃磚台中。上以雜棘翼之。北爲杏壇。碑高丈餘。亭亦宏壯。又北爲大成殿。陛級甚高。余既登。稽首肅拜。乃入殿仰

蹬聖像目闊瞪視齒露唇開狀貌異於常人鄧君謂此乃眞形所謂七陋者也祭台上羅列鼎彝古色斑斕皆三代時物四配十哲亦如常式列座焉其後爲寢殿又後名列國殿中儲聖蹟圖石幅數十明萬歷時所鐫也由大成殿至奎文閣之前後碑亭林立蒼松掩映同文門之兩廂下碑皆立自漢魏字畫尚多可讀者眞人間之至寶矣魯西門街路截聖廟之中門而過止通步行車馬不得往來前門直抵城隈即爲魯城之南門平時扃閉惟欽差臨奠乃一啟之故別開東南門以通行人焉後距城墻亦不甚遠蓋聖廟之崇宏巍壯幾占魯城之半矣余與鄧君先由東偏門入謁廟畢僱車兩乘往參聖林出北門即隧道古松對立大皆合抱中途過橋一座橋北石坊當路題曰萬古長春坊之兩旁御碑聳焉再北則爲聖林占地百餘頃外周環以磚垣遙望之但見古木參天鬱鬱蒼蒼然高出物表入門兩重轉西而北過洙水橋橋下無水惟大雨後則水由東來穿垣而出至西南角復有石橋跨之流向西村

兩岸寬深皆不逾丈。橋北入門。爲享殿。豐碑鼎列。高峙殿堂。殿後左偏。則端木子之手植楷也。老幹亭亭。宛若龍門之桐。旁有碑刻楷圖。其上復立亭以表之。右古松一株。新爲雷火斷其上節。即天下所喧傳。訛爲聖廟失火者也。過楷亭而北。則神道迤北而轉西。翁仲石獸相向對立。當其西者沂國公墓也。當其北者泗水侯墓也。又西即至聖墓。兩墓相接。南與沂國墓隔路相望。墓前碑高丈餘。古篆蒼勁。香爐燭座。皆以白石爲之。聖墓之西坡高楷葱籠。陰翳全墓。偏西南數步屋宇三楹。中供端木子神位。碑面題云子貢廬墓處。屋後土阜墳起。登高眺望。見內垣之北。萬碑林立。冢墓多於撒沙。皆先師子孫之附葬者也。謁墓禮畢。徘徊久之。乃與鄧君就享殿東偏客廳啜茗。是日天氣炎熱。汗下如雨。不便再煩鄧君。因即辭去。下午子身獨行。至魯東門外問蒲圃五父衢所在。居人均無知者。東去八里爲少皞陵。古冢纍然。墓樹繞之。廟屋一所。中供少皞神像。然規模不甚宏敞也。返入東門而南。見積水一池。成長方

形。綠萍青藕。浮蕩隨波。蓋魯頌之泮水也。中露小洲。御碑矗立。舊時亭榭。僅存柱礎。北有短堤通陸。然而亂石荒榛。零落水涸矣。魯城之南地名南池。泉流貫珠。稻塍相望。實爲魯地上腴。亦聖廟之祭田也。去城一里。有小鎭名南關。夾路賣漿者可三四十家。沂水由東南來。至鎭南與東北來之水相會。上跨石橋。河身頗寬。然水淸而淺。見底不過數寸。西流數十武。槐柳陰中。水作曲勢。其深度亦僅及尺。然少長之相將相偎。若游魚之戲水於其中者。不下數十人。有偃臥者。有俯伏者。有跪立者。各以手掬水。灑灑然露珠跳躑。喧笑聲直達於數里之外也。乃急解衣就之。則水冷澈骨。毛髮竦然。乃知論語古註之誤。第不解暮春時節。曾點何以堪之也。豈亦習慣使然。而當日所謂暮春者。適爲今之盛夏歟。浴逾時。振衣而起。問舞雩遺址。去此東南不過半里。樹木壇坫。依然尚在。今仍爲魯城祭天禱雨之所也。已而夕陽西下。乃復循舊路而歸。歸途見城內羣兒之披服持巾而往者。猶絡繹不絕。宛然當年風浴咏歸氣

象也。爲之神往不禁。入南門登城而望。見東面羣山盤鬱。至東南數十里皆截然伏下。西南兩面。純屬平原曠野。可見魯南之腴田沃壤。皆食山泉之賜也。

自秦安以南。民風物產。多與淮徐相類。至曲阜則村俗土語。往往同於吾鄉。尤可異也。然淮岱之間。本禹貢徐州之地。沂泗流域。天然同系。伯禽封魯。淮夷與徐戎並起。與之爭地。蓋此二國逼近魯郊。爲臥榻之旁。故不得不汲汲爭之。西周之世。尙皆雄於東方。至偃王之亡。徐遂入宋。宣王東征後。淮夷不知所屬。經傳亦不著名。惟魯頌有淮夷率服之文。蓋已羈縻於魯。若須句顓臾之屬矣。且自春秋秦漢以迄宋元。政治區畫。大抵相同。至前明之世。淮北岱南始分隸於兩省。宜乎語音土俗之多同也。

考左傳魯城有十二門。今曲阜五門。又閉其一。祇存四門。知基址規模。一切都非其舊矣。城中周公廟。即魯宮之故址。東野氏世守之。然衰微已甚。不如孔顏兩家之盛

也。周公其衰。千古同嘆矣。

初九日早、由曲阜啟行。仍尋舊路而歸。晚宿陳家店。

初十日晚住埜台莊。

十一日晚住濟南西關。連日天氣炎熱。正午時皆停車憩息。然出開山鎮後。則熱度頓減。觀道旁禾稼。亦較岱南爲晚。蓋山脈之陰陽爲之也。

十二日早、由濟南乘汽車。一句鐘到濰縣。亦來時舊路也。由濰縣而東南。皆平原沃壤。惟南面略見山嶺。而淄瀰濰膠諸水。皆由南北下。尤以淄河爲最闊。往時山水暴發。往往阻碍行人。有候渡至數日之久者。然水退後即成枯河。現時惟見亂石散布而已。五句鐘、過膠州。城距站南數里。已半頹壞。又越一小時間。乃抵青島。共行八百二十里。

十三日、往會劉君鶴泉。青年會長也。居青島久。情形甚悉。談論亦高尚。下午邀遊惠

川。德人所聚居也。園林增飾。山川俱爲改觀。

十四十五十六十七日皆往青島。青島爲軍港要地。商務尚未興旺。故汽船之航天津者。每過祗星期二日開行一次而已。故須坐以待之。每日午後。即周遊四山。借以消遣時日。諦青島之脈。本自嶗山而來。南與瑯琊山脈。遙相對峙。儼如盤贅之環抱。中隔海峽。不過數里。由海峽西轉。則海水深入。成一大灣。極目西顧。烟波淼然。不見涯際也。且後身雄厚。形勢之勝。甲於旅順。當戊戌以前。我國之人不知有青島也。祗泛名之爲膠州灣而已。蓋青島固海峽中之一小島也。自德人占據後。乃建燈塔於其上。而青島之名。因移而被於北豁之全地。然由本土人言之。豁之南端。乃爲青島。而中區又別名爲抱島也。抱島市廛連比。華商居之。輪埠又在中區以北。小抱島之西。貨倉稅關。皆築於新塡地上。青島則德之軍署。法司。郵局。電局。公私館第。及一切公共事業皆任焉。石垣粉壁。煥然一新。舊日之茅茨草舍。剷除殆盡。惟膠鎮總兵之

衙署照壁。巋然如魯靈光之獨存。嗚呼彼殆欲留爲章高元之紀功坊歟。北鬱之自北而南仲也。坡陀高下。時時起頂。結爲無數小山。德人皆隨其形勢。廣開衢路。遇突兀處。則螺旋旁達。虹影騰空。局勢之廣。比之烟台。眞大巫之於小巫矣。青島之南。又歧出而成數趾。中趾之西。地形外張。華人之苦力者居之。又迤鐵路而北。向築堤作障。船廠船塢。工作繁興。方新未艾也。中趾以東地名惠川。淸風徐來。水波不興。山頂起砲台。俯瞰海峽。如握丸泥。山坳平地。闢爲擊球賽馬之場。隔小嶺而西。則平沙列屋。亭台相間。又其海浴場也。每當炎日西沈。士女小兒十百爲羣。各着紅黑倩衫。浮洄撲朔。有若金魚之戲藻。夷夷然了不相猜也。蓋以青島之地面海負山。氣候佳良。爲各埠最。故每値夏期。南北數千里間。旅華士商。莫不挈家偕來。爲逭暑計。而德人又廣植花草以調和之。雖頑山絕澗。皆一碧葱蘢。鬱爲樹海。山槐針松二種。尤爲叢生繁茂。遙望之。但如麥隴浮青。禾花漓翠。不辨其爲山原爲園圃也。且自青島以往。

沿鐵路兩旁皆密樹山槐以蔽翳之車行其中殆猶蜈蚣之穿林而逸也嗚呼十年之計莫如樹木彼德人又豈直爲此哉

十八日午十二句鐘由靑島啟碇汽船由塢南出轉過海峽向北嶗山之脉循海岸北來頑石盤空氣象遠不如岱宗之尊崇南向山坳德人已經營及之茂林點綴靑葱之色與畦田相映山足直伸入海艇下殆無寸土以故登州半島雖三面臨海而內無長河以爲之貫輸外無聯島以爲之延接故其民入海則暈嘔作吐與閩廣之衽席風濤者大異雖經商善賈終不越大陸之範圍以外也夜十二句鐘過成山角風浪頗大

十九日十一句鐘過烟臺三句鐘過登州船行長山島以北即轉而北向不見海岸矣

二十日十句鐘到津沽是行也凡歷山東六府二州二十一縣舟車匆促固無當於

遊歷。然要而論之。山東固山國也。泰山雄起於中。支幹旁達。劃爲無數方罫。環山郡縣。地皆旁礴四下。以是雨水暴注。乃冲刷而爲澗壑。天晴雨過。又皆直瀉而無餘。則澗壑而道路矣。車馬所經。轔轢衆而浮塵多。冲刷既久。兩崖皆高聳如壁。則道路亦澗壑也。故遇雨既苦泥濘。循涯又礙砂石。行路之難。豈必蜀道哉。夫水泉之利。賴固無窮也。苟截而留之。山谿則聚石作壩。通塗則置閘立橋。時其啓閉。以節宣焉。斯其足以便交通廣漁業固也。而水利既開。則氣候以調。土脉以潤。即舉齊魯舊邦。化爲夢想之唐虞三代可也。惜乎有天然之利。而吾民之不知用也。然入其疆。則土地闢。田野治矣。山椒水湄。遍加犁鋤。即斷畦殘埂。舉無荒廢而不治者。力田重農。其猶有古風乎。而以處今日之世界。苟無學以通之。則亦徒爲田奴已耳。吾自登州起陸入內地。行數千里間。所過城邑村鎮。固已多矣。而不見一學校。舟車邂逅。不遇一學生。間有誦聲琅琅。出于棘籬茅舍之中者。率皆舊時之家塾也。而道途僕僕。日接觸於

板橋茅店之間者。乃無過於紅纓大帽。雖卑鄙齷齪。不齒於一官一職者。亦必標之行篋。揭之行旌。而平頭奴子之隨車跨馬者。必索索然首其紅纓大帽。以示可畏而市兒田夫之驟見此物也。果皆跟儒走避。若鄭人之相驚以伯有者。由是而知山東官吏。取精多而用物宏。赫赫嚴嚴。如雷電鬼神之不可近也。豈所謂京外天子者非耶。時而茶亭小憩。數語寒暄。必問以官居何職。來此何差。則一般士夫之腦筋中。亦祇有單純之官吏思想。而絕無阿屯之化合物。雜於其間。抑又可想矣。歸而道出青島。遊輿亦已闌矣。而觀德意志人之創造經營。則高掌遠蹠。駸駸乎直有一瀉千里之勢。危急乎存亡乎。夫固不知其他也。亦惟以紅纓大帽禦之而已矣。

冀北遊覽記

燕京西北兩面環山。隱隱若長墻。蓋皆太行山脈分支東走者也。而其扼要之處。則莫如居庸。出京師西直門過淸河沙河兩站。即抵居庸關之南口。延慶州屬也。有城環之。周約數里。兩翼上拂山坡。綴以望臺。惟東隅下臨澗水。已半傾頹。城內外居民數百家。業騾店布莊者居其多數。問之大半山西人。向聞晉商貿易遍達全國。而北部各市場。尤其勢力之中堅也。

由南口傍山東行。過澗河數道。河中鋪滿石子。如拳如卵。大小不等。皆作蒼白色。南望則墩阜紛起。有名龍虎台者。明成祖所嘗駐蹕也。而昌平延慶兩州。亦以是分界焉。東過太平莊。至採林園。原田膴膴。彌望皆柿林。桃梨棗杏。亦多有之。然究以柿林爲繁夥。聞每柿一株。結實數石。駝販蒙古各部。歲可售錢二千。眞天然之大利矣。採林園之東北爲小紅門。明思陵所在也。頹垣外繞。占地不過數畝。中間享殿三進。

破敗柴立。不蔽風雨。殿後坏土孤露。以磚甃之。周僅兩五丈。殉難太監王承恩。亦附葬於其西南隅。國亡君死。千古有餘痛矣。思陵東北凡十五里。即天壽山。紅牆黃屋。掩映於松楸之間。明之十三陵也。諸陵中以成祖之長陵爲最宏麗。垣牆以內。古樹成圍。棱恩殿享殿。皆完好如故。登享台四望。諸陵旋繞。宛作朝拱狀。聞之鬨入云。朱侯歲以春秋兩季。偕其母與舅來祭。日祭一陵。十數日而畢。陵西有公館。侯祭時所寓也。出陵門而南。御道迤邐。跨石橋數座。翁仲石獸。相間對立。長及數里。路盡處、石坊巋立。高可數丈。立其下而北顧。山勢彎環。有如大圜。諸陵歷歷。皆在目中。陵前流水環抱。形勢絕佳。然觀於明季之君臣。朝綱紊亂。上下交鬨。政治上之能力。至此掃地以盡。即無強敵環境。亦未有能苟存者也。地靈者人不傑。曾何補於興亡哉。

過石坊東南五里。爲昌平州城。城形四方。間有傾圮者。踰城而東。則天壽山諸水。繞城北南來。遂相滙而爲沙河。以故昌平境內。土脈膏腴。農業則百果以外。兼產米麥。

迢遙村落相望。屋宇尤爲修整。民殷物阜。隱然見三輔氣象焉。

越河東南爲南邵村。村東即綿山起焉。山不高而東西相屬。綿延至小辛村而盡。又東南數里、爲大小湯山。大湯山高可十餘丈。挺然特立於野田中。與西來諸山。如斷如續。小湯山又在其東。相去約一里之遙。石色蒼黑。高僅數丈。村民數十家皆聚居於山南。村東即湯山行宮也。宮建於康熙年間。然以翠華不來。輦路就荒。垣周數里。傾圮殆盡。垣內之亭台殿閣。亦大半頹壞。唯荒榛斷莽之中。池水清澄。荷蓮點綴。尚不減華清風致。後面則山石叢起。天然渾成。亦湯山東行之餘脉也。殿前院中、有池二甃。以白石。皆作長方形。東爲溫泉。西爲熱泉。熱泉池中、蒸氣蓬蓬。有如釜上。池底沸也。時時連續上騰。東廂作小池。引溫泉注之。溫泉略低。宜於夏浴。西廂構屋三間。中作小池。引熱泉注之。雖當嚴冬。其熱度之高。過於沸點。池兩面作穴。東入西出。餘垢皆隨流而去。每一入浴。則竟體淋漓。汗流浹背。愉快疏暢之狀。不啻灌頂醍醐也。

泉既出垣。餘熱不散。多溢爲渠塘。村民之洗濯灌溉。皆取給焉。故環湯山一帶。天氣和煦。緗壤相錯。九洲上腴。不是過矣。

出南口北門。則兩山夾峙。中開大道。西爲舊路。寬約丈餘。可四五騎並行。駝馬驢騾。絡繹不絕。東爲新築鐵路。遇坡澗高下。則穿巖架梁以通之。中爲澗水流路。巨石相搏。琤琮有聲。沿途寬綽處。每見樹木葱蘢。與石室瓦屋。互相掩映。而山坳隙地。則隨其形勢闢爲園圃。即左右叢山之中。亦時有閒道可通。而居民皆以樵採獵獸爲生活。距南口北十五里。居庸城巍然當道。城築於明景泰初年。兩面皆上踞山坡。居民寥寥。亦無舖戶。城中有石造方台。高約五六丈。頂平無樓。四周繞以迴欄。行人皆穿中而過。有類城門。工作堅緻。純用白石砌成。頂上刻佛像。兩壁則鐫數種文字。有與羅馬字相類者。有與梵字相類者。有閒架類漢字。而結構迥然不同者。第就漢文諦審之。知其所刻者爲佛經。後署至正元年乙酉。書丹者西蜀寶積寺僧德成。蓋元代

之建築物也。蹂躪歐亞之雄風。至今猶有存焉者乎。

過關城轉而西北。爲上關城。空無居人。又西北爲彈琴峽。道最狹。僅足以容單騎。峽上石壁刻佛像。土人指爲楊五郎。謂趙宋邊將楊延昭也。遼宋分疆。以今拒馬河爲界。延昭何緣刻像於此。齊東野語。亦姑妄言之。姑妄聽之而已。其南爲五桂頭。山石橫空。鐵道乃穿洞而過。西北爲青龍橋。有車站在焉。居民不繁。僅爲停頓之所。而長城則曲折回環。高踞於兩崖之上。自此循峽西行。數里至八達嶺。則居庸之北口也。踞南口凡四十里。當口門盡處。關城環抱兩角。與長城相連。然已傾圮過半。僅存少廓而已。就城上殘碑考之。知爲前明景泰初年所建。登樓瞭望。覺氣勢磅礴。萬山皆同培塿。澗水之循峽下駛者。至此而絕。而石罅中涓滴下墜。冬季皆成堅冰。蓋與南口之氣候。相差已遠矣。故南口之地。尚可以種小麥。至北口以北。則絕無之。且地形散漫。道路四通。無險可扼。宜乎居庸爲九塞之一。從古南北相爭。皆倚爲重鎮。有由

來矣。

出北口西行過康莊。抵懷來。地皆坦平。楊柳松榆之屬。色半青黃。隨處成圍。懷來縣城繞小山岡阜紛起。鐵道由城北通過。南望桑乾河兩岸頗闊。支渠所達。引以灌田。故蔬菜青葱。彌望皆是。而沿鐵道兩旁。每見村落聚處必有城垣環之。蓋皆明代屯戍之遺址也。又西北爲新保安站。渾河由西北來。水色渾濁。隨處積成淺灘。東南流入桑乾。又西至鷄鳴山。東麓爲鷄鳴堡。西麓爲下花園車站。山脈與北面羣山相連。巍然特起。石色青黑。煤層外露。天然一大炭田也。居人亦半以伐炭爲業。南臨河干。石炭堆積如邱阜焉。過鷄鳴山西北抵宣化府一帶。地多山窊。時有小平原。錯出其間。宣化府城北倚亂山。長屬十餘里。形勢雄偉。爲關外冠。惟城外居民寥落。城西面爲飛沙所壅。竟成斜坡。地宜葡萄。瑩白甘美。爲他處所無。名曰馬乳葡萄。販運關南。歲獲巨利。若用以釀酒。當不在大宛富人下也。元耶律文正河中府贈蒲察元帥詩。

駱紫駒騎氈馬乳。輕黃杷欖燦牛酥。河中府今蘇馬兒罕。在葱嶺之西。蓋高原游牧之地。皆喜生之矣。

過宣化府。又迤西而北。抵張家口。爲京張鐵道之北端。三面環山。地形凹下。故其氣候較塞外爲煖。宛然成一都會。爲街長十餘里。東西四五里。分上下二堡。南爲下堡。重要貿易所聚也。中有石橋貫之。長可五六丈。水聲淙淙。由北而下。終歲不絕。北爲上堡。副都統率駐防旗人居之。又北則小山綫繞。坡陀起伏。長城橫列其上。東西迤邐。不見其端。就山峽中啟門。以通行旅。號曰大禁門。聞從前稽察嚴謹。近已弛禁。往來無礙。門外旅肆櫛比。然騾店居多。蓋蒙古人之宿頓處。由是而北之庫倫。西之歸綏。皆取道焉。蓋北部一大關鍵也。己酉歲。余曾兩次往遊。因記其梗概如此。

灤陽紀行

庚戌之秋。直隸提學使傅君沅叔。念口外各屬學風不振。輕車簡從。親往巡察。以予素嗜輿地之學。而塞外山川。又足以資雄覽也。約與偕行。遂以八月十八日。由津門乘汽車入京。越宿賃駝車數乘。出古北口抵熱河。小住四日。買棹下灤河。至灤州復乘汽車而返。計程可千餘里。往返凡十有六日。道長多暇。因疏其山川梗概。地方利病如此。

自京師齊化門東北行四十里。過白河。又二十里至順義縣。

由齊化門而東北。地多黃土。屬風成層。以故紋理不完。質疏而軟。車馬所經。皆成隧道。至孫河屯。乃漸出隧道而行於平地。孫河屯烟戶約二百家。乃一小鎮也。其東里餘。即溫榆河。京師食水之澄水塔在焉。水清而淺。牽車厲涉。僅及馬腹。溫榆河以東數里。即交順義縣界。豆屬最茂。青黃遍野。高粱玉蜀黍初見登場。蓋其氣

狹固梭幾內爲晚矣。順義本漢狐奴縣。唐爲順州。明洪武初始改今名。城周六里。

縣治距土阜上。城中鋪戶零落。街道不整。市門以外四洛若深渠。

出順義縣北門。北行二十里至牛欄山。折而西北。又二十里至懷柔縣。

順義以北。坂地漸多。無大村落。然樹木頗爲鬱葱。白河自東北來。至牛欄山之東南。與西北來之七渡河相合。故王曾上契丹事稱牛欄山爲屯守要地也。山不甚高。其西有市鎮。鋪戶亞於縣城。過牛欄山數里。入懷柔界。懷柔城內市面較順義爲繁。北面倚山。梁之時有雲氣往來。詢之居人。則南風起時。往往塵沙被天。夏秋之交。每遇西風。或西北風。常致陰雨。順義與懷柔皆然。此殆山氣所醞釀歟。然與風雨之定則不合。當爲地文學家增一研究之材料也。

懷柔轄境長而狹。順義密雲之地又錯落其中。懷人宋君爲言。境內如周莊林莊皆富庶。然地屬密雲。故學務警務。懷之官紳。皆無從過問焉。密雲有統治之權。而

無其勢。懷柔有統治之勢。而無其權。藏垢藪奸。固勢所不免也。夫犬牙相錯。在各行省中固皆有之。然華離破碎。不成片段者首推貴州。其次則莫若直隸。此縣之地揷入於彼縣。猶可言也。甚而此縣之地孤懸於彼縣之中。又甚而隔縣又甚而隔府。繩以古聖王申畫郊圻度地居民之遺意。失之遠矣。

懷柔轄境。中爲平原。東西兩面皆多山。距城西北二十里。有山曰紅螺。蓋塞山南出之分支也。山高二百餘仞。羣峰環抱。中資福禪寺在焉。寺僧五六十人。所藏經卷頗富。操行勤苦。規制秩然。環寺數里。果樹葱蘢。藏收其實爲入款之大宗。寺前流泉交注。闢爲蓮池。雜以翠竹數百竿。臨風搖曳。蒼翠多姿。尤北地所僅見也。

出懷柔縣東門。東迤北行四十里。過白河至密雲縣。

懷柔縣治偏西。延袤而東。包密雲之南。而與平谷接壤。地味瘠薄。多叢林。東行二十里入密雲界。又十八九里乃渡白河。白河水勢洶湧。聲聞里餘。其深可及馬腹。

過河三里即密雲城。城有二。東西相連。立於河灘之上。北山水發。環城而下。其勢頗危。乃多築石堤以護之。故城外砂石盈途。犄輦礙足。城垣堅厚。居民約千餘戶。有副都統率駐防旗人駐焉。縣境遼闊。西北包絡長城。東連東陵。皆羣山連亘。村落稀疏。豺狼出沒。時有傷害人畜者。

出密雲縣東門。東北行六十里。過石匣營。又六十里至古北口。

潮河自塞外來。至石匣營之東北。與乾塔河會。至密雲縣城之東。與黃門河會。又西南乃入白河。故出密雲城後。即沿潮河之西崖迤邐而向東北。兩岸之山。相距或數里數十里不等。沿河一帶。平地頗多。然皆砂石相雜。不甚肥沃。石匣營爲密雲境內之巨鎮。居民千餘戶。奉回教者亦近百家。四周城堞相環。儼同壯縣。城西大道之傍。烽火台巋然峙焉。殆前朝之遺剩物歟。過石匣城。又東北行十餘里。東去潮河漸遠。地名曰小新開嶺、曰大新開嶺。石以玄武岩爲最富。北坂則多石英。

夾道峨峨。斧鑿之痕。宛然如新。顧名可以思義矣。過嶺復由山澗中轉而東行。則巨嶺巍然。迎面而起。所謂南天門也。山高而險。祇通步行、車騎往來。則紆道嶺麓。沿河濱北走。下嶺即渡潮河。抵古北口凡十里。

出古北口、東行七十里。過青石梁。又漸迤而東。八十里至灤平縣.

古北口。以南、山嶺糾紛。然皆散而不合。至古北口則山勢連亘。東西無際。長城與關城相接。曲折灣環。勢若長蛇。關門鑿山而過。僅足以容單車。宜乎自遼金以來。常爲扼守要地也。然中原形勢。盡在漠南。漠南不守。緣邊數千里。皆有汲汲不可終日之勢矣。且古北口之所謂險者。亦僅此數里以內。前後廂道皆寬闊無阻。較其形勢。實不及居庸遠甚。今則大勢已變。益無庸論矣。關內舊有提督駐之。今已移之通州。關城內外。商民鋪戶頗繁。額設同知一員。以理之。潮河之水。繞關城之西。淙淙有聲。向南流去。既出關門。仍沿河濱北行。然已漸出潮河之谷。入灤平縣

界矣。

巴克什營距口北凡八里。為密雲與灤平交界之地。驛路遂由此而分。一北行往豐甯縣。可直抵圍場。一沿雹桿東北行。卽通熱河大道也。道在山澗中。兩岸寬廣。或至數里。然皆頑石滿塗。荒蕪不治。而青石梁大嶺。尤為嶔崎磅礴。如烏雲一道。橫拂天際。懸車束馬。縈蹬而上。久之乃及其巔。登高四望。覺萬點群山。皆成培塿。山之南水皆西流。入潮河。山之北。水皆東流入靳家溝。蓋白河灤河間一大分水嶺也。下嶺數里。地勢漸覺平衍。又東北過三道梁。轉東行乃抵灤平縣。

口外大山連亘。蜿蜒矗立。幾無隙地。而荒岡斷谷之中。往往三五人家。自成村落。耕作所施。率在山坂。或傍河崖。土層之深。不過數寸。故質瘠而薄。禾稼已不甚蕃茂。其四山又皆童濯孤露。無樹木以芘蔽之。每逢六七月間。雨水暴注。則砂石泥沙俱下。向之所為良田者。悉被沖刷。隨流而去。以故其民貧困特甚。顧此皆由人

之不能用地。非其地之果無所用也。森林畜牧。皆民生之大利。而森林尤爲山民所急。以行途所經觀之。如巴克什營、如兩間房、如常山峪。如王家營、如喀拉和屯、皆有行宮在焉。昔時亭觀。雖已傾頹過半。而宮牆以內。蒼松翠柏。鬱鬱葱葱然。與百卉爭榮。蓋樵採所不及也。反是以思。而愚民之濫事斬伐。遂以自絕生機。故可斷矣。穀物以高粱稷豆爲主產。麥已不少槪見。惟漸家溝一帶。稻花芃芃。獨能挺秀於塞花野草之間。則以夾澗中亂石擁護。能使水勢平遠故也。然鳳毛麟角。遂以罕而見珍。顧亭林先生嘗嘆北方不知水利。祇覺水之爲害。蓋其由來者漸。非一朝一夕之故矣。

由灤平縣東行三十里。過廣仁嶺。又十里。至承德府。

灤平縣初爲興州衛地。乾隆七年設廳。曰喀拉河屯。喀拉黑也。河屯即可敦。譯言夫人。又城也。殆由縣境有黑城而名縣。然今灤平縣治。並無城。戶口約四百餘家。

北距灤河不及二里。地多砂石。祇山墺水湄間一小聚落耳。轄境延長東西凡四百餘里。亦無大宗物產。惟蜂蜜較繁。甘美爲關外冠。灤河西來至縣治西北。會伊遜河。水淺流急。寬可三里。河床中沙渚連綿。皆作長條狀。渡河由山麓而東過廣仁嶺。交承德府界。嶺之高峻。不及青石梁。然鑿山而過。兩崖相距。祇尋尺。東下陡側。幾於一落千丈。石色皆渾黑多孔。蓋由火山岩凝結而成者也。

承德府本熱河廳。既而升州。乾隆時升府。爲熱河都統之駐在地。故貿易頗繁。規模略具。宛然口外一都會也。然無城垣。亦無附郭縣。街市起熱河西岸。東北傍避暑山莊。宮城長可七八里。居民漢回旗人錯雜而居。然宮門以南。鱗次櫛比。大率皆旗人也。巷道兪仄。生計頗爲貧困。直西長街乃爲市場。商業皆操之直隸山西人。而直隸尤占多數。

承德之成都會。以有避暑山莊故。山莊建於康熙時。雉堞繚垣。週十六里有奇。殿

閎輝煌。巖壑爭麗。不可殫述也。言其大概。則入宮門而北。皆宮殿軍機六部。以次前列。爲時巡時展覲臨朝之所。宮之後左湖右山。山勢自北而南。松柏森森。中多寺刹。溪水自山間西下。匯注湖中。曲榭長橋。引而東南。分裏湖外湖。至德滙門之左。設出水牐。以時宣洩。導入熱河。後部面湖傍山者。爲平原草地。老樹婆娑。大皆逾抱。蓋昔年列幔於此。以晏會各藩王公者。然自木蘭秋獮之典既廢。歲修之欵又裁減僅四千餘金。故曩所謂三十六景七十二景者。今則少半零落矣。

承德轄境。全地皆山。農業無由發達。惟礦產最富。四五十里以內。金銀諸礦。隨處發現。山谷間又多桑樹。便於飼蠶。益知口外利源。固自有在。不此之務。徒拘牽於開墾。則無異於緣木而求魚者矣。

熱河地勢稍爲開展。然四面環山。中窪如釜底。故能藏風聚氣。日中夜半。寒暑之差尚不甚烈。雨暘期節。亦與口內無殊。惟地勢積高。以測器驗之。氣壓之輕。只七

百四十粍有奇。蓋高於海面約及三百米突以上也。

向聞塞外風氣剛勁。意其人必皆壯貌魁梧。然自古北口以迄熱河。沿途所見。率多身材猥小。既不如吳越人之文秀。復不逮燕齊人之壯佼。推求其故。或亦山谷崎嶇。生計竭蹶使然歟。以故鮮卑慕容奚契丹之起。其根據地皆在遼河流域。而平泉以西不與焉。蓋豪傑之興。必在山水之交。氣象開廣之地。本部之中。以淮甸爲最著。塞外則色楞格河流域。匈奴突厥蠕蠕回紇之牙帳在焉。黑龍江松花江兩流域。宇文拓跋渤海女眞蒙古諸國。率與淮色兩族。更起迭興。蓋地理與人生之關係如此。此以知天地之間。原不無風水吉凶之說。惟統一區域一種族。以規其局勢。則堪輿家所謂生旺墓庫休囚死絕之理。亦自歷歷不爽矣。

塞外山民多病癭。而婦女尤甚。頷下纍纍有大若垂弧者。淮南子曰。險氣多癭。埤雅云。頸處險而癭。今汝洛間多焉。而浙右閩廣。山嶺重阻。人鮮病之者。以被海之

邦。多食海藻昆布靑苔紫菜。故能療之也。物理相制。固宜有是。然癭之起。實以汲食山泉。多含碍養致然。婦女筋柔少運動。故脫鹽不速。中之尤易。吾友莊君官雲南。爲順甯守。初涖任時。幕客戒以鑿井而飲。無汲山泉。致生癭瘤。已而其言果驗。蓋以水經滲透。碍質已留。無異天然之沙漏也。當爲山民曉言之。

由承德府東南行二十里。至灤河口。易舟泛灤河。又三百六十餘里入潘家口。熱河發源於平泉州境之白頭山。東南經府治與山莊內之溫泉合。又東南入灤河。然水行山峽之中。淺而多石。不任舟載。故行者皆以車。十四里過扁嶺、一小村落也。六里至灤河口。乃見生平所未見之舟。舟以柳板爲之。板厚不及半寸。長可二三丈。寬可六七尺。前後尖削。酷肖橄欖。上不張帆。旁無蓬蓋。殆與所謂獨木舟者相去在伯仲之間矣。然施之灤河。反爲適用。河源發於獨石口外大山中。千迴百折。左縈右拂。會合大川數十。源遠流長。過於白河。而與遼河成平行線。誠口外第

一大水也。然兩岸皆崇山峻嶺。白草黃茅。望之作黯敗色。山坳隙地。雜種蕎麥高粱。亦蕭索無盛概。河身之闊。或至一二里。惟與他水相會則山漸開。土漸張。必有一村落或一小市在焉。以此見平原地之可貴也。削狹處則峭壁懸崖。卓立千仞。舟過其下。惴惴然懼將壓焉。而奇峰怪石。千百其狀。有孤峭若佛塔者。有蹲踞若虎豹者。有曠若堂奧若房。整列若城垣。錯落若旗鼓者。雖鬼斧神工。不能刻畫其形似也。有時山麓之石。散入河中。則聚而爲哨。哨者南人所謂灘也。頑石嶙峋。鬼動波間。而流勢又復高下相懸。快如奔馬。故舟行至此。必旋轉其舵。隨波紋以左右之。倏忽間。但聞水聲風聲。激石聲。指揮喧號聲。嘈嗟轞轕。耳鼓爲穿。而是拍拍者已飄墮於漩渦急溜之中矣。是之謂過哨。每過一哨。船客皆眴目屬耳。屏息不敢聲。亦有拍手讙呼以助其勢者。由登舟至潘家口。凡過小哨無數。大哨七八。如閻王哨、烟筒哨、土洞子、濟河口、老婆哨、透水壺、門子哨。皆其著名者也。就中烟筒

哨旁。山石含鐵。幾成赭塊。土洞子諸哨旁居民。結茅屋磯上下。置水磨以碾香末。是則因水爲利之僅見者矣。

潘家口。東距喜峰口凡十里。亦一小聚落也。居民八九十家。外環石堡。且設稅廳以稽查商貨。堡東地勢開展。下瞰灤河出巨石間。水風相激。洶湧有聲。南望長城。高踞山巔。墩堡相連。登眺可見數十里外。然非秦代故物也。秦長城包有承德府東部。及平泉朝陽兩屬。又東越遼河。直抵今遼陽州境。日本博士市村氏嘗搜攷之。援據頗詳。今不暇舉矣。

由承德府而南。循灤河之谷。亦有陸路可通。遇狹曲處、則翻山徑過。引弧成弦。故陸路率較水路爲捷。然塞外荒落。行人稀少。其里程遠近。皆聞之榜人村豎。往往言人人殊。互相矛盾。初無足憑者。

由潘家口東南行二百五十里至遷安縣。又一百二十三里抵灤州。遂接京奉汽車。

入口後、山勢漸開。平地漸廣。森林雖少。而草色多青。與口外若別一天地。然灤河水量則益以大增。又過大哨數處。有所謂三道門坎者。尤爲奇險。巨石縱橫突出水面。若奇鬼、若猛獸。迤邐綿長。至四五里。乃盡。在諸哨中。斷當推爲第一。折東南至遷安縣。縣城踞黃台山之左腋。去灤河東岸可三四里。平原莽莽。菽稷甚蕃。縣民又善製綿紙。取桑皮爲之。堅韌可行遠。觀於其市塡街塡巷。捆載相屬。皆是物也。此亦吾民製造品之僅存者。眞無異於邛杖蒟醬。覩漢物而色喜矣。

出遷安縣城。東南二十里入盧龍縣界。盧龍之名甚古。隋時始以置縣。然縣境今無所謂盧龍山者。詢之居人亦不知也。嘗登高北望。則羣山綿亘。勢若長蛇。古色蒼茫。儼在雲霧之中。北方謂色之不純黑者爲盧。始恍然於所謂盧龍者。乃塞山之總名耳。一統志以附境盧龍嶺之黑山當之。抑亦鑿矣。考之史云。魏武帝征蹋頓。出盧龍塞。塹山湮谷。五百餘里。水經注亦云。塞道自無終東出。渡濡水向林蘭

陘。東至靑陘。林蘭陘殆即喜峰口。靑陘殆即冷口。魏武進軍之路。蓋溯白河而上。抵密雲。又鼓行黃門川以濟漕運。乃由玉田而東。沿燕山之麓。直出冷口達今平泉州境。則已破入烏丸之胸。故一戰遂斬蹋頓也。

盧龍於商周時爲孤竹國。今縣境西北十五里。猶有夷齊廟焉。廟踞平岡上。東連行宮。宮已圮。僅存其址礎而已。西傍準提寺。僧二人守之。四周環以石城。基址甚古。然已半就頹廢矣。廟後爲清風台。登之可以望遠。其下俯臨灤河。河中孤嶼上有廟三楹。爲孤竹君之祠。廟前一山頗爲高峻。僧云即首陽山也。嘗攷古書之言首陽山者凡五。要當以隴西爲近。若此山果爲采薇之首陽。則夷齊已歸故國。何至餓死。其爲後人所假托無疑。且山上亦不產薇蕨也。

自盧龍山以南。但見孤山點點。散布於灤河之兩岸。至灤州城北之偏涼汀。乃車站所在。鐵橋橫過。長及里餘。兩端皆傍山坡。地勢特高。由是而南。則曠夷漭瀁。夏

秋水漲。乃橫恣而不可收束。以是泛濫爲害。時有所聞。然其勢已無及矣。元人嘗議疏鑿灤河。欲以饋運上都。卒不果而罷。深爲郭太史惜之。

五台山參佛日記

辛亥歲余擬北遊朔代。視察河套。通州張嗇公爲紹介之於晉撫丁衡甫中丞。蓋余與中丞雖同郡。彼此固未謀面也。已而中丞謝病歸。爲之遲回者久之。袁觀瀾君復致書上海王耜雲方伯。囑爲招待。乃遂成行。然爲期已促。不復能至河套。小住五台山。一過而歸。雪泥鴻爪。亦足以證參佛因緣也。乃錄日記而存之。

六月二十日晨。由津寓啓行。晚抵石家莊。下車過定州。時濃雲密布。南風送雨橫撲車窗。頃刻間野田阡陌中。積水至寸餘。漸南漸小。至石家莊則不知有雨矣。

二十一日晨、買正太車票七點餘鐘啓行。車座較京漢爲美。惟乘客不多。頭二等合爲一輛。座中僅余一人而已。西行過獲鹿。抵泉。已入山。行於峽道中。山皆水成岩。與土阜相間。車之軌道。沿綿蔓水兩岸。曲折盤旋。形如之字。遇山坂下進。則鑿而

通之。凡過大小洞穴十數處。一點鐘時至娘子關。交山西界。關之東水流甚急。居民有借其力以作工者。然甚粗劣。娘子關者。相傳以爲唐平陽公主駐兵之地也。唐人武功最盛。當其初起兵時。巾幗中尤多英雄。見於傳記者已不可勝數。自宋以後。纏足之風既興。迂儒學說。又以扶陽抑陰爲大義。乃不復比於人類矣。午後抵壽陽縣城。見水已西流。形勢漸覺開展。然地高而薄。農田半在山上。遙望之。鱗塍相疊。如以翻刀旋劃而成者。禾麥高僅數寸。樹木愈少。彌望皆童山也。五點鐘至太原。

二十二日晨。尋兵表溫度。得七十九。氣壓則六十七粉。地勢既高。氣溫亦隨之低降矣。午後與陳君嘯仙同遊十方院。院距城北五里。有舍利塔一座。高凡七級。登之可俯視太原全城。東西北三面。皆距山不遠。汾水由北來。沿西郭外南去。河床甚寬闊。可四五里。東岸以堤爲障。防其泛而壞城也。然不數數見。冬時水落歸槽。則

淺類行潦矣。太原城中民屋尚整齊。街道亦皆平坦。繁盛市面。皆在南門一帶。如西北兩門內。則皆空荒之地。地質鹹鹵低下。居民多有刮以淋鹽者。色黯而味苦。實不適口也。城外漸有園圃。然荒蕪者多。汾水兩岸。土質極膏沃。蒼耳子與雜草叢生。甚茁壯。若闢爲防堤。可立變爲腴田。率皆聽其荒廢。良可惜矣。

二十三日。護君子和邀遊晉祠。僱騾車兩乘。出南門。望西南而進。約三四里。過狄梁公故居。祠墓尚存。爲之瞻眺者久之。既而涉汾水。値新雨後。水流頗湍激。然牽車可過。不須喚渡。又西南四十里。至太原縣。城小而僻。無可觀者。祠又在其西南十里。晉中最盛處也。外線磚垣類宮城。市民數百家。皆夾祠而居。祠負山東向。中祀女神。相傳以爲叔虞之母云。柱壁雲龍線繞。或繪爲水族。旱歲禱雨。必有事於此焉。唐書王威高君雅謀因禱雨晉祠。以圖高祖。及義兵起。高祖亦嘗禱之。蓋其來久矣。今北廡猶有貞觀二十年太宗所撰御碑。文字之剝落者僅十之三四。後人

櫂陳蹟之湮也。乃別摩擬一碑於其旁。雖未能酷肖。亦頗覺秀勁可愛。祠南爲公輸子祠。台駘祠。又南爲水母宮。泉發於神座下。至階亭中始湧出。其名曰難老。藝井園之遊魚往來成隊。清可鑑髮。東爲晴瀧洑流而下。乃散爲諸渠。灌田凡千餘頃。水經註、所謂懸甕之山。晉水出焉者也。祠北爲呂仙洞。老柏數株。皆千餘年物。其上倚山架閣。號曰三台。憑欄東望鱗塍節比。一碧青葱。皆稻田也。蓋晉水之利溥矣。

太原縣在晉水之北。古所謂晉陽也。晉水沾溉足以及之。因之土脉膏潤。林樹蓊欝。非今日省垣所及。故自古倚爲重鎭。自北齊神武創建霸府。歷北周及隋。遂爲唐家大業所由基。其興王之氣可想也。迨宋滅北漢。乃盡付諸一炬。移幷治於汾東之唐明鎭。元明及今皆因之。即今太原省會也。地勢既異。一切名所古蹟。皆掃蕩無遺。莫可追尋矣。

世俗相傳。宋人既毀太原舊城。別營新治。其街道皆作丁字形以爲厭勝。故自宋以來。太原人材不盛。功名不立。初以爲流俗讏言也。及今觀其街道猶信。且元遺山詩有云。官街十字改丁字。釘破幷州渠亦亡。可知晉人於宋銜恨最深。而宋人營治之初固實有厭勝之意。蓋猶是參辰不兩盛之謬見也。陳君嘯仙爲余言。晉省興學近十年、學生皆取之外州縣。太原城中並無來學者。斯亦奇矣。

日既西下。乃與龔君循舊路而回。至半途則天色陡變。西北風嗚嗚然挾暴雨而至。不得已乃就道旁小店宿焉。太原夏日氣候早晨多晴穩無風。至午後一二點鐘。爲熱度之最高時間。至四點鐘後則鬱而爲風。常挾猛雨後四山而來。驗之數日皆然。龔君且爲余言。山西一省。就天然之形勢言之。可分爲三區。韓侯嶺以南。凡蒲絳澤潞等州爲一區。其氣候風土人情。全與河南省相類。韓侯嶺以北。北抵雁門勾注。凡太原汾州諸處。自爲一區。雁門勾注以下。下抵陰山。凡大同寧朔及

歸綏十縣。又別為一區。其氣候風土人情。又與中南兩區。各各不同也。氣溫之低。以寧朔左雲右玉為最。而歸化城以西。迤又河套。地極肥腴。禾稼長可沒人。且以北有陰山為蔽。故其氣候寒暖。反與太原無殊。省中交通機關。純特牲畜。唯絳州以下。汾水可行舟。以通秦中。若西山一帶。煤炭滿地。唯苦乏水。往往汲取於數十里以外云。

二十四日。晨歸省城。僱架窩一乘。架窩者。即山東人所謂栅子也。行於山路。可免震盪之苦。故其價亦較騾車為昂。午後出北關。道旁石碑植立。題為傳青主故里。余聞青主善醫。曾設藥肆城中。故今兔兒街猶相傳以為其故居焉。夫青主身逢易代。其所成就。殆無可表見。不過稍忍須臾。恥為不義之喧赫。富厚而已。而市朝不異。已為後人所引重如此。嗚呼。二臣傳中諸君。可以悟矣。行二十里。過新店鎮。西北風起。雨傾盆下。急就肆門避之。已而雨過天晴。復行三十里。住青龍鎮。鎮南有

河一道由東而西水流如急矢鎮內居民可二三百戶屋皆半廈多就土阜鑿成之用物古樸絕不見有外貨盥匜之屬以鐵爲之而冶工極劣一水壺之重非壯夫不能提挈鐙檠長二三尺下附以架以爲圓槃以安油盞唐書胡鉦傳鉦取鐙檠摘枝葉櫟合其跗横膝上欲以擊諸惡少觀於時人所用之鐙殆無可以擊人者向嘗疑之今乃恍然欲考見古物固當於深山窮僻處求之耳

二十五日、轉東北行五十里至姚子莊陽曲屬一小鎮也又西四里過石嶺關大石盤結氣勢雄偉北臨深壑幾於一落千丈過嶺即入忻州界峽道中關樓橫峙題曰古秀容自太原至此道路村落皆在深溝中村之兩端即因隧道置堡設壁門以爲防越嶺而北乃漸出隧道擴而爲平原矣沿途每見婦女袒裼當街夷然不以爲怪而足皆纖小竟有分寸俱無圓突若馬蹄者其慘酷過於刖刑矣又行三十六里掠忻州城東而過天既晚雷電交作大雨將至乃投宿一小村問其名語

不能達也。村夫數人。皆污垢面目似鬼。相聚對榻吸鴉片。天明始不見。余操淮泗間鄉音。以遊齊魯燕趙。大河南北。及關東口外。略無扞格者。至石嶺關以北。則語言漸異。鄉僻處幾於不知所云矣。

二十六日、急起早行。東過智村西邢村。皆大聚落。榆棗成圍。堡塞相環。而人家畜犬。皆鍰繫門闌。猛偉可怖。至此已入定襄界。皆古秀容之地也。北魏爾朱羽健賜牧秀容川原衍沃。其後爾朱榮有馬十二谷。遂以亂魏。今觀其農田肥美。禾稼芃芃。遠過太原。其地利固有足資者。而村民能知溝洫之利。且訂定規條以資信守。尤足多也。又東抵定襄縣。距忻州凡四十里。由其南門而過。又東北地勢漸多凹凸。久之抵滹沱河濱。水淺而濁。不任舟楫。鱗介之屬亦無之。過河即東冶鎮。五台縣屬也。鋪戶殷繁。足稱巨鎮。然問之鎮中並無冶爐。所用鐵屬。皆來自平遙。殆古有而今已衰歇者。南倚滹沱河濱。多稻田。園圃相望。晉北所僅見也。徐中丞松龕。即

此鎭人詢其子孫。今已式微矣。中丞當海通之初。即留心於世界大勢。所著瀛寰志略一書。海內至今重之。可不謂先時之豪傑哉。

二十七日。由東冶東行。岡嶺起伏。漸將入山。三十里至五台縣城。在山間。東繞溪水。亦南入滹沱。縣境出煤。且多無煙。其南十餘村皆產之。而窰頭爲尤旺云。東南十里。過牧護關。關踞山巔。題曰清涼境。門東望則群山四繞。中間小平原。多種燕麥。初長四五寸。若江淮間二三月光景。氣壓計低降至六十四粉。氣溫僅七十七度。地高而涼。蓋已入五台之墟矣。北過獅牙嶺。斗削至數千丈。用四人挽之始下。晚住豆村。去五台縣城四十里矣。村民皆着綿褲。晨起尚須烘炕。

二十八日。由豆村起行。曉霧迷茫。巨石犖路。曲折盤旋於澗谷中。蓋不復能辨方向矣。四十里至留雲村。居民可二十餘家。極貧苦。食物俱無。購雞子數枚啖之。又北十里。上瓦陀梁。高入霄漢。數折始及其巔。氣壓乃低至五十七粉。加以風雨溟濛。

對面幾不相見。然山半雜卉。播種燕麥靈豆。如平地。嶺上並有小村。眞可謂適絕人寰者矣。既過嶺。又三十餘里。至台懷鎭。五台之中心也。五台令牛君導住於塔院寺中。蓋以六月中。五台山向有騾馬大會。四方貿易皆聚焉。大同總兵。五台令例須蒞會。以資彈壓。且徵稅焉。今總兵不至。委員以代之。五台令猶歲歲親來。故余與牛君得遇於此。

二十九日晨。氣溫七十二度。氣壓五十九粉三糎。塔院寺踞中台之東南靈鷲峰下。以寺有大塔名之也。塔在院西藏經閣前。上銳下寵。中衡外彭。形似圓錐。下二級周置轉輪。各省朝山之僧。及滿蒙佛徒。無男無女。口喃喃然繞塔巡行。既往叩頭。手撫其輪。歷歷轉之。奔走絡繹者。日不下數百人。環視四旁。又有望塔而拜者。其拜亦特異。傾身下伏。以板乘之。復前伸兩手。叩頭有聲。而後起。余見有終日朝拜而未嘗稍息者。其虔誠如是。牛君曰。時當夏季猶少焉。自秋高馬肥。以迄冬雪封

山。蒙人之來者益衆。駱駝成群。捆載以至。至則傾囊以獻。動輒數十百千。王公台吉。布施或至巨萬。亦有毀身苦行以求滅度者。余見廊下趺坐一蒙婦。身覆破氈。旁置飯鐺。終日呢喃。更寒暑雨雪不少衰。蒙人之過其前者。皆跪而進食云。

蒙人最不潔。面垢衣履如鐵。而饞食尤甚。嘗見僧房中男女雜遝。圍炕棹而坐。匕箸狼藉。跣肩牛髆頃刻立盡。問之僧徒。云皆蒙古諸檀越也。然其人率皆方面巨耳。饒有雄姿。其尊富者尤開爽可愛。余於塔下遇一蒙人。身長大披紅袈裟。數數笑相迎。引余登樓。入其所謂蒙古包者。包內鋪細毯。供佛像。陳設華美。坐臥席地甚安適。外裹厚氈數重。絡以革。雖大風雪不能透。穹廬毳幙。眞沙漠中利品也。然樓居似無須此。此亦習而安焉者歟。

塔院寺後爲圓照寺、顯通寺、羅睺院。多喇嘛所居也。顯通寺規模最爲宏壯。建設亦最古。中有銅寺銅塔。佛身供具純以銅爲之。金光璀燦奪目。又上爲菩薩頂。置

眞容院供文殊大士像導者云。昔順治帝嘗卓錫焉。證以吳梅村清涼山讚佛詩。其事不無隱約可疑。顧詢之寺僧。已弗能詳言矣。院現爲札薩克所居。由西藏達賴喇嘛。派委而來。六年一任。與中國官府相同。其職上隸理藩院。甚尊貴。約束衆喇嘛頗嚴。喇嘛以滿蒙人爲多。漢人亦有爲之者。皆謂之黃衣僧。若中國普通和尚。皆謂之靑衣僧。大寺六七。中小數十。綜計僧徒約三四千人。然喇嘛皆飮酒食肉不持戒。亘台懷南北二三十里間。土地皆屬寺有。由朝廷特賜。向不納稅。其環而居者皆僧佃也。

三十日。自朝及暮皆雨。未出遊。自余入山以來。時見陰雲四合。未有半日晴爽者。午後降雨尤多。此其與平地特異者也。蓋水蒸氣之爲物也。其分量固較空氣爲輕。空氣壓之。自必激而上升。然空氣之重量。固因高而遞減者也。故水蒸氣所升。至於空氣等重之處。已遇低溫。必先聚而爲雲。風力動之。因隨氣流而去。若遇高山

叢雜。空氣靜穩之地。即滉瀁瀰漫。游離而爲雲海。迨達於飽和度時。遇氣溫下降。則必落而爲雨。此山地所以多雨之原因也。苟四旁之氣壓變動。風來吹之。亦必遞落於他方。此又大陸內地所以風自山來。往往多雨之原因也。故凡長山綿亘。外控平原巨海者。可謂之外緣山。大陸內地。崇山擁布者。可謂之內重山。然其垂直線之高度。必過乎二千米突以上。乃足以騰雲止霧。若邱阜迤邐。平遠無滯者不與焉。故當於恒雪線之下。別畫一線曰留雲線。此留雲線之界域。冬降夏升。亦各隨氣溫而異。余於山行時。就山測雲。因悟雲氣等重之理。而風雨與山海之關係。亦因是而愈明。此皆地文學中所急宜研究者也。當恨地文學之爲用最廣。而今人僅能得其皮毛。測候所及。亦未能遍於寰中。以致水旱風災。無從防備。動輒損害人物。至不可勝計。苟極深研究。幾能發明其定理定律。則年月日時之風雨氣象。必皆可以先時豫算。如晦弦虧蝕之不差分秒。則有益於世界之文明進步者。

至大且遠矣。

閏六月初一日早起。循菩薩頂之東往北山。過紅泉寺。爲章嘉佛所居。其品職最高。更在札薩克之上。皆西藏人。語言不通。其後爲太平興國寺。西廡供楊五郎像。蓋其出家之地也。所用鐵棒重八十一斤。庋置座旁。宋史、楊業戰死朔州。其子延玉亦沒焉。事聞。官其六子。其後延昭襲父職。護北邊二十餘年。多戰功。邊人號爲楊六郎。延昭有子曰文廣。並與盲詞小說相合。惟不載五郎出家事。或者延玉沒蕃未殊死。遁而棲禪於此耶。中國所謂正史者。不過一姓譜牒。及首從之誅賞文而已。其誣罔疎漏不足信。正與盲詞小說相等。又烏得以其所不載者。斥爲子虛烏有哉。太平興國寺後。爲般若寺。寺倚山東。巖有洞。號金剛窟。藏佛牙、及佛手足印。禮觀畢。下山。經碧山寺。已頹敗。乃過澗登大羅頂。蓋東台之支阜也。有寺屋三重。中供五台神像。山頗高。可望見中南北三台頂尖。

初二日晨由菩薩頂之西往西北。歷數坡。抵兩花池。中供羅漢數萬尊。地又冷於山下。人皆衣綿。僧房煨火。喇嘛云。山地苦寒。八月已雪。至次年四月始消。山頂山後。仍不能釋也。喇嘛亦多蒙古人。然操漢語頗熟。此間諸寺題額。皆漢蒙文並列。碑碣則純用蒙文西藏文。其用漢文者。不過十之一二而已。市賈亦能通蒙文。操蒙語。大率代州人。

初三日天將明。即聞雨聲淋瑯。徹曉未已。僧窗靜坐。閱清涼山志以遣悶。志明人所修。乾隆中刊於吾淮。頗雜亂無例。不足觀也。且今昔異勢。與志不合者頗多。以余所目驗。五台之雄偉。實不及泰岱。特以地勢積高。四五百里間。磅礴而起。五峰環列。已並截於高墟之上。就海平線言之。固當與泰山相伯仲。然水氣特爲充足。流泉交注。滋潤百芳。自頂至麓。皆翠色蒙戎。黃花紫草。碧宇琳宮。遍布於重岡疊阜之間。宜乎五台爲四大名山之一。僧徒朝謁。不遠萬里而來。莫不覩等梵天。尊爲

聖地。比之燕晉諸山。椎魯黝黯。了無生氣者。固大有仙凡之別矣。山石皆水成岩。層理完整。可剖爲板片。層中夾土。可耕稼。陂陀高下。鬱鬱葱葱。半隴畝也。所種燕麥黍稷頗繁茂。菌屬藥草。野生者遍地有之。以故物聚民繁。山巖澗阿間。時成墟落。台懷一村。居然成鎭成市。且相林營坊。兩街相繼而起。日用粗備。無缺乏之者。惟山少樹木。以點綴風景。其街道又崁崎不治。而牛溲馬勃。猪矢人遺。淫溢閭巷。延及樓觀階除。廊廡庖厨。所至污穢撲鼻。幸而僧房寂靜。天氣清凉。蠅蚊蝨蚤皆絕迹。日不揮扇。夜得安眠。此夏日旅行中所最難得者。清凉眞趣。當於此領略之。午後小晴。出寺外遊眺。訪之居人。雖近處山下。有終身未登台頂者。適遇一遊僧。詢之。爲揚州人。五台之頂。皆朝遍。爲余指示路徑甚悉。乃商之陰君。決意於次日往登北台頂。晚復雷雨大作。

初四日。天氣放晴。陰君備馬二頭。巡兵二名。翼之而往。遂由菩薩頂東山澗。迤邐向

西北行。過農村兩處。白楊成圍。水聲淙淙。景色頗佳。久之澗盡。登坡。坡上遍生芸草黃花。香氣撲鼻。至嶺巔。陡覺北風拂面而來。寒氣中人。如深冬。綿夾衣兩層皆吹透。氣咽體顫。幾不能支。乃急帕首。循坡南向陽處而東。又三四里。則及北台極頂矣。頂上廣平。周約三四百畝。石多深成。與中下兩層迥別。細草如茵。蒙戎土石間。足跡踐之。含水唧唧然上沸。頃之履舄皆浸透。中起石室三間。頭陀二人守之。蓋以待各地朝山之僧者。初冬雪降。則人跡俱滅矣。室中供石佛七尊。水氣蒸之。汗出如瀑。臨崖四望。但覺雲氣茫茫。目迷千里。東北一峰挺出。高入雲端。疑爲北岳恒山。山之下蜿蜒盤伏。或出或沒者。殆古長城也。北下則滹沱河回繞。作淺紅色。其外則萬山盤鬱。土石斑剝。現枯槁狀。蓋宛然塞上風景矣。考之碑文。知北台與中台相去極近。祇十二里。東南兩台。亦隱約可見。西有長山。頗高遠。頭陀指言即西台也。四山支阜旁陀下迤。皆至台懷而伏。而北面特圍接如大圜然。故五台

以北台爲最高。觀於氣壓則低至四十九粉一糎。氣溫僅五十九度。當余之將抵台頂也。見西北黑雲如墨。雨脚紛垂。幸由中台斜掠而過。余恐雨復至。乃急覓捷徑南下。極近極陡。不復可騎。巡兵掖之而下。一時三刻餘鐘。已抵山麓。又兩小時至塔院寺。雨果大至。

寺後方丈有仁公者。隱閉禪關。平時不輕見人。余以明日將去。特投刺謁之。頃之肅入。顧其年已七十餘矣。睫毛紛披。如俗所謂長眉佛者。古貌婆娑。道氣盎然。作禮畢。乃問余所從來。余歷告之。公曰、老僧庚子前曾住北京。纔知世將亂。大刧方臨。乃飛錫而歸。余謂師能前知。殆具有大神通者。公曰。此易知者耳。老僧居北京時。每見茶寮酒肆中。驩聲雷動。澈晝夜不休。王公貴人之門。又車馬喧闐。往來如織。以此知人心之塵濁甚矣。夫世間之治亂興衰。皆由人心醞釀而成者也。人雖機務紛乘。必有時焉登高臨水。俯仰千秋。或徜徉寺觀。瞻禮法相。則莊嚴肅穆之

氣以生。而批却導窾之智慧以出。發之政令。一朝清明之治象成焉。若奔走執着於名位勢利之場。無明之火。益以勞薪。一人如是。十人如是。積之百千萬人。無不如是。亂氣既伏。人世之刼運乃不可逃矣。以此驗之百不失一。言畢復轉問余。北京現時如何。余答以不知。唯就報章觀之。或較庚子前爲甚焉。公乃閉目不言。淚沉沉外溉矣。余亦逡巡辭出。乃料理行裝。作歸計。

初五日。由牛君代賃架窩。早起即行。順道過南山極樂寺。鎭海院。皆巨刹。極樂院中藏有佛牙一具。與前日所見者無以異。又有德人假寓焉。蓋爲調查地質而來者。南行折而東北。經石鋪。射虎川。鐵鋪諸站。又東過長城嶺。爲燕晉兩省之界。去台懷六十里矣。長城高踞嶺巔。南北蜿蜒。基身完固。所坍毀者祇雉堞耳。關樓一座。橫當衢路。上層雖仆。而墻壁及兩崖烟墩。亦皆完整如故。且觀其磚石構造形式。決非千年以上之物。近人記載。乃皆以爲秦城。眞瞽說也。顧自古國際紛爭。以此

爲巨防者不少概見日知錄長城考。至隋而止。由唐迄明。皆略而不舉。即其所舉者。亦未嘗及此也。以是學者愈欲考之。而愈不得其詳。余嘗北出居庸歷張家口。喜峰口。考其碑誌。知皆明代物也。有明一代。邊防最爲逼迫。雁門寧武偏頭。其外三關也。紫荊倒馬居庸。其內三關也。蓋自東勝既廢。套寇憑陵。邊患直中於腹心矣。正德以後。俺答諸部尤強橫。常三犯山西晉陽南北。烟火蕭然。兵鋒所指。直達沁潞。襄垣長子皆爲殘破。其不至東向以窺京師者。恃有太行之防也。此地距紫荊倒馬既近。而龍泉井陘固關諸處之築城置戍。又數數見於弘治正統嘉靖諸朝。驗以今所目見。其爲明人所築。殆無疑議矣。過長城嶺而東。則石路縈迴。陡下數千尺。回望長城。則渺然出於天半。蓋五台之墟。至此盡矣。又行三十里。晚住龍泉關。阜平縣屬也。氣候陡熱。禾稼加茂。而婦女纏足之風。亦視嶺西爲愈。殆天然之分界線矣。龍泉關有磚城。南負山岡。北臨溪澗。頗據形勝。惟城中居民寥落。滿

目皆敗瓦頹垣也。有都司駐守之。鋪戶約三百家。皆倚城北河岸。河水清漣。與滹沱之渾濁不同。蓋由石間流出。與五台之山多雜土者。又迥異也。

初六日。由龍泉關東行。三十里至西下關。山間澗路漸寬。七十里至阜平縣。居人云、官站名爲七十里。實則九十三里也。阜平南臨北流河。鋪戶過千家。縣署踞西北平岡上。無城、築土堡圍之。案阜平置縣。始於金之明昌。淸順治中廢。康熙二十一年西巡。居民遮訴。遂於次年復置。亭林先生、嘗謂所見天下州之爲唐舊治者。其城郭必皆寬大。街道必皆平直。廨宇之爲唐舊抓者。其基址必皆宏廓。宋以下所置。時彌近者制彌隘。以爲人情之苟。百倍前代。阜平復縣。已二百餘年。乃并城垣而無之。今雖無裨實用。而其他之百物廢弛。亦概可想見矣。自阜平而東。河流漸闊。沿岸之民。知引水分渠。以資灌溉。禾稻甚茂。是日共行一百二十里。晚住西莊村。

初七日、早遇雨七點鐘始行。三十里至王快。仍阜平縣屬。亦一大鎮也。居民近千家。停驂打尖。食內含砂極多。不堪下咽。又東過黨城村。始出河濱。越一巨嶺。皆頑石。道頗險惡。四望童然。不見寸木。共行七十里。晚住口南村。入曲陽縣境矣。

初八日、早行三十里。至曲陽縣城。小山散布。如置棋。東望則純屬平原。村落蕃盛。惟路多深陷。積水成潭。人馬皆踐禾而過。又行六十里。三點鐘抵定州。自太原東北斜行至五台。由五台東行至定州。行程遲滯。食宿頗苦。每見道旁村店。大書其牆壁曰。米麵俱全。及卸裝而入。乃殊不然。多有不堪不舉火者。而村落皆大。外環以城堡。儼然營壘也。蓋皆前代所築以禦北族之侵軼者。憑弔遺墟。乃不勝今昔盛衰之感。周秦以來。胡漢淩軋。其禍最烈。中土文明之破壞亦最亟。然破壞之際。愈以助文明之傳播者。固亦有之。一爲拓跋魏。晉室南遷。五胡雲擾。拓跋氏興。民乃息肩。衣冠文物。埒於南朝。周齊隋唐。皆襲其舊業以興。而唐初將相之世系。亦大

半出於代北。由是而胡漢混合。兩柯相接。乃成異果。中土之文治武功。因而冠絕前古。求其根源。莫不自魏氏創之例之歐史。誠東方之法蘭克也。一爲契丹。趙宋以苟安爲國。治化殆無一足觀。耶律氏起於臨潢。値五季之亂。多得漢民。制度一法漢家。北而漠外。西而中亞。隨其力之所至。莫不間接以被隋唐之文化。爲觀於元初諸人之行記。漢民蕃殖於塞外之狀況可想。宜乎俄人至今猶稱中國爲契丹也。一爲滿洲。西之戎羌。北之胡虜。歷代侵擾中土。殆猶虎狼之伺羊也。自滿洲興。而以強力馭天下。合滿蒙回羌。殊種異族。同隸於一主權之下。於是亞東之種禍以平。而長於農商之漢人。因之而大爲發展。天山南北。大漠內外。黑水之濱。白山之麓。莫非中土之殖民地也。此皆事實之彰彰表著者。惜乎是數族者。既入中土以後。久之遂與漢民同化。而[illegible]懦昏姁。乃加甚焉。以視歐美日耳曼人。破壞羅馬之文明。能發揮光大。以幾今日之富盛者。不能無愧矣。然其所以致然之故可

味也。觀於是數家者。皆出於東陲之通古斯族。而內陸之匈奴突厥諸族不與焉。試取其所從出之地理。對比觀之。則二族之所以爲優劣者可見。推之而亞洲北族。所以不及歐洲北族之故。亦可恍然矣。

初九日早。乘汽車回津。天氣極熱。回憶遊五台時。炎凉殊途。不啻如隔世矣。

豫遊小識

河南地處中樞。從古爲文化淵藪。惟自金元以後。迭遭兵燹。衰弊特甚。今則鐵軌四通。縱橫相交。一日之中。北自彰德。可以南達信陽。東自開封。可以西達洛陽。交通頗爲便利。迨開海西潼之幹路告成。則綰轂數省。中原之氣象。必將煥然一新矣。

黃河自孟津而下。已漸出峽。然南岸仍多山阜也。至滎澤縣北。則山勢已盡。兩岸皆平夷。河流崩潰。隨處可虞。故京漢幹路。不能於開封過河。而必於滎澤。鐵橋橫渡。南端即接近山麓。鑿穴通過。長可里餘。由是而南西爲階段。東屬平原。古所謂濟溢爲滎者也。自漢以後。已涸爲平陸。即今縣名所由始矣。

鄭州北距河岸。凡五十三里。城周九里。內多居戶。惟西門內多商店。新開市場。則在城外之西南隅。近車站之側。廛區規畫頗爲整齊。新商皆漢口天津人。若河南細民。則類多緩惰。不適於商業之競爭也。聞鄭州產米最佳。爲中州冠。歲運省城。爲出產

之大宗云。

由鄭州而西。西北地皆平坦。中經小站曰鐵爐。不知其所自名也。京索二水。皆涓涓細流。寬不盈丈。西望羣山。隱隱在指顧間。蒯通所謂楚人起彭城。轉鬭至滎陽。兵困於京索間。迫西山而不敢進者。謂此也。然滎陽古城。在今滎澤縣境。去今城約二十餘里。蓋古今遷置不常矣。縣境多產甘蔗。帷糖分不多。與吳中之蘆粟相類。果品中梨柿最繁。村落之間。彌望成林。

汜水縣。即古成臯城。踞汜水槽中。依山臨水。曲折灣還。隨地勢以爲高下。西南北三方傾圮殆盡。僅存遺趾。帷東面高阜上。則錯落斷續。有如屏壁者。有如坊表者。雉堞門楔。參差隱現。尚可辨其爲城垣而已。城以內地皆斥鹵。白氣爍然。有如嚴霜積雪。頽墻古廟。極目凄凉。零星鋪戶。則在東關以外。而騾馬車店。凡四五家。頗宏大。其門可容數車。蓋鐵路未通以前。固東西往來一大頓宿處也。今則荒蕪破穢。不堪佇足

夾大西門內有太和山挺然突起高可數十丈即漢之成皐台也上建眞武廟周以綠垣便於遠眺居人名曰玄武頂

出西門里許即故關所在關有三南曰旋門中曰成皐北曰虎牢皆西出之孔道也虎牢關門已圮惟中壁翼然孤立其北爲三義廟屋數楹鐘鐻不具有道士守之關門西北爲九曲山隧道深曲盤旋而上約二里餘乃及其巔然自下窺之則懸崖峭壁迎面而起一若無路可通者及登高四望則平原廣闊浩浩無垠向之所謂隧道者皆地面上之深溝也山上皆軟土無片石原田每每耕作無異平疇其西有土阜特起狀類覆舟土人曰此呂布將台也又北爲呂布城已湮沒無可覩特以田埂之逶迤不絕者當之城北數武即下臨黃河岸削而土鬆時時有坍下者其東爲汜口古曰玉門史記漢王獨與滕公出玉門渡河走修武是也今仍爲南北津渡處柳製之扁舟皆聚於此

虎牢關自春秋以來。即爲戰爭要塞。歷漢唐宋明數千年間。每值中原有事。其塗肝腦嫛膏血於此咫尺之地者、不知幾千萬人矣。眞人世之一大修羅場哉。然攷其形勢之成。因特水蝕之一深谷耳。汜水出縣南四十里之方山、屈曲北行。環縣南門。折而西。循城而北入河。土人名曰烏沙河。寬僅數丈。水落時濱涯皆腴田村落。園圃相望也。然兩岸皆軟土。質疏而易剝。以故雨水冲刷。愈削愈深。遂成爲長谷。而橫幅相距。亦闊至數里。故自遠處望之。其四周山嶺。皆若壞屋。若圓囷。而峰糾矣。削者無有也。近覩之。則峭壁懸崖。純由黃土折疊而成。下層乃漸積以耤土。而谷西涯之關道。特猶蠶入之蜂窩。此以見水蝕作用之鉅。而亦地質之構成有以使之然也。

車站在城之東南。踞汜水南岸。鐵軌即沿汜水之谷。架橋而過。至城之西南。復入山澗。阜重疊。皆洞穴以通之。車行其中。闇黑如深夜。洞之長者歷四五分時始盡。由汜而西。過洞凡八。始達鞏縣。鞏踞洛之南岸。亦在河槽中。雉堞盡圮。四門以內積水汪

洋。宛成深池。而城垣遺址。若爲池周之外緣者。蓋以洛至下游。已與河水相混。水漲時挾沙而來。始猶恃城以爲捍禦也。至水落時。而城外之泥沙。因以愈填愈高。城以內爲沙水所不及。乃凹下如釜底。及其究也。城圮水入。而縣遂爲沼矣。三五人家。浮於水面。閭頗饒魚藻之利云。

鞏縣之西。復過山洞三處。乃渡洛水。寬約里許。中多含沙。然色較黃河爲清。冬春時可行小舟。至夏秋水發。勢頗洶湧。多壞民舍。而鐵路橋梁。亦時被冲毀焉。洛水北岸即黑石關。李密與王世充相持。嘗鏖戰於此。亦從古襟要地也。現立有車站。西距偃師凡二十里。遙望洛南山色含青。石筍外露。而洛北諸山。仍由黃土搆成。坡陀間屋宇鱗鱗。密若蜂房。有村名孫家灣者。居民尤繁。比屋雲連。延長至五六里。村前則區爲果圃麥畦。各引溪水以灌之。民力亦稍勤矣。又西過偃師。入洛陽縣境。白馬寺近在道旁。殿宇宏闊。像設莊嚴。東西兩廡。皆僧人之居也。寺創於漢明帝時。爲佛教東

行之初地。蓋中國開山第一古剎也。本在洛陽城西。今則沿寺以東。盡犁爲隴畝。欲求漢魏遺蹟。幷敗瓦頹垣。亦難尋其髣髴。而此寺於兵火歷刼之後。獨巍然至今而猶存。眞古蹟中之最當保存者矣。

洛陽者。周公所營之洛邑也。當卜築之初。已分建爲二。周書曰。我卜澗水東。瀍水西。爲洛食。我又卜瀍水東。亦惟洛食。所謂瀍水東者。即白馬寺以東之地。西距今治凡十里。當時謂之下都。遷殷頑民居之。秦因周城。並大其宮闕。自是而後。凡東漢魏晉及拓跋隋初所謂洛都者。皆此地也。澗瀍之間。即今府治所在。周時則謂之王城。謂之成周。又曰河南。自武王定鼎于郟鄏。平王東遷以後。皆居之。隋大業元年。改營東京。前值伊闕之口。後依邙山之塞。東出瀍水之東。西踰澗水之西。洛水貫乎其中。周凡五十二里。蓋幾幾乎合周之王城下都而爲一矣。歷唐宋以迄現時。皆相沿未改。然城郭非故。人民全非。較之隋唐之世。殆不知其縮小若干倍矣。城北倚邙山。相去

里許。南面洛水。斜對伊闕。澗水由西北流入洛。距城約七里。瀍水則由東門外南行入洛。考其碑文。亦云城於明末爲流寇所燬。國初所修。僅東南一隅。其周不及九里。全城街道。皆汚泥作黝黯色。東南兩門內舖戶尙多。若西若北。則古廟矮屋。錯落於荒畦老圃之間。極西北隅有斷城遺趾。高可五丈。長十餘丈。中闢三門。類禁垣前闕。居人名曰九佛洞。明伊藩之故宮也。其北爲觀音寺。又北爲法藏寺。皆伊藩所建。然殿宇傾頹。金身剝落矣。寺僧謂予隋唐故宮。亦在此間。九佛洞北街道中之豊碑。相傳即武后所立也。其碑文漫滅。逼視不可辨。唯辰初迎日讀之。乃點畫分明。類新鐫者云。

考洛都之古城。就澗瀍之流路。固可以辨之。然二水之變遷。古今亦大不同。左傳云。穀洛鬬。毀王宮。澗水會穀。同入於洛。是周時澗水入洛之處。必逼近王宮。而與今之流路相合矣。而水經注。則謂澗瀍同會穀水。與千金渠合。東過偃師。乃入於洛。蓋自

後漢時。王梁引穀以溉京師。張純堰洛以通漕渠。歷魏晉拓跋以至趙宋。皆增修之不廢。故其利賴之溥。直與關中鄭白二渠相等。而花木園亭之勝。當宋人都汴時。猶爲騷人墨客所艶稱也。自是以後。堨堰既毀。潤瀉循其自然之道。殆無復因以爲利者。而曩年繁華錦繡之洛都。亦遂化爲垢汚蕭索之場矣。瀍水今成細流。寬僅二丈。車馬往來。其深不能沒脛。澗水則夏秋暴張。每至於壞民廬舍。水一也。不能爲利。必至爲害。固有如是者。

北邙亦純屬土質。不見片石。然色多帶赭。類虎牢關一帶土質之下層。山勢由西而來。平遠迤邐。略無起伏突兀之狀。土質堅硬。土人多就懸崖谿谷之間。鑿爲洞屋。穴而居之。比戶相連。望之如列肆。殆古陶復陶穴之風也。余於滎澤車站。已望見之。而鞏洛二邑之山間。穴居之民尤夥。因悟左傳所謂蓽門圭竇者。殆即指此。而秦漢隋唐之都瀍洛者。往往置倉窖粟。爲江淮漕運之中繼所。亦因土質堅燥。雖陳陳相因。

不虞其蕪爛也。而古帝王將相陵墓。亦多在其上。惟彌望荒原。封樹渺然。晉宣帝高原陵。距洛城尤近。孤墳危立。周五畝。高可十丈。後人皆呼爲司馬墳。牧豎踐踏。濯濯然幾無寸草。而翁仲華表。亦不知何年何月。隨銅駝荊棘以俱渺矣。

瀍水西岸。近城之東北角。有土阜湧起。四周皆以磚石甃之。高八九丈。登之可見數十里外。上建祠二。後殿已頹。前殿供娘娘雨師神位。問之僧人。曰此爲九龍台。不知何時所築也。或古人祭天禱雨之所與。

四賢祠。在西關外。祀宋二程邵范諸子。其西爲周公廟。廟頗壯麗。大殿中祀周公。東龕列金人像。西龕置敧器。後殿塑周公輔成王。并四輔諸像。像作成王中立。周公立於東偏。手撫成王之肩。恐與負扆而朝之儀不合也。

出洛城南關。即渡洛水。兩涯相距寬可三里。中多淺灘。流分數道。沙礫雖多。而水色較清。上架草橋以通行人。天津橋則在其西畔。全身盡圮。唯存一孔。築工極堅。灰石

相膠。有久浸水中。至今尚未鬆脫者。渡洛而南。地皆粘土。甚豊腴。每隔三五里。必有一村落。四圍皆環以土壘。蓋所以避兵也。而閭里荒阡之際。碑坊林立。雖一衿一蔭。莫不立石以表異之。

由洛城而南。至龍門山。凡三十里。中經小河一道。清流汩汩。出於野田中。由西向東而去。殆古太陽渠之殘流歟。蓋分洛水以溉田者。攷之舊籍。本有三渠。今則涓涓僅存。等於行潦矣。其南大道之旁。關林在焉。世傳關侯葬首處也。侯畢命荊南。吳人歸其首於魏。曹公以隆禮葬之於此。紅牆中殿宇崇宏。松楸蔥鬱。過於帝王之陵寢。以侯之英光灝氣。固宜爲後人所崇拜也。然古今武人有愛國保種之功。而爲後人所宜崇祀者。吾以爲無過於高昂。有神武之調和。而胡漢之種界以泯。有敖曹之倔強。而漢族之聲氣以壯。隋唐之興。皆由此二人開之。河陽一役。授首敵國。亦與關侯相類。迄今過邙山之野。憑弔當年戰壘。猶歔吁流連而不能去也。而其委蛻之所。則無

復可效矣。

龍門山即古闕塞。亦曰伊闕。下有小鎮。居民數十家耳。其山東西橫亘。如伏龍。中斷爲大谷。兩崖對峙。石壁峭立。如闕相距里許。伊水出乎其間。東爲香山。上建白太傅祠。西爲龍門。清泉下注。淙淙有聲。石色純青極堅。就縣崖上鑿爲三龕。方圓若會堂。大佛三尊、各踞其一。亦就山石之自然者琢成之。金身丈六。極巍峨磅礴之勢。其頂上四旁。則淺雕各佛。皆法相莊嚴。類新塑者。三龕外小龕無數。或一龕一佛。或一龕數佛。或即外露之巖石刻之。大者數丈。望之若巨人之行空。小者至數寸數分。有趺坐者。有卓立者。有低眉努目者。有拈花託鉢者。化身億萬。等於恒沙。莫不具天人表。現寶髻光。觀其欵識。大抵北魏北齊時名工妙手。摹擬諸經像爲之。宜乎龍山諸品。爲海內博古家所寶貴。而吾國雕刻之美術。亦可惜是以窺其涯略矣。

伊水之大。亞於洛水。色清碧。兩岸皆腴田。然溝渠不廣。能產米者。僅沿岸一帶。以故

民生頗憔悴。余之至也。適爲正月初八日。俗傳爲佛生日。故遠近數十里。男婦老幼。奔走偕來者。相屬於道。婦女皆乘牛車。衣服藍縷。尤多左衽。其猶有戎蠻氏之遺風歟。聞之車子。洛南至伊水。民風已漸不靖。至伊闕以南。則伏莽滋多。行旅至此。咸爲裹足。攷之春秋。揚巨泉皋伊洛之戎。常爲周室之患。及陸渾氏滅。蠻氛稍靖。而周隋之世。猶時時竊出。剽掠爲害。今其民雖未必爲戎蠻之裔。而山岷樸僿野性固未易馴也。余擬欲南遊嵩山。途人皆力沮之。遂廢然而返。

登龍門山北眺。邙山特一長阜。隱隱見於雲霧中。其間爲洛水經流。成一低地。沃壤不過三百餘里。而又北距大河。南阻重山。形勢逼仄。爲交通上之絕大阻礙。即他日東西之幹路告成。而洛陽故都。亦僅足爲東西往來之孔道。而非四方商貨所走集矣。惟其地味膏腴。而伊南諸山。又富於煤礦。農工業之發達。固未可量也。

汴洛皆古帝之都也。而於將來之趨勢。皆不足以佔重要之地位。洛則長已矣。汴亦

必逐漸衰頹。不能保持其現狀。過此以往。西則長安。東則彭城。而鄭州握其中權。皆中原形勢之大結穴也。迨血脈既通。而千支萬派。皆將潮湧逕集而來矣。

鄭州東行一百四十里至開封。車站在南關外。新軍營壘。錯落於其東。植柳成行。類可觀者。進南門沿直街而北。進午門抵龍亭。宋之大內也。甃石爲台。高廣十餘丈。欄楯石級。遍刻龍紋。建道宮其上。祀玉帝。神座下有方石。云昔時寶座也。石色純青。方廣四五尺。龍紋滿焉。登台四顧。環其左右。尙有古屋數所。蓋古宮室之留其片影者。大路通於其前。而兩面悉成積水。荷芰蘆葦。直無萌蘗之生焉。荒涼景象。慘入心脾矣。

開封城垣雄偉。闤闠駢闐。且街衢寬廣。尙不失故都遺制。唯積沙亂途。每値風起。則尋罅抵隙而來。几案盤盂。簌簌然皆泥沙也。古代名蹟。亦盡爲泥沙所埋沒。艮嶽青城。尋之皆無踪。繁台在城之東南。上建禹王之宮。不過基趾微高。並無所爲台也。中

藏木製物數具。類車軸外裹短桷。或云禹王治水所用也。然不類古器。
開封城內。爲河沙所壅。泉脈不通。故地皆斥鹵。積穢既深。井水亦鹹苦不堪飲用。居人食水。皆車運於城外。其井有甜水苦水之別。當鑿井之先有法焉。可以預知其水味。法先除去浮土二三尺。用乾艾揉之如卵。灼火炙其平地。視煙迹所起。色黃則水甘。白則淡。黑則苦。歷試不爽。不至及泉而悔也。此其經驗之確有新得者。鄉村荒野之難得甘泉者。皆可用之。
開封城外。平衍無山。所謂陳留之郊。四通八達之衢也。自屢經河患。而古代川流。皆塡塞無餘。白氣茫茫。遙望之無異沙漠。而森林亦復鮮少。防風護沙之用缺焉。長此不變。數十年後。將不知成何景象矣。

大梁訪碑記

余向聞開封城內。有猶太遺民。不能詳其所自來也。庚戌正月、率女兒星華遊歷嵩洛。過耶穌牧師於鄭州。出示所藏照片。乃得觀猶太教碑。然影色模糊。不能辨一字。爲之悵惘者久之。逮由洛陽東抵開封。卸裝畢。遍詢汴人。皆莫能言其所在。友人林君有壬、執教鞭於陸軍學校。四年於茲矣。亦未聞汴人有齒及之者。余轉思耶教士必能知之。越日遂與林君訪諸福音堂。且携星華作通譯焉。教士柯君。爲言碑在草市後地名挑筋教衚衕。乃急謝柯君。賃車而往。至則見低地一區。瓦礫叢中。牛溲馬勃。與潢污相間。並無所謂猶太教碑者。已而擔夫指言東北隅蘆席圍中。乃其碑也。於是三人皆奔就焉。搴席而入。俯身讀之。碑固完好。所殘缺者不過數十字而已。余擬抽筆錄其全文。而臭氣撲鼻。不堪久佇。方躊躇間。倏有老人者。探首窺覘。且自言爲趙姓。本挑筋教徒。而其家固藏有此碑拓本焉。余驚喜過望。因相與同訪其居。既

至門、則呼其侄出迎。一切起居狀態、祀先敬祖。悉與漢民無殊。然詳審之。則高鼻深目。固與高架索種相彷彿也。余歷叩其源流。而其侄亦娓娓而道。然荒言過半矣。荒言曰。我輩之去祖國。年代渺遠。不可知矣。始之來此土也。凡七姓。曰趙、金、張、艾、高、及二李。都八家。繼而張姓不知所往。現存六姓。人口約近二百。多操小本營業。婚姻固必取諸同教。然以貧富相懸。不能盡拘也。唯謹守挑筋遺規。雖血縷肉綫。必淨盡焉。淸眞之旨。遠過於回教。教中經卷。我祖我宗。皆以金筒貯之。藏諸聖寺。然閱數百年前。忽有道士來謁。固請出而曝之。倏焉暴風大起。諸經皆飄失無存。蓋爲天神攝取而去矣。七十年前。有武生高某者。虎而冠。恣意蹂躪同教。至於撤毀寺屋。而貨其材焉。教中皆無如之何。而工徒之頤越以死者數人。教祖之遷怒也。聖寺旣毀。久之縣官乃幷欲奪我地。移我碑。我出死力以爭之。乃罷。前年英國潘君、遊方至此。言奉我國王之命。來撫慰我輩者。並爲我輩攝影而去。我因以金筒贈之。冀以轉獻我國王

焉。然迄今數年又復無耗。我將行賈上海。訪我教親。且詢我國之現狀也。余聞之唯唯。乃出資購其文而返。既以嘆宗教繫民之深。雖淵源盡失。而其徒猶格不相入。愈以知調和種教。固中國今日之急務也。豈徒摩挲金石之可寶貴哉。按碑文撰自明人。於彼教徒之入居中土。及教中之經旨大意。皆能詳言之。則知猶太教經。明時固尚存也。及乎明末流寇之亂。汴城被禍最酷。其經卷之亡佚。必是時矣。又按碑言當時經卷。有獻自寧波者。且著籍授官。遠及維揚寧夏。則彼教徒之散處中土。當復不少。固不獨汴城一隅有之也。願與留心時事者。考訪之。

塞北紀行

三年春、余擬爲西北之遊。先由洛陽而西、泝渭水達蘭州。涉青海沿黃河而東。是時張季直先生。適長農部。因以調查西北農田水利相囑。滬杭諸友、遺書敦勸。且貺之資糧圖書。以壯行色。良足感矣。然方欲成行。適聞白狼亂河南。崤函道阻、遷延久之。乃改轅而北。行兩月餘。方抵賀蘭山下。又聞白狼入隴西。破天水。寧夏戒嚴。不得已仍由北路而歸。未達行程之半也。因摭拾沿途所得名之曰塞北紀行。亦以當息壤之盟云爾。

三月二十一日。由北京啟行。舊曆春風日也。由西直門登車。出居庸關。山峽中、風氣盎然。溫度過於京師。遙望西山。積雪皚皚。一白如銀。八達嶺間巖泉下滴。皆成冰柱。晚住張家口。

二十二日、晴、晨氣溫五度。午十度。氣壓六百九十。耗。午後出大禁門。登高而望。大山

重疊、高下無端。澗水東西分流。至大禁門東而合。下流入於桑乾。即淸水河也。是日適逢演劇。河岸平沙。車馬如雲。紅男綠女。皆延頸跂足。團而觀之。

二十三日早晴。八點鐘登車。向西南行。過鐵橋二座。皆跨踞西洋河上。俯視河中沙垠連亘。頗類黃河。兩岸則村墟錯落。白楊亭亭植立。想夏秋間。當別饒風致也。過西洋河後、復沿南洋河西岸。歷柴溝、西灣、永嘉、天鎭、諸站。居民不多。而堡城極爲堅固。皆明代戍守要地也。而天鎭以北。夾河兩岸山勢嶙峋。軌道逼仄。名曰枳兒嶺。南與恒岳遙遙相望。此其過脈處也。午後抵羅文屯。後倚高山。前控平原。地勢漸見開展。而低下之處。則土濕帶鹹。色白如銀。此由於水氣不通。因起硝化作用。而良田遂爲廢壞。亦可惜矣。西曰王官屯。又西南曰聚樂堡、堡四週地形高聳。土質堅剛。隨處裂爲深溝。寬深皆至數十丈。視氣壓計則低至六百六十五粍。晚七點乃至大同車站。在御河東岸。距城約五里。下車後另覓騾車。涉御河。寓東關客棧。御河者即古之如

渾水。水出古旋鴻縣西南。南經魏北宮下。分爲二。一水西出南屈入北苑中。歷諸池沼。一水南逕白登西。即漢高祖被圍處。今二支已合爲一。而世俗相沿。猶稱之爲御河。時風起而寒。河之兩岸皆結薄冰。

二十四日晨、有風而曇。氣溫仍在冰點。氣壓六百八十耗。是大同地勢。當低於聚樂堡。約四百米突。

午後往見大同縣令郭某。與言大同地方利弊。不甚了了。繼而得晤科長韓君、大同農學會會長也。據韓君言大同氣候頗寒。每年十月封河。至次年二月中方解。（舊曆）農產宜麥稞黍稷。菓品有梨頻菓葡萄。西山多煤鐵。工業則以善製銅器著名。北京所售諸器。半皆此間所出也。近年曾設農事試驗場於御河之濱。凡南方之木棉杭稻。皆試爲之。木棉以降霜太早。含包而不能吐花。稻則粒細而不粘。然味則可口。每畝可穫米石餘。亦可謂新闢一利源矣。韓君又謂大同地亦宜桑。曾議往江南

購置桑秧。以飫蠶而止。若甚惋惜者。余謂之曰。江南蠶桑之業。以湖州無錫爲最。然其桑原名魯桑。其始蓋由山東移植者。特因南人習勤而善操作。久之遂發明剪截壅培之法。於是生長力因受縮勒而桑葉因以肥碩。然要非其固有物產也。中國自古以產絲著名。漢代以通西域。羅馬貴人至以黃金與之比重。皆北方之產。與江南無與也。太史公敘列貨殖。於九州之物所鮮所多。亦詳備矣。而曰山東多魚鹽漆絲。江南出柟梓薑桂。又曰沂泗以北。宜五穀桑麻。楚越之地。飯稻羹魚。果隋蠃蛤。不待賈而足。是可知當中國以產絲著名之時。而江南尙未有桑。且剪截壅培之法。古代亦未發明。左傳晉人汾隰之戰。驂絓於桑木而止。晉文公去齊。與從者謀於桑下。而姜氏蠶妾在其上。聞之以告。是可知當時桑樹之高。直與槐柳同等。若今時湖州無錫。所壅培剪截之桑。高僅數尺。採葉者皆立地而剪之。其幹力斷不足以絓驂。而人亦無由聚謀其下。至於樹顛有人而不能見也。是故北方之桑。實與湖桑同爲一種。

其所以異者。全由於後起之人工。移花接木。選種改良。乃物理之自然。今欲興北方蠶利。惟當就本地桑種取而植之。而悉倣南方剪截壅培之法。則桑葉之肥碩。亦必不下南方。此觀於各地初生之稚桑可見也。況燕代田畜事蠶。自古已然。亦何必取材異地。終致枯槁委棄。類於千里販薪者之爲乎。韓君亦深然之。

三十五日晨晴、氣溫七度、氣壓六八二粍。往觀城內各學校。是間共有師範法政中學、高等小學凡四校、以師範法政兩校較宏壯。講堂及各室皆以地爐炙炭。氣暖閟而攸燠特甚。略一來觀而回。小學校長康君謂余城之中心、有所謂皇路衛者。元魏遺蹟也。殿基墻壁。於今尙在。午後往訪之。乃知爲明之代府。已久改爲玄都廟。廟前當街、有照壁一座。上繪九龍。金碧煥然。俗謂之九龍池。北距正殿近一里。又北爲後載門。方臺高峙。登之可俯見全城。代府遺物。亦僅存此。考其碑文。府建於洪武九年。改廟在淸雍正十二年。登臨一過。不勝易代興亡之感。

大同四山回繞。平原中開。形勢最勝。南瞰太原。東望燕都。皆有居高馭下。一瀉千里之勢。自來中夏之控制北方。北方之抗衡中夏。皆所必爭者也。故自拓拔魏定都平城以後。遼金兩朝皆建為西京。明則大同一鎮。提督三邊。關係尤重。其城周凡十餘里。樓櫓雖多傾頹。而崇墉雄峙。街衢宏闊。氣象彷彿北京。城內民居瓦屋雲連。市面之盛者。曰鼓樓南街。曰鼓樓北街。製銅之家尤夥。將來同成路成。與張綏相交。發達之期。當突過太原矣。

大同城北復有一城。明時所築也。周徑小於南城。而無樓堞。碑言其地原有土垣。始為五校所屯集。聞警則四鄉農民皆輦具而入。以避寇鋒。然往往破墻而入。殺掠甚慘。至萬歷二十九年。齊河王中丞乃建甓城。特加磚石。高厚皆三丈有奇。周一千二百丈。關門三。內建周廬十有五所。以庇民也。今城內已空無居人。城上磚石亦多脫落。而墻仍堅壯。北方土性剛燥。風雨不能剝蝕也。志言魏平城宮在北門外有二土

台。乃其闕門遺址。然自明人改築此城。毀滅剗除。已蕩然無復半影可尋、遼金宮闕、云在西門外。一望平蕪。並土台亦無之。

二十六日早。雇定騾車啓行。出城而西十里入山。山不甚高。半雜土石。水皆南下。入武州川。五里爲觀音堂。踞道北山岡上。棟宇煥然。類新建者。又四十五里。抵雲崗堡。野店凡數家。店左有石佛古寺。就山作洞。就洞中岩石。鐫爲佛像。左右凡數字。中一像最偉大。結樓三層。僅及其肩。可爲壯觀。水經註、武州川又東南流。水側有石祇洹舍。并諸窟室。比邱尼所居也。其水又東轉、逕靈岩南。鑿石開山。因巖結構。眞容巨壯。世法所希。山堂水殿。烟寺相望。又引魏土地記。武州塞口。在平城西三十里云云。所謂石祇洹舍。即今石佛寺。靈岩當即今觀音堂。證諸道里水流。皆相吻合。然則此寺之由來固已遠矣。由雲崗之西。過五州川。轉西南行於山坂之上。四顧寥闊。絕不見有村落。二十里曰南小莊。亦僅四五家耳。又西二十里。抵高山衛。臨河兩岸土屋錯

落。略成村聚。西南當河曲處。曰毛家灣。因投宿焉。矮屋數間。外以土垣環之。屋內則土炕平廣。幾與門齊。前留一路。人皆側身旁行而入。車夫數十人。赤足踞炕上。各就炕前土竈。熾火取暖。且炊食焉。余就宿於東屋。屋戶相通。時覺臭氣蒸騰。撲人欲嘔。所食惟秞麥。余覓鷄子數枚啖之。肥碩殆如鵝卵。亦幸而有此耳。是日共行七十里。

二十七日早起。覩屋後河流。帶冰而下。澌澌有聲。沿河南岸西南行。十里過舊高山城。已頹廢。居民八九家。婦女衣服藍縷。僅足蔽體。而足皆纖小。翹如菱角。眞鳩盤變相也。又西十里。曰雲西堡。明萬歷時所建。有磚城。周約里餘。內有住民十餘家。外當驛路。賣漿者又數家。由雲西堡西過河而北。沿岸有小村。曰賈家院。停車打尖。幷鷄子夯[illegible]之。隔河南岸相距五六里。即左衛縣城也。據土人云、左衛一縣。幅幀約二百[illegible]家村。二百八十餘。每村少者五六戶。多者五六十戶。皆在沙磧山谷間。折中計算。[illegible]二十戶。每戶八口。是左衛一縣。丁口不過二三萬人。尙不抵東南一大鎭。地味

磽瘠。四望蕭然。不見一樹。西北二十里。爲雲陽堡。城久廢。無居人。車行盤曲。橫越土嶺而過。涯塹深邃。俯視懍然。其地質土層皆軟土。隱含黃白色。下爲赤沙與石片相間。橫紋駢列。礱砂積層狀。雖當日午溫氣僅四度。氣壓降至六四二耗。則地勢之高。可以槪見。東顧大同。又如置身百尺樓頭矣。過嶺十五里。爲牛心堡。遂住。堡城半坍。南列小店十餘家。日旣西沉。天氣愈寒。早晚皆在冰點以下。僻陰處積雪凝冰。透明如水晶然。寒氣侵肌。如中癘氣。殆所謂寒瘴者歟。堡之東西河流。縈帶水聲湯湯然由北山曲曲而來。向西南流去。蓋雲陽以東。水皆東流。入桑乾。至是則皆西流。入黃河。是雲陽牛心堡間。固陘北一大分水嶺也。是日共行九十里。

二十八日早行。路上泥礫皆凝爲堅塊。車行振撼有聲。二十里爲華濼堡。地形漸下。轉由河谷而北。又二十里。爲右衛。舊朔平府治也。明正統中。移併玉林衛於此。清雍正中。裁併兩衛。而合名之右玉。遂爲附郭首縣。今又去府而專以縣名。文字上改革

亦繁矣。然民間皆不知也。仍公稱之爲右衛而已。其城周九里。以當雁門寧武之衝。故城中亦頗繁。天氣亦驟暖。日中時。視寒暖計。乃至十度。打尖後出北門沿河而北。十里爲馬營河堡。村落頗繁。又北爲普濟寺。寺後石橋橫度。峽路險惡。山形土質。極類虎牢。轉東北即殺虎口。遂出關門。住於旅店。是日共行七十里。

口之內外。山勢糾紛。長城繞之。高僅數尺。氣象不甚雄壯。堡城在口內。皆民居無舖戶。而民居之散布於坡陀澗谷間者。又五六處。其地無多物產。米來自代州。鹽運自應州。洋貨則販自歸化。民之生活。皆仰給於稅關。凡蒙漢出入。一切日用細品皆須納稅。出口貨以棉布烟菜爲大宗。入口貨以皮毛牲畜雜粮爲大宗。每歲額解中央凡十萬金。東至陽和。西至神木。各子口皆兼轄焉。每月比較。時虞不足。故雖尺布斗粟。不容隱漏。漏則重罰焉。至有一身無餘罰無可罰。桎梏囹圄以死者。局長李君湖北人。曾爲余嘆息言之。

闗門下、兎毛河水自南來。至闗門外復曲而西。與沃水相會。西流入黃河。今謂之清水河。即古之樹頹水也。其水流源頗長。南自洪濤山以北。東自武州塞以西。諸山之水皆會歸焉。而殺虎口內外。寔爲數水交匯之處。故其地綰轂南北。自古倚爲要塞。蓋即水經註之參合陘也。或殺虎口土人之音譌之。乃與參合口酷肖。酈註北俗謂之倉鶴陘。道出其中。亦謂之參合口云云。其爲此地無疑。然與㶟水篇之參合應爲兩地。魏書燕太子寶伐魏。魏追擊之參合陂。燕兵走赴水。人馬相騰躡。壓溺死者以萬數。次年燕復踰青嶺。經天門。鑿山通道襲魏。燕主垂過參合陂。見積骨如山。爲之慚憤嘔血。進頓平城西北三十里。卒。燕昌城而還。是則參合陂在今大同城東南明甚。善長既明系參合陘於兩水。而又以敗燕一役。分繫之兩章。其誤顯然。夫以善長逮事魏朝。而此兩地又同在魏都甸服之內。亦何至貽誤如此。此或後人所妄加。而非善長之原本也。是時燕魏夾河爲陣。其地點當在今薩拉齊境內。十月辛未燕燒

船夜遁。十一月己卯暴風冰合。魏引兵濟河。乙酉暮至參合陂。輕騎急追。晝夜兼行。凡六日。計其程途。固當越過殺虎口。而及於大同城之東矣。

自大同以西。山路崎嶇。四望蕭條。常竟日不逢一人。地勢既高。氣候尤寒。量其土宜。或當以森林礦產為發達有望之期。然皆童山濯濯。絕無萌櫱之生焉。且行役之際。尤足使人起無限之感傷者。則相斫書中之遺物。時時映於眼簾是也。每隔十里或數十里之間。必有古戍荒屯。錯雜於荒烟蔓草之中。訪其碑誌。率皆明代之為防邊而立者。今既無所為邊。故亦無庸設防。秦始皇曰。天下共苦戰鬥不休。以有侯王。誠有味乎其言之矣。

二十九日早、風沙暴起。然氣溫猶在冰點上六度。吹面不覺其寒。蓋以此間四山環繞。地形中凹故也。出口後。即見土山橫列。間有烽臺錯列其上。已半頹矣。路沿河流西行而北。二十里曰叉河。沿河居民十餘家。皆忻崞定襄諸縣人。多以墾田為業。兼

設行店。以供往來。店門皆標明縣名。同鄉欵接。情愈歡洽。所至如歸。以此山西貧民。每歲出口工作者。絡繹於途。各背行囊。中藏糜子以備炊。晚住小店。亦僅費茶水錢數文。至曠野無人處。則踐草席地。縮身入羊皮囊中而臥。雖有虎狼不畏也。過乂河沿、復上嶺。嶺皆土質。其上平曠。已皆闢爲田疇。沙飛撲面。人在數丈外。已不能見車從深澗中盤旋而下。幾乎一落千丈。嶺後爲華家園。越山渡河。四十里爲涼城縣。縣旁河谷地勢稍爲開廣。居民約近千戶。散居無城郭。午後雨雪。須臾盈寸。凡行六十里。

涼城有小學校一所。學生六十餘人。講堂校舍。皆由墻基下爲穴。暗達至內。爇炭其中。以通火氣。故室內雖不置暖爐。而溫度甚高。自居庸關外。莫不皆然。其他私塾及規模未具之小學。則室內起大炕。學生入門。皆脫履而登。跧坐炕上。各據短棹而哦。夜則撤棹。即以薦臥具焉。冬夏皆同。唯四月至七月間。不須烘火耳。

炕之為用。不知其所由起也。今東起泰岱。沿北緯三十七度。漸迤而南。越衡漳抵汾晉。逾涇洛、西出隴阪。凡此地帶以北。上自富室官家。下及閭閻窮戶。其寢處無不用炕者。其製和土雜磚石為之。幅寬五六尺。三面連牆。緊切南牖之下。以便取光。前通炊道。炙炭其中。以便取暖。若貧家則於旁端為灶。炊食即以烘炕。冬日老幼男婦皆聚處其上。風俗大抵然也。詩家題詠。亦往往見之。湛然居士集、牛糞火煨泥炕暖。蛾連紙破瓦窗明。于忠肅雲中郎事。炕頭炙炭燒黃鼠。馬上彎弓射白狼。宮友鹿有煖炕詩三十二韻。朱弁有炕寢三十韻。又正字通、北方煖牀、曰炕。此炕之明見於載籍者。然考其著述之時代。率在遼金入主以後。遼金以前。炕之義訓。皆動詞、形容詞。用為名詞者。則緜末之見也。燕丹子。太子與軻同牀而寢。高士傳。管寧隱遼東。坐臥蔾牀。當膝處皆穿。北魏賈思勰齊民要術。臘夜令持椒、臥房牀旁。養蠶法。土屋欲四面開窗。屋內四角着火。孫氏註、炭聚之下。碎末令擣熟丸。以供。灶爐種火之用。皆言灶

言牀。而絕不言炕。可推北方古代本未有炕。至如左傳宋寺人柳。熾炭於位。將至則去之。新序宛春謂衛靈公曰。君衣狐裘坐熊席。陬隅有灶。漢書蘇武傳。鑿地爲坎。置煴火。庾信小園賦。穃康煆灶。既熯而堪眠。水經註。土垠縣有觀鷄寺。基側室外。四出爨火。炎勢內流。一堂盡溫云云。要之皆今之暖房而非炕也。惟舊唐書高麗傳。冬月皆作長炕。下然煴火。馬擴茅齋自敘。金主聚諸將共食。則於炕上用矮檯子或木盤相接。北盟錄。女眞俗。環屋爲土牀。熾火其下。寢食起居其上。謂之炕。觀此數條。乃不啻爲今日北方用炕者。形容盡致。而宋人異而書之。以爲胡俗。益可見中國北方古未有炕。蓋其初本東胡之俗。自遼金入中國。浸染既深。久之遂成習慣。然炎火蒸融。輒令人筋脈弛緩。腦氣昏沉。南人夏日寢之。土濕交乘。尤易成癱瘓之症。即北人體質素强。而炭氣濛騰。冬夜因之悶斃者。亦時有所聞也。此亦習尙之亟宜改良者矣。

三十日早。氣溫六度。氣壓六四二耗。西北行五里入山溝。亂石爲途。車行震盪。筋節

爲解。乃步行過山。山石皆花岡岩。中含鐵鑛。車馬盤旋山腰。如懸空際。下臨深澗。積雪猶多未消。地名曰石峽溝。過峽後見水向北流。蓋大黑河之分支也。山溝中石塊愈巨。蹲伏若臥牛。遙望兩崖山腹中。頗多穴而居者。三十五里至耶普原。又西北十五里至朱毛。乃出山入平地。而風起塵飛。簌簌撲人。如行瀚海中。又二十里。抵薩必捺爾。和林縣屬也。村戶約二百家。頗有富庶氣象。比之口內。轉若別有天地。是日共行七十里。晚間和暖。氣溫二十度。氣壓六五二耗。

薩必捺爾之南。當殺虎口入和林縣之通路。上有玉林城。即明初所設之玉林衞也。明自永樂以後。旣棄東勝。並移玉林於口內。於是山河之險全失。所據口內諸堡。又皆在荒寒沙磧之中。而邊外膏腴戰守所資之地。反棄以予敵。此明之所以不競也。今自殺虎口外。清初皆蒙古之地。地名不見圖籍。但據土音書之。然圖籍所載。謬誤正多。如涼城縣治。即寧遠縣。本在殺虎口西北。今圖皆在殺虎口之東。托克托縣、本

在大黑河入黃河處。距河口僅五里。今圖皆在大黑河之東南。五原治後套之隆興長。東勝治河南之羊腸濠。今圖皆繪於薩拉齊境內。其他承訛襲謬。不可勝舉。均之無一足據者。

三十一日早、氣溫六度。連日皆西風。然自笨毛出山後。風力和煦。不似牛心堡一帶之凜烈矣。由薩必捺爾西北行。土脈膏沃。村落繁多。柳樹往往成圍。十里曰黑塔板申。二十里曰羊蓋板申。板申者。蒙語屋也。三十里大黑河。河水渾黑。如含草灰。兩岸泥濘。幸而底凍未脫。車行得以不陷。過河後。就道旁野店打尖。遙望西南十餘里間。土阜隆起。隱隱若小山。見於雲務中。問之。乃青塚也。土人皆稱為昭君墳。因命車子迂道往訪之。車行濘膿間。曲折迂回。閱一時許。乃至。墓基周凡五百五十餘步。塚高可十餘丈。旁有磴道可拾級而登。其上寬平。面積五六丈。塚前豐碑高峙。東一為彥德書英兩詩碣。其詩曰、閨閣堪垂世。明妃冠漢宮。一身歸朔漠。萬里靖兵戎。若以功

名論。幾於衛霍同。人皆悲遠嫁。我獨羨遭逢。縱使承恩寵。焉能保始終。至今青塚在。
絕域賦秋風。亦足爲明妃吐氣矣。西一碑爲昇寅所立。題曰、漢明妃塚。皆清將軍筆
也。塚之東北大黑河。浪紋纈錦。樹影含嬌。回波反映。曲曲向西南流去。相距二三里
之遙。故塚旁土皆沖積層。麥隴雲屯。最近兩大村。曰賈家營。曰黃昏營。簷柳舒黃。籬
墻掩白。亦復與昭君艷跡。鬥媚爭妍。殆天之鍾美於是乎。至謂塞外草白。昭君塚草
色獨青。因名青塚。此殊不然。塞外地多白沙。空氣映之。凡山林村阜。無不黛色橫空。
若潑濃墨。故山曰大青山。河曰大黑河。昭君塚煙靄濛蘢。遠見數十里外。故亦曰青
塚。附會草青。蓋詩人好事之辭也。憑弔久之。爲攝影而去。抵歸化城。夕陽已西下矣。
凡行七十里。
住歸化城。閱歸綏志乘。乃知塞外名爲昭君墳者有三。一在涼城縣境。一在河西達
拉特旗界。是二處余皆過之。然要以在歸化城南大黑河濱者。有歷史可稽。其他皆

不免蹈爭墩之習也。宋太平興國八年。豐州刺史王承美敗契丹。追北至青塚百餘里。宋豐州今府谷縣西。與遼人兵爭。率在應朔雁門諸處。青塚正當其北。遼西京志豐州有青塚。遼豐州即今歸化以南。所謂豐州灘是也。又神册元年。太祖攻朔州。拔之。勒石紀功於青塚之南。朔州即今朔縣。青塚正當回軍之路。元史太祖十四年。駐軍青塚。由東勝渡河。收西夏。東勝今托城。爲大黑河西來津渡處。此皆青塚在大黑河濱之證。然諸史相承。要以唐杜佑之說爲最先。杜佑通典。唐金河縣。有王昭君墓龍朔三年。置雲中都護府於此。麟德元年。改單于都護府。領金河一縣。即魏道武所都。今大黑河有兩源。南源發凉城之北。今名黃水河。至托城之東。與大黑河匯。即古金河也。唐初將相。多代北高門。其年代又距漢爲近。故傳說較眞。杜子美因以見諸題詠。自此勝事流傳。遂爲方志中不可泯滅之古蹟矣。歸綏志、又謂昭君遠嫁單于。其墓當在漠北。不容在歸綏。疑諸說皆妄。此似並漢書未見者。呼韓邪留居光祿塞

下。其地本在今黑沙圖地方。匈奴既分。何緣復歸漠北耶。修志之難得通人如此。

四月一日早、氣溫三度、氣壓六七一耗。午後往新城會張敬輿將軍。城外柳色毿毿。大皆合抱。城中居民、近萬人。皆駐防旗籍也。熙來攘往。人人有優遊自得閒暇無事之狀。知其涵濡於皇澤者深矣。街衢頗闊。無大商舖。所售皆日用尋常之物而已。

綏遠城、距歸化城東北僅五里。清乾隆四年所築。移置右衛將軍於此。故對於歸化謂之新城。兩城之間。皆空地。今已開爲商埠。擬築馬路以聯之。

二日早、氣溫二度、門外渠水皆冰、飛雪數陣而止。午後晤一報館主任李君笑天。其報紙材料簡單。無可觀者。然對於西北邊事頗知注重。在塞外亦爲難得

三日早。氣溫二度、陰雲而風。戶外水仍結冰。黃君亞伯來談。黃君名起宗。崇明人。測候所所長也。以是間江蘇人甚少。相見頗爲親熱。亦旅況中之一樂也。下午從呂君習恒之請。移寓城內清丈局。呂君性渾厚。精明內蘊。張敬輿之軍事計畫。多其所贊

助云。

歸化城、明萬曆中忠順夫人三娘子所築。周僅二里。清夫局正踞其中。凡兩宅三進。建造式頗樸實堅固。當即三娘子藏嬌之所。清之初年。爲都統丹津府署。今俗皆謂之丹府。猶有雍正帝賜額存焉。丹津於三娘子。不知爲何人。當俺答亡後。四傳至博碩克圖。(明紀作卜失兎)察哈爾汗襲奪其衆。及清太宗滅察哈爾。博碩克圖子俄木布。率其頭目、古祿格、杭高、託博克。迎降。旣而俄木布以罪廢。乃編所屬爲二旗。以古祿格爲左翼都統。杭高爲右翼都統。由是言之。丹津當爲古祿格之後。與三娘子戚屬疏遠矣。至俺答子孫。始隸左右翼爲台吉。至乾隆時以協擒青袞扎布功。乃受封輔國公。不居歸化城。居大青山後西與。至今猶襲稱鎭國公焉。然旗衆零落。已盡爲漢民所化。纍然孤寄。若存若滅。都統一職。丹津二世後已改流官。不世襲。府亦出租爲官家辦公之地。其後裔皆散居附近。多游惰無賴。

四日早、氣溫二度半、天晴漸暖。午後往城北參觀中學校。校舍散漫。規模尚未完具。門前臨河。白楊夾岸。河水自陰山南下。掠城而過。爲大黑河之支流。上建石橋一座。曰凱旋橋。康熙征額魯特旋軍時所建也。橋西橋東、皆驛店。往來蒙古之駝商多寓居焉。蓋由歸化城而北。北出陰山。有通路凡三。一曰吳公壩。距城北三十里。古白谷道也。踰山入達爾汗旗界。一曰黑勒庫口。距城西北七十里。古白道中谿也。通克楚驛。及茂明安旗界。一曰哈拉沁。距城果北四十里。古武泉地也。北通四子部落。其東出之道。則曰楡溝。爲古之牛川。經察哈爾牧地。入張家口。

五日、復曆清明節也。早無風而暖。因往遊城外各招。招皆宏壯。各有拉嘛數十百人。康熙中定制。凡土默特各旗。每旗額選大拉嘛二名。拉嘛四十名。分派於七大招中。自是大招之有札薩克者凡六。有大拉嘛者凡十有六。故拉嘛有爵位。擅土地。歲入極富。吾所見天下寺觀。吾台而外。允以此處爲最。因由拉嘛招中得成吉思汗帖木

爾郎汗兩影相。蓋由外蒙攝來者。英姿奕奕。鬚眉畢見。雖拉嘛亦知崇拜而寶貴之。城內外小招無數。拉嘛多滿蒙人。西藏人亦有之。城北有清眞寺。回族頗衆。城西有福音天主兩堂。城南有關帝廟。道士居之。舉世界四大宗教。國中五大民族。羣萃一隅之中。此亦研究種教學者好資料也。然因宗教混淆。人種錯雜。聞其風俗。轉爲淫亂。良賤幾於不分。亦可異矣。

拉嘛招中各碑碣皆用四體字。亦有並用蒙藏文。不用漢文者。以致漢文之價値。至是而輕。余自大同而西。遇荒城破廟。時時留心古金石。以冀有所創獲。然所見皆明清人手蹟。又率淺陋無文。甚至劣不成句。蓋自古文人足跡。能至桑乾以北者寡矣。初擬爲心史君搜討遺文。以資其史料。至是乃爽然。

六日晴。

七日晴。

歸化城北距陰山之麓凡十餘里平衍肥沃儼然一都會也城外有溫泉二一在城南上傑外菜圃中一在城東北烏素圖村龍王廟左皆熱氣烝騰經冬不冰又有所謂玉泉井者在城南無量寺前味極甘美人皆取汲焉康熙西征時亦曾駐蹕於此今寺之前後左右皆成熱鬧市場閈闠櫛比謂之南大街商業繁昌百物具備全市精華所聚也古人每曰市井曰亦井邑則知飲水之於度地居民固有密切之關係焉氣候又極佳良冬無嚴寒夏無酷暑蚉蚊肥蟲皆絕迹以故燕晉人之流寓此間者久而安之大有樂不思蜀之概偶然以事還鄉反覺炎鬱不適若南人更無論矣歸綏一道原屬十二縣今東部豐鎭涼城興和陶林四縣劃還察哈爾所屬凡八縣此八縣中以綏遠和林托城清水河薩拉齊諸縣成立最早農產物多大小麥秈麥黍穀糜薯每年車駝並運輸入口內不可勝計歲之豐歉山陝北部視以飢飽焉若武川、武原、東勝、三縣則成立較後而地勢寥闊武川在歸化城西北地踞大靑山中

山窰星散。無大聚落。縣官終歲寄居歸化城中。衣租食稅而已。無所事事也。五原東勝兩縣官則寄居包鎭去所治皆在七八百里外。東勝縣治正踞鄂爾多斯七旗之中。地皆沙陀。民多僑寓。北赴包鎭。又隔大河。往返非數十日不達。故間有訴訟。或轉就榆林神木。求其審判焉。且該管縣官不之知也。亦曰天下之官。應管天下之事云爾。今就地勢言之。河西之八道河諸處。宜劃屬東勝。大青山內之可可伊立庚。宜劃屬武川。一轉移間則官民皆便。而於地方之發達。尤爲莫大關鍵。無如此二地者。一屬歸化。一屬薩拉齊。二縣皆著名肥缺。歷任縣官非上峯之紅吏莫屬。也與狐謀脈雖至愚者不爲。故東武二縣。卒爲所牽制。而莫由區理。然此祇期於調劑屬吏而止。每年輙三四其人。故亦無人爲此迂圖也。至於烏拉山南有武川屬地平羅縣東有五原屬地。孤懸無薄、尤風馬牛之不相及。追其原始。大都屬人主義爲之。吏治之壞。寔不由此。豈獨歸綏爲然哉。

九日晴。氣溫九度。上午往新城。見張將軍。與議西行。並請發給蒙文照會以便與蒙人接洽。將軍以西方荒落。孤行不便。乃傳命副官。酌派馬兵數名。護送至寧夏。盛意良可感也。

十日、早曇、下午東風而雨。僅濕地皮而止。皖人胡君佐臣者。習於蒙事。為言內蒙人情狡猾。與外蒙不同。平時猜忌漢官尤甚。既持照會而往。亦必疑為漢官將有事於交涉也。如不帶通譯。彼即故為不通言語。不與接待。此不可不慮者也。乃轉商張將軍再派譯員一名。隨與同行。

十一日早晴、張將軍所派馬兵譯員皆來晤。議定明日啟行。下午陰霾欲雨、四方雲脚下垂如線。

十二日早、甲歸化起行。向西南行六里。為孔家營。小河西有水僅漸車。十里為台布拉。二十里為台格牟。打尖居氏二百餘家。以底凍已消。大路泥濘。乃轉向西北傍山

而行。一路村落頗多。西十五里曰井周亥。土帶赭色。饒沃異常。人近千家。過此則路多頑石。有引山澗以灌田者。

晚抵畢克齊。共行七十里。畢克齊。一作筆寫氣。清曰筆帖式。漢言書手也。聞元時有書手居此。因而得名。今市廛繁盛。猶爲歸化縣屬之大鎮。

畢克齊。舊有宇文陵、楊忠故宅。今湮沒已久。不知所在。此亦周隋兩代之豐鎬也。唐高祖、生長武川。其地亦在今畢克齊之北。至李克用發迹天德。石敬塘世居陰山。皆不出此數百里間。天荒地老。世產霸才。亦異事矣。蓋自拓跋魏興於代北。歷周齊隋唐以至五季。奕葉連枝。相承不絕。直自宋初而後衰。然遼金元清。遂以遞興。宋勉力枝梧。卒以不競。要而言之。漢及魏晉。王氣在東南。東晉至宋。王氣在西北。宋及清代。王氣在東北。東南則起於淮水流域。西北則起於大黑河流域。東北則起於遼水流域。其地皆山河兩界間之太平原也。

平原國民之性質。率多豁達。而審於權變。又以水泉停滯。害於衛生。競爭激烈。艱於自存。故優勝劣敗。因是種姓遞演。皆成强武戰勝之材。此亦社會不刊之公例也。今於大黑河濱之茫茫平野。四望河山。恍置身於濠泗豐碭間。信乎江山之氣。足以發人雄心也。今東北西北皆就衰。王氣寖寖又將轉而東南矣。惜乎世界大通。相逼而來、乃不容我閉門作天子耳。

十三日早起、向西南行。遙望鎭後山巔。積雪皚皚。遇暖漸消。匯爲溪流。下灌隴畝間。是不啻天然之蓄水池也。出鎭數里。爲溪水所阻。乃轉而西北。至大畢克齊。又轉而西南。道傍石子細鋪。百草含靑。漸欲挺甲而茁。四十里爲察素齊。居民可五百戶。又西陷於淖。軸幾折。前後車皆停行。多人挽之始出。北地車子。頗有同舟共濟。遇風相救之義。若如南方水夫。爭港詬詈。動輒挺篙相撞。則終日不能行矣。今日人情傾險。南北皆同。惟任俠尙氣之出於驢夫走卒者。究以北方爲多耳。由此而西。過多爾濟

子板子兩村。晚住道升。乃一村落也。村民增宇寬廣。乃半以容納牲畜車輛者。是日午前暖至二十二度。下午風起。飛雨數點。亦不甚寒。共行八十里。

十四日西行。十五里古治。三十里和盤。皆小鎮。居民數十家。四十里莫達招。招中拉嘛二十餘人。垣內爲圃。針葉松亭亭獨立。青葱可愛。柳色半黃。桃杏含苞。尙未放花。自招而西。山勢縮轉向西北。路亦隨之。既又向西南入沙地。抵薩拉齊縣。即住署中。共行八十里。

薩拉齊倚山面河。形勢最爲握要。其外環以土城。街衢宏闊。當五原東勝未設治以前。所轄之地。遠及河西。河北直與甘肅境相交。蒙漢雜處。羈縻之而已。今雖分割。縱橫猶三百餘里。而兼轄河西達拉特旗民。猶不與焉。縣令王穀甫君。勇於吏事。又能馬上擊賊。商民皆稱頌之。

十五日早、氣溫十七度。氣壓六七二耗、聞王君穀甫言。縣後山麓有石棉礦。下午乃

往視之。出西門約四五里。過板升齊。方張彩棚演劇。村民環而觀之。甚樂也。村西北山峽間。即石綿礦所在。石壁中層層疊疊。狀如粉屑。以手指之柔軟若敗絮。其旁又多石英、石膏。此其礦苗之外見者也。聞山以內石綿堆積。賤如糞土。以運送不便。棄置可惜。由壁而上。登山巔眺之。南望黃河。氣色昏沉。日光映之。如在烟火中。其北則壘嶂層峰。不見崖際。皆古陰山之脈也。山坡多產山桃。枯枝虬幹。不葉而花。酷似南方之梅。口外春秋多烈風。花果皆不能殖。而山坳巖谷中。往往多奇花異草。人無識之者。下山後就道旁村民家小憩。見其家婦女皆不纏足。絳珠盈頭。對客大方。了無羞縮。問之知為蒙古人。闔村皆是。皆已業耕田。與漢民毫無所異。

十六日、由薩城起行向西南。一路皆沙地。低下處則多城。色白如銀。五十里抵汪兒渡。僅見小舟一葉。又敝壞不任載重。不敢登。乃復沿黃河岸東行八九里。至唐磴口。河寬不足一里。水色渾濁。流度亦不甚湍急。岸邊土屋六七家。炕灶半圮。僅見一屋

有貧婦居焉。河下栁舟三四艘。長可二丈餘。牽舁駝車、以次渡。歷一點餘鐘始畢事。

過河五里。至梅倫之居。日已沉西矣。梅倫職三品。位於一旗中官頗貴。是時隨余行者。凡十二人。其屋不能容。乃指導東南一油坊宿焉。此油坊蓋漢人所開者。問之知是處隔河距薩縣不過五十里。余等不識路迂回乃至八九十里。雖王毅甫君派有導路馬巡。亦復茫然。

十七日早、梅倫復派蒙人一名。爲前導。向南行。一望平坦。土皆肥沃。已開墾者占十之七八。惟極目寥闊。無村舍無溝渠無樹木。唯坡陀起伏間。時見有漢民三五。手持長鑱。俯身挖地。蓋採掘甘草、山豆根者也。蒙地多藥材。而甘草、山豆根尤著名。每歲由西人納價估購。自雇工人挖之。頗有因以獲巨利者。二十里至中和永。即達拉特旗王之所居。又西南十里。至張明高油坊。因停車打尖。張明高家貸蒙地三十餘頃。歲納租金二十餘千。畜牛羊數千頭。所產多小麥秈麥胡麻。農隙時即以胡麻榨油。

運售山陝內地所用蒙漢工役、凡數十人。亦小康之家也。其南二十里。為天主教堂。洋式樓房一所。環而居者。皆教民。教外人無攙入者。過教堂後。前阻溪水。轉折盤旋。不辨東西。至黃昏後。始抵達拉特營盤。營盤者。王府之別稱也。

初余與譯員連君未至時。使馬巡持照會先移知其王。王使人導之印務處。預備招待。及余與連君至。則馬巡與諸蒙人皆植立門外、若相持不下者。連君問之。乃知掌印務處之扎克齊。高臥於內不出見。諸蒙人所指與之屋。既不堪容膝、馬亦無地拴繫。連君操蒙語詰之。既而語余。蒙人性柔茹剛吐。不與之嚴重交涉。將愈傲慢不能堪。乃使巡兵立迫扎克齊出。正言責之。連君轉譯蒙語。怒目戟指申申詬詈至數百言。扎克齊乃屈膝讋服。急飭諸蒙人分辨之。至是始信胡君內蒙人情狡猾之說為不誣也。

十八日早餐後、使謂扎克齊、擬見其王。扎克齊答以當俟請示。蓋王之會客時期與

出行方向皆由拉嘛定之。否則立至兇災。故不可違也。印務處者。全旗之辦公地也。扎克督即其王任官。官最貴。閒處皆聽命焉。其處僅土屋十五間。共二進。前為院落。以停車馬。東廂乃禁錮罪人之所。壁上縣鐐銬鞭朴諸刑具。蓋蒙人有過犯。可由蒙官自理之也。後進四合。每邊三間。亦無煉瓦。以土雜草覆之。如是而已。而每日憧憧往來。所以供差之奴才。常至十數人。人着長袍。腰間繫白巾、小袋、各一。名曰供差。實亦無差可供。終日徙倚徘徊。探頭接耳。徒取人厭。然在旗下。實為不可少之義務。食由自備、按期輪值。其處中一切費用。亦由閤旗分派之。已而王使富君來致候。訂以明日會晤。並饋以白麵一袋。少牢一頭。蒙人自入春以後。例不殺生。皆以乳餅充食。至秋冬開乃開宰。此蓋為余輩特殺者。然供差諸奴才見之。乃眈眈環伺。饞涎欲滴。因囑從人嚴為守護以防之。午後過特爾罕。得識元陵所在。留之晚餐。至夜分始去。

十九日早、氣溫十八度。氣壓六六二耗。午前由台吉領之往會其王。台吉辮髮藍頂。

務活佛也。王府在印務處之西北。相去僅一里餘。大門榜曰自治政府。不知何所取義。屋凡三進。後堂中室皆瓦屋。後供佛像。專以誦經。中爲寢室。王居之。二門而東。上屋三間。爲會客處。中懸紅緞中書。大都鄉曲兒童所玩耍者。府之中披裘捲髮者。戴翎頂者。雜沓蠕蠕。皆拉嘛與奴才所往來也。奴才最賤。與王言事。必跪而進。拉嘛最尊。每日陪王唪經。有定程。焉王唪經亦最虔。苟以事間斷。後時必補之。無事時。則六博嬉戲。或修鐙照像。習以爲常。此其生涯也。余既見王。王迎之門。即席奉哈達爲禮。畢。余道來意。因以調查蒙地物產爲言。王則謂蒙地荒瘠。別無物產。所有腴田已盡爲墾務局掠去。當時雖訂有歲租三萬。局員乃蘿乾沒之。余曰。此在前清專制時代則然。今則政體共和。五族一家。嗣後當不至此。王曰。適所言正共和時代之事。前清局員雖貪劣。尚不敢公爲欺罔。自入民國。官權愈重。以致蒙人飲恨吞聲。無所控訴。且所謂共和者。自漢人倡言之。非蒙人所敢望也。今鑒於漢人之爭權奪利。若寧使國家

之論胥以亡而必不肯掊視目前之一官一職乃欲蒙人以世守之土地報之公家。豈可謂平。余知其銜恨於官婴者甚深。急以他語慰之。乃與之縱談蒙古故事彼乃操漢語。欵洽殷勤。約盡兩點餘鐘而別。王名遜博爾巴圖字福海本貝子爵民國成立。晉郡王。其人久居北京。又近漢人。故性尤狡猾云。午後天氣驟暖。攝氏表升至三十二度、

二十日早、王復使人以盤餐來餽。一魚一豚肩。烹調皆劣。余以天氣酷熱。又所帶蔬菜已盡。連日專食肉類。覺大便滯澀。腸胃咽喉皆發炎。急思他去。時與連君出外遊眺。王府四週。多沙陀。高者乃至丈餘。其間又無林木。即王府內外。亦無一花一草。四望蕭瑟。渺然孤寄於窮沙曠野之中。雖名爲王。而園林亭院。尚不及中人寒素之家。不知其何以能抑鬱久居於此也。

達拉特旗地。東西約八百里。南北一二百里。或數十里。其南有山。爲舊府所在。今其

母號老福晉者居焉。閻其歲入亦頗不薄。惟以性好揮霍。用度不支。乃重征其民。民多怨之。又由北京購娼女而歸。納之側室。以是民愈不服。會西部梅倫以事為王所斥。因乘間煽動。倡獨規於柴登。獨規者。猶聯合會也。衆既合羣議廢王。推其弟三台吉襲職。聲勢洶洶。解之不散。是亦蒙古之小革命軍也。

蒙旗王公。嫡庶之分頗嚴。即在妾媵。亦必得旗衆公智。乃承認之。否則有子為私生。不得列為台吉。又夫婦於生存時可以離居。夫死後婦不得再嫁。此與其古俗懸殊矣。匈奴之俗。父死妻其後母。兄弟亡亦收其妻。元人入主中國。其風不改。明時三娘子。歷配俺答三世。為時固未遠也。至清世常以公主下嫁蒙古王公。意必清帝醜其俗。強制使改之。至民間婦女。仍不知名節為何事也。

官書所載。鄂爾多斯。凡分左右前中後七旗。然問之蒙人。殊不知也。其旗各有專名。就地望徵之。所謂左翼前旗、名曰準葛爾。左翼後旗、名曰達拉特。右翼中旗、名曰杭

王。此東三旗也、右翼前旗名曰烏審、並附加薩一旗。右翼中旗、名曰鄂託。右翼後旗。名曰杭錦。此西四旗也。轄地之廣。以準葛爾、達拉特、鄂託爲最。烏審、杭錦次之。郡王。加薩、又次之。地味之沃、以濱河之杭錦。達拉特、準葛爾爲最。加薩、郡王、次之。烏審、鄂託。則地處西南高而多沙。不堪種植矣。然沙山中則多產甘草、大黃、黃蓍、山豆根、諸藥材、杭錦有白鹽池。鄂託有紅鹽池。又各有城湖。歲出無數。鄂託城塊。有天然生成。重至數百斤者。至無烟炭、則諸山中尤所在皆是。不勝採掘也。大抵河套內諸山。率由沙土構成。惟鄂託旗有石山。以產銀著。

各旗中人口之多少無人知之。其掌戶籍之官。名曰掌蓋。一掌蓋凡轄五十人。鄂託有掌蓋八十三。烏審四十二。達拉特四十。準葛爾四十五。杭錦三十七。郡王二十四。加薩十五。此猶其最初編制也。今則人口消耗。有一掌蓋所轄不及三四十人者。由此核計。合伊克招盟不過一萬四五千人。聞烏藍察布盟人口尤少。合全旗計之不

過五六千人。亦足以駭人聽聞矣。蒙古女子之生殖力。不甚繁碩。一母所懷。胎珠不過一二。如漢人之椒聊蕃衍。常至三四者。則甚稀有。青孟德斯鳩嘗言。支那女子生育之盛。冠絕寰瀛。雖以埃及法老王棄兒之令布之。亦不能減其繁殖。是則漢人卒能以其子姓之蕃。吸收滿蒙而同化之者。不可謂非女國民之功也。

蒙古人口之消耗。耳食者流。多歸咎於拉嘛教。實則不然。今觀土默特、准葛爾、達拉特三旗。以近於漢地。婚葬多用漢禮。其人口亦漸繁。蓋蒙人夫婦之倫常不確定。女子尤多習於淫亂。至有拜馬樁之陋俗。拜馬樁者。大抵由其家艱於男丁。而僅育女兒。屆及笄時。遂指門前拴馬之樁爲夫。亦復招集親朋。嚴妝盛飾。對於馬樁爲交拜之禮。自此後。即隨意與人交合。產子不爲私生。其家得公認爲嗣續云。

伊克招譯言大廟也。其廟在達拉特營盤之東北。今謂之王爺招。其旁有瓦屋三楹。供奉成吉思汗。鄂爾多斯七旗盟以是名。然其名所。初無一定。常隨盟長爲轉移。盟

例也。五虎口附近。則有漁稅。視漁獲額百分之二。若夫力役之征。値領內有事。則使人發布告。或肩傳牌。行知各邑。凡有男子之家。必出壯丁一人。羣集韓家之門。以聽遣發。違者重懲之。

養兵　韓家常備之兵。總計六百餘名。分二本部七會。以屯駐之如左。

一金城本部　團兵二百餘人。

一樺樹林本部　團兵百十人。

一夾皮溝會　總辦一人。幫辦一人。團兵四十餘人。

一金銀壁會　會首一人。團兵百餘人。

一古洞河會　會首一人。團兵五十餘人。

一帽兒山會　會首一人。團兵十餘人。

一梨子溝會　會首一人。團兵二十餘人。

一柳錘溝會　會首一人。團兵十餘人。

一那爾蘇會　會首一人。團兵五十餘人。

團兵多山東人。人皆精壯。饒勇善鬬。日常攜銃帶劍。腰繫木牌。牌長五寸。寬一寸五分餘。上書鄉勇字。苟無此牌而自帶銃器者。即目爲馬賊。必捕而嚴罰之。鄉勇皆管內編民。且皆出於志願。而並無餉給。每歲由韓家給以冬夏衣各一襲。歲首乃相率至韓家拜賀新年。韓家則每名賞予壓歲錢一千。且許其任從何業。皆蠲其稅課。所以酬其勞也。而鄉勇平時。每自開賭場。借博規費。韓家亦不禁之。若默許者。會首則皆由韓家指名選受。平時亦無俸給。惟就所轄地之租入。加收少許。以自資。亦韓家所默認者也。各會中必造具版籍。凡居民之姓名原籍家族及耕地之數。皆詳載之。韓家亦備有總册。以便稽核。

團兵之武器。亦由韓家頒給之。兵器庫中儲有小銃六百挺。抬鎗亦多。日俄戰爭中

因與花勝隊相通。俄國快銃遂多輸入。其火藥庫所儲。不得其確數。然準是可以推之。火藥庫建自光緒二十五年三月。後因庫外彈藥發火。延及庫內。同時轟發。炸斃男婦二十餘人。乃重築之。二十六年爲俄兵所燬。至三十一年、復新創彈藥庫二所。

學校　領內有學校九所。其分設地點。荒溝二。樺樹林三。五虎石、二道店、梨樹溝、頭道溝各一。平均計之。每教師一人。得生徒十三人。每校一年束脩不過三十餘千。大都村夫子之私塾也。韓家別設一校。以教授同族之子弟。程瓌廷即其教育監理也。

地方政治　韓邊外之政治狀況。既如上述矣。然綜觀領內各邑。其地方自治之實權。大都操于各地方之會首。凡司法、行政、財政、軍政。皆歸一人兼任之。然以韓家之選任得宜。故刑罰雖嚴。而能恩威並用。其會首亦皆一鄉輿望所歸。勸善懲惡。賞罰分明。居民莫不翕然稱頌之。未聞一人訴其冤苦者。今分陳其概況如左。

一古洞河、　會所在古洞河域。中間有木造家屋三四棟。土民稱爲大房子。其受登舉委任而爲韓家之代表者曰宋平西。土人皆呼爲大爺。凡該地之賦稅、礦務、詞訟、一切皆掌之。居民每有鬥毆、或爭界之事件發生時。兩造或二人或三五人。同詣大房子。各向大爺面呈其情狀理由。大爺聽詞竟。即立爲判斷。非理者但嚴詞斥責之。重則飭部下撲以皮鞭。大房子內、韓家亦駐團兵五十餘人。時時持槍梭巡其區內

一金銀窰、　其支配人曰劉古春。山東靑州人也。亦設會房。有團兵百餘人。此地當東路之衝。馬賊所常出入也。故設兵以防守之

一頭道柳河、　谷中有團練會。會首曰李義明。山東登州人也。其人頗有名望。常偕團兵七八人。共駐會房中。此地向爲馬賊所出沒。自團兵興而馬賊以絕。至古洞河以東。雖有馬賊竊發。然不敢窺韓家邊境也。

一夾皮溝　此地爲金廠所叢聚。又當四方交通之衝。蓋部落中之重要地也。特派韓家近族韓守憲爲總辦。鮑之顯爲幫辦。以駐之。並地方諸務皆委之。當有事時。一言號召三四千人可以立集。旁近上戲台又有韓家所修之炮台時焉。外環以土城。周可三四里。高及丈。駢列抬鎗。以備守禦。例設團兵五十餘名。

夾皮溝。韓家最初之發祥地也。當効忠爲首領時。曾訂有溝規。其後衆皆遵守之。今摘錄大綱於左。亦足窺其創始之規模矣。

組織　首領一人。由團員中、就才德具備素孚衆望者投票選舉之。職在規畫全局。兼綜萬幾。副首領二人。由首領就團員中之學識俱優者委任之。職在輔相首領。襄理庶務。書記小使數人。由首領副首領選用之。職在分科任事。以聽首領副首領之指揮。團勇數百人。就礦夫中之勇敢耐勞者、拔充之。職在巡邏守壘。保持全體之

安寧。

前項團員新入團時。須有團員數人之保證。並得首領之認可。

刑規　全團之賞罰。由首領主之。凡關於人事之犯罪。輕則笞。重則死。或生埋之地中。或縛投之坑洞。如密探或盜取。皆放逐之。不許復來。重者並加以髡黥。

慈善　全團之疾苦。由首領周之。病則勤爲保養。死則妥爲殮葬。倘有不幸。爲官吏所捕。或外敵所殺。並予遺族以相當之恤金。其費亦由首領担任之。

利益　採金時分班從事。獲金後須全奉之首領。再由首領公分於各班。若無(一)所獲時。膳宿皆由首領供之。並不取償。

脫退　團員中有欲脫退者。不論何時。皆得申告首領而去。但既退之後。不得再加入團。

一那爾轟　踞那爾轟之溪谷中。一名西南坌。有會房三棟。養團兵五十餘

名。會首曰馬紅牙。土人亦稱爲大爺。此外散居巖谷者。各就十家或八家。聯而爲牌。其牌頭皆由大爺選派之。不關白韓家也。農民爭鬭。牌頭得自爲處分。時或馬賊來襲。亦責成牌頭報之大爺。急派團兵擊殺之。守衛既嚴。馬賊乃聞風遠遁矣。

領外關係地政治情態

韓邊外所屬。治具既張。儼稱樂土。故其毗連諸境。亦莫不仰其餘勢。以求自完。此猶之韓邊外之藩屬也。蓋長白山自封禁以後。其沿山數百里之地。皆荒榛叢莽。曠渺無人。即有一二窮民。冒險深入。計其耕獵所獲。亦僅足以自給。固非官吏涎覗所及也。即幸而及之。而敲剝朘削之餘。豈能分其餘瀝。以爲小民之生事謀敗。然官治之効力。其果足以爲民靖寇盜。策治安與否。小民雖愚。當亦目驗而知之。長白山居民。既幸而脫於官治之桎梏。而山藪之慝。即亦不能無事防閑。故其自衛之心既迫。而其自治之規爲。亦因以發展。特自衛之能力。往往虞其

不足以故仰賴韓家之隱情固無異小國之事大國也茲特舉其顯著者言之而自治與官治之情狀亦可曉然矣

一娘娘庫地方　一稱長白山東派西北口內有會房一所會首曰王老嗣山海關內人也自練鄉勇二三百名馬賊蠢動其力亦足以禦之至賊勢浩大時則一方傳檄各窩棚羣集會房以聽會首之指揮一方遣使韓家請派援兵韓家亦推救災恤鄰之義時出兵以救之

一濛江地方　一稱濛江甸距那爾轟西南約七十里地味肥美便於開拓吉林將軍因設招墾局於此當時任總辦者曰千子龍坐擁兵丁百餘名地方有鄉約一人並有團練會然其東四十餘里間山林叢雜向爲馬賊巢穴每羣多至二三百人各持連環快鎗時出刼掠鄉民無如何團練官兵亦聞風慄慄無能彈壓之所謂招墾總辦者惟通欵於韓家之代表以自保其位

置而已。

產業志

韓邊外之地所有產業。以採金爲首屈。伐木、獵獸、栽蔘次之。農業僅限于山坳林隙間。少有耕地。若牧業工業。尤微末不足言。蓋其經濟狀況。固猶在幼稚時代也。惟長白山豐草長林、鬱爲樹海。凡良材品藥奇獸珍禽。皆茂育其中。松花江流域。則金鑛蘊藏。隨處發見。尤爲天然之寶庫。民專其利。固有取不盡而用不竭者。此其生聚之所以日繁也。茲特就其物產之重者彙而錄之。至商市交通。亦以類附焉。

鑛產　南起長白山頂。北至帽兒山。東自古洞河。西至大鷹溝。沙金之產。隨處有之。而就中尤以夾皮溝、頭道溝、二道溝、東南岔溝、蜂蜜溝、王伯瞎、金銀壁、石陰溝、大沙河、古洞河、黃泥河爲著名金穴。他如那爾轟、荒溝、梨子溝、頭道柳河諸處。亦不勝枚舉。凡有居民之所。幾無不以採金爲業者。據韓家所調查。每年所產約達六萬兩。

此特就其徵額推之也。而收多報少。冀以減輕徵額者。固常有之。蓋其實產之數。猶兩倍之而不止也。世謂亞洲東北、地皆金底。觀此蓋可見矣。

所得金砂。多售之吉垣。而礦夫以山東人爲最多。有時亦襲負而歸。售之芝罘。以故吉林芝罘諸錢舖。及雜貨舖中。收買荒金之招牌。連綴如珠。每屆正月之前。買賣頗占巨額云。

林產　長白山一帶。以樹木爲最富。就中如松柞椴樺楸楡、曲立木各種。大皆合抱。高至丈餘。或至十餘丈。其產地如娘娘庫、那爾轟、頭道柳河、二道溝、頭道溝、穆奇河、五虎石等處。居民多以伐木爲專業。每屆春季。乘松花江水漲。自長山屯以抵吉林城。時見木排如雲。順流而下。他如居民隨時採伐。以供自用者。其多尤不可勝計也。

獵產　山林中獸畜馴擾。遊牧成羣。自娘娘庫、湯河口、一帶。上亘長白山頂。凡所

稱爲窩棚者。皆獵獸場也。窩棚之制。植木爲墻。上橫樹枝。更上則以草幹木葉覆之。前啟一門。門內空地穿坑長寬約丈餘即獵夫所居處也獵品如虎豹熊狼狐鹿麝灰鼠貂狍等皆有之。

人參　山林中人參富有。居民皆採取之。就中如娘娘庫、花磖、張家窩棚、砍木窩棚、三道白河、二道江、孫家窩棚、西崗上、梆錘滸、頭道江、兩江口、頭道柳河、二道柳河、富爾河、那爾轟等處。其民皆以採參爲專業者也。又有從事於人參栽培者。則以那爾轟梆錘滸爲最盛。

農業　農作物以玉蜀黍、高粱、豆粟、四穀爲最多。蕎麥大小麥次之。一年一獲。每歲春季。清明節後播種。九月中秋節後收獲。平均一年所產。僅足敷居民一年之食。每遇凶歉。皆仰給于吉林。爲其耕地僅有此數也。烟草靛青、亦多產之。二者皆販運吉林。亦占巨額。烟草多產於金銀壁以北。及其以西各地。謂之南山烟

漁產　松花江上流不產大魚然鯉鯽草根魚細鱗魚等游泳蕃息爲沿江居民所常食若五虎石寬街附近有以捕魚爲專業者

商業　商事不振通乎全域以經商爲專業者不過數家居民往往以所獲物品自以舟車運售於吉林復自購棉棉布棉絲燒酒砂糖石油燐寸而歸以備日用之需至小雜貨類亦時仰給於肩挑之行商然以地處僻遠故其物價頗昂若烟酒諸奢侈品爲金夫所需要者其價尤數倍於外間蓋其人之操業既屬投機又時而羣聚賭博不惜揮金如土故也

通用貨幣以吉林銀元吉林錢帖銅元制錢爲主日本銀元雖頗流通而居民授受不甚信用俄國紙幣初亦暢行日俄戰時乃漸低下而韓家又曾禁止收兌一時遂絕跡而日本紙幣自是日益風行矣

交通　韓登外之地僻處山林儼若別一天地而與他方互相隔離惟松花江滙

[illegible]水勢[illegible]約四百餘里夏秋用舟楫冬春用爬犁此其唯一之交通系也自冬春冰結時以金銀壁爲中心北達敦化縣東通局子街南走娘娘庫皆用大車而以犍牛三四頭曳之交通之具如是而已蓋其地本屬荒山野嶺人蹤罕至自滿咸同間始有金匪馬賊盤踞其中交通設施固非若吾儕所企及也今以長白山主峯爲起點就其天然之徑路考之自長白山頂北行八十餘里至花砬自長白山頂東行六十餘里至東派自長白山頂西行七十里至西派此上三道皆窩集連天哈湯擬路北道可通人馬東西兩道僅便人行一線斜通如羊腸如蟻孔非有嚮導未有不迷於所往者山南有棧道通朝鮮之胞怡山地質土石相半樹木亦漸稀疏而春夏之交綠苔凝滑亦令人嘆行路之難也訪之故老自朝鮮茂山越松花江上流以出吉林昔時本爲通衢要道今乃崩壞頹落荊榛塞之致可慨也今幸而馬賊平靖山中草昧漸開村邑往來日以頻繁故其局部間之

道路。亦已蕩蕩平平。人馬無礙。唯其各重要地點。尚無幹路以連屬之。是則不能不有望於將來者矣。

外交志

當韓邊外之初起也。燕齊流民爭歸之。聲勢既振。吉林將軍屢遣兵逐捕之。皆爲李副長賄賂所却。且以窮邊荒漠。不易動用大兵。遂相與姑息彌縫之。其後因吳大澂優與牢籠。韓家於日俄兩役。亦躬擐甲胄。爲國効忠。可謂名稱其實矣。登舉既以戰功累晉都司。每年中嘗自率部兵十餘人。躬詣吉林伺應將軍數日。即去。而與各官屬。殆無所交際。正月對於將軍知府、必有所餽遺。其儀物特取之於土產。若鶴、金虎、鹿、各一事。聊以將意而已。官家亦不得苛索之。

管內政令。皆由韓家自爲設施。吉林官府常度外置之。有時勉爲關與。亦往往不得要領。例如光緒二十七年。梨子溝有孫姓者。人言其爲馬賊渠魁。登舉部將劉永升、

遽率兵攻殺之。孫氏親族怒。控其寃於將軍。將軍派員至韓家。數與交涉。終於無效而止。然即此已爲異例矣。大抵事之涉於韓家者。官府皆付之不問。以爲常。以故吉林官府雖過其境。亦鮮至韓家者。

其境內有所謂卡倫者。吉林將軍所派分檢員也。例以旗人充之。每年十一月落差。周年即瓜代。謂之占爺。所駐無常處。常率同隸役三四人。扼商販往來要衝。凡通過本境。或由他境運銷本境諸商品。如麻烟等者。皆稅之。其稅例每一檯應徵錢二千。或三千。若領內居民。皆無所稅也。居民租稅。皆由韓家自徵之。上解吉林府署。錢檯一年凡一千餘兩。

對於俄國　當拳匪亂前。俄人於長白山一帶已嘗經營。及之長白山頂花磖夾皮溝諸處。皆有俄人之建築物。又時耀兵於金城、大鷹溝、娘娘庫諸處。爲威嚇之計。山中馬賊頭目。如劉彈子、李翰臣輩。皆招收之。勒以部伍。名曰花膀隊。意固欲以敵韓

家也。自大䃶溝戰後。俄人去而復來。以調查火藥庫兵器彈丸爲辭。然見韓家有備。不敢沒收也。日俄戰爭時。俄國士官率兵六十餘人自吉林詣韓家。屯兵野外。自偕通譯往訪登舉。道管事徐福升迎詰之。以徵買軍糧請登舉出見。留宿三日而去。臨行贈以魚鮮一籠。以示雅意。然終以前事恨之。

對於日本　自日俄戰後。南滿復入日本範圍。其地又南與朝鮮東與間島接壤。以故日人益與登舉相親。書幣往來。殆無虛日。間島交涉。日人乃指韓家爲世界秘密國。冀以相牽混。然登舉久授官中朝。其計終不得逞也。先是海城之戰。登舉與日兵交綏而退。事後每與人言。日兵精銳。非俄軍之比。日俄戰起。復州居民五十餘家。避亂詣登舉。登舉謂曰。日軍紀律謹嚴。戰必勝。因密與花膀隊連絡。欲以反攻俄人而以中朝宣布中立而止。日人聞而益德之。議欲與之合資同開夾皮溝金鑛。登舉不可。既而民國成立。中政府亦懼登舉爲日人所用。因之吉林營務處以登舉爲總辦。

優禮厚俸以給之。

論曰、韓氏祖孫兩世皆雄豪。踞長白形勝之區。擁鄉里跅弛之衆。有土有民。儼成部落。雖阿骨打、努爾哈赤之開國承家。何以過之。顧其傾側擾攘於三大國間。終以崛彊枝梧。不敢望逾淦分。彼蓋審察乎世界潮流。知閉門天子固不如開門節度也。亦可謂識時務之俊傑矣。

韓邊外志終

南園詩存

南園叢稿之一

敍言

今詩之敝。日下而不可止者。夫之於不眞而已。浮俗能文之士。其視詩以爲敷揚典藻。刻畫其字句。而求工於對偶之間。得之則詡詡然以爲能。世亦從而號之曰。是能爲有韻之文。而今之詩家也。夫詩之道豈如是而已乎。今夫三百篇與夫十九首者。其言至淡泊。與後世陳典藻、鏤字句、巧對偶者之爲詩。其邈然不相似。無異於胡越之人之不相習也。然而讀三百篇與夫十九首之詩。其景物若在目前。而其發人之感歎者。不自知其何故而不能已。然則詩之道可知矣。曰眞者能動人。眞者攄我之肺腑以示人。而不假於粉飾彫鏤機巧者之爲是也。桃源張君慰西示余所爲詩。余讀之而歎其眞。是能取當前之百物。隨其形景而賦寫之。令人若身歷其境而親見之焉。是能浩浩焉畢其胸次所蘊蓄者。而發爲感歎悲喜。若不隔城府而與之共語焉。是眞夫流俗之詩。內之無見道之心。外之無形物之能。鬬富麗工巧。耗心力於皮

貌之末。而與作詩之本旨。愈去而愈遠者焉。是能繼三百篇十九首之傳。袪晚近浮靡之氣。而一返之古初者焉。夫爲人之道。不可以不眞。爲詩亦然。若張君慰西者。可謂得詩之眞而能爲詩矣。余既讀以卒業。爲道此意而歸之。壬子仲春觀雲蔣智由識

南園叢稿之一

南園詩存

泗陽張相文著

黃巖王敬禮校

晚眺

西風落日晚霞霏。垂袖閒吟上翠微。郭外幽篁殘塚亂。道旁古樹暮鴉飛。旱深老圃移修綆。寒到貧家補舊衣。正是寸心無着處。塞星幾點故人稀。

夜歸

破帆殘月一舟輕。歸叩柴門已四更。破屋燈移愁對影。隔鄰犬吠悄聞聲。米鹽瑣屑勞形役。帽席蹉跎誤耦耕。端爲故園花事好。到來五日是淸明。

與方子莊夜話

月明先照讀書樓。相對吟哦燈影浮。滿院竹松雞報曉。一天星斗雁橫秋。謀生雖得
文增價。投筆應憐願未酬。二十四年空寂寂。笑人鄧禹早封侯。

己丑冬寄食方子莊宅

故人宅畔好湖山。愛引劉郎去又還。風動蘆花飛岸曲。霜深柿葉滿林灣。客來不速
筵增箸。犬吠無端夜拔關。願乞菑畬三十畝。相隨耕讀樂閒閒。

南岡晚步

湖光斜映夕陽紅。十里人家一望中。老樹吟風翻落葉。寒鴉噪斷小橋東。

後村夏日即景

入夏春猶在。南園似輞川。禾花青匝地。樹色碧連天。過雨飛乾鵲。臨風聽早蟬。奇峰
雲變幻。明鏡水漪漣。路曲穿村出。墻低得月先。長桑迷屋角。古驛走堤巔。籬破雞輕
入。人嫺犬自眠。督耕僱衆佃。占歲問高年。小豎爭原草。羣娃汲井泉。尋途紛熱客。越

稻話良田。鵝喚鋤殘日。牛歌唱晚烟。間身遊物外。何羨大羅仙。

咏懷二首

生涯冷落似寒梅。夏雨春風總不開。壯志半因平世誤。早年已受俗緣摧。尋常毀譽隨流俗。珍重韶華愛後來。遮莫酒酣頻拔劍。王郎歌罷有餘哀。

不堪淪落哭劉蕡。惟有傭書筆未焚。難嫁十年孤處女。無功百戰故將軍。貧眞入骨翻忘恨。命已成仇莫論文。幾度春風秋雨後。愁懷重借濁醪醺。

泛舟至韓宅

颪颻浪打怯船輕。十里湖光一鑑平。四望人家浮水面。疑身已到蓬瀛。

竹枝詞

卜湖水映夕陽斜。綠柳環堤四五家。却怪村兒難解事。遍栽蔬菜不栽花。

擣衣斜插鬢邊花。隔岸仙居認恐差。故意牽留隣姊話。過城蘆壁是儂家。

蘆花飛遍水風涼。散遣情懷愛夕陽。未解閒情小兒女。也隨阿姊立門傍。

中秋日喜方子莊見過

蓬門連日駐高軒。恠底簷前喜鵲喧。揮麈談玄秋樹晚。聯牀話舊夜燈昏。家無藏酒沽常薄。案有抄書樂共翻。難得良宵聲籟寂。團圓月色繞荒村。

暮秋

無邊落木聽蕭蕭。萬里秋聲動寂寥。荷鍤人歸隨夕照。將雛鴉去剩空巢。沉機頓覺生中誤。論志誰爲世外交。應是苦吟拚共棄。閉門終日任風敲。

自西庄夜歸

閒雲漠漠月沉沉。倒影池塘轉樹林。繞郭蒼苔迷舊徑。三更隣犬故相尋。

月下東牆自掩扉。幾層蛛網鎖寒幃。西風處處催刀尺。忘却檀郎待補衣。

苦吟

苦吟郊島劇寒清。無力能傳後世名。多讀詩書原是福。不諳騎射好論兵。爲排積悶頻中酒。除覓知交懶進城。更待向平婚嫁畢。名山有路即蓬瀛。

淮陰寓舍

一灣流水幾人家。秋草芒芒帶晚霞。白板橋通街十字。紅墻寺壓路三叉。醉中詩句常題壁。客裡燈欒尚放花。爲想故園農事近。昨宵枕上數寒笳。

哭弟弟年二十聰穎善讀卒以攻苦而亡時庚寅十月二十七日也

幽明踪跡倏芒芒。悲極惟焚紙數張。不共棘闈三載試。空勞燈火五更忙。倘非黃卷功偏苦。未必青年命早亡。滿抱詩書將爾去。莫愁泉府寸陰荒。

機雲出處各安排。那料風狂一樹摧。撒手已成千古恨。蓋棺更待幾時開。甘羅早赴修文召。丁令無緣駕鶴回。慰爾九泉沉寂處。三朝兄妹上墳來。

偶成

少年心事百花知。取次龍鐘作病枝。最是生涯幾笑處。胸中無恨不成詩。

數升墨水消磨盡。屢躓名場學半荒。一事平生堪吐氣。借人福命重文章。

新米頻煩內顧愁。文魔字債幾生留。疏慵自是關天性。世事從教付石尤。

漂母祠

臨河矮屋傍荒祠。一飯千金憶昔時。不負君王恩百倍。功人心迹畢人知。

雪夜

漫天匝地白如銀。樓鳥無聲樹色新。閒倚小窗頻遠眺。騎驢橋外幾行人。

續會竹枝詞

輕寒細暖小春天。繪出烟花色色鮮。攜手道旁分隊立。人間都愛並頭蓮。

佛前爭爇一枝香。廣大慈悲願已償。兒女私情都似此。羅裙上繡兩鴛鴦。

錦車擁幔橫街頭。穩稱弓鞋月半鉤。一嫋輕腰花欲墜。東風無力惹人愁。

得徘徊處且徘徊。羅綺香風拂面來。夾路桃花看不盡。勝他劉阮到天台。

夜坐

春來依舊案凝冰。五夜人親小室燈。近隔兩河身是客。孤吟一月靜如僧。鶯聲撩亂花千片。屋影蕭疏樹幾層。醴酒空煩連日設。荒村無地覓良朋。

清明祭弟

去年寒食紙錢焚。雙拜塋前尙與昆。豈料東風重拂面。麥苗蘆蕨繞新墳。

夏日

絧訇隔院柞聲嘈。午夢驚回轉寂寥。雨過塵清天倍闊。風來林動暑全消。志同老驥輕千里。思並飛鴻入九霄。自憫未能忘感慨。毛錐無賴伴班超。

館中哭弟

生成薄命更成貧。空到人間二十春。痛我讀書蕭寺日。兩年累汝供勞薪。

聰明太過轉妨生。無復燈窗共五更。畢竟身亡心未死。夢中時聽讀書聲。

秋夜

半鈎斜月柳梢頭。碧海青天白露秋。破屋孤燈人獨坐。清光一縷爲詩留。

書悶

侯門彈鋏笑馮煖。身世徜徉號自寬。馬磨勞經還益健。牛衣臥慣不知寒。尊中美酒淋漓酌。案上羣書卓犖觀。熱血一腔何處洒。人間難覓古燕丹。

買書歌

無福移家嫏嬛住。買書癖甚杜武庫。入手不暇較錙銖。囊底存錢傾孤注。憶從少小試淮陰。歸時每每質衣袴。身世零丁總不知。一卷伊唔朝復暮。但有文章教子孫。何須車馬臨道路。後世賢者讀我書。相如雖貧能寶賦。不賢空作馬牛殉。房杜生平向誰訴。賢與不賢難預知。百城坐擁頗自負。出門無事囑山妻。架上雨久勤搜蠹。

秋柳七絕八首

意態龍鍾綠野堂。隋堤烟月恨茫茫。秋風一樣逢搖落。下第書生過洛陽。

零露西風傍曉寒。青衫有淚晚妝殘。斜陽官道連衰草。多少愁人怕倚欄。

怨態遲遲絢晚霞。風流放蕩自成家。幾年淪落金城道。上苑春風讓杏桃

狀元歸去更依依。杏子飄殘轉夕暉。漫道春華隨例減。曾將殘汁染君衣。

十分嬌態起靈和。陌上風光旅客過。日日車聲喧不斷。可憐人世別離多。

叛兒歌罷怨陽春。絕代丰神著色勻。落葉紛紛臨古道。時光報與畫眉人。

當路何人記手栽。絕無倚傍出塵埃。板橋斜日隨流水。不管寒鴉自往來。

游絲環繞綠楊城。青女霜中過半生。大樹將軍終健在。長空萬里送風聲。

漫興

幾年結客到屠沽。落拓風塵半酒徒。倚醉歸來街鼓定。一窗涼月讀陰符。

新歲野望

蕭條新歲後。曠野雪泥乾。鬬草貧兒聚。穿墳老樹蟠。氛高疑日近。身靜覺天寒。兀坐燈窗下。閒書袖手看。

遊金陵城東北三台洞

三層樓閣繞烟霞。脚底江聲走碧沙。儒服塵襟慙未稱。名山從古屬仙家。

莫愁湖

凄涼風雨石城秋。修待幾生作莫愁。瘦句吟成挨壁寫。名山好處跨驢遊。畫圖省識佳人面。花柳爭停酒客舟。一代江山輸滿局。徐王猶有勝棋樓。

辛卯重九日偕友人登邑城北高墩墩在河堤上四望空廓悵然起懷古之思因成一律

屯荒蕭瑟繞蘆葭。古驛長堤傍水涯。野徑黃飄秋葉冷。壞牆紅映夕陽斜。囊空沽酒

睒王媼冠整臨風笑。孟嘉眼底忽增千載恨。角城戰壘點寒鴉。角城在城北數十里為南北朝時屯守要地今訛為學城

初春遣懷

窗前無事自徘徊。鉛槧摩挲日幾回。滿地鳥啼春杪雪。數枝花綻臘中梅。生涯寂寞連愁度。往事迷離入夢來。會見東皇排法駕。無邊光景供詩材。

鄰婦哭

夜聞鄰婦哭。哭聲一何悲。感此不能寐。枕上淚交垂。痛我同胞者。周祭已臨期。去年當此日。臥病骨支離。姊妹持燈問。阿兄走延醫。乃嫂和湯藥。爾且慰勞疲。骨肉今如故。爾獨客陰司。吁嗟乎、寒宵風雨惡如斯。孤墳荒野魂何之。

題桃花扇曲本

中興法曲唱雍雍。忘却長江鐵鎖封。底事南都撐半壁。英雄猶讓宋高宗。

兒女多情誓柏舟。文人領袖半譙周。料因重演桃花扇。羞對當場菊部頭。

重見汪黃據要津。江淮四鎮綰符新。防河誰樹參軍幟。偏是南闈下第人。

打散鴛鴦兩地飛。紅樓鎖日掩朱扉。慈航渡過癡兒女。任託棲霞舊錦衣。

中秋

秋風秋雨恨全消。萬斛明珠散碧霄。爲報姮娥休浪擲。一年難得此良宵。

盼到團圓分外明。年年瓜果撤柴荊。鈴聲驚斷封侯夢。轉愧男兒不遠征。

袁浦旅次同王慰亭聿烈題壁

蕭然行李少。日暮駐征驂。拂戶燈光閃。消塵茗味甘。斗高星轉七。室小榻橫三。倦極愁欹枕。鄰房厭客談。

哭弟

失羣孤雁渺無踪。天上人間路幾重。手蹟已銷春帖字。魂來猶帶病時容。禮疎慶弔

親朋少。貧累要孥菽水供。兩載愁心憑爾訴。思量惟有夢中逢。

揚州舟中阻雨

綠楊城郭是揚州。一例飄零動客愁。竹樹半迷江上雨。帆檣都傍水邊樓。撐篙徹夜讙聲起。襆被孤眠暑氣收。天與癡頑濃艷福。生涯全付釣詩鈎。

舊河堤上晚涼散步

夕陽天散晚霞紅。微露熒熒月一弓。千里望遙窮落日。五銖衣薄怯涼風。野人歸去禾花靜。水鳥飛來荻港通。好是豆肥瓜熟後。幾家茅屋綠陰中。

春柳

東皇駕到逞華妍。張緒風流異昔年。豈借黃金爲着色。乍開青眼似相憐。半村晴日舒芳地。一徑濃烟傍曉天。回首冰霜都鍊過。也應發達在春先。

待陰行人更幾時。長途鞭影亂絲絲。惟應拾舉須風力。綽有婀娜帶雨姿。畫舫綠波

揚子渡飄旗白壁柳姑祠。化洋莫漫隨流水。趁此春光好護持。

淮濱書院秋夜

秋風兩袖歎蒙戎。無數愁心動草蟲。月上空廊誰共話。滿階黃葉墜梧桐。

口號

百戰無功喚奈何。自憐壯志已消磨。醉逢學尉須先避。失路英雄白眼多。

關山萬里羽書馳。淮楚旌旗異昔時。聞道白頭老開府。一燈相對吐烟絲。

供張傳喚五班頭。禿尾驢煩逐戶搜。一紙官符標火速。灞橋詩客也擔憂。

壽沈子均師四十時秉鐸桃源

梅花香裡識先生。品格清高老更成。舊價文章楊嗣復。驚人才調沈初明。天符詩酒三多祝。強仕年華萬里程。語錄他年編軼事。仙源風味入盤羹。

復步前韻四章

捧到雲章百感生。行間字字玉編成。江湘兩地平安報。心迹雙淸日月明。童冠狂言頻與點。游楊講道合依程。自慙樗櫟辜深望。難取鹽梅助作羹。

好愬搜句祝長生。上古仙師剩廣成。綠蟻樽中挨次酌。紅燈階下照人明。已占霖雨符民望。暫使門徒解課程。經濟文章強仕候。那容鄉味戀蒓羹。

巍然首座老門生。白髮鬅頭雪染成。（同座顧君年將七十矣）美酒共傾餘瀝盡。文星分照澈宵明。河東世德延三辟。洛下名儒見二程。慙愧薪傳無所繼。翻教張蘊飽菰羹。

黃粱一枕笑盧生。五度邯鄲夢不成。落魄風塵身易懶。小兒造化數難明。文魔字債還前願。綠水青山是去程。惟祝鼎鉉歸上相。好容門下助和羹。

秋興四首

幾人愁上仲宣樓。世路深藏伏莽憂。曹相官多搜粟尉。漢家封缺富民侯。江淮建鎭無長策。邊塞屯田執壯猷。莫漫勒銘誇遠略。只須賣劍買吳牛。

大夏支從一木難。河山四望興闌珊。那容李廣盛胡絡。忍見鍾儀縶楚冠。燕雀安知鴻鵠志。鷽鳩空笑大鵬搏。應教獨酌東籬下。世事浮沉醉眼看。

山河淹忽缺金甌。儘許元規據上游。將帥何人勤運甓。公卿無事自持籌。封侯喜入槐安夢。探月榮誇桂府秋。遮莫塵寰空擾擾。百川誰與障東流。

清談妙理入空虛。儒佛兩家共域居。海若巳聞驚駭浪。山公猶自紿群狙。澄觀世局名心淡。參透玄機故見除。言路城門開閉候。有人曾上萬言書。

我生

我生例愁苦。少時力不努。揣摩覓園册。自謂希三古。十一初就傅。冠服劇藍縷。樂此乃不疲。或爲師所許。鄉里傲群兒。攜書雜牧豎。柳陰頻目誦。側身枕箕簍。課薪不如程。又恐遭鞭楚。行迹秘掩藏。防遇買臣侮。弱冠薄一衫。時或冠儕伍。槐花逐隊忙。射策期門五。荏苒三十年。失意首常俯。功名豈足言。所恨成迂腐。入世百不偷。置身宜

何所。翹首問青天。青天默不語。

淮陰旅寓題壁步王學使先謙題試院原韻

飄零書劍走風塵中。擬賦長門恨未工。入夢韓琦心捧日。壯懷宗慤負乘風。出山泉水千年濁。當路荊榛萬里叢。杯酒黃花悲自語。杜陵何事傍嚴公。

義姬行 姬揚州人少失怙恃依姊以居族某誘賣之遂墮烟花武人唐君及太守朱公力援之出乃歸邵君竹生

泉水本來清。豈因出山濁。流過清溪橋。波及湘妃竹。嗟嗟彼美姝。詩禮推名族。生愛素馨花。同是女貞木。婉孌自相親。蜂蠆忽逞毒。善價議千金。明珠換十斛。吹散蘭蕙香。墮落烟花谷。寃同精衞深。居是小姑獨。蓬飛膏沐殘。吟和蟲聲唧。識滿仙未歸。義重天爲哭。同院毛愛珠。開府唐都督。要全白璧貞。共鑿黃金贖。豈意烏雀群。更煩紫陽牘。傳檄討封姨。護花呑僚屬。苦海撥霧消。官符飛火速。僊子遂室開。文姬漢關入。湊合紅絲緣。還我藍田玉。梅竹一園春。何啻貯金屋。

丙申秋九月之毗陵題淮濱書院壁誌別

已別書齋復往還。階梧庭草總相關。定知他日思鄉夢。半在圜橋泮水間。

往來何事日憧憧。人世甘爲蝜蝂蟲。賦罷五噫春賃去。古來逃隱愛吳中。

寒窗寂寞映斜曛。四面繚垣一水分。好友也同秋葉散。書聲無復隔墻聞。

傭書賣賦宇眉低。故紙堆中卅載迷。跳出祖龍坑塹外。天風吹送大洋西。

孤燈風雨兩年中。墨水消磨命數窮。剩有餘波墻上灑。好將踪跡記泥鴻。

京口即事

落日荒洲卸短蓬。楓林斜映半江紅。營門月冷山腰樹。番舶旗翻水面風。吳楚靑蒼繁浦溆。金焦形勝鎖西東。行人漫灑興亡淚。今古茫茫逆旅中。

登金山遠眺

風帆萬里集重洋。傑閣崇樓倚夕陽。漫詡吳船通白帝。須防楚甲困朱方。蕭條蘆荻

將軍壘。淅瀝湫梧佛子堂。一幅畫圖添晚景。青山無際水茫茫。

丹陽舟中沈君爲余談相因成一律

一帆風送古丹陽。霜露盈天月色涼。橫地杉松迷徑路。隔溪簫鼓賽豐穰。縱談時事頻搔首。翹想前程自倚囊。漫許封侯詩骨相。並無好夢熟黃粱。

常州

帆檣近傍水邊亭。捲地西風草不青。（常州地勢較與會爲高西門以外草色半黃頗有江北淮揚氣象）閣影遠從城外落。砧聲愁向客中聽。交親晤語三更夢。身世浮沉一葉萍。蓬矢空懷四方志。療貧無地乞參苓。

西皋山訪胡和梅師村居

西皋山色映朝曦。一水清渠直到門。石徑穿林桑子落。鱗塍繞郭麥苗蕃。朔風送雨殘年盡。臘酒留賓古道存。莫訝書聲盈早暮。蘇湖教澤在兒孫。（師爲宋大儒胡翼之先生之後）

常州除夕

閒庭蕭瑟硯池冰。對此茫茫百感興。千里關山無伴客。一龕燈火有毛僧。烟雲低接樓臺黯。歲月愁從旅邸增。家國驚心多事候。強將美酒醉蘭陵。

鶯花轉眼又逢春。生意還輸萬物新。多爲家貧輕遠別。最憐臣壯不如人。才名自許王昭遠。富貴爭誇石季倫。流落咸陽成底事。黑貂裘敝笑蘇秦。

淮北江南道阻長。羈愁無那五更霜。年華過眼俱陳迹。風物可人憶故鄉。爆竹催聲心共碎。篝燈坐對淚成行。遙知兒女分糕會。一曲屐屧已斷腸。

春日苦雨

東風吹雨滿江城。十日難逢一日晴。客館孤棲燈是伴。鄉書望斷雁無情。留侯辟穀愁多病。杜老依人負此生。誰道江南春信早。春光已半未聞鶯。

偶成

柳色淒淒瀰岸迷。東陽回首鳥空啼。情牽香草三閭氏。愁絕烹雌百里奚。棄瓟祇宜山野放。鳳鸞難得竹梧棲。何時奏對通明殿。乞取人間刮眼錢。

舟泊黑龍潭

褒衣博帶笑傖荒。萬里吳天一色涼。却立江南江北望。白雲深處是吾鄉。

思歸

多愁多病少年時。況是秋風悵別離。思子臺空彈老淚。望夫石爛掩寒帷。艱難薪米炊烟斷。迢遞雲山信息遲。檢點書囊歸未得。子規日日喚高枝。

宿丹陽城外哭亡弟時丁酉十月二十七亡弟忌日也相距七年矣

隻身南北苦奔波。野哭行歌可奈何。宿草離離荒塚沒。斷雲漠漠異鄉過。七年別淚三更續。十月繁霜兩鬢多。痛絕鴒原分手日。繞床書卷擁青莎。

蘇臺晚秋

新涼一蘀下蘇臺。蕭瑟秋風繞徑開。無數寒蟲分寂境。夜深墻角和吟哀。

己亥秋日上海旅寓中寄韓介和

一腔客思亂蓬蓬。推宅多君有古風。自笑巢危同幕燕。未堪家難咏桃蟲。出門惘惘妻孥託。前路茫茫性命通。知否昨宵情話久。興亡都付夢魂中。

再用前韻四章

促居無復到吳中。千里月明有夢通。忍病難求蘿蔔火。催裝反送石尤風。迷離寒柝孤村犬。寂寞殘燈古壁蟲。客邸淒涼同一味。閒愁未許賦飛蓬。

身世飄然笑轉蓬。頻年閒任往來風。江南花月離愁裡。淮北雲山旅夢中。陳仲隱原廿纖屨。揚雄生已陋雕蟲。何人同灑憂時淚。海嶼幽魂一縷通。

催人已過廿番風。雛把寒冰語夏蟲。除道譙歌千里草。辭根倏散九秋蓬。茫茫長夜天難曉。咄咄奇聞日再中。不信朝儀粗定後。諸生群頌叔孫通。

不才豈敢怨飄蓬。世事徒嗟咏北風。遠信未傳天末雁。長吟欲和草間蟲。嚴陵自放功名外。山簡生來憂患中。落落行踪眞寡合。更無奇策獻王通。

携兒子星煩就學滬上

離巢頻笑烏將雛。樸被書囊自戒塗。蘆葉宵燈京口渡。霜林落日馬頭車。往來鐵江上下輪皆在夜分時與盜竊又曾於淮陰馬頭西堤過盜急挈星兒走匿道旁人家乃免過此兩地時有戒心心源誤自開天畫。眼界驚呈益地圖。別有傳家新作計。任教父老惜狂徒。鄉人每論某學問甚好惜爲兒子所迷

吳山廟旅店題壁

敢將身世悼浮漚。萬里饑驅歲又周。捲地波濤歸歘浦。漫天風雪過廬州。甘泉烽火連宵夢。時日俄於滿洲將開戰棧道梅花續勝遊。暮挈衣囊尋舊館。一燈相對數更籌。

和日本人橋口兼之原韻二首

澤水因緣巧湊成。歡聯縞紵感多情。君身自是有仙骨。珠玉還從咳唾生。

中年學語愧無成。禿管難傳客邸情。却笑頭巾饒習氣。大江以北一書生。

甲辰春日自壽州赴山陽泊舟盱眙山下作

淮流緩緩放舟遲。嫩柳嬌黃夾岸垂。芳草春風迷下蔡。荒村落日繞叢祠。中原鹿走供觭角。大澤雲屯笑夥頤。不盡千秋懷古意。且攜樽酒上盱眙。

鍾山望明陵

華表銷沉水一方。漢家陵闕又滄桑。鵑啼淚緬空殘魄。狐嘯楸梧罷晚香。吳會軍儲通汴洛。周餘民氣見徐常。淮壖舊是雄飛地。萬里風雲接鳳陽。

阻風老子山登眺

八載別鄉關。天涯困羈旅。今朝偶泊船。忽踏鄰鄉土。（山下有泗河縣地）駕言陟山巔。神色欲飛舞。中流渺風帆。對岸指衡宇。雞犬桑麻間。歷歷接平楚。遙識此中人。衣冠敦古處。婦子共嬉遊。日夕聚雞黍。嗟予獨離群。荒山狎猛虎。濁浪拍風牖。時防支祈侮。巖石

䃇井欄。（龜山上有井以木欄圍之土人謂井下卽禹鎖巫支祈處舟人競以碎石相投云可免風濤之險）野花養水府。舟子雜村巫。婆娑祝磬酹。（山有謝大王廟渡湖者皆祝之）相攜倚醉來。坐聽迎神鼓。

香港

日斜風定鯉魚門。倒影三環入酒樽。倚舵頻揮辛有淚。百年海市舊漁村。

題日清樓

山南無路覓藤香。洞口桃花隱夕陽。詩酒飄零天寶後。大羅仙子尚唐裝。

響屧廊邊護碧紗。清香一縷午甌茶。含情秋水盈盈裏。絕勝人間解語花。

珠海樓頭愛晚晴。仙盤玉露手親擎。銀鐺活火青精飯。風味眞從骨裡清。

一曲霓裳惹夢思。環肥燕瘦各嬌姿。泥人最是江頭月。簾外清輝映酒卮。

乙巳夏與傅偉平自廣東泛海返上海舟中即事作

高浪如山壓舵樓。素心且喜賦同舟。岸花翠潑黃梅雨。海氣腥蒸赤道流。羣鳥忘機

飛拍拍。十年行迹付悠悠。雨天鎖鑰添新恨。悵望鯤身水國秋。

挽劉延年提督

劉名永慶項城人以乙巳秋蒞任江北政聲卓著丙午水災籌振尤力卒以中溼暴死

八月陰雲慘不舒。長星飛墮富陵湖。絳都未遂輸秦粟。漳水徒聞怨鄴巫。聲下楸梧賓客淚。魂歸淮潁弟兄孤。嗷嗷中野哀鴻遍。手挽銘旌泣路隅。

中炭（丁未正月宿京師譯學館寓室中煤氣炭爐煖致悶絕醒而自識）

畢竟炎涼辨未真。漫矜斗室幻成春。閑門寂寂雲生牖。入夢瞢瞢醉吐茵。悟徹六根進火宅。超昇三界走風輪。嚞然一笑披衣起。渾是黃泉再世人

泛海

淸風習習遠揚舲。望裡齊山一點靑。十載萍蹤隨逝水。漫言滄海我曾經。

惠山消夏

博得園林趣。蕭然萬籟淸。窗前延月色。枕上聽泉聲。踪跡儕王粲。心期託向平。漫勝猿鶴笑。白首矢鷗盟。

胡園

一天佳氣豁晴顏。雲影湖光几席環。省識人間淸淨福。臥攤書卷起看山。

戊申夏由天津南旋滬濱屬有調查淮海路線之役時酷暑如焚至京口中熱而病乃假北固山僧寺以息焉撫時感事因成一律

空山夜半獨憑欄。落月光中樹色寒。拍岸濤聲飛雨急。沿江燈火列星攢。未谷入世識涼血。翻幸逃禪得靜觀。獨惜天魔頻刼火。祇林貝葉總彫殘。

遊仙詩五首

海門東望鬱蒼蒼。聞道仙源近上方。童女童男風引去。何年徐福報秦皇。

臙無縹緲說神山。海上巡遊一瞬間。望見蓬瀛凡骨換。內家新創速成班。

望裡蓬山一萬重。去船渺渺引廻風。仙家自有神通力。牽狗人云識巨公。

金銀宮闕拂雲烟。方便門開證夙緣。灑遍楊枝甘露水。淮南鷄犬十洲仙。

宴撤蟠桃鐘漏殘。仙漿分吮趁回闌。鬬棋刻玉方酣日。豈有文成食馬肝。

埃甸園

埃甸園中得自由。人天懊惱誤從頭。離情慘絕分音塔。孽海波沉出世舟。公道徒聞

操赤幟。保和無計劃鴻溝。會須伸脚紅塵外。踢倒娑婆換十洲。

吳辟疆范彥殊以聯句見示步韻奉和

相逢杯酒綺筵傍。淮海離人共一鄉。顛倒情懷秋夜永。聯翩詩格晚山蒼。草廬著述

能延世。兵甲聲名待拯亡。愧我異軍難特起。也隨槃敦列班行。

重九日郊外閒行

長由七旗王公推定。再由中央政府任命之。現時盟長屬於郡王旗。故即定王府之西南。名察罕蘇布蓋。爲盟所。盟期亦不定。常以八九月爲多

二十一日、使人持刺至王府辭行。九點由札克齊派引路員者導之。東北行五里見榆樹成林。蕃茂亘數里。中有大招。問之知爲王之家廟。招後有寶塔一座。環居皆拉嘛。凡數百家。路上望大青山不見。每日中皆然。唯陰雲或日落後。則見之。亦一奇也。過召東北。車陷泥淖中。掖之乃出。地中雖有泥水。而域白如平地。故行人最易陷溺。而土質亦多上硬而下薄。必先使人探之。乃可過也。三十里至二頃格梁。就民家打尖。問之知爲府谷人。所種皆糧地。每頃僅納銀五兩。又北行十五里抵黃河。由殷渡口過河。河之北岸。柳船約四五百艘。桅高二三丈。張布爲帆。有如片蓆。操舟者皆回民也。過河而北。沿岸有市。河北三里、曰胡家營子。西北十五里。抵包頭鎮。住五原縣寄治署中。

二十二日住包頭。下午往東門外觀轉龍藏泉。由龍王廟中流出。有方池以瀦之。復由池側穿三孔。泉下如注。廟前柳已放芽。濃青如畫。其東南小山上有廟。名玉皇頂。南眺黃河。後倚蠶山。形勢雄偉。古之寒泉城當在此間。

二十三日。住包頭。上午遊觀北城龍王廟。廟祀孫臏。碑言乾隆丁未年興泰店梁泰倡修。衕由蒙民三架。漢民張虎。各捐地一段。因以成立。初廟僅數楹。踞山麓下。至是始有可觀。下午西風大起。塵沙蔽天。遠聞雷聲。數時乃已。范君邀飲。

二十四日。早氣溫十七度。氣壓六六一粍。上午往觀馬王廟學校。包頭鎮商務頗盛。有商店三百餘家。外環土城。周可數里。乃同治中因禦甘回馬化龍之亂而築者。自南方望之。其城如倚山麓。及登北城遠眺。其外盡屬高原。鎮城乃半在黃河岸邊。北地潤水。皆由高就下。散入平田中。故菜圃葱鬱。而居民取汲亦皆資之。

口外諸縣。豐鎮、和林、托城。最先興。大抵皆在清初康熙乾隆之世。及驛路改道。和林

大衰。道光中黑河漫溢。托城亦衰。於是包頭乃大盛。陰山之脈。至此亦漸低落。北散
入烏拉旗界。
二十五日早。連君辭回綏遠。連君住綏遠城內。滿州人也。久在外蒙。熟於外蒙情形。所談蒙事。多可記者。其言額爾德尼招。有古城。土謝圖汗居之。城內有漢唐古碑。又言蒙古有冷癥。早起易於中人。中後則腿脚腫潰。雖有馬腦可以醫治。然多致廢者。故不可輕去其褲。冬日脚不着地。又言蒙俗淫亂。私生子最多。客至則命婦女帶環伺宿。父母之前。兄妹公然相姦。亦不以爲怪也。又言蒙人不吸烟。不嗜賭。惟嗜酒。往往沉醉犯法。故酒禁最嚴。口內販往者。謂之清油。又言蒙人信佛最虔。有天林格特。布里雅德者。居於烏梁海界外。已久屬俄國。仍於氈幄中供佛像。陳設華麗。俄人之暴橫者。見則毀之。彼等乃設外幪以蔽之。
二十六日早。雇定車輛。復由知事范君派馬巡一名。導之西行。包頭赴後套。原有南

北兩路。北出哈答黑爾溝。路在兩山間。南傍黃河。繞烏拉山南麓。余不知何路之善。惟馬巡之馬首是瞻。出包頭西門數里。已入五原縣境。漸離河牀。行於阪上。道傍皆麥隴。已漸放青。西三十里、見道旁有人家二三十。而泉水拂拂。出於路心。清碧成溪。分注田中。灌溉甚廣。西逾小河。爲柴良村。植柳成圍。四十里。抵蘇村。就龍王廟中打尖。廟無僧。有寒儒設私塾。授徒其中。此包頭西來所僅見者也。廟之西、即坤都倫河。水清而淺。僅可漸車。下流入沙地而伏。復湧爲數泉。唯夏秋水漲時。乃湧入黃河。故自河岸以西。土脈肥潤。馬牛遍野。其已經墾闢者。尚未及十之三四。然村落佔居。已各有富庶景象。是日共行七十里。晚住土阜馬腦包頭。原屬土默特。自包頭以西。皆烏拉特西公地矣。

二十七日、西行數里。望黃河南岸土阜隆起。若小山。亦名昭君墳。此殆昭君衣冠塚耳。旁有土壘。似營屯。近已頹廢。舊在黃河北岸、自河流北徙。乃在河南矣。又西渡三

呼河。河寬六七丈。深可沒馬。蓋黃河之支流也。南行二里餘。復入黃河。自三呼河以西。土質肥沃。繁草茂密如茵。其地北倚烏拉大山。足以遮蔽寒風。故氣候特暖。又有湖沼數處。水色清碧如鏡。湖畔牛馬千百爲群。遙望之儼然如烏雲在天。隨風搖曳者。聞其地屬於喇嘛。謂之排地。官家雖屢覬覦之。尚未允開放也。四十里至達木蘇台。打尖。大河前橫。相距僅五六里。河中帆檣。可望見之。其間已漸有墾戶。大抵漢民自向蒙人租之。每頃僅納租子千而已。又西三十里至蘇布圖。住。凡行七十里。

二十八日。沿黃河岸向西行。三十里名大化。打尖。午時天氣驟暖。至二十三度。又西北則紅柳白茨。相間叢生。北望山麓下。見有房。第連甍類富家者。烏拉特西公府也。西公別有住宅。在烏拉山中。平時深居簡出。不輕見人。官府有公事交涉。須先爲照會。乃至外邸一見云。公府外皆土屋小戶。散處荒村中。又西北至哈喇烏蘇。住。譯言黑水也。凡行九十里。

二十九日、氣溫二十度。氣壓六六五耗。西北行五里。渡三呼河。其西數里。即黃河。三呼河即由此決出者也。三呼河兩岸。紅黃柳茂密盤結。深邃無際。黃柳已成花。惟紅柳尚枯如深冬。渡河而北、轉西行。寒風迎面。斜峭若初春。蓋烏拉山脈至此盡矣。烏拉山者即古馬陰山也。北河之流。舊繞山之西麓。南與黃河相會。今北流已於道光中斷。絕積水相瀦。稱烏梁素海子。叢草茂密。地皆未開。四十里至烏拉河。於盂縣人家打尖。又西二十里。至留雲而住。其家爲忻縣人。不耕而牧。兼業茶布經商。與蒙人之牲畜皮毛相貿。所牧牛羊殆以數萬計。自烏拉山以西。舊在兩河間。今名爲後套。烏拉特旗與鄂爾多斯旗。亦以是分界焉。

三十日早、氣溫十七度。向西北行。其南隔河。爲杭錦旗。遠見塵起。如雨脚下垂。北則遠山隱隱見於雲霧中。俗謂之狼山。蓋皆古之陰山也。

自入後套。人家愈稀。每隔十里。或二三十里。始見土屋數間。滉瀁於青天白草之中。

其人亦皆以畜牧為生。門前牛馬糞往往堆積如小山。蓋其生活程度。直與蒙人無異。惟時窺見其家有纏足女子。因知其為漢人耳。西北過沙阜有白屋白塔各一。亦喇嘛所建。又西北則榆柳成林。大皆合抱。鬱鬱青葱。望之疑為貴家園亭。則費牧師之居也。由此轉而東北行。過渠數道。六十里至合野門打尖。全村二十餘家。皆河曲人。又西行二十里。至白家地住。是日共行八十里。

費牧師者。美國人、性慈善。兼通醫藥。十餘年前以傳教來後套。信徒既集。乃由蒙王給地以資之。牧師傳道之餘。兼營農商牧畜之業。以贍貧民。有地數千頃。牛羊牲畜各萬頭。花草園林之盛。埒於王侯。性又好客。往來款接。人人皆如其願。夫人及子女。皆善華言。時助牧師操業。勤勞過於儒素。是亦足以風矣。

五月一日、西北行。過小河一道。兩岸地下多鹹。轉西三十里、過隆興昌、一小鎮也。鎮中渠流渾濁。類黃河。鎮西北三里即五原縣署。署建於光緒之季。落成已十餘年。然

歷任知事。皆即安於包頭。遷延不肯來署。憚其荒寂也。現方由各區民醵資築城。以邀其來。已度地施工矣。署之東西居民。凡十餘家。西爲農務會所。屋頗高爽。警務長楊君導余就住焉。

二日、住五原農會。早、氣溫九度。氣壓六六五耗。下午王君同春來晤。農會會長也。余在歸化已聞其名。然官場對之率多詆毀之詞。及過薩拉齊而西。所遇農民。莫不稱其經營水利。具有心得。因乞知事范君爲書介紹見之。與談河套地方利病。所言頗能中肯。亦可爲農人之最好模範矣。

三日、住五原農會。早、曇雲。下午東風而雨。未幾即止。濃雲密布。河套於春夏之間。雨澤極稀。然當晴爽無風之日。時有浮氣游縈。瀰漫天空。又當天氣晴明。日光劇烈之時。望遠近諸山。皆不能見。至日落後乃能見之。此其氣象特異者也。

四日、住五原農會。早、陰雨。不克成行。

普通所謂河套者。土人分爲二部。自南河之南。以達長城。謂之河西。實在河之南岸。蓋由漢民之來。初皆由殺虎口而北。移殖於托城清水河一帶。此地實在黃河之西。故相沿稱爲河西。自南河之北。以達北河。兩河間之地。謂之後套。本屬達拉特杭錦兩旗。地勢較河西爲低。皆黃河之沖積層也。北河之北。距陰山皆烏拉特西公地。負山臨河。延袤西南。直與阿拉善旗相接。地皆肥沃。饒水草。計其面積。南北千餘里。平原莽莽。一望無垠。若疆理得宜。可與內地之兩省相埒。惜乎向[illegible]之辦墾者。徒狃於目前放荒之小利。未嘗統全局而一籌之也。

清代之防閑蒙人。以遮絕交通。封蔽耳目爲要着。故定制不準蒙人延內地書吏教習。不準私自開墾。然口內貧民。固時時有溢出者。大抵漢人足蹟之至河套。始當雍乾之世。至道咸間而極盛。自貽穀奉命督辦蒙旗墾務。而墾務乃大壞。凡民墾之地。一切奪之入官。其放而租之民者。又各加重租。於是蒙人失地。漢人失租。故蒙漢皆

反抗之。貽卒以敗。其後承譌襲謬。益復變本加厲。民力不支。往往棄地而逃。而各國天主教士。遂乘機而起。各擅地權。而佔領之。計河西之地。有教堂四所。後套有教堂五所。賀蘭山東有市鎮名三道河者。乃其總匯處也。合鎮皆教民。貲力雄厚。雖蒙王亦俯首聽命。其教主常駐榆林。以時巡視諸處。諸處教堂。各領蒙地數百千頃。有蒙人租借者。有因鬧教賠款。以地作抵者。築室耕田。宛然成都成邑。其徵發期會。皆由教士自主之。儼然無數之小獨立國焉。然套中輿論。每樂耶蘇教人和易可親。而詆毀天主教專橫。至有謂其把持渠利。強奪民田者。其是非難以一言定也。

後套之地。原屬杭錦、達拉特兩旗。然墾務辦法。又各不同。杭錦地自報墾時。已酬以價。同於買收。官局即以其地轉賣之民。上地值銀百兩。中地七八十兩。下地二十兩。每歲則納官租水租六兩。達拉特地凡二千餘頃。皆歸官有。每歲代徵租銀一萬五千。每頃轉租於地商。須銀十五兩。再由地商分租於花戶。租銀復倍之。且轉租頻仍。

田功因以蕪廢。其花戶亦皆春出秋歸。無能佔居其地者。而代徵蒙古之租。又任意刻削。不能以時應付。故蒙人對於官辦墾務。皆上下一心。抵死頑抗。若漢人自向蒙人出租墾種。則極歡迎之。此亦人情所應爾也。若不利用此機會。先從根本上整頓之。而惟官家之私利是圖。西北邊事。從此殆不可問矣。

套中已墾熟地。不及半數。彌望皆荒草。居民十之八九。皆山西北部人。河之南岸則多楡林、神木、府谷諸縣人。每隔十數里。乃見一家。其執業亦多半耕半牧。又每購茶布諸物。堆積室內。蒙人自來以牲畜易之。故行其地者。不有嚮導之人。往往不辨行程。沿途亦無旅店。無飯店。每至食宿時。即望門投止。無論何人。斷無拒而不納者。去時亦不計帳。略酬以資。亦自稱謝不遑。然行人所當留意者。有二事。一人家畜犬最爲猛鷙。晝間以鐵索繫之。日落即縱之外出。宿客初至。常有被其狂噬者。一地下每多圓窖。深及尋丈。遇雨即坍。車馬逕行。時虞傾陷。故捷徑不可趨也。若坦坦周道。則

無虞矣。

天時與歸化城相埒。夏日熱度不高。冬時大雪間封河。至來春驚蟄春分。而河冰乃解。春秋之季。時有狂風。故果樹皆不結實。唯榆楊柳最爲繁殖。而紅柳尤叢生遍野。蒙人每折其枝幹。以爲羊圈。苫屋亦用之。細枝則編爲筐簍。用途之廣。無異南方之用竹也。又有所謂芨箕者。亦叢生草類也。莖幹挺出。性韌而堅。可制爲草帽及蚊扇掃帚諸物。二者皆取之不盡。

蒙中穀產。豆麥高粱皆宜。近水處。亦有種稻。高凉處則種䅟麥、黃米、胡麻、馬鈴薯等每畝可獲六七斗以上。其斗量最大。凡大於口內十加九。䅟麥、胡麻。爲寒地特產。口外皆蒔之。䅟麥於舊曆三月下種。歷四個月即能成熟。其粒瘦細。磨爲麵。先以沸水冲之。蒸爲饅首。俟冷乃食之。其性最耐飢。口外作苦之人。非此不飽也。胡麻爲油類。山陝北部燃燈。皆以此物。其物價廉。與豆油不殊。至今能抵制石油。使之不得內輸。

奎中工人。皆春出冬歸。其留居者。皆地主大戶也。冬時則聚其工夥。以胡麻榨油。販之口內。其工夥中有蠻子。有達子、遊方合伍。雜俱無猜。蠻子者、漢人通稱也。達子者。滿蒙人之通稱也。蠻子、與達子、蒙漢語言皆可。能相通、有時亦往往自稱為蠻子、達子。猶之各省人相見。自稱其鄉貫。略不含有何意也。

余又聞蒙人相語。嘗呼漢人為喀特菈。初不解其何意。繼訊之。蓋為契丹之轉音。蓋蒙古初與。嘗分漢人為八種。而滅宋所得。猶不在內。契丹特為八種之一。今乃舉以概諸全體耳。

漢人之業畜牧者。凡蒙旗草地。皆可任便縱牧、每歲由蒙官收水草租錢。計牛馬一頭。為約三百文。又有分配於蒙人使代、牧者惟為食其乳酪。並不復給以工資且自認佃戶主人。至其家。婦女必飾貌以迎。老幼皆尊禮之。

其日天晴、遂辭農會而去。楊君導余向西南行。四十里至慢格素。打尖於廣東人家。

五家有田三百餘頃兼習買賣室中懸有地圖時鍾頗爲套地所罕見午後過小渠二道而天氣驟熱攝氏表乃升至二十四度晚住烏家地地最肥美民居亦富是日共行七十里

六日早晴氣溫二十一度西南行地皆軟土阡陌相連西望長山橫疊若烏雲一道斜拂天空蓋賀蘭山也四十里至哈不特打尖西過小渠有沙梁橫亘其旁高屋類巨室門前大旂隨風飄颻爲蒙古之土斯拉克齊所居其職在蒙旂中地位頗尊一二旗僅有東西兩職蓋猶存分陝之意若古之方伯云梁西有一天津人佔地居之因前途無可棲止遂投宿焉僅行六十里

七日早西南行數里過渠水深沒馬乃卸裝物空車涉水人由獨木橋扶掖而過其西爲張家招樹色青葱皆喇嘛所居轉西南則白草連天彌望無際五十里至張家油坊打尖午後小雨未行即就公會住焉公會僅爲墾務分局屋宇三進類公署東

辭即强家油坊。然僅餘空垣、破灶。埋沒草中。强姓、榆林人。道光間率屬而來、藍縷胼胝。以啟此土。富厚閭遠。近故以名其地。自墾務局重征其租。力不能支。油坊倒閉。强姓不知所往。墾務分局。亦於去年裁併。遺屋賃之公會。會中有社長。民間鼠雀之爭。皆自處理之。窮荒破敗之餘。乃具有自治團體。殊可貴也。

八日、西南行二十里。至西豐社打尖。社長束姓揚州人。有田三十頃。租於花戶種之。每頃可歲收銀三十兩。束君遂衣租食稅。坐擁厚貲矣。社西有大渠一道。深廣頗運河舟楫暢通。河西皆烏拉特西公地。沙阜高起若小山。白氣茫茫。望之若霜雪。其南爲準噶爾賠嫁地。初阿拉善王有女。遣嫁準噶爾王子。析地數十方里。爲奩貲。今其地仍歸準噶爾。過渠西南五十里。住黃羊木頭。其家亦榆林人。耕而兼牧。牛馬成羣。家之東南。爲天主教堂。據云教士頗橫。四週墾地。盡爲所奪。此家所耕者。乃向神甫轉租者也。晚見南方雲脚下垂。降雨處相距當不遠。

九日早晴、四週起霾。日光映之如在玻璃世界中行其上[illegible]一紅柳叢[illegible]而過居民。有縱火焚樹以闢汚萊者。所剩枯枝橫臥道旁。如死蛇然。西過枯渠四道。紅柳滿盡。始見二三人家。皆阿拉善旗地也。六十里達大灘。袁氏世居之。植柳成圍。大皆合抱。袁爲西安人。租地於阿拉善王。經營創造已近百年。蔚然成爲大家。築堡自固。方廣里餘。寧夏軍隊。即駐其中。余亦就住焉。晤書記官張少侯君。始知豫匪白狼入甘肅。寧夏戒嚴。不可前行。適浙人陳仲文君由蘭州乘舟而下。力勸余歸。遂附其舟東還。

南園叢稿目錄

癸丑暮秋和王玫伯

吳生次藩奉懷次韻答之

却贈吳溫叟

自咏

寄懷孟蘋生滬上

桃源痛

癸甲之際雜咏

癸丑除夕陪張季直遊香山

題顧寧人集

三年春余邑改名泗陽詩以紀之

紀異

和雙溪寺僧幻參

再用前韻和幻參

庚申春初北還贈別同居奉四承

韓邊外志

南園叢稿之一

韓邊外志

南園叢稿之一

泗陽張相文著

黃巖王敬禮校

渺渺坤輿。種爭旁午。嚴草翰沙。物各有主。翳彼神皋。洪荒終古。不競亦淩。爲刀上俎。耕戰攸資。屬存斯土。芟夷而蘊崇之。唯茲主伯亞旅。作韓邊外志。

韓邊外世家

韓邊外者、初不詳其名字。山東登州人也。遷遼東復州。年三十餘。復東徙吉林之金城。傭富人侯姓家。爲之服役者十餘年。碌碌雜作。其家亦未之奇也。一夕與其曹摴蒱。負巨貲。自度不能償。又念鬱鬱久居。畏約無窮時。乃笑謝其曹曰。吾有巨金在邊外。當爲諸君走取之。遂逸去。自投夾皮溝。爲金匪。先是其地舊有金匪五十餘家。韓

既至。居一二年間、悉交其賢豪長者。相與約爲兄弟。時溝中盛產金砂。四方貿販。闐風遙集。漸成都邑。而常苦馬賊肆擾。韓有膽略。輒與李砲頭率衆追擊之。李故其地獵夫之頭目也。爲人豪健多權謀。又稍鎗法。百發百中。人因以砲頭呼之。衆以馬賊出沒無常。共議設團練會。以自爲保衛。欲推韓爲練長。韓不可。曰、李君先至。諸君奈何後之。衆以屬李。李曰。韓君功大。吾不可以先之。兩人互相讓、久不決。衆奮曰。是當決之神耳。乃擇期會大衆于神座前。設籤書二人名投其中。祝曰、其名先出者。神所擇也。誰敢違之。已而韓名先出。衆歡呼擁爲練長。以李副之。自是二人同理團政。事皆咨而後行。嚴約束。遠斥堠。馬賊絕迹。所聚金匪。乃達千餘人。金匪非匪也。特以私掘金鑛故。故官府數數遣兵搜捕之。李砲頭輒啗以重賄。官兵亦利之。因得繼續其業者二十餘年。李砲頭乃卒。卒年七十三矣。程思敬代爲副長。然與韓議多不合。未幾辭去。韓遂專理團政。精練團丁三百人。分區守護。各置守長。治效既張。而遠方來

者益衆。韓並爲之授田廬。平爭訟。即四山之耕氓獵戶。亦爭願出資編入其團。舉身家財產胥託之。是時管內編戶千八百餘。男婦萬人。都分一百五十牌。守望謹嚴。閭里晏如。殆有路不拾遺之風焉。韓固慷慨仗義。凡官吏捧檄而來。或南士薄遊塞上者。皆傾身結納之。無不欣喜過望以去。于是韓邊外之名。乃愈喧起於白山黑水間矣。光緒七八年頃。吳大澂爲吉林分巡道。聞其名。託言按邊。親詣韓所察之。既入其境。見其部署井然。亟賞其才。訪之人言。又深惬其得衆心也。思有以羈縻之。因命韓治具。相與談讌。微感韓曰。吾見若門楣上。牓曰威鎮江東。此非莊家佬所宜言也。乃自書安分務農字。指謂韓。此額最佳。吾爲若易之。且更其名曰效忠。字曰瑞臣。留其家數日始去。去時復携效忠至吉林省城。介之見將軍都統。要以輸租賦。赴徵發。領地設分檢員。韓皆如約。以此得世貲其力至今。

光緒二十三年。效忠年八十四。於八月十三日卒。效忠狀貌魁梧。身長八尺。晚年頗

渥如丹。白髯髯垂胸。兩目深長斜侵入鬢。望之若仙。性嚴重。果于殺戮。然豪俠尚義。析富濟貧。孜孜惟恐不及。故人皆畏而愛之。管內居民倚之若長城。而管外數百里間。亦與之通款曲。連聲氣。亦思託庇其宇下焉。其地東西袤長八百餘里。南北橫幅五六百里。皆効忠勢力範圍也。蓋今吉林南部之樺甸、盤石、敦化、濛江。奉天東南之撫松、安圖、襄。皆稱之爲韓邊外。初韓與人摴蒱時。偶戲以邊外自豪。其後衆或沿而呼之。遂並以名其地。或曰韓家。亦曰韓國云。

効忠之子曰受文。性愚闇且弱而多病。終歲與其妻同居吉垣。不常至其領地也。有孫男四人。曰登舉、曰登雲、曰登朝、曰登庸。登雲登庸皆放蕩嗜鴉片。不事事。惟登舉能繩其祖。登朝能輔其兄。登朝初爲夾皮溝管事。衆咸安之。登舉遇事亦時與商榷。賴以分肩焉。登舉字子昇。幼娶金城侯氏女。即効忠微時主家也。然夫妻屢反目。遂以姦出。侯家亦中落。屢丐人居間。求收覆水。登舉終不許。自娶孫氏爲繼室。

効忠死時。登舉年二十六。遂襲祖業。爲人短小肥碩。猳頸皤腹。少不好學。然饒才氣。勇敢有智略。管內之民皆悅服之。先是光緒二十年中日以爭朝鮮開釁。吉林將軍、檄調韓家團勇從征伐。時効忠已老。不能行。命登舉代之。登舉以兵五百人。尉貫統領麾下。名曰敵愾軍。先屯吉林之長山屯。既與諸軍禦日軍於海城。諸軍皆敗。登舉全軍而返。以功授儘先守備。二十五年、復奉命募兵五百人。駐瀋陽。逾年義和團之難作。而登舉已先以其兵歸。是時滿洲既亂。俄人乘間而入。悉以大兵據諸會城。滿洲官吏自將軍以下皆望風逃欵。莫有抗顏行者。獨登舉閉境自守。俄人莫測也。會登舉有族侄韓緒堂者。僑寓吉垣。二十六年八月。俄人遣兵捕之。詳訊韓邊外情況。且日獻狀。登舉聞之大怒。自率精兵出擊俄人於螞蟻嶺。俄兵大敗。遁歸吉垣。居數日復舉哥薩克大隊來攻。韓軍見勢不敵。退守大鷹溝南岸。隔江與俄兵相持。日凡數戰。韓軍漸敗衄。乃西走寬街。俄人乘勝渡江。掠金城樺樹林。舉韓家之室廬積聚。

悉焚燬之。居民星散。火光徹晝夜不息。韓軍登山望之洶懼。登舉乃集部下誓之曰。前日所爲皆誤。彼衆我寡。何可與戰。是當出奇以破之。於是命衆悉去武裝。人各懷鎗挾彈。蛇行猱附。散伏荒巖叢薄間。約伺俄人出、則狙擊之。俄人既勝韓軍。屯營金城。遣兵四出。窮搜諸村落。然出者常多失踪。跡之則皆斷頭折足。橫尸林壑中。時而三五人結隊羣行。方指畫形勢。忽而聞聲驚顧。連翩俱倒。亦莫識飛彈之自何來也。由是重足一跡。相戒不敢出營。登舉亦自率部下數十人。伏匿螞蟻嶺山谷中。遇俄人過則殲之。往來既絕。探報皆阻隔不通。哥薩克兵之深入南山者。又全隊覆沒。無一生還。俄人益惶惑。不知爲計。乃步步爲營而退。是役也。韓家損失最鉅。俄人亦受重創。自是不敢輕覷之。乃曲意與登舉交歡。至下令軍中呼登舉爲小王子云。

光緒二十七年。晉登舉即補都司。賞戴藍頂花翎。旋膺特旨加參將銜。敘禦俄功也。入民國後、爲吉林營務處總辦。八年卒。子秀堂嗣。

金城樺樹林者。韓家之根本重地也。其創建自効忠時始。樺樹林有燒鍋一。韓家所專賣也。他家釀造者皆禁之。金城則韓家之居宅在焉。閈閎壯麗。類王侯邸第。所養隸役百餘人。馬百餘頭。牛三百餘頭。家財蓋達千萬。歲入可三十萬。然歲出猶稍過之。

贊曰。李飽頭其聖矣乎。迹其智勇兼施。蓽路藍縷。以啓山林。物望所歸。固在韓氏之先也。然不惜以已成之業。拱手授之韓氏。光明磊落。絕無利害計較之心存焉。使得是人而託之重任。推其大道爲公之心。世世以選賢與能爲治。則富強文明。雖以之冠絕五洲可也。嗚呼。福國利民。固當於耕夫獵父中求之。彼赫赫者吾何誅焉。

領土志

韓邊外之地。跨松花江兩岸。東控牡丹江上游。西達輝發江流域。此三江者皆長白山北麓之潤水也。故欲明其地理。當先知長白山一帶之概況。茲特詳之。長白山者。

滿韓間之大障壁也。磅礴鬱積。綿亘數千里。至奉吉交界間。乃[illegible]
犄疊嶂中。俗稱之爲老白山。其山平頂緩斜。餘脈四散。化爲無數小山以環繞之。計
其盤崛區域。東西約一百五十里。南北亦如之。皆長白山之主脈所在也。自娘娘庫
山麓至山頂。凡七十里。有小徑一。可通人馬。山形南北皆平。背東西稍帶尖。背腹
以下。草樹茂密。根葉盤結。平鋪地面。如外幙然。故縱有暴雨急流。不虞其崩壞也。全
山多積雪。皚皚然一白如銀。自夏歷八月至翌年五月乃消。山木疏密不一。狀而以
松樺柞爲最繁。高者五六丈。或至十餘丈。亭亭如蓋。各有干霄拏雲之勢。
山頂之東北有澄水湖。一名曰闥門潭。亦曰天池。清史所謂天女浴身處也。周約十
五里。底皆磐石。深可三四尺。中產黑色魚。往時土民有取而烹食者。一夜中五六人
皆中毒死。潭側有水口。由山之東坡淙淙流下。水域三四尺。深僅二尺。流轉至麓北。
水勢稍盛。名曰大江。山之北坡。又有一支流出焉。上狹下寬。曲屈溪澗中。或爲叢石

所覆。潛流其下而不見。至山下乃與大江相會。此二流皆松花江之上源也。是名頭二道江。

全山地質。皆以岩石組織之。所有林木。亦各茁生於石罅中。山之支脈旁出。陂陀四下。而其間則各劃爲無數小平原。如裙褶然。蓋皆森林叢集之所也。然以盤根落葉腐積既久。而爲自然之肥料。故地味饒沃。尤極適於耕稼。

沿革　長白山、古稱不咸山。山之陰。唐宋以前。爲肅愼挹婁渤海新羅諸國所萃居。其建置沿革。書缺有間矣。至遼金崛起。其部落居分。乃有可稽。北盟會編自咸州東北分界、入山谷。至粟末江。中間所居。隸咸州兵馬司。自粟末之北、寧江之東北處界外者。謂之生女眞。金史、金之始祖名函普。初從高麗來。居完顏部僕斡水之涯。此即韓邊外之地之始見載籍者也。元屬海蘭府、水達達等路之斡朵憐軍民萬戶府。明初爲建州甫河、哥吉諸衛。蓋準其地望。而以今名推之。粟末江即今松花江。僕斡

水即今頭二道柳河。一曰布爾噶水。華言叢柳地。多金砂。金源之號、殆由此啟。西境當輝發河左右。金爲回霸路。明爲南河衛及扈倫族之輝發部。南境則爲哥吉衛及白山國之訥殷部。東北境即淸始祖所居之俄多里。由此而西。循輝發河而上。可達赫圖阿拉。即淸太祖建都之興京也。俄人有言長白山者。東方之阿爾栢士也。得爲長白山主。即可握東方之霸權。而山北平原、與興安嶺之高原。尤爲此方英雄角逐之場。若支那本部之鎭服。不過此角逐中之餘興而已。以故女眞滿洲之興。莫不倚長白爲進攻之地。則長白山之形勝關係。于此益可想見也。金大定十二年。封長白山神爲興國靈應王。明昌四年。册爲開天宏金帝。淸康熙十六年。遣大臣吳木訥致祭長白山神。二十三年復命佐領勒輒等周圍相山形勢。自是遂爲封禁地。

位置及人口　韓邊外領土之界。東起古洞河。西迤大鷹溝。以達寬街。北越牡丹嶺。南達花砬西迤以至那爾轟。東西斜長。南北約贏四之一。境內居民確數不可知。

徵諸土著之言。戶數六千餘。人口達三萬以上。皆漢人也。而山東人占十之八九。間有復州人及他方人。然不過十之一耳。山東人中尤以登萊青人為最夥。沂州府屬次之。專以採金、掘參、獵獸為業。農耕行商。亦兼及之。

氣候及風土　境內遼漠山林幽鬱。故其氣候大率寒多暖少。時有北風雨雪。殆無定期。寒暑節候。較山東少異。冬季早於山東一月。九月降霜。十月則殺草。夏季暑熱。低於山東。着單衣時。每年不過五日。多至十餘日而止。冬季皆用皮裘綿衣。則須數襲。蓋必倍於山東矣。民間居屋。皆以木板為墻。外壁細土以護之。上覆以草莖木枝。亦堅而耐久也。歲時伏臘。以及婚喪祭禮。皆沿山東舊慣。常食以糕團為主。乃玉蜀黍所製者。高粱粟等次之。副食惟用蔬菜。非新年佳節。無食獸肉麵粉者。飲水則取諸山間溪流。味皆甘美。清潔宜於衛生。

地勢及村邑　韓邊外之地勢。既為長白山脉所盤紆。加以松花牡丹二江支流

貫注。縱橫旁達。故其地之高下崎嶇。非山丘即谿谷也。原隰低平略成片段者。惟二道店、樺樹林、金城、數處而已。故境內民居。亦皆散落於溪河近旁。今特舉其重且要者。至各地形勢。亦略述之。

花磖　長白山北麓。一小溪谷也。自頂至麓長七十里。兩面山皆不高。故平川旁達。各向東西伸張。居民四五十戶。由花磖西北踰山有小道達大沙河口。東北約四十里。有小道達古洞河。東二十里至娘娘庫河岸。皆行于溪谷中。樹林雖密。人馬猶可通行也。自花磖西北抵吉林省城。凡七百里。一路皆丘山重疊。連綿不絕。

古洞河　其源發于英額嶺。由東北流向西南。河底皆砂石。寬約三丈。水深不過三四尺。轉西北流至大甸入富爾河。水域約四十里。河牀中富于砂金。兩岸山嶺夾峙。而其上多松柞樺樹。平地河域。約二三里。居民三四十戶。

孫家窩棚　在娘娘庫西北約五十里。沿路叢林茂密。尚有蹊徑可通。居民僅五六戶。而以孫姓爲最早。故得此名。

大沙河　在大沙河與二道江合流處。有會房一所。民家小旅店十餘戶。原係金場。多業淘金。獵獸伐木者。亦有之。

小沙河　在大沙河之西山谷中。有民家四十餘戶。皆業農耕。又有朝鮮人十餘家。散處道旁。

砍木窩棚　在大沙河至㮖窰溝之二道江岸。密樹圍繞。蔽天日。由此西北約六十里。有伐木窩棚一所。附近一帶稱張三溝。

黃溝　在大沙河西北四十里道旁。此一帶山多砂石。森林尤密。村之四旁。一色濃青。皆古樹也。有民居三四十家。由此西北行至夾皮溝道上。亦有居民數戶。皆業農耕及採金。

溲窯溝　在大沙河西南二道江岸。山嶺嵯峨。道途偪仄。人馬雖可行。而不可以通車。林深箐密。居民寥寥無幾。

趙家店　亦在二道江岸。西北通夾皮溝。居人僅一家。乃山東趙姓。自設旅店於此。

浪沙河　距張三溝東北十三四里。其地有河溝一道。橫斷南北。溝崖叢樹中。有窩棚一所。以獵獸伐木爲業。

石陰溝　距張三溝西北十三四里。富爾河之西約二十里。民居四五家。由此西北行四十里。達黃泥河。

上戲台　在下戲台之東南六七里。居家十餘戶。雜貨店四五戶。旅店五六戶。茶食店三戶。磨坊一戶。

金銀壁　在金銀壁河畔。距石陰溝之西約二十里。由大沙河過二道江。至

金銀壁河口約一百五十里其河口有渡船三四艘河寬約八九丈水深約三丈餘居民四五戶亦有旅店可住自此以至夾皮溝車馬皆可通行矣

柳官陰　距上戲台之西數里居民一家

金城　地踞山中距猴嶺東北十三四里韓氏之居宅在焉故其名特著

土人亦稱地窨子

下戲台　此金廠也踞東西橫亘之山谷中居民五六戶有大旅店一小旅店二

頭道岔　此淘金廠也山谷橫亘與下戲台相類距夾皮溝之東南十三四里居民十餘戶有雜貨店一鍜冶店一

王伯脖　土人俗稱也在頭道岔之西中隔一小嶺相去四五里溝口面西北斜向東南袖張內形曲屈寬一二里不等業採金者二十餘人分兩戶住

之。

夾皮溝　葦沙河之支流也。四山環繞。中亘一溝。溝長不及三里。寬不及二十丈。清光緒二十年前後。溝中產金甚旺。礦夫至四五萬人。故此一隅中至有戲館兩處。今所謂上下戲台是也。既而沙殘溝老。谷間田園乃以次墾闢。諸種蔬菜皆產之。山南有金廠一。民家三四十戶。合散處之零戶計之。約及一千餘口。中有小旅店三戶。小雜貨店四五戶。其他則皆以淘金爲主業。耕田爲副業。

二道溝　在夾皮之西北。約三十餘里。溝口面西。西南斜向東北。伸張長及八十餘里。民業採金者凡八九百人。

蜂蜜溝　二道溝之分支也。距溝口十三四里。斜向西南岐出。長及二十餘里。寬三里。東北端有金場。業採金者二百餘人。分十餘戶住之。每戶十數人。

東南岔溝　亦二道溝之分支也。距溝二十餘里。距蜂蜜溝口約七里。業採金者百餘人。分五六戶住之。

二道柳河　在金銀壁之西南。約七十里。居民十餘戶。皆業淘金或農耕。

頭道柳河　在夾皮溝之東南八十餘里。居民十餘戶。初皆山東之流民也。又有新出稼而未成土著者。凡七十餘戶。亦皆山東人。散住窩棚。各從事於淘金墾地。

此亦一溪谷也。南北約二里。東西凡里餘。河槽曲屈。其中金砂甚旺。兩岸平夷。外翼以連山。道路嶔崎。樹木陰森。故山雖不大。而車輛不通。民皆散處山腹谷間。有團房。常駐練勇七八名。

兩江口　二道江自東來。頭道江自西南來。至此相會。爲松花江之本流。此兩江口所由名也。又名二道江界。亦名頭道江口。地多草澤。然人馬可行。民

業淘金僅數戶。其外二十餘里間。皆荒落無人。

頭道江　土人謂之頭道江村。在兩江口之西南。蓋江岸地域之總稱也。由此至湯河口。有山徑相通。山多赭禿。車馬皆便。江之渡口。水寬里餘。設有渡船。以濟行人。居民由蓬萊縣移住者五六家。復有土民十餘家。皆業農。

柳錘溝　柳錘者。人參之別稱也。以其地盛產人參。因而得名。位于頭道江北岸。距湯河口之北七十里。叢林塞道。人馬往來。皆穿林而過。由此而東至娘娘庫。約三百餘里。皆山間小徑。每二三十里。第見獵場一二處。新來居民五六戶。此處江寬半里。亦有渡船。

寬街　踞輝發河北岸。且當陸路之要衝。繁盛市街也。有米鋪三戶。飯館十五戶。雜貨店五六十戶。居民四五百戶。以烟草木材獸皮爲特產。

那爾轟　由兩江口。溯頭道江而上。二十五里。至那爾轟河口。所謂那爾轟

者即由河口而西約七十里南北約二十五六里溪谷之總稱也合計民居四五百戶皆以栽培人蔘及農耕爲事

北二道溝　夾皮溝之西南約二十里地有劉氏窩棚其南口有小油房一家

葦沙河　在老嶺之西山谷中谷間窩棚連綴有民居六七十家亦有旅店河幅不寬可徒涉而過東南二十里即河之支流夾皮溝也由此而北山路崎嶇約十三四里至板廟中間渡河河寬三四丈上有木橋通焉

板廟　在夾皮溝之西北約三十餘里有居民十餘戶皆業淘金又有小旅店三軒

穆奇河　在板廟西北八十餘里中隔猴嶺上下近二十里樹色葱蘢密護四山山間小道亂石縱橫馬行頗爲困難民家十餘戶業農淘金

大鷹溝　此松花江之渡口也。水深約丈餘。寬一二里。常置渡船二艘。

五虎石　在暖河北岸。距大鷹溝之東約四十餘里。居民五十餘家。業伐木打牲。漁業尤盛。

販皮河嶺　在上戲台之東北七八里。居民數戶。

南黃泥河　在販皮河嶺東北二十里。居民十五六戶。

富爾嶺　在南黃泥河東北五六里。居民一戶。

大馬架　距富爾嶺東北約二十七八里。有旅店一家。

富爾河界　距大馬架東北約二十七八里。居民三十餘戶。皆業農。

柳樹河　位於富爾河界之東十三四里。居民十餘戶。旅店一軒。

牡丹嶺　由柳樹河正北行。折而東北。凡四十餘里。有山巍起。謂之牡丹嶺。即牡丹河之水源。踰嶺而過。更向東北行。抵帽兒山。

帽兒山　踰牡丹嶺而東北又四十餘里人煙輻輳爲山中繁盛之區居民二百餘戶皆業農耕及種參故土人亦有柳錘營之稱

政治志

韓邊外之地初皆荒山老林狐狸所居豺狼所嘷也及藍縷既啟生聚日繁自不能不制訂法規以相部勒故當樺甸、盤石、敦化、濛江、安圖、撫松、諸縣、未設治以前凡兵事、民事、刑事皆由韓家操之其握大權者曰總管當登舉時以孫鳳五任之孫吉林西關人也光緒二十年始入韓家漸爲登舉所信任而其勢力亦日以擴張凡管內居民生殺之權皆任掌握下行管內之文誥上啟官府之文牘亦皆孫之手筆也其下有管事以徐福升任之專掌地籍租賦若管內常事亦得處理之其外有教師、以程環庭任之專掌家庭教育至管內教育事務亦得稽察之

刑罰　領土以內爲鬪爭偷盜者即捕治之隨其罪之輕重科罪罪重至死編民

則自斷之。若屬於他府縣所轄者。則械送吉林府。為例大抵韓家刑政頗尚嚴酷。爭嚷喧譁有責。盜牛及馬皆刖之。多期則投之冰窟。時有凍死者。然罰必當罪。未嘗妄戮一人。專以德化相薰陶。故民皆畏其威。懷其惠。無有怨誹反抗者。

徵稅　光緒二十六年定章。每耕地十畝。歲輸租錢二千。其後改徵實物。重於原額。豆粟高粱玉蜀黍四種。種各從便。瘠地歲輸六斗。腴地歲輸一石二斗。仍自輸送納之韓家。由是民厭其煩。有欲他徙者。三十年正月乃廢輸送之制。每年十二月中。由各會派員就民家徵取。許各邑自為一團以收納之。於是民咸稱便。新開地或疲瘠地。並量為減輕。如那爾轟地方每年租糧不過二斗而已。

人參栽培地之園圃。每一平方丈。歲租三百領。內金廠人皆得隨意淘採。韓家時遣人巡行四方。以視察盛衰。至端午中秋兩節。乃檢算所得之多寡。額徵十分之一。以輸之韓家。或以供各會歲費。若產金特旺之地。其率高至十分之二。如古洞河乃其

無伴登高去。徜徉側徑過。孤帆林際出。落木水邊多。野闊宜瀟灑。天空獨嘯歌。燕南風物好。兩載悔蹉跎。

風水樹

中庭有高樹。移自雪山阿。亭亭出物表。氣象何巍峨。疎枝掩漢栢。老幹欺周禾。扶持非人力。風水得天多。風水遍大地。龍虎朝山河。山河一棋枰。敗劫紛雲羅。況經蜂蠆蝕。尋斧縱羣魔。刮地西風起。飄零奈爾何。

己酉仲秋余創地學會於津門有湖北人黃籙宣者以詩見贈步韻和之

奇氣鍾江夏。無雙代有人。汪洋迎度量。萍水溯原因。海鶴踪難定。文章筆有神。曲高知和寡。何處挹淸塵。

見說神州事。凄涼不忍聽。華胥驚噩夢。富媼失坤靈。未死心成鐵。相需影共形。多君能濟溺。滄海昔曾經。

芝罘島秦皇輦道

海上仙蹤望裡窮。翠華無路石橋通。西沙依舊連山起。留與番艘避北風。

登州蓬萊閣望海

俗塵簌簌撲輕衫。得到蓬萊自不凡。潮落平沙鹽化碼。珠跳絕澗火成巖。哌聲遠咽遼東浪。島影全收海外帆。便欲乘槎天上去。肩章常署散人銜。

愴懷民物愧眞儒。方外思尋老子書。萬事看搬新傀儡。百年空打夢葫蘆。浮塵大地星留影。快意長風爲化鳧。青鳥不須頻探望。暮年歸路識蓬壺。

登州阻雨

一雨瀟瀟夜復晨。郵亭計日誤前津。滿階簷漏侵宵響。繞榻蠅聲惱夢頻。天上原無長照月。人間寧有自由身。殷勤更向蓬山望。扭轉東風祝海神。館人謂余是間東風則雨若轉西風則放晴矣

寒亭

綠槐陰裏過寒亭。雨後禾花繞郭青。特起高台崇望祭。西風應酎夏臣靈。

昌邑道中

海陸行程接。窮崖脫虎頭。石頑碑沒價。雨急路成流。平野欺山小。連屯夾樹稠。槃綠沿戶寶。風物識青州。

長清道中

濟南西去接長清。豆莢禾花夾路迎。好是四圍山色裡。碧雲如盖護行旌。

泰安道中

帽影鞭絲僕僕俱。開山南轉路盤紆。聲揚隔岸蠅鑽紙。車走懸崖蟻貫珠。世味淡時行脚健。嶺雲多處客程孤。閒身偷向忙中度。却恐山靈笑曳裾。

泰頂碧霞元君廟

碧霞宮闕鬱輝煌。青帝祠連仰末光。始信女權高絕頂。萬峯低首拜娘娘。

登岱

迤邐松柏歷層巔。夾道爭趨萬壑泉。金碧共彫仙佛界。翠華空憶漢唐年。摩崖碑碣迷苔蘚。拂袖雲烟混海天。塵世更思叫閶闔。濛濛香霧玉皇前。

曲阜即事

不篏星石不槃阿。佳氣葱蘢萬古多。西望薛陵應莞爾。耶回何事動兵戈。

携手南池趁晚涼。冰泉小濯勝蘭湯。歸來童冠欣相笑。風咏班中着楚狂。

蒼松陰裡謁宮墻。十里春風稻長秋。寄語同儕須刮目。阿蒙曾到聖人鄉。

泰安旅次和濟陽味夢氏題壁詩

西風蕭瑟動關河。長白龍池感逝波。商女已聊亡國恨。纖兒猶唱懊儂歌。落花流水原無賴。黃土青山可奈何。收拾閒情註孫子。回天重仗魯陽戈。

膠濟汽車中偶成

鐵輪聲裏水潺潺。䜟破齊關又魯關。回首伊川披髮地。萬靈無語泣牛山。

明成祖長陵

虜胸五駕事親征。漢帝唐宗愧未能。雄略不隨王氣盡。胡兒歇馬拜山陵。

一將韜鈐信有餘。沙場回馬日沉初。定知賫恨金川詔。瓜蔓抄成大樹枯。

宣化道中

歷歷秦邊戍。隨車到眼忙。沙堤餘折壘。柳色半靑黃。天闊河冰早。城空塞鳥翔。苔痕凝戰血。紅遍夕陽岡。

庚戌正月初四日暮過邯鄲

車聲碌碌路漫漫。老樹春燈映月寒。四十年來無好夢。空煩昏夜走邯鄲。

爲留泉水在山淸。一枕煙霞夢不驚。飽飫黃粱看塵世。廿年前已薄盧生。

彰德旅店題壁

綫過燕南又鄴中。家家春帖映門紅。繁沙撲地成戈壁。平屋環垣近塞風。信宿不容桑下戀。行踪還與賈胡同。老來別有分甘趣。稚女也教杖履從。

洛陽雜詠

蕭疎槐柳六街空。萬國衣冠想像中。廢井頹垣荒寺外。殘僧指點九朝宮。城內西北隅明伊藩故宮僧人指為九朝都會

略彴橋通野徑斜。一航橫渡問漁家。溪流莫溯千金堨。碎石平鋪兩岸沙。天津橋跨洛水上唯餘一孔旁架木梁以渡行人

一般朽骨北邙銷。穀洛於今幾市朝。遺俗猶留乇叔憶。蓽門圭竇滿山腰。北邙山民多穴居自滎澤以西皆然

德鄰祠宇對文昌。庭草深深映夕陽。儘有簞瓢眞味在。兒童偏說餅魚香。西關有二程子祠其

賢孫本耶鮮致者居之

碑坊高下簇田疇。餓眼何人笑沐猴。鑿遍巉巖窮刻畫。看來我亦替山愁。洛水以南碑坊林立雖一衿一衞皆立石以表之

登龍門山擬遊嵩高不果

蟠幢千億倚巖開。嵩少晴籠佛影臺。老樹沉沙歸炭化。繁花結子待蜂媒。防蠻敢獻淸時策。騎鶴爭看計吏回。三十六峯欣入望。空携匣鏡一徘徊。

登廣武山

河山歷歷笑棋枰。閱盡興亡幾戰爭。粟轉江淮資敵國。鼓行懷孟失書生。黃流滾滾前朝去。青史悠悠豎子名。昂首長天時一嘯。膝前喚起木蘭兵。時女兒月珍易裝以從

汜水道中

穴居曾不礙巖棲。社散枌榆遍棗梨。水蝕千尋坤絡斷。雾圍四塞日輪低。麥田何處

騰龍氣。芳草無心沒馬蹄。我欲歸尋黃石略。淮陽樹色轉淒迷。

大梁雜詠

一溪春水淺寒沙。剩有龍亭識宋家。草木也防搜括苦。更無餘子長新芽。

聲聲喝馬夢中過。執戟龜蛇護錦窩。怪底五龍逃難後。東方從此睡獅多。眞武廟一名五龍廟

後有宋太祖臥像

萬丈紅塵悶日華。中原眞已剪龍沙。相逢一笑彈冠去。滿面紛紛墜粉花。

大梁懷古

北來胡騎突燕南。咫尺澶淵戰又酣。一代相才先鄭五。百年王業襲朱三。飄零花石鵑啼血。慘淡河沙樹沒潭。應有漢兒重雪涕。青城暮色柳毿毿。

有見

阿戎昏夜走京華。爲訪豪奴到霍家。便是西山春色晚。人心抵死愛曇花。

遊紅螺山資福禪寺步傅提學沅叔增湘原韻

車聲歷碌走盤陀。磴趁籃輿破曉過。松頂翠鋪秋色老。豆畦黃綴塞雲多。徑尋樵客紛瓜蔓。泉出琳宮漲石窩。惆悵勞生殊未已。暫停塵鞅禮紅螺。

青葱山色入徐無。梵唄聲中味道腴。清逼諸天參翠竹。流將八水潤寒蔬。妙高喜證坡仙果。勝業曾供計吏租。莫倚君家羚角健。祇園還望布金輸。寺僧曾勸學款八百金沅公擬令攤捐因以綴頰

過密雲縣南天門偶成

溪流長傍使君軒。紫草黃花繞徑蕃。應有步虛傳下界。聲聲鈴鐸響天門。

亂山合遝晚烟低。碎石盈途礙馬蹄。欹枕不煩頻問堠。數家燈火出前谿。

古北口

蕭蕭秋色滿關城。寒水流澌怨不平。一自漠南輕棄地。山前歲歲鼓鼙聲。

靑石梁攝影

停車小驛夕陽西。粉本親從塞上攜。領取靑梁最高處。燕雲囘首萬山低。

靳家溝

亂泉聲裡鐸聲譁。秋老禾花續稻花。縷縷炊烟隨霧起。從知山後有人家。

熱河即事

連宵打點看山行。別館離宮記未淸。拄杖自誇腰脚健。懸磯始覺氣氛輕。流澌碎石沉鵝卵。人共番檎綻樹嬰。何事忽增興廢感。絲絲楊柳帶秋聲。

過哨 即南方所謂灘

懸流噴沫石成堆。拍浪驚看一棹囘。金鐵錚鏦齊赴敵。風前萬馬哨聲來。

灤河舟行

千尺虁門九曲湘。輕舟葉葉下廻塘。憑君莫問灤陽路。水驛山程兩渺茫。

灤河紀行

輕車搖搖熱河道。馬蹄踏踏溪流繞。青山不斷廿里遙。扁舟同上一葉小。茶爐衾枕任分攜。偃臥蜷身各藉草。欠伸無礙打頭頻。頂上涼蓬薄如縞。未妨斷港水聲喧。且喜長途山色好。枯藤倒掛蒼崖巔。紅樹半出碧天表。光漏巉巖一線明。舵轉斜陽異昏曉。前舟後舟啣尾來。飄然欲到蓬萊島。塞上乘船古未聞。奇踪落落誇鴻爪。臨風高唱敕勒歌。大地山河同一渺。

高台村夜泊

山園罷晝一燈明。塲圃臨溪亂石橫。日暮停橈閒散步。喜逢村老話秋成。

孤竹城中夷齊廟

叢祠相對出松巔。兩岸平沙水一灣。白石嶙峋清澈骨。故應魂魄戀家山。

黍離麥秀夢同參。莫信睢麟衍二南。留得人間清淨土。結鄰長傍準提庵。

清風台倚古城隈。台下依稀輦路迴。莫共僧伽談往事。行宮寥落野花開。台旁有清世宗行宮

遺民莾說順民旗。惴立頑廉是我師。但得英靈重鑄腦。黃魂會有自甦時。

冬夜與韓介和圍爐話舊追感平生悵然有作因以贈之

街鼓一聲霜月寒。沉沉門巷布衾單。小坐圍爐情話久。團圝權當故園看。故園淮陽泗水曲。四野桑麻藏老屋。東上長堤車馬喧。南園野味果蔬足。何期一別十四載。萍飄南海又北海。定知今夕是何夕。乃對燈花訴眞宰。猶憶兒童竹馬時。啖桃烘柿共嬉熙。秋風柳葉掃荒徑。春日粱茹撥水湄。閒尋劉仲拋梭去。喜聽麻姑談鬼趣。我方冒雨防麥漂。君已乘風搖紈素。一曲新歌陌上桑。雙蚨曾耗囊中裝。却慙竈養嗟來食。最感絲牽入夢鄉。夢鄉渺渺天南北。全家羈旅同漂泊。塵心淡盡文字留。爾我相看頭半白。即今大地汨風潮。故國深愁平澤焦。代謝新陳有定理。漩渦停棹待兒曹。唯應漁樵訪舊友。放浪燕郊伍屠狗。種豆爲招陶淵明。營田合用張佩久。君不見月

下迴廊夜寂寥。蒼松影裡鶴歸巢。

得親家王玫伯來書厭世頗深而塵緣猶未能淨因爲短歌以寄之

嗟我與君皆憊矣。役役勞形紅塵裡。男兒三十不封侯。已是一生付流水。四十五十更何爲。只須人寰脫敝屣。悟到無生澈眞如。轉悲纏着誤塵滓。傀儡場中說功名。骷髏隊裡尊妻子。子孫天地一委形。他人饑飽豈關己。疑疑成立植根基。鞠育恩勤止於此。過思保育用親權。且爲人間說不是。我兒公女本強名。莫將浮雲看成綺。願教婚嫁各自由。聽取秦簫風過耳。一衣一鉢隨我來。一卷楞嚴參妙旨。

學匪歌

寶刀一揮鮮血流。壯士手腕忠臣頭。泣告同胞四萬萬。東藩高麗足殷鑒。國亡君作歸命侯。官家肉食猶無恙。最痛蟲沙刼永沉。淘汰年年隨去浪。救亡且將國會求。東西列強有傍樣。滿堂嗚嗚泣神鬼。忽聽街前拿學匪。旌旗映日快槍排。馬步聯翩魚

銜尾。學匪銳鋒倏已摧。君民宣戰第一回。去留肝膽各相照。珈噶勳名待後來。君不見炸彈轟轟破天網。彼何人斯虛無黨。

歲杪天津野望 己酉

萬山寒色赴幽燕。凍合津沽又一年。遠樹影隨村角斷。壞橋泥迸馬蹄穿。棲心喜託衡陽雁。娛老容營洛下田。私願無多應易遂。一犁春雨伴牛眠。

西湖 庚戌

湖山常占四時春。眉黛唇脂着色勻。荷芰風生亭閣靜。綺羅香襲鳥魚親。北傖節展愁陰雨。南國烟花稱美人。萬里行程三日住。生憨佛子問來因。

遇雨

行藏應笑老來頑。不放炎寒一日閒。南北遊蹤兩奇絕。沙中燈火雨中山。

湖上雜感

白壁紅墻烟雨中。青山塔外簇重重。斜風一陣鷗鷲起。報道南雷打晚鐘。

選勝王莊復盛莊。幾家風月半閒堂。停橈何處堪留戀。蘇小墳前蕙瓣香

春風梁苑題詩處。夏雨吳山立馬時。塊肉何關興廢感。中原禾黍正離離。

車行過信陽州山中隧道作

入山未半里。爽氣颯然殊。隧道牽一線。蜿蜒走列車。車窗倏然暗。線曲蟻穿珠。遠岫隨變滅。叢篁渺巖隅。谷風散烟霧。醸雨成淸渠。南流歸漢沔。北流入淮墟。分水亂巨嶺。天地各方輿。島夷界索虜。自古握中樞。那識奇肱製。飛行岀九衢。中原天險失。萬里成坦途。海疆談形勝。別有九州圖。奇言變觸氏。莫囿蝸角居。

贈蔣觀雲 智由

十年滄海感離踪。消息驚從電語通。霜雪相看侵鬢髮。屐笻誰與問西東。茫茫塵刼多生後。了了興亡數着中。收拾書囊藏遠志。空山雷雨護青鋒。

辛亥端午前二日馮子久善徵由奉天來訪幷以都門憶諸同學詩見示因次韻和之却贈

雲樹依依遶海東。津門載酒喜相從。重敎野味尋徐滙。恍憶聯帷過大通。紗廠名同人下課後輙步散於此絮語不防攙謔浪。萍踪終惜任斜風。五絲我欲從君繫。繫着征輪作寓公。

定州遇雨

汽笛催人上下忙。倏添微雨送新涼。詩情併入中山道。明月清風客倚裝。清風明月皆店名有停車站

太原覽古

中原鎖鑰壯雄封。一炬成塵笑宋聾。颯颯金風冲地起。又聞胡馬下雲中。荒城斗大倚巖阿。雲物淒涼付劫波。指顧唐家興起地。祗宜流涕向山河。

新店鎮遇雨

幷門午夜各溫寒。氣壓高低轉地盤。幾日朔風催晚雨。却疑沙海有龍蟠。

青龍鎮晚宿口占

松陰（吉田）燮筆紆籌策。多惱波濤發壯猷。（德將軍毛奇學）漫道山河同老大。幽幷王氣一囊收。

過東治鎮有懷徐松龕中丞

滹河日落暫停驂。石嶺東來又幾尖。（自淮淡以北凡沿途息食謂之打尖多見於前人行紀未有用以入詩者然唐人固多此例也）白板當門奨案固。紅衫扶路馬蹄纖。百年耆舊空埋劍。十里榆槐闇覆簷。直覺英靈呼欲出。炕前把酒話溫炎。（自秦山以北延及燕晉臥皆用土炕此字亦不經見唯湛然居士曾以入詩）

忻州紀行

壞雲壓山山欲裂。路狹天昏行不得。疲騾蹄蹶倏顛翻。性命險將付一擲。黑風吹雨透窩蓬。墟火微明尋曲折。望門投止宿荒村。傖夫語異目光灼。療飢器水代盤餐。奇臭渾疑雜溲勃。出身行具足安舒。苟免爬搔遠蟹蝨。曚曨夢眼盼天明。急挈衣囊整

鞍絡。出門回望心懍然。夜來疑鬼復疑賊。看看紅日漸東升。大放晴光補前失。不信人生行路難。只愛秀容好山色。

豆村即事

幾日并州道。行窩馬背連。臥看橋下月。趺坐洞中天。曲曲螺旋路。芃芃燕麥田。靈山知漸近。淸夢得安眠。

曉行

山逼遠雲昰近態。水磨棱石作圓椎。專家定律詩家意。儘有人間領取時。

留雲村望五臺山

滿地涼雲撥不開。兜羅遍覆錦成堆。名山雅稱神仙府。熱鬧場中幾個來。

贈五臺令牛克勤

道味醰醰劇可親。幅巾瀟洒淨無塵。劫來眞見神仙吏。管領名山作主人。

村墟高下入炊烟。境絕淸涼尺五天。樸棫栽培棠蔭滿。人人都道使君賢。

積雨遣悶

到來三日雨濛濛。寂寞偕寮滯短笻。西北天傾方待補。誰從雲海掣飛龍。

題楊五郞祠堂 在五臺山麓

將軍躍馬擊匈奴。殺人如草血盈裾。一朝回頭登彼岸。立地成佛隨文殊。空山風雪留遺廟。香花頂禮來諸胡。含笑一抒家國憤。鐵棒拋閒數念珠。我道將軍所見拘。一姓興亡過隙駒。北胡雖弱西戎至。優勝劣敗有乘除。宋家畫疆甘自小。草竊江山聊爲娛。流毒千秋猶未已。學術誤人慘戈殳。禹物乘離初相見。神州種族猶淪胥。願君手棒且回顧。爲我撲殺汴杭諸僞儒。

北臺頂遠眺

人天煩惱鬢成絲。跌宕乾坤放眼時。塞上雲低恒雪線。松根石化古冰期。優曇秀出

翠峰頂墳坫平分五嶽祠。儒服僧衣休品較。四千年後我來遲。

將別五臺山悵然有作

過期小住卸行縢。禪榻棲遲夢亦澄。記日渾忘新閏朔。尋山喜遇故園僧。迷茫松影藏烟鬟。搖曳風鈴閃塔燈。併作塵心無着處。龍泉東去馬凌兢。

龍泉關感事

無情天地生關塞。戰蹟燒痕着處多。雪盡西山初灌燧。風高東海倏揚波。眼前朝菌騰妖幻。夢裡華胥入共和。黃面憂生竟何補。人間原有達磨馱。

辛亥冬月與陶卓如南還便道登山海關城樓感滿洲興亡始末因題

飆殘朱果泣孱王。大帽威稜一瞬間。鬼哭馬蘭松影黯。日沉遼海血痕殷。祇知故物宜光復。不信天心果好還。无首羣龍方入馭。春秋義例等閒删。

冬日同馮子久遊鄧尉山

臘裡尋春載酒隨。風和日暖哨帆遲。那知劍戟紛紜地。猶有湖山嘯傲時。（是時蘇州初光復兵戎未靖）壑上羈魂憐馬革。（故人白雄餘先難蘇州）廬中高隱訪鴟夷。行行悟到無常住。俯仰乾坤一局棋。

靈巖山

環山松柏入冬青。四野風烟望渺溟。曾是西施歌舞地。荒荒斜日閉巖扃。

司徒廟

古廟烟煤黯拂塵。雲臺冠劍渺前身。空山寂寂同朝暮。富貴何曾解笑人。

木瀆舟中戲示馮子久

神交文字廿年餘。刀客聲名識故吾。又是荒村風雪夜。一篝燈火話江湖。

新旗

新旗翻五色。簀字表歡迎。義激聲中浪。功成紙上兵。臨淮迷聚米。掣海失飛鯨。敢借

留侯箸。榆關捧上京。

哭妹

噩夢驚傳一紙書。烟雲悽惻渺鄉閭。生來茹苦家何藉。死太傷心淚轉無。往日徒聞奴事嫂。人間那得侄從姑。行吟縱有歸來日。空向江潭泣女須。

京師寄陶卓如

手贊南雍借作家。鄉關迢遞客京華。婆娑老樹尋生意。斑駁殘碑剔古葩。錫鼓兒童喧巷口。槐陰鼠雀鬭簷牙。竭來莫問秋消息。杖底清香覓晚花。

癸丑春季入都女兒月珍爲覓寓灰廠地近西苑頗清雅喜而賦詩

僦居近接鳳城隈。桑下因緣託古槐。嵌壁殘磚餘佛刹。隔墻新月上瀛臺。無多僕役疏閒守。小着琴書慰旅懷。剩得老妻重忍俊。門楣眞仗女兒材。

曉起偶成

黯黯槐陰拂曉晴。迷離殘夢轉分明。沙中時見從亡友。戲語荒唐帶不平。

黃屋靑山紫閣重。電光宵映劍光紅。較量開國新堂宇。何似華耶白堊宮。

符瑞紛陳遍九州。新朝事業海西流。酒酣拔劍爲誰舞。一曲平陵萬籟秋。

重到天津口占三首

陰陰夏木黯前津。杖屨蹉跎幾度春。滿地落紅隨絮去。兒童誰識種桃人。舊日生徒無一過者

相依形影四年間。風月淸談夜欵關。今日重尋居易里。悵留名蹟並香山。居易里白雅餘舊寓

曹社荒寒夜聚謀。北風謾謾鬼啁啁。不堪掩淚重經過。法界生昌舊酒樓。辛亥冬秘密結社處

詠史

天涯怕聽雨淋淋。舊恨新愁兩不禁。江國那堪聞白雁。燕臺從古重黃金。三千鐵騎空雄略。十二銅牌負好音。直筆猶憐弦上箭。偷將文檄買陳琳。

幽燕老將氣沉雄。神臂家傳射羿弓。百戰蟲沙誰國士。雙持鷸蚌有漁翁。茫茫戈戟

卿雲裏。碌碌龜魚短夢中。紅棍倘符三戸讖。亡秦不問楚南公。

仙子

海上三神山。傳聞多仙子。綽約含嬌姿。明媚炫羅綺。遂令秦漢皇。萬乘輕脫屣。鞭石幾巡求。相望隔天水。一朝罡風吹。一仙墮塵裏。零落脂粉香。甘心備江汜。歎笑雜小鬟。謳歈半下里。惜哉天上姝。乃厠泥中婢。

晉人某君擬創立百一社以踵武南社已而病病後寂然詩以促之

苞根東楚嘆周京。壇坫中原賴主盟。譜就共和新樂府。大羅天裏國魂生。

風流南社已滄桑。灝氣從知普十方。河嶽英靈依舊在。莫將金粉艷齊梁。

雷首中條鬱古春。山河表裏渺齊秦。定知上國敦槃會。先歃終須讓晉人。

滿天花雨捧維摩。終竟詩魔勝病魔。經卷方書消悟了。河汾奇氣本來多。

南船北馬幾奔波。自詡採風越國多。願洗人間箏笛耳。黃花時節聽高歌。

和王幼航謝家秋詞六首

搖落天涯正此時。秋來先遣瘦人知。絕憐一夜風波起。淺水菱枝弱不支。

琳宮遺蹟剩臨淌。風動旛竿夜有聲。高綴電燈輝滿院。不將心迹照蘭成。

榛苓委地原無賴。蘭蕙同彫果不堪。寥落空林山骨露。讓渠捷徑指終南。

彤雲滿地鬱難開。隔夜流傳霜信來。豈爲無衣感遲暮。山河零落雁聲哀。

緜緜衰柳蜿河干。風色平林已報寒。爲語草堂高臥客。早牽蘿索護簷端。

黃花老圃成高隱。紅葉秋山儼畫圖。剩有芳心空色相。人天不礙道情孤。

訪英斂之華西山欲與卜居

穰穰風物接西郊。拂壘旌旗五色飄。別有共和新氣象。莫談國事榜茶寮。

西山雲物鬱蒼蒼。一脉晴空擘太行。古色年年橫紫塞。不隨世態感炎涼。

最是高人英斂之。耶心佛性得師資。天堂穩住香山老。入世皇皇出世時。

荒涼臺榭水流遲。前代名園賸靜宜。桃李門墻新種遍。不教禾黍感離離。
故宮花草總淒淒。城闕春深杜宇啼。我亦遼東歸後鶴。夜來願借一枝棲。

十一月四日遊天寧寺

斷墻古塔半苔封。難覓詞流去後踪。落落同憐門外漢。五更遙聽隔城鐘。

與陶卓如同作

忍見淸流付濁流。沉沉寃霧海山秋。雞鳴漸見開泰時。天墜空煩抱杞憂。且縱樽前黃菊酒。閒尋世外赤松遊。兩家故事分明在。莫漫衣冠笑沐猴。

又次前韻一首

馬上歸來儘勝流。欣將章服換新秋。九邊豈復傳烽警。四野那聞伏莽憂。雷雨得時鯤北徙。稻粱滿地雁南遊。從君莫問家山事。已脫金環放野猴。

聞客談南京近事因紀其語

秦淮嗚咽血流腥。瓦礫叢中鬼夜鳴。好娶鍾山鐫紀念。袁軍三日洗南京。

紅樓珠箔怯姗姗。尨吠羣驚白日間。回首前年參政會。家家兒女哭中山。

調吾人某君

騷壇健將說荊差。白社旌旗應募多。一笑山前烽戲舉。幾人腰下劍空磨。文章也復銷兵氣。詩酒無緣擾病魔。忍使樓船汾水上。但聞簫鼓不聞歌。

癸丑秋暮流寓燕都感時衰亂故里既不可歸方擬覓屋西山爲終焉之計適玫伯書來勝以後彫草堂落成詩四章肥遯之志先我而成因爲步韻賡和以堅向禽之約云爾

東南雲物鬱斕斑。遙指詩人在此間。小夢於今銷宦海。多情畢竟是家山。洽洽芝宇風疏竹。朗朗襟懷月映關。好共黃花爭晚節。莫從寒谷問春還。

沉沉大陸風雲褭。慙愧華嚴現世身。燕市酒徒空慷慨。嵩高王氣欲嶙峋。悔從蒲穀

思安漢。浪說桃源好避秦。花落更無津可問。綠溪輸與武陵人。

永和觴詠樂忘形。羣從才鋒正發硎。自寫畫圖開輞谷。定招風月貯蘭亭。摩挲松竹留寒碧。文藻江山照汗青。倘許外孫誇宅相。檻書好與示遺型。

殘年作計我猶疎。強指西山即故廬。佛刹御園三輔路。蝦文蟹字五車書。炎風朔雪通關塞。翠栢黃梅問起居。何日南宮鞍馬住。夕陽蕭寺印眞如。

吳生次藩 其敏 讀予西山卜居詩遠道寄詩奉懷次韻答之

燕雲漲雨黯長空。嘹唳聲傳海上鴻。一樣愁心千里共、未堪多難詠桃蟲。

離情長縮柳絲垂。教澤偏留去後碑。慚愧河汾門下士。太平十策渺難期。

叢殘搜遍海王村。隔斷黃塵九陌昏。萬卷縹緗兵火後。空山流水閉柴門。

森森愁氣滿蕭墻。蘭蕙烟塵慘不芳。葭管吹殘灰自動。枉勞律曆定張蒼。

俠情古意湧思潮。雲樹漁溝望裏遙。為語程門諸學侶。連天風雪正飄蕭。

陰陽爐炭撥殘灰。四海嗷嗷孰告哀。愛惜年華韜劍氣。乾坤整頓待將來。

却贈吳溫叟 淶 步原韻

鄉里聞名自年少。相逢鬢髮各蒼浪。陽春曲和郢中寡。變徵聲兼易水長。風倒梧桐同漠漠。望窮淮海轉茫茫。家園歸去輸君好。羣從才堪萬斛量。

自詠

噓拂春風桃李枝。逢迎海內友兼師。十年研鍊京都賦。一卷叢殘土物詩。身似胡驄宜朔吹。心如越鳥喜南枝。求田問舍渾無着。五岳嶙峋入夢思。

寄懷孟蒓生 森 滬上

天下名士有部落。東南無與常匹儔。疑定鼇句 百年薪火傳鄉學。觥觥二孟踵前修。就中大孟尤超卓。胸羅萬象睨九州。少日才名高北斗。中年哲學窮西歐。偶執桓圭莅壇席。目光炯炯燭深幽。屬草生憎上官奪。垂槖早識楚人謀。羣兒方鬬泥中獸。高士已

衆海上鷗獸挺亡羣紛落葉。鷗閒有夢寄高樓。即今海宇紛紜會。破碎河山孰與收。
豈借文章驚海內。忍教袖手看神洲。江左夷吾空悵望。冷山洪皓轉羈囚。天寒船趕
南風起。會有江梅寄遠郵。

桃源痛

我亦桃源人。異地説同鄉。湘淮千萬里。悲惻動中腸。要知殺運起。起自應家鎗。羿奡
氣方盛。內閣漫主張。含沙工射影。尸橫大道旁。孺子玩股掌。流血眞汪洋。一人雖有
慶。前路愈茫茫。茫茫何足論。裘馬且煊煌。威靈懾百辟。封拜遍侯王。論功首應武。合
賜文虎章。

癸甲之際雜詠

車騎進雲故邸開。華堂溝宴美人來。只愁蜀道魂歸夜。簾外聲聲杜宇哀。
水決西江涸轍回。鼎飛東海宿沙哀。旌旗十道從天下。掠得頭顱起債臺。

忍將揖讓易干戈。擾擾魚蝦黿漩過。不惜河山輕一擲。眼前富貴得錢多。
歷歷河山敗局棋。高盤北斗挹南箕。待看紅豆飄零盡。秋老應愁白雁飢。
早朝端冕慶和鑾。鑾舍横經溯杏壇。緣飾太平成盛世。莫教王業誤周官。
高拱黃堂氣欲吞。五威九虎會風雲。底須官禮工羣效。不學阿瞞學巨君。
甘陵南北侮蹉跎。春盡槐安一夢過。葉落堂坳風雨後。可憐螻蟻附羶多。
瀛臺風月自平章。一世雄名上下牀。斷梯浮冰敲永夜。不堪遺事說先皇。
酬勳息壤雨雲翻。望闕空歸劍下魂。比似功高終不賞。一車載鬼過楊村。
聯翩四美掌中珠。玉樹庭前不計株。絕勝華耶身寂寞。花環陵樹泣羅襦。

舊曆癸丑除夕陪張季直先生守歲香山元日遍遊諸勝口占四首

薊門樹老暮烟平。澗水浮冰亂石橫。一笑世情同變幻。識途老馬也嘘聲。
春痕臘意一燈分。爆竹聲聲下界聞。四十九年塵夢醒。重編日曆伴溪雲。

曉來嵐彩四山浮。簇擁青林上碧油。獻歲願教成吉讖。年年常伴赤松遊。

緋衣赤足各隨緣。香火同參古佛前。駿馬驕嘶尋從過。山靈也叱姓連天。

題顧寧人集

治裝曾笑鄭當時。千里齎糧悵路歧。踏遍窮途訪窮客。行踪更比首陽奇。

三年春余邑改名泗陽詩以紀之

洙泗尋源一水長。桃花那及杏花香。祇愁秦亂重逢日。鷄犬桑麻失故鄉。

紀異

腹裡矜藏劍。含沙射影忙。殺人人未盡。底事自刳腸。

詠史

竊國從來勝竊鉤。山河容易擲金甌。內家爭羨兒皇貴。價重燕雲十六州。

送某公南歸

大錯眞成鑄六州。彭城歸去懶囘頭。早知結局終曹馬。何苦高名誤李牛。閱世更餘村落想。濟時空有富強謀。東南物望從追憶。贏得樽前老氣秋。

張家口外登眺

昨宵晴雪別京華。春色纔分塞上花。荒磧駝鈴催曉月。豐年羯鼓賽平沙。風雲莽瀁陀羅海。蒙語頭也城郭迢遙潞水涯。試上巉巖一囘首。不堪擾擾見魚蝦。

旅店聞歌

鶯聲嚦嚦繞簾波。別是琵琶出塞多。隔院偏憐吳苑月。夜深來照白狼河。

過桑乾河

不識人間行路難。輕車載夢過桑乾。緇塵漸喜消京洛。凍雀偏來繞乾干。落日河山羈客淚。短衣僕馬旅行圍。天涯隨處悠悠度。放眼纔知宇宙寬。

平城懷古

城闕空濛草樹荒。山川終勝小南强。至今嗚咽雲中水。未肯隨風下洛陽。
御河冰合冶斜陽。紫塞黃堆奠朔方。一脈來龍風水好。千年文物孕隋唐。

雲西堡書所見

春風送客白登台。纔過山巔又水涯。四季衣裳王猛褐。（是間氣候多寒人披羊褐冬夏不離）千家兒女窈娘鞋。淒清小驛駝鈴斷。錯落荒城雁字排。何處沉沙尋折戟。曝陽閒話古城隈。

一 宿高山營

荒村月黑暫停車。自挈衣囊撲軟沙。多謝胡雛燈火夜。隔墻鷄子乞鄰家。

涼城縣學校校長王楊二君雪中訪予客邸指陳塞外道里甚悉感其意贈書册以酬之

雪裡停驂日暮時。涼城春盡恨春遲。却從溫館逢常爽。敢擬奇書授下邳。問驛最愁音格磔。記程常覺里參差。指南車幸承君貺。從此前途有導師。

殺虎口

遠跨秦城萬里遊。華風邊月一囊收。車轔碎石橫溪渡。馬踏寒冰濺血流。辟穀亭知能却病。鑿空端不爲封侯。從教家乘標新語。閒泛星槎問女牛。

寄孟純生 森

惆悵韓陵片石無。寒程行盡客囊孤。贈君惟有胡天月。肝膽照人萬里俱。

歸化城清明日友人招飲

離家剛半月。塞外遇清明。草色連山白。河流帶雪清。西方新樂土。南酒故鄉情。莫漫詢前路。身間萬里平。

贈一報社主人李笑天

春風作客遍天涯。省識新交勝舊知。難得琴書塵夢裡。泠泠山水遇鍾期。

春秋筆削炳雷霆。社火光臨塞上星。博得呼韓齊內向。知君家有化胡經。

遊喇嘛招得成吉思帖木耳郎兩汗影相喜而題之

風雲萬里送征軺。馬踏陰山雪半消。濠泗又騰龍虎氣。歸鞍掠得兩天驕。

王昭君墓下作（在歸化城南十餘里大黑河畔）

王嬙肯遠嫁。千載爲悲傷。豈知俠義氣。乃非兒女腸。人生志報國。那復畏遐荒。一身投朔漠。萬里靖欃槍。既保紫泥塞。更開白水鄉。甥舅情相洽。子孫誼難忘。懸知絕新莽。定計出帷房。單于投袂起。徼發遍朔方。平林諸將帥。雷雨會昆陽。遂使配天業。世祀盛明章。雲臺論勳伐。應許首紅妝。嗟彼耶溪女。爲越覆吳閭。亦有英倫后。爲兒裂夫綱。何如一閼氏。兩國被庥昌。即今墳畔土。胡漢樂耕桑。兒子等畜之。祖姑合蒸嘗。五族共和基。萬世鍾厥祥。定知魂歸夜。含笑樂無疆。我來青冢下。草色鬱芬芳。再拜爲攝影。彷彿見容光。更欲伐貞石。高樹黑水旁。大書表貞烈。北斗迸光芒。

胡姬

可敦城外翠雲稠。黑水靑山鏡底收。倂作焉支好顏色。枇杷門巷鬬風流。

別歸化城

陰山草色入霏微。一瞥春光塞外歸。留醉哈屯剛十日。又從畫裡別明妃。

山桃花 生陰山澗谷中枯枝虬幹不葉而花疑其爲南方之梅也慨然賦之

霜月園林舊結鄰。逃名塞下不爭春。應緣高格成孤調。隔斷中原楊柳塵。

達拉特地遠眺

賧衍胡王地。沙明白草天。牛居朝日暖。駝磧夜風顚。譯寄南蠻舌。禾麻北假田。榆溪迷古塞。窮髮拓秦邊。

田家午飯

望裡新塍接舊塍。孤村迢遞午煙騰。也緣飯熟堪招客。鷄犬隨人上板升。蒙語屋也

畢克齊旅夜

山鄉猶見短檠燈。滉漾窗風透紙層。猛憶十年螢雪夜。泥墻棐几拂書縢。

別包鎮

天涯隨處樂相徉。白草黃沙道阻長。畏熱思浮冰海筏。療饑隨挈野壺漿。西行食物皆自帶茫茫世宇滄波幻。寥寥人才葛藟傷。消息不須傳塞雁。西來直欲老氐羌。

烏拉山南道中

蕩蕩南山道。遊悰怯惱包。俗書也一作鄂博皆史記甌脫之音轉廣亘車並駕。獨樹鳥爭巢。羊柵紅圍柳。鹽田白起硝。乘風同一快。帆影映征軺。

欵哈拉烏蘇蒙語黑水也爲一小村

入夏春猶淺。東風送馬蹄。山隨河勢曲。雲貼草痕低。導路煩村叟。求漿失酒奚。今宵何處宿。日落五原西。

答家人

不須遠道爲情占。安穩行程歲月淹。危坐氈車筋力健。暖分泥炕睡鄉甜。韭黃香滑調䌷麪。蛋白凝脂醮鹵鹽。生面別開天萬里。荒荒山色愛西崦。

察哈爾部落野望

麥隴葱畦處處同。龍沙雁磧半堯封。從知上國開邊策。盡在農人春鍤中。

乙卯元日山中呈張季直先生

陰陽婪尾續前遊。更上雲山最上頭。檻外火龍低遠寺。燈前臘酒解新愁。樓臺且喜成彈指。海屋無妨再記籌。爲向赤松堅舊約。明年重與迓留侯。

季直先生和作 附錄

朱顏白髮青藤杖。張子登臨興自豪。有客雲龍隨孟尉。何人地虎羨敖曹。江河禹貢尋源遡。冰雪秦城問牧勞。縱與赤松堅舊約。封留辟穀已慙高。

大同馬上寄和章菊紳 欵

兩年三度桑乾磧。惆悵雲車自此停。草色晴連關柳碧。麥畦濃蘸塞烟青。安邊敢望師鼂錯。坐榻先思寄管寧。自笑讀書無用處。撑腸惟有馬牛經。

久拚文字落傖荒。詩債經年苦未償。燕市悲歌餘爾我。邊聲慘怛入伊涼。難禁弱柳牽離緒。重感奇珍艷客裝。却憶攤書風雨夜。一窗燈火豆微茫。

好妾村題壁 村在察哈爾部落

荒村露冷月昏黃。雲雨巫山入渺茫。客路今宵逢好妾。定知無夢到家鄉。

重九日黃河舟中有寄

順流偏遇逆帆風。堪笑衰時所向窮。失馬妄思尋塞上。穎城何處訪雲中。團燈假臥愁羈客。炊黍傳餐樂舵工。佳節異鄉聊點綴。寒蘆落日映波紅。

落日河山四望遙。輕舟一葉浪爭淘。沙明兩岸鴻飛遠。露冷三邊草色焦。榆塞風煙橫慘淡。渭城杯酒感知交。相逢漫灑河梁淚。萬里中原企望勞。

中原時事正紛然。顧老空營塞下田。爭鼎愁翻羅馬史。塡橋怕遇祖龍鞭。河西杖節懷虛望。海上看羊慰昔賢。珍重歲寒霜雪候。故家松竹得春先。

托城感事

莽莽沙南地。經年入漢封。算緡煩使節。鬬土恃農功。城郭迷碑誌。山河掩淚容。劇憐誰是主。風雨黯東蒙。

間行至豐台 五年三月二十二號微服出京避袁氏之難也

言出彰義門。風聲怒如吼。石子路嶔崎。十里三時走。疲羸解人意。行行屢回首。萬方多難時。離家忍撒手。解愁苦無方。野店沽濁酒。獨酌惜無朋。車倌呼良友。焉知燕郊外。不有古屠狗。

吳淞口外望

黑潮風湧大沽船。一角蛇山鼻碧煙。昨日晴明今日雨。本來南北不同天。

滬上樓居

茫茫人海一身藏。瓶盎安排稱曲房。獨對綺窗看落日。幾曾天外許頭昂。

避人蹤跡混青年。愁度江南五月天。客裡茶湯躬料理。端居最憶細君賢。

江上波濤日渺茫。樓頭風月自清寒。却憐老去雄心在。醉後燈前把劍看。

海上北歸

海陸行程費較量。開帆纔覺入清涼。皇皇三月成何事。懺悔人天熱惱鄉。

斜陽萬里海波清。拂拂輪飈帶月行。恰喜風來蓬島外。舵樓閒聽管絃聲。

塔燈閃爍送將歸。透出南天霧雨圍。風月漸親遼海味。多情鷗鷺傍舷飛。

望郁洲 俗名雲臺山

染鬢微服怯南來。慚愧題橋司馬回。敢笑成名惟豎子。端知持重少雄才。唱籌待乞鄰家火。聚米空街戰士枚。歷歷猶憐形勝在。數聲風鶴起雲臺。

徐園雅集探韻 得微字

衣塵簌簌撲金微。且向城南訪杜韋。隔夏杯盤償欲洒。去夏集於上海約余未赴先秋冠蓋款林扉。池蓮墜粉雲天活。鏡匣含光紫翠圍。笑我髭鬚雙雪白。不堪蕭柳敵芳菲。

贈高天梅旭二絕

飄零滄海鬢霜皤。遺恨椎秦博浪過。燕市狗屠同落漠。酒酣怕和漸離歌。

京洛塵多易化緇。月明車馬六街馳。相期冰雪同懷抱。俠意詩情付酒卮。

獨坐

斗室耽沉寂。燃髭學坐忘。風微簾幌動。月黯紙窗涼。春老鵑啼苦。兵爭蟻鬬忙。蕭然塵刼外。詩卷一身藏。

屠敬山寄先生留飲醉而作歌

大慈滅生滅。無如古屠父。屠盡天下人。投尸酒泉去。憶我少狂時。縱酒尋樂趣。戒酒

三十年。萬事成孤注。今宵偶開樽。人天倏相聚。其樂信無涯。渾渾致古處。糟丘得淨土。揚觴指覺路。無死亦無生。大醉大澈悟。

園居

小隱園庭隔市囂。暖風日日長春條。當階疊石羅獅虎。拓地栽花變艾蕭。身世關心惟午睡。人才到眼幾時髦。定知事事關天意。萬斛愁腸付濁醪。

懷故人

老作諸侯客。陶潛自折腰。三茅騰鶴笑。五柳任風飄。東海潮聲急。南台將令驕。諸娘刀尺巧。無淚泣鮫綃。

白家幢結夏 戊午

逃暑棲閣若。消閒十日過。松繁遲月上。墻仄得山多。經卷搜殘蠹。身塵悟刼波。人間清淨業。最是阿多羅。

相對參禪悅何須識字僧。市遠蔬筍缺。地僻鼓鐘澄。託陰花移砌。防蚊夜滅燈。寧知墻角外。逐臭有青蠅。

宿香山韻琴齋

一夜渾無寐。松聲雜水聲。朦朧窗外月。併向耳邊明。

大雪中偕葉浩吾瀚童亦韓學琦鄧文如之誠聚飲什刹海酒樓醉後賦贈

鬢髮飄蕭舊酒徒。招招冰橇走胡雛。相携一笑同榮面。大長蠻夷讓老夫。

暮色橫空戰玉龍。旗亭老樹共吟風。寧知大地金銀氣。都入酸寒酒盞中。

賸將熱淚灑冰天。醉倚樓頭語放顛。留得三生清淨業。不妨老去咽寒氈。

醉裡纏綿語倍親。寒深不顧保傭嗔。相期折券頻賒酒。燕市酣歌更幾人。

廿年海上共飄蓬。地北天南失舊踪。他日重尋今日會。好將泥爪認飛鴻。

己未初夏瑞安章岱三偕其公子張百晝於中央水榭治酒約同入縱觀盡其

夫人張氏手筆也玩賞久之因成四絕句以獻

十丈黃塵倦眼開。忽驚春色滿樓臺。千紅萬紫同供奉。恰好清和雨後來。

仙姿綽約出天台。無限春光腕底來。喜見丹黃濃艷處。枝枝蘭桂繞庭階。

牡丹富貴菊清奇。十畝芝蘭九畹滋。畢竟江南丹絹好。莫從北地覓胭脂。

萬花叢裏拜花王。徐淑秦嘉兩擅場。搦管定知深意在。相期百世共流芳。

西山消夏中贈宛平縣令湯嘯秋

不衫不履拂塵茵。座上蓮臺執主賓。偶借因緣留色相。佛花濃護宰官身。

桃李門墻待着花。河陽百里遍桑麻。春風一樣同噓拂。夾道爭迎教育家。

百花山路百花叢。十里嶔崎蜀道同。漫說張騫能鑿空。西來先要謝文翁。

聖泉精舍氣如秋。桑下浮屠亙月留。重輿祇桓添勝蹟。摩崖字愛古渝州。

百花山僧寺題壁

霏霏細雨釀花香。西崦峯高殢夕陽。城郭下方連趙魏。風煙絕塞隱牛羊。門窗燈閃三更夢。履舄涼生六月霜。却笑年年覓清冷。揭來轉擬早趣裝。

聖泉寺結夏十首 己未

粼粼石屋指黃安。一道清渠數轉灣。怪底風來香撲地。村前近接百花山。

清流汩汩繞西東。核子禾花小徑通。消盡人天煩惱熱。閒身六月住琳宮。

亂山環合寺門開。樹色參天綠浸階。梵唄不聞鍾磬寂。樵歌聲送晚風來。

巉巖古樹映溪流。瑟瑟炎天近晚秋。石上攤書欹枕看。倦來有夢到滄洲。

空林夜雨濕苔磯。門閉諸天色相非。一卷楞嚴參靜契。水流雲在兩忘機。

高樹連山屋角平。雲煙黯淡半陰晴。蕭蕭風葉渾成陣。不辨泉聲是雨聲。

僧寮日日守清齋。隔夜先須算米柴。爲恐市橋溪水漲。五更山外走輕雷。

連宵陰雨長莓苔。偶放晴光過嶺來。墻角晒衣書並曝。漫將經卷傲僧齋。

綠樹青山帶晚晴。閒雲去住不關情。逍遙飽飯黃昏後。拄杖橋頭聽水聲。

別饒眞趣任山家。紅薯黃糧白水茶。風氣長教留太古。人間何事鬬龍蛇。

自題羊城小寓寄懷章太炎滬上葉浩吾都中

爲避囂塵覓靜居。東郊風月一庭孤。黃花有淚啼雄鬼。此處距黃花岡不遠辛亥死義諸人叢葬地也竹翠迎秋嘯對狐。南國斯才龜鼈豎。北來名士馬牛裾。說難徒使成孤憤。慙報岐亭故友書。

重陽前一日約韓元方志正同遊步前韻

共識炎方不可居。侏儒人語客情孤。堤邊跳月連番婦。溪畔含沙畏短狐。隔歲相逢秋薄夏。去歲夏末到粵與元方一晤而別登高無那淚盈裾。明朝預辦茱萸酒。相約匆匆夜寄書。

重陽後一日吳溫叟以飲酒詩見示戲和其韻

瀚海登臨我亦能。胸中五嶽起崚嶒。況逢異地重陽節。快挈同儕絕巘憑。膝下王孫

緣一領。甕頭吏部猶三升。罰依金谷罷彈棋。筆法行觴記昔會。

九月十七日與韓元方同飲於名園是日適爲元方生辰

一笑疑年過五旬。元方年五十二少余二歲相逢異地老來親。君緣增福留餘蔭。元方自言與增福神同生日有子二能世其業我愧華嚴昧夙因。余生十二月廿九與華嚴菩薩同日然近閱華嚴經不能徹悟也雲氣似連淮上雨。蒲萄聊占嶺南春。從今識得皈依路。願奉金仙共轉輪。

題胡啟東應庚穗遊詩草

隨緣嶺海拾瓊玫。榕屋藤陰數舉杯。選勝年來輸博望。覓山三度笑空回。

抗手同扶大雅輪。江梅嶺桂作精神。等閒詩與吳儂道。淮海英靈有替人。

贈安次馬仲瑩

落拓幽燕更十霜。風塵悔失白眉良。過江名士多於鯽。度嶺梅花分外香。初地相逢人似舊。高歌聊借酒澆狂。如來氣分新交接。慧業應開選佛場。

和雙溪寺僧幻參原韻

應許生三識舊魂。鑑輿曲曲款山門。寒岩汲起曹溪水。一洗人間習氣昏。

歲暮懷人百慮侵。新詩遙寄悟禪心。老來時抱觀河感。喜共天龍禮梵音。

再用前韻和幻參即以寄別

飄蓬嶺海悵離魂。萬里鄉書望薊門。寒盡未紓卑濕苦。攤書愁對夜燈昏。

六塵緣影苦相侵。獨坐空山證佛心。世界大千同一刹。南風好送海潮音。

庚申春初北還贈別同居春四承楷四川人

吳蜀交親一水通。江山文字總無功。小樓聽雨春同夢。遲日泥人酒不空。薊北風烟愁落漠。周南留滯共飛蓬。橫流滄海何年息。把殘金臺記雪鴻。

同里慰西居士雄於文余未冠即與訂交垂四十年矣平生以文章道義相切劘詩辭亦間有賡和然不恆作也余以饑驅之故時或離居離數年輒復聚蓋亦屢矣歲癸亥來京師與居士相守於地學會謂可以商量舊學增益前聞詎人事乖忤居士復遯海上比歸則寒暑已易余又以家累將爲歸計居士亟出其所爲詩屬加訂正并以合葉付梓相勸勉余受而讀之既卒業乃嘆居士詩可以傳而余運之蹇也余固不能詩然候蟲時鳥未嘗不思一鳴屬遭兵亂并付刼灰雖欲附驥尾致青雲而又烏可得哉謹書數語賸詩二章以謝之

文章凌厲自千秋餘事爲詩亦罕儔歌泣有時關弟妹唱酬無句到公侯河山縱覽悲蕪穢風雨端居抱杞憂烈士暮年心未已翻將道濟托禪修

相期合葉語諄諄叵奈殘編付刼塵自是君才無並世敢言臣壯不如人鯨鯢掣海思千里燕雀喧庭閙一春没齒未酬文字債只拚杯酒樂沈淪

愚弟陶懋立拜題

南園叢稿目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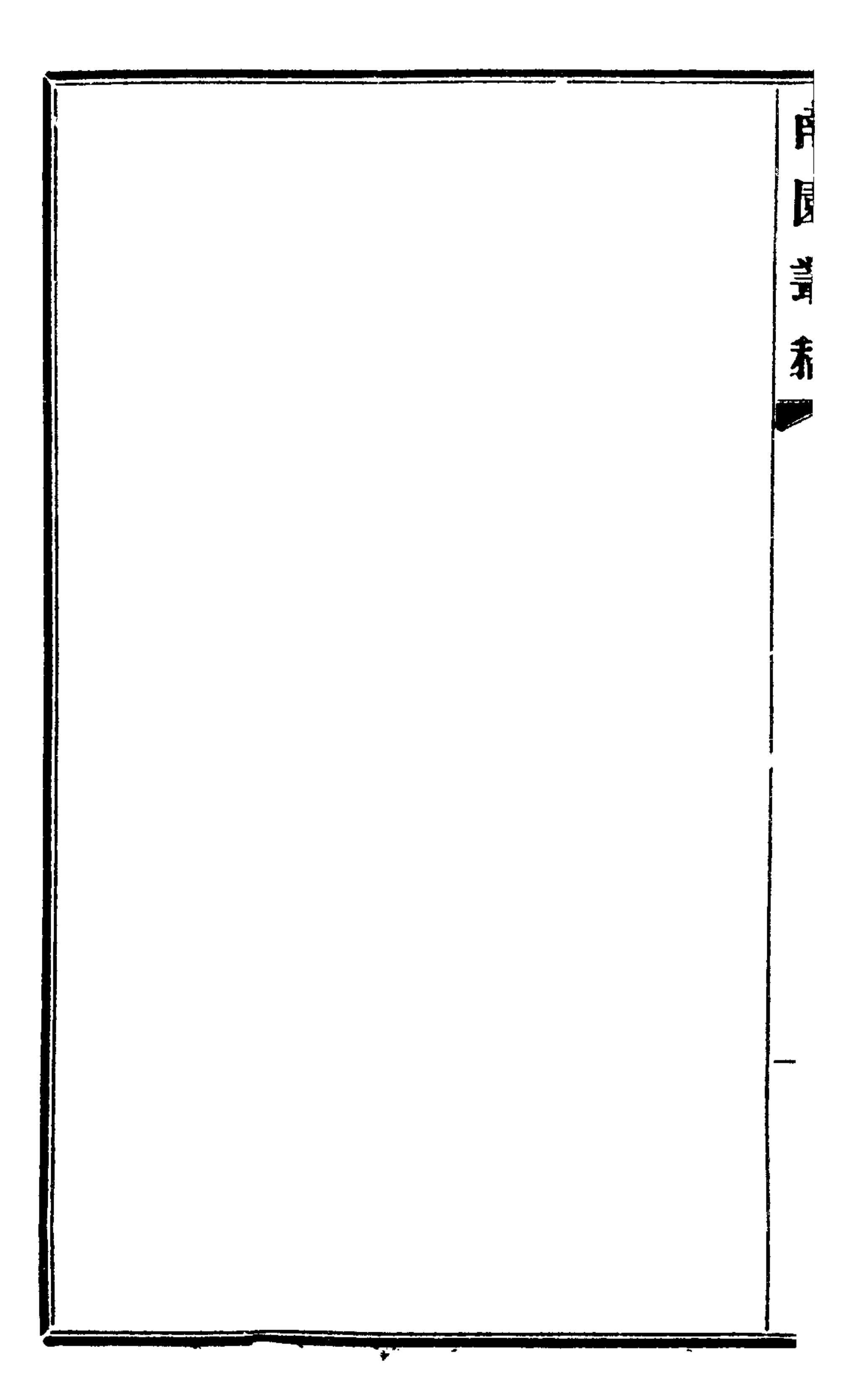
卷七

南園文存

南園叢稿之一

南園文存

泰興金鉽署



南園文存

泗陽張相文著

河套與治河之關係

余既周歷河套。覽其山川形勢。詢其民生利病。乃不禁喟然而嘆曰。嗚呼、治河之關鍵。盡在是矣。原夫河源星宿。九曲而後入海。自青海至中衛。皆在山峽間。自中衛而東入河套。線繞冋環。極千餘里而至托城。沿岸坡陀漸起。南抵天橋。復行入峽。經龍門潼關。又東折而至成皋。乃復出峽。河行山峽間。兩岸懸崖。急流入瀑。故無利亦無害。東出成皋。則平原莽莽。土性疏浮。河挾其澎湃汪洋之勢。縱橫冲決。遍乎青兗徐豫之郊。歷數千年而未有窮期。此則祇見河之害。而不見河之利矣。河套則地形低下如盆。西繞賀蘭。北距陰山。南錯楡塞諸山脈。察其山間汀線。隨地皆留有內海遺蹟。其地質則由粘土軟土兩分子凝合而成。遇暵則堅剛如石子。遇雨則疏落如鷄

糞。必得泛濫之河水以浸之。乃涵濡沾潤。發榮滋倍。而其浸灌之期。又以六月伏水爲最。七月八月次之。至九月霜降。（皆就舊曆言）乃復放之使涸。經冬雪凝之。春陽暴之。則土膏蒸發。畝皆數鐘。蓋河之利於河套也如此。古云黃河富寧夏。猶祇見其一班而已。豈足以語河套數千萬方里之膏腴哉。惜夫向之辦墾者。徒以攘奪民田爲事。而於北河之本流。則聽其斷絕。以致引水不暢。即已開之渠。亦半歸湮塞。行乎其野。但見頽垣敗屋。滉瀁於青天白草之中。而轉借荒隴牛羊。以爲點綴風景之具。誰爲爲之。而至於此。不亦重可慨也耶。

且夫黃河之爲中國患也。固已數千年於茲矣。歲糜無量數之金錢。漂失無量數之生命財產。迄今回溯往蹟。蓋猶有餘痛焉。今試約舉歷代河流變遷之迹。以比較其時期之長短。庶乎察往知來。得所借鑒焉耳。若夫小小潰決。未改故道者。則不暇具列也。

年代	流路	歷時（以禹平水土告厥成功之年為起點其後則以次遞推）
周定王五年	禹厮二渠自黎陽宿胥口始定王五年河徙自宿胥口東行漯川又東北至長壽津始與漯川別行而東北合漳水至章武入海碣石之故道廢是為河之初徙	一千六百六十餘年
漢武帝元光三年	河決濮陽瓠子東南注鉅野通于淮泗梁楚之地被災尤甚是為河之再徙而實黃河南行奪淮之始	一百七十三年
漢武帝	自宣房塞後河復北決館陶分為屯氏河東北經魏郡清河入渤海	屯氏之分史不言其年代然為期必甚短

漢成帝永光 河決淸河靈鳴犢口屯氏河復絕其後 九十三年
五年 遂由千乘入海
王莽始建國 河決魏郡泛淸河以東北瀆遂空 五十年
三年
漢明帝永年 王景修渠築隄自滎陽東至千乘海口 五十七年
十三年 千餘里次年渠成
宋太宗太平 河大決滑州泛澶濮曹濟東南流至彭 九百十七年
興國八年 城入于淮
宋眞宗咸平 河決鄆州浮鉅野入淮泗 十六年
三年
宋眞宗天禧 河決滑州歷澶濮鄆曹注梁山濼合淸 十八年

三年　水古汴渠東入於淮

宋仁宗景祐　河決橫隴遂爲大河經流京東之故道　十四年

元年　廢

宋仁宗慶歷　河決商胡合永濟渠注乾寧軍入海是　十一年

八年　爲北流而橫隴之故道復廢

宋仁宗嘉祐　北流復決爲二渠自魏恩東至德滄入　十二年

五年　海是爲東流

宋神宗熙寧　河決澶州曹村澶淵北流斷絕河道南　十七年

十年　徙東會於梁山張澤濼分爲二渠一合

南淸河入淮一合北淸河入海

宋哲宗元符　河決內黃口東流斷絕　十二年

二年

金世宗大定　此事不見金史范成大北使錄濟州城　約六十年

年　南有積水若河蓋黃河剩水也朱子語

錄元豐間河北徙自是中原多事後來

金人亦多事近來又北流見歸正人說

蓋是時河嘗南流尋復北流也

金章宗明昌　河決陽武故堤灌封丘而東注梁山濼　約四十年

五年　分爲二派北派由清河入海南派由南

清河入淮汲胙之河遂空

元世祖至元　河決新鄉廣盈倉徙自原武出陽武南　七十八年

九年　而新鄉之流遂絕

元成宗大德　河決杞縣蒲口旋徙而北自陳留入蘭　十二年
元年　陽儀封
元泰定帝元　河決開封由汴渠東入徐合淮泗入海　二十九年
年
元順帝至正　河決金隄北侵安山沿入會通運河延　二十年
四年　袤於濟南河間
元順帝至正　河北徙東明曹濮濟寧皆被災　十四年
二十六年
明太祖洪武　大河南決挾潁入淮蔡河之下流漸絕　九年
八年
明太祖洪武　河決原武之黑陽山東經開封城北又　十六年

二十四年　南行至項城經潁州壽州全入于淮而
故道遂淤
明太宗永樂　河決開封經懷遠縣由渦河入淮　二十五年
十四年
明英宗正統　河決沙灣入海尋決滎澤入淮　十一年
十二年
明英宗正統　河徙開封西北入汴至壽州入淮又決　一年
十三年　滎陽東過開封西南經陳留自亳入渦
口經蒙城至懷遠界入淮
明英宗天順　河自武陟徙原武而獲嘉之河流絕　十四年
五年

明孝宗弘治　河決汴城入淮復決黃陵岡入海　十八年
二年
明孝宗弘治　河決陽家金龍等口東注潰黃陵岡下　三年
五年
張秋隄入漕河與汶水合而北行
明孝宗弘治　河決張新東隄奪汶水入海次年劉大　一年
六年
夏築太行隄北流遂絕始以一淮受全
河之水
明孝宗弘治　河北徙三百里至宿遷縣小河口入　十二年
十八年
河
明武宗正德　河徙入泡河大水壞民居　三年
二年

明武宗正德　河北徙一百二十里至沛縣飛雲橋入　二年

四年　漕河

明武宗正德　河北徙儀封縣小宋集沖黃陵岡淤入　一年

五年　賈魯河

明世宗嘉靖　河自沛縣北徙金鄉魚台出穀亭口　二十年

九年

明世宗嘉靖　河由趙波棃南向亳泗東出穀亭之流　四年

十三年　遂絕

明世宗嘉靖　河決野鷄岡由渦河入淮　六年

十九年

明世宗嘉靖　河北徙新集淤而爲陸二百五十餘里　十八年

二十七年　視故道高二丈有奇

明神宗萬歷　河由李景高口入睢陳故道　三十一年

十七年

明神宗萬歷　河決黃堌口經符離橋出宿遷新河口　八年

十五年　入大河之[illegible]由徐州入舊河濟運而二洪告涸

明神宗萬歷　河決蒙牆寺入歸德府與淮會入洪澤　五年

三十年

明神宗萬歷　河決米旺口蕩漾三載至徙午溝始定　二年

三十二年

明神宗萬歷　河決單沙堤由封邱曹單至考城復入　十四年

四十六年　舊黃河

明熹宗天啓　河決靈壁由永姬湖出白洋小河口仍　四年

元年　與黃會故道湮涸

明熹宗天啟　河決徐州龍口徐邳靈睢河並淤雙　二年

三年　清河亦淤上下百五十里盡成平陸

明懷宗崇禎　河決汴城南入於渦　二十年

十六年

清世祖順治　河決封邱由長垣趨東昌壞安平隄北　十年

九年　入海

清聖祖康熙　河決武陟下大清河入海　七十年

六十年

清高宗乾隆	十六年	河決陽武東北下張新入海	三十年
清高宗乾隆	二十六年	河決中牟奪渦入淮	十年
清高宗乾隆	四十五年	河決儀封考城奪渦入淮	十九年
清高宗乾隆	五十二年	河決睢州南入渦淮	七年
清仁宗嘉慶	三年	河決睢州今由亳洲入洪澤湖	十一年
清仁宗嘉慶		河決武陟注張秋東北入海	十一年

二十四年

清宣宗道光　河決祥符南岸下注鳳穎奪淮　二十一年

二十年

清宣宗道光　河決中牟南岸由鳳穎入淮　二年

二十三年

清文宗咸豐　河決銅瓦廂北奪大淸河入海　十三年

六年

清德宗光緒　河決鄭州南入洪澤湖　三十五年

十七年

據右表觀之。河流遷徙。以宋明兩代爲最數。淸次之。漢又次之。金元則南北橫流。得其中數。獨由東漢以及李唐。河流順軌。幾及千年。直與三代之禹河爭等烈。以何因

緣而能致此。此歷史上最有價值之問題也。閻百詩謂其說有二。一程子曰。漢宋火德多水災。唐土德少河患。一宋敏求曰。唐河朔地。天寶後久屬藩臣。縱有河事。不聞朝廷。是二說也。第一說屬于讖緯悠謬之談。今雖小學生猶知其非。抑亦無容置辯。第二說以解河流之漫溢潰決。猶可言也。至於大河改道。千里爲墟。若河北道之魏博德棣。若河南道之汴宋滑青。皆當時人事最繁之地。記載之所流傳。詩人之所歌咏。考其社會情狀。雖千載後。蓋歷歷猶在目前。焉有彌天巨變。乃至片楮無傳。而求其舊蹟。亦無可彷彿者。則第二說亦不足徵信也。胡氏朏明則謂王景治河。鑿山截澗。十里立一閘門。今更相洄注。無復潰漏之患。故河垂千載而後變。景之功實不可誣。顧考景之所爲。猶是分流疊塘之法。後世潘季馴靳輔諸人所常用者耳。縱有功效。遽及魏晉足矣。更何能遠及唐代。是則歸功于王景。尤屬膚淺之見也。然究以何因緣而能致此。張相文曰。吾乃今觀於河套而得之矣。則試與言河套地理之沿革。

三代以前。吾不得而知之。漢族之佔領河套。蓋自戰國時始。史記、趙武靈王二十六年、復攻中山。攘地北至燕代。西至雲中九原。西北略地。欲從雲中九原直南襲秦。其後趙衰、匈奴益强。遂入居河南。秦始皇三十三年、使蒙恬斥逐匈奴。收河南地。以爲四十四縣。又渡河據陰山。逶迤而北。謂其地爲新秦。徙民以實之。楚漢之際。匈奴復熾。乘間南渡河。盡復收蒙恬所奪地。大爲邊患。漢武元朔二年。斥逐匈奴。遣衛青等、渡西河歷高闕。收河南地。主父偃言河南地肥饒。外阻河。蒙恬城之以逐匈奴。內省轉輸戍漕。廣中國。備邊之本也。乃築朔方城。立朔方郡。繕故蒙恬所爲塞。因河爲固。且自宣房塞後。用事者爭言水利。朔方西河。皆引河溉田各數萬頃。官吏卒伍六萬餘。稍蠶食地接匈奴以北。後五單于爭立。呼韓邪款塞請朝。留居五原塞下。東漢永平中。置度遼將軍。屯營曼柏。以防南北匈奴。已而北匈奴益衰耗。南單于上言求復障塞。乃增置緣邊諸郡兵。列屯塞下。順帝永建初。隴西羌亂。西河、上郡、朔

方、皆殘破。四年虞詡上疏。謂三郡沃野千里。水草豐美。土宜產牧。宜復城邑。事耕屯。從之。于是激河濬渠爲屯田。省內郡費一億計。自魏晉以降。中原多故。其地遂淪於異域。未幾拓跋魏起盛樂。兼有西河。薄骨律鎮將刁雍上表。請開富平西、三十里艾山舊渠。通河水。漑公私田四萬餘頃。人大獲其利。迨隋唐遞興。聲教遠訖。築城置縣。儼同內地。隋開皇間、遂於河南置豐勝二州。唐景龍二年、張仁愿復於河北岸築三受降城。以拂雲堆爲中城。與東西二城相去各四百里。於牛頭牟那山北置烽堠一千八百所。開元二年、移安北都護府於中城。置屯田。元和六年、韓重華爲振武營田和糴水陸運使。重華乃募人爲十五屯。置百三十人而種百頃。東起振武。轉而西過雲中界。極於中受降城。出入河山之際。六百餘里。屯堡相望。人得肆耕。其中歲省度支錢千三百萬。及唐之衰也。長興中朔方帥張希崇復引河渠興屯田。以省漕運。民夷愛之。惟自拓跋思恭、據有夏州。延及宋世。倔强益甚。傳祚至三百餘年。始爲蒙

古所併。金元交爭。未遑他務。明初李文忠定大同。西略豐州。遂城勝州。以統套內之地。使軍士耕牧其中。亦寖寖乎復漢唐之舊矣。乃永樂初遽從廢棄。移治延綏。天順六年、元裔毛里孩、阿羅山、孛羅出等。乃乘虛入而踞之。沿及有清。遂爲伊克昭七旗。合以烏拉特西旗。土默特一旗。阿拉善東部。則盡乎古大河南北沿岸諸境。而歷代分屯置戍。得失盛衰之迹。亦略具于此矣。

觀於此而歷代河流遷徙之故。乃可借精確之學理。隨事以解明之。三代之世。草昧初開。北徼荒寒。人蹤亢寡。鼂錯所謂胡貉之地。積陰之處。木皮三寸。冰厚六尺者是也。遙想其時。平川則草長連天。山間則森林蔽野。防沙喻水。自成天然之功用。是故禹河之歷千餘載而不變者。固時勢使然。非必禹之果有神術也。戰國時秦趙紛爭。始皇卒併其地。命曰新秦。直以國名名之。此其拓土殖民。宛與近世西人所謂新英倫、新西蘭者、後先同揆。而秦人珍重愛護。沾沾自喜之心。亦可想見矣。惜乎蒙恬遂

匈奴。當始皇三十三年。越三十七年始皇崩。劉項兵起天下大亂。匈奴復起而奪之。蓋秦之有河套。始終不過五六年。故其開始經營者。僅及今寗夏一隅。未能遍於全土也。漢初則適值冒頓鴟張。寇邊無虛歲。繼以武帝雄才。衛霍諸將帥之武勇。僅乃攘而却之。然疆埸之役。一彼一此。未能得堅決者也。兵戈擾攘。烽火直達甘泉。故其時移民實邊。未遂大效。而以連年用兵之故。反將洪荒以來。所叢殖之古木深林。蹂躪摧燒。使山蹊之間。同歸濯濯。於是天然之功用消滅。而西漢河患。遂與匈奴兵爭。顯呈一連帶之關係矣。

武帝以後。胡漢之勝負以決。而河套之鬭爭。乃漸入順境。直亘乎東漢之末。亭障無驚。魏晉以還。漢族之勢力微矣。顧其時戎馬倉皇。皆在中原以內。而邊疆甌脫。反爲世外之桃源。是以常程文學。延薪火於河西。王謝高門。盛衣冠於江左。以河套之僻在偏方。其殘破宜未若中原之甚也。且自拓跋氏興於盛樂。考其遺墟即在今大黑

河畔。迨太武滅夏。因置夏州。東夏州。凡領郡八。縣十有八。中葉以後。乃置沃野、統萬、懷朔、諸鎮。太和初。平三齊。復徙歷下之民居渾懷。是其富庶殷闐。景象且遠過於秦漢矣。歷周迄隋。建設未廢。及唐人滅突厥。而張仁愿張說張希崇韓重華等設屯募墾。直遠承乎漢魏周隋。歷千百年而日益發展。則其所以濬畎澮而彌外患者。固自有在。而豈必王景之功為足多歟。知乎此。而當時河患之所由少。可思過半矣。

至宋世。而胡漢之形勢。乃大變矣。自唐之末。河套之地。已為西夏所據。夏有河內外州郡二十二。唯興州靈州。有漢源唐涼二古渠。支引黃河。有灌溉之利。若河東河北則分屬於遼。遼太祖伐吐谷渾、平黨項。遷攻豐州天德。盡俘其吏民以東。其後唯於金肅河清各置防秋軍一千。蓋夏與遼固夾河為界矣。遼亡、夏與金又為八館之爭。掎攘紛紜。幾無寧宇。漢唐屯墾之遺規。至此殆已盡歸湮沒。及元太祖駐軍青塚。乃由東勝渡河。收西夏。夏亡而元人享國日淺。雖以郭守敬之深明水理。亦第於寧夏

唐渠稍事修復。寧夏以東未暇過問也。明人則舉延綏以北。盡委之蒙古萬歷中遊擊金城。自寧夏乘河泛張順流而東。月餘至老牛灣。中外相慶炫爲奇功。蓋自宋迄明。凡六七百年。向日列戍分屯之所已盡化爲氈裘遊牧之場矣。此宋明河患之所以日亟也。

滿清入主中夏。河套內外悉隸板圖。蒙漢之兵爭以泯。顧其於蒙漢疆界。則一仍明代之舊。又設爲私墾之禁。以防遏蒙漢之交通。故套地之荒落如故也。暨乎承平既久。內地之戶口日益繁滋。去尚就豐。乃人類自然之趨勢。固非法令所能爲力也。聞之故老。自康熙西征。設驛於殺虎口。由歸化城西抵包鎭。北出狼山。固所以便軍旅也。而秦晉貧民卽相與負耒牽車。竊循驛程以佃進。耰鋤所及。先使土默特與之同化。乾隆年間。遂越包鎭西侵入後套。艾榛莽。驅狐兎。築室耕田。儼然爲漢家恢復其舊領土焉。此眞吾民之特別優點也。惟疆理區畫。初無人焉預爲之程。故其溝塍縱

橫。皆支離破碎。不成片段。其操業亦皆半耕半牧。半商半旅。若合伏犧神農同處於一時代者。然大河南北。固已漸進於耕田鑿井之世矣。此又清代河患少於宋明亞於西漢之原因也。

要而論之。河套者胡漢間之一大結穴也。胡人得之。則沃壤良田。棄爲獸食而已。更得資其野性。西犯則突隴右。南犯則掠汾闇。蹴踏焚略。使潢汙行潦之水。皆將助河爲虐。漢人得之。則不能不有事於戍守。既有事於戍守。卽不能不有事於耕屯。何則套地孤懸塞北。距長安洛陽。皆在千里以外。芻粟轉輸。既阻於壺口龍門之絕險。河之兩岸。又皆重山壁巘。飛輓皆窮。其必併力耕耘。以給軍食爲戰守之資者。固軍事上當然之計畫也。且以河套地質之殊。耕作既興。其必廣鑿溝渠。以資澆灌者。又相因而及之勢也。今考漢唐間屯戍之蹟。西起甯夏。東達托城。濱河南北各數千里。溝澮交通。支脈旁達。其容水面積。直無異洞庭彭蠡。爲長江中游之停蓄所。彼其時固

未嘗爲治河計也。然河流之泛漲。自此乃得所容納矣。天下事往往有致力於此。而收効於彼者。觀於漢唐間河患之少也。猶信。

耗矣哀哉。吾國人之治河也。水之漲也。莫究其所由來。河之徙也。莫考其所由致。朝野汲汲。顧景不遑。即號爲治河能臣。間世一見。亦僅知捧土築堤。以冀朝夕之不敗。倖而節屆霜降。普慶安瀾。則將軍大王之祭賽。其靈爽乃覺如響斯應。庸詎知彼所謂伏秋大汛者。下游數省。畏水如虎之時。正河套農民惜水如金之時也哉。蓋嘗譬之人身。中衛以上。其咽喉也。成臯以東。其尾閭也。河套之間。則其腸胃也。人有病泄瀉者。固當以清理腸胃爲先。乃不此之察。而惟尾閭之是塞。是之醫爲何醫歟。亦何怪徒耗醫錢。而病之相循。且不知其所底也。

語不云乎、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也。古之時。胡漢角立。此疆彼界。畛域攸分。雖有遠識。豈能越國爲謀。今則五族共和矣。利害所關。蒙漢共之。則所爲懲既往而毖將來。規

全局以定大計者其事顧不在於今日耶。蓋嘗統河套之大勢觀之。前清二百年間。公私所墾多在後套。即漢時所謂南北兩河間也。顧當時規畫既未周詳。而所開渠道又復淺而多湮。灌溉不廣。此則急宜改作者也。至於南河之南。今則謂之河西。其地三面環河。南亘沙梁。相其地層紋理。宛然蓋皆由河水冲積而成者。可知其生殖之力不亞後套矣。唯比之後套地勢少高。河水之泛溢不能及之。故雖有漢民墾種。不過十之五六。今如由西河上流磴口以下諸處。循其天然之形。就沙梁以北廣開橫渠一道。使與南北兩河相並而東。至托城之西。與古沙陵湖相匯。復由橫渠北岸多鑿支渠。隨鑿隨墾。資其租入以贍工作。河渠之上。則多植楡柳以固之。如是而南河之南。沙梁之北。凡鄂託、杭錦、達拉特、準噶爾諸旗地。悉可變爲腴田。此利在河套者也。黃河巨浸既已得所消容。龍門以下。但餘汾渭沁洛諸水。雖遇暴張。亦斷不至潰決爲災。則青兗徐豫之間。即可永息河患。此利在下游者也。且自西河以抵托城。

其直徑不及千里。約計黎渠所耗。不及千萬。此則豫東兩省數年防河之費耳。然河渠既開。乃爲上流闢無盡藏之利源。以視堵塞下流。徒爲無底之漏巵者。其得失相去爲何如耶。

顧或者疑之。謂河水重濁。理無不淤。淤積既高。水無所容。仍必東漲。此又無慮也。河既入塞。即有天橋以握其衝。巨石橫亙。河出其下。闊僅一丈二尺有奇。春日冰解。洪濤洶湧。挾大塊以相沖激。聲聞極數十里外。蓋河中之天然一連鎖也。苟於此間鎔鐵爲閘。利用機關。以司啟閉。則上下流之水量。即可酌劑盈虛。隨人意以爲高下。然此固非今日所急需矣。余審視淤痕所積。每年不過一分。加以兩力之淋洗。風力之運搬。雖極之千年。增高亦不過數尺。觀於寧夏諸渠。近者開自李唐。遠者開自秦漢。灌注疏通。於今未艾。固不聞其以積高爲患也。以故天橋置閘。猶必待之千百年後。彼其時人智既進。自有能者爲之。今日之計。但於河套以內。廣開渠道。以資分洩。而

利田疇。焉。斯則大功已告成矣。昔劉繼莊先生有言。有聖人起。經理天下。必自西北水利始。余則謂經理西北水利。尤必自河套始。故特綜其始末。以俟開物成務之聖人擇焉。

論導淮不宜全淮入江

上水利局總裁張季直書代撰

竊淮水之泛濫爲災久矣。先生關懷民瘼。籌畫拯濟方法者垂數十年。又以工費繁鉅。一時材力不足以濟之。復蒙美國紅十字會商貸美金萬元。下風逖聽。既喜先生之素願克償。尤感美人之一視同仁。其高誼爲不可及也。乃者道路傳聞。忽有全引淮泗之水。南由瓜洲、或三江營入江之說。其意殆以今日淮泗本多分流入江。因勢利導。其費用可省。其施工尤易。計畫固未可厚非。然此事利害。其關係於江淮流域者最鉅。既欲爲一勞永逸之圖。自未便爲苟且補苴之計。某等生長淮干。於鄉邦之地勢河流。亦嘗稍有研究。今且不憚煩瑣。輒敢貢其所知。以爲借籌之一助焉

論地勢　中國山脈。皆來自帕米爾高原。其中央一支。所謂中崑崙者。由青海而東。橫斷甘肅陝西河南三省之南部。又東入安徽。至江蘇揚州之蜀岡而伏。近世地理書所謂北嶺者是也。此山既阻且長。其盡分南北。與歐洲之阿爾俾士山相類。山

之南地質多赤沙。江湖之濱則多腐植土。山之北地質多黃土。平原之地。則多白壤。因其地質之殊。故山南之水多清而不濁。山北之水多濁而不清。惟其水之清也。故山之南地多溝澮而宜稻。惟其水之濁也。故山之北地多平陸而宜粱麥。而淮適介乎其間。為天然之界線。

此山之南與其西部。皆與本題無關。今所當討論者。自河南省之東部始。蓋北嶺山脈。至河南省之中部。乃起頂而為嵩山、少室山。又北分歧而為成皋虎牢。山勢至此而盡。自此而東由開封陳許以迄東海之濱。遙遙一千八百餘里。平原廣闊。極目不見一山。皆淮泗下游之沖積層也。就現時地方之狀況言之。約可分為三區。一自徐州府城而西南。畫一斜線。抵安徽之潁州。為一區。如河南省之開歸陳許。皆在其內。此區域中地勢略高。水災較少。然為淮水及其支流所經行之處。昔時黃河南潰。亦時時沖決之。故溝渠多湮而地層則純由河沙淤積而成。春冬塵起。白氣茫茫。望之

有如沙漠。此一區也。一自徐州潁州而東。南起淮岸。北至朐山。迤東以至海濱。爲一區。如安徽之鳳陽、泗州、江蘇、淮安、海州。以及徐州之邳宿諸縣。皆在其內。此區域中、地勢低下。沿於淮泗之濱。三面之水皆會歸之。故歷年被災幾無寧宇者。即此區也。一自洪澤湖而東。北起淮安府城。南抵江濱。東抵海岸、爲一區。如江蘇之揚州通州。以及淮安之山陽、鹽城。皆在其內。此區域中向稱之爲裏下河。地勢雖低。然多溝渠之利。西引運河之水。以資灌溉。魚鹽米穀所產極富。總觀淮水下游。惟此地猶爲完善之區耳。

北嶺山脈。既自河南省之中部分支歧出。故其發源於山間之水。乃隨其地勢順流而東。千支萬派。不可勝數也。今舉其大言之。一曰淮水。發源於桐柏縣之胎簪山。東行過汝寧。其南岸多小山。北岸盡屬平地。自此以下。凡北嶺北面之水皆入之。有名之河凡十餘道。一曰汝水。發源於汝州之伏牛山。東行過襄城舞陽。乃漸出山峽。行

於半坦。又東南行會有名之河十餘道。至光州之洪河口入淮。一曰穎水。發源於登封縣之冠子嶺。東行過許州。會有名之河二十餘道。至安徽之正陽關入淮。一曰渦河。發源於鄭州之西。上流即京索諸水。東流過開封歸德。會有名之河二十餘道。至安徽之懷遠縣入淮。一曰澮河。發源於歸德府之北境。東南流入安徽。會有名之河十餘道。至五河縣入淮。此外尚有濉水睢水諸河。皆發源於河南省東部之斜面。同入淮水。匯於洪澤湖。然後由洪澤湖分散東流。或出張福口東北曰爲鹽河。至海州入海。或出高良澗楊家壩。東南入運河。再由運河入江。當伏秋水漲時。自運堤以西。以迄安徽之鳳泗。一片汪洋。盡成澤國。惟恃一線運堤。爲裏下河之保障。故堤東堤西之民。往往以決堤護堤之故。致成械鬬。其畏水之情可見矣。

江蘇省之北部。又有數大水。時時漫溢爲災。與淮水呈一連帶之關係者。則泗水沂水沭水是也。泗水發源於山東之陪尾山。沂水發源於艾山。二水皆南行至江蘇之

邳州。乃合流東南至宿遷縣之劉老澗。又分流。一東流爲六塘河。一東南流爲運河。即與洪澤湖之下流相會者也。沭河發源於山東之艾山南行入江蘇境至新河鎮。又分二支。一爲薔薇河。一爲柴米河。皆東行入海。此上三水皆出於泰山之脈之南部。地勢之傾斜頗爲急激。故水流之速度過於淮水。而其爲患於邳宿海州諸境也。亦視淮水爲烈。

論河流之變遷。　前章所言現時之河流。則然也。而原始之河流。則與現時大異。自有史以來。其變遷陳蹟。已不可勝計。即古今考據記載之書。亦復汗牛充棟。窮年莫究。今特就水道之大綱。單簡言之。禹貢導淮自桐柏。東會於泗沂。東入於海。蓋淮水東流。至今清河縣西之馬頭鎮。與北來之沂泗相會。所謂清口。又名淮泗口者是也。兩水相會。又東北至海州入海。此時淮與江絕不相通。無今日由洪澤湖出口之運河也。即洪澤湖亦並無之。迨西紀前四世紀間。吳人開邗溝。運河始具雛形。繼而

歷代開濬。遂爲南北交通之要路。至洪澤之壅塞成湖。乃在西紀十三世以後。距今不過六百餘年而已。蓋當十二世紀時。黃河南徙。由開封東至徐州。合沂合泗。又東至淸口合淮。於是淮泗下游之河槽。乃盡爲黃河所奪。河水渾濁。世俗有一石水中泥八斗之諺。挾沙既多。河槽遂日益淤高。故西來之淮水。因停蓄而爲洪澤湖。北來之沂泗。因旁洩而爲六塘河。及一千八百五十七年。黃河北徙。而下游入海之路。亦已高於平地。故淮與沂泗。皆不復循其故道。淮則泛濫於舊黃河之南岸、而安徽之鳳頴泗諸境。歲歲告災。沂泗則濫於舊黃河北岸。而江蘇之淮徐海諸境。歲歲告災。推原禍始。皆由於河沙之淤澱流路。使水流之失其正道也。

明乎地勢河流與其所以變遷之原委。而今日治水之方法。乃可得而言。論者徒以淮泗下游既已淤高。而故道不可復用。又以現行之淮水。有大部分入江。因有導淮入江之說。某等竊以爲誤矣。淮水上游。皆發源於河南省之東部。前既言之矣。若汝、

若頹若渦若漩若雎諸水。其經過之處。純屬黃河之淤沙。故其挾沙之多。直無異於黃河。其下流之水。即裏下河之來源也。裏下河諸屬。向日所以能資其灌溉。而不聞有沉澱之憂者。賴有洪澤湖爲之紓徐容與。以澄清之耳。若導淮之後。洪澤湖既多涸而爲田。則諸河之水直瀉而下。水之所至。沙即隨之。凡運河以東涵洞諸渠。必日漸塡淤。魚米之鄉。將悉變爲槁壤。此其爲害一。凡兩大水之相會也。其交會之點。必淤積而成三角洲。此地理之公例也。淮泗大溜。果議引之入江。則其入江之處。勢必沙洲連亘。橫塞江心。江流不暢。而鎭江揚州。以及南京等。沿湖沿江諸圩田。將有沉沒之憂。而豐年益以無望。此其爲害二。長江自江陰而下。兩岸之相距既遠。勢寬流緩。故江中之游沙最多。自昔已然矣。若淮泗之水。更挾其無量數之沙以加入之。則沙嶼連綿。必有妨於航路。縱使隨時濬治。亦將不勝其煩費。此其爲害三。淮泗流域之面積甚廣。西自嵩少。北自泰山。兩水之消滴。皆歸之。其東面以逼近大海。故雨量

頗多。往往與長江流域同時並降。當夏秋雨期。江流泛漲。已虞宣洩不及。淮泗之流。又挾其全勢以奔赴之。兩水相抵。無所容納。勢必崩潰四出。江淮下游。將同有爲魚之懼。此其爲害四。此四害之外。猶有一大害。爲不可不預爲慮及者。則黃河之南潰是也。黃河嘗由河南省之東部。南潰入淮。自西紀前一百三十七年。以後。迄今已及二十五次。淮泗下流之所以淤塞。沿岸之民。所以救死不贍者。其故全由於此。今日黃河固幸而北行矣。若他日者、一旦復潰而南。即由淮流以入長江。則江、河合一。其景象當復若何。若隨決隨塞。而江身既受淤澱。江流復何所歸。此其爲害。眞有不堪設想者矣。

論淮泗宜分流以入江海。　淮泗入江。其害既如上述。若由張福口過清江浦而東。循舊黃河槽。由雲梯關導之入海。此即最初之淮泗故道也。所慮者、舊黃河槽既已淤高。行水不易。而今日海岸東移。較之黃河未徙。淮泗合流之時代。已平添三百

餘里。距海遠則泄勢緩。受水多則流量急。誠恐下游諸屬之受害。亦正與入江等耳。某等證諸已往。參諸現勢。誠無以易二分入江八分入海之策。入江之路。宜自將壩而東。循高郵寶應諸湖。會運河。分由瓜洲三江營入江。入海之路。宜自成子河。穿運河而北。會六塘河。由灌河口入海。此其便利之處。亦有可言者。灌口本爲沂泗出海之要港。港內河身寬約二里。高潮時深度約三丈。有奇。港外橫沙。寬僅里許。稍事挖濬。即直達大洋。吃水雖深之汽船。亦可通行。將來淮泗流域之商務。必大發達。其利一也。六塘河一帶。地形窪下。南與成子河相接。僅二十餘里。下游與五丈河柴米河互相連屬。天然成一系統。海口既已濬通。凡沂沭諸水。皆將順勢東趨。不至泛濫無歸。其利二也。淮泗兩流。既導之分入江海。南於將家壩置閘。北於六塘河口置閘。即可爲南北兩流節宣之具。南河水淺時。則閉六塘河之閘。而蓄水使南。可使清江至鎮江之運河。航行暢利。終歲無擱淺之處。北河水淺時。則閉將家壩之閘。而蓄水使

北。可使海州鹽船。直達洪湖。不復有梁壩擱水之虞。其利三也。夫灌河流域之外。其南阻於舊黃河之堤堰。其北則漸近泰山南面之高地。土質堅硬。黃河漫溢。從古未嘗及之。即不幸黃河復有南潰之時。而南北所及之範圍必小。而人力亦易於挽救。其利四也。具此四利。而淮泗之確宜分行。已無疑義。即就工費而言。合淮泗以入江。則由洪澤湖以至江岸之河路。必應大加寬廣。乃可以容上流而徐海境內之沂沭諸河。又必分途工築。乃可以濟。沉災支節既多。長勞費正復相等。而利害相較。固不可同年而語矣。某等公同研究。意見相同。故敢布其區區。竊願先生堅持此議。與美十字會妥爲商確。使興利除害。永爲吾民造福。則某等所馨香禱祀以求者也。謹上

導淮一夕談

沌谷先生者不佞畏友也。少長於淮泗之間。與其鄰巫支祈不相能。憤而北走燕趙。遂交古之庚辰君。把臂論心。恨相見晚。庚辰者蓋佐禹治水有功。縶巫支祈於龜山者也。先生既去。巫支祈益橫濱淮泗數千里。邊不被其毒者。先生乃乘露車。攜素琴。造庚辰而問焉曰。[illegible]之鬬亂[illegible]久矣。然永絕[illegible]何以任[illegible]擾[illegible]淮甸若此。其原委可得言歟。

庚辰曰、地理之關係於人生也大矣。然有天然之地利。而不能善用之。則地壞而人亦與之俱斃。原夫吾國之號爲大平原者三。而以淮甸之面積爲特廣。自秦岱以南。嵩山以東。東陵支脈以北。（由霍山東至揚州一帶長山岩今所謂北嶺之委也阮文達謂爲古之東陵）瀆決夷曠。極目皆平蕪也。蓋北嶺之脈。自伊洛而下。分支歧出。各各東向。泰山之脈越海西來。又分支歧出。各各西南向。凡山脈分歧之處。則必有大水出焉。此自然之勢也。以數淮也、

潁也、汝也、淝與渦也。約而計之、不下數十、皆自北嶺之支峰而出、而以淮爲尾閭。泗也、汶也、沂也、沭與淮也。約而言之、不下數十。皆自秦岱之支峰而出、而以泗爲尾閭。迨淮泗既合、千支萬脈、俱隨以東。是故天下襟要、握於青口、而淮爲四瀆之一。從古與江河並重。受水既多、兩岸皆沖積層。地味最爲膏腴。較其緯線、南起三十二度、綿亘於三十五六度之間。冬無祁寒、夏無酷暑。一年平均溫度、適與歐州之中部相等。固天地之隩區、而人生最適宜之地也。且水清流緩、秀映多姿。伊古以來、人材輩出。帝王將相、不過尋常之土產耳。中西史家、俯仰流風、直比之歐洲之日耳曼、非虛語矣。準是而談、淮水者固中邦之來茵河也。

先生曰、淮之有造於中國也、固有然矣。而今竟何如。

庚辰曰、川瀆大變、莫甚於河淮之合一。中原之形勢既殊、種族之衰兆亦見。眞前古後今一大關鍵也。自宋金以後、黃河南徙、開封以下奪汴、徐州以下奪泗奪沂、淸口

以下遂至奪淮。黃河渾濁。挾沙最多。水之所至。沙即隨之。下流既日淤塞。因之中流停滀。乃彭張而匯爲洪澤。以故洪澤湖之名。不見於禹貢水經注。即唐宋人記載。亦略未之及。迨元明以後。名乃大彰。黃河又時時潰入之。其浸因以日大。明人以泗州祖陵所在。又爲南漕運道所經。乃增築高堰。意欲東淮以攻沙也。然且東壞高寶。北侵徐邳。歲無寧宇。清代之初。河事益壞。河患益劇。至明陵陷。泗州沒。臨淮與虹縣俱廢。清河與邳州俱遷。漲沙東出。至別增阜寧一縣。於是淮泗之間。天地易位。山川改色。不特非禹迹之舊也。而歌風訪漢祖之台。不餘片土。納黍問隋堤之柳。已化荒榛。民生嗷嗷。日掮擴於流離轉徙之中者。殆五六百年於茲矣。

先生曰。今黃河之北徙。亦已久矣。何歲歲患水仍如故也。

庚辰曰。固也。蓋當黃河南行時。其禍根固已先伏矣。從來吾國人之治黃河也。於古人排決疏瀹之法。西人防沙護林之用。漫不曉爲何事。惟知捧土築隄。師鯀之湮水。

以求目前之無過。河隄日增。河身亦日墊。外水不能流入。內水且時而溢出。於是水之系統全失。而橫決倒灌。其勢已不可終日。沿海一帶已倒高。河身之底幾與隄平。因而有銅瓦廂之決。而河始復其北行之舊。然而淮泗之交已無完膚矣。就現行之水道觀之。循高堰而東北入天妃閘。過運河而爲鹽河北潮河者。淮之餘波也。由歸江壩而東入高郵寶應諸湖。過運河分流以入江海者。淮之大部分也。伏秋水大。西漾則盱泗成澤國。東下則裏下河爲巨浸。運隄屹立其間。恃爲巨防。開壩護壩。且致爭鬬殺傷。至沂泗諸水。則東爲運河。溢爲六塘。橫流散漫。尤甚於淮。以是邳沭歲災。更甚於淮南。且自河運既停。運河失修。洩水愈以不暢。今者津浦鐵道。隴海鐵道。又次第興築。基隄連亘。皆足以妨礙流路。而破土既多。泥滓沈澱。水道之壅塞必愈速。此後成何景像。正復不可知。蓋不待十稔。是間之人類將盡。雖欲求爲黿鼉魚鼈以苟一日之生。胡可得也。

先生曰、水之橫溢爲患也由淮之失其故道也今將挽而復之或就其現行之道濬深之使不得停滀泛張其庶幾乎

庚辰曰、不可、襄下河爲產米之鄉而有車南新諸壩爲節儲之水櫃其法甚善而其利其溥若引淮以入之則於目前之爲害頗巨而於將來之利益仍渺不可期猶憶康熙年間曾有是議而嘗應喬侍御率其鄉人爭之甚力而議亦旋罷彼時猶專爲淮謀也今日必當統籌全局合沂泗諸水以爲提綱挈領之方苟置沂泗而不顧獻亦何貴乎有此舉也若總引沂泗沭諸水以併注於襄下河之一隅其勢既已不順其害愈以無窮雖路人其知之矣至所謂黃河故道者吾嘗遍歷之自馬頭以迄八套迤邐數百里間比戶雲連田疇相望且以積沙壅起有高於隄外至數丈者登高四望猶隴坂焉欲强復之將無異載水於高地工費既患不貲潰決橫溢之害且愈不知其所紀極矣。

先生曰、聞近人亦知故道之不可復。因有引歸海州灌河之議。此其利害如何。

庚辰曰、近之矣。而未爲得也。淮水故道之不可復。河身淤高。固與居一焉。其最大障害。蓋莫甚於海口之淤淺。自揚子江口以北。至開山島。地質皆屬海成層。細沙平鋪入海。近者百餘里。遠者至二三百里。而近淤黃河口一帶。尤沙嶼連亘。吃水稍深之船。即不能傍岸。夫今日固外海交通之時代也。都市之衰旺。民生之休戚。文化之進退。莫不視海岸線之長短。以爲比例差。吾淮揚海三屬。地雖負海。而風氣固陋蹇塞。絕不能與南而寧紹。北而登萊之民。以爭工商業之一日生計者。端由於此。今日之計。固莫先於祛內患。尤莫要於求外通。灌河之口逼近開山。淤淺孤露。外形已不適用矣。而其內由之路。自順河集而東北。以及馬頭、高坂頭、楊家莊、草𡑞諸處。皆昔年黃淮狡潰之地。土質疏鬆。浮沙纍纍。春冬塵起。殆與沙漠無異也。灌河身固不寬。加以洪流漂蕩。挾沙俱下。久之而下流海口。必逐漸塡淤。貽害於海州者。將無窮已。而

北來沂泗諸水之如何匯合。猶未知所以歸納之也。是誠不如其已也。

先生曰、鹽河既不可用。究以何處爲宜。吾子盍詳言之

庚辰曰、其開六塘河乎。其開六塘河乎。洪澤湖北迤之委。有水口曰小街。由小街而北。曰成子河。曰卜家湖。卜家湖、北連淤黃河。穿隄而過。即達新運河。距洪澤湖僅十餘里耳。新運河而北。隔陸地二十餘里。即達六塘河。一水東通與青衣、碩項諸湖。緊相毗連。又東北百里而爲海州。天然行水之通路也。成子河、卜家湖。皆有河身。祇須擴而寬之。而又未經黃流淤漫。土質堅硬。無挾沙之患。比之鹽河。已遠不逮矣。六塘河、青衣湖、諸處。則地勢低下。同於釜底。施工極易。雖間爲居民所占。而煙戶稀疏。與新運河北二十餘里之陸地。等爲汛洳斥鹵之場。歷年被水。瀕於九死者。皆此地之民也。易地以遷之。固所樂從耳。夫新運河與六塘河者。固沂泗泇沭諸水之委形也取道於此。則諸水皆得與淮相匯。一淮治而諸水皆治矣。事半功倍。一勞永逸。孟子

所謂行其所無事者。其此類也乎。

先生曰、海州之宜於出水固然。而其港口之形勢孰勝。將來之利益。可預言之歟。

庚辰曰、此不可以空言託也。但就世界之大勢觀之。而知海州者。固淮泗流域之民。出而與世界相見之門戶也。淮揚濱海皆淤沙。惟海州控隣山東。爲泰山支脈所盤礴。海濱相望。羣島紛連。如貫珠然。且以淤黃河口、去之既遠。浮沙蕩漾。隔於羣島而不能浸及。故英之德孚測量艦隊有言。自開山以北。海濱雖非陸起。然大船已可近岸。且海水深緣。其底皆爲粗砂。即知已近大沙北界矣。又德之李希德和芬者。發謀以攫吾之膠州灣者也。嘗告其政府曰。支那有三良港。曰浙江之三門灣。曰山東之膠州灣。曰江蘇之青口。三者據其一。皆可以制支那之死命云云。由是言之。海州港口。於國防上之價值。亦大略可覩矣。以余所聞。青口而外。如睎風口。臨洪口、灌河口。皆巨港也。郁洲山緜亘數百里。擁護其外。與香港威海。勢絕相類。祇以河流短促。有

外腔而無內腸。雖經闢港。至今中外無過問者。誠擇港口之內外利便者。引淮泗水以助其流通。則凡淮泗支流所及之處。皆海州勢力所及之處也。不轉瞬間而海埠之殷鱗閭富。將與白河之天津。珠江之廣州。並駕齊驅。而德人所竊佔之膠澳。且將望而卻步。而不能與吾爭衡。蓋以海州兼有水道以吸引商貨。膠澳所恃者僅此一線之鐵道也。夫鐵道雖足以利便交通。然屬專營之業。而其利不能普及。以視水道之四通八達。艨艟舴艋。人人可以操縱自由者。相去遠矣。近救噬臍之隱禍。遠張表海之雄風。其利益豈復可以僂指計也。嗚呼。海州一隅。關係亦大矣哉。[illegible]之[illegible]。先謀遷都以就安南緬甸之[illegible]。先失海表。而半[illegible]之形以成。吾之人果有深識大心。欲圖存於角逐競爭之世者乎。雖其難過於填海。勢等於移山。猶將效法人之開鑿蘇彝士。美人之開鑿巴那馬。不惜犯萬難、耗巨金。以期其功之必成。而何道旁築室。多議論而不一決為耶。

先生曰、引淮入海州。淮將北行矣。而五壩諸引河。宜塞乎、宜通乎。是又一問題也。蓋通之則恐淮仍東溢以壞高寶也。塞之則恐六塘河隘不能容。又將以害海州也。

庚辰曰、此眞兒童之見。而不足當通人之一噱者也。河流者、人之血管也。血管愈多。血流愈暢。四體愈以安舒。夫五壩諸河。固裏下河諸水之上源也。淮雖歸海。固當益分之。益濬之。并分置閘壩。使十九北流。以利海埠之航行。留其十　。以資裏下河之輸灌可也。且不惟五壩諸引河而已。而凡下流之運、鹽、北潮諸河。上流之睢濄沂沭諸水。向爲平行線者。皆當爬搔搜剔。作爲月字形。如俄人之於端河。窩瓦河。德人之於萊茵河。易北河。維塞亞河。悉皆鑿而通之。使其互相流貫。彼其意固所以利轉輸也。而亦使水力平衡。無畸輕畸重之虞。是以旱乾水溢。每賴之以資挹注。今誠師而行之。則流勢旣不專注於一道。而銷水之面積。愈以廣闊。東之裏下河。北之徐邳西之鳳潁。沉災亦可稍濟矣。而六塘中途。又大濬青衣碩項諸湖。予以停蓄容與之

地。雖倒傾洪澤全湖。亦決無泛濫爲害之時也。夫巨流港口。眞國民之大利也。世界大埠。無不由之以興。英之倫敦。德之漢堡。美之紐約。印之甲谷塔。胥是物也。今且無論大者遠者。觀於上海天津廣州可矣。夫何不聞此三埠之居民。慮黃浦白河珠江之泛濫。而欲決而放諸其他耶。

先生曰、如是以言治水。水必治矣。淮泗諸民。其得免於水害矣乎。

庚辰曰、未也。此特言其始事耳。凡河流漫溢。不過及於沿岸低下之區。或其支流所達之處。其遠距河岸數里。或數十里者。宜無害也。乃今觀於沿淮之穎鳳泗宿沿泗之徐邳淮海諸屬。則不然。一兩兼旬。積潦盈於阡陌。旱魃偶見。赤地至於千里。此其受病之處。又可言也。蓋嘗論之。淮泗流域者。中原之腹心。而南北之腰膂也。每當天下有事。輙爲干戈戎馬之場。不幸而南北分立。則東起末口。西逮三關。凡彭城、鐘離、宿預、壽春。無慮十數處。皆列柵置戍。斥爲邊塞。其間兩國不居。視爲甌脫棄地者。常

數百年。以是荒穢不治特甚。而其民亦皆長於戰鬥。而農田水利。非其所素習。加以河沙散漫。陂渠盡湮。而昔年所遺賸之長隄短堰。旁午交錯。又無在而非水流之障碍物也。今即使淮泗溝通。永慶安瀾。而大地畇畇。平滑如砥。旱為無以資灌溉。潦為無以利宣洩。猶之乎毛細管失其作用。而大腸流利。厥病泄瀉。等之速其死耳。是宜倣古溝洫之制。大興工築。使隴畝之間。畎澮相達。凡舊河之湮者通之。新河之淺者深之。而又相地勢之高下。置陂立閘。蓄洩以時。久之而水利既興。民且相勸而為之矣。先生曰。溝洫之制固善。而如勞費之不貲何

庚辰曰。此言地方自治者所宜有事也。近聞諸鄉先生。有江淮水利公司之計畫。蓋欲涸出洪湖之地。以興屯墾也。其利固甚溥矣。然無論公司籌辦。或公家撥帑興修。其力極於鑿通幹流而止。若夫鱗塍相接。溝澮交通。則所為別征地方之稅。以興地方之利者。亦賴乎各地方之村正區長。好自為之而已。雖有他人。固不能越俎而代

謀也。大所謂地方稅者。向來慣例。如積穀帶征之類。固邑而有之。然積弊相沿。徒為奸紳蠹蠹所窟宅。而於救災恤難不與焉。若移而用之於此地方之百廢。皆可賴以興舉。且淮徐各屬。尤有特別利藪。而為官吏胥役所把持者。則湖河灘地之各租是也。向者黃河南行時。凡近水之地。國家皆蠲其糧稅。謂之永沉。及乎河徙田出。乃招佃承墾。冒以官租。迄今數十年來。腐植所積。皆成上腴。入乃大豐。然此皆官吏中飽之資。與國家之正稅無與也。與地方之公項愈無與也。苟清理升科。就原則以徵其歲入。既有裨於國賦矣。而截其羨餘。每邑之中。亦可歲役淘河夫數十百人。農隙餘暇。為之規畫焉。為之程課焉。如是而款不另籌。夫不外募。瘠貧之區。且立變為膏沃矣。為有所謂難民逃荒如今日者乎。

先生曰、淮泗之相距遠矣。每每原田。有去河流數十里。或數百里者。有一渠之利害。相關相反。牽連至於隔縣。或隔府隔省者。倘此開而彼塞焉。或甲迎而乙拒焉。時而

若周人之爲稻爭水時而效白圭之以鄰爲壑將若之何。

庚辰曰、甚矣哉補苴罅漏挖肉補瘡者之不足爲治也。而山河形勢尤有天然之來龍去脈。非首尾相應血脉相通不爲功今夫岱之南嵩之東東陵之北。其河流之會歸同。土質之構成同也天時之寒暑燥濕風位、雨量之變遷多寡同也聚因成果即其民生之痛癢舒慘莫不相同約而規之、今江蘇之海州、贛榆阜寧、鹽城裏下河被海諸屬。其下游也循蜀岡。而西安徽之定遠、合肥、六安、河南之汝寧光州汝州南陽府之桐栢舞陽河南府之嵩縣登封迤而東北則開封。鄭州山東之曹州、泰安、兗州、沂州負山諸屬其上游也介乎山海之間如安徽之鳳潁河南之歸陳江蘇之淮徐諸。州縣則中游也此眞天地間自然之結構而鹵莽滅裂之省畫固不足以亂之矣。夫惟其然也故上游之責在於培植森林調劑水量中游之責在於整理渠堰平易畎塗。下游之責。在於疏濬港汊補益挽輸如一家然門庭戶牖堂奧庖湢各有專用。

所謂合之則兩美離之則兩傷者此也因是而有公共之機關爲之明發徵會之堅明約束以總握其樞紐而一切防沙禦水浚渫啓閉之條例皆將隨之以立一會之中有司其調查者焉有司其裁決者焉有司其籌畫者焉既已坐一室而覽全局至於夫工作既興又必由總會立之程限而各地方之分會皆依以執行焉用能調燮陰陽鮮有敗事此皆萬國通行之成例苟非國際河川靡不交資互用如是其周治也土地之關關以此矣交通之利利以此矣雖神禹復生無以易斯言矣

先生曰子之說美矣備矣信爲救時之良圖矣然欲行之於今日而無阻是必破除省域而後呼吸可以靈通是必整飭官常而後法令可以修舉是必開通社會而後心志可以齊一缺一於此勢且扞格不行行之亦名存實亡而轉以滋弊獨不見夫棼棼毛舉之新政乎

庚辰曰已乎已乎吾亦知其難乎顧今者事窮數極既已若此矣水害之必明於矣

治之而必由吾設。此可知者也。至功成於何人之手。羈理於何種之民。此不可知者也。吾與子感滄海之橫流。握蘭葉而誰語。毋亦惟是金池寶樹。繪淨土於胸中。流水高山期賞音於世外已乎。於是先生乃援琴而鼓、之相與悲歌慷慨嚱吁流涕而罷

長城考

環燕晋秦隴之邊。崇墉屹屹。雉堞儼然。士大夫登臨憑弔。往往望古遙集。以爲此秦皇帝之萬里長城也。余向者固已心疑之。三年春。薄遊塞外。登陰山而望之。則頹垣廢址。東西橫亘。不見其端。而谿谷要衝之地。又時有古城錯列。壘石雖已剝落。而遺蹟則隱然可辨。問之土人曰。此二道邊也。由此而北。越瀚海。距庫倫千里而近。北界俄國卡倫。爲三道邊。由此而南。入楡林大同諸闗門。爲頭道邊。此則介乎南北兩邊之間。故謂之二道邊云。退而考之。乃知土人所謂二道邊者。確爲秦之長城。若燕晋秦隴界上。今人所指爲秦之長城者。則皆明代所築之邊墻耳。

明自大寧棄。東勝廢。而固闗之計。乃專重於九邊。所謂九邊者。即遼東、薊州、宣府、大同、楡林、寧夏、甘肅、固原、太原、諸鎭是也。遼東鎭屬闗二。衞二十五。所十一。其分守地、自山海闗迄鴨綠江口。此即今山海闗外。斜貫奉天境內之柳條邊也。薊州鎭、屬闗

一百十三。寨七十二。營堡城一百十五。其分守地、自山海關內迄灰嶺隘口。此即今直隸邊外。山海關至居庸關之長城也。宣府鎮屬衛十五。所二十六。關城堡五十有三。其分守地、自火燄山迄平遠堡。此即今直隸邊外。延慶州至山西大同境之長城也。大同鎮、屬衛八。所七。堡五百八十有三。其分守地。自鎮口台。迄黃河東岸。此即今山西邊外之長城也。榆林鎮、屬營六。堡二十有八。其分守地。自黃浦川迄鹽場堡。此即今陝西邊外之長城也。寧夏鎮、屬衛一。所四。營堡二十有二。其分守地。自花馬池。迄常家寨。此即今甘肅東北邊之長城也。固原鎮、屬衛三。所四。營堡十有六。其分守地、自靖遠至蘭州。此即今甘肅北邊之長城也。其後復以洮岷河三衛。及諸城鎮並隸之。特設重臣。兼督榆林寧夏甘肅三邊。甘肅鎮、屬關一。衛十有三。所六十。其分守地自莊浪而北。又西迄嘉峪關。此即今甘肅西北邊之長城也。太原鎮、總兵駐於偏頭。屬關三。口十九。堡三十九。其分守地。自老營堡。歷寧武雁門為次邊。又南入龍泉

固關、以達黃榆嶺。蓋自正統以後。套寇充斥。時由偏關渡河。以掠晉疆。故特設重臣。提督三邊。以衛畿輔。此即今山西北境。及東界直隸之長城也。考之明紀。證之今跡。無一不相吻合。故曰、今人所指爲秦之長城者。皆明代之邊墻而已。

明代以前。歷代所築之長城。亦有與明城爲複線者。秦宣太后伐殘義渠。於是秦有隴西、北地、上郡。築長城以拒胡。其地點、西起寧夏。東達延安。略當明代之延綏。魏太武帝七年、發司幽定冀四州十萬人。築畿上塞圍。起上谷西至河。其地點東起宣化。西抵黃河。略當明代之宣府大同兩鎮。北齊文宣帝天保七年、發民一百八十萬築長城。自幽州夏口。至恒州九百里。先是自西河總秦戍。築長城東至於海。前後所築。東西凡三千里。其地點西起黃河沿岸。經大同、繞居庸南口。以迄於海。略當明代之宣府、大同、薊州、三鎮。周宣帝大象元年發山東諸州民修長城。立亭障西自雁門、東至碣石。其地點西起雁門關。東達昌黎。西當明代之次邊。東視明邊爲促。宋太平興

國四年。命潘美梁迥遷太原城。非築沿邊堡障。宋遼疆界。當今雁門勾注之分水嶺。所爲沿途堡障。亦略當明代之次邊。此皆歷代長城。與明代平行者也。蓋設險守國。形勢不易。古人所見。固必有大略相同者矣。

其他若魏惠王十九年。築長城塞固陽。在今榆林邊外。魏明元帝八年、築長城於長川之南。起自赤城。西至五原。由今宣化達河套。北齊文宣帝、天保三年、起長城。自黃櫨嶺。北至社平戍。由今汾陽達代州。隋大業三年、發男丁百餘萬築長城。西距榆林。東至紫河。由今河套、達歸化城南。四年發丁男二十餘萬築長城。自榆林谷而東。五年發丁男五萬於朔方靈武築長城。東至黃河。西至綏州。南至勃出嶺。在今綏德北界。是諸城者。考其遺址。今已湮沒。無可指證。惟秦城北負陰山。地高而燥。氣化不烈。故至今猶有存者。其城址、自今甘肅岷州之西。迤邐而北。越河抵賀蘭陰山。折東至熱河。越遼水、又南越佟家江鴨綠江。直抵朝鮮之黃海道。此長城之初基也。自漢以

後西方則拓而外展東方則縮而內移然視明代九邊相去固已遠矣先是戰國之世趙武靈王北破林胡樓煩築長城自代並陰山至高闕爲塞而置雲中鴈門代郡燕將秦開襲破東胡東胡卻千餘里燕亦築長城自造陽至襄平置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郡以拒胡及秦滅六國而始皇使蒙恬將十萬衆北擊胡悉收河南地因河爲塞築四十四縣城臨河徙適戍以實之而通直道自九原至雲陽因邊山險塹谿谷可繕者治之起臨洮至遼東萬餘里又渡河據陽山北假中蓋自始皇併燕趙乃就燕趙所築者聯屬之使爲一綫而此聯綫又必曲折回復爲不規則之弧形就地勢推之自臨洮東北行抵雲中自雲中東南行抵代上谷自上谷東北行抵右北平遼西自遼西東南行抵朝鮮蓋以上谷以北當野狐白登諸嶺即今所謂大壩者地瘠風高五穀不生不可以郡縣治也由是遞而東西則坡陀漸下地暖而腴便於屯戍故西則河套一方有朔方雲中九原諸郡東則灤遼流域有右北平遼東遼

西諸郡。至於居庸關外。則僅置上谷一郡。所屬諸縣。又多在於關南。故長城亦當因以南綿。視明代邊墻。固稍近之矣。

佛與孔子並世考

佛生滅年月異說紛紜。莫衷一是。自唐貞觀三年、劉德威與法琳等奉詔詳覈。定佛生於周昭王丙寅。示滅於穆王壬申。後之人遂據爲定論。於是佛家著述。所記西土諸祖。出生年代。莫不覩此爲先後焉。正宗記、雖疑其渺茫隔越。未易得實。終不能從事推較也。然印度諸國自來無正史可稽。而中國自唐以前與印度亦未嘗有國際上之交通。德威等所借以爲考據之資者。大都得諸梵僧口說。（法顯師於東晉末入印度云佛生商武乙時玄奘師於唐初入印度云自涅槃以來或云千二百歲或千五百或云已九百未滿千年可知梵僧口口傳說在印度已無定論）而梵僧之至中土者。又皆炫於色光地動之言。以爲徵驗。夫自來諸佛菩薩之降化。莫不各有其瑞應。初不必專屬於釋尊。觀于太史蘇由之對昭王。扈多之對穆王。皆渾言西方聖人。而不明指爲佛。孔子之答商太宰。且曰西方之人。而不稱爲古聖。其意可知也。今以中西諸國史事。參互證之。而其牴牾不合之處。乃愈以發見矣。蓋嘗考之。佛教之與

也。得阿育王之傳播印度之佛日以明。得伽膩色迦王之皈依大法之東流以遠。此二王者固佛門中之護法尊神。亦歷史上之東西關鍵也。以此二王爲標準。則彼此距離之遠近。固不難以比例得之矣。案阿育王、一稱阿恕迦。亦稱阿輸迦。譯言無憂。孔雀王朝旃陀羅笈多大王之孫也。大王乘西方馬基頓王亞歷山德東征之亂。崛起以仆難陀王朝、並逐馬基頓留後諸將。遂統一北中西三印度。（印度當佛出世時各城分立自頭希臘未將時代摩竭陀文化大開其於各城主似仍無主從關係也迨孔雀王朝起制度一新阿育王遂以號令全印自此乃有統一政府若中國虞夏以還之封建時代矣）歷三世而及阿育王。王初即位。頗極凶暴。既而轉歸正法。大熱心以扶植佛教。付法藏經言、王聞尊者優波毱多在優陀山爲衆說法。遣使白言。欲來問訊。尊者以所處隘陋。躬自詣華氏城。爲王摩頂說偈。指示如來往昔遊方行住之處。悉令起塔。據此知阿育王之在位。固在歷山王東征之後。而與優波毱多爲同時矣。夫歷山王之入印度。當西歷紀元前三百二十七年。此西史所大書而特書者也。而適與育王之

祖笈多爲同時。丁氏印度史言。自笈多創業後。歷五十二年而至阿育王。則值此土周赧王時矣。由此上溯以及昭王。爲時凡七百六十餘年。然就與阿育王同時之優波毱多推之。由雙樹入滅後。自初祖迦葉。二祖阿難。三祖商那和修。至四祖優波毱多。不過僅得四傳耳。以四傳而歷七百六十餘年。是每人世壽。皆應至一百八九十歲矣。況阿難與大迦葉。比肩事佛。同爲紀綱。雖曰四傳。猶三世耳。尤事理之所必無者也。且據寄歸傳言。佛告頻婆娑羅王。我滅度後。百餘年有阿輸迦王。威加贍部。俱舍寶疏言。鄔波毱多。佛涅槃後一百年出。是阿育王門師。此亦足證阿育王之距佛。爲期固不甚遠也。而佛生昭王丙寅之說。可不攻而自破矣。若夫迦膩色迦者。乃大月氏之英主。亦大有功於佛門者也。付法藏經言。有月氏國王。攻華氏城。（華氏城即西域記之波吒釐子佛國記作巴連弗邑今輿圖多作巴德那恒河沿岸大都會也鷲峯伽耶山佛足石菩提樹那爛陀寺諸佛蹟皆在其南）索九億金錢。華氏王即以馬鳴佛鉢慈心雞。各當三億。月氏王大喜回軍。此所云國王。謂迦膩色迦也。荊溪

論結集三藏有三處。一千結集。正當最初。七百結集。爲滅後百年。四百年後。伽呢吒王爲五百結集。此所云伽呢吒。即迦膩色迦也。婆藪槃豆法師傳、佛滅度後、五百年中。迦旃延子。撰集薩婆多部。阿毘達磨。往舍衛國。請馬鳴爲製文句。摩訶摩耶經。佛涅槃後六百年。已有比丘名曰馬鳴。善說法要。綜此諸說。迦王之距佛。近則四百年。遠則六百年也。如佛生果在昭王時。則自昭王丙寅歲下溯之四百年。僅至靈王之世。六百年亦僅及烈王初元。是時方値春秋之末。距大月氏之徙。尙在百五六十年以前。又安有迦王攻伐華氏。而與馬鳴論道結集之事耶。此則證以迦膩色迦王。而知佛生昭王丙寅之必不然矣。班書言、大月氏本居敦煌祁連閒。至冒頓單于。破月氏。餘衆遠去。過大宛。西擊大夏臣之。分其國爲五部翕候。此前漢時大月氏國勢。蓋其西徙。適當楚漢分爭時也。大月氏西徙漢書不言何年然冒頓與高祖同時平城之圍漢南諸部必已盡歸掌握故知其破走月氏在劉項分爭時范書言、後百餘歲。貴霜侯丘就卻。攻滅四翕侯。自立爲王。年八十餘死。子閻膏

珍代爲王。復滅天竺。月氏自此之後。最爲富盛。此後漢初大月氏國勢。蓋其兵威之及印度。當在光武起兵時也。迦膩色迦、承閻膏珍之後。即范書所謂最爲富盛之時。世界史言、迦膩色迦王。侵中印度。得馬鳴佛鉢。爲皈心佛法。遂開屈薩那離宮。禮請脇比丘、馬鳴、法救、妙音、世友、覺天。五大師、纂成三部。鏤於銅鍱。佛藏之有部以盛而大乘之端緒亦自此開。計其時蓋當西曆紀元後八十年頃。則正漢明帝夜夢金人。遣使求經以後。章帝建初年間事也。依前所傳四百年六百年者。上溯之。則佛之降世。當在西曆前四五世紀間。而爲我周靈景敬元諸王之世決也。再就阿育王之事蹟。比類觀之。或以爲王之即位。在西紀前二百六十年。距佛涅槃凡百餘年。或以爲王之即位。在西紀前二百十七年間。距佛涅槃二百二十餘年。蓋王之傳記。有南北二本。凡經傳律論之謂爲相距百年者。皆本於北傳者也。南傳則謂相距百年者。乃別一迦維阿育王耳。（阿闍世王之後優佗延王亦名黑阿育王由王舍城遷都華氏者即此王也西域記亦但稱阿育王）據近世

所發見天愛善見王石刻諸文考之。王在位時。與希臘諸王國若馬其頓王安提哥那。埃及王多列買。叙利亞王安提俄克。基來尼王馬加斯。愛比羅王阿歷山德。命頗多交涉。案此五人者。皆歷山王沒後。割據諸將也。考其身世。以安提哥那戰死於西紀前三百一年爲最先。馬加斯殂於二百六十年爲最後。然則阿育王之馭世。固應在二百六十年以前。而在三百三年塞留古西歸之後也。善見律言。阿育王殺諸兄弟。過四年已、自拜爲王。從此至佛涅槃已、二百一十八年。丁氏印度史。阿育王即位於西紀前二百六十年。孔雀王朝至是已歷五十二年。其前代爲難陀王朝。凡歷九世。約五十年。難陀王朝之前。爲悉那迦王朝。摩竭陀文化大開之世也。釋尊出興。蓋當悉那迦朝中葉。故頻婆娑羅王。阿闍世王、見佛最早。兩王事迹。亦數數散見於佛經中。拘尸涅槃。即在阿闍世王弑父自立後八年。又越百餘年、至西紀前三百七十年頃。始爲難陀王朝所滅。合而觀之。則阿育王距前二百餘年。固爲信而有徵。而佛

之生滅不出於西紀前四百七十年至五百七十年一朞間。亦斷然可識矣。丁氏印度史以佛生當西紀前五百九十八年。日僧織田氏謂佛生當五百七十年。較諸弘度律師衆聖點記。又前三年。南齊隱士趙伯休於廬山遇律師弘度得衆聖點記云佛滅後優波離結集律藏以其年七月十五日自恣畢於律藏下便下一點師師相承年年如是至齊永明七年庚午凡得九百七十五點今由齊庚午上溯至西紀前五百六十六年得如上數此古說之較近者也乃定佛生爲西紀前五百十七年。當周靈王十五年甲辰。入滅於四百七十八年。當周敬王四十二年癸亥。此盖本於佛陀伽耶碑文。並參以中西史事。時代頗爲吻合。故較之諸家之說。尤爲確實可信也。準是以談。則如來示現。固與東土孔子爲並世矣。由是計之自如來降世至民國紀元凡二千四百六十九年孔子生靈王二十一年庚戌。後佛六年。卒於敬王四十一年壬戌。先佛一年。是如來鹿苑鷄園。弘轉法輪之日。正孔子春風化雨。友教四方之日也。斯豈運會之適然相合者耶。迨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孔子。明帝西使。經像東來。自是儒以治國。佛以治心。此金元間燕京高僧萬松老人戒耶律楚材語具後楚材事蒙古太祖太宗兩朝當血戰玄黃時代

能以佛道止殺儒術致治自謂在圍城六十日困餓絕糧求祖道愈亟蓋其一生得力工夫全基於萬松之教也儒佛相需爲用。靜謐之社會以成。近人有謂西洋社會爲動的中國社會爲靜的斯言良是惟靜也故人多隨遇而安知平自憙惟動也故爭鬬汲汲趨利如鶩貪很好殺無百年不釀成大戰若陶淵明司空圖等之爲人求之西洋殆决其萬古無是人亦無是理想西域記所謂風俗機慧。仁義昭明。三土之俗。東方爲上者此也。嗚呼、觀於印度無儒。其人則世法疎闊。惰於外攘內尊之術。慧日遂蟄於闍提。印度自唐季戒日王薨後內訌大起洎商羯羅出梵教遂大興汴宋初復爲回教侵入佛教遂全滅今惟北部雪山中泥婆羅諸國南海中錫蘭島尚奉佛教耳遠西無佛。其人則天性強梁。習爲北鄙殺伐之風。人道遂淪於禽獸。英人羅素有言。中國人文雅寬容。其生涯實勝於西洋人之殘忍。蓋其所涵養者有由來矣。嗚呼彼豈阿於所好哉。

西遊記辨訛

道家之書。類多蕪雜。所有精要之處。大都剿自佛經。而離奇可笑。未有如附會西遊記之甚者也。西遊記者、元道士邱長春門人李志常所編。長春名處機。金末居萊州昊天觀。道行頗高。蒙古成吉思汗、聞其名。自乃蠻國、遣宣差劉仲祿。以虎頭金牌迎致之。長春遂於太祖辛巳春出塞。至西域。陳道於大雪山南。逾年返燕京。志常隨扈西行。掇其所歷而爲之記。自漠南北以及葱嶺之西。凡山川道里。風土人情。衣服飲宴諸節。既已纖悉畢具。而行文亦覺流暢可喜。故凡考求元初掌故。與夫留心西北輿地者。莫不視爲枕中鴻寶。然其書、自明以來。世鮮傳本。清乾隆甲寅歲、錢竹汀大昕閱道藏於姑蘇玄妙觀。始鈔得之。遂傳於世。當其未出世時。村俗間、別有小說名西遊記者。大抵明人所作。（山陽丁儉卿以書詞用淮城土語斷爲明貢生某所作書名亦見淮安府藝文志云）借唐玄奘西行取經故事。演爲章回體。取徑直率。無奧衍意趣。比之水滸演義。且不如遠甚。要其大

意。則在於闡揚佛乘。排斥道家。如第七回中、八卦爐中逃大聖云云。奚落且及於老子。辭旨可謂顯明矣。惟清初文人。未見邱書者。既誤以爲長春所著。世之道流。亦不復理其家藏。乃即以訛傳訛。復即其所訛傳者。曲意穿鑿。以爲金丹大道。神仙秘訣。若悟一子之西遊眞銓。悟元子之西遊原旨諸編。居然刊板行世。傳爲道書。吾甚惜其無益而妄災梨棗也。

佛經四大洲說

佛經之言地也。以須彌山爲正中。山之北、有天下、曰鬱單越。其土正方。縱廣一萬由旬。山之東、有天下曰弗于逮。其土正圓。縱廣九千由旬。山之西、有天下曰俱耶尼。其土形如滿月。縱廣八千由旬。山之南、有天下曰閻浮提。其土南狹北廣。縱廣七千由旬。是爲四大土。無錫薛福成氏。固嘗周歷瀛環者也。因以今人所稱爲五大洲者。比附之。然佛經所謂東洲人壽二百。食自死魚。自不殺生。西洲人壽三百。莊飾皆披髮。上下著衣。北洲人壽千歲。男女娛樂。樹曲蔭身。其地柔軟。隨足隱起。大小便時。地開析、利已還合云云。求諸今日五洲人民狀況。既無一相類。而涅槃經、又言頂生輪王。與七寶營從。飛空而化四天下。以至三十三天云云。是可知四天下者。固各各獨立。而爲個體。而不得僅就一地之中。強分一天下爲四天下也。蓋嘗融會諸經旨。以循經其意。始恍然於經所謂大鐵圍山。四周圍輪。並一日月、照四天下者。固指一太陽

系而言也。旋繞此太陽系者。行星有八。其距日泰遠。或較近者。普照光明。不融適故。含識之倫。所依止以爲天下者。地球而外。惟火木土三星耳。今人以遠鏡窺天。而火星中。有山河、有人物。固已歷歷可見。而並知其人之聰明智慧。遠過地球。是則一日系中之四天下。今已發見其二矣。吾人所居之地球。特四天下中之一天下。亦即四大洲中之閻浮提洲也。故華嚴經曰、一一四天下。閻浮提中。悉見如來。觀經曰、不樂閻浮提惡濁世。本行經曰。汝下閻浮提。爲我觀察。維摩詰經曰。日光何故行閻浮提。答曰、欲以明照爲之除冥。首楞嚴經曰、此閻浮提、除大海水。中間平陸有三千洲。其餘小洲在諸海中。又大般涅槃經。所言佛於閻浮提種種示現。及他經文之單及閻浮提者。殆不可勝舉。試循其上下文義諦審之。要皆舉閻浮提以概大地之全體。而非謂閻浮提爲地面之一洲也。昭昭然矣。惟古之時、梯航未廣。佛教徒所與被化者。不過此亞洲東部諸國耳。註經者乃遂以閻浮提之名被之。甚者且專以屬之印度。

範圍愈小。佛言之本指愈晦。明有交光大師者。著楞嚴正脉。號稱大家。然其註阿那律陀。見閻浮提如觀掌中。菴摩羅果也。乃轉疑閻浮提爲娑婆界之誤。是直與朱子之改大學同。一武斷。而致失先師之本意者矣。要之、此國土分別之見。本出於阿含起世諸有部。其爲假借婆羅門舊說。以接引劣機者。固多有之。天台所謂權教者是也。夫自事相言之。大地在成刼中。經風水之陶鎔。雨雪之布濩。其狀態之變遷。固已不知幾千萬年矣。及由成刼而入於住刼。滄桑變現。更無定相之可以指陳。且不觀於地質學家之言乎。當某時代。歐斐本屬接壤。乃因地中海忽焉陷落。遂裂而爲二。當某時代。歐亞中間。本爲巨海。乃因地層日漸隆起。遂連而爲一。然則今人所稱爲五大洲者。他日或以業力饒益。循增刼而更成六七。有時或以依報乖違。循減刼而僅存二三。固未可知也。譬若浮雲舒卷隨風。亦孰得而窮其所終極乎。是故經言、得日光三昧。能斷弗婆提(同弗于逮)有。得月光三昧。能斷瞿(同俱)耶尼有。得熱燄三昧。能斷鬱

越單越有得如幻三昧能斷閻浮提有蓋自大乘實教觀之諸器世間因心成體山河大地本同幻化雖極之刹塵世界亦猶之翳目空華不過隨衆生之渾濁塵勢以循業發現而已凡夫取着乃欲執今地以釋之是比之激彼空華以結爲空果也迷惘爲更甚矣其不爲我佛所呵幾何哉

黃花岡義烈記

六年秋國史館歸併北京大學余以教授兼理編纂事然材料未集徒嗟仰屋併力搜討考諸報章暨諸傳聞凡有所得亦錄而記之久之乃裒然成帙矣已而徐世昌竊國懼其弗利於己也特令改隸國務院余於是盡括所有藏諸行篋第擇其首尾完具諸不涉忌諱者著於篇

廣州會垣之東坡陀四起望之若波濤蓋皆白雲山之餘脉也又東北十餘里連岡疊互山槐蔚然是曰黃花岡岡之上則有共塚銳上而頹下頂上建石柱鐫曰辛亥殉國七十二烈士之墓墓以石垣環之其北為亂冢凡辛亥以後殉國之士皆從葬焉每歲三月二十九日粵中將吏具牲牢潔酒醴供奉香花永垂祀典而傾城士女亦莫不借壇前隙地頂禮羅拜想像英風斯亦榮矣而豈知當諸烈士致命遂志之時斷脰絕纓尸橫道路天涯哭望魂夢無歸固極人生最不祥之慘境哉先是革命黨人數起事於邊陲而河口鎭南關諸役皆不旋踵而敗於是會議於香港僉以廣州交通便利民物殷富當先取之以為根據乃遣人分赴南洋羣島募貲二十餘

萬金購置新式槍械炸彈。密派黨中女子。輸之城內。榜其門曰公館。或曰學員寄宿舍。或曰、利華工業研究所。使人不疑。又由宋教仁草撰營制、餉章、軍律、劄付、安民告示。保護外人告示。照會各國領事文。取締滿人規則。凡數十通。令既具、議分九隊。由黃興、譚人鳳、胡漢民、[illegible]聲、諸人統率之。定於四月初一日倡義城中。先數日忽見官兵紛紛入城。羣知事機之泄也。因有議緩行者。乃夜集同人公議之。黃興倡言中止有三不可。吾黨萃全力而謀此舉。稍存畏懼。何以集事。一也。軍火既入城。難再運出。經濟部員若不諒苦衷。謂吾輩欺詐。則斷送革命根台。二也。既奉司令部命令。不戰而退。如鄰國訕笑何。三也。宋玉琳、俞培倫、力和興說。於是多數贊成。遂決計進行。二十九日、見官吏戒備愈嚴。且傳將按戶檢查。乃議分五路進攻。爲先發制人計。一攻督署及水師行台。一刼飛來廟軍械局。一出南門堵援兵。一伏觀音山旁。以窺督練公所。一由淸風橋進逼旗界。且約縣燈觀音山以號令進止焉。午後四時、黃興林文之

等。各乘肩輿。僞爲拜謁狀。三十餘人步行隨之。由司後街直衝督署。閽人疑其賓客也。不敢阻。既至二門。羣下輿、倏出炸彈毀門入。管帶金振邦出禦、擊斃之。手招衛兵大呼。吾黨爲漢人吐氣。汝曹匪異族。苟贊吾成者。盍舉手示决。衛兵不應。槍擊之。於時總督張鳴岐方與司道等會議於旁室。聞變易服遁。窮搜之、不獲。乃復轉鬭出。而衛防兵已麕集。相與激戰。黨人無不一以當百。跳擲砲火中。呼聲動天地。戰死者五六人。林文與焉。是時旗界督練公所、已先有備。攻之皆不克。出南門者適與水陸防兵遇。短兵相接。鏖戰久之。亦以衆寡不敵而敗。張鳴岐逸至水師行台。提督李準納之。急召防兵入衛鳴岐。準登屋而望。見督署火起房舍燬大半。新豐蓮塘厚祥諸街。亦同時火起。烟燄澈霄漢。鳴岐下令凡火起處。聽延燒。不得離次趨救。以是兵力不分。城中秩序亦以不亂。黨人見勢無成。不欲多殺傷。亦傳號停戰。乃各四散。分奔小朝街諸處。匿民家。民皆走空舍避之。翌日平旦。鳴岐令官兵逐室搜捕。而洪橋米肆

中發見數十人匿焉則聚米爲壘伏鎗外擊官兵聚圍之不能近鳴岐令注火油併米肆縱火焚之遂皆燼於烈燄中他所捕獲者亦數十人然皆慷慨就死無一乞憐倖免者官吏患黨人之漏網也令商民皆閉門大索累日夜富商無辜多被戮竄走香港澳門者多至二十餘萬人粵人爲之語曰不畏革軍畏防兵家財掠盡又傷人方革軍之初敗也時已夜分突或迷不識路遇鐵工使導之鐵工恂懼齒相擊有聲黨人曰子畏寒耶吾解衣衣子鐵工曰否吾懼君等耳黨人慰之曰我固非能噬人者特爲同胞除害耳鐵工始安導之至城角出輭梯欲下城兵鳴鎗拒之乃折回謝鐵工使去遇老弱婦女輒扶而去之遇西人則指令他避曰吾輩方有事無驚左右也故是役也城民皆義之而各西報亦同聲讚頌至謂舉動文明有華盛頓之遺風云事稍定同志潘達微歛其尸得七十二人叢葬之黃花岡然據各省同志所調査當時死事之慘實不止此數而今則卓卓可考或併事蹟無徵者祇五六十人則姓

名之滅沒而不彰者固已多矣。嗚呼悲夫。

李六更小傳

李德崇字敬脩。寶坻西藏村人也。清季以供事積資得知縣。需次吉林。館交涉使唐子奇家。爲之課子。適日人內田康哉至其館。德崇指所課四字鑑略傲之曰、爾亦知此乎。內田睨其節曰。應答如響。德崇爽然異之。遂與傾談。是時承甲午敗後。兩國人士。感情頗惡。內田又歷詆支那貧弱狀。至呼德崇爲亡國奴。德崇椎胸大憤。已而盡焚所儲書。多購新書新報閱之。始悟國之所以貧弱者有由也。然觀於外侮迭至。上下恬嬉。又慭焉傷之。於是毀形易服。綳牘於背。且行且哭日擊柝以號於路曰。鐘漏盡矣。吾同胞猶夢夢乎。因自易其名曰六更。人亦以六更呼之。既而去吉林。遍遊旅順、大連、青島諸租借地。愈益悲憤。所至爲人說演。聞之多泣下者。迨清社墟。民國肇基。六更至京師。創立共和演說團。兩等平民小學校。所爲盡力於社會者甚至。國會開幕時。自持柝訪各議員寓所。擊之門外。使早起赴院。議員謂之。皆懍懍焉。四年秋、

袁氏謀逆。京內外大吏皆望風勸進。名流自愛亦束身遠避。無敢攖其鋒者。六更獨上書聲詆之。且暴其書於各報館。自贛寧敗後。民黨諸報摧殘殆盡。其存者皆袁氏之言論機關也。歌功誦德。萬口一辭。獨順天時報爲日人所辦。持論侃侃。時刺袁氏陰私。袁氏屢賄之。不爲動。都人至比之黑闇中之明星。得六更書先揭載之。見者皆爲六更危。促之赴天津隱租界。六更至津。則買鳥籠一。置蟹其中。題曰。橫行世上目無人。不念山河念祖墳。可惜有天無日月。亞東大陸變風雲。手提鳥籠。遍走各街巷。市人追隨聚觀。至集如蟻。六更則指天書地。歷數世凱罪惡。維持共和之不容已。聲淚俱下。市人皆流涕。逡巡避去。六更旋爲巡警所捕。其友謀脫之。遂冒大風雪狂走盧龍塞外。亦莫知其何所爲也。袁氏敗。始歸京師。與民黨往來甚歡。亦時出讜論以相救。五年冬參議院議員改選。御用黨出巨資謀當選。以前參議院議長張繼負重望。傾之尤力。六更大憤。乃自携柝赴天津。擊於省議員寓所。哭告之。且控議長邊守

請於檢察廳。公民會復揚聲助之。羣小懼敗訴。張繼因復當選。六更力也。逾年創日話報於京師。適督軍團連合謀逆。六更直言指摘不少貸。報館遂被封。七年國會開於廣州。六更隨至。軍政府諸要人皆禮遇之。六更亦時發危言。多所裨益。九年粵事壞。六更北歸。未幾病卒。

南閩詩稿卷十

許世泰小傳

許世泰山東日照縣人也。幼孤貧、流落芝罘。以販果爲生。幾不能自存。適日本招募華工。闢拓北海道。世泰與其曹十人赴之。北海道值我吉林之東。地氣苦寒。日農初皆憚其荒遠。不肯往。世泰既至。乃覓地於札幌。爲之闢阡陌。立廬舍。耕作繁興。漸成村落。久之日農亦稍稍集。政府乃立無償貸付法、以誘進之。於是全島盡闢。都會相望。世泰占田既多。遂歸然爲大地主。稱素封焉。日皇北巡。世泰獻公用田數所。蒙召見。嘉奬備至。賞以勳章。日人榮之。世泰娶日婦。生子女各一。皆畢業於大學。然世泰性篤舊。頗不喜之。且時以故國爲念。中國學生之留學札幌者。常周給之。每聞士大夫遊歷至。必設宴歡迎。欵接惟恐不至云。

張文祥傳

張文祥、河南汝陽人也。當太平天國建國金陵時。淮汝之交。適當兵爭之衝。以故豪傑不逞之徒。所在紛起。其以鄉兵自効爲清廷驅除者曰淮軍。以異軍特起與太平王相提挈者。清廷謂之捻寇。文祥故豪健。與其友曹二虎石錦標同爲捻寇渠魁。嘗與廬州鄉兵戰敗之。擒其將馬新貽。新貽山東荷澤人。天方教徒也。以進士授安徽合肥知縣。曾以陷城褫職。巡撫唐啓方委辦廬州團練。許其立功自贖。新貽日與捻寇合戰。皆無功。然爲人美丰儀。有口辨。文祥禮重之。留之軍中。漸與接洽。久之約爲兄弟。馬年長兄之。曹石次之。文祥又次之。新貽屢說文祥等降清。共圖富貴。文祥猶豫不能決。曹石皆曰。馬大哥讀書人。識見勝吾輩。所言當不謬。乃先縱馬歸。探巡撫意。巡撫允之。文祥等遂以其衆降。編爲山字二營。令馬統之。文祥等皆爲營官。同治四年、馬任安徽布政司。山字營遣散。文祥等皆隨之任。仍尚兄弟行。然馬官驟貴。漸厭

薄之無何曹妻至馬窺之美誘之來署迫而私之於是時以短差委曹使外出留曹妻宿署中儼同媵妾矣文祥知之以告曹曹不信既而偵其非妄也謂文祥曰信矣奈何文祥曰、此汝妻乎亦他人物耳彼既同心不如棄之吾與汝同逝可耳此間豈可留哉曹亦然之遲延不即行一日馬檄曹赴壽春鎮徐鶚所領軍火曹且就道文祥慮途中有不測謂石曰、曹兄此去我與若當偕行以衛之既至壽州、皆無恙曹石共笑文祥多疑文祥亦爽然自失乃投檄鎮署忽中軍官持令箭下命傳曹曹方申辯旋見徐鶚戎服出傳撫院令以曹通捻寇即就軍前正法遂牽至市曹斬之文祥頓足大慟謂石曰此仇必報我與汝義無所辭石沉吟不答文祥厲聲曰若非朋友我獨任之可也即藁葬曹尸別石而去不知所之同治九年新貽已任兩江總督七月閱射於署旁校塲既畢事由箭道回署忽有跪伏道左求助川資者馬接狀閱之乃其同鄉武生也怒曰、已兩助之今胡復來言次、復聞道旁呼冤聲馬方舉首刃已

及身突入胸中四寸許。回顧刺客曰。是爾耶。大呼左右捉賊。遂倒地。舁回臥室。須臾而斃。左右護兵。紛集執刺客。幷及武生。刺客屹立不少動。大呼曰、我張文祥也。刺馬者獨我爲之。無與他人事。今我願已遂。我决不逃。頃之司道府縣各官。聞風麕至。布政司梅啓照、命發上元縣收禁。縣令張開祁。即會江寧縣蕭某同於上元縣署鞫之。文祥上堂。慷慨道前事。原原本本如數家珍。且言自曹被殺後。我伺馬數年。初以精鋼製匕首二。每夜深人靜。疊牛革貫之。始不能入。二年後。四五重一刃洞穿。且淬以毒藥。沾血無不立死者。馬撫浙江時。曾一遇之城隍山。以護從者衆。倉猝未得手。今乃遂志。我死無恨矣。兩令錄其詞。瞠眙莫能决。商於梅啓照。梅曰、此官場體面所關也。不便直叙。當使改供江浙海盜。挾仇報復。文祥不肯。備諸慘毒。終矢口不移。梅言於護督魁玉。假造供詞。以海盜入告。朝命刑部尚書鄭敦謹、赴金陵、爲查辦大臣。敦謹既得其情。心敬文祥大俠。欲薄其罪。總督曾國藩持不可。遂以假供定讞。凌遲文

祥於小營。新貽弟馬四者。親監斬。鉤肉碎割之。且剖心致祭焉。觀者皆爲掩涕。文祥至死不一聲。有子一、亦關發黑龍江爲奴。然文祥前供。已傳播於外。無遐邇皆知之。敦謹覆命後。即引疾而去。時正庚午鄉試。上江學使殷兆鏞錄貢監題爲若刺褐夫。次日補考題。爲傷人乎。蓋皆含譏訕意。上海劇園。至編爲刺馬曲本演之。故橋勤慤咏事詩有云。羣公章奏分明在。不及歌場獨寫眞。則當時之輿論可知也。馬死後、署中妻妾爭詬。一妾忽自縊。密埋之後園。即曹妻也。石錦標、是時以參將供役於山西河營。亦關提至。證以文祥所供。事皆確。終論以同黨革職遣戍。其後馬四候補浙江。爲衆所鄙。上官亦不禮之。鬱鬱死、新貽無子。葬數年河決荷澤。墓爲水所冲塌。論者謂天之報施。固有時而信云。

野史氏曰。余以清光緒戊子歲。始遊金陵。僦居信府河胡翁家。翁年六十餘。故上元縣小吏也。當文祥就鞫時。翁親爲錄供。時與余閒階列坐。談當日情事。目憶手揣。歷

歷如繪。余固已心識之。其後讀諸家記載。則言人人殊。莫衷一是。然較而論之。大抵出於社會者。皆與翁言合。出於官家者。皆與章奏合。其所謂官樣文章者乎。嗚呼。第以官樣文章論人。此二十四史中所以言多誣罔。而不可盡信也夫。

袁世凱軼事

袁世凱少無賴嘗爲其父所逐予數聞之而不得其詳也四年冬遊南通留張季公所晚餐甫罷偶縱談時事以消長夜是時逆猷披猖民怨沸騰所傳世凱穢行至不可聽聞季公謂予曰此非其實也世凱生平余俱知之世凱之母有妹長於世凱年二十餘少失恃依姊而居嘗爲世凱辟呵盥櫛撫之不啻所生既而世凱年壯遂烝之母窺其隱勿敢言也久之其父微聞之大怒欲死之母泄其情於世凱使遁亡世凱遂率家奴十餘夜走山東投吳長慶長慶故淮軍名將時適駐防登州四方名士多集麾下余及海門周彥昇泰興朱曼君皆留幕府人才濟濟稱極盛焉世凱既至留其奴於黃縣單騎進謁僞造父書稱爲求事而來者吳覽書喟曰孺子年正盛不務求學而浸欲求事乎我知爾家定不須此我處多名師可爲爾執贄見之乃資遣其奴令世凱就學於余世凱性浮猾余嚴繩之學終不進然周旋步趨曲盡事師禮

余亦漸喜之。爲之游揚。而世凱竟夤緣爲營務處會辦。由此遂廢學。幾絕迹於師門。偶一至焉。則衛士嗔呵。宮燈煊耀。如不勝其赫赫者。余訓責之。世凱不顧也。旣隨長慶於高麗。愈恣橫無行。至篡取其官妓爲妾。今其次子克文。即此官妓所生也。居無何。長慶以病歸天津。世凱數使人譖長慶於李鴻章。遂奪其兵柄代之。余惡其辜恩。移書詰責。書世凱復。乃亦反脣相稽。無弟子禮。自是絕弗與通者十餘年。迨立憲議興。粵督岑春萱。鄂督張之洞。江督劉坤一。皆朝廷所視爲向背者也。亦既一致贊同矣。而世凱任直督。權最重。寵最深。獨梗議焉。張劉懼憲政終敗。以余與世凱有師弟誼。俛爲游說。余不得已始與一通訊焉。然余終薄之。世凱旣得志。排斥異己。至詆孫賁爲禽獸。以余觀世凱生平所爲。眞禽獸也。季公言已。且囑予勿漏言以賈禍。予因退而私記之。

小鳳仙傳

小鳳仙、錢塘人。父某清季爲武官。落職後。貧不能自活。攜家賣餅上海。久之、益困。遂質鳳仙於妓寮。以鳳仙齒稚。英警廳靳不許。復攜家至北京。張艷幟於雲吉班。鳳仙性慧。欵接間、時從諸文士執經問字。久之。遂能通大義。閱書報。翩翩然。閨閣名媛也。民國二年冬、蔡鍔卸雲南都督任。留居京邸。偶與友人狎遊。過雲吉班。獨賞識鳳仙。鳳仙亦偉視蔡。知其非尋常浮薄子也。由是蔡每三五日必一至。至輒以夜半。是時袁世凱方蓄逆謀。誅鋤異己無虛日。猜忌南方將士尤甚。蔡意不自安。往往談讌無歡憂形於色。鳳仙笑謂蔡、君既入虎口。此間顧不樂耶。蔡異其言。因密詢之。鳳仙曰、袁氏練兵小站時。君曾掛名尺伍乎。蔡曰、未也。辛亥革命與君同時起義諸人。今尙有居要地操兵柄者乎。蔡曰無也。鳳仙附耳低語曰。即此以觀袁氏之用　心。昭然可見矣。今袁氏心腹爪牙。既已布滿津要。南方起義諸人。雖皆逋亡海外。聞袁氏已遣人

挾重貲賄刺客分道四出。謀叢殺之。即君之來亦日日有人尾隨之。故君之一言一動。袁氏莫不周知。吾姊妹行中下至鴇母龜奴。爲彼之偵察耳目者。蓋不少也。蔡聞之瞿然驚曰。乃如此耶。如此則吾不可來矣。鳳仙曰。不然。袁以君爲參政。非欲君參與國事也。欲君與腐鼠同化。爲其作器械也。今復以君爲經界局督辦。非眞欲君清理經界也、不過欲以虛職縻君。重祿誘君。使君以醇酒婦人。銷磨其壯氣耳。蔡聞而頷首者再。自是益與鳳仙親狎。擊劍吹簫。嬉遊無度。時或同乘摩托車招遙過市。旁若無人者。無何籌安會起、袁黨時以意探蔡。蔡憤而思逃。鳳仙曰、今網羅四伏。逃將焉往。行見君與趙秉鈞應夔丞等同膏毒刃耳。亟宜將順其意。徐思他圖。蔡從其言。因與袁之部下發起軍人勸進會。首自簽名。以釋其疑。密遣親信人分赴滇滬東京與黨人要約。會雲南軍界亦遣人賫書北來。邀蔡至天津定計。書蔡以就醫爲名。潛往會議。既歸軍政執法處長雷震春疑之。急派軍警圍其宅。勢洶洶。蔡夫人聞而惶

恐遽令僕役閉關拒之不聽入蔡適與友人對弈推之起笑語出迎且命婢僕大開箱篋恣其搜檢終無所獲乃去次日蔡謁世凱述其情世凱佯怒謂軍人無禮我已嚴懲之矣蔡知袁忌己之深又念妻子落陷阱無以自脫日常鞅鞅益與鳳仙親狎日夜流連班中不歸既而揚言將納鳳仙爲側室大治筵宴遍柬諸友朋來賀屆期蔡夫人乃謬爲獅子吼與蔡大鬧相毆打蔡怒斥令夫人大歸夫人亦怒誓言與蔡絕即攜子女歸母家袁之偵探雜賓客中目覩狀亦共訾蔡之無情也夫人既去蔡日攜鳳仙遨遊公園各市場且爲鳳仙買脂粉貲彩爲蕩子妖姬了無異趣眴覘邏察亦漸疎鳳仙曰可行矣蔡遂乘間出東交民巷登車赴天津轉航東京與黨人定期約途中上書辭經界局督辦職世凱知不可奈何亦許之又旬日而雲南護國軍興蔡爲第一軍總司令矣討袁之檄至京班中諸妓相與譁笑曰不意老蔡乃能造反鳳仙爲之粲然脉脉如不喻者五年夏世凱死民國復興蔡以積勞請告赴日本

養疴。猶時致書鳳仙。遞殷勤。鳳仙每出以示人。至自詡爲梁紅玉。謂桴鼓相隨會有日矣。未幾。蔡卒。鳳仙聞耗大痛。欲自刎以殉。爲旁人所持而止。

周之貞

周之貞、廣東順德縣人。弱冠經商南洋各島。爲人沉厚有信用。因致小康。庚戌政變。康有爲逋亡海外。倡保皇會。歛僑民資財。之貞初信有爲。傾囊佽助。既窺有爲徒託大言。無實用。漸厭薄之。適孫中山南來。以共和革命大義。鼓吹僑商。之貞大感服。於是始入同盟會。排斥有爲。久之東至日本。與黃鶴鳴等組織暗殺隊於東京。舉黃興爲首。之貞自是研究爆彈製造法。暇則於空地假物。以練射擊術。年餘。益有心得。能擊物於百步外。百發百中。辛亥秋。鳳山繼孚琦爲廣州將軍。黃興集黨人會議。欲自往擊之。之貞以黃負重任。不宜作孤注。力阻黃而自願任之。遂率李沛基、林直勉、朱述唐、岑眞等七人。與黃訣別。分途去。之貞抵粵。自號陳八。詭作洋商。賃屋於倉前街。榜其門曰成記洋貨號。又懼謀洩。別儲彈於昌華街。無何林直勉由上海電告鳳山首途期。乃日夜伺之。至九月初四。而鳳山果至。朱述唐伏於城外。既偵知鳳山路由。

乃奔告之貞。午後鳳山乘輿入城。衛兵前後數千人簇擁之行。之貞登樓自窗隙擲炸彈下。硝餤飛騰。彌漫數十丈外。已而火光雲爍。沙石橫飛。聲轟若雷。左右連轟。皆破燬。衛兵驚迷。互擠擊。死傷亦數十人。尸雜瓦礫中。皆靡爛不可辨認。鳳山坐輿粉碎。腹决足焦。首失其半。既得擻指郭拯於血肉中。乃識其爲將軍尸也。當之貞放彈時。李沛基登屋伏瓦楞爲號。彈既中。沛基由風爐竄下。烟垢滿衣。隣女見而大譁。沛基嚇之曰。革命軍攻城矣。衆皆驚走。大紛亂。沛基因與之貞同雜人叢中逸去。是時武昌已起義。官府觀望。不敢窮治也。越十餘日。廣東亦獨立。之貞任肇羅軍司令。

張先培

張先培字心栽。貴州貴筑縣人。父良故名將。以平六合團功顯名西南。年老生先培。鍾愛之。先培生而英爽。始就學省垣。既畢業。與其友彭銘之、同詣北京習法政。居貴州會館。館故湫穢。先培至。立督役掃除之。門庭藩溷。煥然一新。謂館人曰。此如治國然。無論新舊。在以力行整頓耳。先培家故不饒。膳宿於館。每步行入校。日以爲常。辛亥革命軍興。南人多乞假歸者。先培笑曰。此正英雄有事秋也。隨在可盡力。何必南土。遂與黃天鵬、楊汝昌等。密設機關。連結內廷蘇拉。謀乘夜縱火焚宮禁。既而南京政府成立。清廷議遜位。袁世凱內挾清廷。外連民黨。兩方操縱。冀收漁人之利。乘間破太原。攻潼關。以是議久不決。先培憤之。元年正月十八日晨。先培偵知世凱入朝。率同黨數人、效市民裝。分伏東華門外。街南北坊店中。日向午。世凱退朝。警蹕過。行人皆辟。汝昌自街南酒樓擲彈擊之。適墮車前浮土上。彈不發。袁大駭。馬亦驚奔。先

培天鵬、急出街北。望轅擲擊。街石爆發。坊店門窗皆碎。袁急馳去。傷斃護從官兵七八人。馬七頭。先培復出彈擬發。爲衛兵所持。天鵬汝昌亦被縛。市人洶走。有誤傷者。同謀之陶鴻源、許同華、蘇拉三人。及女學生某。皆就獲焉。袁命陸建章鞫之。先培天鵬汝昌直認行刺不諱。越日就義東菜市口。餘省釋。先培死時年二十一。天鵬字季明。貴州人。汝昌字敏生。四川資州人也。光復後與彭家珍、共葬西直門外萬牲園中。世稱四烈士之墓云、

和尚如幸者。本姓朱氏。閩中人也。初爲保定陸軍學生。辛亥革命之役。隨衆奔走甚力。二年秋、贛寧既敗。灰心時事。遂落髮於京師龍泉寺。閒雲野鶴。蕭然世外。從此不復相聞矣。六年春、偶過寺遇之。滄桑刼後。舊事重提。彼此爲之黯然。和尚曰、辛亥革命。爲中國出死入生。轉弱爲强一大關鍵。然數年來禍亂相循。愈益糾紛。其因皆由袁世凱種之。而世凱當日之不斃於炸彈。得以肆其凶頑者。則以汪精

衛李石曾二人。實先受其愚也。初汪以謀刺清攝政王載灃下獄。世凱入爲總理大臣奏出之。竊資之巨金。使伺隙擊殺滿親貴。汪於是密集同黨。組織京津同盟會。適李石曾自歐洲歸國。亦與聞焉。石曾高陽相國之子。相國故有恩於世凱。而石曾與汪齊名。最爲黨人所信服。世凱因陽示親厚。時召石曾造膝私語。使以己意達黨人。由是汪李皆深信世凱。傾心共和。時告戒同黨。使專伺滿親貴。無得波及世凱。已而世凱倡和議。汪爲南行以通之。而世凱乃乘機攻娘子關。入太原。益爲自固計。黨人大憤。羣知爲世凱所賣。雖李亦無辭以自解也。於是決議炸殺世凱。十八晨、瞯知世凱入朝。乃各挾彈效市人裝。分伏東華門外。至丁字街者。可百餘人。人懷必死心。頃之石曾密遣人走告曰。世凱今日入朝。固所以促清帝退位者。使速返。是時人既衆多。又分途而伏。以故傳言未盡達。而世凱已退朝。既至中街。汝昌先培始出擊。前後無繼。世凱遂倖免。惟從官袁金標身首碎焉。汝昌先培

天鵬皆手彈就逮。同人被捕者亦數人。世凱歸第。秘詰李。李不敢認。故先培等三人皆死。餘得省釋。和尙言已、復慘然曰。當日者苟無汪李二君之受愚。使世凱得早死五六年。則吾輩今日當已同享共和幸福矣。推汪李之意。固欲利用世凱冀倖戰期縮短。得以早就和平。卽南京政府之拱手相讓。其初固亦同此苦心耳。不幸養虎遺患。至使爪牙四布。秕政如毛。雖一再革命。而流禍終未有窮期。此予所以掉首空門。而歎中國事之不復可爲也。遂相與四顧歔唏而罷。

王同春小傳

王同春者北直邢台縣人。性任俠喜事。少時家赤貧。隨父覓食塞外。轉徙至河套。傭爲蒙人工作。其爲人眇一目。身軀雄偉。膂力兼人。以是得稍稍積工資。乃貸蒙人牧地自墾之。河套界山河間。地層冲積。赤埴中兼雜白沙。得河水以浸之。乃異常滋潤。水所不及。皆荒磧也。同春有天才。能識水脈。登高而望。即知畎澮所宜。又或馳馬巡行。凡山原高下。工程多寡。鬥角鉤心。了了然不差累黍。雖精於測算者不如也。故其墾地歲穫滋多。乃益出資租蒙地。蒙人益信賴之。自南河沿岸以達北河。南北四百餘里。東西六七百里。凡鑿幹渠四道。寬深皆與大河相等。支渠旁達無數。晉秦燕豫貧民爭趨之。日操畚鍤者常數萬人。歲穫粱穀至巨萬。饋運口內。不可勝計。茫茫荒野。至是乃村落雲屯。富庶過於壯縣。同春指揮其間。儼然一建國主也。是時適有豫人陳四者。先同春至河套。豪俠尙氣。與同春埒。徒衆亦歸之。乃起與同春爲處芮之

爭。兩家持械鬭。時有殺傷者。同春遂坐繫薩拉齊獄中。廳官文鈞視同春無大罪。遽遣之。已而陳四之黨迭上告。文因以落職。年老無子。退居綏遠城。無過視者、一日忽來壯士數十人。急舉之去。不知何所為也。繼知乃同春遣迎之。既至家。同春則跪陳曰。大人實生我。我即大人子矣。大人何用子為。遂奉養之終身。過於孝子焉。蒙古諸王公聞之。愈益多同春之義。蒙旗有違言。得同春片語無不立解者。居久之。清將軍貽穀奉命督辦西盟墾務。知蒙人弗善也。乃羅致同春。欲以開導蒙人、同春既進謁。適陳四為人殺於路。風傳同春實使之。貽穀從吏合謀。借是以斃同春。瓜分其產。乃勒令同春盡獻墾田。且誑之曰。如此則為爾消案。不則私墾蒙地有罪。殺人有罪。兩罪並發。禍且及子孫矣。遂出一紙。逼之畫諾。同春不知書。手印之。其田盡沒。然終以陳四案囚繫之獄。辛亥革命軍興。北方騷動。獄中諸犯、且謀越獄為亂。同春密告之。得以無害。將軍堃秀嘉其忠。遂釋之。飭往河套為靖邊計。同春既歸。乃建大旗。使人。

周走而呼曰。王老子出獄矣。且奉將軍命。爲若練鄉團禦寇盜也。於是蒙漢爭集。旬日間部署井然。聲威重一方。二年冬、庫倫入寇。同春設伏激擊之高闕戍。大破之。遂由軍功獎以五等嘉禾章。然墾田既盡入官。乃退耕河西爲老農。亦無復當年意氣矣。

野史氏曰、泰西人於近數百年間。盛言殖民矣。吾向者讀吳元盛林道乾殖民諸偉人傳。心竊壯之。以謂吾民之聰明才力。果不在彼族下也。自今觀之。彼吳林者特徼倖成功耳。設使南洋諸島。亦如河套之隸屬於中國。則是蚩蚩者方爲官吏魚肉之不暇。而豈能披荊斬棘。爲吾民爭存於尺寸土耶。嗚呼悲夫。

記言

李君小亭者、天津人。包鎭某洋行之代理商也。積其餘貲。置腴田三十頃於河套之哈布台爾宅爾田。儼然素封。耕稼之餘。蓄馬數百蹄。牛蹄角千千。足羊蓋又農而兼牧矣。余由包鎭西行。十餘日抵其居所。會日暮因止宿焉。鷄黍既陳。閒話桑麻以相樂也。已而李君慨然大息曰。迨中國滅亡。河套之農事必大發達矣。余聞之愕然。李君乃從容言曰。子勿異也。請與子少明其梗概可乎。河套之地。其始皆蒙古人所有也。自滿清入主中夏。烽燧雖撤。顧設爲私墾之禁。防遏漢人最力。然秦晉邊民。終不憚跋山涉水。冒險而來。其來也二三人。或五六人。結隊羣行。各背羊裼。囊叵羅糜子其中。飢則穴地爲灶。置叵羅其上。掬道旁水。和糜子炊食之。夜則撥叢葦。席羊裼於地。懷棒露臥。爲防狼也。蓋其艱苦如此。既至河套。則先求傭於蒙人。睬其耕地以相佃焉。蒙人亦樂予之。久之而操作勤。心計工者。遂與蒙人畫井分疆。立約永租。永租

者、特格於私墾之成例。姑爲是名以溷之。而其實固與買賣無異也。永租既定。蒙人歲徵其租。漢民自占其田。室家延立。耕鑿並興。謂是區區者。固將以爲田園。而長子孫也。又久之而西北放墾之議興。設局分區。吏從斯役。乃擇其上腴之地。强取而朋分之。向之斬榛莽、濬畎澮、以芟殺此土者。至是惟破釜甑。毁廬舍。相與扶老携幼。哭望天涯而去。然是吏從斯役者。固非能自爲耕也。坐食以租之花戶。輾轉相易。而田功廢。地主又皆困於重租。溝洫湮而歲穫愈薄。且自是而蒙人懲於失租。對於官墾而抵死頑抗。漢民懲於失地。對於永租而不敢投資。則皆官力之阻碍爲之也。故余以謂官權不滅。雖天地有時而盡乎。而蒙荒墾闢。則絕無昭蘇之望矣。不然。吾民之勤勞善操作。固子之所能知也。河套之膏腴宜稼穡。又子之所親見也。而胡爲乎聽其荒落至今哉。余聞之愀然。不禁廢筯而三嘆也。由是而知實邊固圉。其計畫固在民而不在官。官所有事。惟在於平其爭訟。而利其交通。至於私租承墾。當一聽蒙漢

之民自爲之。富庶既成。乃設科以裨正。稅此國民兩利之道也。故備書李君之言。爲
籌邊者正告之。

記朱侯

紀元四年前。余遊昌平。謁明　三陵。見其殿廡荒殘。犁鋤遍加。嘗慨然於明祀之絕也。而憾夫謂余是司祭掃者。因有朱侯。侯歲以春秋來十三陵。各以牲牢獻焉。然草草將事。若兒戲然。疑非朱氏血胤也。余聞而益愀然。恨不得親見朱侯。而一考詢之。友人林傳甲者。好古而富情感者也。八年夏。爲編京師地誌、而假席於內城警署。按册而稽。乃得侯之所居、於東直門內、羊管胡同。意甚愜也。因著論曰。中華共和。固以五族合成者。滿蒙王公世爵。載之優待條件。新疆各部回族。亦多有王公。藏人政教一致。然世有達賴班禪。亦猶之王公也。而我漢族何獨無之。今宜崇朱侯之階。而厚其禋享。則於體制合矣。論成以示余。余因拉江寧鄧君文如。介林君同詣侯邸訪焉。邸無門額。類尋常百姓。即其家人婦女。亦皆旗下裝束也。顧刺既投。侯不即出見。先見其西席常某。因就詢侯之家世。則侯自二百年來。世皆單丁。今其族屬。惟有弟一

叔一。弟尚少與侯同居。叔則居東門外食馬甲俸。而又無子。侯之俸歲領於財政部。約八百元而朒。別有祭田數十頃。亦用以贍家。侯有子一人。即常某所教者。窺其案上所有書。則皆市井所傳。玉匣記七俠五義等也。已而老嫗傳言侯爺來矣。覩其年可三十餘。壯貌粗肥。而帶酒肉氣。寒喧既畢。問以出自何支。何年受封。傳幾代。乃皆茫然。不能舉其世數。至鳳泗孝陵。且非遠近所在。而亦昧之。索觀譜牒。則支吾其詞。而卒請俟之他日。林君出示以所具論草。乃瞠目相對。久之。已復置之几上。亦不解其何說。而顧咻咻然以租犁陵地相籌質。且申言之曰。昔歲曾謀之曹總長汝霖。曹許以抵借外債。擬闢爲公園以償之。林君聞之微笑。余離坐大言曰。十三陵地處荒僻。何以能作公園。公休矣。且無聽賣國之言以賣而祖陵。鄧君亦笑而起。頻搦帽作欲行狀。於共。余三人者遂皆與辭。相顧。索然。各散去。余嘗考之清初之世。誅鋤明裔。耗哉謐矣。康熙二十八年。帝南巡至南京。拜孝陵。愍陵祀之廢也。命求太祖子孫供

奉之、大臣奏言、明裔久滅。難以訪求。因著令地方官歲時代祀。迨雍正二年。則忽睟而得之。且著其籍曰。是太祖十三子代王之孫。崇禎末年被俘入滿洲。遂編入漢軍鑲白旗。用是稱爲明裔以奉明祀焉。則是當封爵之初。其來歷已不、可盡明。而僭大悲李。伴讀之疑。案在諸陵戶。且共知之。今觀於朱侯之言動。而益信向者。樵夫。之能談。王道也。

閻古古集跋

淮泗間、俚俗相傳。有所謂古古詳者。余齠齔時常與羣兒相和歌之。亦不知其所由起也。少長習掌故。始稍悉古古先生爲人。顧時方奔走南北。卒亦弗暇深考。紀元二年春。國會開幕。漢道重光。凡前世以民族大義。牴滿廷。羅罪辟者。其後人咸思有以表章之。而先生裔孫名漢亭者。亦挾書自沛來。遂相與爲之疏狀。陳之司勳。既可得俞矣。會黃朱亂作。朝局重翻。馴至振翔書秘。僭氾擅兵。而獻符瑞頌功德者。靡靡然遍於海內焉。吾乃益思古古先生高節不置。數走厰肆。訪求其遺書。終弗得也。七年冬、偶行小市中。忽得之於露攤。遂亟購之歸。既、取魯氏所爲先生年譜。覆核之。時覺其牴牾不合。乃馳書告漢亭。且申言從事重編焉。漢亭聞之、亦喜不自勝也。即以家藏文集二卷。詩集上下卷。寫本詩集三卷。並其家乘一帙。重緘遠寄。因就兩者互比而參校之。則其詩集、乃僅得十之二三。而又首尾不完。亦無序跋。不能知爲何年所

刊。寫本則僅存古詩首卷、及五七律兩卷。而餘皆無有。察其行款。蓋倣原刻本影抄。以備藏燬。其後乃並寫本而失之者也。以是益知余之所得實爲先生手訂原刻。爰亟謀壽之梨棗。而以原本歸漢亭。俾其子孫永寶焉。然以奉於講座。卒卒未遑也。會夏假明屆。乃携先生新舊雜著。獨走西山僧寺中。展卷吟哦。都忘昏曉。時若與貽東禪老。歡然抵掌於淸泉茂樹間者。於是披卻導窾。尋繹至彌月。而屬草粗就。是秋挾以南遊。復由武進孟蒓孫森、淮陰吳溫叟涑。爲之商榷訂正。體例益以完密。遂並其詩文全集匯刊焉。剞劂既竟。爲誌其緣起如此。

國性文編序

人羣聚合。其動於天性之自然。而有莫知其所由然者乎。人與人相接。而往來交際之道興。人與人相續。而長幼尊卑之序起。其始不越乎夫婦父子昆弟之間。推而遠之。以至於朋友之交。則由親而疎。而群道遂以大光。初不必有人焉爲之發皇號召。而預嚴其規約也。要其相需相助。纏綿固結而不廢。其中道渙絕者。亦恃此能群之天性使然也。自人事日蕃。始由主從之分。而生君臣之義。權勢所積。名位懸焉。故曰、君臣以人合。明乎其非天性所固有也。是故君臣之名可廢。而夫婦父子昆弟朋友之誼無可廢也。海通以還。治化日新。中國數千年之君主政體。遂亦改進而爲民主。偏激之徒。不悟此所改革。乃所以循乎天性之本始也。轉欲舉人群之相需相助。以蘄致乎世運之大同者而並廢之。嗚呼、人群之進化亦多術矣。星塵以外。曠刧以往。彼其所爲聯屬群倫。以自成其社會者。誠不知其何若。而抑非吾人今日之智所豫

識者歟。而處乎今日。求其所以合群之道。要不能舉婦夫父子昆弟朋友之倫而廢之。廢之則其群將渙。而乾坤或幾乎息矣。吾友鄧子文如者。習於歐文。兼嫻國故。其於世界興衰治亂之原。與夫民族升降隆污之會。夫固已極深研幾。探其奧賾矣。嘗患世之篤故者。旣狃於三綱之舊說。而莫會其通。鶩新者又激於一往之頹波。而莫知所屬也。乃上溯周秦。下逮晚近。網羅百家。擷其精要。滙爲一編。蓋數千年來所爲有關於世道人心之文。盡在是矣。學者卽是以尋繹之。庶有以涵養其德性。而慈祥愷惻之情。自發於天而油然不能自已。則是編之有裨於人群也。其沾溉豈有涯哉。

中國地理沿革圖序

昔者、余嘗東遊齊魯。登泰山矣。泰山之南、有小山賁然。驅車過之。漫不省其何屬也。既抵逆旅。乃亟訪往古遺蹟可供憑弔者。主人則指謂余、若者爲蒿里。史言漢武帝幸泰山、禪蒿里者。即此是也。若者爲社首。周之成王、唐之高宗、玄宗、宋之眞宗。皆嘗禪焉。就而視之。乃即適間之驅車經過者也。則怡然心開。而是賁然者。雖巉巖老木。亦俱改觀。於是循塗而往。爲之流連低徊不忍去者久之。亦自不知其所由然也。烏摩、同此山川。而觀念則異。夫亦以覽古興懷。固動於人類之天性。而有油然不能自已者在矣。丁戊之際。余以地理沿革史。教授於北京大學。其於疆宇分合。陵谷變遷。日鑽研於故紙之中。而每以繁重爲患。然諸生顧皆樂與鑽研。孜孜爲之不倦。蘇生甲榮。且至兼席來聽。尤若深嗜篤好。動於天性而不自知者。既畢講、乃出其所學。手自爲圖若干帙。考證異同。辨析微芒。殆爲晚近諸家所不逮。余嘉其用力之勤。而足

爲治史學者備梯航之助也。因本夙昔所經歷者書以貽之。且爲同學諸生告焉。紀元七年冬。

熊子眞心書序代

黃岡熊子眞者蓋績學篤行士也。丁戊之際、余創進德會於北京大學。熊子由遠道貽書贊助極聲應氣求之雅余固已知熊子之志行所在矣。已而復以其筆札所遺彙而錄之曰心書。郵寄相示。余開緘讀之。愈以知熊子之所得者至深且遠。而非時流之逐逐於物欲者比也。自改革以還。綱維既決。而神奸之竊弄政柄者。又復挾其利祿威刑之具、投人類之劣根性以煽誘之。於是乎廉恥道喪。而人禽遂幾於雜揉。昔者顧亭林先生、推原五胡之亂。歸獄於魏操之提奬汙行。而今乃什伯千萬其魏操焉。其流毒寧有窮期耶。嗚呼、履霜堅至。是眞人心世道之憂矣。今觀熊子之學、貫通百家。融會儒佛。其究也、乃欲以老氏淸淨寡欲之旨。養其至大至剛之氣。富哉言乎。遵斯道也以行。本淡泊明志之操。收寧靜致遠之效。庶幾橫流可挽。而大道亦無事他求矣。則吾與熊子所爲交資互勉相期以成進德之階梯者。其即以是編爲息壞

之誓言焉可也。紀元七年冬。

中國地學會新置會所記

維中華民國十有二年春。地學會始置會所於什刹後海北沿。爲屋二十間。寢堂庖湢書齋客室。因便區分。既又斥去其卑陋不適用者。改造前房三間。中分二院。後院爲會所。插架圖書。瑯嬛滿室。前院爲白祠。繚以周垣。地稍宏敞。祠之東爲土山。山上作小亭。而於後起屋三楹。槐柳蕭踈。間植花木。當春秋佳日。憑欄遠眺。則三海亭臺。西山煙樹。莫不盡態極妍。滉瀁於波光雲影之中。豈非讀書尙友之快境哉。且夫地學會之創。始於天津也。迄今十五稔矣。其時當宣統元年己酉。江安傅沅叔（增湘）提學直隸。寳山袁觀瀾（希濤）佐之。余適主持北洋高等女校。逾年同邑陶卓如（懋立）南通白雅雨（毓崑）亦先後至津。執教鞭於女校。余與雅雨又兼各校地理講席。爲斯學師資之難也。於是有結社講演之議。宣言既出。應者紛來。遂定期於八月十五日開大會舉職員。蒞會者自傅君袁君外。有傅觀察彤臣、蔡太守志賡、張校長伯苓。其他

各校教員學生凡百餘人。傳蔡諸公且倡捐經費。而地學會遂以成立。然職員中委身以任其事者。惟余與雅雨。至於文字撰述。一惟卓如是賴。三人者日夕聚謀。目營手揣。一若有重負之在身。而莫能或釋者。翌年正月。地學雜誌因以出版矣。顧發行明年。賠累甚鉅。余偕雅雨走京師。丐助於當道。得軍諮府五百金。既而直督陳小石夔龍。復捐助五百金。雅雨則撫髀大喜。謂吾會前途。發皇有望矣。無何革命軍興。四方騷動。校友星散。雜誌亦停刊。雅雨先已參與灤州軍事。余與卓如汪道秦皇島航海至滬。須之南京政府開幕。雅雨自灤州電請濟師。余急謁黃元帥克強。興 令煙臺海軍赴援。而灤事已壞。雅雨殉難古冶矣。痛哉。紀元初春。爲開追悼會於滬上。且議所以維持會事者。乃合詞請於教育部。蔡總長鶴廎。元培 批准立案。月補助二百金。泊南北統一。政府北移。吾會亦定居於國子監南學。蔡君仍長教育。得援案補助。是時共和新造。人心浮動。幾不知學問爲何事。吾會棲止雖定。然雅雨死、卓如謀食他

方。余獨以代議士撐持其間。僅一年餘。而袁氏謀逆。畏忌黨會。當局承意旨而甚焉。迫還會所。並停止補助金。農商部總長張嗇公（謇）聞而惜之。商諸教部。分任補助。遂得賡續不廢。然會屋卒不可得。自此遂遷賃民房。不常厥居矣。編輯諸君。卓如後爲白眉初。（月海）章厥生、（嶔）劉敬寬、（仲仁）黃介之、蕭作賓、（鳴籟）最近是次藩、（其儀）任編纂。姚存吾、（士鰲）以撰述助之。十數年間。入地屢易。中遭洪憲之變。復辟之亂。余既以護法奔走頻年。未遑兼顧。然一編風行。終以不墜。其所賴以隨事匡扶者。殆難縷指。而若英斂之（華）史賡言、（延照）王嶧山、（桐齡）黃稷承、（篤濂）顧石城、（琅）蘇少衡、（莘）夏頌來、（清貽）陳伯弢、（漢章）王瀣齋、（丙[illegible]）姚孟壎、（明輝）李翼唐、（宏肩）羅膺中、（庸）諸君。皆後先疏附。時時策厲。其進行者也。夫豈一手一足之烈哉。當戊午己未之際。中交銀行停兌紙幣低落。受損頗巨。幸其時掌教育者爲傅袁兩君。乃特撥三百金以濟之。庚申秋。復得國務院月助二百金。因而稍稍振厲。至辛酉冬。則國事阢隉益甚。部款院款同時

告匱。乞援諸方。迄無一人應者。余亦意志頹喪。乃亟謀所以償夙負。清手續者。私擬宣告消滅。即在旦暮間矣。先是地學雜誌之初發刊也。體例謹嚴。文章務求典雅。其銷行雖遠。而收入之數。乃不逮千百之一二。故終日皇皇。惟仰給補助以自活。至是姚君乃建言參用語文。旁加符號。以迎合新潮流。庶幾銷售日多。財政或可以自立。並矢願純盡義務。以專責成。余立從其說。舉全權悉以委之。姚君旣銳志經營。越數月銷數果稍增進。然出入相懸猶甚也。未幾姚君又以遊學歐洲去矣。幸而是年夏法統重光。舊學同儕。雲集都下。相與鼓吹募集。益以雅雨所遺。存吾所省。積貲約三千金。自是地學會乃得有固定之基。而今年初夏。遂與諸同人捆載而入矣。夫以研究學術之機關。苟得祇桓精舍。以與海內同志朝夕講貫於其間。斯固名山大業。不朽盛事也。而余則已老而厭事。惟日冥心於梵書禪悅中矣。回視山河大地。且無異空華。斯會存廢。亦何所容心。然旣篳路藍縷。積胼胝之力以成之。則門庭施設。尤賴

付託得人。所望後之主斯席者。勿據爲私產。勿視爲傳舍。允倣十方叢林之制。擇賢而授。使燈燈相續。永傳於無極焉。庶乎發揮光大。漸進而與列邦諸學會較短挈長。迭主齊盟於壇坫間也。是則中國學者。人人所當引爲己責者歟。

南園叢稿目錄

卷八

南園文存

書莊其仁之獄

近五十年中國之水利

導言　二　近五十年來滿洲之水利

三　近五十年來中國北部之水利　四　中國中部近五十年來之水利

五　中國南部近五十年之水利

南園文存

泗陽張相文蔚西著
男星烺亮塵校

重修族譜序。

夫緯武經文、垂勳名於白簡。春風夏雨、普和惠於黃封。此固大丈夫得志於時者之所爲哉。 淪落單寒。摩挲鉛槧。早年獻賦、徒吟感遇之詩。終歲傭書、還作義田之記。而要以人本乎祖、物本乎天。范宣世祿之家、不忘劉累。姬姓生民之祀、且及姜嫄。蓋飲水思源、履霜興感、由來尙矣。溯夫莁弧始造、支泒從分。廿五子系、衍軒皇十四望。說詳應劭。周京孝友、光增吉甫之筵。漢代王侯、輝映孟堅之表。世推望族、代有聞人。然遠不可稽、亦缺而弗紀。維予 太祖官桃之日、屬明武宗建極之年。任寄指揮、仍

守素書之略。職司兵馬、重躋絳縣之班。耕讀相承、子孫永保。迄今蓋三四百年矣。奕葉蟬聯、勿替雲礽之緒。殘編蠹蝕、不勤譜牒之修。甚非所以篤宗支、敦古誼也。乃聚族而謀之。屬草稾付棗梨。鋟板存留傳爲世寶。捐金輸助、賴有同心。雖集腋以成裘、究衆擎之易舉。爲昭爲穆、固璧合而珠聯。大宗小宗、亦條分而縷析。庶使益徵開卷、且將志切承先。和樂且耽、共篤常華之誼。本根是庇、欣賡葛藟之章。晉籍談忘祖、蒙譏。吾知免矣。孔思晦合宗重刻、豈徒然哉。雖然、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父而生子、旋見子又生孫。戶紀添丁、同玆生聚。編垂令甲、尤待纂修。銅柱功高、馬隆猶能繼武。金陀書著、岳珂即以彰先。瞻前顧後、獨無動於中乎。瞻族亢宗、是所望於來者。用以不可預謀之事、告之不知誰何之人。

時

皇清光緒二十年、歲在閼逢敦牂、涂月。十五世孫相文謹撰。

江北師範學校章程敘言

濒淮兩岸多重鎮。每中原有事。輒爲干戈戎馬之場。自彭城、預宿、南逮淮陰、廣陵。西襟陳蔡。北負朐山。從古憑江河以立國者。必併命于此數地。以爲盛衰強弱。而其民俗亦習于戰鬬。高掌遠蹠。能兼綜南北之長以利用之。故倜儻非常之士。因緣際會。乘風雲而奮羽翰者。彪炳史書。前後相望也。地理家言淮水流域。爲中邦之日耳曼。良非虛語矣。然自交通之局。易內河而外海。文明輸灌。視潮痕之漲落爲消長。江北數屬。雖與吳會同隸一行省。而長淮之故道既湮。運河中貫。又見奪于飛行之輪舶。以是人文彫敝。士氣不揚。外人且挾其方張之燄。以乘間抵隙而來。德管膠澳。英踞長江。于是乎南北夾持。淮甸之局勢愈危。而其關係亦愈重。朝廷南顧憂勤。政議三變。乃特簡項城侍郎劉公。坐治清江。爲南北聲援。明詔文武悉聽節制。視他省之提督爲異數。蓋亦以嚴疆鎖鑰。非公不可也。公既受命。則嚴警察。練新軍。旌旗變色。壁

壘改觀。凡百庶政。亦既若網在綱。燦然具舉矣。而公終以爲教育者庶政之樞紐也。教育不興。則民智不開。雖徵兵大政。且惶惑于愚無知之訛言。而自强之根本。將終不可立。乃籌集鉅資。創設師範專科。徐爲教育普及之計。而舊有之高等學堂。亦整理而擴張之。規畫既定。猥以校務命文襄理。文竊自念濫竽各學校。且及十載。而資性魯鈍。學淺而疎。大懼無以副地方長官之望。重爲吾鄉父老羞也。乃謹遵定章。參酌改訂。爲本校章程若干條。俾來學之士。有所遵守焉。嗚呼、學校者、陶鑄國民之製造場也。泰西諸國。以商戰、以工戰、以兵戰。而實則以學術之高下。爭領土于腦海、決勝算于神樞。不觀昔之普魯士乎。承累敗之餘。卒能挫奧摧法。成統一德意志之宏圖。泊乎策勳飲至。而將軍毛奇。乃獨歸功于小學校之教師。斯其故可思也。夫以中國今日之積弱不振。固無以異于曩時之普魯士。劉公兼資文武。明恥教戰。尤注重學校。改良教育。以造就完全國民之資格。爲競爭强國之基礎。則所以期于後進者

至爲遠大。而吾鄉于地理歷史上。又實占有優勝之位置。是我國前途之希望。恃學術以爲戰勝者。更不可以不勉。惟願我枌榆子弟之遊學于斯校者。爭自磨厲。蔚爲通材。庶乎中邦日耳曼之聲譽。焜耀寰區。無俾條頓民族。得以專美于彼土也。斯不負劉公設學之盛心。而文所以延頸企踵以望者矣。光緒丙午孟春。

粵西瑣談

光緒乙巳秋、橐筆羊城。與龎君廣鵬者相友善。過從頗數。龎君生長粵西。偉貌善談論。從詢其風土人情、因拉雜書之、以廣異聞、亦探風者所不廢也。

自柳慶以西土司繁夥。與流官雜錯而居。然土司奉上官惟謹、而對於土民、則頗多暴横、且箝制之不許讀書應試。故土民之渴望改流、殆猶大旱之望雲霓也。

土司皆漢族。山東人尤占十之七八。詢其世系、大都狄青南征時留鎭土人者也。然所轄土人、亦皆漢族之流民、蓋自漢唐以後、漢族弸張、擯斥苗猺、據其土地而有之。

久之而流民中之雄傑者、因便乘利、遂以君長一方。正與三代以前封建之諸侯相同。無從考其所由來也。

憑祥土州土官李姓。轄地縱橫約八十里。地味膏腴多稻田。香粳尤佳。又產八角、可製油。爲土產之大宗。州治無城。然市面頗繁。南距龍州僅九十里。安南人多入而互市者。

粤西苗猺最多。皆居岩洞之中。椎結粗衣、不知有絲屬。圩尊土盌、不知有瓷器。猶上古遺風也。其婦女之端莊美麗者、亦間有之。然不與漢人通婚嫁。食用之物、具足自備。惟不產食鹽。漢人與之交易多致奇富者。

苗洞中土田肥美。所產白米色味俱佳。又富於木材。漢民挾貲往販、役苗民運之、乘流而下、木排連亘、長及數里。梗楠杞梓、不足爲奇也。黃芩尤巨、有大如鵝卵者。

柳慶兩府之間、大山盤礡、號四十八洞、苗猺之窟宅也。每一洞中聚族輒千百人。各

戴其族豪爲酋長。酋長所轄、大者數洞、連亘至數百里之遙。山深箐密、外人所不悉也。第自潯州之大黃江西北、至武宣縣之境、已有酋長七人矣。

酋長自轄其種人、別爲一團體、與漢官眇不相屬也。亦無期會納稅之義務。

酋長之法令極嚴。犯則殺之、無倖免者。故鼠竊狗偷爲洞中所絕無。器物牲畜、皆隨宜放置。殆有路不拾遺、夜不閉戶之風焉。

酋長喜與漢人之紳富往來。有詣洞造訪者、率以猪牛相奉。其牲畜彌漫山谷間、不可以數計也。凡種人之產、皆酋長之產也。故酋長最富。而種人之性、又最忠順。與漢人交易之金銀、亦分而獻之。酋長則刳大木藏於其中。積之既多、常有爲山水冲激漂流至於洞外者。

酋長頗知書。間有薙髮作近世裝者。則亦知重科名。某鄉士人鄉試獲售。酋長往賀。士人指冠頂、詭言欲市之。酋長大喜、出重資售之而去。遂冠頂出入、用以炫耀其種

人其愚不可及也。

粵西政治腐敗。近年以來、賊氛徧地。民幾無以自存。紳富之與酋長有連者、往往就而乞援。酋長則率其種人、悉力爲之捍禦。惟欲避居其洞內、必嚴詞拒之曰、救災恤難。吾所勇爲也。若混我則不可、以此見其於種族之界、辨之固甚嚴也。

祀先之禮、苗人所最重也。岩洞中時有崇宏壯麗榜爲盤古廟者。中祀盤古、而天皇、地皇、人皇、皆以次附祀焉、武宣境內亦有之。每屆六月初二、相傳爲盤古生日。遠近數百里間、凡漢人、苗人、莊人、無男婦老少、莫不奔走偕來。奉祀惟虔。而廟內岩泉是日亦必應期流出。歷驗不爽。可謂奇矣。或言盤古即槃弧之轉。本爲苗人之祖、其信然乎。

莊人不知所自始。或以爲來自雲南、而其人則自以爲土著也。惟不居岩洞。常與漢人往來、其語言又與苗猺不同。有勸之學操漢音者、則正色曰、吾不忍棄祖宗之言

而學他人之語也。此亦所謂保存國粹者歟。

辛亥冬上南京政府黃元帥輿論規取河北書

竊觀袁世凱手握大權。兼擁重兵。私黨固結。盤踞於燕薊齊豫諸省。又乘議和之際。力攻秦晉。以厚其勢。此其爲謀至狡。而其鋒未易可當。且北地苦寒。民習強頑。當此隆冬冰雪。誠非南軍所能堪。然時機迫促。鄰敵伺隙而動。又未便久與相持。是誠當以計取。而不可以力爭也。計取若何。亦惟示以形勢。利用吾萬衆傾向之人心而已。夫武昌者、四達之衝。祇宜堅守。浪戰無益。即戰而能勝。猶有三關黃河以爲之盾。彼庸多矣。故不如堅守以綴其師。且自金陵既下。戰爭之局。已由京漢而移之津浦。我能利用津浦一線。則可以北收山東。西取河南。而徐州實爲之樞紐。倘敵據徐州。則兩淮處處可危。廬鳳淮陽。同時告警。而江南亦不可保。古所謂守江不如守淮者此也。爲今之計。宜厚集兵力。先取徐州。以據中原之要害。一軍駐臨淮。以爲之聲援。一

軍由海道北上。襲山海關而守之。則京奉之道不通。而西伯利亞密輸之軍火可絕。即以北上之海軍戰艦。游弋於黃海渤海之間。實行封鎖政策。以杜大沽青島之輸送。由是敵之接濟窮而兵力分。燕趙齊魯之士。必有奮起而為吾內應者。而要當先遣間使以聯屬之。與之約期並舉。使隨所在而毀其鐵道。斷其電線。斫其牧令。使滿洲政府、一切內政外交諸劇務。皆河決魚爛而莫可收拾。而吾南北三軍。乃相機進取。臨淮一軍趨陳許。據鄭州以斷其武漢歸路。徐州一軍攻濟南。與山海關之師、會於天津。以搤其吭。更通道秦晉、使各出奇兵以拊其臂。審如是。則智不及謀。勇不及施。世凱雖狡。亦將窮於運用。不出旬日。而北京可舉。大局可定矣。鄙人久遊北土。頗識其賢豪長者。自武漢事起。即已暗結團體。待時而發。祇以勢孤力弱。遂歸失敗。然人心喁喁。引領義師未已也。用敢竭忱上言。倘蒙採擇。俾以北道主人自効。則執策先驅。固所甚願爾。

閻古古全集序

傳曰、國於天地。必有與立。匪以謂士馬之雄。甲兵之利。與夫城郭山川之險固也。扶植彝倫。綱維萬世。要恃乎志士仁人之用心而已。夫華夏之開國也遠矣。其初四周皆蠻夷也。而控弦之衆。伺風南下。患嘗中於切膚。寖淫至宋明之季。戎馬生郊。夏統竟以中絕矣。然忠義奮發。前後相繼。而故物卒賴以光復焉。至今世界大通。乃得以聲明文物卓然自立於天地之間。謂非志士仁人之血性爲之哉。如泗上古閻先生者、志節皎然。在宋明諸遺民中。尤足以廉頑立懦。可泣可歌。誠所謂種得之而貴。國得之而昌者也。夫以先生之境地言之。不過一罷公車之孝廉耳。家世儒素。姓名不掛朝籍。固不足比於疊山。參史公軍事。僅及旬日。而情疎意隔。一籌莫用。並不足比於皋羽。斯即晦迹空山。蕭然物外。其節概不已高乎。顧以義憤所激。死生以之。卒至毀家結客。亡命四方。迹其奔走國事。盡瘁流離。有似梨洲。託迹方外。任俠恢奇。有

似青主。洎乎計無復之。乃以浪遊終老。而行蹤所至。倒屣爭迎。又似亭林。然此數君子者。艱貞蒙難。著述斐然。身沒之後。其書滿家。而先生則著述雖多。徒以語觸時忌。盡付銷沈。向所流傳於世者。僅得見其詩文數帙。又復數經刪削。事蹟俱亡。一二傳後。雖其子孫、亦莫能言其眞相。滋益可慨也。然觀於清代文字罹禍之慘。又不能不重爲先生幸焉。當康熙之初。如吳潘史難。啓禎詩變。先生固親見之。及其沒也。雍乾兩朝。吹求益烈。嚴旨搜查。至二十四次。綜計焚書。至一萬三千八百餘部。坐藏匿牽連誅滅者。殆不可勝數。而戴南山、呂晚村等。且因是以赤族戮尸矣。今就當時上諭中、所指爲罪大惡極、死有餘辜者。比而觀之。而其深切著明、淋漓沈痛、固猶不逮先生集中之萬一焉。則是集之久經埋沒。乃復發見於漢道重光之日。豈非天哉。豈非天哉。昔者、秦燔諸子百家。而於諸侯史記尤甚。爲其有所刺譏也。司馬公固嘗太息言之矣。抑又考之、秦之焚書也。當始皇三十四年。越三年而始皇崩。山東兵起。勢已

不行。至漢初弛禁。而武帝且下詔訪求。以故伏生所授、魯壁所藏、皆得以次傳播於人間。而於三代之遺文無害也。清自雍乾焚書而後、以迄民國之興、曠隔乃至百餘年之久。風雨蠹蝕而外、兵火摧殘。又無歲無之。以致事實顚倒。黑白混淆。遂蠢愚之魏收陳壽之書。而莫可糾正。斯亦中原文獻之羞矣。嗚呼、後之君子。有欲考見於明清之際。以續成華夏之正史者乎。其亦賴有是集之存。而不能與風雲月露之辭等量而齊觀也歟。紀元八年秋、泗陽張相文慰西序。

民國第一次修泗陽縣志敍。

邑志之失修將二百年矣。庚申辛酉之交、余再返里。與邦人諸友上下論列、慨然於文獻之就湮。謀所以纂輯之。僉曰、善哉。顧蒐集材料匪易。則仿近世書報社先例。廣告徵文。每千字酬銀若干。惟以文簡事賅爲準。其先輩著作或存稿或刊本、則以原書爲上。若夫學術、事功、義烈、貞孝、傳誦人口、信而有徵者、則以確考年時。詳敍事實

爲先。需之又久。材料頗集。僉曰、是可以從事編輯矣。又爲詳訂體例擬具編輯大意。取通史之法、較諸家之長。別爲圖、表、志、傳、四綱。使文以義起、事以類從。得三數通敏之才、相與條貫綴屬。其成書也日月可冀。乃又不然。余既遠客京師。不能躬親局務。其諸在籍文士、與志事有關者、或舍業而嬉、或鶩名而廢。歘則虛糜、歲亦屢易。而殺青終於無望。嗚呼、是亦余之過也。癸甲之際、老友王君慰亭、陶君卓如、先後歸里。懲余之往轍、能言而不能行也。則坐守局中、專心致志。目無他營者凡七閱月。選聘人材、調查檔案、及與官廳交涉、籌措經費、一切事務王君主之。至於編輯、雖有唐君香九、蔣君星府、胡君雲卿、張君紫藩、陳君啓人、諸君子分門擔任、而選材運匠、鴻篇鉅製、一切文稿、陶君主之。蓋非王君無以理其繁。非陶君無以集其成也。是役也、刻期短而成功速者、則二人之力居多。既脫稾、陶君復挈之至京師。就商於余。余讀既終篇、仍無以異於前定之義例。而搜採閎富、考證明碻、有出余意料所不及者。雖其中

微有商榷、而大體弗能更易則信乎凡事需人而後成也。雖然、談何容易哉。吾人生乎百數十年之後、而欲紀述百數十年以前之政治、風俗、嘉言、懿行、耳目既有所不接、加以滄桑變易、文史無徵。其得之所見、所聞、所傳聞者言人人殊。折衷鮮據、間有鄰邑志乘、私家紀載、東鱗西爪、亦僅存仟伯之什一、脫漏爲多。然則是書之成、焉敢云毫髮無憾。乃或憚而不爲、再閱數十年百年、並此見聞異辭、而亦失之。更何從載筆。而諸君子毅然決然爲之、固已置知我罪我於度外、余尤望後有作者補其闕而正其謬。則亦諸君子所拜禱而祈者也。而又何憾焉。

中華民國十四年、夏五、邑人張相文謹敍。

戲作討某令檄文

藍袍大王、布告諸同盟。蓋聞守土之官、職嚴掌管。牧民之吏、道在求鄒。撫字心勞、陽道州自署下考。萑苻風靖、龔渤海可謂好官。三尺森嚴、固不可徇情而枉法。千人指

目又豈容倚勢而作威。知縣某猥鄙庸流。貪饕下吏。觀其行事人面而有獸心。論其出身錢神原是庶主。其父某術工居積。變無賴而富翁。性善鑽營。由平民而方伯。有私璽斷。又使子弟爲卿。貽玷縉紳。已爲御史劾罷。某復不知警戒。妄作聰明。履任未及半年。殺人已過千數。聞呼號之慘。嬉笑如常。噴血肉之腥。唐堂作態。良民與莠民俱死。有供與無供同科。屠伯之威。伊可畏也。蒼鷹之酷。未能過之。朝廷以備禦海氛。勸民輸助。無許抑勒。大府之示何嚴。久困催科。下戶之家何有。某乃不擇肥瘠。只較錙銖。寬大之朝。忍行搜括之政。耕鑿之產。頓成籍沒之資。遂令鳴鼓而攻。馬廠圩田家告警。揭竿而起。牛頭會陳姓稱魁。猶矜彈壓之能。幾釀非常之變。□□□本屬係行商。實非强盜。未見蹊田之奪。竟蹈邑人之災。一炬灰飛。阿房宮可憐焦土。八家波及。池仲魚貽害城門。不圖李代桃僵。誰信張冠李戴。且婦言是用。女謁紛來。胭脂虎之聲。聞而色變。紅粉狼之毒。言之心傷。關節大通。伏武弁□□□爲羽翼。苞苴競進。

倚戶書口口口爲腹心。傾東海之波。不能洗其穢迹。罄南山之竹。不足書其罪名。覆載內豈有此妖魔。衣冠中烏容此鬼蜮哉。本大王憐念衆生。奮揚威武。用樹文壇之旗鼓。先磨藝苑之戈矛。管子棬生。同參幕府。龍賓虎僕。共效馳驅。奏南征之功。杜元凱腹藏武庫。寒西賊之膽。范希文胸有甲兵。計出六奇。陸海潘江之不竭。粟支十載。曹倉孔壁章儲蠹爾。逆何足滅乎。公等或才高八斗。或坐擁百城。久切同仇。豈堪坐視。終子雲請纓繫越。彼何人哉。班定遠投筆封侯。此其時矣。倘其聞鷄起舞。急整童子之軍。愼無首鼠兩端。不脫腐儒之氣。庶幾師出有仁人之號。兵行有君子之稱。共建殊勳。同膺懋賞。其有得首者。晉爵通侯。錫以中山之地。若夫助逆黨。自首來歸者。勿有所問。檄到如律令。

錢江傳

錢江字東平。浙江歸安人也。負才使氣。跅弛不羈。有俯視一切之概。故無鄉曲譽。薄

遊廣東。亦落落寡所合。會林則徐總督兩廣。延入幕。甚器重之。林以禁烟被謫。江留居廣州。時英人要索甚奢。耆善一意主撫。江集衆明倫堂。鼓厲紳民。聯合上下以拒敵。力攻和議之非。知縣梁星源捕而訊之。江詞氣慷慨。不少屈。官愈惡之。坐以法遣新疆。既抵戍所。自將軍以下。皆重其名。折節與交。江口若懸河。議論激昂。由是人皆推服之。尊爲上客。未幾遇赦。歸復遊京師。出其縱橫捭闔之說。名動公卿。閒或勸以仕。不應。久之。聞洪楊倡義。已破武昌。江大喜曰。此吾雖處囊中脫穎而出之時也。遂乘薄笨車出都。潛行達武昌。先以書抵秀全曰。大王起事之初。弃髮易服。欲變中國二百年來索虜之俗。志謀遠大。創業非常。其不以武昌爲止足之境明矣。今日之舉。有進無退。區區武昌。守亦亡、不守亦亡。與其坐而待亡。孰若進而冀其不亡。不乘此時。爲破釜沉舟之計。長驅北上。徒苟且目前。懈怠軍心。誠無謂也。淸初吳三桂舉兵之時。不數月而南六省皆陷。地廣衆附。自帝稱雄。可謂驟矣。然遣將四出。不越湖南

一步。拾攘十數年。終抵滅亡。前車可鑒也。或謂武昌依阻江湖。襟帶沅湘。扼險自固。然後間道出奇。以一軍出鄖陽。攻潼關。趨陜西。擾彼關內外地。以一軍出荊州。攻夔慶趨成都。先取四川爲基業。不知秦隴四塞。地錯邊鄙。人悍物嗇。糧食維艱。且重關疊隘。縱我攻必克。大費兵力。勞而莫必固。宜後悔。得不償失。盡棄前功。況削其肢爪。究不如洞其腹心之爲愈也。至四川小局。昔日已形。在蜀漢當日。先以諸葛之能。繼以姜維之勇。六出九伐。不得中原寸土。且江南水邦。賴吳據之以爲唇齒。聯絡應援。尚難得志。況今日哉。天下財賦。大半萃於東南。當此逐鹿于寧謐之中。而將以一隅敵天下。江決其無能爲也。以江愚昧。不若舍西而東。金陵建業。古帝王建都之所。鳳泗汴梁。眞人龍起之方。江謂宜先取江寧。以裕軍餉。繼取汴梁。以爲犄角。終趨濟南。以圖進取。扼齊魯之運河。可以坐困通倉之食。截南北之郵傳。可以牽制勤王之師。然後約我老萬。以攻粲厦。檄我舟山。以攻溫處。所過則秋毫無犯。所至則招納賢能。

而民有不完髮易服簞食壺漿以迎者。江表之信也。俟南京底定。招集流氓。秣厲兵馬。扼衆南堵。揮軍北上。左出則趨江北以進戰。急則可調淮揚之兵以繼之。右出則扼黃河以拒敵。急則可調開歸之軍以應之。南陽汝寧。則發一軍以突其西。略取河內州縣。乘勝入晉。直抵燕冀。無反旆。杭嘉金衢。則發一軍以冲其東。應我沿海舟師。相機定浙。伺閒窺閩。無輕舉。兵不止于一路。計必出於萬全。內固江南之根本。外安新造之人民。修我政理。宏我規模。則西而秦蜀。南而滇粵。可傳檄而定。此千古一時也。秀全覽而善之。用其計。沿江東下。遂定南京。以江爲大司馬。帮理軍民事務。時梁星源罷官居南京。江搜殺之。分其尸。已而向榮率清軍會攻南京。洪軍挫敗。退入城。議次日再決死戰。江止之曰。彼既得勝。銳氣方盛。難與爭鋒。不若調齊各軍。堅守瓜浦。一面傳令同志。以擾閩浙江鄂。我軍糗糧充足。清軍饋運維艱。我養精蓄銳。以逸待勞。以飽待飢。俟至秋高氣爽。然後決戰。則清軍可盡殲也。秀全以爲然。清軍屯堅

城下。久皆無功。而太平軍縱橫四出矣。居久之、楊韋變起。石達開率衆西走、士氣日以頹喪。江知太平無成。潛自渡江投雷以誠。雷故副都御史。辦理糧台。開府邵伯埭。江懷刺上謁。歷言用兵理財諸法。雷大悅之。當是時江北屯兵數萬。儲胥甚急。雷以轉餉爲職。而各省協餉不至。空手不名一錢。仰屋焦愁。半籌莫展。江爲畫策。疏請空白部照千百紙。以勸捐軍餉。隨時隨地。即行塡給。富人朝輸貨財。夕膺章服。歡聲載道。踴躍輸將。不旬日得餉十餘萬。又創立抽釐法。于行商坐賈中。視其買賣之數。每百文抽取一文。而小本經紀者免。居者設局。行者設卡。月會其數。以濟軍需。不期月又得餉數十萬。資用既裕。兵氣以揚。江上諸帥。倚雷爲金城。而雷亦視江如左右手。當是時江之名聞天下。然禍端亦由此起。江自恃其才。驕慢日甚。玩同幕于股掌。視諸官如奴隸。咄嗟呼叱。無所顧忌。于是上下交惡。潛言日至。雷亦寖疏之。江愈怒。常面斥雷。雷積忿日久。第欽其才。姑含容之。一日會飲。行營持議觝牾。江使酒謾罵。雷

大怒叱左右爲我殺之。縣知事張翼國者少年負氣數爲江所輕慢。銜之。聞雷言掣劍前。急牽江出斬之。杯酒未寒。而江頭已獻座下矣。後雷以他罪褫職。流寓淸江浦、佛寺。頗悔前事。常誦經爲江懺度云。

民史氏曰余聞淸咸同間。吳越有二奇士。一錢江。一王韜。此二人之去就。者太平存亡所由係也。韜字紫詮。初名利賓。蘇州諸生。嘗上書忠王。具陳攻取策。大畧、勸太平與西人和。而借其勢以圖中原。謂西人遣使金陵。以各國貿易所在。請無攻上海。而太平不許。西人遂助滿淸城守。此大失策也。爲今之計。宜急許其不攻。而要令不得以軍火資濟淸軍。再遣舟船渡江分擾通泰裏下河完善之區。並于海道攔截商船。使不敢載運貨物。貿易不通。厘捐斷絕。淸軍乏餉。外人坐困。上海聚數百萬避難之人。無所得食。必且生變。而西人生理既絕。亦必俯首來求修好。然後督之使獻上海。策之上也。若一時不能與西人和。而欲先得上海。亦不必調集大兵。西商嗜利。近以

蘇浙二省避難人。麕聚滬地。遂于洋場廣開房屋。重收租息。初不問人之來歷也。宜遣精兵數千人。僞作難民。賃洋屋以居。地係洋場。滿官無從稽查。中夜一呼。應者四起。縱火焚燒。遇人斫殺。西人計惟登舟逃逸。而上海唾手得矣。上海既得。然後招回西人。厚待之。不攖其怒。而仍可爲用。策之次也。書上、忠王不省。同治元年二月、清軍克七堡。獲其書。閱之皆大驚。薛煥疏聞于朝。江南北大爲警備。至四月後。李鴻章督師來上海。倚爲根據。遂平蘇常。由忠王不用韜策也。由是觀之。韜之通達外情。殆所謂獨得風氣之先者耶。以忠王之賢明。延攬人才。遍于中外。獨于韜之言。漫不加察。轉使李鴻章輩。得以借資外力。顚覆太平。豈非天哉。韜雅善文詞。太平亡後。遂不復出。嘗以間遍遊歐美。晚年往來香港上海間。終以譯書自娛。覩錢江之傾側擾攘于兩國之間。既立法以病民。卒以自殺其身者。其爲人之賢不肖何如也。

金珠傳

金珠者、秦淮倡家女也。容色絕世。性慧黠知書。端方督兩江時、納之簉室。辛亥革命軍興、端方督師入蜀。金珠留京邸。袁世凱入爲總理大臣、聞金珠美。夜命部將范樂田篡取之。遂薦枕席。已而端方死於蜀道。世凱爲臨時總統。金珠端居公府、儼然貴嬪矣。元年夏、孫毓筠卸安徽都督任、世凱召之入京。毓筠字少侯。壽州世家子。性慷慨好施與。清季東遊日本。與孫黃等創立同盟會。毓筠被推爲庶務長。頗爲黨人所信任。既與其徒謀炸端方。事泄被錮金陵獄。妻郭氏服事左右。以憂鬱死。人咸稱其賢。毓筠抵京後、世凱知其不慊於民黨也。思假手以傾之。因與金珠密謀。數召毓筠讌語。佯示親愛如家人父子然。一日宴于內室。酒酣。倏聞環佩鏗鏘。數小鬟擁金珠過簾前。毓筠望之。羅綺風飄。薌澤光艷。驚爲天人。欲避席起。世凱挽之曰。少侯勿爾此吾義女也。年早及笄矣。以擇婿苛。久無所成。今以偶少侯何如。毓筠聞之。驚喜不覺前膝之屈也。越日遂盛飾金珠以歸之。然世凱猶時召入與私。毓筠亦暱金珠美。

發蹤指示、一切惟所欲爲。灤州女子周予儆者、天津女校學生也、以淫蕩被斥逐。謁毓筠哭訴之。金珠陽笑謂予儆。吾爲汝言於總統。資之出洋遊學。則此恥雪矣。然必先有以自效於總統。其事乃可爲也。予儆喜。大感謝。金珠退語毓筠。此奇貨可居也。遂假稱黃興私遣入京。謀刺當道。使予儆自首之。當是時宋案既起。天下洶洶。皆知其謀出於世凱。而趙秉鈞實爲從犯。上海檢察廳因牒傳趙出庭聽審。世凱既得予儆自首。亦嗾北京檢察廳牒傳黃興。冀以相抵制。用金珠之謀也。是時鎮軍都督林述慶與毓筠居比屋。偵知其謀。心不平。偶貽書爲友人言之。書爲檢查員所發。金珠傳世凱命。召述慶飲。酖之。其後倒國會、破約法、倡帝制、諸所倒行逆施。袁黨所不敢昌言者、毓筠毅然以身先之。皆金珠之爲也。世凱死、毓筠名列罪魁。挾金珠匿居天津。久之貧困、客死開封。

民史氏曰、憶癸卯（光緒二十九年）春、余遊壽春。與毓筠友善。見其疎財仗義、盡力公益、孜孜

惟恐不及。余因深敬其爲人也。乙巳、光緒三十一年復遇之暹上。家勢落矣。余因貧之東遊。自是奔走國事、至於身困囹圄而不悔。豈非豪傑有志之士哉。晚節不修、傭妿女子。遂致身敗名裂、爲世大戮。悲夫。

溫生才

溫生才廣東嘉應州人。少貧困。父母俱早喪。寄食外家。年十四爲人略賣荷蘭屬充刈烟草工。三年、轉販大霹靂。任錫礦役。暇輒習國文英語。亦漸能通大義。然時苦礦主苛虐。因乘間逃歸。隨人作僕隸。久之復棄去。投兵營。嘗隸馮子材部下。執旗牌役。終落拓無所遇。復往霹靂。爲怡保礦工首領。適因友人介紹。得從孫中山遊。始聞世界大勢。政治原理。益憤慨半生之困扼無聊者。有所由來也。於是恨滿人特甚。遂於庚戌春回香港。藉西人薦書。得爲九廣鐵路機匠。復賃小屋於粵城。時挾手鎗。伺將軍孚琦出入。謀斃之。孚琦者、清攝政王載澧之戚也。性浮夸。喜遊蕩。辛亥三、月十日。

法人演放飛艇於燕塘。粵人傾城往觀。孚琦與焉。既罷、呵殿回。生才自人叢中出手鎗猛擊之。中其頭部。衛兵皆駭散。輿夫亦委棄之逃。生才復放四彈。皆中要害。血涔涔倒輿中。足拖輿外而斃。生才乃棄鎗。從容緩步去。警卒尾隨之。繼乃鳴笛集衆捕之。生才揮之皆辟易。且謂之曰。汝輩欲升官無勞動武。我當隨汝往。遂就逮。張鳴岐命吏迭訊之。生才慷慨言我與孚琦無仇怨。第因滿人專政。害我同胞。故誓志剪除之。惜我無餘貲。若得百金作舟車費至北京。必可大遂吾志。訊至行刺時情狀。則眉飛色舞。兩手撫髀。若不勝其得意者。讞詞既具。十七日遇害。年四十二。

林冠慈

林冠慈、廣東歸善人也。家世業農。性純樸沉摯。少居鄉里。覩官吏殘暴狀。恨之切齒。嘗輟耕嘆曰。嗟夫、官之虐吾民久矣。不取其尤暴者手刃一二。非丈夫也。有頃遊都邑間。稍稍與黨人交。愈深明民族大義。又得聞俄羅斯虛無黨事。志氣益發揚。而實

行暗殺之心亦益決。顧利器一時無所得。欲購手鎗。又苦無資。偶得舊手鎗。喜而試之。以窳敗不能命中。怏喪無已。既而從某西教士遊。遂入基督教會爲信徒。西教士喜之。授以化學。因得硝强銀炸藥製法。仍以術未精。不能有所就。鬱鬱者久之。庚戌歲得介紹。乃投身於某暗殺團。團例、新進團員。不得與聞機密事。冠慈初入團爲候補員。勤愼執役。備歷艱苦。自請執行者數。諸團員咸信服之。辛亥三月廣州將軍孚琦被刺。冠慈聞之大喜欲狂。繼復頓足曰。吾蓄志十年。胡竟落他人後。自是益躍躍欲動。輒不能忍。居無何、團中宣告廣東水師提督李準死刑。限期執行。冠慈因得選爲執行員。既至香港。馮子明介之與陳敬岳協謀。敬岳僞設書攤於雙門底街道旁。以伺李準。閏六月十九日。偵知李準將入城。冠慈手茶羅。僞爲買書者。已而李準呵殿過。冠慈揭羅蓋。出彈橫擲之。傷李準手脅。碎輿而顚。衞兵掖之奔。冠慈屹立烟霧中。爲衞兵亂鎗所中。從役亦斃三人。傷二十二人。李準竄伏旁肆而免。初冠慈之入

廣州也。値革命軍初敗。城中詗察嚴甚。官吏每出。前後擁護。如臨大敵。冠慈日懷炸彈。出入其間。時或爲警兵所詰。卒應以機變不至敗露。粤俗遇令節。則奉偶巡遊。男女相嬉屬於道。是日李準亦出而縱觀。冠慈適遇之。然念彈一擲。途人且傷亡無算。良心不忍。遂禁而不發。其勇而能仁如此。冠慈家素貧。未嘗讀書。顧天性惇篤。事母至孝。方未行時。母以書促歸娶。冠慈既决死。不欲娶。又不忍明言以傷母心。乃復書託言往南洋貿易。冀有以緩之。瀕行、猶諄囑其同志。我死後、毋遽發表。使吾母悲也。冠慈殉義時。年二十有九。

陳敬岳

陳敬岳廣東嘉應州人。性行高潔沉摯、寡言笑、少嘗赴試。每以詞多激烈。觸時忌不售、癸卯南遊炎島。初設教于吉隆坡埠。生徒濟濟。訓誨有方。人稱爲海外杏壇。己酉、遊霹靂。復設教于打悶路口。且入同盟會。目擊華僑慘虐狀。每不禁太息痛恨。歌笑

無常、辛亥、三月二十九日之役既敗。而李準辦清鄉。殺戮無辜。雞犬無寧。敬岳聞之益悲痛。爲之廢寢食者數日。其友勸慰之。終忿激不能自持。四月間乃盡賣所有物。摒擋內渡。臨行時。作詩訣別。並留書一緘以見志。慷慨激昂。覽者以爲有易水悲歌之概焉。既抵香港。以粵中訊察嚴。所携炸彈。又爲關員所沒收。以是鬱鬱留月餘。資斧斷絕。乃馳函家中。詭言病困。擬賣田產爲湯藥費。家人不允。賴其友馮子明資助之。又得暗殺團指導。給以用器。乃偕林冠慈入粵城。僞爲乞丐。微隨李準。久不得當。閏六月十九日。偵知李準入城。敬岳僞設書攤于雙門底街側。冠慈携茶籮。僞爲買書者。李準既至。冠慈急揭籮蓋。出彈擲之。傷李準腰脅。敬岳手彈未及擲。爲衛兵所執。友某乘間逸。敬岳就訊時。慷慨自認。匿冠慈與友某不言。李準命李世桂囚之海珠寺。八月武昌革命軍興。廣東騷動。世桂懼生變。潛害敬岳。年四十四。光復後。粵人始獲其尸于猪頭山。乃與温生財、林冠慈、同葬于紅花岡。世稱爲紅花岡三烈士云。

民史氏曰、李準者蜀人也。爲人臃準睅目。短而肥重。望而知其非善類也。準初踞要津。握重兵。殘殺黨人。濫及無辜。數至不可勝計。亦曰爲君主驅除難耳。辛亥之秋、見淸勢既去。乃復與張鳴岐。先後來歸。棄故君如敝屣。既爲粤人所屏。乃丐胡漢民代白反正之功。不知其所以爲功者。正其所以爲罪也。二年春余遇準於京師。高冠革履。意氣揚揚。時自詡于衆曰。廣東光復。皆余力也。嗚呼、此眞不知人間有羞恥事者矣。

解散國民黨紀實

二年十一月四日、袁世凱下令解散國民黨。追繳議員徽章証書。內閣總理兼財政總長熊希齡、率外交總長孫寶琦、陸軍總長段祺瑞、海軍總長劉冠雄、內務總長朱啓鈐、司法總長梁啟超、交通總長周自齊、教育總長汪大燮、農林兼工商總長張謇副署焉。此數人者皆進步黨魁、當世所稱第一流人物也。然國民黨既去兩院議員

皆不及半數、國會遂倒、居無何袁倡總統制。熊內閣亦倒、閣員相繼去、於是進步黨之良者皆大愧悔。時時爲熊等辨解曰。熊初不肯副署。袁示以國民黨員謀亂書函。積之盈篋。不得已諾焉。又曰某閣員聞解散令、急赴公府諍之。然已無及。聞者皆目笑存之。知其非事實也。當是時司法總長梁啟超以倡保皇故、既與國民黨魁孫黃譬久不相容矣。國會開幕。又疾國民黨席之占多數也。數著論醜詆之。袁窺其隱。先餌啟超草解散令。令既具。袁秘之。熊等不知也。一日日暮、袁急發騎士數十人、駕汽車簇擁熊入。袁親降階笑迎。携熊手曰、今日偶暇、思與君小飲耳。酒數巡。袁亟言國民黨亂狀。不戢將不國。熊唯唯漫應之。既而袖中出解散令。命熊副署。熊自負清流。會與於戊戌變法之案、初入閣時、嘗大宴兩院議員於迎賓館。席間自起演說。以法治國爲施政大計。以是時人頗屬望熊。熊亦厚自望也。因詭詞遜謝。不肯捺印。撐持久之。袁忽微笑、顧左右呼曰。熊總理醉矣。汝輩善視之。於是左右羣挽熊起入旁室

中繞之熊纔中迴旋俯仰四顧。空空如也。惟南牖下置書案一。案端置書冊一。近視之。則清宮盜寶檔案也。惕恐幾不自持。方離案、倏聞鑰聲軋軋。室門闔然開矣。左右紛入挾熊出。且攜案冊肩隨之。既入袁室。則諸閣員皆在座。左右置冊座上。諸閣員微睨之。皆相顧汗下。無敢出聲者。袁手遞解散令熊前。字呼之曰。秉三今可副署否。熊駭懼。手指搖搖。急出小印捺之。諸閣員以次署名畢。袁指冊叱左右曰。是何物也。而可令人見。其速火之。乃復命酒。盡歡而散。越日而解散國民黨之令公佈矣。初熊之為熱河都統也、例得兼掌避暑山莊筦鑰。避暑山莊者、清帝塞外行宮也。建於康熙中。閎壯過京師三海。其後諸帝復時輦內府實藏以實之。凡三代鼎彝、秦漢金石、晉唐眞蹟、宋元碑版、以及珠玉玩好、服飾器用之屬、紫軸黃封、陳積充牣、不可以數窮也。熊乃恣意褰取之。細載入都。間出以餽諸閣員。且潛結廠肆賈人、設博古齋以市其餘焉。獲貲亦至鉅萬。故都統滿人誠勳聞之。密言於袁。袁意久欲相徐世昌。而碍

於國會之不同意也。姑先提熊以度之。至是乃大喜。因嗾京中報紙力訐之。且諭許士英曰。予與汝皆清臣也。宗器不保。死何面目見先帝。汝其嚴辦之。無稍徇隱。士英偵查久之。盡得其實。而於熊之盜情及諸閣員所得贓數。曲折羅列。莫不中其要害。故袁得借以脅之。借亂不道之行。蓋自此始也。

宋教仁傳

宋教仁、字遯初。湖南桃源人也。因自號桃源漁父。生十二歲而孤。家貧、無以供束修。然教仁天資俊偉。能自刻苦。好學深思。未弱冠已有聲三楚間。甲辰秋、與黃興劉揆一諸人。創立華興會。為革命始基。復與胡瑛立機關於湖北。佯曰科學補習所。約期起兵。事敗亡命日本。留學宏文學校。旋入早稻田大學。乙巳刊行雜誌曰二十世紀之支那。鼓吹革命之說。夏、孫中山自歐洲至日本。聯合同志。組織同盟會。教仁與焉。即以所刊雜誌。歸為同盟會機關。嗣為日政府所禁。乃改為民報。以教仁總理之。丙

午、黃興赴安南謀舉事。推教仁長庶務。掌同盟機關。教仁私計同人專謀南方。非萬全策也。乃偕白逾桓、吳崑、及日人末永節赴東三省。立遼東支部。謀聯馬賊據奉天。與南中響應。洎招兵鹹廠事露。逾桓被捕。教仁乃復回東京。仍參預同盟會機密。得間則研究法政經濟諸科。爲將來建設準備。兼精輿地掌故。時適間島交涉起。淸外部以不明地理。爲外人所持。教仁乃搜求遺史。根據地望事實。著間島問題一書。書成。日人欲售之。教仁不可。北洋大臣袁世凱聞而善之。招之歸。不應。轉以書付袁。請外部據以交涉。遂得不敗。袁器教仁甚。電駐使酬以二千金。堅不受。駐使固强之。乃以振諸留東之困乏者。語人曰。吾特爲中國爭此一塊土耳。豈欲以博多金哉。以是人愈賢之。織美洲同盟會大同日報、及南洋各機關報。均敦其主持。教仁以東京事繁。婉謝之。秋、黃興起欽州。丁未、復起河口。皆無功。教仁則爲全局之布置。擴張黨勢。聯絡軍隊。內而各省。外而美洲南洋。無不遍設機關。而大舉之勢成矣。至戊申民報

被封。勢一挫。因是連年無舉動。庚戌春、正月、廣州之師。又敗。趙聲等俱赴東京。已而復回香港。同盟會本部、計畫愈散漫。譚人鳳、李肇甫、居正、張懋龍等同詣教仁議整頓。教仁備舉革命方畧。謂發難宜居中、不宜偏僻。戰期宜縮短、不宜延長。戰區宜縮小、不宜擴大。審時度勢。動合機宜。衆皆韙之。譚人鳳赴香港會趙聲、黃興。語以教仁策畫。適香港已擬再舉攻廣州。教仁亦至上海辦民立報。凡所論列。悉本學理。讀者咸爲忻動。辛亥三月。粤事急。招教仁往。遂赴香港組織實行部。其中復分五部。教仁繼陳炯明任編制部部長。舉趙聲爲臨時總司令。召集各省同志及敢死之士。編制敢死隊。一切告令、條教、制度設施。皆出教仁手。且草定憲法草案。由同事諸子公決之。以爲臨時政府準則焉。二十六日、黃興率諸壯士陸續赴省。二十七日事洩。二十九日倉猝舉事。教仁與趙聲、胡漢民等猶未之知也。三十日晨抵省。則事已敗。乃相率回香港。黃興負重創。趙聲以憂憤死。精銳傷亡。衆皆灰心失望。乃解散香港機關

部。教仁亦偕陳其美歸上海。仍主民立報。既鑒於前此失敗之劇也。謂非切實準備。則徒苦吾民耳。乃建三策以取決于衆。上策爲中央革命。聯絡北方軍隊。以東三省爲後援。一舉而佔北京。然後號令全國。如葡土已事。此策之最善者也。就沿江各省。同時並舉。先立政府。然後北伐。此策之次者也。就甌脫地密布黨與。進據邊要。然後徐圖進取。其地則東三省。或雲南兩廣。此策之又次者也。僉謂上策運動稍難。下策已行之而敗。且足引起干涉。釀分裂之禍。是宜決用中策。實行籌備。遂於閏六月立總機關於上海。設五總務幹事。教仁與陳其美、譚人鳳、楊譜生、潘祖彝、分任之。於是譚人鳳赴鄂。令居正聯合共進會、文學社、立湖北分會。曾傑合焦大峰、立湖南分會。范鴻仙、鄭贊丞立安徽分會。吳永珊、張懋隆立四川分會。皆分投運動軍隊。以與長江下游相呼應。而陝西井勿幕山西景定成、聯屬秦晉。已著成效。亦令立山陝分會。以與南方相呼應。至是機關略備。乃繼籌施行之策。教仁以謂湖北居全國之中。宜

先倡義。然武昌爲四戰之地。餉需恐不濟。故鄂軍一動。湘蜀急宜響應。以解上游之困。而爲湖北後援。京漢路爲南北孔道。敵軍賴以輸送。故武漢既舉。即分重兵駐守武勝關。使敵兵不得南下。秦晉則同時繼起。出兵斷京漢路。以分敵勢。又懼下流阻塞。將不利於運輸也。故長江下游。宜於南京起事。並阻閼長江各口。使海軍艦隊孤立。而因利乘便以取之。計畫已定。乃通告各分會。籌餉購械。待時而發。七月間、四川爭路風潮起。教仁知時機已至。八月中、將偕居正赴鄂。而武昌起義之報至。教仁慮武漢孤危。乃復留上海。助陳其美謀光復。並令范鴻仙、助柏文蔚謀南京。旬日間、響應遍天下。皆教仁所預定者也。九月黃興至滬。相與赴鄂。至則爲定鄂州臨時約法。通電各省。令舉代表來鄂。組織臨時政府。旋回滬與各省代表。會於江蘇教育會。決定採統一制。立責任內閣。既而代表之會於湖北者。多反對內閣制。別定臨時政府組織大綱。其稿傳至上海。代表之留上海者。亦多反對之。十一月初旬。孫文回國。教

仁偕張繼力主舉文爲總統。黃興爲總理。然文意亦以不設總理爲便。教仁鑒於責任內閣之適於國情也。力爭之。文認可、轉派張繼商之教仁。以黃興不允任總理。擬由教仁代之。教仁亦不肯。是時章炳麟適宣言遯初才長心細。管葛之儔。宜任總理云云。於是各代表。遂誤會教仁爭持。爲自謀總理位置者。教仁亦無由辨也。南京政府既成。教仁以臨時政府組織大綱。不設總理。乃請於總統。提出修正案。諸代表以爲是在滬所議決者。否決之。並加入國務員同意權一條。教仁主張。以此受挫。繼提爲內務總長。亦以從前誤會未能通過。總統以法制院院長屬之。及南北和議成。教仁與蔡元培、汪兆銘、鈕永建等。同爲奉迎袁總統專使。値京師兵變。幾瀕於危。洎北京唐內閣成立。教仁任農林總長。固非其所長也。然在職中凡關於開拓邊荒、移民墾殖諸大政。規畫井然。皆可見諸實行。已而唐內閣倒。教仁亦連帶辭職去。專意主持黨務。因聯合五政黨。改組爲國民黨。教仁被舉爲理事。並調和各黨。以助趙內閣

之成立。由是事稍定。乃歸里省母。母年已六十四矣。兄教信先以教仁倡革命被收死獄中。惟寡嫂存焉。相見愀然。將以奉親終老。不復出矣。繼以袁趙多失政。同人屢促之出。是時國會選舉畢。國民黨適占多數。教仁亦欲借以竟其素志也。遂奮然起。由湘而鄂。遍歷各地。宣布政見。大旨對於政體所主張者凡五。一、單一國制。二、責任內閣制。三、內閣總理、由衆議院推出。他國務員即由總理選任。不須國會同意。四、省行政長官、由民選制以進於委任制。五、省為自治團體。有列舉立法權。對於政策所主張者凡二。一整理軍政。二畫分中央與地方之行政。而行政中、復分子目若干項。條分縷晰。指揮若定。以是所至受歡迎。街巷為空。羣欣然以謂改良政治會有日矣。然奸人之陰謀搆害。乃由此日亟焉。有自稱救國團者。由北京通電各省。詈言抨擊。復有匿名人著論騰播。指斥教仁。根據事理。以條答之。攻者無以難。亦不虞其有他也。時國會員多聯袂來滬。教仁亦至。相與商榷政見。草定國民黨政綱。擬抵京後由

本部議决後。公布天下。而袁總統先已促之赴京。三月二十日夜、至滬寧車站。賊槍擊之。越日殂。年三十二。娶方氏、一子、振呂。教仁彌留時。猶屬電世凱。臨死哀鳴。尙望總統開誠布公。完成憲法也。然天下洶洶。羣知賊名所在。於是贛寧之變以起。

趙聲傳

趙聲字伯先。江蘇丹徒人也。性聰敏、八歲能文。初應童子試。以字劣被黜。乃發憤學書。遂以能書名。年十九入邑庠。非其好也。性慷慨多大志。喜拳擊。爲詩歌。激昂悲壯。自號雄愁子。投考江南陸師學堂。復被黜。落拓南京。久之得入水師學堂。又以爭議校章。與監督忤除名。寄食僧舍。寺鄰陸師學堂。時與堂中學生往來。偶爲捉刀。主者賞其文。詰之知聲所爲。因大稱賞。乃特許入校。聲大慰。研精學術。刻苦過人。每課餘則與同舍生。縱論時事。欷歔感憤。不能自已。是時清旣失政。國勢日削。海上諸先覺遂創革命排滿說。聲聞之慨然歎曰。此我胸中所欲言者。乃有人先我發之。由是遂

以革命自任。嘗遊明孝陵。見其荒凉滿目。華表傾頹。凄然淚下。顧謂同人曰。此我漢族英雄也。即我輩今日求學。豈爲官爵富厚來耶。時風氣未開。士人多溺於科舉。而惜於世情。聞聲說。心雖韙之。而無能與謀實行。以是常鬱鬱。既卒陸師業。東游日本。留東志士。咸與交歡。心大感動。慨然曰、中國事尙可爲也。既歸。爲兩江師範學堂教員。交遊益廣。嘗集徒衆。開會於北極閣。演說民族大義。聽衆至數千人。咸爲忻動。江督端方聞之怒。命拘之。聲乃走避之湖南。已而北遊。識吳樾於京師。密與訂交。樾擬實行暗殺。以一身爲羣衆先。語聲曰。君爲其難。某爲其易可也。聲感其言。爲詩數章贈之。頃之。樾果以炸五大臣不中。身死。而聲已去京。投保定爲陸軍隊官。是歲適清廷舉行秋操。聲喜以爲事機可圖也。然終無所遇。既南歸。語人曰。吾自學陸軍以來。得此次實驗。乃覺確有心得矣。時端方去江南。聲夤緣得爲江陰新軍教練官。勤勞備至。上官奇賞之。有湘人郭人漳者。素狡詐無賴。時爲道員。賦閒居江寧。因與聲數

往還。兩相親善。既而郭有事於廣西。約聲偕往。任管隊官。廣西故太平天國發難地也。聲時與都人士論民族大義。且謂太平得南都。宜乘勝直搗幽燕。而乃安坐謀議。袖手以待圍師。遂致反攻爲守。情勢一變。此其所以致敗也。居年餘。適南洋開辦徵兵。聲復歸江寧。第九鎭統制徐紹楨素器聲。以聲爲三十三標第二營統帶官。聲多招鄉人子弟往。與同甘苦。復於營內設書報社。親爲講解。暇則率之遊孝陵。演說明亡故事。嘗遊後湖神祠。見曾國藩畫像。指謂軍士曰。此吾漢族敗類也。相與捽而火之。聲之鼓舞軍士。事多類此。軍士受其訓練久。精銳整肅。遂爲江南冠。聲亦以此擢爲三十三標標統。乃復設俱樂部於標營。多所聯絡。謀以蘇皖贛同時舉事。而端方忽奉命復任江督。於是十七協統領孫銘、就商於聲。議乘端方接印時。狙殺之。聲以軍界聯屬未周。恐事敗。力阻而罷。端方既抵任。因積前嫌。嘗謂屬僚。三十三標官兵。皆革命黨也。會當盡轟殺之。統制徐紹楨力爲別白。僅以奪職去。會萍鄉會黨起。端

方遣紹楨、率三十三標往征之。紹楨陰以聲爲中軍官。聲與熊成基、倪映典等密謀。遣人先至萍鄉。通聲氣。徐既行。端方復遣心腹伺之。聲謀不遂。萍鄉會黨與江西軍、戰不利。潰散去。聲轉赴廣東。任督練公所籌運科提調。旋統帶第一標新兵。適欽廉土匪起。聲思假手自請往剿。黃興、胡毅、皆潛來助之。然聲所領兵。祗步兵一營。炮兵一隊。自度力固不足以有爲也。因謀與郭人漳防營合。並收聚土匪。以厚其力。郭始允之。既定期郭不應。聲憤甚。槍擊郭不中。郭乃直揭聲所謀於省大吏。聲以郭嫉功誣告相抵辨。省吏亦疑之。遂奪兵柄。降爲陸軍小學監督。久之大吏疑漸釋。命統帶第一標新兵。郭人漳陰結李準等。百方傾之。聲不得已。乃謝職歸鄉里。庚戌春。聲舊部倪映典謀倡義廣州。聲密赴之。既至事洩而敗。映典殉焉。省吏懸賞捕聲。聲變姓名爲宋玉孫。匿香港、沙港鄉。以傭耕自給。時依報館售文字爲生。居數月。聞孫文至檳榔嶼。乃偕黃興赴焉。議定設總機關於香港。即以聲爲內部總長主持之。有鄧明

德者、亦聲舊部也。因賚以金。使立同胞會。廣蓄死士。分布各營署。爲內應。頃之明德被捕、遇害。聲之假名以露。乃復從母姓。更名爲葛念慈。時聲母已早卒。示不忘親也。然仍盡瘁圖謀不少懈。辛亥春、黃興、宋教仁等、四方豪傑俱集廣東。議分兵五路。先佔省城各局署。城外各軍同時響應。新軍即由小北門入城。步兵一標及輜重營。向長堤取水師公所。計既定。聲爲總司令。期四月一日大舉。先十日溫生才、炸殺孚琦。省吏大戒嚴。然槍械炸彈。已密由黨中女員輸入。其勢不可中止。宋玉琳亦於城中華寧里、馬鞍街、諸處密設招待所。陽稱公館學寓。省吏亦無可察也。聲乃命諸人易裝。陸續入城。自留香港以調度之。二十九日、復分軍爲二。晨令前軍先發。聲自率一軍繼進。薄暮抵城下。然城門已閉。不得入。又聞城中槍聲暴作。知事已先發。乃莫可奈何。急至河南機關部詢之。則先所遣置者皆敗逃。聲亦遁回歸香港。既知同人多喪亡。損失軍資。不可勝計。心大悲痛。自是或歌或哭。迷惘莫知所爲。遂病腸熱。四月

二十日殂。同人爲稾葬香港旁隙地。立碣墓前曰天香閣主人。民國元年、乃歸葬丹徒南門竹林寺、山麓。

吳祿貞傳 附周維楨 張世膺

吳祿貞字受卿。湖北雲夢縣人也。生十六歲而孤。家貧。能刻苦自勵。其父疾急時。曾食王瓜。遂不起。祿貞自是終身不食王瓜。事母尤以孝聞。年十七、入湖北武備學堂。課殿最。被選遊學日本。學騎將。庚子義和拳亂時。舉國騷然。唐才常起兵漢口。祿貞潛歸。據大通爲聲援。已而事敗。復走日本。壬寅畢業歸。淸吏頗微聞大通事。抑之。癸卯北京創設練兵處。始爲騎兵監督。與宗室良弼同屋居。交相善也。然每持種族界說。不少變。因是被擠。令西巡蒙邊。至蘭州。甘督升允惡之。將加害焉。祿貞微服去。丙午出爲東三省軍事參議。適日本謀佔延吉。勢張甚。祿貞奉命巡視。與日將遇。卒折服。令之退駐界外六道溝。因縷陳殖邊計畫於東督。東督韙之。請於朝。以祿貞爲正

參領。幫辦延吉邊務。祿貞勘界碑。徵事實。確定延吉爲我領土。外部得據爲鐵證。並飭祿貞入都與議。約成。晉協都統。督辦延吉邊務。由是規畫拓殖。成績昭然。邊氓德之。庚戌任滿。遷副都統。命赴德法觀操。歸充第六鎭統制。銳意改革。與軍樞意不協。鬱鬱居京邸。辛亥八月。武昌軍興。祿貞聞之喜躍。求以所部往。軍樞疑之。請自督師。以祿貞從。將戕諸途。祿貞乃羅致燕地勇士王榮九等數十人以自衞。且告之曰。吾至鄂即勞爾等。爲我縛馮國璋、易迺謙、諸人耳。方戒行。會灤州軍帥要清廷立憲。京師大震。命祿貞往撫之。祿貞至軍。則集合軍士演說革命理由。且將來利益。不專在漢人。軍士固多隸旗籍者。至是亦心折。乃定議糾合諸軍。頓豐台逼清帝遜位。會同列洩其謀。留置京灤汽車。軍不得行。頃之山西民軍起。清廷令第六鎭往攻。祿貞別諸將曰。吾謂諸君不宜攻鄂。而吾所部乃攻晉。何面目見諸君。遂急行抵石家莊。此令六鎭將士。勿進攻。而單騎叩晉關。通欵曲。晉主將乃議聯合燕晉諸軍。推祿貞爲

聯軍都督。協力北上。祿貞佯報晉已就撫。密令劫取南征軍輜重。以厚軍實。又以漢口焚掠。歸罪軍樞。抗疏請殺之。以謝天下。清廷旣詗知灤州之謀。且忌其得軍心也。乃陽命署山西巡撫。而陰使人賊之。先是祿貞接統六鎭時。嘗面斥協統周符麟等。欲盡去之。易以同志者。符麟等預譏之于蔭昌。故易牘上竟不行。符麟等且陽與交歡。祿貞性坦易。亦殊不介意。至是符麟等陰令六鎭漢兵遠駐十里外。而以旗兵充近衛。九月十七夜、祿貞方治軍書。賊突入戕之。截其首而去。南京政府以陸軍大將軍例賜恤。弟祜貞以光復江陰功。受陸軍少將。子一忠寅。

周維楨字幹臣、湖北雲夢人。少好學。十八遊庠。就學經心書院。漸知世界大勢。遂棄舉子業。壬寅遊日本。習師範。課餘時著論張革命說。會父喪反國。官吏借故稽之。不令出。維楨潛遊巴蜀。以所志游說於軍學界。久之事定。歸掌麻城中學校。及吳祿貞巡視蒙邊。邀與偕。延吉邊務贊畫尤多。庚戌、延吉設府、因權府事。辛亥、從祿貞京師。

充第六鎮副官祿貞自灤州抵石家莊。維楨先通欵晉軍令速出。燕晉聯軍議定。維楨被推爲副官長。兵將出而賊戕祿貞於車站。維楨聞變。挺身出鬭。被十餘創殞。南京政府贈大都尉。子一、至善。

張世膺字華飛。江西九江人。少遊日本。習陸軍。以堅苦著。畢業後歸爲陸軍小學校總辦。旋調部任科長。武昌義師起。即棄職東走。說領軍張紹曾、藍天蔚諸將。與定謀議。復夤夜會吳祿貞於石家莊。燕晉聯軍議成。被推爲參謀長。祿貞遇賊。世膺持刃出禦之。受重創殞。年二十七。南京政府贈右將軍。民國二年、與吳周同葬石家莊。議恤如例。

張榕傳

張榕字薩華。先世山東歷城人。父官於遼。遂寄籍撫順。榕生而穎慧。好學。兼善騎射。精劍術。有古俠士風。年二十二。肄業北京大學。日俄戰事起。棄學潛歸。斥家產募兵。

謀以滿洲獨立。事洩逸去。榕素與皖人吳樾善。值清廷出洋考察政治五大臣首途。同謀炸殺之。樾懷彈爆發。自震死。榕毀樾所遺物。易姓名爲余本强。潛匿天津。津人楊以德者素無賴。至是傭爲偵探。得榕居處。夜分猝入縛之。並得諸證件。榕曰我丈夫也。豈畏死哉。爾何縛爲。挺身赴之。津埠領事某重榕材。擬衛護之。人以告榕。榕曰、曩者康梁逃死。託庇外人。吾甚羞之。忍復踐其迹耶。謝却之。讞定以年幼免死。永禁天津獄。自是囚獄中四年。榕始就獄時。有耶教徒張芝庭者。憐榕才氣。常私入獄與榕論宗教解脫方法。榕大感化。與芝庭親愛如手足。未幾芝庭以瘵卒。榕哭之痛。爲文萬餘言輓之。並爲之傳。已而獄吏王喜璋感榕義。私脫榕。榕題詩獄壁。有一聲霹靂田龍起。震滅人天諸不平之句。榕既去。東走日本。日故多俠士。聞榕至。而宮琦寅藏爲之魁。皆歡迎之。由是祕密往來。恨相得晚。往往視天畫地。相與擊劍飲酒。不知歌哭之何從也。頃之潛歸大連灣。密爲部署。遼東諸綠林、紅鬍、鄉團、巡防、陸軍。與通

聲氣者。多至三萬餘人。武昌軍興、諮議局議長吳景濂、約榕入省。共立保安會。意固以謀獨立也。暨推總督趙爾巽爲會長。於是激烈派人皆譁潰去。各立機關。勢散而力以愈弱。榕乃聯合諸黨。組織急進會。各界代表皆爭附之。會既成。議決張根仁、柳大年合率天保炸燬京奉鐵路。商震、楊大實、赴莊河、會顧人宜。劉藝舟等分赴海城、遼陽、東平諸處。連結鄉里豪傑。約期起兵。而陳青州往黑龍江。趙元壽往吉林。張亞馨往長春。創立分會。以謀響應。復推吳景濂赴上海。爲東省代表。留榕居瀋垣。以調度之。榕先已與田亞斌及旗人寶崑謀聯絡軍隊。待各地兵起。省垣亦應時而發。共逐趙爾巽。迎灤州軍帥張紹曾爲都督。瀋垣將士。亦多與榕通謀。議者統領張作霖疾之。密使人賊榕於西關。並殺寶崑田亞斌。時民國元年正月二十三日也。榕死。其姊走北京。泣血爲榕申訴。卒不得理。

陳其美傳

陳其美字英士。浙江吳興人也。年十五、棄讀習商。時清季政亂。商業日耗。其美操業數年。卒不振。愀然有改革志。遂去之上海。丙午夏、東遊日本。肄業警監學校。適孫中山至東京。創中國同盟會。其美既與盟。銳以改革自任。丁未夏、徐錫麟、擊殺安徽巡撫恩銘。清吏大肆鉤黨。繼以秋瑾之獄。國內洶懼。其美先已與徐秋相結。聞之愈益發憤。戊申春、歸國。數往來浙東津京間。以覘形勢。遂僦寓上海。爲江浙革命機樞。二省黨人皆聚焉。時端方爲兩江總督。偵知之。密檄搜捕。適以外出得脫。獲黨人張恭。械繫之江寧獄。其美易服往視之。且賄獄吏使加優待。以故張恭得亡恙。然江浙事亦由此中頓矣。辛亥三月、黃興、趙聲起兵廣州。其美方至香港。聞事敗。而趙聲又以憂憤死。爲之經營殯斂而去。秋八月。武昌兵起。其美急走江寧。已而復去杭州。謀策應。既以上海爲長江咽喉。綰南北樞。宜先發。遂部署在滬諸黨人。進攻江南製造局。不克。其美潛入說之。至則爲所執。翌日援兵集。製造局迺下。得出。衆以其美功高。推

爲滬軍都督。總戎事。別推滬人李鍾鈺長民政。收據電報局。更說海軍使歸命。閩閩大定。蘇杭鎭江、亦相繼宣告獨立。惟張勳抗拒江寧。乃推徐紹楨爲總司令。合蘇浙諸軍。環攻兩旬餘。卒破走之。南京臨時政府遂成立。而上海愈當衝要。餉軍實、料戰具、鎭撫軍民。處分邦交。以及援鄂助皖。攻徐爭魯。諸軍行李往來。一切輻輳。其美應機措置無留事。中外咸稱其能。然供億浩繁。往往取之捐輸。以是商民多怨謗之。山陽知縣姚榮澤于清江獨立時。殺周實、阮鋮麒。既而逃之通州。其美疑張謇兄弟匿之。逼謇出姚。謇言于孫總統。總統電令其美勿仇。其美抗不遵。且脅之以兵。謇既憤怒。多樹政敵。雖向之黨於其美者。亦尤其暴厲。迨政府北徙。唐內閣成立。以其美爲工商總長。未赴。袁總統乃授以勳二位。欲以羈縻之。頃之唐內閣以世凱侵權。辭職去。其美露電詰責之。由是爲世凱所嫉。而挾兵柄撓政令之流言作矣。其美乃辭總長職。悉以滬軍付蘇都督。自請遊歷歐美諸國。世凱許之。元年冬、被選爲參議院議

員。二年春、其美方擬西行。而賊殺宋教仁於滬。心知有異。乃助租借地警吏大索。越日獲賊應桂馨、武士英。並得諸證據。於是贛寧變起。其美亦集舊部。數攻製造局皆敗退。十一月東走日本。會前總統孫文創立中華革命黨。其美受任爲總務部長。乃獻策於孫。謂宜從事東北諸省。直薄首都。則根株絕矣。三年春遂與戴天仇至大連。以交通北方豪傑。卒以格於形勢。計不行。三月還東京。復議規取江浙。亦多挫敗。四年秋、籌安會起。國人大憤。孫促之東行。其美復獻議、以爲袁軍今蜂聚東南。不如轉圖西南易爲力。孫韙之。既過滬。黨人吳忠信等以淞滬海陸軍多通欵。事可爲。其美察之信。遂留。十二月命楊虎襲肇和艦。得之。其美率餘衆襲擊巡警工巡各局。以衆寡不敵。退。翌晨肇和艦中砲毀。楊虎亦走免。無何滇黔護國軍興。淞滬之防益固。五年四月、其美命楊虎發難江陰。宋振襲同安艦。皆無功。宋振死之。夏爾琦入浙。亦爲屈映光所獲。其美計既屢不遂。資用又乏絕。諜者詷得之。乃陽稱鴻豐煤礦公司。介

海秋以告其美。擬以礦地為質。假鉅金於外商。丐其美署約居間。約成則以十之四為其舉事資。其美信之。約日會於客舍。刺客突入擊之。中腦部立殞。翌日、法吏捕獲許國霖宿振等數人。皆承受指殺其美無諱。顧語多涉權要。讞至今懸未定。其美死時年四十。娶姚氏。子二、祖義、祖和。

鄒容傳

鄒容字威丹。四川巴縣人也。父某行商隴蜀間。略知書。容少慧敏。年十二誦九經、史記、漢書、皆上口。父以科甲期之。容弗欲。喜彫刻。父怒。榜笞至流血。然愈重愛容。稍長從成都呂翼文學。與人言。指天畫地。非堯舜。薄周孔。無所避。翼文懼。擯之。父令就日本學。時年十七矣。與同學鈕永建規設中國協會。未就。學二歲。陸軍學生監督姚甲有奸私事。容偕五人排闥入其邸中。榜頰數十。持剪刀斷其辮髮。事覺。潛歸上海。與章炳麟見於愛國學社。是時社生多習英吉利語。容調之曰。諸君堪為賈人耳。社生

皆怒。欲毆之。廣東大駔馮鏡如故入英吉利籍。設國民議政廳於上海。招容。詰之曰。子英吉利人。此國民者中國民耶。英吉利民耶。鏡如慚。事中寢。容既明習國史學於說文。復通曉說文。閒居疾異族如仇讎。乃草革命軍以擯滿洲。自念語過淺露。就炳麟求修飾。炳麟曰。感恒民當如是。序而刻之。江督魏光燾遣候補道俞明震捕容、炳麟。同繫西獄。容日就炳麟說經。講佛典。炳麟以因明入正理論受之。冀以懲忿明年。獄決。容炳麟皆罰作苦工三年。西人遇囚無狀。容不平。又啖麥飯不飽。益憤激。內熱深蘊。次年正月遂得疾。炳麟爲告獄卒求醫藥。弗許。病四十二日卒於獄。年二十一。內外諱言西醫受賄毒殺之。歷不能明也。

徐錫麟傳 附陳伯平　馬宗漢　秋瑾

徐錫麟字伯蓀。浙江山陰人也。幼穎慧。器過手輒毀。父憎之。年十三。挺走錢塘爲沙門。不合。歸讀書。喜算術。尤明天官。中夜輒騎危視列宿。所圖天象甚衆。自爲渾天儀。

徑三尺許。又造紹興地勢圖。然未從師授也。稍長習農田事。聞崑山多曠土。欲往開治。不果。年二十九以經算教於紹興中學。二年轉副監督。在校四年。弟子益親如家人。頃之以觀博覽會赴日本。得同志數人。且購圖書刀劍以歸。錫麟家東浦。在縣西十五里。爲立蒙學。又規建越郡公學。爲甚者中傷數矣。卒不動。嘗置一短銃。行動與將時。俄羅斯人逼遼東。錫麟聞之痛哭。畫俄人爲的。自注銃丸射之。一日輒試彈丸十數。反遭彈丸返射。直徑汰肩上。顏色不變。試之愈勤。其後持銃不發。發即應指而倒。錫麟始慕勾踐項梁。欲保聚紹興。且以觀變。年二十三以事過上海。上海有豪傑十餘人。設盟約謀光復。即走就之。歸。始以兵法部勒子弟矣。明年與弟子循行諸暨、嵊、東陽、義烏四縣。晝行百里。夜止叢祠間。幾一月。多交其地奇才力士。歸語人曰。涉四縣得儁民數十。知中國事可爲也。初紹興城中有大善寺。天主教會欲得之。陰搆諸無賴胥涉門。署質劑如賃於教會者。紹興名族士大夫弗敢言。錫麟方瘧病。褰絮

被直走登壇宣說抵拒狀。衆讙踊。卒毀券。教會謀益衰。錫麟念士氣孱弱。倡體育會。月聚諸校子弟數百人習手臂注射。女子秋瑾與焉。從是就大通師範學校。朝夕講武。每訓練必身先之。素短小。習一歲。筋力自倍。能日行二百里。尤善同縣許克丞。謀以術傾滿洲。克丞捐金五萬與之。入貲得道員。年三十三。與其弟錫麒、暨餘姚馮宗漢等二十五人詣日本。因通商局長石井菊次郎求入聯隊。不許。欲入振武學校以短視試不及格。居數月歸。因是時餘杭章炳麟以言革命繫上海獄。罰作三歲。限且盡。或傳官家欲以賄獄卒毒殺之。上海大譁。錫麟爲奔走調護。直詣獄見炳麟。炳麟素不知錫麟名。識其友陶成章。錫麟欲自陳平生事。獄吏訶之。錯遻不得語。乃罷去。復東抵日本。欲與陶成章及弟子陳伯平入陸軍經理學校。不果。屬其友某學造紙幣。曰。軍興餉匱。勢將鈔畧。鈔畧則病民。亦自敗。洪秀全事可鑒也。今計莫如散軍用票。事成以次收之。然軍用票易作僞。宜習其雕紋鐫鏤。令難作易辨。子勉學矣。議既

定。以陳伯平馬宗漢歸。鄉人復請任巡徼事。許之。旋與同縣曹醴泉赴北京。出山海關。徧走遼東吉林諸部。至輒覽其山川形勢。見大盜馮麟閣與語甚說。旋以道員赴安徽試用。錫麟未得道員時。欲借故傾滿洲。諸達官無所不遊說。自袁世凱張之洞、及浙江巡撫張曾敭、河南巡撫俞廉三、皆中其說。爲通關節書。鎭浙將軍滿人某亦受錫麟說。資其用。到安徽。歲暮即主陸軍小學。逾年移主巡警學堂。日中戎服自督課。暮即置酒。請諸軍將士。又賣衣服以給彈丸。諸生益嚴重錫麟。雖軍士亦多欲附之者矣。巡撫恩銘謂錫麟能。奏請加二品銜。然聞人言日本學生多陰謀。稍忌之。錫麟亦心動。即移書浙江諸豪。刻日赴安慶。又與諸練軍結。欲倉猝取安徽大吏。令軍亂。乃舉事。期五月二十八日。巡警事卒業。集大吏臨視。盡掩殺之。恩銘欲速。召其校執事顧松令易期。以二十六日臨視。時援未集。顧己不可奈何。乃密與陳伯平、馬宗漢爲備。及期鼓吹作。諸大吏皆莅校凝立。巡撫前即位。三司諸吏以次侍。錫麟令顧

松鍵門拒出入。顧松知情陽諾不為鍵。錫麟持短銃遽擊恩銘。數發皆中要害。左右興之走。三司皆奪門出。即閉城門拒外兵。諸軍至不得入。乃發兵捕錫麟。錫麟知事敗。傳呼巡警生百餘人曰立正。巡警皆立正。錫麟曰向左轉走。巡警生皆左轉走。走則攻軍械局據之。發銃彈丸盡。發砲。砲機關絕。陳伯平戰死。錫麟即登屋走。追者至被禽。恩銘已死。三司問錫麟狀。曰受孫文教令耶。錫麟曰我自為漢種。問罪滿洲。孫文何等鯫生。能教令我哉。遂殺諸安慶市。剖其心祭恩銘。而浙江大吏捕殺秋瑾。大通學校遂破壞。錫麟之死、年三十五矣。錫麟雖陰鷙。然性愛人。在山陰嘗步上龍山。見一老嫗欲自經。遽抱持救之。問其故。曰負人錢。即為代償。得不死。

陳伯平浙江會稽人也。名淵。以字行。少長福州。歸鄉里入大通師範學校。徐麟錫甚重之。與遊日本。欲學陸軍不得。習巡警。旋棄歸。專學擊射事。在上海踞一小閣。日陳藥較試。嘗迸發聲鈴。鈴動數十步。伯平傷身甲。錯如魚鱗。時萃人多。即避入病院治

療。復渡日本從藥師。卒受業。道既通。欲急試。錫麟輒戒之。嘗語人曰。革命之事萬端。然能以一人任者獨有作刺客。刻印稱實行委員。用自勵。夢寐輒呼端方鐵良名。其用心專一如此。善方言。喜作詩。詩多亡矣。伯平死。時年二十六。

馬宗漢字子貽。浙江餘姚人也。祖某素任俠。貧民皆倚為重。宗漢少慧。聞人誦岳鄂王詞。輒欣欣若有得。曰長大亦當如是。及長讀史傳益感慨。以排滿自誓。潛結少年有氣者數人。又習英吉利語。入浙江高等學校。罷歸與同志立三山蒙學堂。自督教之。語以亡國之痛。異族之禍。弟子皆泣下。莫能仰視。嘗購求近人言光復書。散之鄉里。見者扼腕。浙江所以多義旅者。宗漢力也。頃之從徐錫麟赴日本。欲陰求豪傑。然所遇多大言自矜。宗漢大失望。欲赴德意志習陸軍。諸少年留宗漢。欲有所規畫。會遭祖喪。遂不行。是時清廷下書稱立憲。宗漢作書辨其妄。然士人多幸愛清廷。宗漢發憤疾作。徐錫麟在安慶。召宗漢及陳伯平計事。宗漢與諸生書曰。吾此行不能滅

虜。終不返矣。錫麟既與浙東諸義旅戒謀。期且迫。宗漢伯平日夜部署軍事。及期、錫麟已殺恩銘。宗漢謂顧松敗謀。召至即斷其頭。督巡警生破軍械局。援絕伯平戰死。宗漢欲焚軍械局。錫麟止之。且曰徒死無益。急走猶可爲後圖。宗漢去。半道爲官軍所得。繫獄五十日。窮問黨與。考掠楚毒。宗漢爲遜言抵讕。卒不得一人主名。七月十六日被殺於安慶獄。前年二十四。

秋瑾字璿卿。山陰儒家女也。嘗自號鑑湖女俠。少讀書。博學能詩文。又善演說。每登壇。議論風生。旁若無人者。年十九適湖南王氏。與居京邸數年。有子女矣。會義和拳亂起。踉蹌歸。由是發憤。以規復女權自任。甲辰夏、鬻釵釧。子身東游日本。入女子師範學校。學既通。乃與諸志士組織光復會。設機關部於上海。並創女報。自爲文。冀以開通風氣。旋以母喪歸山陰。就膺明道女學教習。兼主持大通學校。與徐錫麟同創體育會。日訓練諸生。以兵法部勒之。錫麟既發難安慶。瑾亦先期購軍械。號召鄉里。

爲錫麟響應。會錫麟事敗。知紹興府貴福嚴鞫之。瑾無他語。但書秋風秋雨愁殺人七字而已。越日竟殺之軒亭。戚屬懼禍。無敢收斂者。瑾女友無錫吳芝瑛、烏程徐寄塵爲營葬于杭州西湖。浙吏惡而毀之。光復後諸女士乃重葬、之建亭舊趾。題曰風雨亭。以爲紀念云。

仇亮傳 附陳天華 楊毓麟

仇亮字蘊存。湖南湘陰人。少讀書。入邑庠。以高材生選送日本宏文學院習師範。旋改振武學校習陸軍。遂以士官畢業。歲庚戌回國。考授副軍校。補編輯員。辛亥派赴山西。充教練公所籌備科科長。初亮在湘時。已與黃興、宋教仁同立興華會。及游日本、復善楊毓麟、陳天華。天華字新台。新化人。少孤貧。從其鄉鄒代鈞治地理學。既游日本。時著小說書報以告國人。會取締規則事起。以憤投大森海死。毓麟字篤生。長沙人。博學能文章。嘗爲新湖南一書。累數萬言。於滿政府之絕望。革命之不可以已。

反覆推衍。覽者皆爲之動容。後從蒯光典游歐美。遂留學英倫。聞黃花岡之役敗。發憤投利物浦海死。此二人皆亮之同志。當游日本時。嘗合力創游譯編。鼓吹革命說甚力。曁同盟會成。亮遂被推爲湖南支部長。蓋其蓄謀改革固已久矣。辛亥軍興。亮因游說晉軍。謀響應。已復潛會吳祿貞於石家莊。議定燕晉聯合。共迫北京。祿貞旋被刺。曹錕率第三鎭兵攻晉。亮急移祿貞所遺槍彈于娘子關以濟晉軍。輕騎出謁曹錕。冀綏師。既知事不濟。遂南去。南京政府成。以亮任軍衡局長。元年秋。晉陸軍少將。然亮憤袁氏專橫。特創民主報。時著論攻計之。官僚者側目焉。是時適黃興組織墾殖協會。謀移民實邊。亮因集合同人。爲設支部於各省。並立墾殖銀行以濟之。又創長沙銀礦兩公司。欲以實業富國。事未及行。而宋案起。亮大憤。急走南京。力助黃興討袁。既敗而走伏大連。潛入京。謀狙擊世凱。被逮槍斃。年三十七。子一第强。

林文

林文字廣塵。侯官人。祖鴻年官至雲南巡撫。父長亦名士。文生而岐嶷。性恬淡有大志。每以武侯諸葛自況。豐頤廣額。目若明星。負殊力。人呼之曰林將軍。幼失恃。有賢嫡撫之善。年十九嫡命至日本留學。時寄書勉勵之。文每執書泣曰。吾若不幸未竟志以沒。負吾嫡矣。或勸之成室。文正色曰。國不國矣。何以家爲。終不娶。初入成城學校。習普通。旋進日本大學法科。專攻國法學及國際公法。私法則略一涉獵而已。曰此乃繁史學。非吾輩所急。治陽明學禪學。尤有心得。故其臨事從容不迫。鎮靜如山。東渡後憤時政日非。大致力於黨務。孫文黃興等、亟推重之。民報既建。乃駐社爲經理。居恒不喜爲文。然偶一涉筆。則汪洋浩瀚。頗類司馬子長。自是馳驅國事。往來南洋香港間。數瀕於危。庚戌春、新軍事敗。匿香港。資斧俱絕。與黃興、趙聲諸人至傭耕自給。久之得行資始東返。辛亥春臥病經月。黃趙書速之。且囑多招同志以往。云

君眼高。必能得人也。文喜甚、乃召集同鄉數十人。爲破釜沉舟計。已則偕林覺民等先行。雖病初愈不顧也。旣而諸人先後抵香港。文語之曰。前此舉義死者多鄉氓。僉謂吾輩怯。吾實恥之。今日願與諸君挾彈爲前驅。使若輩爲後勁。縱事無成。我兄弟同葬一邱。亦可無憾。若幸而成。廣州旣得。分軍爲二。各以克強伯先爲總司令。吾偕君等率鄉人隸克強麾下。爲前鋒。席捲天下。待民國旣建。彼時不患無英雄學者。爲國宣力。我等當棄官遠遁。結茅湖山間。領畧風光詩酒談笑。顧不快哉。聞者感奮。遂於二十五晚入粵垣。至二十九日、見官吏戒備嚴。有主退者。有主改期者。文代表福建全部。與四川代表俞培倫如黃興所。力主速發。黃興素重二人。意遂決。午後文左執號筒。右挾小銃。懷炸彈。偕黃興當先揮數十人攻入督署。不見張鳴岐。憤甚。奮擊而出。至東轅門、遇李準先鋒隊、文忽憶趙聲嘗言李準部下有同志者。因奮身向前招之。高呼同胞。我等皆漢人。當戮力同心。共除異族。不宜自相殘殺。言未已、鎗中腦

而仆。年二十五。

方聲洞

方聲洞字子明、侯官人。幼警敏、事親孝。比長姿貌魁秀。胆略過人。性簡樸、行則徒步。食則粗糲。人或非笑之。聲洞曰、君以我爲守錢虜耶。時事艱難。今不自勵。他日何以耐勞苦。衆皆心服。十七歲、東渡。入日本成城學校。時成城爲我國陸軍學生普通學養成所。聲洞既入學。益自負。未幾以母喪歸。乃於里中創立書報社。出家藏新舊書籍。縱人觀覽。越二年。復東渡。以政府禁自費生學陸軍。成城已改爲普通中學。不得已轉入千葉醫學校。堅苦力學。有聲於時。旋復挈妻王氏東來同學醫。翌年舉一子。雖有室家。而未嘗須臾忘國事。語及時局。輒涕淚交集。初孫文在日組織同盟會。聲洞與兄聲濤。暨一姊兩嫂皆相繼與盟。至是復介其妻入黨。辛亥春、粵中謀大舉。議以林文諸人赴港主粵事。林覺民諸人旋閩謀響應。留聲洞於東。繼林文職。因揮淚

而別。繼聞粵事機熟。乃輟學日夕奔走。預草家書。囑妻按期寄父以安之。遂向學校請假去。既抵香港。聞其戚魏某適領船政。投刺謁之。託言來粵辦醫院。欲假小艇載藥品。以免沿途稽查。實欲貸以密運軍械也。魏初諾而後謝之。聲洞憤甚。嚙齒誓曰。事成必殺此獠以雪恨。二十九日、攻督署。索張鳴岐不得。偕黃興冲圍出。馳攻督練公所。至雙門底與興相失。身被重創。猶揮彈突擊。殺官軍二十餘人。血流遍體。力戰而死。年二十六、黃興復經其地。覓尸不得。痛哭而去。

林尹民

林尹民字靖菴。閩縣人。生而喪母。事父以孝稱。素嗜飲。每逢伏臘。飲後輒搥胸哭母。哀痛若新喪。已而病酒幾殆。友人切戒之。遂不復飲。生有神力。能舉石三百斤。延師學少林技者五稔。遂盡其術。伯父官浙江。招之往。令入學。與林文同校。稱莫逆交。已而林文東遊日本。尹民亦繼至。入成城學校。武藝冠其儕。畢業後。尋入高等學校醫

科。然非其志也。嘗因課暇習中外兵書。遂通軍略。庚戌新軍事敗。倪映典死焉。林文由香港返東。爲尹民述之。相與淚下。遂介之入同盟會。自是每逢人投契。輒痛哭勸之入黨。少定婚。父欲爲之完娶。百計婉却之。私謂所親曰。今日非我輩授命時耶。脫有不幸。將焉置之。辛亥春、閩中黨人多赴粤。尹民先以旋閩度歲。不及偕。繼乃與其友鄭烈。挈軍械六箱。同赴香港。遂入粤。三月二十九日攻督署。瞋目大呼、拋彈發鎗而前。力殺十餘人。卒以飛彈中腦而仆。年二十五。

馮超驤

馮超驤字雨蒼。初名敬。侯官人。狀貌魁梧。力能禦奔馬。性好武。每與羣兒戲於曠野。輒爲列戰狀。自執刀指揮之。坐作進退。皆可觀。福州城內駐防旗丁。故恣橫。遇輒侮人。雖恨之而不敢較也。超驤憤之。乃誘數人者出。伏羣兒曳至大澤中毆之幾斃。由是奇俠之名。震遐邇。少長入邑庠。已而棄去。走南京入水師學校。刻苦深沉。冠儕輩。

時趙聲肄業於陸軍。聞其名訪之。遂與訂交。旋以貧病歸。家徒壁立。衣食幾不給。而意氣彌奮。久之得友人資助。與陳更新諧長門要塞習砲術。試輒裦然高列。畢業得協校。就職閩口砲台。辛亥、粵東舉事、林尹民回閩。招募同志趣之往。初以父病躊躇。久之乃決。途次聞父卒。一慟幾絕。擊几言曰、父死我定不生。事成後當自刎以謝吾父也。自是舉動如恒不復哭。二十九日、攻督署。奮身搏戰。胸中十餘彈而絕。年三十二。

劉鍾羣

劉鍾羣字元棟。閩縣人。少磊落負奇氣。善技擊。勇猛冠一時。尤喜廣交遊。劇傑剽客。咸出其門。日俄戰時。風傳政府割閩易遼。鍾羣大慟。號召所部欲謀獨立。已而事罷。深以不學爲憾。乃入普通學校。未幾罷歸。專爲社會謀公益。南台者閩之大商場也。多火災。以在城外。大吏常漠視之。鍾羣爲集貲立消防會。火發則亟馳撲救。奮身烟

火中。自是火患以殺人咸德之。辛亥、林覺民招之。乃密集所部。分爲二。自率一部。偕林先行。餘則屬劉鋒率之。既抵粵垣。午後事起。鍾翠與尹民。當先爲衝鋒。所向摧破。戰方酣。額被鎗而仆。血淋漓不辨面目。尹民見狀大痛。舁置之路側。呼其名則抑之。猶示以拇指揮之去。移時而絕。年二十七。

陳與燊

陳與燊字瘉心。閩縣人。少負氣節。而性質樸。敝衣絮服宴如也。年十三入小學。知以規則自繩。日俄之役。風傳淸廷將以閩易遼。閩人洶動。開會議抵拒。紳耆雲集。所議多無當。與燊突出稠人中。振袂登壇。慷慨陳政略。頗中肯要。時方卒業小學。聞者皆驚異之。由是名大噪。既而父卒。乃東遊日本。入早稻田大學。習法律。與燊家貧。學費仰給其舅薩鎭冰。薩性怪特。視子弟如遺。不稍顧恤。獨雅重與燊。而不知其有異志也。故月給二十五金。然實不足用。時借譯書以自助。抵東後卽入同盟會。然欲待學。

成大舉。日惟閉戶讀書。久之聞汪兆銘黃樹中以暗殺被逮。大感觸。悲不自勝。始思以一擲爲快。辛亥春、聞黨中召集同志將大舉。乃先焚書稿以示無還心。復售器物充路費。既抵港。林文使赴台灣。游說巨商林氏。得軍資三千金。乃復返港。衆以與燊體弱。不宜行陣。阻之不聽。攻督署時、奮身爭先。飛彈中目。身又被創。踣而復起。猶死戰。轉至旗界。力盡被獲。四月初三日就義。臨刑不跪。索筆書姓名。然後延頸受戮。年二十四。

陳可鈞

陳可鈞字希吾。侯官人。家貧幼失怙恃。依姊氏爲生。備嘗困苦。以故社會情僞知之最深。非知交不與論國事。或衆論激昂。獨唯唯不置可否。人以其訥未之奇也。退謂所親曰。若輩陽作憤懣。欺人也。設握政權。阻撓吾黨行事者比比矣。與之附和。必致誤事。其持重如此。有伯父宦秦中、隨入陝西大學二年、伯父器之、資之東游、入宏文

學院。既卒業。赴試第一高等學校。以驗體格黜落。乃入正則英語學校。研究泰西文學。兼習法語。嘗欲赴法留學不果。意常戚戚。辛亥春、偕林文等先後入粵。同志多謂官吏昏憒。得廣州在指顧間。可鈞獨有憂色曰。蠢蠢有毒。未可輕也。吾黨人數既衆。萬一機事不密。吾輩死不足惜。如國事何。二十九日攻督署。可鈞與陳更新。聳躍登樓。衆鼓噪隨之。以不得張鳴岐。乃復殺出。李準水師已數重圍之。可鈞揮彈、衝其中堅。力竭被獲。就鞫時、問官訊其白面書生。何苦爲逆。可鈞怒叱之曰。爾謂此舉爲壯士辱耶。事之不成天也。然已可喚醒同胞。善繼吾志。若等利祿薰心。血液已冷。寧足知此。官以其倔强。遂不復問。越日赴市。言笑自若。引頸就刃而死。年二十四。可鈞父字心若。素有盛名。故可鈞字少若。被逮時因以此自供。示不忘親也。

陳更新

陳更新字鑄三。侯官人。幼喪父母無兄弟。依姊以居。性穎慧能詩詞。工草書。善度曲。

身輕捷有殊力。嘗自比吳桓王。既卒業於小學。尋東渡冀習陸軍。而政府方禁自費生學陸軍。乃入九段體育會學馬術步操夜習數學及日英語文。久之、得入長門炮術學校。部試得協軍校。喜謂其友曰。吾今得廁身軍界。當有以自見矣。庚戌冬、遊粵。旋由粵入桂。辛亥春、陳與燊電招之。遂與友同舟赴粵。舟中顧謂友曰、予結縭三載矣。內子每以立志勗我。然此行若罹不幸。而家又苦貧。孤兒寡婦何以爲活。語已容色慘然。淚落如豆。友亦爲之酸惻。更新倏躍起曰。大丈夫臨事視死如歸。寧顧此慮彼。作兒女子態耶。因破涕爲笑。二十九日、晨乃偕陳與燊入省。遂攻督署。更新奮勇當先。手殪管帶金振邦及弁勇數十人。入內署、躍登樓。索張鳴岐不得。取報紙散置室中。擊洋燈碎而焚之。復殺而出。及大門。四顧僅餘林覺民等三人。乃叱咤突圍走。更新手目捷。力殺多人。血濺徧體。而身不受創。翼晨與尹民又相失。獨戰三晝一夜。目盡腫紅如血。官軍環逐之。至旗界彈盡見獲。清吏見其美少年也。憐之曰。子齒尚

稚。胡爲倡亂。更新厲聲叱之曰。吾起義所以警醒同胞。何謂倡亂。殺身成仁。古聖明訓。若輩鼠耳。寧知此義。其速殺我。遂就義。年二十二。更新憤事無成。不欲以眞名見。故自詭爲陳志云。

劉鋒

劉鋒字肩宇。一字六符。父孝廉、邃醫術、有聲。生子六、鋒最少。諸兄俱邑諸生。行循謹。鋒獨任俠好武。善劍術。學于拳俠周君。盡得其秘。比長投考福州、保定武備學校。皆不得入。父母諸兄相繼卒。僅存寡嫂侄女。家窘甚。鋒盡所有以與嫂。而自食其力。久之益窮困。授徒自給。嗣入法政學校。既卒業、志終在武。謀入陸軍部。不可。聞保定招考禁衛軍。赴之。又以外籍見擯。大恚憤。落魄歸。遂入閩營爲卒伍。操練外、兼服諸雜役。時與同伍暢談中外史畧民族大義。衆多化之。辛亥春、以馬蹶傷臂。方退伍就醫。聞粵東舉義。遂褰創就道。二十九日攻督署。被重創。血濡衣。猶疾戰至旗界。力盡被

獲。四月初三。與陳與燊陳更新同遇害。年二十五。報傳爲劉枕玉者。蓋由肩字音近而誤云。

林覺民

林覺民字意洞。閩縣人。少喪母。嗣季父孝穎。寢食與共。從授國文。一過輒不忘。十四就學於學校。時新學初興。學子醉心平等自由之說。校中數起風潮。嘗推覺民爲之魁。覺民亦長於口辨。每登台演說。顧盼生姿。指陳透澈。一座爲傾。校長愛其才。每寬假之。十九卒業。父爲完婚。踰年舉一子。自費東遊。入慶應大學。習文科。專攻哲學。兼嫺英法語文。久之。父聞其所與游者。皆同盟會中人。恒寄書規之。覺民謝無有。辛亥春、粵中謀大舉。議以林文主粵事。覺民回閩謀響應。於是偕林文同赴香港會議。既至。黃興喜曰。意洞來。天贊我也。運籌帷幄。何可一日無君。遂罷福州響應。謀專力於粵。復奉林文命。旋閩。羅集同人。於是馮超驤、劉鍾羣、劉鋒諸人。皆相繼至。故廣州之

役。閩省赴義。較他省獨多者。覺民之力也。二十九日攻督署。揮衆先進。既入內。不見張鳴岐。巷戰久之。飛彈中腰。忽踣地。縱身一呼、復躍起。又被數創。血流遍體。力竭見獲。越日訊於水師提督署內。委員卒然問曰。爾孫文黨羽耶。覺民怒叱之曰。吾堂堂男子。寧如若輩阿附個人者。孫文雖黨魁。然數年一選。不職則易之。選授之權。操之大衆。非永戴一尊。萬世不易者。爾輩動稱革黨爲孫黨。謬矣。且吾之起義。所以自行吾志。何得目爲個人黨羽耶。覺民素嫻國語。以委員多粵人不能全解。因改操英語。侃侃而談。縱論時事。聞者皆心折。移時李準出。令去械與之坐。給以筆墨。覺民操筆揮洒。立盡兩紙。洋洋數千言。至激烈處。輒解衣磅礴。搏膺大痛。若不忍卒書者。一紙盡。李準持與鳴岐觀之。易紙更書。將畢而停。似欲嘔者。恐汚地。轉他顧。李準持盂接之。給以烟茶。則起鞠躬謝。書竣。乃立堂上演說。血淚交迸。力勸李準輩。獻身爲國。革除暴政。能使國家安強。人民樂利。則死亦瞑目矣。繫數日。勺飲不入口。棄市時。面不

改色。引頸就戮。年二十五。事後有書至家。則二十六夜絕筆也。寄父書僅數語。曰兒告大罪。兒今死矣。然兒所負大人者。不過垂老失養。至所益同胞者甚大。予妻陳氏書曰。吾死汝當善撫遺孤。他日續成吾志。若腹中是男。則是意洞死。復有意洞存也。亦復何憾。妻得書悲痛幾絕。後遺腹果得男。

右十人世謂之福建十傑。閩人鄭烈嘗爲之紀贊。因節其繁冗存之。鄭烈者。固親會與於是役者也。同鄉同事。故其紀述獨詳。

宋玉琳

宋玉琳字建侯、安徽懷遠人。初遊安慶爲新軍書記。勇敢多謀。熊成基舉義時。玉琳實爲主動。事後浪遊四方。所結識多海內豪傑。廣州之役。代表長江各部。力主速發。遂遇害。

李雁南

李雁南廣東開平人。就獲時已受重傷。問官詰其革命宗旨。歷歷言之無隱。且謂中國現狀若此。不過二十年必亡。國亡百年後必亡種。官家言論。予不樂聞。願先同胞而死。乃命警官鎗擊之。李蹶起告別。自赴營內空地。猶口請用鎗。遂飲彈死。聞者壯之。

王明

王明湖北人。原名光明。學於歐洲。善製炸彈。及無烟快鎗。辛亥春方畢業回國。因遇難。年二十七。或謂即喻培倫之詭名云。

喻培倫

喻培倫字雲紀。四川內江人。狀貌英偉。留學日本千葉醫學校。研精理化學。善製炸彈。庚戌春與汪兆銘黃樹中等入北京謀炸清攝政王。事敗。汪黃皆被拘。培倫適外出得脫。遂以造彈術傳授黨中諸人。廣州之役所用炸彈。皆培倫手製也。二十九日與林文同戰死。年二十二。

饒輔庭

饒輔庭原名可權、字競夫。廣東嘉應州人。少居上海。入中國公學爲預科生。卒業後因家貧、無力就學。遂返粵。就州立高等工業學校教職。後入民黨。與潮州人麼勉共管財政。性亢急。與人一言不合。輒推案相抵。顧輕財好義重然諾。於是人多重之。嘗與黃興論事意相左。直斥興爲漢奸。興笑避之。私語人曰。同黨不宜自相衝突。輔庭聞言乃深自引咎。二十九日之役。既敗後匿謝恩里。爲警兵所獲。遂就義。

石德寬

石德寬安徽壽州人。二十九日之役。被獲。識李準部下某材官。示以小印曰。此總統鈐記也。吾黨徵信之。我必死。爾我同鄉。故以相贈。他日可資以保護也。後數日遇害。

吳適

吳適字任之。福建人。敗後匿蕭岡茶亭。爲防營所獲。火車載之。至黃沙下車入城。車

抵車站。人見其狀貌端方。有聰穎氣。共憐之欲爲之賃輿。堅謝不肯。卒步行隨防兵去。後被殺。

李海

李海字文甫。廣東人。善屬文。嘗主香港中國日報筆政。二十九日之役。被舉爲庶務員。晝夜馳驅。勞瘁至廢寢食。事敗與陳可鈞同死。

龐雄

龐雄廣東吳川人。黨中之書記也。事敗被獲。官問同黨多少。曰盈天下皆是也。即張鳴岐與汝輩。不過爲利祿所迷。甘作亡國奴隸耳。設反身如我。能不入我黨乎。起事時、期約如何。曰事由心之所信而已。力所能至則爲之。無所謂約與不約也。汝于何時入黨乎。曰十年矣。官嗤之曰、汝今二十一歲耳。豈有十一歲時入黨者乎。曰予自束髮授書、明大義。即懷革命思想矣。談笑自若。畧無懼意。官顧見其年少英俊。若不

勝惋惜者。龐咄曰、我自盡吾天職耳。成敗何常。誰無一死。何惜之有。遂遇害。

李生某少年

李生、番禺河南人也。祖慶春。于庚戌春與于新軍之難。生棄家逃香港。就習英文。畢業後隨西人南遊西貢。其寡嬸深愛重之。因介之入同盟會。二十九日、生携幼弟同攻督署。奮勵無前。弟先中彈亡。年十六。生與一少年同被獲。官訊其名。曰非李生。即李準耳。既而李準出。生望見之。笑謂之曰。汝識我否。我乃河南李慶孫也。汝不憶宜安里縱火者乎。李準曰、爾輩少年。何苦如此。同繫之少年對曰、吾黨中尚有某貴公子。昨晚亦在官署拼命矣。我輩更何足云耶。遂同遇害。生年十八。

羅仲霍

羅仲霍、廣東吳川人。敗後匿旗界。被捕。發南海縣令訊之。仲霍于廳事中演說革命之理。慷慨而道。旁若無人。當夜即遇害。

饒國樑

饒國樑四川大足人。少肄業於陸軍速成學校。畢業後、充六十五標見習官。已而棄去。至上海為中國公學舍監。遂入同盟會。二十九日就獲。已受重傷。問之。但求速死。默無一語。清吏太息謂之曰。觀汝履歷。似非無學識者。何不將生平抱負及起事時計畫。縷晰陳明。使人知中國革命史之價值乎。饒索筆備述始末。洋洋數千言。讞遂定。四月初二日遇害。

黎開

黎開、廣東新會人。旅居新嘉坡。三月回粵。二十九日進攻督署。下部中彈。伏三堂廊下被捕。遇害年二十四。

丁細弟

丁細弟、福建連江人。敗後匿蓮塘街。已受重傷。被捕至警所。即斃命。年三十五。

李某

李某者、偕妻子僑居旗界。聞事敗。先使妻負其子。詭稱偕遁。自後擊之。妻中彈死。李亦含鎗自殺。彈自子頷斜掠而過。未殊死。歲僅周餘。人不敢留。善堂收養之。

吳老翁

吳老翁、不知何許人也。亦不詳其姓字。年五十餘。僦居蓮塘街。榜其門曰吳公舘。故姑稱之爲吳老翁。翁事前月餘。僞爲卸任回省。稅屋作寓公者。然往來率多無辮少年。警卒固已疑之。事敗、搜其居。獲黨人六名。翁亦與焉。又發見炸藥炸彈甚夥。乃輿致之去。翁西裝辮髮。鬚成八字。狀若政界中人。疑機關部之首領也。或謂即廣西知縣陳景華云。

懷彈少年

懷彈少年者。不知何許人也。警卒於大南門見之。衣熟羅衫。腰腹澎大。形迹若倉皇

者、因前執之。揭衣以示。則腰圍皆炸彈也。顧警卒曰。此物一觸。我與爾皆齏粉矣。惟不忍累及市人耳。遂隨警卒去。問以何爲倡亂。曰欲驚醒政界迷夢耳。

秦炳

秦炳四川廣安人。二十九日率十人同攻督署。事敗、走吉星里。與王明同被獲。遇害、年二十九。

柯刁爲

柯刁爲、福建河州人。有江蘇衞某者與之相識。遂偕之至粵。二十九日衞某率十人進攻督署。事敗刁被獲。遇害。

徐明

徐明、番禺鄉民也。始爲三點會黨、繼入同盟會。二十九日之役。先數日由徐亞珍招之入城攻督署。事敗遇害。年二十五。

韋雲卿

韋雲卿廣西人。事敗被獲。直認不諱。命牽往督署前殺之。雲卿路謂委員曰。我國事犯也。法治國原有文明處分。斷無斬首者。汝輩無識。徒爲外人所笑耳。死時年二十餘。

吳炎娘　林三妹　吳七娘

吳炎娘林三妹。皆福建富商女也。傳其家在南洋羣島。與吳七娘同爲女黨員。事敗、皆被獲。不知所終。先是義師之興也。運輸軍械。刺探消息。皆以女子爲之。所設機關部。亦與女子同居。若大家官眷然。故居民傳言。西湖街寓所。時見兩少女。絹紗革履。與三五少年。相將出入。大南門亦獲滬裝少女。衣服麗都。身懷炸彈短槍二。既就逮、則皆直認不諱。並解襟露炸彈。以示問官曰。此物觸金石亦爲煨燼。我固不欲自傷同胞。今事既無濟。但求速死云。

右二十四人。女子三人。姓名不傳者四人。惟就義時情狀。畧見當年雜報中。亦僅得其崖畧而已。

徐　培　封來冕　陳　才　阮德山　徐滿淩　華金元

梁　緯　林華嵩　林華淸　羅　聯　羅裕坤　周　增

趙宗賢　劉　爐　黃　森　陳　文　黃順基　李　仲

鄺　六　陳保榮　李　祺　李澤生即李苑　譚陳順　李自恩

陳啓賢　林榮平　吳南元　張作游　徐哂西

右二十九人。事敗後皆被戕。里居事蹟。都無可考矣。

民史氏曰。中國之由君主而民主也。自武昌革命始。然廣州之役。實肇其基。當日異軍特起。既皆高材碩學。而義聞仁聲。尤足使神人感泣。中外同欽。以故武昌兵興。不逾日而友邦公認。宣言中立。浹旬之間。嚮應之旗。遍于四方。固有由來矣。今張李之

徒。爭自託於共和矣。而創始之功乃不盡傳。即傳矣而稽勳議卹。且終爲肉食者所格。而並錫以暴烈分子之惡謚。嗚呼、此民國所以多事。而志士仁人所爲甘于一瞑不顧。含恨九泉者歟。

淮上黨人錄

淮上固尙武地也。代產將材。史不勝書。自海通以來。風氣榛塞。人才乃稍稍衰矣。然山澤之英。里閭之俠。世固未嘗絕也。五年春、雲南護國軍旣下叙州。北京伺察愈嚴。予乃微服至上海。匿居青年會樓上。越日韓君復炎已知之。先以書道意。並遣人驅馬車來迎。遂垂簾下幰。急趨而往。是時韓君居法界仁元里。部衆二三百人。賃屋數所分處之。湘鄂桂閩諸省皆集焉。然供疏附奔走者聆其語音。大率淮泗間人也。先是韓君與鈕君惕生有違言。遇事反相傾軋。適友人陶君卓如由閩過滬。挾有鉅資。余商於陶貸之。假鈕君之命轉以濟韓。於是韓鈕之交復合。乃日遣黨徒分道四出。

南而閩廈。北則潁壽。西至鄂渚。皆謀以異軍特起。予固慮其應多而力分也。既而專致力於蘇、常、揚、通、沿江沿鐵道諸埠。陰捭陽闔。伺釁而動。余言於韓君曰。是數處者皆蘇省精華。舟車便利處也。然交通機關。握於敵手。利於彼而不利於我。勝算終不可必。今宜反其道而行之。江以南假道湖杭以窺皖南。江以北當以海州爲根據。先起曹州之豪。東掠兗沂。直取海州。同時復由海道進師。輸送槍彈。則海州之獨立成矣。義旗既建。徐邳之衆。嚮應於宿遷。下河同人抵隙於邵伯。如此則淸江、淮城可不戰而下。江北之大局定矣。韓君亦然之。然以布置未周。倉猝不能行也。頃之揚州敗耗至。死賀廣等二十餘人。通州不戒。伏龍等十四人殲焉。蘇常皆以失機無功。江陰吳江亦得而復失。於是諸黨魁相戒捐意氣。轉思用余前策。復設機關於實康里符君所。以總其成焉。已而柏文蔚間行入杭州。擬借浙地練兵取廣德。方潛、楊文熙偕日人古川淸赴東京。假欵購械。爲襲取海州計。彭占元介劉魏諸豪回曹州。聯合銅

沛十八團。先期起兵。互相策應。計畫既定。乃各分途去。無何袁世凱死。諸軍皆罷。計余周旋諸黨魁間凡百餘日。雖幻影曇花。無成績可言。然諸人事蹟。余固耳熟能詳也。故特撮而紀之。庶後之採風者得以觀覽焉。

韓恢字復炎。泗陽北鄉順德市韓圩人也。少孤窶。無衣食業。淸季以徽兵留金陵。多與賢豪長者遊。所得俸金隨以周貧乏。無留宿者。於是軍中無上下。皆翕然稱之。恢既聞革命排滿之說。遂入同盟會。時時鼓吹於軍中。每公言之不諱也。退伍後隨黃興南遊。鎭南關、廣州諸役、恢皆與焉。已而武昌起義。金陵亦克。恢從鎭軍北伐。抵山陽。而淸江先已宣佈獨立。蔣雁行自爲都督。軍威不戢。閭里騷然。恢獨嚴約束。保護周至。議逐蔣雁行取而代之。未幾南北統一。遂解甲去。創工黨於上海。癸丑秋南方討袁軍興。黃興獨立於金陵。已而委去。軍中共議迎恢爲主。是時恢與何海鳴同居上海。海鳴昌言能籌鉅資以給軍需。恢信之。與之同赴金陵。以都督讓海鳴。自爲總

司令。然海鳴實不持一錢。軍中又無見糧。衆失望。欲散去。愾不可。議由商會籌給之。商人感其義。亦樂爲輸助也。頃之。諜報馮國璋張勳之兵已臨江。欲渡。下關火起。燬民居萬餘家。光熊熊觸天。火燄落城中如雨。愾乃慷慨登壇。訴北軍暴狀。聲淚俱下。軍皆感奮。始急揮兵。分守儀鳳神策諸門。城外天堡城雨花台最當衝要。愾帥同人自守之。越三日城破。北軍大掠城內居民。轉攻城外砲台皆下。愾雜入叢中易服東奔。炮斃其騎。竄伏溝塍間。遇田夫指引之乃得脫。遂東走日本。時前總統孫中山方創中華革命黨。賞愾材勇。引共機謀。陳其美不悅。間於中山。疏斥之。愾忿而去。乃召黨徒。別樹一幟。其美死。復隨中山廣州。庚申辛酉之間。中山以愾經營蘇軍事。設機關於滬上。號召黨徒。將由泗陽襲取清江浦。爲根據地。然軍無紀律。掠新集。衆與攻泗陽。不克。人民疾首痛心。不爲援助。卒以無功而去。壬戌春。江蘇督軍齊燮元以密探在滬上捕得。送金陵槍斃之。廣東元帥府追贈陸軍上將。

民史氏曰。玄黃之際、龍豕並興。販繒屠狗之倫、無不照耀前史。韓恢泗上一鹵夫。一聞革命排滿之風。思潮濆湧。從老同盟會諸先烈奔走數十年。得錢輒盡。始終一節。當袁世凱稱帝之日、有以巨金行賄、使叛中山者。恢覩之蔑如也。使不謀据江北。不黨萑苻得罪桑梓。豈非民國史中之完人哉。

賀廣泗陽縣人。少孤貧。與兄興（亦作新）給事縣廷爲小吏。縣吏故貪橫。廣獨持平無害。人皆稱之。辛亥清江宣言獨立。十三協兵潰而西走。沿途有擄掠者。廣糾集壯士衛鄉里。多所保全。既而袁專政。官吏乘勢煽虐。民不聊生。鄉人聯合控之上官。丐廣與名。廣曰。此所謂豺狼當道。安問狐狸者也。不應而去。因與韓恢通謀。留興於清江。三年春。興爲護軍使所捕。死獄中。廣隨韓恢奔走。亦屢瀕於危。志終不屈。五年夏、恢令謀揚州事。發被鎗斃。鄉人李登瀛亦從死焉。

樊炎（本名光炎）泗陽縣人。家貧。少與父、捕魚於澤中。縣官過。從役篡取其魚幾盡。炎大追呼。

縣官聞之。乃曰是兒倔强。長必非安分者。命從役交捶之。炎痛絕而蘇。嚙指誓曰。是皆大盜耳。何名爲官。吾必盡誅之。既壯。畢業南洋經理學校。後應徵兵役。留南京。俄過基督教堂。聞西教士人類平等之說。大喜曰。吾固知本來如是也。自是頗傾心於革命。辛亥武昌軍興。炎充五十一旅一百一團右校尉。統制徐紹楨謀應之。遷延不即發。縱張勳入城。炎憤而脫伍。匿城內。謀刺張勳。不果。既而江浙聯軍會攻南京。炎率壯士啓關迎之。張勳遁。炎改都督府屬官。二年秋南京獨立。炎偕韓恢守炮台。戰甚力。敗而偕遁。匿上海租界中。數數往來淸淮間。謀約軍警同舉事。五年遭洪憲之亂。共和岌岌。奉孫中山令。隨韓恢徵兵淮北。號召忠義。夏、率賀廣等二十餘人發難揚州。爲隊官所告。遂於湯家溝死難。事後、賀新賀廣皆蒙優卹。炎之功沒焉。

馬龍圖亦泗陽縣人。天方教徒也。爲人勇而多力。南京獨立。守天堡城。與張勳戰最力。炮台陷。乃退去。後亦死於揚州。

伏龍皋寧人。初爲安徽武備學生。以與於熊成基之變被斥。改投南京新軍。辛亥革命。率壯士五百人轉戰淮徐間。所向無敵。南北統一。以所部留鎮豐沛。戢盜安民。有古名將風。癸丑之敗。從韓恢東走日本。與共患難。稱莫逆交。五年夏、恢令謀通州。遂與顧錫九俱死。

顧錫九名振璜。以字行。亦皋寧人也。家豪於貲。世讀書爲儒士。錫九少聰敏。能文章。既卒業於南京法政學校。適革命軍興。遂投鎮軍爲記室。癸丑後匿上海。主愛國報編輯。衣食幾不給。賴館傭王二時周濟之。然文字鼓吹不少衰。五年夏、浙江宣告獨立。江蘇騷動。適南通黨人張澤霖介其戚陳某來滬通欵曲。伏龍等信之。因相與同往。既至與官紳議獨立。條欵不協。被害。

臧在新字與成。皋寧人也。幼聰穎。有大志。讀書學爲文。出語驚長者。清末應徵兵詔至南京爲九鎮兵士。繼入講武堂習要塞兵科。輒冠其曹。遂擢爲三十五標新軍排

長統帶林述慶奇賞之許爲國器辛亥軍興林爲鎭軍都督任在新爲隊長率師北伐沿運河而上與張勳前鋒遇於窰灣設伏出奇大破之勳退據兗州在新遂率衆屯徐沛握津浦路要衝屹然爲南方保障焉癸丑變作袁世凱命馮國璋會張勳台攻之初戰不利師長冷遹仁人也知衆寡不敵徒傷民命無益乃召父老謂之曰公等宜速爲計吾軍今不能爲公等留衞矣遂率衆南走南京既覆在新先匿上海既而東走日本歷南洋羣島遊說華僑爲討袁預備四年冬袁氏稱帝在新歸上海創立七日報以資號召自主筆政所作論議詩歌激昂慷慨讀者輒爲之唏噓奮發不知涕之何從出也五年春方與陳其美等謀協攻製造局適駐皐寧營長張實華遣人約歸皐寧共謀反正實華舊與在新友善故不疑其有他既至營遽囚之縶送南京里黨共愛憐之銳身營救既有成說矣馮國璋閱其牘曰嘻此放虎歸山也命亟殺之死時年三十四

張大卓漣水人也。少苦貧。邑富人朱氏愛其才。貲之讀書。既畢業于中學。志氣發舒。議論往往觸時忌。朱氏每切誡之不悛也。袁氏既謀爲帝。偵騎遍閭巷。瞯朱氏富。誣陷其父子。駢戮之。沒其產。大卓逃而免。因就學于上海中國公學。時從韓恢籌餉械。以接濟江北謀嚮應。一日俄至租界外。數人尾之。搜其衣袋獲炸彈數枚。捕之。遂爲鄭汝誠所殺。

民史氏曰。江蘇居江淮下游。瀕臨大海。東南數省所視爲安危也。辛亥之役。民軍既復上海。南京政府成立。清帝遂以退位。癸丑義師、贛寧并起。而上海失律。南京不守。四方因以解體。蓋形格勢禁。有由然矣。袁氏逆謀既著。防制江南北愈嚴。張勳一軍駐徐州。倪嗣沖一軍駐浦口。楊善德、盧永祥各以一軍駐淞滬。而南京、清江、海州、通州、蘇州、松江、又各有護軍使、鎭守使。率重兵屯駐焉。舉事之難。蓋百倍他方矣。然余每聞黨人聚議。常謂在新不前死。當此之時。必有奇謀偉略。傾動大江南北者。其爲

人所忻服若此。韓恢樸訥。比于噲伍。然輕財尙義。敢于犯難。固亦有足多者。用能驅策羣材。舍命不渝。功雖不就。亦足爲淮流生色矣。

地理問答六條

問題一　黑省荒涼蕪漠、數百年來幾視爲棄地。近因日俄交爭、我國乃始注意經營。其地利之發達、將來倘有可期者歟。（王直）

答案一、　黑省現時之荒涼、乃人事之未盡、非天然之缺憾也。考其地勢居三江之中。川渠旁達、土多沖積。殆與江浙相類、大抵地愈肥美、則草木暢茂。原始之開闢愈難。觀虞夏之世揚州厥土泥塗、厥田下下。漢唐兩代、猶爲瘴鄉。漢人之言曰。江南卑濕、丈夫多夭。唐人之詩曰、江南瘴癘地。逐客無消息。其開闢之不易可想也。黑省之不如江浙者、祇其溫度之低耳。然苟移民以實之。人烟輳集。氣候自能轉移。故俄之西伯利亞、地位更在黑省之北。其溫度平均、亦較黑省爲低。唯其擘畫開通、不遺餘力。故富庶繁盛、日益改觀。我苟悉力經營、以開發其遺利、則陸海之饒、固不下於內地也。且森林鑛產、含蘊無窮。黑省前途之發達、豈有量歟。（沌谷）

問題二　自淮以北無橘、人之所知也。近閱山東物產、橘居一焉。豈撰著之誤歟。抑山東果有橘歟。（李雲卿）

答案二　橘之產地、必其溫度高、水分足、乃有之。故曰橘不踰淮。又曰橘踰淮而爲枳。蓋自淮以北、去熱帶已遠。其溫度水分、固不宜橘也。然顧亭林先生嘗有顏神山中見橘詩云。黃苞綠葉似荊南、立雪凌寒性自甘、但得靈均長結伴、顏神山下即江潭。考顏神山在山東博山萊蕪之間。是山東固能產橘也。蓋山間局部之地其溫度水分、或有與淮南相類者、則橘亦生之矣。（沌谷）

問題三　亞細亞之名稱、緣何而起。取義若何、有謂即漢時安息之轉首者。其說然否。（茗生）

答案三　謂亞細亞即安息之轉音、其說創於侯官嚴復、武進屠敬山。諸家因之。然按之羣書、竊有未安。蓋大地五洲、其三命名於希臘。始皆一隅之地。後乃舉以被

於全洲。希人所謂亞細亞者、祇今地中海岸一狹長之地帶而已。羅馬人拓地而東、奄有今小亞細亞半島、亦沿用希臘舊名以概之。至紀元五百年、凡地中海以東大陸之地、皆被以是稱。於是西班牙之歷史家鄂羅秀、乃名半島爲小亞細亞以別之。此亞細亞沿革之大要也。若漢書之安息、乃古波斯之地。近譯或作巴地耳、或作帕提亞者皆是也。考古波斯滅於馬基頓王亞歷山德。其後爲大將塞留孤所據。立國曰敍利亞。傳數世而衰。有帕提亞人亞薩西者起於波斯北部。兵鋒所指、威行全土。遂攘斥敍利亞、建國於今呼羅珊之北。疆理所至東抵印度阿富汗、西劃敖孚拉第河。與羅馬爲勁敵。傳世三十、歷四百七十餘年始亡。考亞薩西之起兵、當紀元前二百五十二年、爲秦孝文王元年。其亡也爲蜀漢建興四年。張博望以孝武帝時使西域。正帕提亞朝鼎盛之時也。故安息之名聞於中土。漢書云、安息國治番兜城。西與條枝相接。蘇林曰、番音盤。近譯之巴地耳、帕提亞、實皆

番兜、（Parthiaus）一音之轉也。亞薩西一代、歷世相傳、稱阿爾薩克朝。西文爲、Arsaces 亟讀之則正安息二字之音也。且嘗考之、安息盛時、其地未逾敖孚拉第河。故漢書云。安息西接條枝、又云條枝國臨西海、所謂條枝者蓋即敘利亞。由是轉而西北、乃達小亞細亞半島。亞細亞之與安息、已若風馬牛之不相及。況乎亞細亞之名、當希臘殖民之世、已爲著稱。而安息立國、希臘亦已久亡。則亞細亞之非安息轉音、可不煩言而解矣。至亞細亞之名義、或云本於梵語之烏西亞斯、謂曙光之義也。或云地中海濱地卑而濕、有小平原曰阿西耶、蓋由阿斯之語根傳出、謂其地多池沼也。衆說紛紜、在西人已疑莫能明。然非由安息轉音、則確然無可疑者。（池谷）

問題四　苗蠻種族是否有文字。雲南曲靖府山中、有爨人所用文字、謂之爨書。其書法若何。（少衡）

答案四　苗蠻種族繁殊。所用文字亦各異。就其著者言之、有麽些文、有爨文、有爨文。麽些文字類梵書。用楮墨而無筆。以竹爲椎、長三寸餘。膏煎其穎。以大指食指掐而書之。爨文字類鳥篆。其人在諸種中最爲伶俐。號十二營長。凡玀鬼猔猪等之言語不通者、皆恃以爲傳譯焉。爨文字如蝌蚪、即所謂韙書也。此書造於阿畸。玀夷亦襲用之。阿畸者、雲南馬龍州人。生於唐時。漢納垢夷之後也。棄職隱山谷間。精思力索、二年始成字母一千八百四十有奇。夷人號爲書祖。殆彼中之倉頡歟。其他刻木結繩、不知有文字之用者、亦多有之。（沌谷）

問題五　太行山脈、據古三條說歸於北條。由王屋析城而北折。而東籍多以爲陰山南出之脈。相度地勢、應遵何說。（少衡）

答案五　觀於河川之流路、而山脈之走向可定。太行之兩側、西如汾涑文絳、東如桑乾、滱、易、沁、呼沱諸水、皆由北而南。可知其地勢北高南下。故太行之尾至河陽

而低落。由是汾渭河曲之間、乃凹陷而爲水滙。且山脈者、大地之軸線也。往往於同一之地、而示同一之方向。太行與泰山、及遼東高麗半島、其軸線傾向皆同。故可確定其由陰山南出。而與上列諸山、同爲東南走之平行線。此不獨近世東西學說爲然、吾國古書如朱熹所謂冀都諸山、皆發脈於雲中。可爲太行北接陰山之証。(見魏默深文集)惟古代地狹、又泥於禹貢導山之文、分爲三條。不知禹貢所言、祇以明其施功之次第、非所以談山脈。假如太行山脈果由王屋析城而北、則循山諸水、何以逆行而南、而燕代之間、更不聞有北行之水耶。（沌谷）

問題六　瀛寰全誌載、高加索有長明不滅之火、波斯教之敬火者來此朝拜。其火由人所爲、抑由於天然。若由於天然、果何理由。又土耳其國迦勒底巴革大德、有空際花園、爲古今奇觀。何爲空際花園。（肩初）

答案六　此火在高架索之巴克城中。波斯火祆教徒尊之爲聖蹟。至其長明不滅

之故亦由人力為之。無所謂天然者也。嘗攷東晉之初、有王離妻李、將河南火渡江、云受於祖母王。有遺書二十卷。臨終、戒勿絕火、遂常種之、傳二百年。火色如血、謂之聖火。宋齊之間、李媼年九十餘、以火治病、多愈。媼死、人為葬之、號聖火冢。每陰雨見火出冢門、號其處為聖火巷。今金陵禪衆寺前、直南小巷也。觀此則知火祆教當魏晉之世、亦已傳入中國。故其人之奉火有如是者、而其火必須常種。殆猶今佛座前之燃燈、則由於人為可見矣。

空際花園、古巴比倫國之遺趾也。紀元前千六百九年、巴比倫王甯督、營大城於敖孚拉第河畔。結構宏大。高三十五丈、厚及八九丈、壁上可列車六輛。翼壁有塔一二十五座。以銅造之河岸兩壁相對。中架橋、闊凡三十丈。橋之前後、以大屋為基。置園亭其上。大石巨木、及各種花草、無一不備。巍出雲霄。景色絕麗。殆如空中飛舞者。故謂之為空際花園。即南懷仁所稱宇宙七大奇工之一也。（沌谷）

書莊其仁之獄

莊其仁者泗陽之東北鄉人。其地與淮陰沭陽相錯。民貧而悍。故盜藪也。莊氏世居其間。族衆近千人。唯其仁家富。有田疇。築堡自固。佃丁數百家環而居。武斷一方。由來尚矣。其仁大父父皆舉孝廉方正。其仁弱冠補博士弟子員。清末亦舉孝廉方正。復被選爲諮議局議員。然性樸訥。終會無一言。身甚偉。面目黧黑。挺挺人叢中。衆戲侮之。皆呼爲黑炭頭云。辛亥革命軍興。其仁會其鄰衆。用新法束伍練團兵二百人。精壯過官軍。盜發輒殲之。以故近其仁居所數十里間。夜不閉戶。過客往往竊假其名以行。皆曰此莊某客也。善遇之。每縣中有大徭役。其仁慷侵縣官。雖縣官亦恃以無恐也。有單明志者。其仁鄰人也。富與其仁埒。顧族甚微。且世無讀書列庠序者。自其仁祖父時。已嘗魚肉之。其仁辦練。使使謂明志曰。速辦千金來。不則吾且破爾家。明志浼人居間求減。其仁大怒。告之官。拘置之獄。卒如其數乃釋之。明志出獄。恨之

刺骨。貨田募刺客。謀伺其仁于路刺殺之。然其仁防衛甚嚴。出入趨從。鑣鑣然終不得當也。其仁有狎友曰葛龍田。陰賊刻深人也。民國元年。政黨朋興。乃相將入共和黨。明志則入國民黨。思以相抵抗。已而國民黨敗。其仁欲借以傾之。明志大懼。盡貨其田廬。挾貲而亡。時陰往來淸江南京間。謀莊之心。未嘗一日忘也。先是省議會選舉。龍田思當選。其仁不讓。遂至兩敗。龍田深銜之。會龍田以事留淸江邸舍中。邂逅間猝與明志遇。明志避不及。跪泣求勿聲。龍田陽作色且揮之曰。咄。蠢奴。若豈足掛吾齒耶。以若所爲。倖而能中。若豈有完理耶。當此之時。偵探密布。苟一入之。雖百莊其仁無能脫也。若顧不知去。若豈足掛吾齒耶。明志大悟。營緣得識護軍使密探。約爲兄弟。賄以巨金。又重賂獄囚莊宏道。使誣成其仁罪。宏道故其仁族人。以盜劫案久繫獄中。其父亦以盜故。爲其仁所殺者也。故明志利用之。明志度計旣行。復自具狀詣都督府。告其仁勾通亂黨。私運軍火。將謀不軌。督批令護軍使查辦。護軍使先

已入密探報告。及莊宏道供詞。則大信以爲其仁眞亂黨也。夜遣兵圍其堡。掩捕之。一訊後遂鎗斃之清江西門外。家產亦籍沒。莊族憤其仁寃。掩明志家盡殺之。嬰孩無留者。其仁旣死。團兵盡散。于是羣盜蠭起。騷然遍一方矣。

眞史氏曰。吾聞政見不同者。外國謂之反對黨。自中國共和。乃有所謂亂黨。亂黨與反對黨。異耶同耶。吾烏乎知之。然自有亂黨之名詞出現。人道之保障以撤。朝列衣冠。夕而尸橫道路者。蓋不可勝數也。莊其仁以一鄙樸庸人。豪橫霸一鄉。固自有取死之道。然以去亂黨則遠矣。由是而知偵探之設。徒爲民間報仇搆陷之媒。于此而欲鄉里無事。養成其愛國保種之風。豈可得哉。豈可得哉。

近五十年中國之水利此稿曾見申報館出版之最近五十年。起草者爲襄城姚士鰲。經先君再三筆削後始付刊。星槎註。

目次

一　導言

我國幅員廣袤。水道縱橫。一言水利。非此區區短篇所能盡。茲略舉近五十年來先正時賢。經營水利。實惠及民之成績。供留心實學者之觀覽焉。若夫治河防魯豫漂沒之患。導淮謀江皖永久之利。浚通松遼之郵。建立東南水利。以及孫中山統籌築港浚河之偉略。張季直韓紫石規劃江北水利之碩謀。大都事非易舉。功效難覩。語其詳則另有專籍。供振興將來水利者之採擇研究也。

水利爲經國之宏謀。史籍所載。代有偉劃。然究其富國養民之實效。厥有二端。一曰灌溉。利用河水發渠澆田。沙滷也。浸潤而變爲沃田。經國遠謀。農獲厚利。則有若鄭國之開鑿涇渠。滙澤也。施工而支流交錯。民被其澤。則有若文翁之鑿金灌口。二曰運輸。運河開鑿。南北之緩急相濟。太行隄成。東南之漕運暢通。不僅爲往史著偉迹。亦且爲數代所利賴。至於疏流殺水勢。築隄堵水患。孳孳惟防災之是謀。實無關灌田運輸之實利。況河淮爲患。歷代皆然。記載所錄。不勝枚舉。念四史之河渠書。溝洫志、十之七志水患也。歷朝之工政報告。撥帑施賑。十之七治水災也。導淮之策既連篇而累牘。治河之書更積案而盈箱。議論多而成功少。究其指歸。無與史事。嗟夫。延年引河北行。既已等諸空談。余闕發湖疏流。亦復無人措意。林則徐畿輔水利議。丁顯導淮篇。切近事理者。世以賈長沙之痛哭流涕視之矣。况迂而難成者哉。其經營一隅水利。實惠及衆。若河南天平渠之溉田。河套開渠之水利。猶覺此善於彼也。夫

此篇之作。志在述近五十年吾國水利之成績。略議論而著事實。一以述先哲時賢之事功。一以著一代水利民生之實況。此本篇之宗旨一。晚近墾殖邊荒。與日俱新。奉吉黑幾已全爲富庶之區。綏察熱亦駸駸有凌駕內部之觀矣。惟茲爲墾荒殖邊之進步。非盡關水利之發展。此篇略墾殖而詳灌溉。則便於興辦水利者之參証也。此本篇之宗旨二。茲爲敘述便利計。約分吾國近五十年來水利進行之概況爲四部。一曰東北部。統奉吉黑三省而言。松花江、黑龍江、遼河、所經流之區域也。二曰中國北部。統直、魯、豫、陝、甘、青諸省。綏察熱附之。黃河、白河、經流之區域也。三曰中國中部。統川、湘、鄂、蘇、浙、皖、贛、諸省。淮水、揚子江經流之區域也。四曰中國南部。統粵、桂、滇、黔、閩、諸省。西江與閩江等之經流也。地域寬廣。掛漏必多。茲篇則又僅就近五十年來吾國水利成績卓著者言也。

二　近五十年來滿洲之水利

奉天、吉林、黑龍江三省。位居吾國東北部。亦曰滿洲。因自然之形便。區分兩部。一曰北滿。二曰南滿。北滿屬黑龍江支流及松花江流域。南滿爲遼河與鴨綠江諸水流域。皆爲滿族舊閭。今爲東北門戶。皆爲沃野未闢之區。今則人物輻輳。駸駸乎有凌駕內部之觀矣。數十年發展之迹。有可述者。夫滿洲吾國之新大陸也。滿族務武。棄利於地。既主中國。猶禁開墾。於是有不准漢人婦女越長城之功令。有禁止售地於漢人之定制。洪楊之變。清失北顧。浩浩無垠之曠土。皆爲內地人所不能染指者。至是亦始爲直、魯、晉、豫人生聚長養之樂土矣。光緒七年。吉林將軍銘安倡整頓滿蒙之策。而官有土地。分給漢人。又取消漢人婦女不得越長城之法令。爲滿洲發展史上開一新紀元。嗣後墾殖發達。寶藏盡露。中日戰後。滿洲之名。哄動全球。由是而日俄爭逐。而日俄開戰。而日人獨覇。蒙滿除外矣。宰割由人。利權全失。吾族之恥辱爲何如也。然競爭起而進步生。滿洲遂有蒸蒸日上之勢。即水利之發展。亦略有可言

者。茲爲便利計。略述南滿水田。北滿水運之近勢如下

(一) 南滿水田志要

南滿利源。以農業爲最著。惟國人農事思想幼稚。一切種植。墨守舊法。粗莽旣不堪言。收穫因之愈微。主產之物。初不過高粱、大豆、及粟數種而已。加以河流曲紆。水勢迂緩。水面之勻配。一哩不過二尺。引水溉田。非開溝至數哩、十數里、不能適用。故水田種稻之事。始固未嘗一留意也。自日俄戰後。日勢益彰。伴妻携子。聯袂而來。南滿鐵道附屬地。及奉天長春一帶。試種水稻者亦日衆。吾國人相形見絀。亦翻然變計。棄其高粱大豆之業。改種水稻矣。是爲滿洲振興水利之開始。

甲、南滿水田發達之經過。 滿洲種稻。始於光緒季年。日本人所經之勝弘農場。厥後朝鮮人試種於南滿沿邊各地。繼而推廣於奉天附近公太子堡、及新民府。千金寨、長春、開原、及其他關東州內租借地。逐年發展。產額日增。產額之多者。以奉天附

近及新民府爲最多。千金寨、長春、開源。次之吾國人人、趨亦趨。亦逐漸種稻於各地。惟無精確之調查。詳細情況。不可得聞。茲據日本關東都督府之調查。南滿稻田至民國二年收穫量已達十五萬石之多。稻田計有二百萬町步。以吾國畝數計之。已有五千餘萬頃。收穫量達三千萬至三千五百萬石。三井物產公司奉天支店所調查。僅奉天以南。稻田可植者即有一百萬町步。收穫在一千萬石以上。吾國奉天農事試驗場之成績。玄米每畝可穫二石五斗至三石。合而觀之。其水利之溥。產額之豐。亦可略窺一斑矣。此南滿水田發展之概況也。

乙、灌溉狀況。　滿洲農業。向恃雨露以代灌溉。及改墾水田。始廣開水源、以增水利。引水灌田法有兩種。一曰引河水以灌田。二曰鑿井汲水。引用地層水以溉田是也。南滿鐵路附屬地內。引水不易。皆鑿井汲引。從事灌溉。惟汲水灌田。率恃人力。需時既久。費力亦多。間有開鑿洋井。利用機械者。然開辦需費。小農望而卻步。國家又無

術爲之倡導。使與外人爭勝。則除胼手胝足。恃血汗辛苦以資耕種外。又有何法以如此耐勞勤奮之民。政府不知倡導。棄利於人。而惟日事搜括。養兵殺人之是務。又安望民生不日貧。國本不日弱耶。遼河諸流。地雖沃腴。而水勢迂緩。鑿渠費多。民智未開。地方官又無西門豹文翁其人者。爲之獎勸。亦惟有忍氣吞聲。於此費力多而成效少之汲水溉田耳。矧又重以雈苻多盜。兵與匪交困吾民耶。茲略著南滿汲水之法。以見其概。

（子）貯水池　滿洲貯水池。與內地異。內地鑿池。僅供貯水之用。滿洲貯池則兼用以輔助推行水利焉。大都擇砂質低地。鑿爲貯水池。淺者七尺。深者丈餘。水即湧出。池之四周。護以隄防。築畦汲水。灌溉田園。汲水之法。有用足踏水車者。有用替鈞瓶式者。足踏水車每架需人工二。一小時可汲水百石。替鈞瓶式每架需人工四。一小時汲水二百七十石。其式創自日人。清季日人開辦南滿各農場。皆採用之。民國

初年。日本南滿鐵道勝弘農場曾鑿一貯水池。長十間、（每間合中國六尺）寬三間、深六尺。一小時可汲水五百石。此法雖遜於機械。而用費低廉。吾國小農多採用焉。

（丑）水井　水井分普通貯水井及俄國式鐵管井二種。鑿井之多寡。視水田規模之大小。普通貯水井。掘地自十五尺乃至三十尺。即得相當水源。蓋滿洲地質自地面至地心三十尺以上。類皆壤土、黏土砂石。故開鑿較易也。惟上層土質過鬆。容易崩壞。鑿井至砂礫層水脈。即須停止。若貪得水源。往往底土破裂。前工盡棄。爲可慮耳。汲水之法。多用水車。以馬力旋轉汲引車轉水傾。以灌農田。此爲吾國舊法。北方各省多利用之。惟汲水於十五尺乃至三十尺之水井。功效甚微。故欲經營水田。非使用喞筒。藉電力、蒸氣力、以暢足水勢不可。然設備需款。小農力微。瞭望田畝。徒猶在舊式以馬力吸水現狀中也。民國元年。日本勝弘農場所開之貯水井。大者口

徑寬十五尺深二十三尺深水十五尺左右汲水裝置用十二馬力石油發動機運轉。以上口徑之唧筒一小時出水之量即在七百石以上可溉田三十町步近來水田發達田漑地闢。其扶老攜幼以吾國爲樂土蓋有由矣假國式鐵管井者以鐵管嵌入地中。就管取水之法也鐵管之構造下端尖銳形如毛筆自下而上約六尺左右。鐵管分內外二層內層遍鑿小孔蒙以眞鍮（音俞似金自然銅之精也）細網。以防砂礫侵入外層鑿孔稍大六尺以上則爲實管鑿井者以鐵管嵌入地中至下端達於水脈爲止地面管口接以唧筒即可汲水溉田用法簡易鐵管多種任意選擇。惟用於水田經費過多採用者實寥寥耳。

以上南滿水田自清末以來發達之概況也就中以日本人之經營者爲最多勝弘農場特其南滿鐵道附近經營水利機關之一耳其他類於勝弘農場者更不勝枚述。迄乎今日水田發達較昔益勝而吾國合資力以經營水田尚無聞官辦之試驗

場。有名無實。如之何民不日貧。國土不日削也。

（二） 北滿水運發達略說

近世交通便利。輪船往來。無地蔑有。一言水運。利不勝述。即以長江流域言。試一究近五十年輪船往來發達史。即非數萬言不能盡。言水利而及於水運。得毋連篇累牘。以縈擾閱者之觀覽乎。雖然。滿洲者吾國之新大陸也。昔爲曠土。今爲衝要。開拓發達。近數十年事耳。而南滿之水田。松黑兩江之水運。不僅關一隅之開塞。實足覘領土之存亡。舉南滿水田與北滿水運。著其關係民生國計之大端。以冀喚起主斯土者之注意。非泛泛之論松花江黑龍江昔行幾船。今行幾船而已。

甲 黑龍江松花江航運略述。 晚近無導河濬流之舉。故言水利者。只有灌溉。而屬運輸於交通。故水運不與焉。然非所論於北滿。北滿松黑兩江之下游。固由前淸末葉。俄人之苦心經營。排兩江水底之礁。測定兩岸標線。而交通始無阻者也。俄人既

竭力經營。覩爲已有。組織水輪。往來游駛松黑兩江間之航路。非復我有矣。航權既失。華商僑俄者數百萬。時被虐待。淸季國弱政亂。莫可如何。此歐戰前之傷心事也。當時松黑兩江航路槪況。大致自三姓（今伊蘭縣）往來東俄一帶。有汽船十餘隻。商賈運輸。略無虛日。自三姓城南至哈爾濱。水蒸汽船數十隻。然船小載輕。大概自四十噸至一百噸不等。吃水約在四尺上下。亦往來如梭。絡繹不絕。斯時之北滿。蓋早已屬諸俄人之掌中物矣。歐戰以還。俄亂內起。國人始組織戊通公司。買俄船三十餘艘。恢復松黑兩江之航權。以哈爾濱爲總公司。於三姓、黑河、佳木斯等處。設分公司或事務所。往來策應。便利貿易。航程路線在松花江者。自哈爾濱起。經通河三姓、富錦、至同江。入黑龍江。在黑龍江者。經佛山、烏雲、璦琿、黑河、至廟街俄領一帶。戊午通航。故名「戊通」。迄於今四年矣。徙以經理非人。營業不振。近且有岌岌倒閉之勢。國人經營商業之無能力。此亦其一端也。

乙、遼河水運略說。　清季日人松本敬之著富之滿洲云「遼河所用中國帆船。有一萬三千隻。往復運送。自春三月至七月。可達十萬零三千載」又曰。遼河水運。昔不如今。自營口開港之後。繁盛之度。日漸增加。當時營口之貿易。視遼河之運輸。遼河之運輸。視營口貿易之發達。味其言。則遼河水運亦滿洲富庶之一原動力也。近年以來。船艫相接。款乃之聲。晝夜相聞。視往時交通未啓。僅以鐵嶺爲遼河水運之北極點。貨物集散之區者。其進步更不可以道里計也。其他如鴨綠江、嫩江、水流暢適。亦富水運。惟其交通不自近代始。故略而不論焉。

（三）　近五十年來中國北部之水利

中國北部。以黃河流域爲主。以白河爲附。約包有陝、甘、晉、豫、直、魯、綏、察、熱、諸省區。黃河經流區域。僅有甘、綏、察、晉、魯、豫、及直隸之一部。河南南部。爲淮水流域。直隸中部。以北水系繁多。且多不屬黃河之支流。亦不盡屬白河流域。謂中國北部爲黃河流

域、白河流域者、舉大數也。

黃河發源於青海巴顏喀喇山北麓、初源爲阿爾坦河。至甘肅西寧道貴德縣入甘肅境。經寧夏道東北環五原托城爲河套。再南爲秦晉二省之分界。至金隄關入河南境。東過直隸大名道之南。入山東。由利津縣入海。綿延二千七百餘英里。入河大川有涇、渭、汾、洛、沁、丹、諸巨水。全河約可分爲上流、中流、下流、三部。上流自青海至綏遠東南。中流自山西河曲至金隄關。下流自河南金隄關至利津入海。大概上流自中衛以上。水勢湍悍。下游自潼關以下。曲流山間。陡落平地。潰決橫溢。害不勝言。代設專官。歲糜巨帑。是黃河者中國北部之大患也。魯豫不幸。遭此禍水。沿河荒蕪。無利可言。所可稱述者。惟中衛以下。薩拉齊以上。諺所謂天下黃河富寧夏之千餘里耳。茲分舉河套水利發達史及黃河支流陝甘晉豫數十年來水利大要如下。

（一）河套水利發達史

甲、河套水利發達之回顧。 古諺云。「天下黃河富寧夏。」河套亦古之寧夏也。滿清主中夏。河套內外俱隸版圖。蒙漢之兵爭雖泯。而交通之防遏猶嚴。故套地之荒落也亦如舊。迄乎承平。戶口繁多。去富就豐。勢非法令所能禁。康熙西征。設驛殺虎口。由歸化城西抵包頭鎮。北出狼山。便行軍旅。而秦晉貧民。即相與負耒驅車。竊循驛程以俱進。鑊鋤所及。土默特之榛棘盡拔。乾隆年間。來者日衆。遂越包頭鎮西入後套。築室耕田。儼然漢家。雖引水開渠。規畫未精。半耕半牧。半商半旅。行居莫定。而大河南北。固已爲耕田鑿井之世矣。是爲河套水利發展之開始。自後來者日衆。後套盡闢。引水溉田。爲利益溥。有清末葉。國事不競。門戶洞開。俄羅其北。日逼其東。而河套亦漸有外人調查傳教之足跡。宣統二年後。日人常往來包頭鎮購亞麻子（一土名胡麻）間事調查。虎視眈眈。野心叵測。同時內地人來套引河墾土者。亦絡繹不絕。政府亦特設墾務局。司經理墾渠溉田。築壩啟閘。放水之責。今京綏路成。交通

益便使繼續發展。不爲惡政府軍人之摧殘焉。河套之發達固未可量也。此河套數十年來進步之概況也。

乙、套中灌溉之現狀。　套中墾植。以水利爲前提。蓋因地質犖确。雨澤又稀。非賴黃河水漲時。充分灌溉不可。淺言之。套中平坦千里。能澆水即能耕種。不能澆水即不能耕種。黃河不能直接灌溉也。必多開引水之渠。功效始見。渠有幹渠、支渠、官渠、私渠之分。水利機關二。一爲水利局、即前清之墾務局也。二爲財政部之歸綏墾務處。局設局長。處設主任。經理其事。茲舉近人河套水利調查現況以見數十年來套中水利進行之成績焉。

（子）官渠　現有常勝渠、哈喇蓋渠、義合渠、沙河渠、阜戶渠、黃河渠、剛目渠、纏金渠、八道。完全由水利局董理。民間所有糧地之用官渠溉田者。納糧銀之外。每頃須納水租四兩五錢於水利局。三兩三錢充修渠費。一兩二錢充水利局經費。

（丑）私渠　即私人所開之渠。如官渠中之黃河渠。梢即爲私人王同春經手所開濟。據土著云。水利局本只有河渠三道。餘渠均爲王同春所有。後爲墾務局沒收入官者。此亦中國官吏祇知虐民。不知保民之一証也。

（寅）外人經營渠道　美國人斐里斯牧師傳耶敎於河套十三年矣。創辦學校不收學費。嫺熟蒙語。著聲遠近。曾在五原縣東南開鑿水渠。計長九十里。費銀一萬兩。可澆地八百餘頃。斐里斯與蒙人直接交涉。經營進行已十二年。納租修渠墾地引水。均與蒙人商辦。不歸水利局管轄。水利局亦不敢過問。不肖官吏欺內媚外可見一班矣。

（卯）水利機關　套中現有水利局一。歸綏墾務處一。水利局昔爲墾務局。近始更名。有正副局長受綏遠都統管轄。上承北京全國水利局。歸綏墾務處有墾務主任一人。由財政部委派來套。主持歸綏墾務之一部。不受都統管轄。惟都統仍居監

督地位。

(二)陝甘水利之概觀

河套水利。已略如上述矣。近數十年來陝甘黃河支流。及寧夏皋蘭水利之成績。亦有可言者。一曰甘肅近數十年來之水利。黃河自貴德入甘省。迄於入套。共歷城十三。迂廻曲折。計水道有二千三百里。自導河(舊河州)以下。始見渠工。入皋蘭境。土沃物阜。灘皆墾植。河流金縣亂山中。瀉如瀑布。土人沿山引水以溉田。靖遠黃河漲灌溉田畝。一望無邊際。中衛廣宇天開。平疇棋布。水利亦溥。寧夏沃野千里。彌望皆青。渠之大者有漢伯渠、胡渠、御史渠。(甘肅有二御史渠。在寧夏者溉田二千餘頃。)御史渠灌溉田二千餘頃。漢伯渠亦長八十餘里。與胡渠共溉田五千餘頃。每渠又各有支渠。計溉田之數。中衛得三千三百餘頃。靈寧四千餘頃。靈州七千餘頃。地愈北而渠愈大。水利愈富。中衛較皋蘭已勝。靈寧靈州較中衛又勝。迄乎寧夏洋洋大觀。視寧靈中衛又瞠乎其後矣。

此清季以來。甘肅水利之情形也。時皐蘭土著有段續者。創設水車。製木斗爲方形。排釘於車輪之四周。豎置於岸高水深處。逆齒近水。汲水上升。每大車一輪可灌田七八百畝。小車可灌田四五百畝。農戶競相倣效。兩岸排輪如雉堞。河流湍急處。均採用之。斯亦吾民族繁殖自立之一法。而有待於後人之表彰者也。一曰陝西近數十年來之水利。涇渭二流。素富灌溉。近苦兵禍。無可徵矣。然寧夏河套而外。黃河瀉流湍急。無水利之可言。自潼關入渤海。更潰決時聞。爲古今巨患。沿河兩岸。沙蹟連亘。荒涼滿目。皆河患使之然也。其支流各河水利之可稱者。首推渭水流域。渭水連陝甘兩省。經流各地。水土腴衍。氣候溫和。人烟廬舍。櫛比鱗次。地苟可闢。莫不引爲水田。然渭水水利。秦隴共之。上游合流者多山泉。水清且甘。下游合流者多沙河。水濁而肥。隴渠土質堅牢。一勞而水利永存。秦渠沙性鬆浮。疏浚而水利始溥。性質雖異。其爲利則一也。秦中灌溉之利最著者。渭之外又莫如涇。涇縣龍渠。古鄭白渠之

遺址也。向灌涇陽高陵、三原、醴泉四縣。清季兵興。灌溉荒廢。同治八年。陝撫劉典籌款修理。迄光緒中葉。時復修築。渠長十餘里。灌溉四縣。實水利中之一大觀也。此陝廿數十年來水利之成績也。

(三)山西水利述要

晉省河流縱橫。水利益饒。惟地僻土瘠。昔皆荒蕪。民國以還。晉督閻錫山列水利爲六政之一。力加提倡。水利漸著。現著手舉辦者。山陰縣則有柏口渠。濬成可溉田七八千畝。岢嵐縣牛家莊兩渠。可溉田千餘畝。潞城縣石渠可溉田十三頃。定襄縣通利渠長六十里。灌田亦富。又復購置機械。制定水利貸款章程。他日利普全境。正未可量也。茲將山西各渠。及山西水利各公司。列於下端。以見山西經營水利之一斑焉。

一、廣渠 桑乾河經陽高、天鎮二縣。廣源公司引用之。各溉田六百餘畝。

二、南渠、北渠、中渠、東渠　在應縣南。共溉田十萬畝。廣裕公司所經營也。崞縣、定襄亦各溉數萬畝。

三、淳濟渠　在淳縣。爲晉裕公司所經營。溉田六千畝。支渠溉田三千畝。

四、廣裕水利公司　在朔縣者。溉田八十頃。在天鎭者。溉六百餘畝。

五、信豐水利公司　在平魯縣。塌而後開。溉田七十餘頃。

六、南坪水利公司　在靈邱縣。溉田千三百畝。

七、大興水利公司　在朔縣。灌地八千畝。

（四）河南天平渠誌略

河南地勢平坦。黃河而外。水皆緩流。人稠地闢。鑿渠溉田。殆不可覩。稍可稱述者。惟河北道天平萬金二渠、及沁陽濟源一帶廣濟、永利、利豐三渠。汲輝一帶之百泉而已。然皆前人開鑿修治之功。今人惟墨守舊法。坐享其惠耳。晚近鑿渠溉田。成績卓

著。則惟有一安陽縣之天平渠。

甲、天平渠之歷史　天平渠在安陽縣西北。漳河南岸。引漳行渠。灌溉多地。水利爲全省之最。溯天平渠最初開鑿。遠在二千年前。周時西門豹、史起、實開創天平渠之鼻祖也。厥後歷代興革。政不暇施。天平古渠。湮廢不用者垂二千餘年。前清光緒初元。晉豫兩省。連年荒旱。安邑之民。苦於饑饉。遂於光緒六年。稟請疏濬。天平渠由此復新。歷任地方官亦賡續試辦。然泥守舊道。續用弗成。蓋古渠淤積過高。最低處較閘門引漳河河底又高三四尺者。最高有至四丈四尺者。工倍事半。引水匪易。歷久無功。職是故也。光緒三十年。邑紳馬吉森始探改道之議。組織普利公司。挑挖新渠。然辦理未善。旋亦停止。宣統元年。袁世凱罷官歸里。隱居洹上。主持另立天平渠灌田股分有限公司。從事開鑿。至民國二年。而渠工始成。是爲現時經營之天平渠

乙、灌溉狀況　天平渠起安陽縣城西北四十里之漁洋鎮。西北引漳水入渠。經頭

二閘。穿向古渠道。及京漢路之東邊。由此徐趨東行。至安陽橋村。流入洹河。計自幹渠口迄渠尾。共長三十三里。渠頭漳河底溜。較尾閭洹河底溜高七丈有奇。幹渠之外。有支渠十七。沿渠地勢。西高東低。故渠以東受水易。引水溉田之渠十有三。渠以西受水難。引水溉田之渠僅有四。幹渠寬一丈至三丈不等。水之深度。淺者二三尺。深者五六尺。支渠由用水村莊。自行挑挖。公司僅行監督之責。據民國四年天平溉田公司量水器測量之報告。每一小時入渠之水。可達三萬二千四百立方英尺。每二十四小時。約可溉田五百四十畝。渠水盛時。河頭開閘。每一晝夜可灌田二千一百畝。若用水之戶。每半月輪流灌溉一次。迴而復始。可以灌溉三萬餘畝。渠成之年。實溉田三萬四千餘畝。就水利言。實近數十年來之一偉業也。

（五）直隸近代水利舉要

直隸水利。有清一代。以雍正朝爲最著。時怡賢親王。總理畿輔水利。數年之間。墾地

六千餘頃。厥後林則徐復倡言之。時方多故。未能實行。自同治以後。迄於今日。鑿渠溉田。間有可述者。益寥寥矣。據同治四年。卞寶第請將荒地試墾水田。疏云。咸豐九年。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駐兵大沽海口。以海河兩岸舊有水田。日久荒廢。倡議勸捐資墾得稻田四千二百餘畝。遂使斥鹵之區。成爲沃壤。此近代直隸水利成績之可考見者一也。同治初元。侍郎崇厚請開天津水田章程。疏（事在同治二年）云。茲據鄧啟元（時大沽協都司）姚經陞（天津海防同治）面稟云。前開地三千五百四十畝。近年有佃認種者二千七百九十畝餘。因收成不齊。佃逃地荒。詳查其中。尚堪招佃承種者。二百四十畝。餘五百餘畝。非滲漏不能儲水。即鹽鹹不能滋長。實因地勢使然。尚非耕耨不力。必得添開進水溝一道。則前項荒地。留有二百畝。可以招佃承種。並於溝旁荒地可開闢七百五十畝。一律引水種植。共計收復並復開地一千餘畝。俾已成之田。不致仍復廢棄。而水利可推廣矣。（以上節採原疏）此近代直隸水利成績之可考者二也。卞寶第同治四

平原疏又云「寧河天津交界處。有棄地六七十里。曠無居人。廢棄可惜。寧河所屬軍糧城、七里海、陳家溝、一帶。頻臨海河。引水灌溉。可開稻田一千餘頃。歲可收稻米十萬石。無水之時。可以灌溉。水漲之時。可以宣洩。開渠二道。官爲經理。計渠一道共三十餘里。兩道共長六十餘里。招佃墾種。確可得稻田四千餘頃。變斥鹵爲膏腴。洵爲美利。」奉命允行。此近代直隸水利之可考者三也。光緒七年。李鴻章覆陳直隸河道地勢情形疏云「淮軍統領周盛傳更於津東之興農鎭至大沽。創開新河九十里。上接南運城河。又於城河兩旁。各開一渠。以便農田引灌。其興農鎭以下。又開橫河六道。節節挖溝。引水營成稻田六萬畝。且耕且防。海疆有此溝河。亦可限戎馬之足」云云。此直隸近代水利之可考者四也。中東戰後。直督招民承墾小站水田。其初殆無一人應者。厥後一二佃戶。積利致富。承墾者始絡繹不絕。故今之小站附近。水田墾植者頗多。而其他地方。尙依然荒僻。此蓋北人未習水稻。不知種稻之利。

且需資倍於旱田。而豐歉未定。故望塵而却步也。（詳民國五年地學雜誌李永鎮論畿輔水田。）此近代直隸水利之考見者五也。總此數端。略具端倪。十年以還。變亂相尋。救死不暇。遑論水利哉。且去歲旱災劇烈。近時罕有。政府除藉賑歛錢之外。朝野幾無一人。以興水利爲言者。此可覘國政觀人心矣。若夫連篇累牘之水利計劃。積厚盈尺之治河書。與水利事實沿革無關。蓋缺如焉。以上近五十年來中國北部之水利。實在情形也。山東地瘠人稠。有田皆耕。全省河流。黃河而外。徒駭、小淸河、運河、衛河、皆饒水運之便。而鮮灌溉之利。且皆非近代人力所經營。概不贅述云。

四　中國中部近五十年之水利

自魯、豫、陝、甘、以南。閩、粵、桂、黔、滇、以北。江淮主幹經流之區域。爲叙述便利計。名爲中國之中部。此名也。綜吾國全域言。稍欠允當。特以所述爲近五十年水利之成績。區域廣闊。故宜提綱以舉要。往事若揭。尤當存信而缺疑。記事期在存眞。覽史所以徵

今。案頭無書。採輯難周。知之爲知之。不知者蓋闕如也。

江淮流域。括省有七。曰蘇、浙、皖、贛、湘、鄂、川。長江經流六省。而淮水僅經流豫省之南。蘇皖之北部而已。利害相較。判如天淵。淮之禍蘇。視黃河之禍魯豫。且尤過之。故江蘇水利。半在治淮。灌雲武同舉之言曰「我淮北祇有水患。安有水利。水利云者。祛其患已耳」

痛哉言乎。淮與河、爲蘇、魯、豫、皖之癥結。有害無利。所孳孳日夜以籌謀者。非農田運輸之增進。實漂沒沉淪之如何免避耳。若長江則異於是。利兼南北。富甲全國。旣資灌漑。且便交通。灌漑溥。故物產豐富。交通便。故商業發達。不特爲黃淮所弗逮。亦且爲吾族生存繁殖之憑藉。陳庭經之言曰「今之江南水利。有合於遂人之法矣。三江之兩旁。或十里。或五里。則有縱浦。縱浦者、江之支流也。縱浦之兩旁。或三里。或二里。則有橫塘。橫塘者、又浦之支流也。塘之兩旁。又有港汊。港汊之兩旁。又有溝渠。而

凡江、浦、涇、塘之上。莫不有岸。萬夫有川。三江也。川上之路。則江岸也。千夫有澮。縱浦也。澮上之道。則浦岸也。百夫有洫。橫塘也。洫上之塗。則塘岸也。十夫有溝。港汊也。港汊有畛。則港岸也。夫間有遂。則溝渠也。遂上之徑。則塍圩也。此即遂人之法也。禹貢、揚州之域。厥田下下。而至今皆成饒沃者。得水之利也。」（以上採自陳庭經備荒議）故長江水利者。中國中部各省財貨豐厚之一大原因也。若夫海通以還。輪船輻輳。水利之用。遠過往時。長江之嘉惠吾族。更不可以指計枚數矣。然此爲天然之水利。隱流無波。故帆船如梭。紆曲行遠。故農賈其利。建立塔燈。可以夜航。扁舟一葉。可以橫渡。今如是。昔亦如是。則非茲篇所當詳及也。茲略舉近五十年來人事盡而後水始爲人用。利始及於衆者。以資參考。至交通現況。商業發達。則有普通本國地理在。不贅述云。

（一一）清季兩江水利之一瞥

淸季首倡挑河溉田爲兩江振興水利者。咸豐初林則徐也。其劉河節省銀兩撥挑

七浦等河疏有云「江蘇號爲澤國。而財富甲於東南。賦出於田。田資於水。故水利爲農田之本。不可失修。吳淞、黃浦、劉河、三江之舊蹟。白茆河又別爲一大支。近年以來。或動款興修。或捐資挑鑿。均經准辦在案。此外尚有太倉州境內七浦河道及太湖以下泖澱等處。亦多壅塞。亟宜擇其要道。挑挖疏通。俾上下一氣呵成。淸水暢流。以涮湖淤。而資灌漑」云云。計當時疏浚七浦、太倉河工長五千六百丈。費銀一萬五千餘兩。元和縣南塘寶帶橋五十三孔費銀六千餘兩。太倉楊林河費銀八千餘兩。吳江縣瓜涇港等河五千二百兩。其餘若泖湖、朱涇、以及華亭涇、黃姑塘、浦華塘、白蓮涇、長蕩、小腰涇等河。皆由則徐勸捐興挑。以富水利。故曰地力必資人力。而土功皆屬農工。水道多一分之疏通。即田疇多一分之利賴也。此浚河與水利之實事一也。其驗收蘇、松、太水利疏云「江蘇漕賦。出自水田。水治則田資其利。不治則田被其害。自上年至今。各屬續挑河道。除零星汊港不計外。其在蘇州府屬。則有吳江

縣瓜涇各河。工長一千五百六十丈。常熟、昭文、一長四千九百八十丈。一長三千四百丈。吳縣計二千二百三十丈。在松江府屬者。上海工程有三。一長八千五百七十丈。一長四千八百六十一丈。一長六千五百二十丈。華亭縣工長四千餘丈。婁縣工長三千六百六十丈。金山縣工程有二。一長十五里。一長四十五里。清浦與婁縣元和交界處工長二千九百六十五丈。在太倉州者。一長四千九百四十丈。一長兩萬四百九十丈。在嘉定者一長六千七百四十九丈。一長九千四百六十九丈。以上各工。界連十五州縣。合計挑浚土方共一百六十六萬七千四百餘方。可謂勤農事知所先務矣。夫江蘇固水利富饒。利甲全國之區域也。天助自助者。使無人爲之倡。則棄利於地。不爲青海之曠無居人。即爲滿蒙之謾藏誨盜矣。林則徐孜孜懇懇統籌兼顧。曰惟興水利。便農工之是謀。讀其言令人起敬。使蘇魯疆吏。今日有林公其人者。則江北數十縣之水災。官家壩數百村莊之漂沒。當不至繼五省旱災而重苦吾

國人也。昔也設官利民。今也殘民以逞。政治紊亂。每況愈下。又安得不令人起今昔之感耶。

（二）導淮之回顧

導淮近數十年來之一大事也。淮之害。視昔益烈。而導淮之謀。亦以今日爲獨盛。談吾國水利者。率以治淮爲先務。張季直韓紫石倡之於前。鄭立三武同舉和之於後。測量勘驗。著爲文章。組織水利協會。發刊水利雜誌。此殆蘇省地方自治之見端乎。茲略述其經過之歷史。

導淮之謀。始于山陽丁顯。同治五年。淮決清水潭。丁氏蒿目時艱。倡議疏浚。主恢復淮水故道。著導淮捷議、導淮補議、導淮芻議、擬復淮水故道章程、黃水北徙應復淮水故道有利無害等篇。公布於世。奔走經營。不遺餘力。並規劃工費銀估定爲一百四十六萬四千餘兩。以浚全淮。六年與宿遷裴則澐稟請江督曾國藩、漕督張之萬、

蘇撫郭柏陰、會奏清廷。經部報可。開設導淮局。以謀進行。是爲導淮之權輿。旋因戰後款絀。淮局停辦。肉食者鄙。忽作忽輟。同時又有裴陰森等稟請導淮。曾國藩批擬先濬成子河。分淮入黃。東至海口。西出桃源今泗陽五百里。逐年修濬。若著成效。再疏闢清口。僅再有效。再行堵塞三河。確定淮道。亦以事體重大。未克實行。嗣丁顯等又於馬新貽任內遣李成抱告京控。由都察院靈桂代奏。奉旨交馬新貽、張之萬、丁日昌、據情會奏。此後漕臣張之萬始掘挑舊黃河及張福石等河。始由議論而稍稍見諸施行矣。光緒六七年間。江督吳元炳、劉坤一踵而行之。籌謀未周。功效甚微。九年左宗棠督兩江。又議復淮。親自勘視。規劃較詳。並檄海分司。就北鹽內籌備工銀二百萬兩。以利進行。會左公移督閩浙。事亦中止。光緒三十二年。江北大水。通州張季直、海州許鼎霖、呈請江督端方。設局測量。旋復作罷。此清季疆吏辦理導淮之情形也。宣統元年。籌備立憲。各省設諮議局。張季直復提導淮議案於諮議局。經衆可決。

於是設江淮水利公司於淸江浦。着手進行。擬向美國借貸美金二千萬。以各湖蕩涸出田畝爲担保。民國以還。因而未改。及張氏任農商總長、全國水利局總裁、復倡設水利局、河海工程學校等。以期水利之大興。三年並請美國紅十字會工程團工程師戴維斯(Davis)賽波特(Sibert)等。實地導勘調查測繪。基礎漸定。歐戰旋起。借款中止。工程亦歸停頓。五年以蘇魯開濬運河爭議。復開水利會議於江寧。非常之原。黎民懼焉。治魯水者苦徐揚。治皖水者苦淮海。議論蜂起。無所折衷。甚至定一淮河出水之路。入海而海民抗拒。入江而江民抵制。七年乃有江蘇水利協會之組織。每季刊印雜誌一冊。共商進行。今已出版十期矣。此民國後江蘇紳民公謀治淮之情形也。總之。導淮之謀。始由私人之建議。進而爲官紳之合謀進行。再進而爲地方自謀。使繼長增高。有進無懈。長淮雖大。終不敵蘇人之子息孫繼。愚公雖不能移山。而蘇人終必有治淮之一日也。

（三） 近五十年長江沿岸沙州開拓略說

長江不僅當農田水利之灌溉。舟楫往來之便利。且江流冲積。堆砂成田。下流沿岸腴壤堆積。歷時稍久。即成良田。故沙州墾植。爲農大利。自南通海門一帶。近數十年來。常有新生沃壤。供吾族種稻植穀、生長老死焉。此雖非開渠灌田之比。亦江流之賜予。江蘇之一水利也。爰取左宗棠督兩江時奏報清丈沙田疏。及近日調查報告。以著其變遷之梗概焉。原疏略謂。江蘇淤生沙州。爲時已久。曾國藩督兩江時。定爲十年一丈。酌量新墾。分別徵租。咸豐七年。同治七年。靖江一縣。兩次已丈出埂划一萬三千餘畝。江陰等縣。沙洲林立。坍漲靡常。漲則任意罩佔。坍則延宕不報。公私自擾。利不敵弊。此光緒以前對于沿江沙洲經營處置失宜之情形也。光緒六年、左宗棠派委清丈。自江陰起。武進、寶山次之。揚州、丹徒、常熟、上海、南滙、川沙五縣廳又次之。閱時兩載。計得圍築成田。收有花息。應升科之灘地三十五萬五千一百四十二

畝。特重地七千二百八十六畝。每年應徵應增銀一萬七百八十八兩。內計先已起徵銀三千六十七兩。零星坍沒地二萬四千七百七十五畝。應豁銀一千一百四十八兩。又未定案未闢築地二萬五千八百九十四畝。尚未收租。計收存司庫田價佃價銀一十萬三千八百一十兩。又補課銀三萬二千餘兩。除開支外。實存銀十二萬九千二百餘兩。較之同治七年。收數多至兩倍。今又三十餘年矣。水流不息。沙洲日張。當必更數倍於光緒之時也。其嘉惠吾民之功績。亦可覩矣。不但沙州然也。今之崇明島。初亦一沙洲耳。江流滔滔。空無居民。厥後江水冲流。淤沙漸多。冲積既久。成爲一島。人民移住。逐漸加多。自宋以來。始設官以理之。今則長四十英里。闊五英里、至八英里。面積二百七十英方里。人口超愈百萬。平均一英里有三千五百人。爲國內人口最稠密之地。高岸爲谷。深谷爲陵。以此推之。今日頻臨江海之上海。將來或一變而爲內地之一都會矣。江水之有利於吾族。寧有涯耶。

（四）江北湖田之梗概

黃淮爲吾國之鉅患。泛濫數千里。淹沒數萬家。公私交困。歷有年餘。然災患之餘。猶能爲利於一部分之人者。則江北之湖田也。江北湖田。記載可考見者。厥地有二。一爲銅山沛縣境內之昭陽湖、微山湖。一爲介於沭陽東海之青衣湖。前者謂之湖團。由來已久。湖團者、山東曹屬之客民。墾種蘇魯交界之湖地。聚居日衆。立而爲團者也。湖團以墾植微山湖。昭陽湖得名。同治時其地南起銅山。北跨魚臺。綿亘二百餘里。寬闊三四十里、或二三十里。共分十八團。昔爲銅沛土著之樂土。近爲蘇魯客民土著雜居之區域。曾國藩籌辦湖團。存留十六團。民國成立。并十六團爲一湖陵鄉矣。溯其緣起。亦水利之一種。黃河害天下。富寧夏以外。千載一遇之嘉惠也。咸豐元年。黃河決豐工上下游。沛縣等屬。正當其衝。凡微山昭陽之湖地。銅沛魚臺之民田。均已滙爲巨浸。一片汪洋。居民轉徙。以爲故鄉永成澤國。不復留戀矣。厥後咸豐五

年。河决銅瓦廂。鄆城等屬。正當其衝。於是鄆城、嘉祥、鉅野等縣之難民。由山東遷徙來徐。其時銅沛之巨浸。復爲新涸之淤地。相率聚居。墾荒爲田。結棚爲屋。持器械以自衛。立團長以自雄。來者日多。時起爭端。河臣庚長准其勘丈湖荒。分上中下三等。設立湖田局。檢墾徵價。輸租充餉。通築長堤。名曰大邊。以清東民與土民之界。此湖田之團所由來也。各團相峙。共十八團。厥後主客爭執。每釀巨變。曾國藩駐節徐州。持大同主義。爲之剖决。只問良莠。不問主客。以大兵驅逐滋事通匪之孫王兩團回籍。餘十六團仍留原地。是爲今之湖陵十六團。兩湖久經河淤。皆爲沃壤。今微山湖周圍深度僅二尺有奇。最深者亦不過三尺左右。昭陽湖舊制蓄水一丈八尺。今只二尺五寸。淺者只一尺六寸。較昔已墊高一丈三尺有奇矣。微山東南至西北長約五六十里。寬僅十餘里。昭陽長約四五十里。東西極寬處不足十里。或四五里。視同治年間綿亘二百餘里、寬三四十里、或二三十里者、已大有減損。現復日漸淤涸。居

居民隨涸隨墾。再閱數十年。將全變湖身爲淤田。蓄水區域。殆幾希矣。此。微山昭陽湖田變遷之概況也。青衣湖舊時周四十五里。形似荷蓋。本爲瀦蓄西南衆流。以通漕。微逮漕微。壓挑壓淤。青衣亦日形淤澱。臨湖居民。與水爭地。植柴蓄淤。不數年柴之所至。灘地隨之。一轉瞬間。即爲村墟。今在湖內炊烟已不下數百戶。望若晨星。歷落可數。湖內且有市集矣。湖田肥美。間有升科。稅亦甚微。數十年後。將亦必繼微山昭陽。而全湖人烟輻輳。可斷言也。此青衣湖田變遷之概況也。夫微山、昭陽。黃河改道。留爲湖田。猶可爲千載一遇之水利。若青衣湖田。利僅一時耳。茫茫淮甸。爲患滋長。居湖濱者。燕處燎堂。魚游沸鼎。而不知水患之大且廣者。將因其貪一時苟安之欲利。而十倍百倍以苦之也。微山、昭陽、青衣之外。又有墾植黃河故道之淤田。清廷小存舊道。思加禁止。卒以墾植者衆。遂寢其事。張曜光緒十二年查勘黃河舊道疏云。一所有閘儀至淸河縣北岸楊莊一帶。河身淤高之處。計一百二十八段。河身以

內。從前正洪緊溜。地勢低窪。今則間有積潦。未能耕種。此外淤灘。多已開墾。兩岸河堤。從前有就堤築宅。挖斷堤身者一百八十餘處。」又云「凡河灘墾植之人。曹、徐、淮、海四屬居多。風氣素悍。一旦奪其生業。窮無所歸。為患可慮」云云。此亦江北被患千載。受益一時之一證也。

（五）浙江水利概述

劉汝璆開濬南湖議略謂「餘杭南湖。受天目來源。滙於一湖。漲則洩之。是以浙西無水旱之虞。宋時南渡。益治水田。立國偏隅。藉以給用。而明代楊龜山先生尤著治績。至今有祠於湖濱。此後豪強兼併。佔湖為田。道光三十年。浙西大水。餘杭庠生李蘇來刊呈南湖圖說上之方伯汪公。詳言開湖之法。謂先開一十字河。挑出之土。即可燒磚。磚多價廉。築墻以磚。可以禦火。此以工代賑。浙西數百年民生利害之所關也」工甫興。東南兵作。遂置弗議。咸豐十一年。李君殉節。南湖圖說亦燹於兵。事息

後劉汝璆守杭州。水汛爲害。當時計一堤用費即需十萬。焦心棘手。躊躇無策。有「一隄風雨萬家憂」之句。當時適有守城湘勇六千人。中丞蔣薌泉聞而惜之。因商議以勇修堤。蔣自率湘勇督修堤工。歷兩月堤工告成。下流無泛濫之患。而沿湖有灌溉之利。仁和錢塘素爲災患之區。亦以獲保無虞者有年。此浙江近五十年之水利一也。又金衢嚴三府。疏濬堰壩陂塘。設立筒車。記云「寧歙之水。從天目建瓴而下。直注徽河。金、衢、嚴、三府以爲經流。沿江陂塘。往時亦皆修築。以爲水利。自洪楊之亂。人民散亡。遂多廢弛。水利不興。農事益壞。汝璆既任金衢嚴道。以金華、永康、長溝、六十里毘連處州。自明壅塞。久未開鑿。地多荒蕪。不能墾植。乃捐廉倡修之。紳民踴躍。不一月而功成。此浙江近五十年之水利又一也。衢州西安之桃枝堰。亦一大水利也。水源來自福建。陰注田地。富甲各處。堰口上有深溝。爲饅頭山梗阻。擁水成潭。深不可測。溝道既爲山阻。流水乃從潭邊石疊墈中。繞過山足。懸巖疊石。歷重自坍。

屢修屢圮。利廢害生。相傳明初有典史西安王君督修此堰。三年未成。投潭以殉。乘馬亦躍水死。馬鞍漂流里許。停止不動。即成馬鞍堰。鄉人德之。立祠以祀。劉汝璆以水阻易潰。稟請開山。計開鑿寬一丈。高四十八丈、長三十二丈、六閱月而工竣。又用開山石堅築水溝。溝堰相輔。停蓄多水。以備旱潦。自功成後。江西廣信等處。來西安開墾引水灌田者。不下數萬人。此浙江近五十年之水利又一也。

（六）湖北水利概述

湖北諸水。長江而外。漢水爲大。而漢水爲地方之患亦最烈。漢自嶓冢發源。至隕縣入鄂境。又數百里至襄陽。兩岸崇岡峻嶺。夾之而下。故襄陽以上無泛溢之害。既合唐白。水盛地平。始無所制。漲則橫流四溢。巨浪滔天。落則平沙浩浩。流微灘多。襄陽而下。漸行漸窄。至漢陽入大江。其寬不過數丈而已。水流湍悍。水利鮮少。蓋自上游陝西一帶。山民生齒日繁。開墾老林。山陸土鬆。每遇大雨。沙石俱流。故河身淤塞。高

與岸等。奔騰於萬山之中泛溢於三澨之口。其勢易泥。故漢水雖大。實鄂省之一巨患也。」一言水利。幾於烏有。稍可稱述者。惟江漢合流處。樊口堤一帶之灌溉耳。清光緒四年。巡閱長江水師侍郎彭玉麟查報樊口堤及武昌等縣欄河築壩有礙水利疏云。「查梁子湖一帶港汊。兩岸皆平疇沃野。水利灌溉。農民賴以安業。濱湖各州縣。所屬田畝。武昌居十之五。各州縣分居其五。而武昌之田畝。又莫廣於三坂。（上西洋坂，中西洋坂，下西洋坂，）人稠地寬。若每年不被水災。可播種三十餘萬石。每石穀種若遇豐收。可得穀十石有餘。約計可收穀三百餘萬石。又加之各州縣所屬濱湖之田。雖地有寬窄。田有肥瘠。綜計亦可收穀三百餘萬石。而此六百餘萬石穀之收成。全賴濱湖田地之不被水淹。欲田地之不被水淹。全賴樊口地方之建築閘壩。無閘、則水無堵禦而田淹。田淹則弱者轉於溝壑。強者流爲盜賊。有閘則地有灌溉而田熟。田熟、則農得倍收之利。國多維正之供。」此則近五十年湖北水利之概情也。

（七） 洞庭湖田墾植之沿革

湖南地勢。多屬山岳。僅洞庭沿岸爲一大平原。北部爲盆地。四面河流環滙於此。既便交通。兼資灌漑。長江流域水利交通之便利。洞庭之調濟。亦其一大原因也。水性無常。漲落既冬夏懸殊。求利祛害。宣洩尤重於堤防。洞庭既爲川、黔、楚、粤諸水之宿滙。宜使湖面寬潤。勞無壅滯。諸水既易消納。上游自無泛溢。苟以濱湖淤地肥沃易耕。食目前之利。忽未來之患。任意圈種。剗削湖面。一遇盛漲。湖小難容。不惟甫成之田廬。復歸於盡。而泛濫爲災。波濤洶湧。禍且遷及多處矣。此則講救水利。當統籌一、方全局之利害。而思有以善處之也。査湖濱墾植。久成爭議。溯其歷史。自康熙始。清季賀希齡請査類湖私垸永禁私築疏云。一自康熙時。許濱湖居民。各就湖邊荒地。築圍成田。於是長沙、湘陰、武陵、龍陽、沅江、澧州、安鄉、巴陵、華容等十州縣有曾被水衝發帑修復之官圍。復有未經帑修。陸續圈築之民田。嗣因居民增築無已。佔湖愈

多。湖面愈窄。泛溢可虞。是以乾隆年間楊錫紱、陳宏謀等先後奏准永禁私築。刨毀私圍。嘉慶七年。撫臣馬慧裕歷勘長沙各州縣。續報私圍私垸九十四處。准留九十一處。刨毀三處。並定明遇水衝潰。不准修復。然小民趨利。視禁令若具文。官吏姑息。縱刁民以養奸。於是湘陰一帶。若蓮蓬養、楊林賽、傅家山、上下塘等處。前係刨毀之私圍。今復更易名色。從新修築矣。似此累歲增加。阻塞水路。水發橫溢。爲害無窮。請嚴申禁令。命每歲水利各官。詳細查勘。遇有新圍阻水。即行刨毀。庶水患可除。水利可興矣。」（上賀耆齡撫疏大意）夫垂涎小利。私佔湖田。計畫不善。爲害實大。今洞庭築圍。一仍舊習。且有組織公司。請農商部立案。包墾湖田者矣。倘不精細測量。通盤籌劃。則沃田未闢。水患益烈。成功不可知。害且及於沿湖已墾之田矣。則賴留心水利者之雙方兼顧者也。此洞庭湖沿湖墾植之沿革也。夫洞庭亦東南之巨浸也。四通八達。滙納衆流。武長鐵路未修築時。南連桂粵。西通雲貴。實溝通西南之衝要。行旅往來之重

地。惟湖大流重。夏張冬落。水落之時。沙洲層起。間隔阻塞。分湖爲東西二部。東湖危險之處。以九馬嘴爲最。亂石陰伏。擱碰時聞。每遇風暴。覆舟無算。清時於鹿角設救生局。專收九馬嘴一帶浮屍。每歲多至三四百具。光緒四年。當地紳商以往來多險。曾於湖中山後。別開新河。使上游船隻。可以直趨鹿角。由萬石湖入新河。以達九馬嘴之北。下游船隻。一遇偏山。即可依傍湖岸。避去險灘。河開之後。成效大著。九馬嘴以下。一年之中。竟未損壞一船。鹿角救生局起獲浮屍。比未開新河之前。不及十分之一焉。此湖內交通變遷之大要。洞庭水利沿革之一端也。

（八）　記四川懋功利民渠

道光末、強望泰知懋功縣。懋功地高難掘。百仞及泉。用水惟難。縣民大困。縣城內外千餘家。非下山汲水。無以供飲食之用。強望泰私心憂之。親勘各地。冀得水源。嗣以城南開一渠。引水入城。名曰「利民」。乃自作重修懋功利民渠記。以志其事。其言

曰一懋功城南三十里之陰。有泉一泓。水勢滃然。前人引之以供汲飲。今以渠壞湧淤。汲引艱難。乃捐廉募款。疏渠引水。里壁斷絕。聯以木槽。泉水流及城內外。砌兩池以時蓄洩。上池使人汲。下池便畜飲。始于三月二十日至五月工竣。數十年苦無涓滴者。今則泉水滾滾。徧注城郭矣。一飲食爲養生之本。溉田肥地。僅間接利於一方。鑿渠汲飲。直接利及全縣。所謂水利。其此之謂歟。

（九）　開鑿合州鉅梁虬門二灘述略

強望泰開鑿合州、鉅梁、虬門、二灘記云。合陽爲三江總滙之區。涪水發源於嶓蟓。來自州西。宕渠發源於萬頃池。來自州東。嘉陵分派於陝之白水。來自州北。浩浩蕩蕩。合流於城之會江門外。風雨馳驟。茫無涯際。貫江沱。通沔漢。控引衆川。舳艫千里。通志稱爲蜀口要津。良有以也。然中有虬門鉅梁二險。洪濤洶洶。怪石嵯峨。行旅悸心。舟多覆溺。鉅梁灘距州城三十里。江面約寬六十餘丈。中有鉅石如梁。橫亙滿江。夏

秋大汛。江流大漲。水石相激。濁浪排空。撥運少疏。檣傾楫折。兼以巖畔崚嶒。縴道彳亍登涉既艱。挽流無力。行者傷之。由鉅梁而下二十里許。即爲虬門灘。江邊石笱長十餘丈。高七八尺。江中鉅石五、長一丈至二三丈不等。狂瀾怒奔。聲聞數里。輕舸迅帆。出沒濤瀧蕩潏中。巉崖屹立。盡爲灘矣。自有二灘。沉淪覆沒者。不知凡幾。目擊心傷。未敢憚勞。爰乘水落石出。鳩工疏鑿之。」（以上節採原文）其開鑿鉅梁也。別開漕口長二十五丈。進口寬六丈五尺。深七尺。出口寬八丈六尺、深一丈一尺。酌修縴道。坦如也。其浚虬灘門也。斬石挖淤。疏浚江流。灘中數險。一律鑿平。始事於仲冬。竣工於季春。統費貲二千三百餘緡。工竣後。雲根盡掃。水淨沙明。方之舟之。波濤不驚。商旅游觀。交口稱頌焉。計其時則清季咸同年間事也。強望泰之興水利於四川。一若林則徐之興水利於江蘇焉。其爲成都府水利同知時。兩修都江堰。溉十四州縣之田。活億萬生靈之命。並有兩修都江堰工程記略。言之甚詳。茲以其年較懋功合州爲尤早。故

從略云。

（十）　民國七年以前江蘇各縣水利工程志略

民國七年、江蘇水利協會雜誌第二三、四、三期中載有江南各縣已浚未浚幹河支河工程撮錄。及南通保坍會史略等篇。近年水利進行史中之一好材料也。雖非議論優美實爲進行實況。考水利進行之眞象者。必取材於此矣。略舉一二。以殿中部近五十年水利史。

一、江南各縣已浚未浚幹河水利工程。　原撮云。太倉河工有五。一曰開浚劉河工程。長五千八百六十五丈。共費銀十萬八千四百餘元。二曰開浚沙溪鄉市河工程。長四百丈。費銀四千數百元。三曰開浚璜涇鄉市河工程。長七百九十五丈。費銀三千八百餘元。四曰開挖劉河口攔門沙工程。費銀一萬二千五百四十餘元。五曰開浚老劉河工程。長二千三百八十丈。費銀二千四百元。吳江縣已浚湖工。有窰港工。

長三百五十三丈。黃沙路工、長一千一百六十餘丈。直瀆港工、長一千二百四十五丈。附郭九村等七港及修築長橋河等。共費銀一萬九千八百二十元。已浚未了湖工需銀二萬餘元。宜興已浚未了河工。全境幹河及百瀆工長四百三十里。費銀二十餘萬。丹陽已浚河工。費銀五千餘元。溧陽已浚未了河工六萬餘元。以上各縣已浚幹河工程。共費銀十五萬七百餘元。而已浚未了者尚未計及矣。

甲、江南各縣已浚支河水利工程摺錄　茲據江南各縣已浚未浚支河工程摺錄中所記。綜計江南各縣已浚支河各工程如下。丹陽縣已浚支河工程。計開浚城河工長六百七十三丈。費銀三千五百十餘元。江陰縣已浚支河工程。計開浚運河工程長五千六百三丈餘。費銀二萬九千一百九十元。常熟已竣河工。有徐六涇工。長八百八十一丈五尺。費銀三千五百元。耿涇塘工、長二千一百丈。費銀七千五百餘元。鹽鐵塘工、長一千六百八十丈。費銀三千三百六十八元。橫瀝工、長三百三十丈。

費銀四千六百三十九元。李崇塘工、長一千九百丈、經費三千四百餘元。三丈浦工、長二千九百五十丈。費銀八千四百餘元。嘉定縣已浚河工。計新涇河長二千六百二十三丈。練祁河長八百一丈。共費銀六千九百十六元。北橫瀝河長一千三百六十丈。費銀三千六百七十五元。老劉河長八百三丈。費銀一千九百四十五元。中黃姑塘長一千三百五十丈。吉涇塘長一千三百六十二丈。共費銀四千一百零三元。南滙縣已浚河工。周浦塘工五千一百零四丈。費銀四萬九百六十五元。奉賢縣已浚河工。小閘河二千五百五十九丈。孫家港七百四丈。陳家港三百九十丈。共費銀二萬二百二十二元。南沙岡河八百五十二丈。西新市河一百丈。共費銀四千五百三十四元。巨漕河二千八百丈。費銀三千九百二十元。金山縣已浚河工。張堰市河長二百五十丈。費銀二千九百七十一元。以上各縣已浚支河共需經費銀十五萬二千八百餘元。

乙、南通保坍會之經過。　南通經張季直之倡導。各業振興。而水利之講求。亦孳孳不懈。今略述保坍會之經過。以足見張氏治淮河與興水利之苦心矣。興堤築岸。關係農田水利。南通濱江。倏海倏田。由是更進而謀縣城之安全。於是有所謂保坍會之發起。保坍之議。始於光緒三十三年知州事關炯。以沙鬆水悍。堤工日塌。集州紳會議。欲築銳形尖堤六十座。以殺湍流。而保州城。三十四年從事測驗。以治本治標。請款不易。遷延未決。民國元年。水災甫定。乃重申築堤代賑之議。自天生東至姚港。堤長千丈。估工銀八萬八千餘元。由張季直墊款興修。凡六閱月。成堤一千八百餘丈。得全堤千分之六百十九分。支銀三萬五千五百二十五元。賑災禦水。兩蒙其利。後以保坍費鉅。張季直又呈准中央。以保坍工程附入導淮案內辦理。卒以內部紛爭。遷延中止。今猶在待時繼作中焉。

自全國水利局設立後。各省多設分局。大都虛應故事。徒具空名。或藉興辦水利爲

個人政治之活動。或濫糜金錢為援引黨徒之階梯。功效未覩。弊竇滋生。甚且旋立旋廢。徒眩一時之名。有名無實。迄未建白一事。欲以究厥近代全國水利進行之實況。誠不可得。近河南水利局又有因一事未辦。省會有建議裁撤之舉。政象日紊。民生日蹙。環顧國內。憂心如焚矣。

（五）中國南部近五十年之水利

中國南部指珠江、閩江、流域而言。括省五。曰閩、粵、桂、黔、滇。南部除粵閩二省外。桂、黔、滇、三省發達較遲。民國以前。更閉塞荒僻。百廢待舉。略無水利之可言。固守舊習。進步遲緩。故統舉近五十年來水利之成績。約歸三部。

一曰福建。 福建諸水。多小溪流。地勢東低。大概自西北流向東南以入海。最大者為閩江、龍江。西部高起。東部低下。山地層起。水利鮮少。間有一二。亦祇開鑿水道。略便行旅耳。光緒三年。閩浙總督何璟等。因福建省城東港西港。沙石壅塞。江水橫決。

設局收濬，用船政衙門機船及洋機疏通各處沙洲，分段揷竹，導水歸港，自光緒三年九月起，開始興工，至四年四月竣工，共用銀四萬一千餘兩。開濬以後，四五兩年，均無水患。夏間大雨，上游溪漲，水勢不減往日，然省垣無水患，各鄉低窪處消退亦較前迅速。其利於地，百端待舉之中，此亦可記之一事也。此福建之水利也。

二曰兩廣。兩廣水患與北省異趣。北部水患，患在無堤。廣東水患，患在多堤。無堤則害多而利少，多堤則利多而害亦隨之。光緒十三年，張之洞大修廣肇兩府堤工，以謀水利而防災患。觀其言，可知廣東各地多堤，不善修治，水利未興，而水害則緣之滋生矣。其大修廣肇兩府圍堤工竣立案疏云：一、廣肇兩府之水災，考諸省志，每數十年一見。近二十年來，幾於無歲無之。上年通省潰決圍堤一百五十餘處，而高要、高明、四會、清遠、三水、南海六縣，佔一百二十九圍。本年九月，派員攜帶算生，勘繪圖式，籌計辦法。擇圍大田多當衝受灌者，分別首衝、次衝、又次衝，酌加修築，分爲三

路。十一年十月興工。十二年四五兩月先後告竣。南海計共五十二圍。支用銀十萬二千餘兩。合之三水等處。共用銀三十四萬餘兩。每年少決十餘圍。即爲民間保全錢穀百餘萬。此廣東治堤即所以興水利之明驗一。此兩廣之水利可徵者一也。光緒十一年七月、潮州府屬韓江水漲。衝決海陽、饒平、澄海三縣堤岸。淹沒田廬。堤岸衝決甚廣。紳董集議修治。計海陽堤基修理費五萬餘兩。饒平堤基修理費一萬五千餘兩。澄海七萬二千七百餘兩。而海陽縣堤工自郡南之安南廟起至龍都長橋止。長八千一百餘丈。保障三縣。捍衛廂城。共計費十六萬餘兩。此廣東築堤即所以興水利之明驗二。此兩廣水利之可徵者又一也。

三曰黔滇。　黔滇峯巒重疊。樹木叢深。工商不振。素稱貧弱。肉食者鄙。未能遠謀。交通不便。利源未開。近數十年。水利之建設。蓋猶在湘、鄂、蜀、閩之下也。然於此荒寨之區。稍可稱道者。黔撫林肇元開鑿都勻河。試種麥苗。其一端也。都勻河者。沅水之遠

源也。舊屬苗疆。不受舟楫。雍正七年。鄂爾泰始奏請開浚。日久河淤。阻塞如故。龍立洞兩岸。壁立萬仞。巨石側壓。橫亘江心。驚波駭浪。舟每覆沒。土產各貨。無可貿遷。民貧且困。交通阻梗。林肇元任貴州巡撫。慨然憂之。乃捐銀二千五百兩。命都勻知府鄒元吉督浚都勻。期便交通。試種桑苗。以為民利。於光緒六年十一月興工。挑鑿河身。剷平巨石。工役數百人。冒雪督修。至七年三月而工竣。計工程自都勻城南起。至龍王洞以下之下司止。共長二百餘里。所有阻梗。一律修除。商民運輸貨物。行旅泛舟往來。均無阻礙。而都勻養蠶。亦自肇元時始。實黔省水利振興之空谷足音矣。此篇之作。所以記述吾國人近五十年經營水利之實況。略議論而重實事。利濟於衆。雖小必錄。事未克行。雖大不取。一以崇論宏議。非區區短篇所能容。一以大言炎炎。終不若實利之惠及於衆也。惟記述水利。厥有四難。而文事之優劣不與焉。何者。洪楊之亂。東南沸騰。捻匪繼起。禍連西北。內憂日急。外禍更烈。始之以開埠通商。繼

之以割地賠款。革命以還。十年九兵。南有川、滇、粵、桂、之爭。北有直皖復辟之戰。禍結兵連。於今尤烈。救死不暇。遑云水利。此一難也。水利雖爲吾國賢士大夫所重視。而記無專書。取材難備。近事不易周知。遠事更多遺漏。此二難也。兼之地域遼闊。見聞難周。散而無統。調查不易。或水利既興。而記載缺略。或記載已備。而採集唯難。不失之於耳目。即遺漏於篇簡。此三難也。近代論水利者衆矣。若丁顯倡議導淮。林則徐之論列幾輔水利。琳瑯盈篇。計劃周詳。然工未實施。利害難覩。迨夫時過境遷。勢異事殊。一轉瞬間。即爲陳迹矣。而記述近代水利。如經世文編、調查報告、水利雜誌之類。目標水利。仍囿空談。記載實事。十無一二。取材專書。既難按圖以索驥。旁徵他籍。更屬撿金於積砂。此四難也。記事之難。於此益見。此篇之集。掛漏實多。輯而補之。尚俟異日。尤望閱者匡所不逮也。



張慰西先生六十五歲時肖像





張慰西先生六十五歲時肖像

南園叢稿目錄

臺城

伏生冢

畏吾村李墓

圮橋

寶華山

樺樹村秦姓

造湖

王壬秋

魏劭卿

王玫伯

英斂之

廉惠卿

王瀣齋

劉靈華

淮陰吳氏

王孚川

馬君武于右任

大人國小人國

三叟詩

日光

蘇塗

教科書

沌谷筆談卷一

泗陽張相文蔚西著

男星烺校

陳元贇

甲辰。日俄戰事以大石橋一戰爲最烈。兩軍短兵相接。日人之大創俄人。得力全在于柔術。而日人之柔術。其始實得之于明遺民陳元贇。日本北總原善念齋譔先哲叢談。述其事略云。元贇字義都。號既白山人。生萬曆十五年。崇禎進士不第。及其國亂逃來此邦。應徵至尾張。乃後時時入京。又來江戶與諸名人爲文字交。初萬治二年、（當順治十六年）于名古屋城中與僧元政始相識。契分尤厚。其生平所唱酬者彙爲元元倡和集。行于世。又云元贇能嫻此邦語。故常不用唐語。有人無世事交常潛容慣方

言譚每諧句。又云元贇善拳法。當時世未有此技。元贇創傳之。故此邦拳法以元贇爲開祖矣。正保中。于江戶城南西久保國正寺教授生徒。盡其道者爲福野七郎左衛門。三浦與次右衛門。義貝次郎左衛門。國正寺後徙麻布。二本榎多藏元贇筆蹟。燬於火。無復存者。以上皆原文 元贇亦浙人。生平風節與朱舜水先生相伯仲。而尤兼擅文武才。歐人震驚日本之武士道。豈知其術亦創傳自中國也。

煤炭

歐人之致富強恃乎機械。而機械之原動力又恃乎煤炭。按後漢書黨錮傳夏馥入林慮山親突烟炭。史記外戚世家竇少君爲其主入山作炭。天寒岸崩。盡壓殺臥者。少君獨免。刺客傳豫讓漆身吞炭爲瘂。孟子朝衣朝冠、坐于塗炭。炭字從山從灰。是明謂今之煤炭也。然則中國之知用煤。當遠在三代以上。至漢初則已有糾工夥作者。可知用煤作薪。其風已大盛于民間也。若歐洲當近古之初。尚不知用煤。相傳比

利時治工家貧行將自殺。忽有白髮老人現前。告以取用南山黑土。則火力强猛。可以致富。此語不知傳自何時。但觀馬可孛羅於元初東遊。見中國人燃石發火。大爲驚異。可知歐人之知用煤、不過元明以來。近數百年間事耳。中西文化之淺深。可由此生長思矣。使自三代以來發明用煤。即如歐洲之盛。則中國之山枯水竭久矣。今日成何景象。固可推而知也。

歐化

西人例行一夫一妻之制。而笑東方人之置妾爲昧於配匹之道。其言是也。顧中國人之納妾。大率爲嗣續之計。而以縱荒淫者本居少數。然比于西人之輕合輕離。類于獸牉豕交者。尙爲勝之。紐約哲美生年二十五。自承已婚六女。又有一人遊行歐美。未及十稔。歷婚四十餘婦。皆旋合而旋棄之。（以上二條據見新庵筆記）而婦人之習于奢淫。無貴無賤。舉作流娼。昔李次青謂西洋各國皆雜種。非過言也。美洲通訊言。

美國女子其情人多於五六。視爲無足輕重。此去彼來。並非有眞正之愛情。在男子以女子之秀色可餐。而女子亦利用男子之揮霍。兩僞相處。轉眼不識者比比然也。女子又習尙奢侈。當其結婚之始。何嘗不爲愛情所深鎖。及金錢出入稍不如意。或不能滿其欲望。遂中道乖違。動即離異。其離婚之件、出於女子方面者爲多。職是故也。且少年女子。往往舍棄其相愛之伉儷。而改適團面皤腹之富翁。蓋專恃愛情爲維繫。固不敵金錢富厚之中人也。又或以金錢問題、至謀殺其夫。有婦人名邵伏得者。本猶都州人。先後改嫁七次。凡嫁一人即迫其夫保險。復以一種毒品殺之。然後自取其保險費。後卒敗露。跡其由來。亦金錢之罪惡也。據最近加州大理院之報告。一九零一年所離婚之人數、僅爲六萬一千六百九十八人至一九一零年已增至九萬一千六百三十八人。至一九二零年則直至十四萬三千六百八十三人。據高克氏推算。謂美國夫婦、一九五零年必有四分之一爲離婚人。至一九六零年必有

二分之一爲離婚人。白首偕老、恐不復見。

英國大法官沙拉克任審判廳十閱月。處理離婚案至一千六百三十五起。又據一九二零年之統計。美國因離婚之故。其子女爲各機關收養者阿勒根子女救助會得二百五十六人。佛羅林克利勝棲流院三百七十人。收養院三百一十人。救世軍救護院三百三十人。克利司地女嬰院四百六十三人。太平洋岸救護會三百七十八人。僅此一年之間、而加州一隅、其離婚人數之多、與子女之被收養者之衆、已如此。若以全國計之。更不知至若何程度。金錢社會之罪惡。其流毒一至此。吾國文章家嘗曰。自關雎之風息、而夫婦之道苦。若以美國言之。自金錢之中於人心、而夫婦之道眞苦矣。因是美政府近年有限制離婚之舉。于法庭之外、特設離婚檢察官。家事法庭專司調査離婚眞相。與國維也納男子有排斥離婚同盟會。專以抵制女子、並掃除易于離婚之流弊。而紐約女子曼驅絲亦有守貞會之組織。設有俱樂部。頒

有禁條誓約。專爲保全女子之貞節。亦可見歐化末路之窮。華風西漸。其殆勢所必至者乎。嚴幾道復有言。往聞吾國腐儒議論。謂孔子之道必有大行人類之時。心竊以爲妄語。乃今聽歐美通人議論。漸復同此。彼中研究中土文化之學者、亦日益加衆。學會書樓、不一而足。其寶貴中國美術者、蟻聚蜂屯。價値千百。即此可知天下潮流之所趨矣。（見熊純如氏書牘）

兩朱女士

自改革以還。藩維既潰。禮法蕩然。新學時髦、其家庭父子夫婦之間。多不堪問。猶幸吾聖人綱常禮義之教。久成風俗。故雖經歐風振撼。而匹夫匹婦之節。猶時見於閭里之間。民國初元。松江朱佑榮女士肄業上海愛群女學。未畢業。嫁南京黃廷瑩君。伉儷甚篤。已而黃于役陝州。女士仍留上海就學。朝出暮歸。功課甚勤。事姑尤孝。不幸黃忽病沒。女士星夜往視。抵逆旅。已垂危。越一日而烈婦殉焉。愛群女校因爲之

開會追悼。徵文表章。舒城郭耿堂作長歌哀之。寶應陳存悔輓以七絕四章曰、敢云獨下長沙淚。滄海橫流劇可悲。竟有斯人振烈節。始知禮教未全衰。如此奇操近所希。柏舟揭義矢靡他。鴻毛泰岱稱輕重。萬刦成灰此不磨。百年幾日浮生夢。往事都成鏡裡花。連理忽榮女貞木。他時松柏自清華。雙雙化鶴將何適。愁絕鄉關路幾千。駕玉虬兮翔紫鳳。大招同賦莽遙天。

孝感何屏如幼與朱女士（女雲）同學。兩相親愛。因締婚約。民國初年。何北遊數載。病歸。女知之。告母。願侍夫病。何聞之。病稍減。合巹之期。扶病交拜。草草成禮。分房隔宿惟日問謹視湯藥而已。一日。何入新房。坐床上。女在燈下刺繡。喁喁私語。移時。女停針以帕拭淚。何忽氣厥倒地而逝。越日。女亦吞金殉。邑人共驚歎。會葬者至數千人。知事劉君賻之金。親臨致祭。輓之曰。生爲半月夫妻。同穴不同衾。問誰來典因緣簿死繫千秋名教。新人倏新鬼。此去應作海山仙。

鎭江柳翼謀曰。易之咸恒。所以明夫婦之義也。咸言男女相感。卽今人所謂愛情。恒言夫婦恒久。則一與之齊。終身不改之義。故論女子、必以能矢志撫孤、茹苦守節者爲貴。論男子必以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者爲高。此人道之極則也。至如青年殉夫。誠不免賢智之過。而非吾聖人之中道。然必如此乃以見愛情之眞摯而可貴。視歐人之苟合苟離、隨金錢爲去就者何如哉。

陳雲貞

上海周新庵桂笙深於西文。所譯書報最夥。嘗言中國女子之道德、實足以冠絕寰宇。莫與倫比。蓋環球六七十國其不文明者無論矣。卽號稱文明國者、其女子未有不好逸而惡勞。惟中國女子則不然。寧犧牲舉世之歡娛、而惟博取賢孝淸節之名譽是務。未嘗以貧賤勞苦易其初心。夫死之後。法律雖許別嫁。而人人皆以再醮爲恥。其有遇人不淑、秋扇見捐。亦惟自傷薄命。不敢怨天尤人。而其最後之希望、惟在

撫育子女、俾之成人而已。以上皆見新庵筆記

是故中國之名儒豪傑、成名於母教者。史不絕書。普通社會中、其支持門戶、辛苦成家、得力於內助者。尤所在皆是。不可勝記也。以余所聞、近代女子之才德俱優者。當以吾淮之陳雲貞爲最。惟事蹟渺茫。傳者至亡其姓氏。或曰年。或作毛。而不知皆非也。按淮安府藝文志。陳雲貞爲范秋塘妻。秋塘乾隆時人。爲人恃才。以事累戍伊犂。余少時所見傳本。亦言陳雲貞淮安人。又聞人言詩至嘉峪關。爲關吏所發。因以上聞。秋塘得賜還。此則出於鄉里傳聞。非其事實矣。蓋秋塘遣戍時。金壇于文襄之侄時和亦與秋塘同戍伊犂。秋塘才情富贍。放曠不羈。脫畧行檢。雖在戍所、常有過失。將軍欲置之死。賴舒中丞公子愛其才調護之。即雲貞書中所謂四爺者也。同戍南人十數。邸舍相依如骨肉。家書至則互觀相慰藉。秋塘函至、不能自秘。開椷後諸人讀之。相與淚下。既而各錄一通。奉如至寶。于既放歸。相識者借讀之。遂傳於世。

書曰。秋塘夫子几席。憶自楓亭分手。倏指幾十年矣。遠寄風塵。空閨歲月。個中滋味。領畧互同。然侍慈母之晨昏。撫兒女以歡笑。貞雖隱憂耿耿。尚有半晌寬慰之時。獨念夫子隻身孤戍。依人作計。誰與爲歡。問煖噓寒。窺饑探渴。涼涼踽踽。不知消受幾許淒其。貞縱隔萬里之身。而淸夢離魂。心實偏爲想到。思君十二、九折回腸。此語夫豈欺哉。九年中七奉手書。僅能寄復一函。便固難逢。筆尤難罄。零辭片語。未足以慰雙睜盼睫也。前歲五月四日。得一密信於四爺處。來人送書之日。適貞抱病之時。投遞差池。幾成不測。幸蓮姊解人覷破。一時遮護支吾。竟被口角眉端搭訕過去。傷寒瀕急之症。反覺冷汗涔涔。二豎頓然告退。伏枕紬繹。樹感悲歎。少頃母親持書榻畔笑而語云。錦兒脫罪偏隅。歸期可望。來禀愧悔無聊。想已折磨悛改。我今却也憐他矣云云。此皆我夫子孝心所感。不然此恩正未易施也。丙申七月託劳姓所寄一信已備述前後境況。自後迄今。又將三載。中間情景。大槪寄知。新塋樹木長成。圍牆完

固。歲時伏臘。祭掃如常。湖水不致侵入。可以放心。母親康健依舊。惟痰症時發。精神稍衰。細書不甚了了。是雖可慮。然亦無如之何。老張官星照命別房無一問者。親友旅黨中概如陌路。大姊夫、姊姊、亦祇不甚冷落。無大照應。二姊夫已作古人。二姊姊在東音耗。已見前書。六妹遠在楚省。音問不通。翼庭大兄人雖刻薄。但爲親友依賴之人。嗣有書來。總以一味謙讓感激。庶可不失歡心。負義之人。今已移居他處。無從窺看。然難免以婁非之言。曖昧之事。慫聽於夫子之前。貞雖忍性堅心。潔身立脚。杜漸防微。以期盡吾之所當盡。至於靑蛇牆茨之嫌。信與不信。又何敢必。總之、瓊女在時。尚可自解。母女相依。何恤人言。不幸又於酉年八月十二日出痧傷寒而夭矣。十五年辛苦屬望。到此盡付東流。中心如割。現瘞於塋側。猶記沒之前夕。捧貞頰而悲啼曰。爺爺離家幾年矣。兒倘沒後。萬不可寄信知之。今憶此言。不覺淚如泉湧。更何待殘稿遺書。驚心玉碎。零脂賸粉。觸目縈懷。丁郎讀書。頗有父風。其貧性敏而欠沉

潛。務高遠而少咀嚼詩詞。却新頴奇想。制藝則駁雜不純。靑靑子衿。非館閣中人物其十二歲以前皆貞口授經書、古文、史記、文選、唐詩、詞海、莊、荀、鑑畧等書。皆能背誦乙未春、始就楊先生開筆。八月完篇。今則就學卜權齋。教法頗嚴。貞亦不假辭色。回家空隙。貞仍課以詩詞。不留餘力。惟母親姑息太過。翻成一偷安之便。奈何貞母於丙秋患病。延至酉春二月六日長逝。兩老人一身血脉。惟貞一綫之存。不料六十年來鏡花水月。情深半子。能不酸痛耶。埔弟原非己出。漠不關心。只知收捲家貲。良可哀恨。貞自遭此變。益覺難堪。顆粒縷絲。皆無所出。家務母親經理。歲入不敷。貞求典售而又護惜不舍。徒令他人侵吞剝削。半成荒廢之區。各處房屋半皆傾圮。其所收租處又被負心人據爲己有。折變一空。僅留敗屋數椽。聊蔽風雨。零甎碎瓦。大非當時景象。從前緩急可商之處。近皆褰足不前。遇有空乏之急需。貞亦不輕啟齒。正恐不惟無濟。反致笑嘖。所以馮郭處絕迹多年。永四妹、霞姑、間投詩文。詢訪夫子消息。情

意頗眞。些小通融。尙可資助。誠恐漸久漸疎。難保始終如一耳。其肫肫懷舊思慕之忱。未可負之。節次囑帶瓶口扇套等物。鞋襪茶葉。盡爲負心人賺去。言之恨甚。貞遷來兩餐之外。些須不敢自由。嫁笥衣裳。盡歸典質。頻年已身之補綴。蓬姊之盤纏。丁郎之膏火束脩。瓊女之釵釧鞋襪。皆貞挖肉補瘡所辦。而問安視膳。未敢稍離、柔聲怡顏。猶恐獲戾。即飲食穿戴。亦須較前留意。少儉則負慳吝之名。少費又有花銷之責。太素則云意存咀咒。太艷又云冶容誨淫。非詬誶相加。則夏楚從事。求有一日之完膚。亦不可得。貞逾三十。非復少時兒女家人。有何面目。自結縭以來。筆墨爲命。揮毫橫笛、唱隨幾十年。一旦斷梗漂萍。往事不堪回首。年來簫聲研匣。久已塵封。縱有屬和之章。亦祇勉强承命。吟風弄月之句。斷不敢流露毫端。顧影自憐。可勝悲咽。蓬姊自辰夏摘花受逼之後。矢志益堅。雨楊風檽。寒砧煙灶。甘苦與共。形影相依。此貞今世之倩友。而夫子他年之桃葉耳。高奎、賀有光、顏忠等祇知迎合上意。計飽私囊。

素芸碧蓬翟鉤深索隱。簸弄如簧。尤爲腹心之患。此亦狂奴故態。又何足較。惟有委曲將就。飫以好言。博得一時清淨而已。去年四爺遣人自伊犂來。傳述夫子敗檢之事。並云一年若肯節省。尙可餘積二三百金。幸負心人未將此語傳出。而貞心初亦不信也。細思夫子天姿機警。賦性疎狂。未能展其才華。輒復遭此大難。一朝失足。萬念皆灰。又何必矜持名節。且棲身西域。衆目誰親。回首家山。柔腸欲斷。故於花晨月夕。燈炧酒闌。或擁妓消愁。或呼盧撥悶。即或三生石畔。五百年前。遇解渴之文君。値多情之女倩。書生結習。彼美憐才。諒亦未能免俗。聊復爾爾。貞聞之、方痛憫之不暇。又焉敢效妬婦之口吻。引筆寄勸耶。惟念夫子身非康健。性復通脫。耗有用之精神。受無窮之魔障。私心自揣。可惜可傷。麴蘗迷性。兼能致疾。樗蒲牧戲。更喪聲名。至些小儻來之財。更不足計。貞酸辛苦辣。色色備嘗。签底餘生。尙知自愛。豈夫子有爲之體。甘自頹唐。毫不念及。反待巾幗之箴規耶。來書云。三月適館春齋。六月仍回故地。

其中原委。未得其詳。風聞雙桂一端。傳之不確。然夫子既與四爺爲骨肉交。則相依邸舍。便可爲家。何必舍此他圖。另生枝節。況去未久。旋復歸來。此則貞所大惑不解者。大丈夫處世。怨固不可深結。恩亦不宜多戀。未曾受惠之前。先思圖報之地。四爺之豪俠。中外頗有微名。但其凝意柔情。殆亦堪嘆。自聞夫子與之莫逆。貞即探訪其人。乃於黃允升大姊處、及五六表嬸、張小坡大姊口中得知。此固非上游人。然其心地可取。超拔夫子於苦海中而噓拂之。酬報之機。貞心早爲之肅矣。相隔萬餘里。又復忽西忽東。奉使未定。空致魚書。未膽雁足。即有殘書牘褭。亦不敢遥行遠寄。恐蹈邪奴之中落。微物幾何。反致空函不達也。去歲有查辦回籍恩旨。惜乎未能波及。然此後機緣。大有可望。十年難滿。我夫子斷非終老荒沙者。諸凡隨遇而安。兩地耐心靜守。夐台珠浦。我兩人豈無團聚時耶。再念弱草微塵。百年如夢。露幻泡影。內典固云。貞於生死兩途。久已思之爛熟。別來況味。不減夜臺。現在光陰。幾同羅剎。何難一

揮慧劍。超入清凉。無如緣業如絲。牢牢縛定。不得不留此軀殼。鬼混排場。冀了一面之緣。不負數年之苦。他日白頭無恙。孺子有成。大事一肩。雙手交卸。如是則貞心方爲妥帖。庶可報我夫子。不然。貞今日者夫子一日未回。此擔不容一日放下也。六弟自江上來。聞有回伊之便。掩扉背燈。疾書密寄。淚痕滿紙。形神溢飛。遥計書到開緘。當在黃梅時。心與俱酸。附綴六章。聊以達意。信手拈來。亦是一幅血淚圖耳。

搔首雲天接大荒。伊人秋水正茫茫。可憐遠戍頻年夢。幾斷深閨九曲腸。井臼敢云虧婦道。荻丸聊以繼書香。孝慈兩字今無負。即此猶堪報數行。

簷花零落懶搴幃。怕見簾前燕子飛。鏡裏漸班新鬢角。客中應減舊腰圍。百年幻夢身如寄。一線餘生夢亦微。强笑恐違慈母意。葯囊偷典嫁時衣。

十五嬌兒付水流。綠窗不復喚梳頭。殘脂賸粉盤絲閣。碎墨零香問字樓。千種凄凉千種恨。一分憔悴一分愁。儂親亦未終儂養。似此空花合共休。

當時夢裏喚眞眞。此際迢迢若比鄰。愛寫團圞違字讖。偷占榮落祝花神。那堪失意飄零日。翻得關心屬望人。別有憐才惟一語。年來消瘦恐傷春。

早自甘心百不如。肩勞任怨敢唏噓。迷離撲朔隨君夢。顚倒尋求寄妾書。妝閣早經疎筆墨。簫聲久已謝庭除。讒言休擾離人耳。猶是堅貞待字初。

未曾蘸墨意先痴。一字剛成血幾絲。淚縱能乾終有迹。語多難寄轉無詞。十年別緒春蠶老。萬里覊愁塞雁遲。封罷小窗人靜悄。斷烟冷露阿誰知。

陳援庵

陳援庵垣精于考據。然與清代漢學家支離破碎者不同。所著如牟尼教入中國考、元也里可溫考、元西域人華化考、搜羅宏富。抉擇精詳。于朝章國故。關係極鉅。而余尤愛其西域華化一書。論有元一代西域人沾被華化者凡百有十六人。就種族言則葱嶺之東共約四十五人。唐兀七人、畏吾兒十八人、回鶻二人。高昌十八人、北庭一人、

龜茲一人、乃蠻二人、合魯二人、哈剌魯二人、雍古八人。葱嶺之西共得五十六人。西域二十二人回回十二人回紇三人、答失蠻三人、大食三人、合魯渾二人、板勒紇城一人康里五人、伯牙吾氏一人也里可溫五人。又其他九人。朶魯別族一人、尼婆羅國一人色目七人。就學術言、則儒學二十八人。佛老八人、文學三十八人、美術二十八人、禮俗三十六人、女學六人。

元時西域世族類能以詩書化其朴野。其祖若父雖起家甲冑。一二傳即沾波華風。其舊俗則譬之江河。中國文明則大海也。海無所不容。故無所不化。（以上當原文）今之醉心新文化者。鄙棄國學幾乎一文不值。余屢慫恿援庵亟將此編刊布。俾以間執其心。援庵曰未也。行見西洋人之華化矣。余思之僅得數人。若援庵詳加搜討又當裒然成帙矣。

飛艇詩

南通徐淡廬實仲飛艇詩云。我聞陸地舟。惟畀力能盪。又聞春水船。人如坐天上。不圖水陸外。忽露飛船面。單帆如雁雙如燕。莊子逍遙列子風。昔人想像今眞見。有時用作環海遊。昇降便於輕氣球。有時用探兩軍信。彼此明於測遠鏡。嗟哉此器誠機巧。上有行者下必效。惟恐飛揚得意時。攻人陸發轟天砲。末句謂英國維克斯父子公司已發明一種快砲。足爲轟毀飛艇用也。歐人于殺人之具日新月異。務求有以相勝。有快砲、綠氣炮。有潛艇以行于水中。有飛船以翔于空際。自大戰後復發明死光、窒煤氣、芥子煤氣、病菌、諸毒劑。利用飛機或電浪播散空中。能于頃刻間殲滅敵人于數十里外。窒煤氣始聞似一種蓮香。繼而目皆盲。俄然倒地。窒息而斃。芥子煤氣毒尤烈。能潰爛肉體。且凡人沾此氣者數月後將糧不可食。水不可飲。生命全歸絕滅。縱西洋最大都會如倫敦、巴黎、紐約諸城。祇須由飛機中擲彈數十枚。半小時間皆將爲煤氣彌漫。悉歸殲滅。故將來戰爭戰鬥員與平常居民毫無區別。惟有同歸於盡而已。嗟乎。猶是人類而相煎相殘。雖禽獸固不至此亟也。至此始知我古聖王之對于作奇技奇器以疑衆者殺不以聽。謂犯則殺之不須審聽也成湯獲奇肱飛車、毀之不以示人。其爲來世憂者固深且遠也。今歐人亦畏殺機之慘。乃于國際聯盟

會上立約。不許用此。必不可得者也。當成敗生死關頭。雖有盟約。誰復能顧。前次歐戰初起時。德皇蹂躪比利時之中立。直如無物。其明證矣。何如我聖王防于幾先之爲得耶。

上海

山陰陳壽祺舟泊申江即事感賦云。江聲直接海聲流。財賦東南重此州。賈舶西風爭渡急。戀花暮雨使人愁。秋潮又泊龍華塔。春影重尋燕子樓。無限蕭蕭家國感。拼將沉醉換封侯。松江沈約齋滬北感賦云。絕域侏離聚作家。別開奇境海之涯。高浮蜃氣仙登閣。晴走雷聲鬼載車。隔岸水橋橫鐵鎖。沿街火樹燦銀花。萬人擾擾喧朝暮。莫辨前頭路幾叉。鬧花世界易迷人。枰上棋翻局局新。藤榻噓雲燈閃夜。瓊巵捧酒座添春。喧天金鼓爭觀劇。吹月笙簫迭宴賓。百萬錢徒虛牝擲。甕空祗賸一閒身。陳詩所咏上海。猶是初開埠時情形。若沈詩則鬼魅迷茫。妖氛雜沓。無復天然眞趣

可見矣。余自光緒己亥遊學于南洋公學者三年。暇時每偕同人外遊。因是于城鄉曲折。頗能了了。及癸亥秋因避賄選重到滬上。則市街道路。全不認識。已判然爲一新天地。其發達之速。誠不啻一日千里。而都市人口之增加。亦遂爲世界上一大問題矣。

昔太谷爾之將遊中國也。道其代表艾爾浩君以爲先容。艾氏過南京曾演說云。印度自被歐化以來。發見種種危險之狀。交通發達。物質驟增。生計大難。一般人民不滿於其固有之生活。農民均欲遷居城市而不樂爲農。鄉村滿地律師。獄訟日繁。靑年多好習法政而不事生產。其結果遂生二害。(一)人口漸少。(二)生產力銳減。現謀挽救之道。亟須維持固有文化。從整理農村社會入手云云。反觀吾國之現狀。果何如耶。印人既有此感觸。可爲吾國昭鑒矣。

歐人之漢學

歐人天性傲慢。自命爲天之驕子。對於異種人之政俗。輙以至卑極陋之心思窺測之。光緒中有英人亞連者。爲皇家地學會員。又曾爲牛庄領事。歸而著書。謂支那人好古。而不審其古典悉屬僞造。大禹治水。世間焉能有是事。古書既爲秦皇焚盡。胡乃復存。魯壁藏書。近於怪誕。是其持論之立脚點。又混儒佛而同之。謂孔孟並無其人。一切古人名號。悉屬司馬遷作史記時所杜撰。漢時始有佛法。而孔孟所言。率含佛理。詩書禮記之中說佛者亦多。至老子所言。乃純于佛。此種故實。非由漢儒臆造而何。尤可笑者。彼謂黃帝乃屬理想人物。世間所稱黃老。非黃帝老子之謂。乃指佛教徒之披黃服者也。莊子之知北遊篇。篇名三字。其音與蘧伯玉同。乃雙關語。諸如此類。不可縷數。可謂荒謬極矣。從前歐人之批評東方文化。大率類此。

自四年大戰以後。彼歐洲之所謂文明者。已不啻宣告破產。却慕中國之文化。爲可大可久。於是各大學中乃俱增設漢學講座。而德人於孔老兩派之運動。尤爲青年

思想之中心。不可謂非歐洲末運之救星也。雖然。中國之載籍繁矣。而於歐洲今日究以何種爲最要。柳翼謀因歸重於人倫道德。是眞歐人對症之藥方也。茲摘錄如左。

世界各國皆尙宗教。至今尙未盡脫離。吾國初民。亦信多神。而脫離宗教甚早。建立人倫道德。以爲立國中心。繼續數千年。皆不外此。此吾國獨異於他國者也。尙宗教則認人類未圓滿。多罪惡。不尙宗教則認人類有圓滿之境。非罪惡之藪。此其大本也。其他支葉更僕難數。要悉附麗于此。是故吾國文化。惟在人倫道德。其他皆此中心之附屬物。訓詁、訓詁此也。考據、考據此也。金石所載、載此也。詞章所言、言此也。亘古及今。書籍碑板。汗牛充棟。要其大端。不能悖是。戰國時代號爲學術林立。言論自由之時。然除商鞅反對禮樂詩書善修孝悌廉辯十者之外。其他諸家。雖持論不同。而大端無別。儒、墨異趣。而墨家仍主君惠臣忠。父慈子孝。兄弟和調。老子之學。似不

胥胥言倫理。然所謂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者。正是嫉多數人之不孝、不慈、不忠、致令此少數人擅孝慈忠臣之名。非謂人應不孝、不慈、不忠也。商鞅之說于後世絕無影響。惟魏武嘗下令舉不仁不孝而有治國用兵之術者。斯皆偶見於史。不爲通則。其他政教禁令罔或違越聖哲信條。是故西方立國以宗教。震旦立國以人倫。國土之恢。年祺之久。由果推因。孰大乎此。今雖禮教陵遲。然而流風未沫。父子夫妻之互助。無東西南朔皆然。此正西方個人主義之藥石也。其於道德最重義利之辨。粗淺言之。則吾國聖哲之主旨在不使人類爲經濟之奴隸。厚生利用。養欲給求。固亦視爲要圖。然必揭所謂義者以節制人類私利之心。然後可以翕羣而匡國。至其精微之處。則不獨昌言私利。不恥攘奪者羣斥爲小人。即躬行正義。舉措無訛。而其隱微幽獨之中有一念涉於私圖。亦不得冒純儒之目。故吾國之學。不講超人之境。而所懸以爲人之標準者最平易。亦最艱難。所陳克治省察之功夫。累億萬

言而不能盡。由其涂轍則人格日上。而胸懷坦蕩。無怨無尤。無入而不自得。西方人士。日日謀革命。日日謀改造。要之日日責人而不責己。日日謀利而不正義。人人爲經濟之奴隸。而不能自拔於經濟之上。反之爲宗教、爲依皈、不求之上帝、則求之佛國。欲脫人世而入於超人之境。而於人之本位漠然不知其定意及眞樂。苟得吾國之學說以藥之。則眞火宅之淸涼散矣。

由此而觀。吾國之文學。其根本無往不同。無論李、杜、元、白、韓、柳、歐、蘇、辛稼軒、姜白石、關漢卿、王實甫、施耐庵、吳敬軒、其作品之精神面目。雖無一人相似。然其所以爲文學之中心者。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倫理也。非讚美教主也。非沈溺戀愛也。非崇拜武士也。非奔走金錢也。太白長吉之詩、或有虛無飄渺、不可理解之詞。然其大歸、仍不外乎人倫道德。故論中國文學極有才力感情之所至。發爲長篇累千百萬言、憂憂乎獨開生面者。或視西方文學家有遜色而亘古相承原本道德務趨和平

溫厚。不務偏激流蕩。使人讀之狂惑喪心。則實一國之特色。且以其所重在此。而流連光景。妙悟自然。又別有一種恬適安和之境。凡其審諦物性。撫範天機。純使自我。與對象相容。而不徒恃感情之衝動。假物以抒其憤懣。故深於此種文學者。其性情亦因以和厚高尚。不致因環境之逼迫。無聊失望。而自斃其人格。以趨極端之暴行。此在感情熱烈。意志躁擾之人讀之。或且視爲太羹玄酒。索然寡味。不若言之激切偏宕者。有極强之激刺力。然果其優游浸漬於其中。由狷憤而漸趨平緩。則冲融愉樂之味。亦所以救濟人生之苦惱也。

八段錦法

兩手托天理三焦。左肝右肺如射雕。調理脾胃須單舉。五勞七傷往後瞧。握拳睜目增氣力。馬上七顛飲食消。搖頭擺尾舒筋骨。兩手板尖固腎腰。是名八段景法。每作·一段。以七爲度。一七二七、可以遞加。今人多習之。病者可漸愈。弱者可轉强也。與易

筋經同爲鍊身妙訣。勝今人之體操遠矣。按此即古五禽法。三國志華陀善演五禽之戲。有熊經鳥顧諸法。每有不適。起作某禽之戲則怡而汗出。所謂兩手托天、左右射雕。即熊經鳥顧之式。其他可以類推。古人良法。往往失傳。傳者或致失眞。此則演爲口訣。以便記誦而已。其爲華陀遺術。鑿然可據也。

什刹海

什刹海在北京德勝門內大街東。僧徧融所創。佔地方五十畝。爲室三十餘間。節比如號舍。始自明萬歷中。訖清順治年始竣事。門東向。其初皆水田。春明夢餘錄所謂稻田千頃。不減江南者也。自嘉慶中、成親王永瑆塡其地以廣邸舍。廣門逼仄。遂失遊觀之勝。余居地學會時。往往携杖閒遊。遍訪古刹。數問之居人。始得其所在。室僅十餘間。與尋常寺制無殊。並無所謂節比如號舍者。金碧彫殘。棟宇朽蠹。今即其名亦並爲水所奪。再閱數十年。將無從問其遺趾矣。

德勝門內諸水。皆古之積水潭也。元爲會通河之上游。運船可直達此。其水來自西山。匯玉泉東下爲高粱河。初由德勝門西里許水關入名鐵欞閘。繞匯通寺土山同匯于淨業寺前。因謂之淨業湖。又東南流出德勝橋下。合而復分。一東南行出李廣橋而東折。一聚于成親王府前。迤邐而東。過地學會。達銀錠橋。水勢長廣。形如偃月。即始呼爲什刹海者也。又過銀錠橋而東。復西南迤。與出李廣橋之水相合。其寬廣與淨業湖相等。居人呼爲蓮花潭。東出地安橋。一南出西壓橋入禁苑。會爲三海。惟蓮花潭東北近市廛。又南接禁苑。四圍則高柳成行。綠陰濃護。每屆夏時。遊人麏集。名什刹海市場。于是其名大著。遂名銀錠橋西之水曰後海。德勝橋西之水曰西海。而蓮花潭淨業湖之名。今且盡爲所掩。更無有知其始爲寺刹者矣。

後海

萬葉郞詩話云。後海在地安門外。距城市中心極遠。最勝處曰北河沿。槐柳夾道。天

趣盎然。論其形勢。頗若美國華府麓澗公園。四周之陰道。西起龍華寺。東抵廣化寺前土山几席明湖。儼然一新村。中國地學會會所居其中間。西鄰即許湖伊宅。丙寅荷夏。其友靳仲雲過訪。賦七絕八首。寫靐後海全景。其詩云。門前新漲長青蒲。窗外西山近可呼。記取海潮菴畔路。小橋流水入前湖。（按此水橋名銀錠橋）後湖柳色綠如煙。十里青波不受船。爲剪吳淞半江水。縱橫方罫長紅蓮。廿年猶負買山心。花石經營後視今。一角西湖林木秀。南園亭閣入雲深。（振貝子園在海子南岸。用韓平原南園事。）蒹葭岸繞蓼花汀。十里湖光綠不扃。楊柳當門疎更好。遠山背日晚來青。柴門地僻有停車。百畝花田幾樹花。昨夜一涼新過雨。滿湖明月沸官蛙。荷花露重晚風輕。脈脈香從暗處生。我自吟詩滅官燭。不妨鄰火隔湖明。幾拳淋雨長苔錢。難得能頑瘦更堅。一段宣和亡國史。大江南北接綱船。（原註湖伊購圓明園石蓋艮嶽之遺也）藕絲菱片薦冰甌。愛此陂塘六月秋。我醉欲眠未能去。三更月上柳梢頭。

龍華寺

龍華寺於明代爲最有名。帝京景物畧稱寺門稻田千頃。南客思鄉者數過之。士夫吟嘯賦此遂多。王應翼龍華寺詩云。湖波遠遠濕朝暾。細寫秋光上寺門。花木欲深香色聚。稻田全覆綠雲屯。璧殘瓢笠逃塵刼。殿古燈幢屈世尊。物外老僧邀客坐。將迎半日竟無言。于愼行夏日同張洪陽憩龍華詩云。同過湖上寺。伏日喜清涼。水影交宮闕。松聲和講堂。雨歸蓮葉靜。風起稻花香。小借支公榻。于于午夢長。馮有經龍華寺詩云。湖際先朝寺。幽棲驗物情。磬聲松下靜。鳥語竹間清。菰米羞香飯。園葵薦露葵。重來知幾日。虛負老僧盟。劉應秋避暑龍華寺作云。無地堪逃暑。清齋試掩扉。庭空雙鳥過。日落一僧歸。多病藥爲茗。臨風芧作衣。浮名今老大。久矣息塵機。張佳胤詩云。地有龍華勝。心隨石榻清。春風一枕到。孤月萬松明。花散諸天雨。鐘鳴不夜城。抽簪如可得。於此悟無生。案今龍華寺僅一宅二埭。地甚逼仄。與諸詩中所咏情

景似覺不類。考諸碑記。始知明時龍華（碑言寺建于元代。明萬曆中萬貴妃重修。規模頗宏壯。）在今攝政王府後。（即故成邸）淸康熙初改爲瑞應寺。自嘉慶中成邸闢門廣宅。後寺漸衰頹。現已破敝不堪。今龍華寺在成邸之東南門。臨水濱。中無碑誌。觀其鐘銘。鑄自康熙五十八年。蓋在瑞應改名之後也。

金陵勝概

金陵土薄水淺。氣溫下濕。且形勢偏安。蓋非長安洛陽之比也。惟龍盤虎踞。水木淸華。可謂天然形勝。若城北鷄鳴埭、淸涼山諸處。尤擅遊觀之美。嘗記淸涼山小九華寺中有楹聯云。四百八十寺。轉眼成墟。幸嵐影江光。猶有天然勝圖畫。三萬六千場。回頭是夢。問善男信女。此中最好是淸涼。蓋光緒初年全椒薛慰農所撰。洵不愧爲名人手筆。

鍾山僧寶月善爲詩。有咏金陵一律云。六代繁華一曲終。可憐消歇幾英雄。白楊荒

塚三山暮靑蕪。殘碑十廟空。總爲金甌輕得失。爭敎鐵馬不西東。最難淘洗興亡恨。天塹波翻日夜風。又咏史云。滿窗寒雨一燈懸。更展叢殘舊史篇。瓦鼎才消香半炷。是非成敗已多年。雜咏云。有限春光九十多。可堪風雨又蹉跎。落花滿地休輕掃。留取殘紅襯綠莎。

靈山

靈山在廣東潮陽縣北。以大顚禪師著名。群山環拱。寺居其中。不開正門。群木橫立其前。中峙木棉二。尤高拔。山泉橫過成澗。架石橋以渡行人。水聲琤琤。門外一望平疇如棋枰。然大顚古塔在寺右。寺前百步有留衣亭。蓋退之贈衣處也。退之一生闢佛。獨對于大顚泊然曠然。稱其實能外形骸。以理自勝。則大顚之道行可知矣。嘗讀退之上宰相書。奔走榮利。忘其素守。及偶遭貶斥。則又憂傷憔悴。幾不自存。對此蕭然物外之老僧。固應爲之折服也。

皇甫莊

皇甫莊在丹陽縣東南四十五里。珥陵東南五里。唐皇甫冉故里。冉字正茂。唐天寶十三年狀元。今子孫不知複姓。俱姓王氏。蓋江南土音王皇不分也。兒童不識字。耕稼魏公莊。千古有同慨矣。

高淳縣西南有荒原曰齊家山。蓋明建文時尙書齊泰故居也。靖難後。其族改姓秦。今居高淳中街。

嶺南氣候

五嶺以南。地近熱帶。草木繁庶。惟柳則絕少。浙人馬君言。北人度嶺。恒苦瘴癘。宜以北方柳葉攙少許于茶葉中。隨意飲之。則瘴氣可却矣。

廣西內地向聞多瘴。而百色泗城諸處尤烈。今則百色已較前爲減。惟泗城如故。歸順州山間最爲淸涼適人。雖暑日猶可着裌衣。鎭邊多瘴。產桃極肥碩。然食之易生

瘧。往往難愈。龍州河水從安南大山中來。多帶孔雀糞。有毒不可飲。

嘗舊歷八月。廣東有桂花瘴。蓋由其地東南邊海。空氣清新。西南接連滇緬。熱而多瘴。當八月間東南風向轉而西南。從滇緬吹至。燥而少雨。故氣候以此時爲最熱。風中亦含有瘴氣。適當桂花放時。因謂之桂花瘴耳。

七年秋。余旅羊城。居客邸時。每屆日落。皆覺熱度驟增。初疑電燈爲之。旣而友人鈕惕生、永建。挽余移居石井兵工廠。地處鄉間。室內並無電燈。晚熱如故。細審之。乃知全由風定使然。日間熱氣賴有風力以散之。當日落時。地熱未散而風力忽定。故悶而加熱也。

山東半島

中國之地自長江以南。濕度過高。不如北嶺以北之高亢宜人。然就北方而論。氣候之佳。又以山東爲最。地屬半島。陡入海中。而又山岳連亘。地高而潤。蓋兼海洋山林

二氣候而有之。故其民生齒繁育而長大雄偉。爲他省所不及。亦因其氣候之宜于衛生也。

涇渭清濁

涇水出平涼笄頭山。至高陵入渭。涇渠石地。入夏則濁。春秋冬皆清。漢書言涇水一石。其泥數斗。且溉且糞。長我禾黍。謂夏三月也。陝西通志引古碑云。四月閉涇口。防濁水汚渠。七月啓涇口。引涇水灌地。則春秋冬皆清。若渭渠沙地。四時皆濁。無清時也。註詩經者目未親見。徒爲無謂之爭。可笑也。

小站

小站在天津鹹水沽之東南。蓋袁世凱之豆子坑也。（隋大業中河間賊帥格謙劉霸道先後據豆子坑作亂。方輿紀要豆子坑即今鹹水沽。）惟其蘊毒之深。播惡之衆。則遠非格謙劉霸道所能及矣。世凱既假其聲威以覆清社。而民國十數年來之爭權奪利、塗炭生靈、亦莫非此中人物爲之。雖非深山大澤。而龍蛇

實生焉。眞水滸傳中之藏妖洞也。然小站之開闢。實始於淮軍周武壯盛波之屯田。初爲海濱斥鹵。既成。易名爲新農鎭。今仍以小站稱。從舊俗也。其地原隰畦畛。高下相接。河水縈帶。微風始波。新禾擢鍼。遠近一碧。堤岸雜植楡柳。綠陰扶疏。中秧歌四起。如置身江南村郭間。始於同治十三年。盛軍於葛沽濬引河一。達於新城之河。光緒元年。又於鹹水沽濬引河一。亦達於新城之外河。分注各溝。皆置石閘。十二年九月接濬鹹水沽引河。逕南而西。五年、又於新城鹹水沽各置石閘。以滌鹹引甘。變斥鹵爲沃壤。農具維備。風車輪車之屬。則以新意運之。其收穫在同治三年僅六千餘石。至光緒五年增至十二萬石有奇。田肥美。宜稻。畝收三四石。米潔白香美。勝於南中。迨甲午敗後。淮軍星散。袁世凱乃奉朝旨練兵於此。余于宣統三年春。偕友人往遊。周視營壘。人猶歷指以相告曰。某屋爲世凱所居。某所爲馮段徐王所居云。

河患

清光緒十三年。河决鄭州。南入洪澤湖。皖人黃毓琦獻策當道。擬於積石上流鑿通金沙鴉龍。復鑿瀾滄。以通於怒江。使入緬海。三處分黃。中國可永無河患。按此卽漢齊人延年之故智也。武帝時河决瓠子。延年上書。言河出昆侖。欲令水工準高下。開大河上嶺。出之胡中。東注之海。此皆黃河下流之人。積苦河患。因有此推而遠之之策。抑豈知沿河上流人民。其渴望河水。直無異大旱之望雲霓也。河套開渠。以興水利。余昔曾剴切言之。然河水浩大。套地恐不足以消納之。今按河套之西爲阿拉善旗地。北接札薩克圖地。又西爲額濟納地。地皆平坦。水草豐肥。元時嘗置圍甯於此。則其地味之膏腴可想也。惟南阻賀蘭山脉。爲河流滋潤所不及。觀其湖泊連絡。地勢似較山南爲低。若由中衛以西。靖遠縣以北諸處。測準地勢。鑿通山脉。引河水以注之。並廣開支渠。縱橫周達。至東與陰山接脉處。再鑿開峽路。使與套渠相通。則此寬廣數千里之草地。必可變爲腴壤。昔李冰鑿離堆。成都富擅九州。今英人於埃及

泥羅河上游。印度旁遮普上流。皆廣鑿河渠。以闢富源。誠以世界人口日滋。而地球不能加大。食根不足。遂爲戰爭之導綫。我國西北乃有此廣大之肥土。即無河患。亦當早爲之所矣。

長江刷沙

十二年夏賄選事起。余避居西山月餘。立秋後始至滬。暑氣猶盛。乃轉赴焦山。住枕江閣。衽席洪流。山光雲影。氣象萬千。終日飽看不厭也。然每見江中大小汽船往來如織。而燒餘煤渣。纍數傾入江流。未嘗不爲之懔然。江水自出峽以後。荊宜一帶。常苦泛濫爲災。皖寧以下。潰圩又時有所聞。皆江流之不暢爲之也。今合往來船舶計之。一日所傾。何止千萬噸。合終月終年計之。無論大江如何寬闊。亦當爲之塡塞。可不懼哉。是時適宜興賈果伯士毅爲鎮江關監督。余急爲言之。應力陳政府。嚴定章程。凡往來船隻即責成沿江各關監督。隨時稽查。一船到埠。量其行程噸數。應出煤

渣若干。令其運交岸上指定地點。違者重罰。至開濬之法。除曲調旁汊應用工役疏通外。中泓大溜。須倣古人混江龍濬川耙辦法。責令大船之尾。各繫鐵篦數張。往來梳刷。如此、則積沙去而江流自順矣。賈君亟贊余說。惜未有能實行之者。

新疆風土異聞

宋儒囿于方隅之見。註尙書鳥鼠同穴。已疑爲怪誕不經。不知禹域之外。其生物之怪怪奇奇。更有不可以常情測者。茲錄新疆風土數則于左。以廣異聞。

蟄燕多藏深山大空木中。無毛羽。或在坻岸中。故藝文類聚引晉中興書云。百姓饑饉。掘蟄燕食之。燕之所居。不在異域也。今案燕蟄之時。群入樹腹或穴洞之中。彼此以嘴揷入糞竅。聯還銜接。副將董南斌在新疆修築舊橋。曾于橋孔見之。銜接甚緊如死物然。將松林亦得之于空樹腹中。

南部各城臨河崖岸往往高至數十丈。其土層中皆嵌有枯魚無數。岸崩則見。或露

首尾。或半身皆長數寸。春融山雪消化。崖岸被水冲刷。魚隨水下。枯者頓活。斯須之頃。皆有縱壑之樂。土人云。此種魚皆蝗蛹入土或其子所化者。詩所謂衆維魚矣。衆即蝝之省字也。

哈密土腴泉甘而無雨。故瓜味濃厚。種于內地固應少減。然亦由養子不如法。如以今年瓜子明年種之。雖本地味亦不美。得氣薄也。其法當以灰培瓜子。置于不濕不燥之空倉。年愈久愈佳。有培至十四五年者。哈密瓜爲纏民特產。形似蠶繭。皮綠色。外纏白絲紋如蛛網。味甘而脆。種法不僅灰培。必用苦豆。不然則不甘美。他處種者祇具其形而已。

北部種桃之法。樹無大小。至九月中必須壓倒地中。上覆草土。其木大者以刀斫一縫。使能折壓而止。次年淸明以後。將土鋤去。僅以草覆過四月八日方敢扶起。俗言避黑霜也。扶起則滿樹花皆盛開矣。土人相傳四月初八以前。必有黑霜一次。遇之。

則桃樹未有不萎者。故不過此日而不敢啓也。

羅布淖爾大魚至三月間躍出即化爲鹿。土人名爲魚鹿。其茸無採之者。秋後入水仍化爲魚。楊副將家藏一魚皮。皮大而厚如牛皮。然且甚帶腥氣。據稱三月間赴羅布淖爾忽見水中躍出一大魚。入沙中滾跌數次、皮裂出一鹿。奔入林中。因得其皮云。

雪蛆生雪中。有重十數斤者。天煖雪融。隨水下注。輒化爲魚。故新疆多無鱗魚。食之令人疾。

魏書高昌傳地無雨雪而極熱。每盛暑居人穿地爲窟。案其地多火山。北郊近城諸山皆黃赤色。無寸草。三四月內炎熱甚于閩粵。當暑必入地穴。名曰地窨。商旅皆卜以夜。然城北天山則盛夏積雪不消。詩曰。郎披狐貉妾披絺。隔嶺相看兩不嫌。一様地形天氣異。庭州多雪火州炎。凡人處熱帶之下、婦女容貌易衰。今吐魯番婦至三

十無不衰老者。

小鳥巢叢樹中、生卵四枚。綠色、有花紋。一卵較大、尤綠。已而生子。其一大于三雛。小鳥乃次第啄三雛之肉以飼大者。久之長成、則布穀也。鳩鵻生鷹。殆謂此歟。

靈雀似麻雀而小。生布倫托海一帶。喙尖如錐。取茅秀爲巢。以麻紩之。如刺蘼然。組織精密。人多以其窩襯作護膝套褲。以愈寒疾。而窩內有遺矢者尤貴。研細絮之。其功勝于金絲絨皮。營巢所在。必擇樹枝之遠出河中者爲之。懼人之取之也。繫以馬尾。或聯于枝頭。戶之所向。必其方風少。有前後兩戶者。爲雀之首領所居。人取其窩必在冰凍之時。是雀生嚴寒之地。其性極熱。又多以駝羊之毛爲之。故可以愈寒疾。

天山終年常雪。每值大雪之日。山路迷失。行者聞鷹聲。往即之。必歸正路。謂之神鷹。

迪化城東五六里有水磨溝泉水。夏涼冬熱。天寒則水氣蒸騰如沸湯。有草葉似浮萍。土人呼爲冬青。凡泉水甫出溝處皆生之。天氣愈寒。其色愈綠。至春煖則乾枯矣。

冰燕生於博達克冰山中。形色似家燕而略小。群飛巢于冰雪之中。每極寒時產卵于冰上。不待孵伏。卵裂自出。出卵後日食冰雪。月餘、毛羽乃豐滿。

硇砂出庫車大鵑山中。其山極熱。夜望之如列燈。取砂者春夏不敢近。雖極冷時、人去衣、着一皮包、露兩目、入洞鑿之。然不過一兩時而皮包已焦。其砂着石上、紅色星星。取出者皆石塊。每石千數斤。不過有砂一二釐許。携此者用瓦罈盛石。密封其口。罈不可滿。蓋火氣太重。滿則熱甚砂走。然受風亦走。受潮亦走。貴人携者每行十餘日。過天氣清明無風時。揭其封以出火氣。徐星伯過此曾携數十石。密封之。及抵伊犁。則石皆化成黃粉而砂已不見矣。惟白色成塊者不化。乃其下等者。然可以及遠。內地所謂硇砂皆此物耳。

蟲草

川邊大金川產有冬蟲夏草。俗稱爲蟲草。亦一種藥品也。其草初抽芽一縷。儼如鼠

尾。長數寸。無枝葉。雜生細草中。採藥者伏地尋擇。其頭嘴倒植土中。短足對生。背有蹙屈紋。稜稜可數。芽從尾出。直僵蟲也。然須四月杪及五月初旬即採。早則蟄蟲未變。遲則已變爲草。其味甘平。同鴨煮。去滓食之。益人。此足補本草之缺。

獨葉苓

關東三省惟西南部奉天常屬中國。餘則不常隸版圖。故其山川草木中籍不見記載。向有關東三寶之諺。謂人蔘、鹿茸、烏拉草也。人蔘鹿茸行銷各省。人人知之。烏拉草則遍生山野中。土人採之晒乾。槌之爲絨。冬日用爲舖墊或襯履襪。性奇暖。遠勝棉絮。故與蔘茸并號爲寶也。其與人蔘烏拉草等重者、復有獨葉苓。亦生吉林荒山中。爲百草之王。有苓之處、百草頭皆向陽。凡產苓之地。不產人蔘。蓋苓生于山之陽。蔘生于山之陰。各不相見也。枯時細如稻薪。旁綴一葉。煎後則漲如竹葉一片。色清如龍井茶。味亦淸。著根蓬鬆。與消息子相似。又似縮形大蒜。能治百病。醫童痨及痢

疾尤效。又有形相類而桿略粗。旁綴二三葉者乃發汗草。凡采參人中途遇病無從得醫者。則煎此草以發汗。即可霍然除此外無大功效。不似獨葉苓之能治一切病也。

榕樹

榕樹爲熱帶植物。有二種。一種矮而盤桓。枝節生鬚。著地復生。有連接至十數畝者。一種赤榕。其幹上聳而高大。粤地榕樹最多或言其有癘氣。中之則生痲瘋。故大小便時必避之。尤不可露宿其下。閩省亦有之。故福州稱爲榕城。或曰榕海。至延平界則地勢既高。榕遂不生。諺曰榕不過劍。

一　鱷魚

鱷性最凶猛。四足一尾。每足五趾。爪甲堅鋭。尾扁而軟。長與身等。能左右揮擊。用以摸物。體膚粗厚。背有肉鱗作三角形。相連如鋸齒。牙巨口大無舌亦無腮。遇物則吞

下。不事咀嚼。無肛門。胃中餘渣。復由口吐出。雄者陽莖甚大。絕少登岸。雌者每次產卵可三百餘顆。卵長七寸許。藏海灘巢中。孵卵時以身蔽日。子出殼。即急奔。鱷母即追食之。其能生存者。皆母食之餘也。按鱷爲熱帶產物。故其形狀之奇。迥異溫帶生物。中國惟廣東南部在熱帶圈內。故潮州濱海有鱷魚。韓愈刺潮時爲文驅之。說者謂愈投文後。風雷夜起。鱷南徙三百里。潮自是無鱷患。此恐是文家附會之談。人迹既繁。異類自然漸絕。猶之粵本烟瘴之區。唐宋時代猶爲謫官流徙之地。而今則富庶過于中原諸郡也。

緬茄

緬茄出緬甸。中國惟高州西岸一本。相傳明太僕李公邦直自雲南攜兩枚歸。植其一。不萌。其一偶墮榻下。疑婢竊。撻之。遽自經。榻下忽萌芽甚鉅。因毀屋出之。遂滋長。今樹大陰畝餘矣。結實纍纍。形似扁豆而肥。大過之。色紫如茄。堅緻能耐久。光緒中

余遊番禺。茂名楊君彥清以一枚相贈。彫文木爲蒂。云可治目疾。晨起以拭目。並可老而不眊。余深寶貴而間一用之。今年過六十。燈下能書細字。並不昏花。未知是其功用否。

楊梅毒

楊梅毒、一名花柳症。中國通商諸埠傳染頗盛。而蒙古人羅害尤烈。生殖減少。此實爲最大原因。夫北族于禮義之防。男女之別。自匈奴突厥以來本不甚重視。至有父死妻其後母。兄弟死即收其妻之惡例。則其風俗之淫亂可知。何以不聞當日有所謂花柳症之發生耶。余嘗考之。花柳症之起源。實始于明時科倫布之發見新大陸。船泊古巴群島。其水夫有登岸與土人尋歡者。遂染此症以歸。拿破倫東征埃及。復由埃及傳之東方。遂遍于世界。此亦歐人所造一大惡業也。夫歐人男女之間本如禽獸。且發明所謂六零六者以醫治之。故不妨貓三狗四。恣意宣淫。若天眞未鑿如

蒙古人等坐是以喪身亡命。且覆其宗嗣者不知幾何人矣。

與章太炎炳麟論山脈書

來書云。蔚西我兄左右。不見數年。聞棄舊日相名分別而歸心於大乘。誠所謂百尺竿頭。更進一步也。然私衷猶有所諗於君者。向聞清主泰山爲長白山回脈之說。亦頗信之。近因攷滿州事狀。彼於康熙十七年尚不知長白山安在。而令吳木訥等探索。乃遂妄談山脈。是本懸揣之談。以今觀之。長白山蜿蜒而西。至於大連旅順。其勢已盡。隔海則之罘特起。其間海島連接。若相傳注。謂之罘與長白相系可矣。若泰山與之罘則中隔濰水。濰水縱截其間。故登萊膠之山皆南北行。不得越濰水而至泰山也。其青州武定外海則列島甚稀。與長白絕不相涉。且泰山之東尚有淄水北流入海。則中脊高而北方下。地勢可知。長白山脈又無由自北而南也。觀上諸證。則知清主所論。實屬妄談。蓋時猶信堪輿之說。欲舉中國孔顏諸聖。悉謂之長白山靈所

生。以此夸耀於我耳。至泰山起脈。本不可知。然東部諸山往往有此。亦不獨泰山也。
竊謂山脈之說。亦有不可盡拘者。彼謂地球初成。水土凝結。如牛乳糊文。審如是。其糊本非相因而至。則不得謂衆山同出一脈甚明。特山勢迤長有可蹤迹者。則謂之山脈云爾。其間小山凝結者不必盡與大勢相連。何足異哉。長白山來歷亦不可知。今吉林東北部松花黑龍合流之處。其南有完達山脈。縱長幾二千里。至朝鮮釜山而盡。而長白特其中間所起之峯。自北又分支而行焉。然長白出於完達則可知。而完達之來。殊爲無因。此亦不可不尋其根幹者也。兄研精地學。能解我所疑否。臨潁神馳。維希教正。

覆書云。太炎先生左右。暌違數載。不聆德音。深爲想望。去歲留滬幾及半年。惟以行徑消極。無補時艱。愧對知己。遂缺於晉謁。諒不罪也。自九年春以來。即長齋禮佛。期於五濁惡世。及早脫離。讀龔時偉著藉悉先生於唯識一宗。深入三昧。弟竊以爲出

世思想。莊老與佛。息息相通。而對於宇宙觀人生觀之問題。其目光亦復相等。唯佛得其解脫之方。而莊老則猶言之未精耳。先生以爲然否。山脈之說。猶之日出日沒。流俗相沿而不知其誤者也。地有向日背日之時。而非日之有所出沒。山岳之成。由於橫壓力之擠逼。而決非如水之分派。木之分枝之自然生成。可斷言也。地球初成水土凝結如牛乳縐文。誠如尊論所云。然非一成而不變者也。即今地質學家所實驗。地層凡分三界。而又分十二系。各系中各有特別之僵石以顯分其時代。可知此縐文之成。固不知其幾千萬年而成。此縐文後。以迄今日。其山崩地震。滄桑變易。又不知其經幾千百次矣。惟成於同一時代者。其縱橫之地軸必平行。其傾斜之度數必同向。此亦自然之理也。東亞之地勢。北自白苓海峽以南。南自長淮以北。其地軸率皆自東北而西南。群島、若日本千島。半島若岡札加、若朝鮮、若旅順。蹶起大陸、若外興安嶺、若完達山。內地、若太行山。其方向皆同。長白、泰山居此群山之中。其成立

固屬同一時代。蓋與東海之陷落爲同時事也。完達與興安嶺間凹爲內海。遺蹟顯然。太行東麓之爲海。自宋沈适已發明之。（見适所著夢溪筆談）然其變爲陸地。必遠在東海陷落之後也。古者囿於方輿。第見泰山與嵩高不相屬。而與隔海之長白多相同之點。因謂泰山爲長白之回脈。其說固大謬不然。然亦先生所謂有可疑迹者。則謂之山脈云爾。鄙見如是。更乞先生有以敎之爲幸。現屆天人交迫。亂靡有定。然風雨如晦。鷄鳴不已。當此之時。我輩所能自效者。固在此而不在彼歟。（原未留稿。兩書皆由軍治大學年刊轉錄。）

石鐘山

湖口石鐘山有二。一在城西。濱鄱陽湖。曰上鐘山。一在城東。臨大江。曰下鐘山。即東坡作記處。東坡謂山石與風水相呑吐。有聲如樂作。然天下水中之山多矣。凡有罅隙。風水相遭。皆當有噌吰鏜鞳之聲。何獨茲山爲然乎。彭玉麟始以舟師與洪軍搏戰。駐湖口最久。繼復奉命巡閱長江。每於冬日水落。見山下有洞門出焉。入之。則其

中透漏玲瓏。乳石如天花散漫。垂垂欲落。途徑蜿蜒如龍。峭壁上皆枯蛤黏著。儼然鱗甲。洞中寬敞。左右旁通。可容千人。最上層則昏黑不可辨。燭而登。其地平坦。氣亦溫和。蝙蝠大如扇。夜明砂積尺許。旁又有小洞。蛇行而入。復寬廣可容三人。坐壁上鐫丹房二字。且多小詩。語皆可喜。如云、我來醉臥三千年。且喜世間無人識。又云、小憩千年人不識。桃花春漲洞門關。無年代姓名。不知何人所作也。蓋全山皆空。如鐘覆地。故得鐘名。上鐘山亦中空。兩山皆當以形論。不當以聲論。東坡當日歎酈元之簡。而笑李渤之陋。實則東坡於六月來遊。盛漲未退。猶過其門而未入其室也。

貝加爾湖

貝加爾湖或曰白海。元代亦稱菊海。爲俄屬西伯利亞最大淡水湖。水色清綠。產魚極盛。又有獺。爲世界上獨一良品。沿岸有車站曰蘇米維亞。冬令四山積雪皚皚。景色天然。鐵道回環。車傍湖行。如坐巨舟中。汪破園辛亥過此。有詩紀之云。偶從林際

見湖光。道是滔滔北海長。絕域何人談往事。中原有客老斯鄉。數聲汽笛驚棲烏。幾點漁燈落曉霜。欲借揚州二分月。凌波微步水中央。又王陸一有過貝加爾湖七律兩首云。萬頃湖風拂帽簷。遐方心境轉廉纖。鋪隄淺綠三春草。夾道深紅十里簾。積雪遠山羣玉見。斷潮飛沫散珠兼。相思臨水人多少。霜葉如花醉要嚴。夾道杉林冒蘿蔦。頗存遐想對阿嚴。廿年漢使雄羝乳。萬騎錢塘弱國荷。綽約留姿神女步。微茫入聽水仙歌。自尾而返湖山遠。雲夢前遊意若何。蓋貝加爾本北海二字之音轉。蘇武牧羊即在此。故汪王二詩皆引用之。

漠北鐵道

亞洲之風雨寒燠。左右於蒙古之大漠。此地文學家所發明也。古者大漠以北雖匈奴、突厥、回紇、蒙兀、更興迭起。然其根據總不越色楞格河、客魯倫河流域。至夫已尼水以北。（即今貝加爾湖）則仍部落稀疏。鬱爲樹海。元時所謂林木中百姓也。自清初俄人拓地

而東漸移民以塡之。然猶未盛也。光緒季年。西伯利亞鐵道告成。墾務激進。原有之森林。半歸摧滅。紀謌聲君俄遊雜憶云。余漫遊西伯利亞之際。每于夜間見火光燭天。熊熊升起。飛冲霄漢。詢諸土人。知爲野火。據言此處森林密布。時時着火。一經風力助虐。其勢猛不可遏。惟有任其自滅而已。往往數十里之遙。盡成煨燼。然起火之由。鮮有知者。大約係火車駛過時。火星遺落所致云。可見此路通後。亞洲之氣候固不能不隨之而變矣。猶憶余授室之年。時爲光緒十二年丙戌。自十一月下旬起。即北風雨雪。至十二月廿七親迎之日。始一放晴。光越日。則又大雪紛紛。平地積至數尺。逾年正月乃止。是歲麥秋皆大熟。古人所謂雪兆豐年。良有以也。自是以來。迄今四五十年。水旱偏災。時所不免。冬季雪少。尤苦亢旱。偶一降雪。亦不過數寸而已。查此路暢通。始自甲辰日俄之戰。前後數年間而影響于漠南之吾國已如此。瞻念前途。益不勝杞人之憂矣。

中印通路

中國通印度凡三路。一出玉門、陽關、越流沙河而西。踰葱嶺。轉西南。南涉懸渡。再轉東南。以至北印。自古求經西使。梵僧東來。皆由此路。一由廣州從南海過新嘉坡西北航行至恒河口。若晋法顯、宋曇無竭之歸。梁時達磨之來。及唐代義淨、不空之往返皆是。一由隴蜀兩道入西藏。抵拉薩。南出靖西關過大吉嶺。至中印度。此路中隔橫斷山脈。或曠渺無人。或終年積雪。行旅最爲困難。自唐通土蕃後。來者惟鉢呾羅往者惟玄照數人而已。自輪舶既興。中印交通。大抵皆由海道西行。陸路遂廢矣。近頃昌悟和尙乃由雲南過緬甸。抵仰光。復乘船至恒河口。蓋捷徑也。悟廣西人。初就學於上海某公學。偶讀六祖壇經。頓契法性。由是博覽諸大乘經。深解義趣。民國初年。赴寶華山披剃受具。旋往終南山大如洞習定。親證三昧。後發願游方。廣渡有緣。凡國內名山道場。參訪殆遍。冒險衝寒。敝衣糲食。宴如也。丙寅春。發心朝謁印度

諸佛蹟。友人贈以川資。堅辭不受。一肩行李。飄然遠去。踰年以書報其友人云。悟由雲南思茅前進。行經大山嶺。樹木森森。常五六十里無人煙。約五百里至九龍江。此處乃雲南緬甸交界之地。居民皆是巴伊人。有九龍王及雲南札兵管理。巴伊人爲緬甸人之一種。均信崇佛教。村村里里皆有佛寺僧人。其僧人稱爲佛爺。披黃色袈裟。每寺有大佛爺一位或多位。教授小佛爺十名或二三十名。早晚擊磬往大殿跪誦經咒一堂。夜則學習緬文經典。時逾二更。猶常聞經聲。其地人民多食糯米飯。早晨多送飯往寺供僧。若僧多食寡。則由小佛爺或行童入村沿門乞化。其俗純良。牛放野外。離村數里。夜無盜者。其家庭皆和悅安樂。不聞有詬誶之聲。九龍江有一馬路。約長五百里。直達景東城。景城又名猛坑城。巴伊之城多名猛字。如猛養、猛龍、猛馬、共有數十猛。皆各立土司。景東城牆已壞。僅存城洞。有英人醫院及衙門。有中國人的雜貨店。印度人的洋貨店。巴伊人的糧食店。有幾座大寺院。其大殿是大方形

高大的木閣。大小佛爺甚多。自思茅經九龍江至景東城約一千里。多屬高山峻嶺。山坪有巴伊人耕作。山上有漢人或阿卡人居住。阿卡人皆居高山之頂。無水田。亦能種禾苗。其俗與巴伊人及漢人不同。多穿藍色衣裳黃昏時男女成群在巷口玩要。有生人來則數十童男女圍繞觀看。其村無寺無僧。悟常沿路乞食。漢人則一家給飯一碗。巴伊人一家給層子烹糯飯一團或五六團。即足一餐。阿卡人貧家皆不給。富家則每家施足一餐。巴伊人不解中國語。要飯只說考熟。他就無論貧富皆給飯。要米須說考參。他就給米。夜則宿其寺中或路中亭閣。巴伊人好善。處處皆造有行客休憩的亭閣。似中國的凉亭。人人可以住宿。景東築有幾條牛車路。一條西行一千里至錫薄。錫薄有鐵路。亦有牛車路。約三百里至瓦城。由瓦城南行一千二百里至仰光。由景東二百里至大江。多是大高山及坡坪。由大山至錫薄、瓦城、多是高平地大樹林。英人到處修築車路。以利交通。瓦城數百里間皆是平原風俗人情與

景東大巽。多食秥米。不食糯米。大小街市有福建人經商。其土人名曰百麻人。亦緬甸人之一種。其人皆篤信佛教。故瓦城塔寺甚多。且極莊嚴。早晨六點鐘街上即有許多卜尼（他們稱出家人爲卜尼）托鉢乞食。瓦城西門外有一山。其頂上有一金塔及廣大莊嚴之寺院。寺門懸一牌。有數國文字。中國文爲諸君到此請下馬脫鞋合傘。緬甸各屬地多人稀。故印度人及中國之福建、廣東、雲南、四川人來此謀生者甚多。或經營商業。或種植田園。或做手藝幫工。無不安居樂業。由瓦城到仰光築有火車路。沿路車站及大小碼頭。皆有中國商人。仰光爲緬甸首埠。英人設政府於此。有一唐人街。印度、緬甸及南洋各埠人民。呼中國漢人爲唐人。以唐朝初來。故名。仰光西通大海。東南北三面皆有鐵路軌道交錯。氣象雄偉。埠北有一大金塔。爲世界最著名之佛塔。塔在土邱之頂。頂廣約一百方丈。高約三十丈。有三條大路上頂。每路有一路亭。亭中有人賣香花蠟燭等物。亭柱鑲嵌五色玻璃或雕刻畫彩。每路約有一百級。共有二

百餘柱。皆瑰奇美麗。大金塔在邱頂中央。高可十丈。大塔邊有五中金塔。高可三丈。每中金塔又有七小金塔。圍繞小金塔外有一邊路。邊路之下五方、有五大寶閣。每寶閣下各有寶殿。每殿中有數玉石佛像及菩薩像。其殿柱皆鑲嵌寶石或純貼金其佛像台皆用美石造成。佛台前有一供台。台上置數大插花瓶。每晨有取去舊花到黃昏時、朝佛的人又把鮮花插滿了。每寶閣頂上各有五金塔。寶閣外邊各有許多匣室。內有金色佛像或玉石佛像。匣室之外乃是一條大理石路。光澤瑩潔。寬可一丈五尺。圍繞大小金塔及寶閣。此大路外又有寶殿數十座。大小不等。大的方廣可二丈。頂有金塔。內有佛像有一大鐘殿。其鐘高可一丈。此殿是中國和尚住持。中華僧人來拜塔者多寓於此。有二三座寶物殿。殿中陳列種種寶物。如眞金佛像、純銀佛像、象牙佛塔、寶石念珠、及珊瑚、瑪瑙、各國金銀錢幣等珍物。其數甚多。不能備述。每晨三四點鐘時。即有人來拜塔。其供品爲鮮花香燭或糖食菜飯。星期日拜塔

者更多。三條大路皆相續不絕。夜間大金塔半腰上、有一百多盞電燈圍繞。每一小塔頂上、每寶殿內皆有電燈照耀。如同白日。拜佛的人夜半纔歇。或在寶殿中休息。到一點鐘又有人來拜佛了。離大金塔約里許。有一龍華寺。乃是福建人開的叢林。有四五十僧人掛單。給衆早晚課誦。悟在龍華寺掛了幾天。化得印幣十六盾。（每盾約值中幣一圓）即由仰光乘輪船至印度。經過孟加拉海灣三天。到加勒卡塔云。

按滇邊至緬。瘴氣極重。故滇商馱隊赴緬貿易者往往在於冬季。至春雨既降。則瘴起。當之輒死。或途中遇之即避居山峒。必俟過夏踰秋乃敢復行。其常例也。此師行紀不著月日。觀其書尾署爲西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五日而伽耶王舍時已朝遍則緬甸之行。其爲冬季。殆無疑義矣。

楊六郎遺蹟

頤和園之東有小鎮曰掛甲屯。其南又有六郎村。傳者皆託之宋將楊延昭。考遼宋

分疆以白溝河爲界。鄰封侵軼有時至此。固亦可信。然今東起滄景。西及雁朔。所傳延昭遺蹟。多至不可勝數。居庸關峽道懸崖上刻有石像。過客從車上能望見之。皆曰此楊六郎也。某君有詩曰。絕巘崚峋遺像古。路人猶說六郎名。燕雲鎖鑰三邊戍。雁蹟風沙萬里營。不信蘭陵留面具。本來道濟是長城。并州西去幽州北。爭識楊家父子兵。又世傳延昭有裨將孟良焦瓚戰功最多。雖出于裨官小說。而今安次東北有孟良營。雄縣有焦瓚墓。似不同於憑空結撰。嘗記白溝店壁有二絕句云。拒馬河邊古戰場。土花埋沒綠沉鎗。至今村鼓盲詞裏。威鎮三關說六郎。亞古城荒焦瓚墓。桑乾河近孟良營。行人多少興亡感。落日秋烟畫角聲。

啞泉

滇中溫泉最多。順寧境內已多至數十處。瀾滄江東岸半里許有名熱水塘者。近在路旁。熱氣蒸騰。高至丈餘。斜噴道中。臭不可當。行者掩鼻。夏秋晴熱時。往往有中其

毒者。尋甸大鼎山樹木葱蘢。山色如青鐵。旁有毒泉。飲之傷生。因立碑以戒行人。似三國演義所言諸葛南征時所遇諸泉。固各有所本也。又關索嶺爲黔西第一高山。路如之字。盤折而上。下嶺即關山驛。有關帝廟。廟前有啞泉。飲之人不能言。

淮泗民風

淮泗流域。居南北之間。爲中原腰膂。天下有事。必先被兵。而民尤强悍。以武事爲樂。茶餘客話載桃源驛(在今泗陽縣東與縣)題壁一絕云。走馬張弓二十年。封侯無路且歸田。芭蕉夜雨梧桐露。註到孫吳第幾篇。又徐州古刹中有劉某題詩壁上曰。當年赤帝子。于此斬蛇來。我亦高皇裔。英雄困草萊。馬蹄催壯志。牛後笑庸才。弔古一揮淚。秋風匝地哀。此蘇子瞻所謂平居慷慨。小不如意。則有飛揚跋扈之心者也。

又蒙城縣西陽集有廟一所。內供神像。極爲威猛。旁塑四武將。高與簷齊。陳設鐘磬。古色斑斕。鐫明萬曆二十四年鑄。土人稱爲柳展廟。蓋春秋時之盜跖也。蒙、亳、宿、三

縣交界處龍山上亦有柳展廟碑。載清康熙四年重修。其爲香火久遠可知。觀其所供之神。而民風之好亂、抑又可知矣。故自古開創之主。割據之雄。及首倡禍亂之盜魁。十八九皆出此間。詳具余所輯帝賊譜中。

歐亞地勢

歐洲地勢阿爾柏士山雄亘其中。支脉旁達。劃全洲爲無數方罫。外則海岸屈曲。港汊陡出。各各隔離。不成片段。其地形最便于割據。故自古諸國分立。從無統一之朝中國則獨處崙崑墟之東。山勢迤邐。其高皆不達于雪線以上。且氣候温和。江河中貫。平原連亘。絕無可守之險。故自古分裂之時少。而中央威權每足以統一四方。惟其便于分立也。故竭智嚭能。人皆習于競爭。此太谷爾所謂文明起于營壘者也。惟其便于統一也。故習故安常。人皆樂于退讓。辜鴻銘先生嘗言譬獸類華人猶如家畜。歐人則純爲野獸也。知其所由來者漸矣。

伽耶山宋碑

印度伽耶山下大塔側有宋碣。長可二尺。寬約尺餘。四邊花紋皆作印度式樣。其文云。大宋聖文叡武仁明孝德皇帝。應元崇德仁壽慈聖皇太后、謹遣僧懷問詣摩訶陀國。奉爲資薦太宗至仁應道神功聖德文武叡烈大明廣孝皇帝于金剛座側。建塔一座。伏願太宗皇帝。高步天宮。親承佛記。聿證眞仙之位。常居梵釋之尊。誕錫威靈。永隆基業。時明道二年歲次癸酉正月十九日記。丙子正月日刻。按此記撰于癸酉。刻于丙子正月。計時凡三年。此殆懷問挾文而往。在途經歷之程期也。是時天山之南。兵爭正烈。葱嶺以西。已久淪回教。即印度西北亦爲哥疾寧回王所據。懷問此行。蓋必由廣州海道而往者。又明太祖時曾遣僧宗泐西行訪經。著有西遊記。其書惜已久佚。宗泐行由何路。至何地而歸。今並不可考矣。

周忠武故里

明末周忠武遇吉守寧武關。殺賊之勇。所爭之烈。千載下猶懍懍有生氣。明史載公爲錦州衛人。實則錦州特其兵籍。公乃睢寧縣人也。故里在縣城西北隅風虎山前。乾隆中徐州觀察使合河康基田按部至睢寧。登風虎山。訪周氏遺族。稽其譜牒。拜公遺像。乃爲之立廟山巔。刻碑記之。碑中言公墓在寧武關外邊垣之東。近歲爲河所蝕。將嚙及兆域。一夕。大風雨竟夜。如人馬行聲。淩晨。忽積起一山。橫亘塋前。高數仞。長百丈。遏流環衛。賴以無恙。夫忠義遺骸。鬼神呵護。其信有之矣。

宓子賤墓

壽州瓦埠之南數里。道旁有豐碑。題曰宓子賤神道。光緒癸卯甲辰間。余往來壽州兩過之。嘗停輿參謁。墓在祠院中。祠屋三進。中供宓子神像。後一進供至聖先師及宓子三代木主。墻壁上碑碣甚多。太半明萬歷間所立。據碑言宓子因聘吳道死。因以葬此云。

臺城

六朝臺城在今北極閣下。迤東接鷄鳴埭一帶。準諸地望。按諸史蹟本無可疑。然江寧府志謂今鷄鳴埭北有斷墻一叚。即故臺城遺趾則過矣。余于十二年秋冬間。由上海過金陵。嘗以間獨登鷄鳴埭。埭上誌公施食台同泰寺、猶梁時故物也。寺東有茶樓曰豁蒙。面向東北。軒豁呈露。如覆舟山、玄武湖諸勝。皆一覽無餘。眞品茗絕佳處也。臨山脚直下十數丈即城墻。墻至此兩分。一支向西北包淸凉山。一支向西距北極閣下。約數百丈。截然而止。此即府志所謂臺城故趾矣。茗坐久之。乃尋路下。沿墻西走。杖撥榛莽遍觀之。冀有所發見焉。至墻之西端磚上字蹟顯然。有黃州府九江府及通判典史州同提調某某監造字樣。考之皆明代名辭也。然則此叚斷墻其與南京大城爲同時施工。確然可知矣。竊怪修志諸公。身居近旁。惟知鑽研故紙。絕不肯親往勘覩。此中國于考古實驗之功。所以遠出西人下也。

伏生冢

水經注漯水東北逕東朝陽故城南。又東。逕漢徵君伏生墓南。齊乘云、伏生墓在朝陽東五里。其地爲今齊東縣西南三十里、魏王城東之寄駕冢。蓋俗所謂魏王城者即古之朝陽城也。然今鄒平縣東北十八里舊口鎭東南號伏生鄉。宋元以來、舊有伏生祠。祠旁土邱似古冢。或云乃清康熙中鄒平程令所築。嘉慶初孫淵如星衍陳臬濟南。遂據以請立伏氏五經博士。重爲修建。俾其子孫世守之。然考水經注、太平寰宇記諸書、墓本在漯水北。今反在漯水南。以故博古之士皆疑其不合。鄒平孝廉成瓘乃循漯水故渠。步步踏勘。並詳考縣境沿革。乃定寄駕冢確爲伏墓。其後咸同間土人掘地時。得古器碑碣猶可辨爲漢徵君伏生墓等字。于是証驗愈以眞確。惟其上有明人所建泰山行宮。或爲寄駕所由名。光緒丙申歲。邑令宮耀月乃糾衆遷之。並于冢之四周築土台砌花墻以護之。復添建嚮殿祠堂。以時祭祀。于是鄒齊兩

縣不出百里間而伏冢乃有兩處。齊東雖有確據而鄒平爲伏裔所居。且奏案在前。莫由改正也。

畏吾村李墓

明李西涯故宅約在今什剎海西岸。即蓮花池故趾久湮。已不可的指。墓在今京西畏吾村大慧寺西墻外。寺中佛像甚大。土人一名大佛寺。由赴頤和園大路抵柳樹村。分路西行約里許。至寺門。又西道旁巨碑矗立。題曰明李文正公墓。墓門北數十步野田中荒土數堆。碑俱仆地即其墓之遺跡也。清嘉慶三年。曾經翁覃溪法梧門爲之封樹立祠。今爲時無幾而荒落又如此。繼續修復責在後賢。

李墓西居民散處可數十家。即畏吾村。皆回教徒也。余于乙丑四月間往訪之。展轉歷數處。皆莫知李墓所在。及興盡而返。始于無意中得之。且其居民言語格礫。彼此皆不相通。波斯人拉施特謂北京城西北有一村落。其居民皆撒馬兒罕土人。其所

設庭園猶撤馬兒罕舊式。一望而異于中華云云。殆即李墓西之畏吾村歟。法梧門題李墓碑側詩云。西涯宅廢水空存。又叩禪扉訪墓門。病衲斜陽剪榛莽。牧羊秋雨嚙松根。僅留詩句傳湖海。不復壟盬計子孫。三百年來誰過問。暮鴉黃葉畏吾村。

圯橋

圯橋舊傳在邳州城南泗水上。徐廣曰圯橋也。東楚謂之圯。音怡。李奇曰。上下邳人謂橋爲圯。玩史文但言圯上。並不言橋。則徐李二說是矣。史又言直墮其履圯下。則橋下無水可知。淮北溪流。往往夏漲冬涸。此橋下既無水。必非跨泗大橋也。故元和郡縣志云。下邳有沂水。號長利池。池上有橋。卽黃石公授書之地。今邳人並無呼橋爲圯之語。而自黃河奪泗。州治北徙。故蹟亦久湮。不可復識矣。海鹽黃韻珊有圯上懷張子房七古詩云。荊卿七首漸離筑。博浪沙椎更神速。匹夫鹵莽犯天子。來如鷹鸇去鴻鵠。黃石老人笑俛首。勇則有餘智不足。人生養氣先讀書。一編乃出秦火餘。

折其鋒鋭殆可用。役使豪傑如傭奴。叱上恂恂效奔走。昔日囂豪忽烏有。能發能忍眞丈夫。將相神仙此樞紐。一椎不能斃祖龍。一履蹴碎咸陽宮。少年舉事天地動。晚歲辟穀烟雲空。赤松去後仙蹤杳。日暮平橋但芳草。世外應多未見書。人間孺子盧心少。

寶華山

寶華山在句容縣境。距金陵東南約六七十里。由龍潭鎮車站西南行。轉而東南。又環山西南共十七八里。始登山行。森林中路作螺旋形。迨至山頂。地轉平坦。慧居寺即在山坳中。僧徒百餘。持戒謹嚴。飲食淸苦。吳中諸寺住持大都該寺之維那師也。每値春秋傳戒。緇素走集。常至數千人。乙丑中秋。余往訪故人大嚴和尙。因住寺中凡七八日始去。

樺樹村秦姓

實華山下有樺樹村。居民皆秦姓。傳爲秦檜之後。至今人口猶盛。或謂此乃秦鉅之裔。鉅靖康中爲蘄州通判。以禦金死難。是二人之忠奸正相反矣。按檜爲江寧人。墓在今江寧鎭南十里牧牛亭。又名木龍亭。江海自蔡州回。屯于墓側。命兵士於塚上便溺。時人因呼爲穢塚。明萬曆年有人發其塚。內惟銅爐及瓶盂而已。樺樹村距江寧不遠。應爲檜後。然使樺樹秦姓。果屬檜後。亦必擯檜而宗鉅。嘗記文丞相言。莆田有二蔡。一派出君謨。一派出京卞。京卞子孫慚其先人。多自詭爲君謨後。友人王鴻弼立廷爲余言。朱溫爲碭山牛溝里人。今其地尙有朱姓。然皆各有所宗。諱言溫後。若誤言及之。必立致兇毆。嗚呼。孟子所謂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者。豈知非其子孫亦不認爲祖宗歟。小人固何樂而爲小人耶。

造湖

美國某博士遊歷吾國北方。歸而著書。以警告其國人云。黃河流域。地下水平線低

落。蒙古沙漠逐年南侵。將使長城以內。盡變爲沙漠。蓋緣森林濫伐。無以涵養水源故也。其於北方受病之處。可謂洞見癥結者矣。吾以爲西北諸省。如秦之弦蒲。晉之昭餘祈。中州之滎澤、孟諸。燕趙之大陸、甯晉諸泊。今皆淤爲平地。以致雨則一瀉無餘。旱則赤地千里。水旱爲災。歲不絕書。民生遂日促矣。今欲補偏救蔽。造林固爲要圖。而尤莫要於造湖。如汾、渭、涇、洛、滹、渾、洮、湟諸大水。皆當就其天然灣環處。造爲閘壩。以停蓄之。即山間各細流亦當就其平衍狹曲處聚石作壩。使山谿深隩。各瀦爲湖沼。如此、則土質天候。必漸爲潤濕。然後從事造林。亦易于繁茂。西北枯槁之天地。將立變爲錦繡山河矣。

王壬秋

王壬秋（闓運）文章爾雅。著作斐然。固爲清季一大家。迨入民國。袁世凱因其有重名。特設國史館以羈縻之。及帝制議起。王已歸湖南。乃特來電勸進。說者以是爲晚節

之累。實則勸進電文。乃其門人楊度矯爲之。王時已病重。將易簀矣。當元二年間王在京見袁氏所爲多不道。曾戲爲聯云。民猶是也。國猶是也。何分南北。總而言之。統而言之。不是東西。痛快淋漓。甚于禰衡之漁陽三撾矣。

先是、王科名不顯。僅中舉人。李鴻章爲北洋大臣時。王過津投刺謁之。閽人覩其頭銜。擯不爲通。王既去。閽人以告。李拍案叱曰。此舉人王也。汝輩顧不識耶。亟命追回禮之。後王年七十餘。始賜翰林院編修。是時科舉既廢。尚存編檢庶常之名。以寵歸試之留學生。王因自嘲云。愧無齒錄稱前輩。幸有牙科步後塵。殊堪捧腹也。

魏劭卿

常州自明清以來。人文鼎盛。爲海內冠。近世如屠敬山、董授經、莊思緘、及孟蒓生兄弟、皆淵雅不墜先型。而余所心儀神交。耿耿不忘者。莫如魏君劭卿（聲[illegible]）。宣統初年。余創立地學會於天津。方極意搜求資料。適見吉林出板之吉長日報所載滿洲東

蒙諸記錄。新穎詳確。得未曾有。且文筆淵懿。絕無報章習氣。深爲佩服。惟諸記錄下不載姓名。或僅題一劭字。愈令人景仰不已。乃專函該館問之。久之。乃得劭卿回訊。且言曩年過滬。曾與余同席飲宴云。然余則全不記憶矣。自是信函往復無間。劭卿每有著作。亦郵寄會中。如雞林舊聞、塞上舊聞、吉林地誌諸書、皆卓卓可傳。他日紀東國文獻。當以劭卿爲開山之祖矣。惟自地學雜誌停刊後。音問遂絕。思之輙爲於邑。茲錄其舊作以當晤語。而劭卿之高懷孤憤。亦復如聞其聲矣。

箴改良說曰。物之舊者新之。壞者補之。古未有改良一說也。毀室撤材。移居蓬蓽。裂帛碎錦。甘效襤褸。改其良而自就於不良。世無是傎者。苟有之。其人非中風即喪心之徒也。乃民國以來十有餘載。舉國人士。日向改良之途急走奔赴。起問其人良已改盡矣乎。似猶未懌。必欲拔本披枝。使無萌櫱之生。始爲滿意。然叩其中藏意識。誠亦如是。斯無怪已。奈半出盲從。半屬違心。如染狂熱。張脈僨興。精神迷惑。是故改良

之事。遍國盛行改良之聲。盡人皆喻。夫國體不宜可改。政治不當須改。若禮教倫紀則先民所留貽。國魂所寄托者也。古有修明。今乃毀滅。一改而非人類。再改而入獸道。乃良其所良。至於萬惡孝爲首。百行淫爲先。則改良之極則矣。所恨者圓顱方趾。竟不能改作跂行喙息。當亦此世負改良之責者所引爲憾事者也。

箴新文化說曰。近世盛倡改造語體文字。其理由不外使全國言文一致。俾教育易於普及。然其中有界劃焉。我國文字之結構。初無程法。往往一字之解。虛實並用。一句之意。正反相近。不若他國由名動等辭。以一定之法聯綴而成。且外國文又用種種符號以指示段落。力避解釋含混之弊。世界國際條約。大半準以法文。亦因其文法較完密故耳。今學者欲刷新我國舊有文化。倣爲語體。襲用等等符號者。即本此指。用意所在。未可厚非。惟我國文字本有句讀之分。苟能詳訂字義。自無含混之流弊。且語體之設。欲使意之所到。詞能達之。不知我國古時文體語體何嘗分途。如倘

書之古文。晚出無論矣。其今文字句。恒苦不明。實皆當時之謠諺。又如毛詩豈皆能文者爲之。國風諸詩。善用疊字。更望而知爲方言矣。較諸近日刻意摹倣之語體。其率眞與矯揉。果何如也。況方言因地而變。文義則全國久通。舉今之語體文以示閩粵之普通社會。必仍不解。則何必爲此紛擾哉。至謂我國舊文字意義深奧。不合實用。尤非篤論。凡一種藝術。無不由淺及深。我國文字雖廣汎。祇須集合全國通人審訂文法。自能有一定程序。按照學年程度。編製等級。其深淺自分。以此教授。既便初學。而高深之文學。亦能造就。苟臻淵博之境。則爲專家之學。翹然列之文藝之科。豈不善歟。我國文學久爲外人所重。法國至特設學院。從事研究。若云擴張個性。此時尤應力事發揮。何爲自棄乃爾。故權衡利弊。文學之應否改造語體。尚待考求。要非逞一己之偏見。所能武斷。惟被醉心歐化者。以他國文字之有陰陽中性之別。遂創我的人們等名辭。而無聊文人。又穿插附會。改的作底。以致文無百字。而的底反占

半數。鄙野粗俚。不能卒讀。十年前留學東西國學生與人說話。動輒將也司、沙特司、胡亂加入。在彼第自表其新學。不知早為識者所齒冷。而謂持此見解。用此文字。能博國人公認。吾殊疑之。矧盲於改造語體之本指。不解語音符號為何物。剿襲紅樓夢水滸等句法。便想博新學家頭銜。甚或胸無文字上普通智識。妄將本地方言俚語夾雜成篇。辭既不達。語多費解。是猶不可已乎。所慮者學識未定之青年。冥行盲從。吾國文字恐未收劃一之効。反將僅堪自榮之國粹。斲喪淨盡。其害豈僅文字厄耶。

王玫伯

王玫伯舟瑤生平講學。篤守程朱之說。始主上海北京諸大學講座。岑西林春煊督兩廣。調辦學務。作育人材。遍于西南各省。辛亥廣州革命軍起。主動者多半出君門下。公推君為教育司長。君謝之。謂門下翟富文曰。天下自此多事矣。公等尚欲侈談

教育哉。遂歸隱黃巖。著書不復出。乙丑春卒。年六十八。易簀時口占三絶。以氣節文章自許。有云。我本緱山舊道人。偶然遊戲到凡塵。今聞玄鶴遠相迓。還我逍遙自在身。然則君之生有自來可知矣。光緒壬寅秋。余始識君于南洋公學。及君主辦兩廣師範。復聘余往。每遇困難。輒與余促膝密談。嗣是交情愈厚。遂訂婚姻之好。惟改革後。僅辛戊冬春之交。君以嫁女故。一晤于上海。自是行踪既隔。書問亦復鮮通。蓋余旣主張改革。又晚年皈佛。皆君所心不謂然者也。然君雖與余異趣。而余固愈以重君矣。君著作極富。出版不易。有名言曰。嘗以爲古今學術。惟孔孟程朱爲無毒。其餘諸子無不有毒。不善學孔孟程朱。不過近于迂。終不失爲君子。不善學諸子。勢將發狂而禍人。其害不可勝言。故學不可不愼。瑞生平所學。以宋五子爲體。十通爲用。（三通續三通皇朝三通及通鑑）兼採西學之無弊者以爲用中之一端云云。嗚呼。使數十年來騖新學者皆如君言。又安得世變之亟如此哉。君眞古君子矣。

英斂之

英斂之（華）滿洲旗人。光宣間、創大公報於天津。抗直敢言。攻擊親貴不少假借。輿論甚重之。清室遜位後、斂之亦退隱香山。憂時念亂。意氣消沉。自號萬松野人。生平素工書。晚年病廢。稍間輒揮毫。每得佳字。即挾以贈予。乙丑冬卒。余甚悲之。舉佛說三界惟心之理。斂之卒後、昇天國、無可疑也。斂之奉基督舊教。深諳教中掌故。嘗言路得改教。將耶穌教規破壞淨盡。故謂新教爲慈善團體則可。謂爲宗教則不可。嘗與予論佛耶短長。斷斷相爭。至于澈夜不休。最後予謂各教門庭、施設不同。其宗旨無非主於濟世。今人類大敵徇物一派人耳。各教亦宜放開眼界。化除畛域。一致聯合進行。以挽狂瀾。斂之亦深然之。

廉惠卿

無錫廉惠卿（泉）性恬淡。中年以後。絕意仕進。閒雲野鶴。泛浪江湖間。晚乃皈佛。庚申

冬十月初二。與余同受五戒于北城拈花寺。惠卿重其事。因名其詩册曰拈花集。既爲詩以告其友孫寒厓。寒厓作二律答之云。紅螺山下啟無遮。大地洶洶鬼一車。廉惠偶然名顯惠。掃花果已入拈花。盡携書畫散朋友。爲證煙霞捐室家。同是旅亭暫止客。讓君先飲趙州茶。湖上煙霞汝我存。沉冥如我尚迷奔。人將相食眞堪怖。生不逢辰莫與論。菩薩發心度塵刼。神仙携手返沙門。悲欣交集大開示。欲共阿難白世尊。余縣故名桃源。書牘中或稱爲仙源。詩中所謂神仙携手者。即指與余同受戒事也。

王滌齋

貴池王滌齋源瀹自國會開幕。即與余友善。往來無間。其後護法廣州。拒選滬上。殆無役而不相從也。戊午夏五訪余于寓舍不遇。去後乃以詩申後約曰。鼓樓前苑最東偏。吾廬所在水石園林一徑穿。訪戴偶經芳草外。遊仙疑到赤松前。尋碑國學君應笑。是日吾題

杜陵子監覓古詩 把卷河橋我亦顛。準擬天心來復日。輒紅塵裏看秧田。

滌齋才識練達。老而詩興不衰。乙丙冬春間。感時念亂。成落葉詩七律十二章。谷九峰謂爲民國以來詩史。爲之索隱附註各章之末。滌齋以語多傷時。不欲披露。今概從畧。但各註其所指。而閱者自可意爲推測也。

一夜西風滿地沙。百年喬木散繁華。白山械械迷歸路。朱果沈沈怨落花。憔悴詞人空有賦。飄零帝子已無家。滿堦狼籍憑誰掃。搔首寒林噪亂鴉。（此指遜位清帝）種得新林綠滿堦。無端霜信下秦淮。愁生炎海桄榔雨。秋老神山薜荔齋。墜露長辭京國樹。添薪多雜孝陵柴。可憐宋玉悲搖落。脫盡松梢幾股釵。（此指南京政府孫中山）老猿踔上最高枝。振槁紛紛下玉墀。露冷華林君子樹。霜淒石室御溝詩。佞臣多被祥桑誤。閏統空餘萎莢知。銅雀臺荒漳水急。白楊蕭瑟雨如絲。（此指袁世凱）漢陽樹色曉毵毵。禁苑移根綠半酣。刻褚三年運亦好。剪桐一戲苦誰堪。乍隨秋露迷金井。更逐東風上玉簪。寄語靈和前殿柳。

未應消瘦老江潭。（此指黎元洪）曇花一現上林虛。丹橘踰淮變枳初。夢冷吳江飄影瘦。潮生粤海荔枝疏。錦衣乍解將軍樹。薤露頻沾貝葉書。聞道飛來液池上。夜涼驚起大明魚。（此指馮國璋）半壁林陰鎖禁門。花開四照舊時園。詩情畫意秋無跡。賸水殘山月有痕。幾杵霜鐘長樂盡。一稼煙樹晚晴昏。吳天夜黑罡風起。水竹蕭蕭何處村。（此指徐世昌）新霜一夜到黃陂。苑樹高寒鳥半棲。己逐錢神排紫闥。乍聞金鼓墮瑤池。六郎紅粉飄蓮日。四摘黃臺抱蒂時。太息當年舊烏鵲。幾回繞樹更無枝。（此指曹錕）三起三眠事事非。名園回首故枝違。高梧鳳鳥鶱雲去。紅樹鱸魚載酒歸。書罷多羅金佛冷。摘將殘穗念珠稀。驚風凋盡淮南木。五十年來露己稀。（此指段祺瑞）蓬萊宮樹最婆娑。歲歲榮枯一剎那。九月寒砧闌塞淚。幾行歸雁洞庭波。林間煖酒觀周易。江上看山學楚歌。回首洛陽花事了。因風猶自舞天魔。（此指吳佩孚）昭陵佳氣黯然收。殘照西風古渡頭。馬足踏乾黃浦月。雁聲驚斷黑山秋。朱溫澤裏林皆綠。郭解墳前草易稠。欲下還高幾翻覆。梧桐疏雨響

吳鈎。（此調張作霖）覆雨翻雲舞碧空。將軍大樹易生風。停車坐愛千楓赤。出塞連屯萬柳紅。未必燕支汚本色。强將猩血濺高叢。陰山西北朱霞廻。莫遣驚飈轉亂蓬。（此調馮玉祥）半床歷亂坐攤書。澆磈能温酒一壺。十二萬年如頃刻。數千百刼任榮枯。紛紛欲鬬穴中鼠。泛泛還疑水上鳧。黃蘗紫芝吾不慣。種松且作歲寒圖。（此首作者自況）

劉靈華

邳州劉靈華居士（仁航）泛覽百家。兼通歐文。著作頗多。大要以佛乘爲歸。余最愛其所爲原學序文。于中西學術尤能探本言之。可貴也。茲特錄之如左。

世界聖人皆生於亞洲。世界教學皆源自亞洲。世界文化皆發自帕米爾高原。其南行一支以印度爲中心。代表符號爲卍萬字。表萬德之圓滿。其東行一支以中華爲中心。代表符號爲☯太極圖。表陽剛陰柔。體用動靜之象。其西行一支以歐陸爲中心。代表符號爲十十字。表其殘忍阻遏困苦之義也。（英德法路意皆同）明此三符。世界文化系統。

如指掌矣。是故天竺文化純乎解脫。爲仙佛宗。東亞文化內聖外王。有皇帝王伯。四運皆以形上之道、用形下之器。長治久安、民仁且壽焉。聖皇不作。歐西以亞洲大半島之地。運乃失中而用極。故學亞洲之宗聖教則興教禍。而亞洲無之也。學亞洲之物質學、則流於巨砲毒藥之殘忍。而亞洲無之也。講人道則流於虛無黨社會黨之激烈。而亞洲無之也。講平等則排聖賢。講進化則昧輪廻。論物競而不識因果。懲教爭而專尚慘刑。究天演而不知果報。考種源而不知投胎。研種子發生學而不知男女人鬼實有互化之徵。究物質而不知生死苦樂確有輪轉之趣。極其流弊、乃以亡國滅種爲公理。以裸體相向爲美術。以殘殺淫侈爲文明。爭城爭地。動以數十百年計。不復知天地間有仁義道德。聖賢仙佛、解脫妙道。嗚呼、其可憐憫如是。吾方披髮纓冠往救之不暇。而一孔小儒、乃奔走駭汗、奉爲先進。甚至欲改亞洲文明。更以附會荒謬殘賊之進化論。是猶世家子弟之學劫賊。自殺而已矣。拿破侖、威廉其實驗

教師也。長沙楊子靜之慭然憂之。既述原生論以正進化學之謬。復述原學以祛歐西非聖無法之惑。蓋欲以吾之中救彼之極。富哉言乎。殆可謂歐戰后一警鐘也。仰吾聞之。有世間法有出世間法。世間法者老莊述皇、孔述帝、荀孟述王、管商述伯。是以伯者尙假仁義。伯以下專尙力賤德、鄙薄仁義。則夷狄也。夷狄以下、則禽獸耳。皇者治世年歲。動以萬計、即佛所謂金銀銅鐵、四種轉輪聖王也。（詳於尼乾子經）其時人壽八萬歲。天人光通。人神相見。則佛世界矣。今世者茫茫大地、槍傷天下之無王、曹傷天下之無伯。尙力賤德。凌弱暴寡。世運居於何等。不言可知。吾尙希楊君不必屑屑與天演家辯。須從佛法輪廻、投胎因果之根本發揮。則黃鐘鳴而瓦缶自息。日月照而爝火無光矣。儒釋道三聖教經典俱在。通聖經而用以歐美物質之學。不五十年天下大定。百年以往、世界統一矣。此亞洲先進之責、即吾中華之責也。安能忍彼剝亂殘忍之苦而不救乎。有能遵吾說而實行之者、彼於天下也。其猶示諸掌耳。

淮陰吳氏

九年春二月。淮陰吳溫叟（涑）病歿于家。余由京師寄聯輓之云。萬里迫歸舟。劇憐瘴發回頭。垂死頻煩天下計。八年同議席。最憶書傳授手。論交猶有古人風。淸光緒季年。余膺提督劉延年之招。創辦淸江師範學校。是時風氣初開。辦事困難。觸處皆成荊棘。已而蒯（光典）來任淮道。于例應爲總辦。蒯與劉不相能。事多掣肘。蒯初蒞任。余具禮往謁。蒯拒不見。余與溫叟是時尙未謀面。聞其居蒯幕。轉謁之。溫叟亦拒不見。余遂索刺去。不復與通。二年春。國會開幕。始與溫叟聚于京師。又以黨派不同。政見參商。（余隸國民黨溫叟進步黨）每會晤時。海客遇之而已。贛寧亂後。袁世凱解散國民黨。復以兵警圍宅。檢查信件。追取徽章。人人危懼。溫叟乃獨來慰問。並騰書各報。爲余抗辨。頗爲得力。所謂有古人風者此也。七八年間。余與溫叟兩至粵。談宴歡洽。九年春。粵事壞。復偕溫叟同歸。粵地下濕。溫叟體胖。中途病發。抵京口而痰吐大作。遂急爲買舟。冒雨

夜行。抵浦而天氣大晴。温叟亦大愈。余大喜作笑而別。別十日温叟大去。

梓里推先覺。迷津費引舟。苦心誰共喻。舊夢憶從遊。斬棘憐圖姑。空桑肯宿留。十年鬢白盡。陵谷不勝愁。（自注。歸綏姑江北師範學校。董教。後因有所不合。辭去。一別七年。壬子重逢。鬢斑白矣。）此吳生次瀋（其輯）寄懷予廣州詩也。生與温叟爲侄輩。詩情敦厚。直駸駸度驊騮前矣。曾于辛酉來京。主地學會編輯。時徐世昌當國。開晚晴簃。徵集清詩。生獻詩集數種。皆其族人之作也。吳氏于淮北可謂風雅之宗矣。

王孚川

余詩思遲鈍。而天氣亢熱時。尤腦氣昏沉。懶於捉筆。自皈佛後。凜綺語之戒。遂焚棄筆硯。絕口不談。亦借以藏拙也。猶憶八年四月間。天台章畏三君張其夫人畫帙于中央水榭。遍招京中能文之士爲歌詠以落之。余畏作詩。不欲往。鄧君文如固邀之。不得已勉呈四絕。既爲金華王孚川（廷揚）所聞。索觀予作。乃立即步韵。和作八首。才

思敏捷。愈使余望而却步矣。詩曰。萬紫千紅一霎開。美人聯袂入平臺。當筵留取芳魂在。蟬蛻人間色相來。不識誰家玉鏡臺。翩然聘得藐姑來。祁祁侍從知多少。翠繞珠圍上玉階。花裏看花未是奇。見無花處露滋滋。簾前含笑爭紅艷。暗覺佳人誤點脂。春風內苑貴當王。入座如開選佛場。各綴詩篇留韻事。一時裙屐惹餘芳。園中壁上一齊開。迸作新詩入玉臺。卻笑春歸園外客。又從詩裏覓春來。仙家無處不瑤臺。誰是拈花一笑來。不似人間有開謝。春蘭秋菊滿庭階。四時卉木各爭奇。想見叢叢滴露滋。會向奩中覓螺黛。定從扇底卻臙脂。一珠一字頌花王。畫意詩情各擅場。疑與季常爭嫵媚。故教張敞譜群芳。自註。常君之字。亦屬雙關非敢謔也。一笑。

馬君武、于右任

清自義和團亂後。喪師辱國。貽笑萬邦。而國內志士。自此乃風發泉湧。日以革命排滿。潛相號召。此固清運之將盡。而諸志士之蹈厲發揚。視死如歸。亦曰爲國利民福

而已。孰知清祚既覆。而袁賊種亂。國事愈以糾紛。民生愈以困苦。向之主張革命者亦多變節以去。良可痛也。馬君武于右任兩君。皆民黨之健者也。讀其前後諸詩。聲情激越。如泣如訴。誠不知涕之何從出矣。

馬於清季遊學歐洲。有別祖國七律五首云。九天濛氣鬱層層。無數沉寃厲鬼魂。閶闔尚騰天子氣。蹉跎未報國民恩。屢聞朝市興文獄。痛哭新亭碎酒樽。行矣臨流復一歎。冷冷哀瑟怨雍門。文采風流四座驚。眼中豎子遂成名。某山某水留奇跡。一木一花寓愛根。休矣著書俟赤鳥。悄然揮扇避青蠅。衆生何事干霄哭。隱隱朝廷有笑聲。富春江上夕陽微。那有閒情理釣絲。神女何歸洛水絲。聖人不作海波飛。碔砆得意明珠怨。爭笛無聲錦瑟悲。莫向瑤池更回首。舊時樓閣已成灰。黑龍王氣黯然銷。莽莽中原革命潮。甘以清流蒙黨禍。恥於亡國作文豪。鳥魚驚恐聞鈞樂。恩怨模糊問佩刀。流涕高邱更無女。頻年吳市倦吹簫。廿紀風潮諸種戰。凌歐駕美果何年。諸

姬欲蒜麟潸泣。大厦將傾燕熟眠。萬里旅行辭祖國。百年戎禍哭伊川。男兒生不與黃禍。寧死滄浪作鬼還。

于於任陜西靖國軍總司令時。居民治學校園。（園在三原縣西關）有雜事詩四首云。祇餘民治園中路。老病扶笻日幾臨。客去偷閒眠樹下。愁來不語立花陰。移栽龍爪無靈氣。敗退雞冠有奮心。爲念歸耕歸不得。鼓鼙聲裡託哀吟。老作園丁喜不支。小畦荒穢復尤誰。三稜草鏟除蟲菊。二丑花纏向日葵。別有傷心看落照。自鋤餘地種相思。山川如故人情改。手捋蒼鬚唱黍離。矮屋眞如小洞天。避人何事住花前。秋殘野菊侵家菊。風急紅蓮助白蓮。滿目山河餘涕淚。萬家歌哭又桑田。城隅坐對斜陽晚。北雁南飛亦自憐。是處鍾聲雜角聲。戎衣涕淚念偷生。好花無計妨人折。寸地翻勞帶月耕。破瓦君休驚玉碎。登樓我自望河淸。石榴園下添新土。又作花田累老兵。

大人國小人國

山海經大荒東經有大人國小人國。郭璞注謂大人國。其人身長丈五六尺。小人國在東北極。有人長寸。三才圖會云長人國人長三四丈。小人國名曰竫。長九寸。讀者固莫不疑爲荒誕之辭也。然今南美阿根廷南部之巴塔哥尼亞人最低爲六尺三寸九分。最高爲六尺七寸五分五厘。平均爲六尺四寸三分。巴塔哥尼者即西班牙語大足之義也。昔西班牙人初至此地。見海岸砂濱之大足跡。故稱爲巴塔哥尼斯。最短者爲北美沿氷洋一帶之愛斯邱姆人。高者不過三尺左右。且美洲原在中國大洋之東。而小人在東北極方位。尤爲脗合。是山海經所言。固有確證矣。又俄國莫斯科地方有似蟲之人。其人於上半年飲食起居如常人。至秋則蟄伏如蟲。長眠絕食。凡半年。每歲冬期見雪。則各戶之家族即環集爐邊而睡。日惟起一次。稍食一種麪包。添薪於火。而後再眠。凡六閱月。迨草木萌芽。則各家啟戶而出。從事農業。作業半年。則又蟄伏矣。

三叟詩

歐人好言衛生。闡揚衛生之書。汗牛充棟。觸目皆是。顧其大綱不外吸淸氣愼飲食節嗜慾三項。此說吾國千餘年前已有人道之者。晉人應璩三叟詩曰。古有行道人。陌上見三叟。年各百餘歲。相與鋤禾莠。住車問三叟。何以得此壽。上叟前致辭。內中嫗貌醜。中叟前致辭。量腹節所受。下叟前致辭。夜臥不覆首。要哉三叟言。所以能長久。詩中之旨。於衛生要訣已包蘊無遺。人能遵守之。則國粹衛生固遠勝於舶來品也。

日光

白樂天時日。杲杲冬日出。照我屋南隅。負暄閉目坐。和氣生肌膚。初似飲醇醪。又如蟄者蘇。外融百骸暢。中適一念無。曠然忘所在。心與虛空俱。然日光可以治病。正不限於冬日。夷堅志載孫判官好談修身養生之事。每歲初夏。舁一桌。輒置庭前烈日

中假臥。當食時。略起。食已復然。自旦迨暮乃罷。暑中未嘗服藥。亦無藏腑瀉泄之疾。又晁端仁嘗得冷疾。無藥可治。惟日中炙背乃愈。近世治肺病或風痺等症亦用此法。蓋藥力所不能及者。日光足以治之。今西醫言日光能殺各種微菌。我國古人亦早發明之。

蘇塗

後漢書三韓諸國各以一人主祭天神。號爲天君。又立蘇塗。建大木以懸鈴鼓。事鬼神。三國志其立蘇塗之義有似浮屠。又滿語謂神杆爲索摩。此即今人所謂薩滿教也。蘇塗索摩皆一音之轉耳。

教科書

教科書之名詞。今已普行于學界。然其出現于中國則自余之本國中等地理教科書始。此書編于光緒庚子。出版于光緒辛丑。正北方拳民搆亂之時也。他日有編教

育史者應以此本爲最先之教科書矣。書既成。適與學議起。歲售至巨萬。並經管學大臣審定。列入學堂應用書目中。然書實淺略。且有誤處。上海姚孟壎（明暉）君爲作正誤一編。與本書並行。文字因緣。良可感也。

地氣

邵子曰。天下將治。地氣自北而南。天下將亂。地氣自南而北。所謂地氣者。不必牽于術數渺茫之說。當就地面上之現像言之。蓋堅苦樸拙。北方之風氣也。浮華輕脫。南方之風氣也。樸拙之風見。天下自趨于治。浮華之風行。天下自趨于亂。

甌脫

史記匈奴與東胡間有甌脫地。兩國莫居。甌脫之義。殆不可曉。然今蒙古各部凡分境處壘石爲界。皆名爲鄂博。俗曰惱包。音義與甌脫正同。始悟太史公之成史記。採集羣書。沿用譯音土語者正復不少。後人紛紛強解。直與宋人之爭吾祖同爲笑柄。

也。往嘗聞袁世凱與人忤時。輒操項城土語罵曰。標箚的。聞者莫解其意。余按此即淮語所謂表子養的急音也。戰國策齊王大怒曰。而母婢也。此則猶云而母妓也。又史記陳涉客曰。夥頤。涉之爲王沈沈者。夥頤乃工人之呼其同伴語。今淮語猶然。蓋豫東與淮徐同一水系。故土語往往相同。無古今一也。

西南風

廣州城中每逢西南風則人多悶鬱不舒。蓋由緬越一帶陸地上瘴癘之氣。多隨風而來也。余鄉淮泗之地。去瘴地遠矣。然遇西南風至。則梁壁上蝸子往往自然墮落。人亦昏倦。余生平最畏霧。每遇霧起。則身如繩縛竟夜展轉不能安眠。五十以後偶遇天氣晦暝。即不能寐。蓋人之生息氣化之中。猶魚之生息於水中也。陽舒陰慘息息相關。特非神筋衰弱之人固不之覺耳。

異徵

辛亥七月初七日。天津地方大風由東北來。暴雨隨之。自朝至于日中昃。大木斯拔。土屋多倒。平地水幾及尺。至午後三時乃漸止。壬戌夏秋間。余避暄拈花寺。七月初一傍晚。設躺椅獨坐院中納涼。忽見東南天際火龍現身長數十丈。夭矯起伏。蜿蜒向北而去。憾其形狀。與尋常流星彗孛皆絕不相類。究不審爲何祥也。

又聞故老言。清同治某年夏。有龍墜於北京西直門外。好事者紛紛往觀。數里外已聞腥臭。近處尤甚。龍蒼色長十餘丈。氣習習然。怒目瞠矚。人無敢近視者。農夫時以水澆之。蓋恐其斃而得罪於天也。至第三日。天忽陰。旣而大雨似傾盆下。但聞霹靂一聲。聲震數十里。龍竟向蒼天飛去。同治六年夏六月。京畿酷熱。日死人以數百計。錫器盡不成形。遇日輒鎔。當時人皆掘坑而臥。非萬不得已不出門。出門者皆腰掛木牌。書本人姓名地址。倘熱死時。以便日暮有人報告其家。但酷熱僅三日。其後遂涼如秋。宣統二年某月日。天降米於上海虹口菜市一帶。蓋颶風捲落也。時米價適

飛張。於是人皆喜爲天賜。翌日。喧傳嘉定某富戶、屯米若干石。爲龍攫取而不敢言。某猶向天叩首懺悔云。

太谷教

晚清以來。大江南北。北逮津保。延及遼東。理門盛行。稱之爲在理。奉其教者皆工商中人。不吸烟。不飲酒。不嫖。不賭。亦有傳戒儀軌。語頗神秘。外人莫能詳也。或曰理門者李門之訛也。其教實傳自李晴峰。學者稱龍川先生。或曰龍川之教。衍自周太谷。是爲大成門。亦曰大乘門。與理門之持烟賭戒者有別。詢之教中諸人。則口口相傳。源流茫昧。亦莫識太谷爲何許人也。相傳太谷講學揚州。蓋當道咸之間。晴峰與同邑張石琴、安徽陳子華、福建韓子俞、並執贄門下。太谷石埭人。名星垣。自號崆峒子。生平嫺於音律。其學尊良知。尚實踐。於陸王爲近。又旁參以道家陰陽符咒之術。士大夫咸推重之。黨徒甚盛。聲重一時。及太谷寢疾。自知不起。命石琴召晴峰曰。必斯

人至我乃可死。晴峰至。與石琴並侍湯藥百日而沒。于是太谷之道。悉傳于張李。兩高弟所記太谷遺言。謂之太谷經。

石琴名積中。太谷死時年方弱冠。美丰儀。善談論。遨遊四方。以道自任。其講學以論、孟、大學衍義、近思錄爲宗。別取參同契、仙靈寶錄、雲笈指掌、諸道書以附入之。風角占候。頗著奇驗。以是名門甲族。仕宦閨秀。多師事之。是時洪楊據東南。石琴乃移家山東肥城西北黃崖山居之。山形環拱。中廣百畝。墾田築室。列市爲廛。適山東寇起。石琴壘石爲砦。引河水環之。據險自保。避地者歸之如流水。石琴隱以教羈縻之。環山居民皆傾家以獻。不敢私。石琴乃設泰字商號于各縣。指揮使令千里如在目前。以故貲用充足。創文事房、武備房。以居四方來學之士。五日一開講。不能誦習者聽之。從者咸袒右臂爲記。其規約毋恡財。毋戀色。比屋毋相過。衆遵守之。中逮祭祀堂。祀孔子。歲有例期。儀節繁縟。用古衣冠。深夜參拜。太谷孫婦素馨、甥女蓉裳、盛裝捧

劍左右侍。旃檀廷燎香聞數里。光燭霄漢。鄉人遠望之。莫不知爲張聖人夜祭也。是時閻敬銘爲山東巡撫。忌者以教匪聞。檄召之。石琴欲往。門下共尼之。閻剿以兵。石琴與其徒數百人俱端坐誦經受死。下至婦孺。無一苟免著。天下稱其冤。至光緒三十二年。楊士驤爲山東巡撫。御史喬樹柟奏請昭雪。廷寄士驤查訪。士驤恐貽敬銘身後累。寢之。

晴峰字龍川。儀徵明經。其教傳于南方。弟子多一時知名之士。然自石琴死。深自韜晦。門戶甚謹。非嚴介不得入也。晴峰死。傳于黃葆年。黃字錫彭。泰州人。淸進士第。宰泗水縣。十年治行。推山東第一。解組後。移家吳中。開壇講學。海內宿儒名媛。聞風景從。泰州人越江從遊者多至數千。江西人毛實君慶蕃。先事晴峰。與黃同學。且官居黃上。乃降而師黃。至毀家助之。尤難得也。然黃規約甚嚴。收徒如入會。然初來者必經會員之介紹。合格與否。須待領袖面試。試法不重文藝。不論男女。試定後或留之

長任。或每年一見。分別等第。因人而施。一言棒喝。無異雷霆。愚者初見。往往惶懼失常。講學亦限于門內生徒。不肯公開而指授。又專事口傳。不以書筆。即所選古文學餘一書。亦抄而分給同門。不出售于書肆也。黃卒于民國十三年。年八十餘。望之恰如四十許。殆若有道引術云。

太谷經世不概見。見者每譏其淺俗。且多荒唐之語。余謂此眞宗教家之言也。觀于耶教之興。竟以新舊約風行五洲。其故可深長思矣。錫彭所著有染絲歧路說、遊學說。人謂其闡明新理、多前人所未發云。

石琴著作、無可考見。今所傳惟贈李晴峰四言詩數章。吉光片羽。彌足珍矣。其詩曰。

天道之昭昭兮。我實鑒之。荒其佛率。天將厭之。天道之純純兮。我實固之。逸其無度。天將棄之。道之行與。天與人與。道之廢與。人與天與。我躬之咎。將敬愼與。歲在辛卯。日維仲冬。與子偕往。往役崆峒。傷哉逝矣。於悒斯終。其在於今。厥惟一紀。朝斯夕斯。

罔或失墜。不德逾滋。天猶未棄。我友其仁。其仁肫肫。正己也恭。修德也文。希顏希孔。希孟思曾。尼山徂矣。淪替於茲。濂洛降矣。罔或知之。吁嗟疚矣。將安振之。維我崆峒。纘響之緒。禮訂其和。樂昭其序。夫子誨予。開物成務。我友於征。遵義而行。我心傷悲。念失其群。執子之手。語焉無倫。送子及河。惄焉如醉。我心傷悲。征車是慰。班馬有聲。其行也遂。

晴峯著書亦不多見。所傳有龍川先生詩二卷。其言蘊藉溫麗。多近玉溪。不類講學家言。寄憶娘五律四首云。春夢一肩挑。春心誤幾拋。碧波眼生角。紅雨下眉梢。淺笑翻疑惱。含羞半解嘲。呢喃如有意。珍重好營巢。不喜蓮花落。生憎楊柳青。全將心上事。輸與客中聽。斷雁沈湘浦。春鶯出洞庭。行雲渾不定。莫唱玉瓏玲。妾貌些些好。郎心個個憐。不知如爾意。應向阿誰邊。愁緒經年重。香心徹底圓。休提萍梗事。無計奈何天。小小三生約。盈盈一貌痴。但看垂手處。都是斷腸時。睇燕迴波溜。嬌鶯弄舌遲。

誰分陰雨澤。一爲護楊枝。又有一絕云。開門便覺青山好。掃地纔知落葉多。不是韋編三絕後。五車書枉費搜羅。雖寥寥數言。而別有悟境。

少食

巢縣楊氏爲朱長福妻。伉儷甚篤。朱性戇直。失歡於父。弟復讒間之。父使人拘於一室。弟賄僕使絕其食。楊氏方因母病歸省。朱遂餓斃。楊氏痛之。自誓不食米麥。惟食落花生度日。後聞僧云。虔誦金剛經可超度冥孽。於是每淸晨起。虔誠課誦。惟食落花生少許。從不食他物。歷二十年如一日。竟以延年。又南岳衡山茅庵中有老僧某。本蘇州人。以避洪楊之亂入山。已百歲餘。鬚髮蒼然。面如童子。平日閉目靜坐。不食米穀。每日只食南棗或芋粉少許。人有與之板談者。但笑而不答。

回部

今西域回部諸酋。大抵突厥蒙古種人之改奉回教者。而非摩訶末時之大食民族

也。明初帖木爾郎亦蒙古族人。其起兵柯提。殆與洪武帝同時。既以削平四方。奄有亞洲之大半。建文四年。兵抵昂哥拉。將掠歐洲。欲渡無舟。既聞中國有靖難之亂。又得明邊地圖。乃決計東歸。西紀千四百四年。抵其都城薩馬兒罕。召見埃及、阿剌伯、印度、韃靼、俄羅斯、歐洲諸使臣。以恢復元祚、宣傳回教爲名。大舉東征。然出都門祗百餘里。至訛答剌而殂。時則明永樂三年也。嗚呼。豈非天哉。使其果抵明邊。宋晟必不能敵。且以成祖即位日淺。宿將彫零。中國之危。豈堪復問。故史家每謂帖木爾此行若成。中國將盡變爲回教也。嗚呼。豈非天哉。

帖木爾郎之後。東方佛教又有一危機焉。明嘉靖六年。印度蒙古朝遣其驍將哈達爾北征拉薩。哈達爾亦熱心傳播回教者也。連兵百萬。以破竹之勢。旁略迦濕彌羅。進屠拉達克。盡殲殺僧侶。無一倖免者。既入西藏本部。離拉薩僅八驛。忽遇疾而返。

耶回教爭

西域諸教之宗派繁矣。綜其大別。不過耶回兩家。而此兩家又皆以猶太舊約爲大源。以中國道統之傳例之。摩西登山十誡。猶之虞廷傳心之十六字也。摩西後千四百餘年而有耶穌。耶穌後五百餘年而有摩訶末。此猶孟子所謂堯、舜、湯、文、周公、孔子皆聞而知之者也。一脉相傳。豈復有門戶彼此之分乎。至耶穌之東西、新舊諸宗。摩訶末之十葉、白山諸派。不過如陸王程朱之議論偶乖。何至如敵國仇讐之干戈相見。然以觀西洋諸教之爭則何如者。信耶穌者仇視猶太教人。幾欲滅其種類而始快。耶回十字軍之役。戰鬥至百六七十年之久。殺人至數百千萬之多。甚而耶穌新舊派之分裂。亦釀爲三十年戰爭。回教自摩氏一二傳後。即枝節橫生。自相屠殺。此眞我東方民族所百思不得其解者。無怪乎今之歐人痛定思痛。輒以迷信宗教爲詬病也。

蓋耶教自有教皇而後。其權力已涉入政界。雖皇帝之尊須其加冕。膏油破門一令

各侯王莫不凜若雷霆。而無敢干犯。回教自摩訶末之身。已兼攬政教全權。故其後爭奪教主。卽所以爭奪政權也。可知耶回二教與東方聖人之空文垂教。借以普渡衆生。輔世長民者。固絕非同物矣。而我國淺學之流。乃欲夷儒佛兩家、與之並列爲宗教。宜乎彼教徒之匿笑其傍也。

南園叢稿目錄

卷十

沌谷筆談卷二

泗陽張相文蔚西著
男星烺校

釋迦佛出世

佛之生滅。異說紛紜。而要以與孔子同時爲最正確。此不獨考諸東西史事。證之山岩石刻爲然。即就世運推之。大地景運之開。莫盛於春秋戰國之世。當是時中國既有孔聖。復有老、莊、墨、荀諸子。希臘則有前後七賢。先聖後聖。連鑣接軫。皆不越此三百八十年間。況佛以隨機爲敎。其必以是時出世無疑也。

印度外道

印度民族自波謎羅高原南下。當其流徙五河爲韋陀時代。純然迷信神權。遂有四

姓階級之分。暨沓衍于恒河流域。哲學諸派乃漸興起。于是史家稱之爲哲學時代。當我東周以降。摩竭提文化既開。恒河東岸反對韋陀之學風。紛然以起。所謂六師六十二見九十六外道皆含有至深之理。至勝之義。非今日西洋哲學徒弄詭辨。漫無結果。甚至張皇權利。流毒人羣者可比。從前歐洲人民。呻吟于專制干涉之下。于是學者提倡自由放任主義。百年來政治革新。產業發達。皆受其賜。然而社會亂狀。遂從此而起。現在貧富階級。相懸甚遠。因由機器發明。生產集中所致。亦是生計上自由競爭。自然結果。且自十九世紀中葉。發生兩種有力學說。以助其波瀾。一爲生物進化論。一爲個人主義。自達爾文發明生物學。著書曰種源論。書中歸宿。以生存競爭。優勝劣敗爲原則。此主義與樂利功利主義。遂紀幸福主義相結合。乃成英國學派中堅。同時士梯尼下至加重唱自己本位說。其議極于德之尼采。謂愛他爲奴隸道德。謂侵凌弱者爲強者之天職。且爲世運進化所必需。凡此種種怪論。要皆緣達爾文進化說爲基礎。所以崇拜勢力。崇拜黃金。爲歐人之天經地義。就國家而論。則軍國主義、帝國主義、爲政治上之大方針。是故歐州四年大戰。其起原蓋在于此。將來各國階級戰爭。其遠因亦在于此。嗚呼。人羣禍害。爲有極哉。如勝論數論兩家。一則橫從分析上論萬有之存立而爲教佛之實有論所本。一則竪從開發上論萬有之生起而爲佛教之緣生論所資。是二派尤爲諸外道之上乘。直與靈山拈花有相視莫逆之觀。章太炎謂大乘經中所列諸大菩薩。皆當時諸外道之首領也。豈不信哉。蓋論道而至佛乘。殆如登峰造極。大海歸墟。雖有他樂等諸自檜以下可矣。

印度諸外道闡發勝義。固爲佛教之先河。而其修行之法。亦爲佛教所共守。如摩拏法典訂於婆羅門。而所載五戒則。一曰不殺生。二曰不妄語。三曰不盜。四曰勿爲不淨行。五曰勿貪嗔。瑜珈論創於耆那教。(即佛時尼乾子外道)亦曰凡人須爲五種梵行。一不殺生。二實語。三不盜。四淨行。五離欲。比于佛教五戒。全然相同。惟第五戒易以不飲酒。蓋此五戒初固婆羅門社會所規定。其後學派諸家雖反對其階級制度。而操行固無不從同也。至于禪定觀法尤爲解脫修持之唯一方法。無論何派。莫有出其範圍者。印度六師外有順世外道。隨順世人俗見。謂一切有情皆由四大生成。死則還歸四大更無精神之存在。故其人專持現世主義。鼓吹快樂。所謂惟物派也。蓋與西洋科學家之分子說大率相類。佛道婆羅門及六師諸家皆反對之。故其學說不久亦滅。孰知數千年前滅于印度者。今日乃大昌於世界耶。

西域佛法之滅

佛教自得阿育王爲護法。除普及印度外。如伊蘭高原、中亞諸地、天山南路諸城、皆大通行。中國初來高僧及所譯經本亦多來自安息、康居、大月氏、于闐、龜茲、諸國。斑斑可考也。迨隋唐之際。摩訶末創回教(祜從俗名)于大食。以兵力行教。馬蹄所至。佛教蕭爲所滅。雖印度本土。亦不能自保也。惟自唐室之衰。河湟路絕。故此等大事亦一字不見于中史。可哀也。今姑就諸國滅亡時代約略推之。

國別	所亡之教	佛滅後時代	中紀
安息	火祆	七百年	三國時
大月氏	回	千六百年	唐季
康居	火祆	千六百年	唐季
迦濕彌羅	回		
健馱羅	回	千六七百年	汴宋初

印度	婆羅門	千七百年	汴宋
疏勒	回	千六七百年	汴宋初
于闐	回	千六七百年	汴宋
龜茲	回	千六七百年	汴宋
高昌	回	二千百年	明代

安息　本古波斯。爲火祆教所自起。西紀百年間、波斯薩賁王朝興。定火祆爲國教。于是佛教被排。而火祆乃行于中亞一帶。蓋火祆教之從來頗古。與印度之婆羅門同源。當回教未興以前。固西方一大教宗也。

大月氏　亡後。歷厭達、西突厥、三寶仍存。及唐開元初慧超西行。猶言國王首領及百姓等。甚敬三寶。足寺足僧。行小乘法云云。慧超後西行路絕。至蒙古西征乃復開耶。則已盡變爲回教矣。然是時回將克太巴已據其都縛底耶。由是席捲諸城。月氏故地佛教。遂無復存矣。

康居　亦事火祆。其時代應在安息薩贊朝以後。慧超所謂自大寔以東。（大食即）並是胡國。總是火祆。不識佛法。唯康國有一寺一僧。又不解敬云云。然及慧超至時。猶有寺僧存焉。則可見佛教淨滅。固在大食佔領其地以後矣。

迦濕彌羅　居印度西北部。山岳重疊。便于扼守。西紀千零三年。敗于哥疾寧回王。又歷二十餘年。回王始據其國。然元憲宗時、猶有罽賓大師蘭麻爲佛教總統。（見辯偽錄序）近見英之戴維孜統計迦濕彌羅有佛徒二十萬人。則以此國毗連西藏。佛教至今。得以保存。猶可推也。

健䭾羅　當哈巴爾峽口。其對于西北方之形勢。宛如中國之燕都。哥疾寧回王既佔有其地。遂由此南下。蹂躪印土。前後凡十七次。西紀千零八年。大破印度聯合軍於白沙威爾。縱兵焚燬佛像佛殿。大掠珍寶而去。

印度　宋太宗時。喀布爾回王割據白沙威爾。是爲回教竄居印度之始。至南宋末

年。北印度乃悉入回人範圍。元時台里回王烏佃掠南印諸州。大獲黃金寶石而歸。既而賓杜郇山南德干高原。盡爲回王所佔領。明嘉靖間德干諸回王合兵滅弭戎塞。于是南印度之梵王以盡。然佛法之滅。則始于戒日王薨後。婆羅門之復興。即今所謂印度教也。現時印度教徒二萬一千萬。回教徒七千萬。其時蓋當唐之季世。

疏勒　回語曰哈什。宋太祖開寶四年。摩訶末外孫之裔塔布拉里司攻取喀什。稱帕夏。是爲回教踰葱嶺入據疏勒之始。

于闐　當回人既據疏勒。于闐禦之。苦戰至二十四年之久。力盡而滅。僧徒無依。逃奔西藏。事當佛滅後約千六七百年。

龜茲　慧超記曰。龜茲國足寺足僧。行小乘法。吃肉及葱韮等也。漢僧行大乘法。觀此則知其亡也。當在十四世紀之末葉矣。

高昌　天山南路亦曰回部。純爲八部回王之地。蓋自元順帝二十五年哈什蒙古

嗣主托和樂汗改從回教。遣和卓亦馬木等分往各城傳教。自土魯番以上。靡然從之。是爲南路通行回教之始。然觀明史永樂六年。僧清來率徒法泉朝貢。成祖授以慈慧圓智國師之號。共徒七人爲土魯番僧綱。是明時高昌猶行佛教也。今則佛徒絕迹矣。

西域佛教之古物

德人古留威特嘗於高昌得古代壁畫一幅。中一高僧踞獅子座上說法。座下諸僧各手經文。潛心環聽。察其狀貌。有碧眼者。有黑膚者。有赭顏白皙者。可見當時人種之複雜。而從古以來。直爲東西交通之大孔道。顧自回教侵入。文化驟衰。地理上復受風沙之慘害。以致繁華都市。莊嚴寺院。悉埋沒于荒烟蔓草之中。良可慨也。

西域之關于佛教。歐人初不之知也。光緒十七年。英有騎兵大尉巴注者。將遊西藏。過庫車。偶得樺皮梵字經文。審視之。乃秘密部孔雀王經所言藥法、咒法、占察法多

爲漢譯所無。且其文字又爲世界上最古之寫本。次年法人特蘭又得法句經斷片於于闐。其文乃佉盧字。亦用樺皮書之。自此零編斷簡。時時出售於土人之手。俄國比得羅素性好古。時爲喀什噶爾總領事。見之。懼古經之散佚也。乃極意搜羅聚購之。送藏于彼得堡。英國代表馬佳圖時亦駐節喀什噶爾。乃與俄國連合。大從事于中亞古物之蒐集。三四年間所得古經斷片。頗爲不少。歐洲學界大爲歆動。于是考古學大家司丹英。乃于光緒廿五年由印度整裝入西域。逾年。抵于闐。乃相定地勢。大行發掘。所獲佛像佛畫古經斷片以及古錢樂器家具等堆積如山。司氏乃選其珍貴之品。陳列于漢堡第十三四東洋學會。觀者莫不爲之驚嘆。先是東洋學會開于羅馬時。俄國委員羅德倫會提議發掘中亞。先設研究機關于彼得堡。未及舉行。適德國古留威特與科克二君自高昌之故地探險回栢林。乃陳之教育部。予以巨額之補助金。並推德皇爲總裁。遂于光緒三十二年至土魯番。即高昌從事開發所獲佛

像古經壁畫果不下於于闐。綜計兩地所得經本。

一小乘經（四阿含及律）

（甲）長阿含（一）阿吨那智（二）大合集經（三）隨勇尊者經

（乙）中阿含（一）優波利經

（丙）雜阿含（一）月喻經（二）慈心經（三）新歲經

（丁）小部經藏（一）法句經數葉

（戊）律二葉

二大乘經

（甲）般若（一）大品般若十數葉（二）金剛般若

（乙）方廣諸經（一）衆賍（二）大涅槃（三）城喻（四）法華數葉（五）入諸佛境

界三十葉（六）鸚鵡長者（七）金光明

(丙)大積(一)月藏分(二)寶幢(三)日藏分(四)賢護分

(丁)秘密(一)無量門陀羅尼(二)大白傘蓋咒

(戊)讚歌(一)摩咥利勢多一百五十讚佛偈(二)同四百偈讚佛偈

司丹英此次既獲成功。嗣後數年間愈周歷探險。足迹幾遍西域諸古國。終乃不勞施工而所獲反遠過于前二地。則敦煌千佛洞之發見也。千佛洞在敦煌東南約五十里鳴沙山旁。司丹英于光緒三十四年遊歷至此。聞其洞中藏有古經。乃急造其洞。與守洞王道士密爲談判。遂以五百盧布購得古經古畫凡廿九函而去。檢其經卷。率皆完整。且有梵文本。有漢文本。有回鶻文本。有西藏文本。有刊本。有寫本。有貝葉本。有綴本。總共達萬餘卷以上。所有壁畫又極精美。尤爲近世所罕覯。眞人間無價之寶也。司氏得之於宣統元年。捆載歸倫敦。法人伯希和聞之。遄來千佛洞訪王道士。于司氏所未能購得者。復購古書九千卷而去。歸于巴黎。迨中政府聞之。急派

員檢查。然所獲皆歐人搜剩之餘。尚有數筴。今存北京圖書館中。

回教

自歐力東漸。回教之氣燄驟衰。若印度之蒙古朝。既夷于英。南印諸酋長。亦俯首聽命。僅保殘喘。若阿富罕、若俾路芝、莫不仰英保護。其號稱獨立者。惟波斯、突厥兩國。然亦日侵月削。無能自振。惟自歐州四年大戰後。阿富罕、波斯皆得脫其羈絆。完全自主。突厥得青年黨之基馬爾。尤能攘却外敵。一新政教。至阿剌伯諸部。亦紛然並起。且近年各回教徒。因時勢所趨。復思聯絡同教諸國。結爲一大團體。以抵制外侮。此尤不可輕視者也。然聞基馬爾之初政。則已放逐教主。剝奪教士特權。終至政教分離。許人民信教自由。故無論回教國此後如何强大。斷無復以兵力行教之事。

曾公者。陝西安康人。該處回族甚多。嘗爲余言回人丁口之繁。與其割禮有關。割禮者、兒生十二歲後。即由阿衡引至禮拜堂隱處。褪其下衣。掀翻腎皮。以小刀斷皮下

聯筋。隨以藥粉敷之。兒並不覺痛。割後腎經發達。而生育以繁。回語謂之損來苦。譯言聖行。謂其聖人所行也。其事甚秘。外人無由知之。嘗問之親厚回人。亦不能悉其用意也。後聞精于西醫者言。腎皮被覆。尿莖沾滯毒癘。因以滋生。不獨妨于腎之發達。而于生育亦有關礙。故西人謂之包頭炎云。按阿剌伯當中古之世。科學發明。爲現世歐洲之先導。故西醫尚有能明其意者。惟其所敷藥粉。究不知爲何物耳。

觀回人教旨八條。教律七事。頗與儒家爲近。而婚喪儀禮。尤爲簡而知要。至仇視他教。固其教義使然。然風土亦有關焉。聞其種人之竄居印度者。爲環境所薰染。已不復如從前之獷悍。若散入中國內地者。亦漸變爲馴良。且教義盡亡。阿衡幾成利藪。其所異于漢民者。惟不公然噉食猪肉而已。吾邑故多回人。有馬某者。嘗讀儒書。知文字。每對人言回教爲穆罕穆德兄弟二人所創。然我不曉其何義。惟祖先傳我爲馬姓。我不姓牛而已。又有熊某者。偶與種人口角。忽自赴屠肆買猪肉數斤。携弃市

中。狂呼我自此不回。如復回我者有如此肉。則已坦然反教而去矣。余知交中某某亦自言先世本奉回教。後覺其無大意味。且多不便。遂宣告脫離。蓋自回教入居中國以來。祗聞回民有離回而漢者。未聞有由漢教而回者也。是亦入焉而與之俱化矣。

游赤壁詩

金陵金楚青嗣芬世奉回教。與其族兄煦生世和皆積學能文。余遊南洋公學時。識煦生。與楚青尤爲深契。既而煦生遊宦湖北。嘗于壬戌七月既望。偕其友三人訪東坡遺踪。同遊赤壁。得詩一百言云。心中有東坡。始能有赤壁。古今一明月。赤壁月更白。月白不足奇。壬戌不易得。今年逢壬戌。七月十六夕。而我旅漢皋。居然會逢適。一百八十里。漢黃一水碧。既無風雨至。又非關山隔。我身幸得閒。更幸無兵役。腰腳竟强健。與會况洞闢。種種人所難。尤難得三客。三客家江南。同時寓楚北。桑翁五十九。

年已過半百。撤君五十三。鬢髮間白黑。徐子四二歲。強年尚不惑。惟我年五六。駒光如過隙。日月不我與。一瞬忽盈蝕。生年感慨多。又況節序易。達觀惟晉人。一序蘭亭刻。宋賢赤壁賦。更具仙佛力。癸丑慕羲之。壬戌慕蘇軾。蘭亭十年前。我曾拾遊屐。何期赤壁遊。又復展鵬翮。人壽有幾何。甲子難周歷。癸丑與壬戌。最難兩俱獲。何幸吾四人。俱能達目的。赤壁今同遊。實爲天所錫。再過壬戌年。須訂三生石。莽莽看乾坤。悠悠舒胸臆。人生曇花耳。生死但一擲。有人爲我祝。七十杖於國。其實古稀年。轉瞬行復即。即過十四春。依然歸寂寂。要之生與死。兩無所愛惜。生之有軀殼。死亦有魂魄。與其生煩惱。何如死無戚。所以晉宋人。各有超然識。後人之視今。亦猶今視昔。癸丑壬戌過。此外無記憶。生死更聽之。眼前看月色。月色大江東。中天懸白壁。清光照寒膽。人海掛片席。爽氣西山西。中心赤壁赤。今月照古人。仙靈在咫尺。八百四十年。我接古人迹。放開一雙眼。反覺天地窄。造化慣弄人。人亦能自擇。古今但循環。可以

參消息。浩氣歸太虛。元神返無極。赤壁與東坡。不必留心域。得此大解脫。六合是吾宅。時地巧合。詩亦逸趣橫生。然余嘗笑謂煦生信仰回教者也。何不遊心於摩氏天堂釆女之樂。而獨慨慕仙佛解脫之方何耶。且楚青嘗爲余言。光緒初年美教士福開森傳敎金陵。嘗百方誘煦生改宗耶教。煦生峻拒之。福轉爲佩服。遂從煦生學漢文。蓋惟其能謹守回教。故其思想能超出回教也。夫惟大雅卓爾不群。楚青兄弟有焉。

統一宗敎

近百年間波斯有三大偉人。曰排勃。曰白海烏拉。曰阿伯特爾。排勃于西紀一八一九年（嘉慶二十四年）十月生于失羅子。年廿四卽出而布道。以闡揚眞理統一全球爲主旨。一八四四年。（道光二十四年）在曼加舉行演講大會。聽衆至十萬餘人。莫不爲之感動。舊敎家忌之。搆之下獄。至一八五零年（道光三十年）遂受極刑于市。然信其道者仍前作後繼。不爲稍

屈。一八六三年（同治二年）白海烏拉遂出繼排勃之志。廣爲宣傳。受其感化者以千萬計。波斯當道力遏之。其徒受刑死者凡二萬餘。然皆視死如歸。毫無恐怖。政府無如何。乃放之孔士但丁。終乃逐之那波爾。白海烏拉復就那波爾市公開講演。並傳檄歐州各國君主。請參加改革。爲奠定世界和平之大運動。土皇惡之。乃禁錮之于亞加。白海烏拉在獄中專心著書。至一八九二年（光緒十八年）而但化。其子亞伯特爾。初與父同被錮。出獄後遍遊歐美各邦。誓繼父志。宣道不少懈。所至備受歡迎。今聞其信徒在美國芝加皋米西甘湖濱購地多畝。集資築大禮拜堂一所。不論何宗教、何種族、皆可自由入堂祈禱。並附設公園、醫院、旅館、孤兒院、大學校。力謀調和。以爲世界大同之基礎。

按波斯於漢時爲安息。本佛教盛行之地。自薩賛王朝興火祆。遂奪佛教之席。唐初大食西來。遂永淪于回教。蝍且甘帶、鴟鳥耆鼠。莫與辨其正味久矣。白海烏拉父子

崛起千百年後。所爲結合人類之友愛。以闡揚眞理者。曰、汝爲同枝之葉。共海之波。曰、人不當以愛國爲惟一職志。最足使人光榮者爲愛羣。又曰、今人偏重物質。一切觀念。遂爲物質所束縛。須知物質之外。尙有無限知識。可以解放束縛。而進人類于大同。綜其所言。固可改偏私殘酷之風。使之進於寬大。去佛教尙遠。然一旦唱導于迷已爲物。誤物爲己之世。已足使貪殺爲性之碧眼兒。歎爲聞所未聞。以此知迷復不遠。歐人固必有回心向道之一日也。

興國寺

泗陽興國寺在城內西北隅。四面皆水。祇東南一角通陸地。距西門街市僅數十武。當夏秋水盛。淸碧漣漪。蒲葦蕭森。可稱佳境。光緒乙酉。族祖少修公設帳授徒于此。余往就學。距故居南園七八里。食宿往返。風雨奔波。當日困苦情狀。殆不堪爲外人道也。是時寺已頹敗。且不知何時正殿乃奉關帝神像。寺僧了永者。狀貌魁梧。師徒

皆粗野習武。嘗蓺石子數升。時拳手擣之。久之。指爪皆堅硬如鐵。又杙釘于墻。挺頭撟之。釘深入平墻。而頭毫不知痛。以是與人決鬥。或揷以拳。或觸以頭。雖壯士皆披靡。殆少林派之遺風歟。然彼雖名爲住持。而實不住寺中。夜皆宿鄰婦家。公然飲酒食肉。不知戒律爲何事。後聞爲邑令所逐。數易人皆不得當。寺益頹敗。終乃得宏悟爲住持。悟邑之房氏子。少出家於金山朝陽洞。歷遊南北。參學于各大叢林。亦稍能言佛法。蓋末法中所不可多得者也。既主寺。乃刻苦經營。垂二三十年。稍稍積貲。乃供佛于正殿。別建關岳合祠于東偏。法相莊嚴。至是頓易舊觀矣。余庚辛間兩次回里。皆寓寺內。與邑令藍君子杏各捐貲以助其成。並撰關岳合祀聯云。北伐總無功。惟有此義胆忠肝。常留天地英雄氣。西來明大義。應教他旗厮寵養。同結毘盧香火緣。佛座聯云。近市得伽藍。聽暮鼓晨鐘。也應喚醒癡人夢。環城半烟水。看天光雲影。莫漫平添湛海波。

宋人之愚

春秋戰國時每以宋人爲愚。凡事之愚陋可笑者皆以宋人爲代表。見于左傳、孟子、列子、諸書。不可勝舉。然當秦漢之間。劉項一出。則蕭、曹、絳、灌之徒。乘時而起。功業爛然。皆故宋人也。因是而知自古能辦大事者轉在鄙樸愚戆之人。若性成游猾。自矜明哲。則其成就可知矣。

傅青主之名言

傅青主有言。老人與少年心情絕不相同。除了讀書靜坐、如何過日子。極知此是暮氣。然隨緣待盡。聽其自然。若更勉强向世味上濃一番。恐添一層罪過。又曰得少爲足。于學問則小器。于飲食爲上智。又曰凡好詆毀人。於人無纖毫之損。而其奴氣自足惹人厭賤。青主先生俠而好義。晚年學仙。故多見道之言。

人材

人材不擇地而生。固也。然其盛衰之機。必視其地之衝塞而異。當承平時如其地適當衝繁。爲冠蓋往來所必經。人材必因而蔚興。故漢唐都關中。襄陽、河南、河東、人材最盛。亂離時如其地干戈擾擾。將才必乘時而出。即就有清一代而言。征準回之健將。皆屬關隴。征艇匪之健將。多屬七閩。洪楊起廣西。湖南爲戰地。故湘軍興焉。及據金陵。與師北出。則淮軍興焉。證之古今歷史。蔑不然者。人材必經歷練而成。豈不信哉。

耆婆五臟論

嘗考崇文總目所列全體解剖書約二十種。中有耆婆五臟論一卷。查耆婆爲阿闍世王大臣。與佛同世。梵典言其初生時。一手把藥囊。一手把針筒。由昔發願爲世良醫。能治百病。故現斯瑞云。然則印度之餉遺中國者。佛法外五明之術殆亦不少矣。

血影和尚

嘉興西門外四五里有茶禪寺。古刹也。前有塔凡三。故又曰三塔寺。塔中實不能拾級以登。唇有佛像。凡三百餘尊。三塔之東。草舍數間。香烟密布。血影和尚遺蹟在焉。草廬無像。而虛其座。座後樹巨碑。碑言和尚號妙諦。明萬曆崇禎間主三塔寺事。性慈悲。適倭寇入城。掠財寶婦女禁于寺。留數寇守之。復率大隊往攻桐鄉。妙諦憫之。醉守者而悉縱之。以神道紿賊。賊察其假。重笞之不死。乃縱火焚之。血染石坊成人形。洗之不沒。每逢風雨晦暝之時。視之儼然老僧坐禪而鬚眉畢現焉。

秦始皇

明李卓吾謂秦始皇爲千古一帝。信哉信哉。始皇以雄鷙之才。統一中國。內力既充。漢武承之。遂能向外發展。使中國文化得綿延至今爲世界之文明古國。皆二君之力也。使中國無始皇。當西漢時代。必早爲匈奴冒頓所滅。則陸沉之禍。豈待蒙古滿洲之世哉。惟秦代享祚既促。史官不及緣飾。當時怨毒始皇之辭。往往留傳于世。如

呂不韋以呂易嬴之說。無情無理。不啻村愚誣狀。亦居然傳之史册。史記封禪書諸儒生疾秦焚詩書誅僇文學。皆譌曰始皇上泰山。爲暴風雨所擊。不得封禪。皆此類也。

彭氏世德

清湘軍諸將帥以彭玉麟最爲清鯁。初以書生起兵。洊至兵部尚書。未嘗一日蒞任而終於巡閱長江。曾國藩稱其激昂慷慨。有古烈士風。良非虛譽也。彭之先世務農貧無田。佃人之田。贈公鶴皋先生幼讀書。年逾弱冠。府縣試屢前列。而未得入學。其伯叔父及諸昆弟嘖有煩言曰。吾家人少。每農忙時必傭一人助作。此子以讀廢耕。徒費膏火貲。又不獲靑其衿。爲宗族光寵。甚無謂也。贈公之父重違衆意。命輟業。其年除夕會食。有伯叔尊行一授以鋤曰。詰朝元旦大吉之日。宜發鋤一試也。贈公勉受教。是歲春夏沾體塗足。以服農事。幸無誤。既穫請于阿父諸兄至衡山進香。其地

距衡山不百里。農務畢往酬神。鄉俗然也。以錢三百文往。越數日。自衡山寓書還。並所餘錢二百。其書曰。兒勉從嚴命。棄詩書。執耒耜。非意所欲。亦非力所任。從此逝矣。非有寸進不敢回。願大人割姑息之愛。譬如膝前無此不肖子也。錢二百。行篋所餘。以奉吾母。於是舉家大驚。度其不可追。亦姑聽之。贈公展轉流徙至江南鎭江。以賣字爲活。或見其字頗端好。憐其窮途。招入書院肄業。居數年。或薦之漕艘授童子讀。遂至京師。考取供事。積勞得官。始一歸省。已去家十餘年矣。又數年。乃選授安徽舒城巡檢。初在家時。聘某氏女。未嫁而卒。至是尙未娶。山陰王君以幕遊舒城。有女年三十五矣。縣令爲作合。遂嫁贈公。生玉麟及玉麒。又數年。贈公以奉諱歸。遂卒。太夫人撫諸孤家居。時已有田數畝。歲得穀四十石。族中人利其有。將不利其孤。一日。太夫人命玉麒持一文錢至市買鹽。行至田塍間。遇一人。其族父也。捉其髮而投之河。適又有人至。其族父奔。人見水中有人。拯起之。知爲彭氏子。送之歸。問得故。太夫人

泣曰。是不可居矣。乃命玉麟至書院讀書。而送玉麒於城中市肆使學賈。以避害也。已而玉麒不樂爲賈。亡去。先至浙江。後又入蜀。不通音問者二十餘年。以爲物故矣。玉麟既顯。始訪求得之。玉麟晚年爲人述先世遺事。常至淚下。

孟姜女廟

山海關外長城北面有孟姜女祠一。廟貌古舊。屋僅三楹。中有巨龕。供文像。翟茀金珈。彩色剝落。廟之四周均喬松古柏。蔚然深秀。所存斷碣殘碑。有堰伏於土中者。有欹立於壁角者。摩挲拂拭。莫辨字迹。又石門寨東南五里許有一村。名小營。亦有孟姜女廟。門額隸書此四字。殿宇亦不宏大。廟後土冢巍然。松楸零落。翁仲石象排列左右各十數事。土人云。女之墓也。然無碑誌可考。尤異者墓旁有巨石一方。高約三尺。前方鐫望夫石三字。石之中心有微凹處二。彷彿弓鞋足印。謂女之所留遺也。世傳有孟姜女哭長城事。或曰即杞梁妻。野史荒唐。亦莫由徵其事迹矣。

沈休文畫像

江南多故家。山陬水湄。聚族而居。所藏古物。遠非北方所能及。以金元以來。所遭兵燹較少也。涇縣城內有沈氏祠堂。建築頗宏麗。祠內藏有沈約畫像。梁武帝御讚。並有宋一代名臣題跋。誠數千年實物也。此實物藏諸秘室。鑰匙共八把。由各房長保存。定例六月六日晒譜。八房到齊。始啟秘室。最後出一木箱。裝潢古樸。由族中長者捧置院中高案上。計共三十六幅。每幅長約一尺二寸。寬一尺七八寸。第一幅爲沈約畫像。執笏端坐。戴高冠。登朝靴。面目清秀。鬚眉生動。次即梁武帝御讚。每句四字。計八句。字行體極純熟。上蓋御璽。硃迹隱現。再其次則司馬光、歐陽修、回道人、周必大、蘇老泉、文天祥、諸人之譜讚。字體各臻其妙。甚至一幅祇兩大字。惟文天祥筆法堅挺。一如其人。近代曾國藩及清之遺老馮夢華尙能摩仿相似。據沈氏長老言。此實物原有四十幅。洪楊亂時。藏諸山洞內。冀玉石達開聞吾族有此實物。欲得而甘

心。且遍殺兩人。賴祖天之靈。未被奪去。亦可見保存至今之不易也。

新名辭詩

自歐化東漸。中國之道德倫理。掃地以盡。傾險好亂之徒。時假一二新名辭以自便其私。而世變乃不可問。此不獨國家之禍。抑亦人類之憂也。王玫伯初辦兩廣師範所出布告。偶用優待諸君語。學生見之。羣起鼓噪。謂此待奴隸語也。吾輩本爲廣東主人翁。何須優待。一唱百和。有類瘋狂。來賓翟君麗軒。高文乃集新名詞爲二律以諷之。自由嘆云。據亂昇平轉太平。自由鐘動共歡迎。野蠻界在纖微辨。奴隸根因腐敗成。破壞主權終武斷。保存國粹始文明。海天倚棹舒長嘯。獨立蒼茫百感生。團體嘆云。歐力東漸亞力殫。自强久望體能團。國無憲法方針誤。民亦强權議院難。社會幾人眞組織。風潮一旦快奇觀。諸君時局驚心否。簇簇英雄正揭竿。

張蒼水

明季張蒼水先生精忠大節。比于文信國。而用兵才略則又過之。茲錄公崎嶇海上詩數章。亦足見當日勤王心事也。端陽客鷺門云。按永曆六年。蒼水奉監國魯王入閩。遂寓思明。延平禮之。 偶逢南海菖蒲節。轉憶西山薇蕨生。風俗不殊鄉國異。年華一去夢魂驚。何須繫縷爲長命。安得懸符盡辟兵。客況淒其聊對酒。莫辜好景是朱明。夏日過鼓浪嶼、飲程瑣嘉將軍署中云。按蒼水浙江會稽人。延平開府思明。辟爲刑官。 入林偏愛晚凉生。灌木疏疏墜月明。鶴夢到山原獨醒。蟬聲繞樹有餘清。不堪歸興逢人急。眞覺炎趨較世輕。相對素心聊一醉。盤飧何用五侯鯖。舟山感舊云。按舟山原海上甌脫。清軍既下浙江。魯王駐蹕於此。蒼水從之。後爲清軍所破。永曆九年。延平遣忠振伯洪旭北鎮陳六御與定西侯張名振取之。越年復陷。清人遂墟其地。十一年蒼水屯兵以俟大舉。 孤雲兩角委漁磯。極目滄桑事已非。隔浦青燐相掩映。傍溪紅雨自霏微。檣烏轉逐危舟宿。社燕空尋舊壘飛。獨有采芝人尚在。天荒地老不知歸。十洲三島憶登攀。烟火仙源半閬闠。豈意晉陽仍禍水。枉傳越絕有神山。荒城睥睨眠還立。虛殿罘罳廢莫關。誰與海翁爭地主。到來却讓白鷗閒。江皋烽盡燼猶紅。獵火巍然滿故宮。樓閣總隨蜃氣散。鼓

髹併入角聲空。田橫島上淒涼月。杜若洲前零落風。翹首靈光何處是。五雲應復擁南中。島嶼微茫兵甲殘。千年碧血恨漫漫。空山人跡疑毛女。野寺僧聞說漢官。獨喜亡秦三戶在。翻憐興夏一成難。祇今四海胡塵裏。莫作當時天塹看。會師東甌漫成云。按永曆十二年。延平大舉北征。翌年五月。師出崇明。以舒木取焦湖。進亂瓜子。遂據鎭江。攻南京。大江南北相率起應。軍威大振。甌越江聲動鼓鼙。霸圖南北尙雞棲。誰爲揖客稱司馬。獨將游兵是水犀。箸借自來非爲漢。琴操猶恐未工齊。十年種蠡成何事。敢向人前說會稽。

延平王祠

鄭成功開闢臺灣。保存明朔。精忠大義。震赫坤輿。洵吾民族中之奇男子也。淸光緒初元。沈葆楨巡撫臺灣。徇臺人之請。奏建專祠于臺南府治。並撰聯曰。開萬古得未曾有之奇。洪荒留此山川。作遺民世界。極一生無可如何之遇。缺陷還諸天地。是創格完人。祠後殿祀翁太妃。即田川氏也。沈聯云。劍影出寒空。烈母合隆當代祀。山光

騰絕島。奇兒似爲有明生。又寧靖王祠聯云。鳳陽一葉盡。瀛臺寸草春。三聯皆雄渾確切。王祠兩廡分祀明季遺臣及延平部將。陳謨均有撰聯。東廡云。遁播老蠻天。是洛邑頑民。遼東處士。文章傳幕府。聽西臺痛哭。蒿里悲歌。西廡云。返日共揮戈。滄海樓船拚轉戰。餘生皆褒革。秋風甲馬倘來歸。

自甲午戰後。台灣已歸日本。然祠祀至今不廢雖王爲日人所出。而精光灝氣。自足千秋。固不關日人之私誼也。

西洋文化

釋迦佛雖降生印度。然自白馬馱經而後。化行東土。已成支那之國教。故自南北朝以還。每一代初興。則必有高僧出世。以主持教化。此歷驗不爽者也。近一二百年來。歐人恃其船堅砲利。橫行世界。中國屢經挫敗。亦頹然喪其固有。一切惟西洋之文化是從。乃民國之初。太虛法師以龍象之姿。作獅子之吼。遂使東方天地。煥然光明。

殆非偶然也。法師有論西洋文化文最爲透達。茲摘錄之。可爲崇拜歐化者當頭棒喝也。

今言西洋文化。專就現代西洋文化之盛行者言之。其化維何。曰、發達科學知識。竭取宇宙所有。爭求滿足人類之動物慾而已。動物慾維何。曰、肉體生存、親族蕃殖之私慾是也。由之以發展爲行動。要不外飲食（衣食住）男女之事。及附著之奢華嬉戲而已。由衣食住生計問題。進展至帝國主義、資本主義、無治主義、共產主義等。由男女之戀愛問題。進展至婚姻自主、離合自由、男女公開、兒童公育等。要皆以極衣食住之奢華與男女之嬉戲爲至樂而已。除飲食男女游戲之外。更別無何種高尙之目的。其爲家、爲國、爲社會、爲世界、較之爲身、亦不過量之擴充、期達其飲食男女游戲之慾則一。而此飲食男女游戲之三事。人與諸動物生活之共慾、而絕非人類特具靈長之理性。今彼西洋文化惟以擴張此動物生活之共慾爲進化。故於製成之器用

及資造之工具與能作之智力。雖日見其進步。但於人類特性之德行及內心之情理。則不惟無所進善。且日見其摧剝消陷耳。故予於今世盛行之西洋文化。一言以蔽之曰。造作工具之文化。而於能用工具之主人則毫忽不能有所增進於善性。益發揮其動物慾。使人類可進於善之幾、全爲壓伏而已。

夫動物慾誠亦人類與生俱有之生物動物共同性。以人類本爲衆生之一也。然各東方文化則最低亦須將動物慾節之以禮。持之以義。以涵養人類特長靈貴之情性。使保存而不梏亡。以爲希賢、希聖、希天之上達基本。而對於動物慾則閑之防之。如人羣之畜牧禽獸。然善調而住。隨宜以用。不令騰踔飛突。以爲害人性。而鬼神因果禍福之事。亦引之爲行善止惡之輔。以和暢人性（宋儒曰天理）而遏動物之慾。此中國孔孟之儒之所由尙。亦人類倫理道德之所存也。蓋嘗靜察禽獸饑寒倦病、則營求衣食住樂。生活豐足、則爲孩童之撫育、男女之嬉戲、或交合等。再不然則爲族類之鬭

聚羣衆之游戲、或戰鬥等。愛之極則交合。憎之極則戰鬥。而不外肉體生存、親族繁殖（嚴譯赫胥黎天演論謂人與動物皆以自營之私慾及族類之繁殖爲本性。）之暗示使然也。今世西洋文化之所開展擴充於人者。要唯斯物斯事而已。故與東洋文化之最低限度亦相背馳。充動物慾以殘人性。則雖謂之率獸食人可也。此儒家所以首嚴人禽之辨歟。

從儒教倫理等而上之。則有回教、基督教、婆羅門教（中國之道教及日本之神道教屬於[illegible]神教。）等天神教。於人界之上、提出一天神爲宇宙最高善之標準。引發人之善性。使專壹其志。上達乎天。雖其行教之方法。或和或激。旁起之影響及副產之效果。有好有壞。其主旨在令人類由人達天。上進乎所期最高善則同。誠能踐其上達乎天之志行。則就其所憑藉所經過之基程上。已收節動物慾與人爲善之效矣。故回、基、梵諸教皆有倫理道德之誡條。以爲其範衆進德之本。而不遠乎儒術也。

更等而上之。則有疏觀緣生法爾之萬化。悟其皆起於心氣之激盪。以是惟務因任

以相與寧息。持之以慈儉讓。守之以孩提初生之精神狀態。以止流變。而歸根極。則有老莊之道及無想非想之禪等。其至乎此者則動物慾不惟節之者已多且幾乎完全停止矣。然儒家所存養之人性。至是亦化爲人而上性。非復人性矣。故是與前者之天神教。亦皆有偏限。衡以佛之普法。上之未能至其極。下之又將失其本。就人以言。反不若儒術之平正也。

然則佛之普法又如何。嘗察儒家之道。雖注重存養人性。而對於動物慾則閑防之以爲用。俾能聽命於人性之主。（若康德所謂良知之命令等。）爲止。初未嘗欲剷絕之矣。佛之普法亦然。亦如其緣生法爾之性。使之各安其分。各適其宜。則不相爲害而互成其利也。其爲救病除弊之對治也。則用人乘法之儒教以節度動物慾。閑存人性之善。可也。或用人天乘法。禁制動物慾以上達乎天。而增進人性之善亦可也。或用天乘法止息動物慾。引之超人入天。亦可也。或用羅漢辟支法。以斷除動物人天升沉流轉之苦。而超

出生死亦可也。或直用佛菩薩法。俾息除障碍、普得通達亦可也。其爲攝德成事之利用也。佛菩薩法爲妙德妙用無論矣。其在相當之程度內。羅漢辟支法亦妙德用也。大乘人乘法亦妙德用也。即發揮其動物之慾以豐足其生活。繁殖其族類。亦妙德妙用也。惟除佛之普法而外。餘皆有限有偏。故相爲傾奪高下。消長治亂。不能永安。世之思想較寬者。往往羅觀世間諸宗教學術而欲成一調和統合之教法。以寧一人心。而智小謀大。鹵莽滅裂。雜亂附會。此無論其必不得成也。即有所成。亦彌增亂原耳。凡是皆生於不知佛之普法。久爲將一切宗教學術如其性分稱其理宜以調和統合成爲普利羣生之種種妙方便門。故有天地之大而弗窺。有規矩之巧而弗知用。徒抱頭悶思以終其身也。嗚呼。世之懷大志能極思者。盍回爾之慧光。一諦審諦觀於佛法乎。

貞孝二女子

李法華天津人。住西頭先春園。生無兄弟。性純孝。早歲矢志不嫁。母死。哀毀幾滅性。人勸以有父在。胡可死。乃節哀治喪。家極貧。恃針線以度日。十三年。父又死。經營喪事畢。遂杜門七日。絕食以殉。年四十二。遠近聞之。咸深欽敬。各耆紳公呈當道旌表之。送葬時。鼓吹儀仗棺罩槓夫俱不取資。旂旛亭台亘數里。鄉人精于一技者。無不在途中獻技。各盡所長。遂致萬人空巷。鬨動全埠。雖達官貴人不逮也。

金氏女高淳西鄉人。生七歲喪母。有弟方三齡。女謹護之。父傭于外。恒朝出暮歸。女尚不能炊食。父每晨起爲煮飯乃出。閱二年。女九歲。能自煮飯矣。父有時傭於遠村。或竟夜不歸。女能照料門戶。扶持幼弟。且習種蔬耘灌等工作矣。弟忽染時痘殤。父大痛。旦夕哭之。遂病目。久之不愈。延半年餘。竟成廢疾。不能目物。蓋以貧苦無力就醫也。時女方十歲。勤於種蔬。以養其父。每清晨擔蔬入市。至傍午歸。或下午始歸。亦早起炊飯。以備遲歸。蓋其村距市鎮十餘里。且貿蔬者皆多。不能入市即脫售故也。

其後鄰人有來爲女作媒者。女不願嫁。父憐之。謂可贅一婿。女又不願。且曰。吾家僅茅屋兩間。蔬地一畝。他無所有。誰肯來此。即有肯入贅者。必無賴子。不可靠也。且有婿而生子女。則不能專力種蔬。若托無賴子出賣。或供其烟酒賭博。不且餓及老父乎。此時悔莫及矣。兒願終身獨處以養父也。父憐其孝。不忍奪其志。時女年二十餘矣。某年冬。担寒菜入市。風雪蕭蕭。聞某處菜價奇昂。路在二十里外。隣右賣菜者皆憚其遠。有難色。女獨奮勇往。果得善價。而雪下愈大。歸途有小橋亦爲雪壓斷。乃迂道歸。及抵家。時已黃昏。推門則已閉。知父因天寒早睡。欲叩門。恐父啓關受凍。乃忍饑寒。蹲簷下以待天明。父又起遲。隣人早出見之。問得其故。事傳一村。莫不嘖嘖稱女孝也。父年八十餘始卒。女年已五十餘矣。十七年女亦卒。壽至七十餘。

戀愛自由

程文瑩徽州世家女也。父仲仙以申韓術遊幕于外。女八歲喪母。仲仙携之出。先自

教之。已而肄業北京女子師範。時有黃生明者。亦徽州世家子。其父故與仲仙善。既有鄉誼。復屬世交。文瑩與生明皆好學。兩小無猜。又極相愛也。兩家父喜之。遂爲之申訂婚約。文瑩既畢業師範。復以官費遊學日本。三年歸。則已及笄矣。成績既佳。母校延之爲助教。文瑩意氣甚盛。頗思有所建樹。乃商之同學。創立女子自立會。以振起女權相號召。校中男女諸教員。皆贊成之。而章鍾祥助之尤力。鍾祥美丰儀。文章博。發起宣言成立宣言及會之章程。皆代文瑩捉刀。文瑩覽之。深爲傾倒。鍾祥復炫裝飾貌。曲意承歡以媚之。文瑩意爲之移。每獨居深念。意謂天下美男子。殆無若鍾祥之多情者矣。乃面與鍾祥定終身約。自爲書以辭于黃氏。生明得書。大駭。乃申舊好于其父。且曰。若文姊不察愚衷。而與章君洞房交拜之夕。即小生懸樑畢命之時。仲仙以書示文瑩。婉言規之曰。婚姻大事。吾不願專制。惟吾觀章君爲人多矯飾。恐不足托。貽後悔。汝其慎之。文瑩置書不覩。低首久之。爲曼語以謝仲仙。知不可奈何。

意殊鬱鬱。未幾。遂卒。文瑩乃與鍾祥正式成婚矣。婚之夕。生明果自盡。知其事者。莫不指而目之。懸二人爲烱鑒也。既而文瑩有娠。不能時授課。又聞人言鍾祥家中固有婦。尙未審其虛實也。一日。與鍾祥語微忤。鍾祥固言大婦將來以激怒之。頃之大婦果至。性頗兇悍。直以婢妾視文瑩。文瑩不能堪。遂別居。鍾祥以分爨費多不給。遂不時至。文瑩乃大忿恨。思與章絕。顧此腹中纍纍者猶章氏物也。乃自手搯隕之。因病劇。傫然困臥窮巷中。舊日同學憐之。爲集資畀送醫院。文瑩回思身世。萬感交併。夜自强起。投樓窗墮地。折臂幾死。

舊史氏曰。此事見民國十五年北京日報。而不能詳其究竟。然其大要可知也。嗚呼。此眞自由戀愛之效也。自中國爲西洋學者歸倡新文化諸說。靑年男女羣然便之。倫常既裂。人類遂淪于禽獸。豈特夫婦道苦而已。家庭父子之間。所演慘劇將日出而不可窮也。悲夫。

海幢寺

羊城海幢寺在珠江南岸。即南漢千秋寺故址。明季富人郭岳龍構爲別業。清初天然和尚之徒阿字始建佛屋于旁。額曰海幢。阿字故與平南王尚可喜善。康熙十一年展拓寺基。可喜爲建天王殿。王妃舒氏建大殿。總兵許爾顯建二殿及後閣。巡撫劉秉權建山門。于是局勢恢宏。溪山形勝甲于嶺南。寺瓦用綠色。皆舒妃所施。初本擬以營造藩府。及被部駁始盡施諸佛寺。寺之香積廚大齋灶亦用螭碑砌成。其後乃漸爲骨董家易去。當清世最擅遊觀之勝。自元旦以迄上元善男信女。參拜如雲。洎清季岑春暄督兩廣。提其廟產以辦學堂。自是寺勢始衰。余于八年冬到寺。見大門兩廊駐兵滿焉。僧侶亦無可與語者。因請經數筴而歸。惟殿東鷹爪蘭一株。尚是郭氏園故物。蔓條作幹。高出簷牙。歷二三百載而生氣盎然如故。亦靈卉也。寺僧壘石爲台。架欄護之。詩人多見諸題咏。張南山維屏詩曰。留得一株鶯爪在。至今人識

郭家園。

光孝寺

光孝寺在番禺城內仙湖街。寺中有筆受軒。即房融譯楞嚴經處。又有風幡堂髮塔皆六祖遺蹟也。後院東偏菩提樹一株。翹然葱鬱。傳爲初祖達摩手植。非也。按五代僭僞傳乾德五年夏。光孝寺菩提樹爲大風所拔。林衢詩云。舊煎訶子泉猶洌。新種菩提葉正繁。咏此事也。清嘉慶丁巳廣州颶風大作。光孝寺菩提樹皆拔起。巡撫陳大文命樹工栽之。培以豆穀腴泥。樹復生。年餘復槁。寺僧喬庵往南華寺分其種。仍栽故處。余至該寺時。見樹圍徑約三四尺許。或即喬庵所栽者也。菩提樹本伽耶山產。佛坐其下成道。伽耶山當北緯二十四度餘。廣州城當二十三度半。南北之差不及一度。氣候寒燠。正復相等。宜其樹之蕃茂也。

詩讖

清末端午橋方督兩江時。常于夢中得一絕句云。天津橋上杜鵑啼。啼罷樓頭日已西。千載不消亡國恨。夢魂常繞蜀山低。覺後不解所謂。然頗惡其不祥。未幾移督天津。以陵工罷職。及辛亥革命軍興。端奉命入蜀。抵資州。爲亂兵所戕。是詩遂成讖語。亦奇矣哉。

乍着微棉强自勝。陰晴向晚未分明。南回寒雁淹孤月。東去驕風黯九城。（自註時中日二十一條交涉甫終）駒隙存身爭一瞬。蛩聲吹夢欲三更。絕憐高處多風雨。莫到瓊樓最上層。此袁克文反對其父世凱帝制之作也。詩中言世凱屈服外人。徒爭頃刻之榮。將貽位高之害。其後袁僭帝僅八十三日而亡。眞一瞬矣。今論袁者。每以曹操比之。實則袁之傾詐無賴。祇是董卓朱温之流耳。何足以當自比文王之奸雄哉。世傳袁從張季直學爲詩文。時有同學某初學爲畫。嘗畫龍一幀。粗具形狀。袁戲題云。畫龍如蟒不成龍。霧暗雲昏掩碧空。若得英雄斬蛇劍。一揮滿地血流紅。嗚呼。自袁當道。威脅利誘。鑿喪

廉恥。亦幾于天地爲昏矣。及帝制不成。而餘毒傳播。遂致世風日下。滿地干戈。是則袁詩雖不佳。亦可爲詩讖矣。

睡方

郭匏庵曾炘清時仕至侍郎。辛亥後高臥不出。終老京師。與人論養生之訣。以善睡爲上。並紀之以詩云。百年三萬六千場。强半銷磨在睡鄉。悟得浮生都若夢。奔波何苦逐人忙。東華塵土閱流年。常及雞鳴唱曉先。補我蹉跎天有意。衰慵勅賜日高眠。安知魏晉孰爲今。夢裏桃源尚許尋。邵笑宋人太癡絕。苦言事滿五更心。貝州破賊見精神。潞國華夷一異人。猶有流傳譙鼓句。黃紬被裏放衙頻。一枕沈酣百不知。魏公心學豈余欺。修成仙佛黃漳浦。眞有橫陳嚙蟣時。五龍甘臥即神仙。可惜希夷譜不傳。一覺墮驢寧有意。陳橋笑見太平年。

按睡于養生固爲妙法。然衰慵之歲。談何容易。曾記昔人詩曰。華山處士如容見。不

覓仙方覓睡方。則睡方貴于仙方可見矣。余四十後常苦夜不安眠。至五十後愈甚。百方治之無效。至西藥肆所售安眠寧神諸藥。不特無益。弊害尤多。後乃折衷諸法。自行調攝。晚餐純食稀粥。且不得過飽。飯後不用茗飲。用炒焦茯神、酸棗仁、意仁、代之。并不得劇談或狂笑。以妨腦筋振動。臨睡時先以溫水濯足。濯畢。登牀解衣澄心瞑坐。屏除雜念。（夏日以冷水濕巾覆腦上亦效）約半時許。乃以左掌心摩拭右足心。右掌心摩拭左足心各一二百下。再以左右掌心互相摩拭一二百下。斯時定覺身體困倦。即蓋被臥下。頃之自入睡鄉矣。（以上諸法各有妙處非失眠過甚。擇用一二法。即能有效。）

長壽法

人壽當至二百歲。衛生家競言之。伍秩庸（廷芳）與日本大隈伯（重信）皆以衛生著名者也。伍著有延壽新法。于飲食居處及一切衛生所宜。言之極詳。且有至理。顧伍與大隈皆七八十而卒。尚未達其蘄向之半也。若余所聞阮老人者。其庶幾近之矣。老

人名國長山東蓬萊縣人。父母俱早世。八歲隨嗣父渡海至金州讀書。旋棄去。至柳樹屯學經商。年十七。娶妻生一子。然妻于二十三歲亡。子至四十五歲亦亡。國長自是家屬俱盡。孑然一身。但以商夥自活。至五十八歲。腿患毒瘡。不良于行。回蓬萊就醫。亦無效。後得秘方治愈。因習其術。所至爲人治病。並作行莊以謀生。遇貧苦者則以施藥行仁。雖罄其資不較也。後至寬甸。時往來桓仁諸處。九年、小蘭溝有楊雲海者。乃其姑舅重孫女婿也。迎之至家。養之。因以稍得安息。最可異者。老人七十後。鬚齒三落三生。鬚且變黑。精神語言皆清楚。記性亦强健。直至民國十二年始以無疾終。距生于乾隆二十五年四月二十八日丑時。凡得年一百六十五歲。

按老人雖曾讀書。固未必知有衛生之術也。顧壯年喪妻。遂不復娶。既絕男女之情。且無室家之累。惟以行醫施藥。遂其逍遙自在之生涯。雖天上仙人何以過之。此眞衛生之無上妙訣也。伍君年過七十。耳目聰明。齒牙堅固。望之若四十許人。此衛生

之效也。第以與于孫陳之爭。驚悸而卒。此猶之花木然。灌溉雖勤。猝遇狂風暴雨。未有不立時摧折者。大隈爲政黨首領。時懷野心。則神明之汩沒于萬惡政治中者固已久矣。雖生氣未盡。亦等于行尸走肉耳。豈能長存乎。

祝壽詩

世俗祝壽詩文類多通套。出色甚難。乙丑冬。余年六十。朋友中多以稱觴相要。余援親在不言老之義。力辭却之。惟陽羨沙君武曾（彥楷）輯平時戲語成七律一章相贈。端莊流利。妙合自然。眞才人吐屬也。其詩曰。未到三朝成兩歲。果然一虎抵千牛。（先生十二月二十九生。朝小建則除夕。丁君石農常以三朝兩歲謔之。余爲戲識第二句。先生大喜。蓋以寅年生。而丁君尼碩人或呼之爲牛也。）右軍眞見年相逼。（此逸少六十時十七帖中語。本年莊思老六十。謝壽詩曾引之。余頗思老生朝在十一月。會從客。若除夕則或相逼耳。）玉局曾傳仙所酬。（老泉曾丞玉局觀祀張仙。餃而生坡。叔黨和其父六十生朝詩。陸功若以物假人。酬而不酬非所聞。）西北 源流通佛國。（先生研究西北史地之學。兼通佛典。）向歆事業付瀛洲。（與晉閣星煜均治馬可孛羅遊記學甚精。）鬚眉皓白難稱老。（先生鬢髮盡白。）堂上于今尚白頭。（尊人年八十三精明尚健。）又審計院長毗陵莊君思緘（蘊寬）與余同歲生。而長月餘。此次乃餽以古佛相一尊。龍藏本

楞伽經一部。復系以詩云。喜與先生同丙寅。先庚三日有三旬。輸君腰脚常增健。似此鬚眉信有神。彭澤舉觴賦開歲。坡仙攬揆亦先春。試聽爆竹千門響。共祝星明南極身。

桑落鄉

潯陽江畔有桑落鄉焉。人家三五。茶寮酒肆。自成村落。爲舟楫往來停泊避風之所。初名黃村。居民於桑落時取辟山下小溪之水釀酒。溪水重量過于他處。故酒味甚美而厚。過客飲而甘之。遂倣河東桑落坊而名焉。

同治某年秋日。彭玉麟巡閱長江。由上游而下。泊舟潯陽。駕扁舟入港來游辟山。青鞋布襪。如老學究狀。小憩酒家。甫坐定。聞有女子哭聲自內出。詢之旁人。則曰酒家女將嫁而忽覓死。且止母女二人。其母正惶急不知所措也。彭知有異。喚其母問之。母謂此難言。未便以聞於客也。彭益疑之。則曰爾如有難處。我或可爲爾排解。母乃

曰。我止一女。略有姿色。年十八矣。猶待字。前日九江府之公子來此。爲彼所見。欲納爲妾。託言已字拒之。即窮詰字於何人。一時支吾無以對。彼謂爾誑我。我十日內買舟來迎。因强納重金而去。彭曰。爾女何以不願。母曰。甘作貧家婦。不樂爲宦室妾。以是欲覓死。我多方勸止。女忽夢亡父語以三日內救星來臨。可免此厄也。彭笑曰。爾女有志氣。我可爲之救星也。彼既云十日後來。我姑泊舟待之。因見酒旗已舊。乃命僕市布數尺。大書桑落酒三字易之。下端即自署名。連日來飲。初不察爲何人。及見酒旗署欵。皆駭知爲赫赫著名之彭宮保也。母知有恃。喚女出拜。彭曰。我已爲爾女相得佳婿。不知願否。問何人。則曰。即此間鄰右授徒餬口之少年郁生也。母聞而謝曰。此老身之素志也。困逃前嘗乞郁生記店簿。後郁教我女畧識字。今自能記姓名矣。感其意。愛其誠實。曾託人說姻事。生以功名未就。姑俟異日爲言。意其嫌我家業微也。故未再提及。今公能成此。此固所願耳。公泊舟數日。而某公子不至。公料其已探

得消息。懼罪。不復敢來。於是移書九江府。責以不能檢束其子。若再犯。當按律懲治。所有强委聘金。已移贈某生。俾娶酒家女。以完此案。聞者莫不稱快云。

初彭公之識郁生也。以泊舟無事。偶步至其塾中。見生頗儒雅。案上置有吳梅村集。公因問鄰店桑落酒三字。似曾見梅村詩中。生即誦曰。桑落酒香盧橘美。釣船斜繫早堂開。問亦喜吟詠乎。則以詩稿呈。公閱之。頗加贊賞。謂是佳士。有梅花警句云。春歸寂寞無人地。香在微茫小雪天。公後畫梅。偶用爲題句。書明係湖口某生梅花詩也。其愛才如此。

李秀成青詞

清末主張革命排滿者。對于洪楊之役。往往多溢美之詞。試爲調查其實際。兼據故老傳述。則洪楊諸人。實無救世思想。當時諸王惟石達開李秀成。實有將才。據塞庵舊話云。秀成善將兵。兵亦樂爲之用。例得一城。輒勞軍三日。嚴禁淫掠。不用命者揮

淚斬之陣亡者厚卹其家。每歲値霜降後。廣召僧衆建醮追祭。躬拈香痛哭叩拜。三軍之士。莫不感動。又嘗自撰壇上青詞曰。魂兮歸來。三藐三菩提。梵曲依然破陣樂。悲哉秋也。一花一世界。國殤招以巫咸詞。余按洪楊發難。實以耶穌邪教惑衆起事。所至焚燒寺觀。燬滅佛像。秀成亦安敢廣召僧衆。大作佛事。此聯恐亦傳者之妄也。

吳清卿

蘇州吳清卿大澂清季以名進士膺膴仕。生平研究金石書畫。至有根柢。所作篆書古雅圓渾。實爲一代名手。性尤風雅好奇。視學陝西日。至漢中登石門。遍訪古碑碣。碑估張某爲之引導。流連數日夜。宿絕壁下。邑令尋之不得。又越數日始出山。迨吳去。邑令怒張導學使縱游。致縣中多耗供應。拘張至案。重責數百。始釋之去。俗吏舉動誠可惡。而吳之好古不倦。亦非尋常所能及矣。及甲午之戰。吳在湘撫任。請纓出關。誓師遼陽。儼有直搗黃龍豪氣。其布告文有任敵人擅再接再厲之勇。本帥自有

七擒七縱之能。誇張已甚可笑。且樹大旂一。上書投誠免死。其意凡敵人投械來此旂下者皆免死也。乃甫一交綏。全師殲焉。湘人有聯嘲之云一去本無奇。多少頭顱拋塞北。再來眞不値。有何面目見江東。吳敗後回任。湘人拒之。遂終廢棄。論者每引爲科舉之病。然曾、胡、左、李何嘗不出自科舉。朝廷用人固當各盡其材。而與人國家事者尤宜量而後入也。一藝之長。皆足成名。比于折足覆餗。貽羞千古者。不猶愈乎。

五通神

戊午秋與毗陵何海樵覺同客穗垣。海樵初學海軍。以體弱多病。不任操勞。因習道家坐鍊之術。定時無間。又每淸晨早起東向觀日。噏朝氣。行之數年。體乃漸强。又言吳中多淫祠。五通神尤遍鄉閒。相傳爲張士誠之卒伍。專爲崇於少年男女中之者厥狀頗類瘋癲。寒熱不時。又類瘧疾。昏迷中時發譫語。率皆猥褻淫蕩之詞。巫覡齋醮。于是繁興。惟避之宜與或渡江而北。則疾若失矣。

天隱子

道家諸書既多蕪雜。又多爲別名隱語以晦之。使讀者了不知爲何物。愈益可厭。嘗閱天隱子八篇。一神仙。二易簡。三漸門。四齋戒。五安處。六存想。七坐忘。八神解。語皆明顯。此書世傳本題爲唐司馬承禎著。而道藏刊本。首載承禎序文。謂天隱子不知何許人。則非承禎所著明矣。序言是書包括秘要。歸根契於伯陽。遺照齊於莊叟。長生久視無出是書。推崇可謂至矣。世本有後序口訣一章。爲道藏本所無。殆承禎所自著。其言尤中肯棨。翿洩內功不傳之秘。世之有志修養者。當以此書爲枕中鴻寶也。

張氏支譜序

漢土稱大姓者曰張、王、劉、李、趙。昔蒙古入主中國。嘗議聚殲之。畏其人衆而勢大也。然嘗試考之。王爲古王者之裔。本非出於一源。若劉、若李、若趙、又皆漢、唐、宋、三朝國

姓。以故句奴冒漢。沙陀繼唐。元昊耦宋。其以他族而襲稱此三姓者蓋亦不可以數計矣。張氏出自黃帝子少昊氏第五子揮至周宣王時有卿士張仲者以孝友著頌聲。其後裔事晉爲大夫。食采于解。號曰張侯。三卿分晉。子孫散處韓、趙、魏。于是趙有張談、張柳朔。魏有張儀、張丑。韓有張開地、張平。平生留侯良。最著名。他若常山景王耳出于大梁。北平文侯蒼出于陽武。亦魏地。且高祖功臣百五十三。而張氏得侯者凡九人。考其原起。大抵皆故三晉人。知其發祖大幹要自鎬京孝友之門而來決也。昔者吾嘗遊于羊城矣。城之西南隅闢地一方。可數十畝。中建大廈。額曰孝友堂。兩廡晝廛建屋。分之則各自爲宗。合之則仍歸于一本。此蓋粵中張氏所創建也。夫以粵地當歐洲西來之衝。故其人多遇外敵。而內顧乃愈親。知黃炎華胄。非連合大羣不足以與異種爭存也。是亦可謂能知其本者矣。吾宗韶九先生蓋出于始遷祖下第三房。而分離既久。昭穆因以失序。先生乃糾其近支。獨爲一譜。而仍以第三房系

焉。其亦深得乎古人睦族敬宗之大義者耶。余少時肄業于淮濱書院。先生適爲院董。余固以前輩禮之。而今則余乃鬢髮皤皤。歲逾花甲。覩先生之年高德劭。固不啻巋然爲吾宗之大老也。聞其屬譜既成。乃樂而序之。

歐人哲學

歐人逞其小慧。張皇幽渺。或馳情于宇宙觀。或究心于人生觀。或膠執于惟心惟物。紛拏于分子原子諸說。謂將以求眞理也。當其殫精耗神。甲開乙破。乙立丙遮。群言淆亂。茫無歸宿。正如着蠅鑽紙。衝撞豨突。永無透出之時。每攬其書。竊憫其用心之苦。而去道之遠也。既已揩目生花。反認空花爲實。羣然怖頭狂走。遂託狂性爲緣。嗚呼。雖有慧日當空。其如彼追逐幻影者。甘自沉溺于九淵何哉。繆君鳳林嘗以佛家眼光評論其價値云。

西洋哲學家影響後世最大。而最爲後人崇拜者曰柏拉圖。曰亞里斯多德。曰康德。

三人之學說雖各不同。然其于紛紜之現象。求得不易之概念。以爲表詮事物、研究學術之張本。西方哲學家殆無一不認爲彼等不朽之盛業。今世科學以歐洲爲盛。所謂科學仍不外乎原則公例之學。如是概念原理云云。實爲西方文明根本之所在。而與佛法之精神適相反。由佛法言諸行（行者遷流不息之義。諸行即一切有爲法。）無常。凡有爲法皆待緣生。生已即滅。即此諸行無常自性本空。爲諸法之本來面目。是曰眞如。至於各種概念。若時間、若空間、若數目、皆屬不相應行法。爲心心所色法之分位起於含識之周遍計度。而無自性之可言。學佛宗旨即在實證諸法之自性本空。而不起執則能緣爲正智。所緣爲眞如。是曰正智緣如。亦曰彼寂爲樂。西洋之哲學家、科學家、亦多見有爲法之無常。然不悟其自性本空。而此無常即其本來面目也。遂別施設不相應行法。以圖控御此變幻之現象。於是以概念世界有客觀存在者有之矣。以概念世界爲眞實。而感覺世界爲虛幻者有之矣。夫衆十百千人、長短大小智愚賢不肖至不

齊也。于此不同之個體。抽出其共同之點名之曰人。成爲人之概念。此概念起於含識之分別。而後于人而有其理決定，則彼等謂概念有形上之存在。眞實不虛，必不足信。乃者西人執此爲眞。流而不返。以其爲周遍計度。又隨人隨時而殊也。因之一時代有一時代之科學哲學。一人有一人之學說理論。新陳代謝。月異而歲不同。淺見者不明其所以。則美其名曰進化。容詎知無常即諸法之本眞。概念原理皆徧計所執乎。故知諸法自性本空。而求實証。此空性者佛法也。不了諸法之本來無常。而別執一不相應行法以圖控御之者。西洋之哲學家、科學家也。哲學科學各種理論之有無價値。固不難以諸法之自性是否本空一語而斷之也。

進化

歐洲自十九世紀以來。學說紛起。要以達爾文之進化論爲中心。其大意謂物類競爭而後生存。人類亦必以競爭爲生存之本。說者以爲歐洲大戰之禍。即基于此。伏

屍百萬流血千里。明哲之士。方悟其非。夫剝復否泰。乃陰陽消息自然之理。猶之寒暑晝夜之更相往來。此在中國雖鄉曲小儒。稍明易理者。莫不知之。乃歐人狃于貪天之功。直以爲人類進化無窮。最後之世界必有一圓滿無缺幸福無涯之時。何其妄也。夫萬物之變化。原含進退二象。其實只有變化。無所爲進。亦無所爲退也。太虛法師嘗謂歐人之談進化。正猶小兒之望成年。其愚癡良可笑也。法師幻住室隨筆一則。正與易理互相發明。而進化論之謬于事實。益可見矣。

一日觀世界赤來治亂。莫能預知。然自具眼人觀之則有可以逆料者。且就目前世界論之。支那之衰壞極矣。有志之士。熱腸百轉。痛其江河日下。不能振興。然揣度形勢。不出百年。必與歐美諸國並駕齊驅。何則人心之趨向。可爲左券也。不變法不能自存。既變法矣。人人爭競。始而效法他國。既而求勝他國。日新月盛。年復一年。不至登峯造極不止也。或問全球無衰壞之國可與增刼時事媲美乎。答曰。迥不相侔也。

增劫時事人心純善。金玉棄而不取。今時號爲文明之國者。全仗法律鉗制人心。始能貼然。牟利之徒。機巧百出。雖極天下之豪富。不能滿其所欲也。又問壞極而興。既聞命矣。至于興之極。能永久不壞乎。答曰。不能也。或曰何以知之。答曰地球各國全勝之日。兵戈不起。生齒日繁。諺云。一人生兩人。十世一千丁。以三十年爲一世。至十世而添人千倍矣。其中不無飢饉疾疫耗折人口。減半計之。亦不下五百倍也。歷年三百而添人五百倍。地不加大。何能容之。彼時先壞商務。繼壞工務。蓋各國齊興。貨物充溢。皆欲阻止他國貨物。不令輸入。而商業停滯矣。貨物既不運售他國。則製造日減。而工人賦閒矣。工商以外無生業者不計其數。啼飢號寒、哀聲遍野、豈有不亂者乎。先興者先壞。後興者後壞。統地球各國壞至不可收拾。所有文學、格致、歷算、工藝、一切盡廢、仍變而爲野蠻。向之人民五百倍者減而剩一分。如現在之數。亂猶不止。必再減半。而亂事方了。爾時人民敦樸如洪荒之世。此爲亂之極。治之始也。久之、

又久之。而禮樂文章漸次興起。治亂循環。如是而已。哀哉衆生。營營擾擾。果何爲也。或曉之曰。此夢境也。舉世皆夢也。然則亦有覺者乎。曰釋迦彌陀皆覺者也。十方三世、一切諸佛、皆覺者也。菩薩、羅漢、高僧上士、覺而未至究竟也。欲醒此夢。非學佛不爲功。三藏教典具在。苟能用心。無不得入。而要以淨土爲歸。方可醒此大夢也。

基督教

基督教唐時已入中國。見西安景教流行中國碑。然未幾而絕。歷五代、宋、遼、金、渺無影響。蒙古入主。其教隨與俱來。元史所謂也里可温者。即指天主教人也。明時又絕。及明末清初乃復見。然至雍正初年又遭禁絕。迨道光之末。五口通商。乃挾各國兵力以俱入。自是民教相仇。終清之世無寧日。民間詆奉教者爲喫教。稱教士爲二毛子。鄙惡之情可想也。然西方格致天算之學。明時特由教士傳入。清季則戒鴉片、戒纏足、設學堂、開醫院、譯書報、一切革新事業。大都由教會創之。此功胡可沒也。惟以

傳教誡之約章。于是無賴之徒。借入教爲護符。欺壓良善。無惡不作。而民間遂視教民如蛇蝎。教堂爲魔窟。雖新舊約諸書。捆載分送。而搢紳讀書之士。莫不鄙其淺陋。無有閱之終篇者。惟近年漢陽張仲如純一、衡山聶雲台其杰、兩君皆嘗身入其中。抉其弊害。如數家珍。故教中明理之士。亦卒無以答也。

聶君爲青年會長。與耶教人遊近三十年。著宗教辨惑說。大意謂耶穌教荒謬陋劣。其十戒除抄襲佛戒數條外。皆妒忌狂妄。弊害無窮。新約公然謂耶穌降生以後。雖善義不得救贖。惟賴耶穌之血。乃可救贖云云。狂誕一至於此。

張君本爲耶教牧師。然邃于國學。嘗融會佛、老、孔、墨諸家要義。著書數種。意在取東方諸教之長。以補耶教之短。其用心至苦也。嘗揭耶教根本三害云。一、舊約之上帝。由猶太人未聞佛、老、孔、墨教訓。本其帝國主義之觀念。竟視爲無形偶像。其蔽也野蠻好戰。傲慢自尊。實十字軍教爭之禍根。亦西歐宗教侵畧、文化侵畧之先河。雖早

經耶穌改革。乃教士愚頑。從無知者。二、馬太馬可路加之上帝。觀。未脫猶太教之錮習。仍然一無形偶像。雖不若舊約所記兇橫無道之甚。究屬權而非實。與耶穌心儀之眞上帝。不容並立。此西教士迷惑二千年。迄今未悟。且終以盲導盲者也。三、約翰保羅書中之上帝。眞者無幾。而僞者甚多。即屬眞者亦束于猶太舊教。未能暢所欲言。因對下流人不能說上等法也。以故眞僞混淆。無識者莫能判別。而一神謬說誤盡天下蒼生矣。此種宗教上根本禍害。馬太馬可路加固全不知。約翰保羅亦未全知。蓋猶太文化過低。有以蔽之也。西人粗野。竟視上帝爲滿腹嫉妒之小人。使人不拜父母祖先。背恩忘本。盡變禽獸。殊可哀也。今幸傳來東土。可以接受佛、孔、墨高深教義。無難補其偏而救其弊。去其濫而留其純。顯其權而彰其實。庶幾基督眞諦。從此大放光明。彼教會人欲橫流。不信因果。不知審判。即因業所感之果。輒以僞上帝之專橫、獨生子之邪見、束縛教友。使其思想不得自由。以似是亂眞之說。造惑世愚

民之業。名爲傳道。實極害道。而藉傳教謀生者。奉西人之胡說爲金科。視國性之禮教如敝屣。人格喪盡。尤可哀憐也。

于是耶教之眞相以明。始有改良進行之望。惟聞聶君已皈心佛教。與耶教脫離。張君則奉耶穌爲應化菩薩。佛堂上兼供耶穌爲本尊。示所從入也。他日者耶教果大行于中土。必當奉張君爲東來第一祖矣。

俄國之佛教

俄國昔以希臘教爲國教。亦基督教之分支也。其主教權力甚大。常居俄帝宮中。干預政治。助紂爲虐。主教之下有牧師。皆由俄帝指派。牧師例得娶妻。苟其妻死。即不得再爲牧師。而終身困于執役。故爲牧師者。無敢不善視其妻。俄人有言曰。樂莫樂于牧師之妻。謂此也。

教中黑暗腐敗。雖拜上帝。而所行皆背道。心目中以爲既信上帝。上帝自當佑我。而

行事之合道與否。自可不拘。故教士極橫暴。素爲俄民所仇恨。及帝政覆後。遂大爲勞農政府所破壞。教中財產悉被沒收。而主教亦多遭槍決。其禍亦慘矣。

然俄境與蒙藏毗連。故佛教傳入最早。當清道咸間。有婆羅法斯格者、俄之貴族女也。生于道光十一年。少有異稟。五通具足。逆知歐洲將有浩刧。遂以宣揚佛法挽回世運爲己任。曾遊西藏。遇得阿羅漢果之高僧數人。因從授學。並受大乘密宗之戒。其教以菩提爲因。以慈悲爲根本。初于歐美各國傳道授徒。繼至印度。有忌之者媒孽其短。迫之離印。遂于光緒十七年沒于英國。生平著述宏富。爲世所珍。曾預言二十世紀之初。有歐戰之大刧。與科學上種種發明。如電子力、無線電等。至今悉驗。

又有未那艾夫者、深通梵文、巴利文、著有佛教論。光緒十七年出版于彼得堡。其後帝國學士院遂附設大乘佛典出版會。直以國家財力經營之名其書曰佛教文庫。

近聞勞農政府改學士院曰科學院。即于院內增設佛教研究所。由該院人員奧頓

普及施齊爾白斯基二氏主持一切。內分中、日、印、蒙、四部。分聘四國梵語學家担任指導。聘定日本阿崎哈拉、印度薩拉斯華替、蒙古牡丹諸夫。此外並擬聘荷蘭教授梵語學家布達爾襄助辦理。惟訪之中國。久之未得其人。

上古禽獸

槪蘭配茄羣島在南美額瓜多國西六百餘哩。舊爲火山質所成。上無居民。祇有禽獸。而尤以爬蟲類爲多。美國博士維廉弼曾往遊歷。據云此島人跡罕至。故禽獸未經人獵取。其形狀類多奇異。有蟾蛇者。身長四尺。龜鼈之類。體多碩大。其口如犬。重約七百磅。有一種野狗。身體狀大。吠聲高響。聞之悚然。但不爲害。更有企鵝。乃由南極冷潮流來。木然排立河岸。捕之亦不驚動。總之此島動物多極仁厚。蓋若輩未受槍彈之危險。故不避人。當初吾儕見一三足蟾蛇。深以爲奇。於是架攝影機預備留影。但彼目灼灼相視。毫不移動。未幾。又來一較大者。伏機畔。以覘其伴之攝影。吾儕

隨處攝影。留作紀念。而此群仁厚之禽獸都圍繞影機。以供吾儕攝影之材料。最趣者有一牝海獅。方哺其子。我儕自其懷中取小獅玩弄。亦不驚怒。反之。則以爪受哺乳如初。更有多鳥。適孵於窠中。戲取其蛋。亦不驚飛。此上古之時。人獸雜處之狀也。莊子曰。萬物羣生。連屬其鄉。禽獸成羣。草木遂長。是故禽獸可係羈而游。鳥鵲之巢可攀援而窺。可知上古動物。渾渾噩噩。非常仁厚。洎夫人智漸開。詭譎萌生。造作機械以捕禽獸。於是鳥知高翔。魚知深潛。虎豹豺狼則張牙舞爪與人爲難。乃成人獸相食之世界矣。哀哉。

異食

周官醢人有蚳醢。則食蚍蜉子。又有蜓蝓醢。則食蝸牛。內則庶羞有蜩。則食蟬矣。又有范。則食蜂矣。又內則人君燕食有犬羹。淮南子楚人有烹猴而召其鄰人以爲狗羹而甘之。後聞其猴也。據地而吐之。是古人嗜狗羹而不嗜猴羹。昔有歐客赴粤主

人宴言及狗羹。以爲蠻俗。俄有盛饌。客甘之而大嚼。問主人何物。主人笑而不答。但微作狗嘷聲。客乃知其狗羹。出而嘔之。猶數日作惡。此猶淮南書之猴羹矣。嶺南人食蜜唧。見唐人記載。蓋以幼鼠漬蜜而生食之。幼鼠唧唧作聲。故曰蜜唧。今嶺南無此俗。然有食田鼠者。故歐人相傳謂華人皆食鼠。昔越人以蚺蛇爲上肴。故嵇康養生論曰。蚺蛇珍於越土。說文有蚺字。謂大蛇可食。今粵人猶有食蛇之風。以蛇貓合烹。謂之龍虎會。此太古遺風。猶存於今日者。周禮蟈氏。鄭司農注。以蟈爲蝦蟆。鄭康成則謂今御所食蛙也。知漢時以蛙爲上肴。今法人亦食之。英人或笑其食蝦蟆。是猶鄭司農之解蟈。食蛙與蝦蟆。誠不可同日而語。蛙之幼蟲曰科斗。北京兒童多生呑之。則甚於烹蝦蟆矣。鮮于叔明嗜食臭蟲。明劉俊喜食蚯蚓。南方蠶桑之區。鄉人多食蠶蛾。北方人多喜食蚱蜢。天津人以麪餅裹蚱蜢。視爲佳肴。而笑南人食鼃。上海人或喜食龜。龜與鼃之異。猶蝦蟆之與蛙矣。余以爲人類之正當食品。惟百穀與

蔬果而已。外此則無論大身細身。同此血肉。即同此生命。安見魚蝦之有異於蛇蟈。雞豚之有異於鼠猴哉。人自習焉而不察耳。

鴿足繫詩

上黨金纖霞女士。嫻吟詠。喜養鴿。什百爲羣。晴天皎日。則駝鈴翔風。聲徹空際。鴿味美。人喜食之。纖霞愛之甚。不忍食其肉也。一日忽來白鴿一。足有繫帛。展之有詩一絕云。春來天氣困人長。花放中庭香滿廊。料得珊珊人影瘦。不知何日出蘭房。署欵云蕙妹鑒。兄雲鵬上。纖霞讀其詩。不識爲何人。乃戲和一絕。句繫鴿足而放之。其詩曰。日已遲遲夜更長。獨看明月斐回廊。五更意倦偏成夢。似有吟聲入我房。署欵雲兄鑒。蕙妹步韻敬上。自是鴿不復來。亦久忘之矣。纖霞父相婿嚴。久之得同邑莊氏子。以商於女。並以其自寫近作授女觀之。叩其名。父曰雲鵬。女忽曰。此非佳士。父曰。兒何由知之。女乃告以前事。出詩對之。筆迹果不殊。而所謂蕙妹者。究不知誰家閨

秀也。以是之故。父亦頗是女言。乃告莊氏以稍緩。既而知蕙爲雲鵬表妹。已許字某姓。而蕙與雲鵬有約。將嫁。服阿芙蓉死。於是纈霞父以告女。決謝絕之。未幾雲鵬亦自沈於河以殉。纈霞後嫁秦州才士。能詩詞。夫婦敦好。莊氏姻事特爲鴿所破。殆亦生平愛鴿之報歟。

食肉戒

人饒得心大師鷄子若干枚。師大呑咽。作偈曰。混沌乾坤一殼包。也無皮骨也無毛。老僧帶爾西方去。免在人間受一刀。張獻忠攻重慶。得破山和尚。强之食肉。師曰。公不屠城。我便開戒。獻忠允之。師乃食。且說偈曰。酒肉穿腸過。佛在當中坐云云。按僧戒不食肉。乃大乘了義。中國僧徒持嚴之。遂與殺生併爲一談。實則佛之本旨。祇在戒殺。故殺業居四婆羅夷之首。若食肉而不由殺生。固非佛意所重戒也。故今南宗小乘教派與蒙藏日本諸僧皆食肉。而佛亦有聽食淨肉之言。十誦律既聽三種淨肉。曰不見。曰不聞。曰不疑。楞嚴經始禁食五

種淨肉。前三同。加自死鳥殘二種。涅槃經總食九種淨肉。前五同。加不爲己殺生乾不期遇前己殺四種。然酬應之際。細爲判別甚難。且易觸犯。不如概行屏絕。較爲簡而易行。若夫被迫食肉。且得救全城生命。此則大德所樂爲矣。鷄子雖屬肉類而命根不完。原與殺生有異。聞滬人王一亭自畜牝鷄儲卵食之。意以圓覺經言一切衆生皆以淫欲而正性命。既無雄鷄相交。則八識不託。固與牛乳等無以異也。

蔬食功用

秋來霜露滿東園。蘆菔生兒芥有孫。我與何曾同一飽。不知何苦食雞豚。此東坡戒殺後蔬食詩也。余自庚申春歸自粵東。發願皈佛。遂屏絕肉類。專事素食。或以爲非衰年所宜。然行之迄今。貌益加豐。並小病亦無之。蓋各種蔬菜。原具有醫藥之効力。人苟能明其性而用之。勝藥石多矣。略舉普通數種如下。

(一)白菜　性甘而温。食之有益腸胃。又能解酒。

（二）菠菜　最宜於消化。與一般蔬菜類同有健胃補血之益。治腎臟病、貧血症等。有便秘症者。食之即愈。

（三）芹　爲健胃品。需要最多。感風邪者服之可解熱。

（四）萵苣　生食可增進食慾。有清潔血液之效。又能利尿。鎮靜神經。治不眠症。

［五］芥菜　爲香辛類之食品、研子成粉。敷於皮膚。可退紅腫。亦可治人事不省。虛脫昏睡等症。如製成芥子油。可代芥子泥之用。製法搗碎芥子。加水放置。更加水蒸餾之。即得。

（六）西瓜　汁液可解渴。爲清凉劑。利小便尤效。如以汁液煎成沙糖。稱西瓜糖。能利尿。

（七）蕃茄　治不眠症有特效。治肝臟病。肝臟麻痺。更可長脂肪。助消化。夏日食後進之。可無胃弱等患。但不善食者初覺難於進口。然既成習慣。實有無

上裨益。

（八）薑　可作健胃劑。發汗劑。有平常所用之香辛料。惟秋日不宜食。

（九）藕　爲婦人生產後食物。治血悶、口乾、腹痛等。其葉燒黑。浸水中啣之。可治口熱齒痛。其花乾燥。濡以唾液。貼於腫處。有吸收膿汚之效。又葉柄花梗可解蟹毒。

（十）慈姑　與蓮根同爲生產後食物。但衽婦不可食。

（十一）胡蘿蔔　根部富於滋養分。能治發狂及腸胃病。榨汁貯久者可治肺病。

（十二）萊菔　取種子研食之。能治消化不良及胃病。蓋萊菔中含有糖化素爲澱粉類之消化藥。又研碎混於水飴（甜果汁）食之。可治咳嗽及喘息。又能解蕎麥豆腐魚餅酒等毒。

（十三）冬瓜　將種子粉碎之。加桃花以蜜煉之。塗於面部。雀斑不久自退。若中蟹

毒。用子煎服即愈。亦可止渴。利小便。

(十四)胡瓜　取未熟果實榨汁入瓶藏之可治火傷。又有清血利尿及治汗瘡之效。

(十五)蠶豆　含蛋白質澱粉質最富。

(十六)黃豆　黃豆爲補品之一。豆漿尤佳。浸於水。俟澎漲後用磨磨之。濾去其渣。取漿煎濃服之。功用與牛乳同。

(十七)落花生　落花生含蛋白質纖維、脂肪、炭水素、水分、灰分、同於肉類。

(十八)韮菜　能健胃、補腎、除熱、下氣、又爲益陽止瀉之良劑。

(十九)蒜　能去寒濕。腹痛時、食之即愈。狗嚙、則榨汁塗之。製爲溶液。治肺病極效。下痢時、與甜果汁相混服下即止。夏季傳染流行時。需要尤多。食後口臭。以白糖水漱之立淨。

(二十)葱類　葱類可預防熱病。並能殺菌。使體中血液純良。故患肺病者宜常食。或生食之又能止痢。助消化。治感冒。增進記憶力等。用作常食品。尤有益於健康。

右末三味合以薤、阿魏、大乘佛教謂之五辛。熟食發淫。生噉增恚。故爲禁戒之品。

義犬

佛言輪回。衆生同一佛性。若母鷄護雛。孤鴻覓偶。犬馬識主。蜂蟻知羣。深情厚誼。往往爲人類所不及。以此知耶氏所謂上帝造禽獸以供人食之忍而妄矣。茲錄近事如左。

廣東順德人陳猛。向在省城爲洋貨生理。豢一狗。頗解人意。出入與俱。陳因事返鄉。挈狗同行。中途被匪擄去。狗亦尾隨其後。匪驅逐數四。仍戀戀不捨。卒偕至賊巢。匪等愛其馴善。因留豢之。狗亦時向匪搖尾乞憐。越旬日後。各匪糾夥外出行刦。僅留

一匪守巢。狗狺狺然向陳嗥吠。若語陳以逃走之時機已至者。陳悟。惟兩足被鎖。不能行。因指以示狗。狗覩狀。乃低首去。未幾。即啣鑰授陳。陳以鑰投鎖。果適合。遂脫鎖起。狗復領陳從後門逃出。發足狂奔。行約百步。爲匪所覺。立即尾追。狗伏叢薄中。突出。齕其足部。匪傷倒地。復猛噬數口。始舍去。急偕陳同逃。卒得脫險。

泰縣曲塘鄉北陳厚山家畜一犬甚訓。陳以事外出。約夜歸。妻吳氏挑菜園中。有賣花婦二。津津與談。既而天晚。向吳乞宿。吳欵以晚膳。意甚殷。抵夜半。二婦人忽出利刃劫之。吳氏哀告曰。吾死皆瞑目。惟欲飽食而去。家藏尚有醃肉糯米。願火之熟。與兩嫂作臨別餐可乎。二婦人許之。吳意固欲借以延時。冀其夫之夜歸也。詎飯畢而陳仍未歸。吳氏乃以餘餐飼犬曰。汝畜吾家今三年矣。飼汝祇今夜。明晨即不見矣。犬聞而號出。時陳已歸至中道。犬至。嚙其衣不放。陳疑有異。急奔歸。至家。見窗戶已閉。燈火全滅。破扉而入。二婦人方縛妻窮搜。乃急捉之。送之官。

南通張嗇庵愛犬。邸中所豢甚多。集中有悼老黃詩云。吾家四犬兩黃白。汝最威風過大獅。大名閽戶常驚生腳客。近牀不嚇弄頭兒。老隨媼媼移新宅。死傍園林識故籬。十四年來尤可憶。迎門常及夜歸時。

庚子夏余以兒女就學故。移家滬上。家故有小狸猫。馴順知人意。內子樊夫人深愛之。因攜與俱。抵滬。寓西門外胡家樓上。門臨馬路。車聲震盪。猫胆怯。不敢外出。又不慣米食。日以饅首餵之。亦相安也。偶因西兵打靶。聞槍聲大作。驚懼竄走。遂失所在。覓之。不可得。相與悼惜而已。既而移寓城內小南門。又逾年。一夕。余坐燈下理故籍。忽覺有物焉。盤旋足際。時時捉余襟角。偶探身窺之。而倏聞猫鳴。其聲似頗熟。乃急呼小女曰。余家小猫歸乎。汝來覩之。猫既聞主聲。愈伏地哀號。若不勝其悽戀者。家人羣起抱之。去夫以滬埠之大。門戶之繁。驚走逾年。卒能尋聲識主。多情若此。比于嗇公老黃。恐又過之矣。

楊仁山

戊辰秋旅居金陵。禮楊仁山先生塔於延齡巷。即先生生前故居也。經卷板片。部署秩然。塔前庵司香火者居之。參拜既畢。循覽一周。慨然想見其爲人焉。當清季歐風震盪。舉世泯紛之際。乃能獨醒獨清。紹隆佛種。非具夙根。烏能若是。居士既通三藏教乘。生平除隨劉瑞芬使節一赴英法外。餘皆寄居金陵。以善巧方便勸人皈佛。嘗合自力他力刋布大藏經典。采集古德佚著內徧國中古刹叢林。遠及日本朝鮮諸國。傍搜幽討。所聚至萬數千種。雖限于資力。不克徧刋。然其有功于佛法。實爲近代第一人也。

居士教人學佛。以大乘起信論及楞嚴經爲標準。登壇講演各數十次。以此二書固佛法中之萬法總持也。生平絕無宗派門戶之見。惟痛心於禪宗末流之弊。教人大抵以淨土爲歸向。

居士卒於宣統辛亥八月十七。逾日而武昌革命軍起。先一月初遘疾。即自知不起。預爲遺囑。舉可任者數人。委以流通經典之役。更將生平勞力所成之居屋。捐助于佛學研究會。即今刻經處也。迨疾深時。並遣人急促副會長沈君子培至。復使司務所書記通告四方學者。定于十七日未刻至所集會。商榷囑付交代諸事。畢。申刻即吉祥而逝。今北京西城鷲峰寺中供奉居士三人。一維摩詰。一龐居士。一即仁山也。先生婚宦猶人。臨終自謂乘急戒緩。生品必不高。而一意宏法。續佛慧命。亦足爲居士之模範矣。

先生著作有陰符經發隱。大宗地玄文觀經略註等。小奢摩室詩話。載先生詩二首。蓋猶是早歲所作。尚未離文字相也。詠劍送湯服民云。檢我篋中詩。傾我杯中酒。把我手中劍。謂我世無偶。此劍人罕知。刺心不刺首。有詩光照空。大作狻猊吼。威聲震八荒。聞者蟲束手。爲君試一揮。霜風摧敗柳。君去莫遲回。玄珠在淵藪。又送程碧山

赴滬云。日落大江昏。孤城早閉門。風潮爭送客。去住各銷魂。歧路休回首。男兒重報恩。相期在霄漢。揮手欲無言。

仁山卒後。宏法之事一委之歐陽竟無。廿年前即聞仁山對人曰。佛法精微。不可磨滅處在于惟識。然非好學深思。無從入門。竟無心精力果。將來必成此宗鉅子也。竟無旣承遺囑。乃創支那內學院于金陵。極深研幾。一時才俊麕集門下。而呂澂、王恩洋、繆鳳林、景昌極、尤爲特出。世謂之歐門四傑。

竟無專宏惟識。對於他宗時有微詞。爲一般佛徒所不滿。任邱居士劉培極特作經論新說辨誤以駁之。而門下著作秉其師說。至詆天台賢首爲外道。是則竟無雖號承石棣大師而源流亦稍乖矣。

然仁山先生當清末混濁之世。志在續佛慧命。故搜羅各宗名著。不遺餘力。自入民國以來。歐西哲學已漸輸入。非甚深微妙之惟識宗義。必不足以折服之也。五時八

教。亦各隨乎機緣而已。

圓光

吳郡徐孟君少時遇道者授以圓光術。能卜人生榮枯。或召亡或知前身及未來。術者率皆專其一。不能兼衆長也。受業之始。必設誓。不炫已能。不斂錢。不爲不道德事。術乃有驗。施術時先糞除一室。中懸白布。若演電影。向夕。燃微火如豆。以光能覩布爲度。徐乃喃喃作咒。厥狀甚恭。已乃見布上隱約現形。事畢。人形由淡而深。復由深而淡。以至於無。徐君嘗爲其弟卜之。布上見畫圖一幅。作輪埠形。巨艦橫江。淡烟裊裊碧空中。一渡船泊埠側。衆客方絡繹而登。其弟御西服。左挽美婦。右攜皮篋。亦與焉。時其弟猶未冠。方負笈滬上某校。圖所示皆未得其解。厥後應外交官試。列前茅。取婦。在部數年。外简爪哇領事。挈眷之任。比出發。情狀一如其圖。乃服阿兄之神。孟君且謂阿弟終身境遇。恐即此而止也。程師許老輩亦請孟君卜。圖上了無所有。惟

白楊蕭蕭。坟墓一所而已。程年且八十。老而多病。前途惟有此兆耳。

徐君同門有王某者。心淡泊。不同流俗。自誓願斬後嗣。盡得其師之秘。有戚陸某。任奉省電報局事。數年未歸。其妻忽以暴疾卒。陸踉蹌南旋。朝夕思之。冀得一見。百計無效。奉倩骨立矣。會王自外歸。悉其故。因自薦焉。其妻姍姍見布上。倩影亭亭。不減當年。陸驟覩狀。哭失聲。其妻亦頻以袖拭目。相視良久。乃歷詢以別後事。其妻遙點其首以示意。口亦頻頻動。現其鑲金之齒。迨陸問至卿以何疾致死時。則出筆大書不可說。吾柩勿暴露。君其珍重十二字。擲筆掩面而逝。是夕。親友鄰里來觀者庭爲之滿。皆云的係陸氏婦也。其召亡之神如此。其能知前身者。施術亦如前。布上則現天獄鬼畜諸狀。是則輪回諸趣。亦有法焉使活現於耳目之前矣。法人希西氏善催眠術。能使受術者歷述前數生事。

扶乩

自頃變亂相循。人罹苦惱。佛法乃漸興。然僧徒不學。既無弘揚之力。而梵典奧賾。又

非普通人所能曉。于是旁門小道。乃如雨後春草。勃然怒生。若同善社、若悟善社、若恒善社、若某某道院、設壇收徒、幾遍國中。其所設施。上焉者教人靜坐守竅。以習內功。下焉者惟扶乩談文。預言休咎而已。太虛法師譏爲搬演鬼戲。有損無益。有以哉。但奉其教者頗能廣行善事。救濟孤貧。且當此人欲橫流時代。學者溺于惟物之謬說。放蕩無忌。一切聖經賢傳。皆不足起其信心。得乩壇以明示之。則無鬼之論。庶幾可以稍息。因果報應。乃有所托。是亦挽回人心之一助也。世傳乩書極多。擇錄數則如左。

乙丑八月。吳佩孚蹶起岳陽。杭州有扶乩者。乩書西堂臨壇。蓋尤侗也。詢以時局。書長歌岳陽行一篇示之云。雲昏赤縣走兵車。十鎮三藩驟羽書。永定河邊無肅骨。岳陽樓上數行裾。輕車小艦江湖宿。悠然風範猶群牧。教射還屯北府兵。看雲且叱南山犢。暫墮人間仙吏才。謫居猶得住蓬萊。鐵衣曉鼓中原楫。金印宵懸上將臺。揚鞭

宇內驕天外。擬誓山河同礪帶。顧盼方雄賀六渾。蹀躞早滿宇文泰。遐海蒼鷹度黑山。三河壯士失重關。驚心馮婦潛師入。怒髮將軍匹馬還。白宮尸祭形神槁。食槃華林醉中老。任佞偏親呂用之。惜亡可惜种師道。樓船飄泊守蕭湘。日日科頭醉岳陽。部曲別巢營富貴。指麾前度易滄桑。重來已作泥中絮。過去空添鬢上霜。折戟寒沙磨洗遍。夕陽間曬綠沉槍。羇縶自分無餘戀。中天陡看妖星現。烽火酣嬉召百蠻。風雲黯黑吞長電。萬里征旝動海隅。六軍桴鼓近江甸。一時急報令公來。蒼生再覩元戎面。元戎出處爲蒼生。亦有撫髀嘆息情。雲掣驊騮開道路。電擒蛇豕捍湯城。南山日射長楊戟。北斗星寒細柳旌。一笑掀髯三載事。須眉依舊現韓彭。東山重膺干城寄。故沛新豐咸漢幟。楓露寒驚山鬼魂。萍風詫落天鵬翅。約縱新翻十索詞。連橫別撰廻文字。磨弓冷劍誓相當。天心厭亂人謀肆。人謀何處不風波。瘦捐隋宮艷女蝶。自是有心憐宋玉。更無何地置廉頗。咸陽已逝商山皓。督亢終亡易水軻。回首晚風

跋桂蕊。月明天上怨嫦娥。嫦娥自怨流光暮。靑天碧海芳時誤。歸去深山玩白雲。十年悔學三都賦。從此天涯別有人。二分明月一分春。可憐滄海橫流後。無復桃源更避秦。君不見西施巧唱吳宮曲。五湖舸隱終埋玉。宮畔惟存舊柳絲。年年春向蓬山綠。是詩慷慨淋漓。非西堂大手不辦。篇中于乙丙時局。若段祺瑞之被逐。馮玉祥之奔北。俱閃爍其辭。惟結言吳佩孚之敗。敗而埋玉以終。則極明顯也。

蘇城某君家設乩壇。奉之甚虔。遇有疾病或疑難事。叩求乩示。頗多神驗。宦轍所經。南北歷數省。家之所在。壇亦設焉。數十來年蓋如一日。民國辛酉歲。其太夫人患病甚劇。年已及耄。深以爲憂。特叩鸞訓。奉判一詩曰。匆匆一夢春光過。人欲留春百計難。春色未分人未醒。一林啼鳥說春寒。當時見此詩句。固明知其不祥矣。時爲正月下旬。迨至二月初八日未刻。病者溘然而逝。益恍然於乩語之驗。蓋春分節爲二月十二日。所謂春色未分者言在春分之前也。人未醒者言其人於未時如夢之醒也。

太夫人係林氏。末句明點其姓。啼鳥說春寒。是言其家啼哭之狀態也。乩判若此。可謂靈驗矣。

蜀人劉君曼。設乩壇於北京西便門。甚著靈異。求方問事。踵接於門。某生年少意氣不可一世。聞其事以爲妄。一日友嬲之往觀。生見來者均瓣香頂禮。欲加嘲弄。以解其惑。乃僞稱遺失金約指一枚。求指示。須臾。壇上降一詩云。流水浮雲豈偶然。相逢一笑亦前緣。紅塵紫陌燈初上。只在蘆花淺水邊。生曰。如何如何。狂笑而去。次日凌晨。忽見生奔馳而來。叩頭無數。詢其故。則昨日其妻方赴閨友之招。至陶然亭宴飲。席散抵家。始覺手上約指不翼而飛。生歸時。室中正紛擾也。然憶詩姑令人往覓。果得之于南下窪葦塘邊。乃大駭服。遂隸壇稱弟子。虔誠更倍於衆焉。

山西壽陽縣故有純陽壇。士人奉之甚虔。辛亥革命軍起。地當燕晉之衝。人心洶懼。方集壇下謀趨避。適數學生不信。戲前試之。乩忽動大書云。躍馬橫戈四十年。生平

心事尙茫然。帝秦有命天眞醉。蹈海無功鬼亦寃。寶劍橫腰三缺折。金甌擲地幾完全。眼前無限滄桑感。又向西風一泣然。判云。儂安南遺民阮戚也。生與糾合義旅。力抗法人。往來先折大小數百戰。監法人以萬計。奈同志中多操守不堅。往往于要約時爲法人所餌。有時應變得業。支只不肯相下而生內鬨。致事終不成。最後又安州一戰。同時義徒亡潰殆盡。儂所部千人亦陣亡其半。憤激之餘。與部下數民爲盟。突入法軍。手踏炸彈。盡斃其衆。法軍大創。我軍亦盡。儂所居村。不留一丁。不遺一物。皆爲法燬蕩盡矣。殉身以後。含寃茹痛。累訴冥官。均以國民應借論安。亡由自取。雖惟心泣血。曾莫哀矜。幽魂淹滯。經歷十紀。始得泥丸李眞人爲哀於帝。許以五十年後與復大權。仍命降生越國。且錫以無礙辯才。先作三十年敎育家。繼作三十年政治家。又命同志潘廷逢降生于英。黎士奘降生于日。以待臨時外交協力。爰于今日奉命而往。路過此間。知中原之氣象已殊曩昔。又見諸君英氣勃勃。有志竟成。心有所感。因以少駐。不能久留。今去矣。諸君勉之。五十年後當借助一臂也。乩筆旋轉成血字十數而寂。

夏明煌泗陽之洋河鎭人。少聰俊。年未冠游泮。文名噪甚。光緒戊子、君讀書淮瀆書院。余舘于典史署。居近咫尺。晨夕可相見也。是年適逢大比。君約余爲同伴。先期歸家。以整理行裝。別數日。忽傳君失踪矣。先是君之歸也。約鄰友數人設乩壇以卜利鈍。并問本科試題。乩批一中字。復書中人以上兩章題以示之。是科題爲可與共學兩章。已復亂動。友不識。惟君能認之。然神色漸異。口多作譫語。友亟焚符退之。君譫亂如故。友驚怖。闔戶坐守之。至夜分。迷離間門未啟。忽失君所在。舉家競覓之。君竟渺然。十數日後乃

浮出水塘中。屍澎漲如五石瓠矣。寃鬼相尋。竟以扶乩爲之招。亦大可畏也。

友人俞仲還。設盛德壇于上海。每月刊行靈學雜誌一册。已而北京悟善繼之。每期約四五萬字。所載議論詩詞十九出于乩筆。綜其意義。大抵主於儒釋道三教混一。甚而耶穌猶回及古今名人詩客。亦時攙入焉。又時以書畫照像留其影狀。無不鬚眉畢現。惟乩詞所判吉凶。或驗或不驗。或小事驗大事不驗。又或詞意含胡。使人無可捉摸。此其伎倆不難窺測也。蓋世間壇社所臨。大都遊魂逸鬼。而非眞佛眞仙。或學仙佛而未至者也。（凡天上仙人及羅漢鬼神。必有五種神通。所謂天眼通。能知遠方及未來事。天耳通能聽遠方及各種動物之聲音。他心通能知各種動物心事。宿命通。神境通是也。後二通吾人難于試驗。前三通于乩壇後。一一可以試驗。果係天人仙佛必能迅答。毫無所誤。如答非所問。或故作隱語。必係鬼物無疑。決不可與之爲緣。若乩壇所敎之仙道。尤不可依之亂修。）彼于人中煉心未登正覺。而業輕障少。得不墮入輪回。故能游戲人間。遇緣即止。且以六根輕利。來去迅疾無遮。其見聞覺知爲粗重世人所遠不能及。故于目前吉凶。不難預告也。然其能力要亦止于此而已。若夫頂禮膜拜。事事請命。或奉爲全知全能。得操幽冥禍福之權。則愚之甚者也。孔

子曰。敬鬼神而遠之。非洞察乎幽明之故者。烏足以語此。

嘗讀關尹子五鑑篇。對於人鬼之交言之最爲透闢。觀此則扶乩之蔽害。思過半矣。其言曰。心蔽吉凶者。靈鬼攝之。心蔽男女者。淫鬼攝之。心蔽幽憂者。沈鬼攝之。心蔽放逐者。狂鬼攝之。心蔽盟詛者。奇鬼攝之。如是之鬼。或以陰爲身。或以幽爲身。或以風爲身。或以氣爲身。或以土偶爲身。或以彩畫爲身。或以老畜爲身。或以敗器爲身。彼以其精。此以其精。兩精相搏。則神應之。爲鬼所攝者。或解奇事。或解瑞事。其人傲然不曰鬼于窮。而曰道于窮。久之或死木。或死金。或死繩。或死井。惟聖人能神神而不神于神。役萬神而執其機。可以會之。可以散之。可以禦之。日應萬物。其心寂然。

太谷爾

甲子春夏間。印度大哲太谷爾來遊吾國。學界所至歡迎。抵京後。按日講演。殆無暇晷。吾嘗約鄧君伯誠等數人同訪之于客邸。鄧君操英語爲兩方傳釋。傾談極歡。其

隨員中有申君者。聞爲太氏高足。邃于史學。且能通十數種文字。隔日余復約李君翼、唐、黃君攻素、專往訪之、贈以佛祖道影數册、申君感激、頂禮受之。乃爲余書大小體梵字及巴利字三紙爲酬。並命從人攝影去。留作紀念。其多情可感也。臨行時又由于君道泉轉送余鹿苑草一札。狀類葪草而細軟。過之謂即佛說法處鹿苑所生者。某問太氏印度佛教盛衰何如。太氏答以佛教在印度與婆羅門無甚差別。佛教即婆羅門云云。蓋太氏原奉婆羅門吠檀多派。因知中國人信佛。故有此言。實則婆羅門始雖與佛教抵牾。自商羯羅改良後。頗能吸收佛教之長。以自補益。則謂婆羅門即佛教。亦無不可。太氏之言。固非强爲比附也。

太氏未來中國之前數年。曾遊歐洲。其受歐人歡迎。較中國尤盛。蓋歐人所以盛于東方者。惟物質上之文明耳。自大戰後。創巨痛深。深識之士。咸知非取法東方。萬不足以挽回殺運也。太氏有言。歐洲之文明。起于營壘。印度之文明。起于森林。可謂要

言不煩矣。吾亦從而申言之曰。中國之文明。起于農畝。

魂魄

世間有形之物。大別之可分爲三類。曰動物、植物、礦物。動物、植物、爲有機類。礦物爲無機類。機謂生機。嚴氏譯爲官品。即所謂體魄也。除礦物外動植二物皆能生長傳種。具有體魄。惟動物復于體魄之中。具有靈魂。此佛典所謂補特伽羅也。人之身。甲長髮生。氣銷容皺。日夜相代。曾無覺悟。以魄與植物同。故知覺運動惟動物能而植物不能。以植物無魂故。故佛論四生。去種生而代以化生。

印王故宮詩

蒼霞閣叢話載冰研君重過印王故宮詩並附序云。前歲渡印京海口。（自註英人既滅印度後囚其王子於此。）訪王故宮。聞土人談遺事。爲之泫然。曾有詩紀之。今値秋風。重過是地。曾日月之幾何。而風景又爲之一變矣。徒見恒河落照。楓樹寒鴉。仍欷歔不忍去。又爲之詩曰。鵑聲

不住斜陽碧。印王宮畔生榛棘。離宮花鳥怨黍離。帝子魂歸化蜀魄。千年覇氣已消沈。雷音花樹幾灰劫。亡國哀哀五印民。隔江一曲商女泣。河山如醉國魂空。無量佛塵收雨血。禾黍蕭蕭胡馬肥。敗殿頹墻狐鼠穴。說法迦藍半化烟。宮花寥落宮人別。秋墳鬼唱海潮烟。堦下銅駝秋草色。我來頻弔感滄桑。一代英雄歸陳迹。寒濤莽蕩逐興亡。恒河夜夜聲嗚咽。寒蟲如雨亂宮墻。照人惟有舊時月。按此詩寫亡國之痛。固亦楚楚有致。然其措辭謬誤。固事實之不容掩者。序云印京海口。固指甲谷陀而言。（甲谷陀亦譯加爾各答）此特印度一大商埠耳。其地當恒河海口呼格里河左岸。海陸交會。最爲衝要。論其形勝。頗與中國上海香港相類。然其初不過僻處海濱之荒村而已。自明季海道交通。地位因以增重。清康熙二十九年。英商行賄蒙古帝十五萬盧幣。乞得河岸數村地爲商行基礎。迨康熙五十五年。蒙古帝膺重病。英外科醫生哈彌敦爲治愈之。復乘間乞得購買近傍三十八村土地之權。于是局勢遂漸擴張。且鐵路四

通。可由該埠直達大吉嶺。故中國赴西藏者且迂道焉。然其地實當熱帶圈內。且為全世界第一多雨處。故氣候惡劣。疫癘流行。英政廳官吏唯冬季一蒞其地。餘時皆居西北希馬山下西姆拉。光緒十八年英皇行加冕禮。亦在台里。未嘗一至甲谷陀也。若印度古來名帝阿育王則在華子城。戒日王則在曲女城。超日王則在荼鎛和羅。皆當恒河中流沿岸。及突厥蒙古諸回王入主。則在今拉和爾、台里、阿格拉、諸都會。皆當恒河信都河之衝。形勢最為握要也。統觀印度古今及粟散小王。未聞有宅京於甲谷陀者。故謂甲谷陀為印京。實為大謬。又詩中所用雷音花樹伽藍說法諸佛典。亦為不類。印度佛教久亡。英之滅印。實奪諸回王之手。與印度梵王無關。而與佛教更風馬牛之不相及。往嘗見東西人之遊歷印度者。見其教中奇形怪狀、牛鬼蛇神、一切皆歸之佛教。未嘗不為之齒冷。而嘆世間不學者之妄費筆墨也。今此詩亦蹈此習。故不得不辨之。

柳翠

世俗所傳月明和尙度柳翠事。每値佳辰令節。演燈賽會之場。則跳舞宣淫。爲諸媟褻狀。然去事實遠矣。案今杭城有柳翠井。有月明菴。西泠有柳翠墓。遺跡可尋。非齊東野語比也。陸次雲湖壖雜記記月明柳翠事甚明。徐天池四聲猿中有玉通禪劇。亦演是事。考其大概。則宋紹興間杭州清了玉通兩僧皆有道行。適柳宣教爲郡守。玉通不赴庭參。宣教銜之。使妓紅蓮計破其戒體。玉通大悔恨。且羞與清了相見。留偈四章而死。旋託生爲柳氏女。冀敗其閨風。以報宿怨。此女即柳翠也。宣教死。翠遂落爲妓。歷二十餘年。復遇清了於大佛寺。爲之現身說法。示以前因。翠乃大悟。所謂月明和尙度柳翠。蓋即本此。月明清了之號也。此事頗足爲官家垂戒。世俗誤度爲馱字。荒唐扮演。盡失本意。深可惜也。

塔兒寺

塔兒寺在西寧西南四十里。一名佛山經納峽之北也。爲黃教祖庭宗喀巴生時埋胞衣于此。其上遂生菩提樹一株。菩提樹高數丈。葉甚蒼翠。番人呼爲盧丹落瓦。尤奇者葉上葉脈每現佛菩薩及護法種種瑞相。從前曾收三百餘葉。分獻清宮西藏爲貢品云。有銀塔一。一殿瓦皆鎏金。最爲宏敞壯麗。前山又有飛泉奇秀若罘罳焉。以上錄西寧府志。

按宗喀巴生明永樂間。一云元末爲牧人之子。少耽沉寂。性極慈悲。惡肉食。雖蟲豸亦不傷之。稍長。有異僧從西方來指示之。歷數年忽入山坐石上而化。宗喀巴自此亦去遊西藏。抵拉薩。隱居僻處。專心研究根本教義。既而深知現行儀式之非與戒律之壞。乃倡言改革。僧徒亦翕然從之。薩斯迦大喇嘛頗爲注意。召之往見。宗喀巴不肯。一日大喇嘛忽自來。既入門。則冠飾自墮。坐定後。大喇嘛方引經據典陳說教義。宗喀巴倏以犯殺戒喝止之。蓋大喇嘛時適捉虱褌中。以指𤏭殺之也。於是聞言大驚。不覺下拜。自是宗喀巴之改革。乃大風行。于是創噶爾丹精舍以容門弟子。而錫拉寺普來芬寺亦相繼而起。此三大寺足容僧徒三萬餘。至今爲黃教之大本山。蓋其道

行之高。教化之廣。比于禪宗六祖。蓋在伯仲之間矣。然六祖遺書。只壇經一卷。而宗喀巴則著作頗多。聖德階梯一書。尤爲精要云。

中國之宗教軍

湘淮各軍芟夷太平。復爲滿清延長帝祚四五十年。爲後世談民族主義者所訾議。然嘗見湘軍初起。曾國藩檄云。粵匪竊外夷之緒。崇天主之教。自其僞君僞相下逮兵卒賤役。皆以兄弟稱之。士不誦孔子之經。而別有所謂耶穌之說。新約之書。舉吾中國數千年禮義人倫詩書典則。一旦掃地蕩盡。此乃開闢以來名教之奇變。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於九泉。凡讀書識字者。又焉能袖手坐視。不思一爲之所也。又曰粵匪焚郴州之學宮。毀先聖之木主。十哲兩廡。狼藉滿地。所過廟宇。即忠臣義士如關帝岳王之凜凜。亦汚其宮室。殘其身首。此又鬼神所共憤。欲一洩此憾於冥冥之中者也。日本稻葉君山淸朝全史謂湘軍將帥皆儒生。祗知中國之固有名教。曾之

檄文。實爲湘軍之精神。又謂湘軍非勤王主義。本意在於維持孔教。東方向無教爭。惟此一役。可稱爲宗教軍云。其見解至爲閎通也。

韓退之闢佛

韓退之祗是文人之雄。既無漢儒傳經之功。復無宋儒講學之效。不過徒撑儒家門面。以自高異。觀原道及佛骨表諸篇。知其於佛典全未寓目。但斷章取義。摭拾老莊一二忿世嫉俗之言。以爲贓証。是其於佛道兩家門戶。尚未認清。而鹵莽滅裂。一昧慢罵。如潑婦。如醉漢。抑何可笑之甚也。惟其文字傳誦。深入人心。清末義和團之仇教。即實行其火書廬居之政策者也。其究也致動八國聯軍。賠款至四百兆。清室亦坐是以亡。退之闢佛。至是乃大收其效矣。悲夫。

佛與孔子

一部易經所言變動不居、大小、往來、吉凶、悔吝、即明示因果輪回之理。禮言魂升魄

降、鬼神爲德、其他單詞賸義見於孺書者、殆不可勝數。蓋儒家之說。無一不與佛道息息相通。惟孔子專重世法。故曰未知生、焉知死。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凡關於性道諸了義。必與佛說互相引申而後闡發無遺。自宋儒主張理氣之說。以無情概有情。遂將六經所言盡行抹殺。以故宋後儒家者流。往往吡于斷滅一派。不惟大異于佛。實大異于孔子矣。

紀曉嵐閱微草堂筆記。膾炙人口久矣。其抨擊宋儒處。最爲透達。惟所言報應之事。一切歸之天地鬼神。實爲似佛非佛。且亦不足以關宋儒之口也。要知佛言因果直如影之隨形。響之應聲。一切皆其自致。並非別有主者。爲之張皇號召于其間也。世間亦有果報昭彰。顯有鬼神主之者。大抵出於梵釋經典。非佛教本旨。論語云。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首楞嚴云。自業所招。還來自受。使自本原上以觀佛儒。則尼山老儒與伽耶老佛。定當把臂入林。相視而笑也。

靜定

康長素有爲曰。人若深思。便近於佛。旨哉言乎。然人不習靜。亦無從深思。故禪那亦譯靜慮。固鎮心之要訣。亦入道之初階。此不獨印土諸哲爲然也。即中國儒道兩家。亦莫不由之。大學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孟子學問之道。求其放心而已。至莊子則言之尤詳。人間世章孔子論心齋。聽止于耳。心止于符。齊物章南郭子綦隱几而坐。形如槁木。心如死灰。大宗師章顏回坐忘。墮肢體。黜聰明。離形去知。同于大通。此非深于禪定功夫者不能道也。宋儒教人半日讀書。半日靜坐。邵子詩靜處乾坤大。閒中日月長。嘗謂章敦須相從林下二十年。乃可授教。明儒論學。尤重靜坐。李二曲則每日昧爽中午戌亥各坐一炷香。蓋人必屏處於擾擾紛紜以外。而後能澄心靜慮。以超悟于形色聲容以上。否則浮心躁氣。日奔波于塵勞昏濁之中。則性靈汩沒。當有生之日。已早墮於三塗惡趣中矣。復何問其他乎。

方上人

公姓王氏。世本好道。不近葷酒。家於清河漁溝之北鄉。年十歲。祝髮于其鄉之龍君廟。法名海藏。字方智。幼而純篤。嘗自言質魯。讀儒書不慧。及誦內典。頗若有悟。是殆有宿根也。二十歲得戒於揚州之寶輪寺。閉關三月。聰穎頓開。又參禪於高旻寺。寺主篤愛之。欲授以法。屢强不可。往來兩寺者數年。後與其同戒僧靜參投京城萬壽寺。師蓮筏道濟。遂授以法。留之。又不可。自是歷遊五臺、九華、峨眉、天台、靈隱諸勝。笠屐幾半天下矣。三十時歸鄉省母。覩鎭中關帝廟前戲樓圮壞。發願募化。獨力修理。成復棄去。鄉之人莫不高其義焉。如是往來南北者又數年。年四十。復歸省母。母時已八十。志欲終養。適鎭北有延壽庵者。原名十家。久廢圮。鎭之薦紳吳公殿幷邀同會鄭君樹滋等。捐費重建於漁鎭之西。以事屬公。公披荊刈棘。累甎疊瓦。日則酷暑無蓋。夜則露處無屋。凡兩月成殿宇六楹。於是有卓錫地。遂奉母至院。朝夕供養。親爲滌溺器。理髮髻。母以天年終。而感吳公之厚誼與諸檀越之情緣。已不能復言去

矣。公經營家事。一如常人。前後創造。動經巨萬。雖甚煩劇。毫無匆遽。接人無貴賤。皆平等。容色和靄。語言安愼。見之者如和風一吹。熱惱自散。其居處甚儉。衲衣草屨。牀木茵蓐。食惟蔬菜。性至慈溫。貧乏乞錢物者笑與之。四方行脚。望風投之。遇之如家人禮。飲食外或給以衣履。嘗得占歲法於彭城老人。法於正月十六日用指南針定子午向。夜取竹竿長一丈。俟月當午。占其影之長短。定年之豐歉。影長二三尺則其年多旱。六七尺則多澇。惟長四五尺則雨水均調。屢驗不爽。鄉人多神之。先是桃源劉子進南主講臨川書院。院與梵剎連。曲徑通焉。鎭人就劉結詩社。推公爲惠遠。每會畢。繼以飲。時公年五十五六。偶病風。乃勸以酒。量甚洪。雖巨觥亦不辭。竟亦不醉。即大醉。神色仍如常。此所謂內天外人不定不亂者歟。年近古稀。步履强健。猶四十許人。居平常自慨曰。學道不入深山。與俗家相去幾何。乃以庵事屬其徒。凡所手楸皆筆諸書。座客觀者如指掌。暇則密縫衣履。爲他行計。將赴揚州寶輪寺。諸徒羅拜

泣留。但笑慰之。勉以力行。無一語及他事。鎭紳聞之。羣攜酒來餞。而公已於夜半去矣。去之明日。聞者皆歎息泣下。以不得一送爲恨云。

此傳蔣升之(階)所作。蔣道光中淸河拔貢。曾主漁溝臨川書院講席。與上人相契。上人去時。蔣以詩送之曰。孤雲不戀樹。野鶴豈依巢。游行任化宇。去住何逍遙。與君十年友。投契如漆膠。昨歲布講席。鐘鼓聲相交。風雨數晨夕。花月同昏朝。談禪會有契。酌酒時招邀。夜來忽告我。欲去揚子橋。君去了生死。豈爲避塵囂。一朝脫煩苦。萬事輕鴻毛。我久識君意。此意誰能撓。對面各歡笑。揮手成無聊。已去忽復念。別淚如江潮。

記眞修庵尼

寧波城內眞修庵主持者爲一老尼。人皆稱之曰老師太。尼本富家婦。家貲頗巨。既寡。立志出家。嚴持戒律。課誦尤勤。每日寅初即入佛殿。焚香拜佛。且拜且誦經。及他

尼起。老師太之早課畢矣。午課晚課拜誦如初。雖盛暑祁寒不輟。晚歲修持益力。終日瞑目靜坐。默念阿彌陀佛。自謂脅不貼席者十年矣。蓋終宵盤膝帳中。雖入睡亦仍豎坐也。年八十三。始遘疾。甚沉重。其徒爲延醫。曰、吾疾惟自醫耳。彼醫者何能爲。壽尙未終。當不即死。已而果愈。冬、疾又作。飲食日減。而念佛不懈。一夕。忽告其徒曰。菩薩來矣。汝輩當焚香擊磬。助我念佛。已亦力誦。聲淸澈而高。既而曰。吾當以某時行。令徒具湯沐。並出預儲餘終衣衾。徒乃爲之潔體更服。既竣。曰、爲時尙早。汝輩仍助我念佛。已亦趺坐誦佛號。聲益宏。未炊許。誦聲忽寂。其徒趨視之。已怛化矣。越日而斂。面現笑容。遍體如冰。而顚門仍微溫也。時當民國六年。

起信論楞嚴經

近世研究佛典者。多以起信論楞嚴經爲中國僞作。由來亦久矣。然起信渾括諸家。頗具調和之力。楞嚴文字整練。當由數經採合而成。如成惟識論。（梵文惟大白傘蓋陀羅尼爲單行本。蒙藏各譯皆然。）惟

毖師梵漢兼深。融化無間。而楞嚴則各成段落。痕迹顯然。要其首尾相應。深洽佛意。則一也。夫佛本以聲聞爲教。未嘗著書。所有諸經。皆由弟子結集而成。聯貫推演。足成章法。乃行文自然之勢。亦何能別其孰爲佛說。孰非佛說耶。且佛教有三法印爲。一曰諸行無常印。一曰諸法無我印。一曰涅槃寂靜印。一曰諸經、有菩薩說者、有天說者、有仙說者、有化人說者。但具此三印即無異金口親出。今世文人乃以種種考據施之佛經亦末矣。

神道

日知錄古今神祠條。自西京以下、秦時所奉之神、絕無影響。瑯琊王京傳國中有城陽景王祠。吏人奉祀。魏書初城陽景王劉章以有功於漢。故其國爲立祠。青州諸郡轉相倣效。濟南尤盛。至六百餘祠。太祖到皆毀壞祠屋。止絕官吏民不得祠祀。鍾山蔣侯廟、吳興卞山王居郡聽事。今南京十廟雖有蔣侯。湖州亦有卞山王。而不聞靈

響。而梓潼二郎三官純陽之類以後出。反受世人之崇奉。關壯繆之祠。至徧于天下。封爲帝君。豈鬼神之道亦與時爲代謝者乎。應劭言平帝時。天地六宗以下及諸小神凡千七百所。今營寓夷泯。宰器闕亡。蓋物盛則衰。自然之道。而水經註引吳猛語廬山神之言。神道之事亦有轉換云云。以上諸神。皆明見正史。故亭林先生引之。夫神道本居輪回六道之一。不昇則墮。斷無能常住者。上昇則增進愈高。而遠于人世。初禪以上。無復五根。至五不還天。雖四禪天王尚獨有欽聞。不能知見。而人類更無論矣。墮則五衰相見。仍入下生。此皆一定之理。無足異也。亭林純儒。雖不明佛法。而所言事實。固與佛法合矣。

又按輪回六道。曰苦處。（舊曰地獄）曰旁生。（舊曰畜生）曰鬼趣。是爲下三塗。亦爲三惡趣。曰人。曰天。曰阿修羅。亦譯阿須倫。華言無端正容貌。醜陋之義。又言無酒。以無和氣。任釀不成。新譯阿素洛。華言非天。謂其多瞋。有天福而無天行。常與帝釋戰鬥。大智度論曰。阿修

羅大修施福惡心鬥諍而不破戒。楞嚴經言阿修羅有人天鬼畜四種。然阿修羅究爲何物。自來無適當譯名。近見唐大圓居士直以神道當之。參諸經論。頗爲相合也。蓋神道亦有勝有劣。上焉者如關壯繆、張睢陽、文信國、張蒼水等。生則與氣數爭權。死則爲山川增色。一旦忠孝事完。自有豁然解脫之日。如廬山僧之坐化。文信國之遇異人靈陽子。皆其明証也。廬山僧穴中有僧坐化其旁。爛紙中得詩云。到此已無人我相。更從何處說冤親。錦將亡國無窮恨。化作慈悲渡世心。味其詩如爲明之遺老。宣國亡後皈佛者。信國集。遇異人指示大光明正法。于是生死脫然若遺。作詩紀之云。誰知真患難。忽悟大光明。日出雲俱靜。風消水自平。功名猶幻性。忠孝大勞生。天下惟豪傑。神仙立地成。又遇靈陽子談道。賦以詩云。昔我愛泉石。長揖離公卿。結屋青山下。咫尺蓬與瀛。至人不可見。世塵空相攖。業風吹浩劫。蝸角爭浮名。偶逢大呂翁。如有宿世盟。相從語寥廓。俯仰萬念輕。天地不知老。日月交其精。人亦陰陽性。本來自長生。指點虛無間。引我歸圓明。一針透頂門。道骨由天成。我如一逆旅。久欲躡蹻行。聞師此妙訣。蘧廬復何情。若夫權勢薰天。威福自擅。當其得意時。雖鬼神亦爲之退避。而貪瞋不化。報盡自必沉淪。乩言馮國璋墮入地獄。袁世凱更在其下數層。此則下劣修羅所應得之果矣。

南園叢稿目錄

卷十一

譯經
歐人入佛之難
克夫人之佛學
念佛說
車夫
丁鶴年
果報
現存大藏經之數
楞嚴咒心即大白傘蓋陀羅尼
本師胡和梅夫子
青海黃台吉

沌谷筆談卷三

泗陽張相文蔚西著

男　星烺校

觀經

淨土三經。大經推崇本願。小經專主持名。觀經專重觀想。近代諸師以觀法深微。鈍根難入。乃專主持名一門。一若觀想竟可不用者。不知大小二經皆詳演極樂世界。依正莊嚴皆引人觀想之明徵也。蓋惟作觀則神明凝固。淨境現前。不待色身脫卸而已神遊極樂世界矣。故道家亦謂之存想。

觀經文字疎落。多欠整理。初讀每病之。如經文於每一觀下或有結語。或無結語。第二水觀乃兼及地觀。第三地觀所言。乃空無一物。如依文次第作觀。將令行者無從

着落矣。余嘗以質某首座僧。某答以經文錯落。本無意義。余愈疑之。及習之數年。加以實驗工夫。乃知日水冰地當倂作一境。合爲一觀。寶樹寶地當倂作一境。合爲一觀。故第一觀第二觀下無結語。而結語乃在第三觀下也。第四觀第五觀下無結語。而結語乃在第六觀下也。是爲總觀。想至此則極樂境界已完全現前。第七觀後則華座佛像佛身乃一境一觀。故每一觀下亦各有結語。自成一叚落。于是乃深悟經文之妙。轉以疎落而文意愈爲顯明。

觀經註疏凡數家。皆依文敷衍。毫無發明。惟善導大師判十三觀前爲定善。十三觀後九品往生爲散善。爲合于經意。楊仁山居士因謂十三觀舍勝觀劣爲前後過脉。九品往生乃修觀中攝化之行。非修觀人由此品位往生也。以此判釋。則全經意旨皆六通四達。障礙净消。余聞人言。仁山居士晚年每一瞑目。淨境霍然現前。知其于此經觀法用力深矣。

異僧

時當末法。獅蟲遍地。尋常守戒之僧。已不可多得。若古所傳諸大德。今尤寥落如晨星矣。然就耳目所及。固有卓卓可紀者。

會稽禹陵僧某。名字弗傳。年事逾古稀。鬚眉皓白如銀。精神矍鑠。接人和靄。寒夏不易衣。居恒不火食。惟日啖果品少許。或數日不食。亦不言饑也。自言善醫術。施治時不問病情。惟自輪指先懸揣之。次則遍身按摩。已乃診脉開方。藥品亦無奇而無不收效。以是求醫者踵相接。僧絕不受酬。或餽以果品。則合十笑納。頗能前知。談言多中。或叩以時局。僧捉筆題壁曰。滔滔世事君休問。日落寒江月上山。人莫解其意也。僧頂光潔。而其顚凸起。自云。坐禪至入定時。則識神每由凸處出遊佛境云。

金山爲宗下名剎。世與高旻並稱。凡南北僧徒之求法者。皆就參焉。而二寺亦世出高僧。有妙善者。金山寺僧也。年齡鄉貫及出家始末。皆不自知。惟據同參僧云。善陝

西三原人。少披剃于終南山太陽洞。已而南遊。住寶華山慧居寺最久。舂米運柴。碌碌無奇。惟習定頗有工夫。一坐常至數日。既而轉住金山。一日失足。由藏經樓墜地。旁人疑必跌死。而善從容起。若弗知也者。人漸異之。有病背疽者。善爲吮之。膿血入口皆盡。而疽亦大愈。由是爲人治病。往往應手而效。而善固不解方劑也。惟咒水使飲之。或教念佛而已。見人時必先投地而拜。口宣佛號。自稱弟子。戊辰夏余逭暑山中。與善遇。時炎熱如炙。而善猶衣棉絮。余貽以單褲使易之。善即持贈他僧。蓋冬夏一衣。從不知有冷熱。故人皆以活佛稱之。

儀徵天寧寺僧某。每日課誦外。即持長鑱巡視諸處。補路修墳。不遑安息。十六年秋孫傳芳軍南犯。佔居寺中。繞塔便遺。汚穢弗堪。僧噤無言。惟持箒伺旁。時時掃而潔之。既爲長官所見。乃禁之。僧住儀久。人言其壽當在百歲外。而其貌常若六七十歲然者。人與扳談。每拱手笑謝曰。耳聾耳聾。終不交一言也。

丁卯秋。南京總司令部門前。忽來一異僧。操蜀音。赤足着破衲。容貌奇幻。目騃騃有神。髮鬅似亂絲。趺坐。口喃喃誦佛號。門衛惡之。揮令他適。僧似不聞。怒力曳之。矻然不稍動。而神色自若也。門衛驚其異。叩以居。僧曰。雲遊靡定。到處爲家。言既。復瞑目宣佛號如故。俄一跛者于于來。凝視良久。因戲曰。法師來此奚爲。僧曰。唪經耳。曰。能治我跛乎。僧遽舉杖叩其脛。曰。去休。誰管汝閒事。跛者痛而蹌。方起與理。直覺己失所苦。亟伏謝之。並叩以姓字。曰。我不望報。奚必通鄉貫爲。揮袖逕去。跡之。僧健步如飛。向北極閣而去。

巢隱老人

蘇州鄒詠春福保。由探花官至侍講學士。清廷退位後。杜門不出。自號巢隱老人。民國初年。以微疾去世。年六十有八矣。病中作自輓十餘聯云。六十年看破紅塵。身非我之身。家非我之家。名利從今多擺脫。一剎那超昇碧落。來自無中來。去自無中去。

夢魂何處不逍遙。又云。萬事皆了然於懷。前生了了。今生了了。來生了了。一切本空諸所有上界空空。中界空空。下界空空。又云。有富、有貴、有壽、有妻、有子、有孫、人生五福齊全可以去矣。不貪、不瞋、不癡、不殺、不淫、不盜、佛法六根清淨。庶幾近之。又云。此去亦條然。且與諸君來世會。吾生雖已矣。還求當代善人多。又云。昨爲羈旅客。今作逍遙遊。請看袞袞百年塲。斷無常住之理。上報君父恩。下還妻子債。自笑紛紛一盤賬。居然算清而行。又云。不入地獄。不登天堂。度刼何須用僧道。尙有遺書。尙留破屋。守成且自待兒孫。又云。四大本皆空。算他從古忠賢同歸一盡。百年眞似夢。看遍而今世界。切莫重來。無一語不曠達。實無一語不沉痛。清夜讀此。如聞古寺鐘聲也。

入魔

清季有畢春帆者。皖南人。品學爲遠近所重。設帳於距大通十里之蟠龍樹張祠。入門肄業者一二十人。某年。有鄕友崔君來訪。聚談甚歡。授以坐鍊術。謂能延壽益智。

崔自謂受益不淺。畢欣然習之。崔別後無日或間。習數月。畢忽病。起坐大呼曰。有人尋我。又曰余由窗隙飛矣。諸生以爲病中譫語。輪流看伺。日益甚。乃輿送歸。延醫調治無效。家屬日夜守護之。稍懈。畢忽失踪。四出訪覓。迄無踪影。其居宅前爲染坊水缸羅列。上覆以蒲團。越日染師理缸。則畢溺焉。而氣早絕。案坐鍊術即禪家習定之法。天台宗諸師著作如摩訶止觀釋禪波羅密等言之最爲詳盡。而小止觀（一名坐禪法要又名童蒙止觀）尤便初機。學者由此入門。自可漸入佳境。否則盲修瞎煉。或誤走旁門。其害不可勝言矣。

段祺瑞懺悔詩

十二年秋。曹錕賄選既成。海內囂然。是時段祺瑞伏處天津。反曹者羣謀擁段復出。柳簃君因代段作懺悔詩一百言。於民國以來武人亂國言之了了。果報現前。頗足發人深省。惜乎段雖好佛。不能自副其言。曹錕倒後。復出執政。終至身敗名裂。而與

北洋亂人同爲一邱之貉也。其詩曰。衆生母作孽。因果聽我說。辛亥倖成功。盡是先烈血。倉卒遏遜位。倒戈向京闕。項城利時機。下詔用權譎。領銜請讓國。我將滿清滅。中山老革命。政府南京設。項城據北京。種種事攘竊。民國元二年。功罪尙相埒。三年懷異心。黨人死最烈。四年辦籌安。忽發皇帝熱。詎料命不常。一死遂完結。可憐馮河間。又蹈項城轍。江南數千萬。發財盡造孽。在位日不久。依然一命絕。已死兩總統。身死復名裂。未死兩總統。天機尙未洩。今言督軍團。當時手可熱。豈期到今日。一一歸蹉跌。秀山忽自戕。朗齋又被殺。發瘋倪丹忱。嚇走傅清節。子春武昌失。雨亭榆關折。周人既通緝。秀峯亦裁撤。督軍已爾爾。我亦自謀拙。安福勢如潮。不料頃刻竭。邊防百萬軍。喪亡僅一瞥。默觀天下事。無非電火掣。所以我修行。閉門與世別。以前盡罪過。以後要淨潔。再言革命史。偉人死相迭。殺人人亦殺。無一可逃越。遠者在數年。近者在數月。寃寃相報復。一例入土穴。更有一奇案。尤足資談屑。寃哉宋漁父。暗殺仇

未雪。豈知武士英。一死案遂發。繼死應夔丞。車中亦命訣。後死趙秉鈞。亦復被媒蘖。最後洪逃祖。身首兩斷決。凡此因與果。言之心凜冽。自我唸佛經。大醒大悟徹。情願遁空門。不願作豪傑。何以忌我者。仍欲掉長舌。或謂我去滬。或謂我聯粵。又謂謀副坐。結交兩巡閱。到處造謠言。手段太卑劣。須知人謀闇。不如天謀徹。我今已懺悔。阿彌聲不輟。眼前活地獄。大家毋輕蔑。地獄誰入多。當然在軍閥。一切陰謀家。亦在地獄列。

八指頭陀

湘僧敬安、字寄禪、湘潭黃氏農家子。因佛前燃指燒失其二。故號八指頭陀。七歲失母。嘗寄養鄰家。年十一。始就塾授論語。未終篇。父又沒。乃爲人牧牛。一日見籬間白桃花爲風雨所敗。不覺大哭。因慨然動出塵想。遂投湘潭法華寺出家。初不解詩也。後至巴陵與友人登岳陽樓。分韻賦詩。下視湖光。一碧萬頃。忽得洞庭波遠一僧來

句。歸述于郭菊蓀。郭亟贊賞。自是刻意吟咏。字不能書者以畫形代之。高澹孤遠。頗寓禪機。且通曉經論。踰於宿臘。眞生有夙慧者也。

嘗靜坐參父母未生前話頭。瞑然入定。內忘身心。外遺世界。坐一日如彈指頃。猝聞溪聲有悟。嗣後遍遊吳越。登天台華頂。時遇虎。咆嘯前攫。以慈心視之。虎威頓解。又嘗于深山遇蟒。御風而行。頭大如斗。舌電尺餘。因念佛亦無怖。旋養痾皐亭山中。中夜聞剝啄聲甚急。啟關。月明如晝。四顧無人。如是數次。次夕、伺叩門正急。倐開戶。見一黑團亂躍。乃與群犬窮追之。抵山腰。厲聲曰。我乃一窮僧。不擾汝。汝何惱我。我豈汝怖。其物渺然。病亦尋愈。共和紀元。沒于北京法源寺。有八指頭陀詩文集十九卷。

夜起云。夜起寒階踏葉行。松陰涼月逗微明。幽花爭向霜中吐。佳句偏從枕上成。頗覺山居間有味。却憐世態薄無情。相交惟愛孤雲淡。不逐人間作雨晴。金陵登掃葉樓云。一磬墮冥翠。高樓倚月明。天空聞雁渡。山靜覺寒生。雲氣迷鍾阜。秋潮撼石城。

時聞淸梵發。還似讀書聲。夜坐有得云。丹桂吹香過碧岑。蒲團枯坐夜禪深。殘星墮戶白生室。秋鬼提燈綠入林。萬壑松寒孤鶴夢。千岩月落一猿吟。超然象外忘言說。惟有虛空印我心。示沙彌蓮舫云。觀心如牧牛。要將鼻孔穿。芒繩在我手。收放得自專。勿令犯苗稼。時時痛著鞭。劣性既已訓。乃可樹下眠。人牛兩忘迹。草色空芊芊。努力策前修。光陰莫虛捐。

居士

杭州諸眞長寄任心白居士詩曰。除夕來過共歲筵。家人爭拜識燈前。去尋圓澤三生石。待証雲棲未了緣。猶惜雨風耽獨往。自甘虀粥習初禪。重來應許期佳日。此約蹉跎已四年。病榻曾勞問故人。茲遊歡笑洗酸辛。百書一面尋常語。八苦三塗自在身。出世未容鬚髮改。謝君但守屋廬貧。眼前淨土無他喻。擾擾微塵總夙因。詩中寫居士隨緣去住。精神頗堪玩味。有清一代。佛教最衰微。順康高僧。皆前明遺德。雍乾

以來。羇縻蒙藏。崇尚喇嘛。洪楊亂後。寫以歐風。漢僧幾于滅迹矣。獨在家居士。著書談道。不絕于時。如彭尺木紹升、王孟樓文治、龔定庵自珍、魏默深源、黎端甫養正、俞曲園樾、張孟劬爾田、諸家。皆有著作可觀。其他名位不顯。而遺行斷簡。散見於人間者。往往有之。至末年楊仁山崛起東南。大振宗風。改革後承其沫流。淨名宗徒。遂遍於全國。夫佛制四衆。原不限於出家僧尼。此後佛化普及。其殆由居士宏揚之乎。

僞經

今趁赴僧有血盆經。每于齋醮時爲人誦之。借以謌錢。其經開首言爾時目連尊者昔日往到羽州追陽縣。見一血盆池地獄。女人許多。披頭散髮。長枷杻手云云。又有壽生經言唐三藏往西天求教。因檢大藏經見壽生經一卷。有十二相屬南贍部洲生下爲人先于冥司下各借壽生錢。有注命官祗揖人道見今庫藏空閑。催南贍部洲交納壽生錢云云。又如慧命經、消災經、妙沙經、分珠經、生天經、父母恩重胎骨經、

皆詞極鄙俚。不堪入目。實皆不識字之髡徒僞造之也。又世傳白衣咒。語雜華梵。並出夢中。癸辛雜志。梵語周鍾夢僧口授之。閩見近錄。朱道誠妻王氏病中夢人授後十九字。高王觀世音經其傳雖古。而來歷不明。歷朝大藏經目均未收錄。晉書載記。徐義爲慕容永所獲。埋其足于土中。將殺之。義誦觀世音經。至夜土開械脫。若有人導之者。遂奔于楊佺期。又見南史王元謨傳。又魏書盧景裕傳。繫晉陽獄。至心誦經。枷鎖自脫。又有人犯罪當死。夢沙門教誦經。覺時如所夢然。誦千遍。臨刑刀折。主者以聞。赦之。此經遂行于世。號曰高王觀世音經。

譯經

天息災述譯經儀式云。于東堂面西粉布聖壇。作壇以粉。餘事在藏經。開四門。各以一梵僧主之。持秘密咒七晝夜。又設木壇布聖賢名字輪。壇形正圓。層列佛大士天神名。佐環遶其上。如車輪之狀。目曰大法曼拏羅。此云大會。請聖賢阿伽沐浴。阿伽此云器。凡供養之器皆稱阿伽。今言阿伽乃是沐浴器。設香花燈火殽果之供。禮拜遶旋。祈請冥佑。以殄魔障。第一、譯主坐面外宣傳梵文。第二、證義坐其左。與譯主評量梵文。第三、證文坐其右。聽譯主高讀梵文。以驗差誤。第四、書梵學僧審聽梵文。書成華字。猶是梵音。第五、筆受翻梵音成華音。第六、綴文回綴文字使成句義。第七、參譯參考兩土文字使

無誤。第八、刊定。刊削冗長。定取句義。第九、潤文。官于僧衆南向設位。參詳潤色。僧衆日日沐浴。三衣坐具。威儀整肅。所須受用。悉從官給。右文見佛祖統計。我國古德視譯經爲神聖事業。故其難其慎如此。今歐人則先學其文。文既通。即操筆自譯。取徑固甚捷矣。然我國古時此法必不能行。行之則所出之經。將不爲人所尊信。以僞經目之矣。高王觀世音經之被屏。首楞嚴經之被疑。即由此等儀式未能完備耳。

歐人入佛之難

佛教入歐洲迄今不過六七十年。其程度殆與我之東漢末年相等。故其機緣亦僅被于少數好學深思之士。然我于魏晉之世有博大冲虛之老莊學說以爲之階梯。故入佛頗易。五胡六朝之際。已蔚然而成爲大國。歐人既困于科學之繁細。復有基督教以爲之梗塞。故入佛尤難。雖有一二先覺。究不勝教會之百方迫害。故于普通社會。仍無大影響也。

西洋各國。凡君主即位之初。例行加冕於教堂。必先設誓。盡力保護寺院及教士一切權利。誓畢。以口啜經。並畫押於誓書。又歐俗無貴賤。生子三朝必至教堂領洗禮。而因以命名。行禮時。則以親友中之男女貴顯有名望者爲証人。謂之代父代母。而民間婚喪期會以及契約關係。其機緘皆握于教堂教會中。又多爲之規約以箝制之。既入其笠。不但羈絆加于終身。兼亦及其家世。故非其人之才能權力超出羣衆萬萬者。不易脫穎而出也。而其民又皆謭寒陋劣。迷信甚深。頗憶乙丑春間。路透電言美國某州有教員演講進化論。主張人猿演進之理。以悖于上帝造人之說。州人大譁。乃控教員于法庭。卒科以百圜之罰金。又荷蘭某教士演講舊約。謂蛇誘亞當食別善惡之果爲寓言。教會羣起攻之。遂除其名。由此觀之。可知基督教會把持之酷。而西洋民智之卑劣。比于我之義和團爲尤甚焉。于此欲進以高深之佛理。殆非數百年後不易爲功也。

克夫人之佛學

丙寅夏。太虛法師北來講四十二章經于社稷壇。中外人士咸來拱聽。德人衛西琴自太原來。英人克蘭柔母子偕葛倫伯自印度來。可見法師道行感人之深也。

克夫人年逾古稀。研究東方哲學垂四十年。居恒以佛教徒自命。民國九年旅居印度時。適西藏高僧騰格寺住持蓋宣靈伯謙來遊印度。參訪佛蹟。卓錫靈鷲。與克夫人相値。夫人遂皈依之。從受戒禮于伽耶山菩提樹下。即世尊成道處也。

克夫人居印度七年。奉持密教極篤。其子克蘭柔君並諳西藏語。以印度佛教淪亡。屢擬入藏參究。卒以英政府之阻撓。不克如願。夫人遂來遊中國。嘗演說于拈花寺。大意謂余雖生長西洋。而不慊于基督教。彼之根本教義在新舊約。然其書荒誕淺陋。大都由埃及希伯來諸游牧民族相傳之神話裒集而成。若開明時代雖村俚牧牛兒聞之。未有不掩口胡盧者。至其所稱主宰世間之上帝。則兇橫無道。充滿妒忌

之私。故其徒往往以信教事天自解自恃。而對於一切衆生能表普通之愛情者實少。不知彼所拜禱之上帝。實一妄念所搆成之幻影也。若舊教所標贖罪之說。尤爲謬妄。謂人但信奉耶穌。一切罪惡。皆可赦免。豈理也哉。

蓋耶回兩教同發源於摩西舊約。而其根本謬誤即在舊約之執着一神。既有人我之相。遂嚴畛域之分。此西方教禍之所由烈也。近世紀來民智略有進步。基督教以衰。而人心放蕩。發爲種種奇論。遂造成世界種種禍亂。今欲救人類之墮落。舍佛法無他道也。一切世人之煩惱。皆起於貪之一念。我佛憫之。故成道之後。教人以去貪欲。去妄念。解脫一切苦惱。世人每以貪妄故。追逐幻影。昧其本性。常輪回于三惡道中。故世人所當知者。即色身非本性。不過爲幻影所搆成。旋成旋滅。若本性則不生不滅。故大乘佛教每教人以保持此本性。俾得成無上之正覺也。

克夫人臨末引日本天台宗某僧所言。佛法非言語文字所能授受。惟心心相印者

乃能傳之。佛法非科學。非宗教。乃一明心見性之妙法也。佛法能使動者靜。昧者識其本性。習禪定者所以明本性也。故欲知妙法。不可徒勞于持誦。須直指本心云云。則知克夫人所造已深。非從前歐人徒執着于經典文字之末者所可比矣。

念佛說

雲棲云。一心不亂者。心王心所無所不一。夫心王心所雖有八與五十一之紛雜。然溯流窮源。不出一心。今念佛人初以耳識聞彼佛名。次以意識專注憶念。以專念故總攝六根。眼耳鼻舌身諸識。皆悉不行。念之不已。念極而忘。所謂恒審思量者其思寂焉。忘之不已。忘極而化。所謂眞妄和合者其忘消焉。則七識八識。亦悉不行。主既不行。從者焉附。其五十一心所又何論也。當爾之時。巨浪微波。咸成止水。濃雲昏霧。盡作澄空。則西方自然現前矣。

執持名號本一心不亂中出。非是易事。子思之擇善固執。顏子之拳拳服膺。虞舜之

允執厥中。皆言執也。夫三月不違。而後可以言服膺。惟精惟一。而後可以言允執。所以執持名號。不同于少福德因緣。蓋生西是心上事。福德因緣猶有在事上做者。故相去懸絕。所以觀經云至心念阿彌陀佛一聲。滅八十億劫生死重罪。古德謂一心既朗。積妄頓空。喻如千年闇室。一燈頓熠。此理執持之效也。然人不可自謂理性未明。事執無益。蓋雖是事持。而持者亦心也。大勢至圓通章云不假方便自得心開。純一。一念去自有悟日。孔子言困而學之。及其知之則一。夫孔子說生說學。皆落一知字。至困學之人。不下知字。則胸中之不明了。可知謂之曰困。則學時散亂昏沉無可奈何之狀。可以想見。然及其知之則同一大圓鏡智矣。蓋一心不亂四字爲彌陀全經之主腦。亦爲淨土一宗之秘訣。憨山云。念佛當如推上坂車。字字着力。勿輕滑過。汪法如云。念佛須自耳能聞其聲。皆所以防其心之分雜也。今之緇流。既不能研求經典。隨衆嘮哈。但日念佛、念佛、念佛。有功德。此與基督教徒謂信耶穌即可免罪何異

也。以致流俗無知。幾以念佛爲戲。良可悲矣。

車夫

李柏農言某年寓杭州雲居山常寂光蘭若。一日。雇車至昭慶寺慧空經房請經。停車時。車夫言當往鄰店吃飯即來。李謂待我數分鐘畢事。即赴店午飯。爾亦得食矣。車夫曰。我乃長齋者。李訝而問之。對曰。我早課念佛一千。始出門拉車也。李大喜曰。如然。是吾道友。當同齋耳。乃至旗營蔬食館。李命車夫同登樓。車夫堅不肯。李乃就樓下覓座。力拉與同席。呼菜數色麵二碗。車夫頃刻食畢停箸。李呼添麵。堅不肯。旋送歸山下。李照講定之價倍給之。堅不肯受。拉扯良久乃受。李告以日日當以是時來。次日至巷口候之兩時。久竟不來。後亦迄不復至。李嘗謂不圖車夫中乃有此人。亦足使裨販如來者聞而愧殺矣。

丁鶴年

明宏治中四川周洪謨泊舟邗江。夜夢人謂曰。子前身丁姓。號友鶴山人。曾家維揚。亦憶之否。醒時不解所謂。後周官南京翰林。其友王恕爲揚州太守。乃告之夢而附以詩曰。生死輪回事杳冥。前身幻出鶴仙靈。當年一覺揚州夢。華表歸來又姓丁。王得詩。集耆老問之。方知友鶴山人爲丁鶴年。元末隱居揚州。建文時沒於成都。因以此復周。按丁鶴年元色目人。故奉回教。後轉而皈佛。其集中有逃禪室與蘇伊舉話舊云。不學揚雄事草玄。且隨蘇晉暫逃禪。無錐可卓香嚴地。有柱難擎杞國天。漫詫丹霞燒木佛。誰憐清露泣銅仙。茫茫東海皆魚鼈。何處堪容魯仲連。又贈秋月長老云。秋月既虛明。禪心亦清淨。心月兩無虧。炯然大圓鏡。流光燭萬物。萬物咸鮮瑩。倒影入千江。千江悉輝映。情塵苟不掃。倏忽迷眞性。所以學道人。於此分凡聖。視身等虛空。無得亦無證。偉哉寒山翁。與汝安心竟。陳援菴稱其意境特開。係晚年參禪有得之言。信矣。然猶不免於循業流轉。重墮輪回。可見頓悟者尤必賴于漸修也。

果報

江浦翁虎溪有讀史閒筆數十則。頗有得間處。謂廿一史者輪回果報之書也開卷一部麟經。便是隱公元年。隱公孝友長厚之人也。桓公信羽父之讒。從而弑之。天王不能正罪。鄰國不能致討。羣臣百姓。儼然奉之爲君傷哉隱公。賫恨千古矣天乃巧生一禽獸之齊襄公。使公子彭生斃之於車中。然則齊襄非即魯隱之後身乎。淫其妻而殺其身。亦足以償其毒。彼彭生者倘亦羽父之轉世也。從此看去。層層節節。絲毫不爽。讀史者爲得不悚然畏懼焉。按佛言果報。新譯曰異熟。謂異時乃熟也。往往隔一世三世或數世。此則非歷史所能詳矣。其見於歷史者皆花報。猶俗言現時現報也。然已歷歷不爽如是。

現存大藏經之數

頃見某學者演說於南普陀。謂大乘佛經出於魏晉清談。此眞井蛙之見也。亦足貽

笑於世界矣。據日本佛學大家高楠博士言。現在世界所存一切經凡有六譯。共二十八通。至異譯斷片經論。共十四通。其種類如左。

第一譯梵語

(一)泥婆羅梵筴寫本　(二)西藏錫拉寺貝葉寫本　(三)俄國學士院板本

(四)印度佛典學會板本　(五)亞細亞學會板本

第二譯西藏語

(六)西藏昔加州奈留旦板本　(七)西藏嘉代開板本　(八)西藏介公封板本

(九)支那北京板本

第三譯漢語

(十)宋藏　(十一)南宋藏　(十二)元藏　(十三)明藏　(十四)清藏　(十五)高麗藏　(十六)日本天海藏　(十七)日本縮藏　(十八)日本卍字藏

（十九）日本續藏　（二十）支那頻伽藏　（二十一）日本天平寫本　（二十二）支那敦煌寫本

第四譯蒙古語

（二十三）蒙古字板本

第五譯滿洲語

（二十四）滿洲字板本

第六譯巴利語

（二十五）錫蘭字板本　（二十六）緬甸字板本　（二十七）暹羅字板本　（二十八）英國巴利聖典協會板本　其他異譯經論之存其斷片者　（一）龜茲語　（二）于闐語　（三）回鶻語　（四）突厥語　（五）窣利語　（六）賴普家語　（七）奈筆利語　（八）柬埔寨語　（九）緬甸語　（十）暹羅語　（十一）錫蘭語

（十二）朝鮮語　（十三）蒙古語　（十四）滿洲語

楞嚴咒心　即大白傘蓋陀羅尼

佛經所傳諸咒。具有威力。處心持誦。無不應驗如神。此余所親驗者也。八年夏。余避暑京西百花山。因山高而寒。乃移住山下聖泉寺。寺在黃安村旁。綠樹叢中泉水淸冽。迴絕囂塵。眞銷夏佳地也。遂留住月餘。去時復與寺僧定後約。次年四月杪即往。安排停妥後。乃處誦楞嚴咒心。每晨百八遍。此余生平持咒之始也。然是晚遂不成寐。且連亘數晝夜不能合眼。苦不堪言。迨第七夜纔解衣臥下。便覺有無數蟲蚤攢嘬膚膈間。余因疑其地忽生瘴氣。或將身發異疾。展轉思維。不得已遂束裝去。回至齋堂村北彌勒寺宿焉。私擬如再不成眠。則必身感異疾。當早歸京矣。然晚飡後即困倦就牀。穩入黑甜酣。居然達旦。且居頃之。乃聞山外有戰事。又久之。則知段祺瑞爲曹錕所敗。段軍紛竄入山。過齋堂時。村人釀金賄之。始免。復問聖泉寺。爲敗兵所據。

信爲巢穴。黃安一帶。蹂躪淫掠。幾無完膚。而余特以早去倖免于難。豈非咒力護持使然哉。

本師胡和梅夫子

無錫胡和梅師諱麗榮。嘗言江南風氣文柔。惟江陰人多强梗。其屬地某洲。屹立江中。居民皆習爲盜賊。有司患之而莫敢過問也。養癰既久。將潰決四出。釀爲禍亂。無錫有老居士某者。聞而愍之。乃身入賊窟。爲之說法。賊有時大怒。居士一意忍辱。隨機點化。久之。賊漸與相親。呼爲老善人。居士遂得發舒其意。詳爲開示。自此一方乃悉化爲善良云。地名人名。師當時皆詳言之。惜今已忘之矣。然此固余得聞佛法殊勝之始也。師于清光緒乙酉來任縣學教諭。幾二十年。性極和易。人無賢愚不肖。一以慈仁遇之。家故有樂肆。時時捆載以來。遍施貧病。或手自診視。不厭煩褻。邑有錢立本者。世業農。有子讀書。出而應試。爲劣紳所扼。師力拯之。卒因以去職。邑人至今

爲之扼腕。余少時家貧無書。賴師飲食敎誨。乃得自存。惜垂老無成。不能報答洪恩。逭華嚴寺開壇。乃特供師神主於蓮座。冀得超登淨土焉。

青海黃台吉

淸康熙初。青海黃台吉達賴性好佛。日與黃衣僧講經。年五十。髮多白。屛絕婦人。一意淸淨。及逾八十。髮轉黑。顏如童稚。達賴分地直接西寧邊界。素不侵犯。市口交易皆持平。初部落三千。晚年乃至六七千。無貧立者。諸從子見。歡然無疾辭遽色。然皆嚴事之。西寧塔兒寺生菩提樹。乃出黃白金三褁之。漢土番夷咸不敢動。鄰部集慶死。其子內亂。達賴召數其罪。欲斬之。其子棄部落去。不敢復見。從子達爾加攻河州。閱月麥力斡取涼州黃城兒。達賴力持不可。使者交馳於西南。乃各罷去。自此一方賴以平靖。

佛化功用

前言黃台吉之平靖一方。猶其功用之小焉者也。中國自有史以來。即苦戎狄侵淩。商周之世玁狁、葷粥。秦漢匈奴、氐羌。隋唐則蠕蠕、突厥、吐番、回紇。宋明則契丹、女眞、海寇、蒙古蹴踏淩籍。無歲不動干戈。試統二十四史觀之直一部胡漢相研書耳。蓋以中國土地膏腴。氣候溫和。故民皆安于耕稼。聲明文物發達最先。西北兩方。則地極苦寒。加以沙漠連亘。故其人皆軀幹雄偉。習于遊牧戰爭。冒頓所謂失一狼、走千羊、眞審于彼己之言也。自明之季。黃教入之。以慈悲喜捨之風。消其殺伐憑淩之氣。長城內外。遂以永靖烽塵。豈非佛化之最大功用哉。今世鬭角鉤心。日以殺人爲事。强淩衆暴。日以伐國爲謀者誰與。即歐人自思。當亦知責有所歸矣。故欲世界和平。必待佛化普行於歐美以後。

告宰官白衣文

章太炎學問文章。並世無兩。清末嘗以排滿文字繫西獄。幽囚之中。得以遍閱藏經。

故其生平得力於佛典最多。有告宰官白衣文云。往者戊戌之歲。僉壬在朝。始言鬻廟。事雖中格。在官者多因以爲利。其後奉詔勅建諸刹。不得燬廢。自餘以僧尼薄行。籍沒寺產者。所在見告。亦有豪强武斷。末學譁時。託事營私。規爲己利。然非謬見熒人。何以得此。竊謂勅建以外。繫屬十方。爲僧衆所公有。豈得抑勒歸官。恣意改作。僧徒作姦。自有刑憲。爰書論罪。事在一人。所住招提。本非彼私產。何當株連蔓引。罪及屋烏。若必全寺皆汚。宜令有司驅遣。所存曠刹。別請住持。依今則緣彼罪愆。利其土地。夫處分贓吏。但有籍其家貲。未聞毀其官署。佛寺既非私有。比例可知。蹊田奪牛。依何典法。竊窺諸君微意。蓋先伏膏肓者。今以三科分辯。第一、謂宗教當廢者。經紀人倫。須憑常識。禪修梵行。無益生民。此自法家恒語。不勞駁論。然則景教流行。已徧方域。禱祠上帝。廣說生天。理絕常區。豈爲務民之義。若云摩西十誡。厚俗之方。佛教亦有五戒、十戒、四十八戒、二百五十條戒、及四無量、六波羅密等、徧及蒸黎。足資風

教。此則塵垢秕穅。陶鑄堯舜。豈專冥心物外。高語無生而已。若謂肅遮匹偶。人道將窮。寧知羅馬教宗神父。亦無妻室。佛制四衆。居士並於比丘。斯則去髮染衣。例同神父。隨俗雅化。如彼信徒。一則軌範所存。一則隨機利見。自朱士行出家而後。訖今千六百年。未聞震旦齊民。戶口有減。良以情欲奔流。利如馳電。正憂放恣。何懼禁遮。故知習齋恕谷之言。徒爲虛妄爾。誠使宗教當除。何以羅馬路得二宗。反應保護。昔宇文氏勒僧反俗。而黃巾羽士。例亦同遮。今若廢除沙門。亦應撥滅景教。若謂條約所牽。未得自在。斯等茹柔吐剛。長國家者。豈應若爾。既難俱滅。便合兩存。共在統治之中。同居保護之地。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又且典祀所存。尙多失正。文昌淫昏之鬼。享以全牛。永叔姦通之徒。尊之兩廡。士民噤口。無聞異言。而於清淨覺宗。反施攻擊。斯可謂倒植者矣。第二謂僧無學行者。今之僧衆。半起白徒。名字未知。何論經教。亦有違背戒律。趣向塵勞。斯實可爲悲痛。然此建設學林。智慧自長。惟持毗奈。汚點斯

除。但當處理有方。何得悉從廢棄。且厚責他人。先宜自省。夫法律爲官司所應習文字。乃士夫所當知。方今長吏簿書期會。尙待幕僚。問以科條。十不知一。淸丈易了。而云難於測天。戶口易知。而云繁於數米。其有捐納起家者。門子婢婿。錯雜其間。訴狀在前。且難卒讀。條教自下。猶不周知。而以不通經典責備他人。能無愧乎。儒書四部。既有典常。今者漢宋學人。零落殆盡。墨經莊論。句義尙疏。浮夸蘇軾之論。鋒翦截端臨之通考。外強內荏。自謂通材。猶言不可數得也。上及翰苑學問。尤粗高者侈記誦之答。下者務浮譁之作。往昔次風元伯諸子。學非絕人。今且不可得一。乃至新學諸生。益爲腐受。國粹已失。外學未通。偶涉波濤。便談法政。不分五穀。遽說農商。及其含毫作奏。文句不嫻。侏離難斷。夫萬方學者。未有不達邦文。此土高材。宛爾昧於自度。溫故知新已難。而知德者鮮矣。然則學如牛毛。成如麟角。九流一概。何獨沙門。必其以少見珍。則白衣固有孫仲容王壬秋矣。更復引其同列。則沙門亦有太虛印光法

師矣。若夫君賢善俗。方內常經。而今世官邪腐敗。如彼草茅。志士亦解淸流。游一國未有不汚其聲色。事一主未有不吮其癰痔。與一事未有不肥其饕橐。用一人未有不視其苞苴。奸紀點身。猶視沙門爲甚。昔三武廢僧。其臣皆文章經濟。諸君自視淸風碩畫。能望崔浩蘇威李德裕否。正使三武復生。恐廢黜者不在佛教也。第三、謂佛法無用者。寂滅無生。本非世諦。高談哲理。語不經邦。斯是常人所恨。無足致怪。且論今日空談之學。可一切廢絕耶。哲學造端。遠起希臘。雖亦間及政治。而多落漠難知。逮及近世。德國諸師。張皇幽渺。惟理唯心之論。大我意志之談。利用厚生。何補毫末。其言論理義復幽玄。切近可行。猶遜佛教。然且立之國學。以授生徒。何故佛言偏應廢棄。又如天文一科。用在推歷。其間甄明經緯。術與準望相依。測土通航。咸資其利。至於今日。轉益求精。飜成無用。問恒星世界之有無。計地球觸彗之遲速。非直遠於民事。亦且言之無徵。生理生物諸學。斯與民食醫方。皆足相輔。更深元始。乃反無依。

尋生理之單位。驗猿類之化人。足助多知。何關民業。然皆學士所明。講求無替。以是言之。跐足黃泉。足用便失。凡諸學術。義精則用愈微。豈獨佛法云爾。又復詩歌小說。音樂繪畫之流。寒不可衣。饑不可食。出不可應敵。入不可理民。而皆流衍至今。不聞議廢。優人作戲。蕩破民財。小說增緣。助發淫事。是之不禁。而以美術相矜。獨此瞿曇聖教。便以無用詬之。高下在心。偏頗無藝。亦可知矣。若云人生須臾。百愁所集。惟兹美術。足以解憂。兼能振起幽情。蕩滌煩慮。故有舉無廢者。斯則佛法破愁。其功倍蓰。仗除煩惱。豈美術之可倫。夫音樂墮心。離則愈苦。淫文導欲。滋益纏綿。佛法斷貪割癡。流益慈惠。求樂則彼暫而此永。據德則此有而彼無。孰應舉廢。事易知也。又云。印度衰亡。咎由佛教。夫國無政治。理不永存。縱令佛法不興。何與存亡之數。又自戒日王以前。（戒日王即唐書所謂尸羅逸多）印度亦能自保。後遭分裂。乃在佛法廢絕之年。歷史具存。豈得隨意顛倒。神州國政。遠勝梵方。佛法得存。正可牖民善俗。何有亡滅之憂。若謂慈悲垂教。

乃令撻伐不揚。是亦宜徵前史。隋唐隆法之時。國威方盛。宋明輕佛之世。兵力轉衰。至於六朝分崩。離爲南北。雖則中原勢張。江右氣弱。華夷內外。等是奉佛之民。此則像法流行。無虧士氣審矣。上來三事。分辯已竟。語雖過切。其事是眞。諸君尋思此義。破僧滅法之心。庶幾調伏。復有說者。前世之民。披䌇無慮。規免租庸。唐時寺產不供王稅。既虧國計。而亦殊絕齊民。斯李叔明韓愈輩所爲憤嫉。自兩稅廢止以後。賦不計丁。今世寺產。亦復任土作貢。既無可嫉之端。甯得隨情勒取。若其緇徒專固。私自營生。自可如法驅擯。所餘寺產。令置學林。既皆教養之資。道俗何分厚薄。今者公私學校。綱紀蕩然。豈如戒律所拘。尚循軌範。若有專心興學。其效非難覩也。陳此區區。言非納牖。諸君亮其戇直。倘可施行。必若高樹見幢。情存憎怨。爲法受所。亦所不辭。若夫規勸宗門。指陳邪正。既有專函。此不更述。

廢孔祀抗議

孫少元光庭博學篤行。與李南彬文治皆儒而兼俠。在國會中稱滇南二大儒。嘗共提以儒教爲國教議案。邀余連署。余謝之。謂民國本以五族合成。强人就我。徒啟教爭。非計也。後南京政府成立。少元復以廢孔祀抗爭。則詞嚴義正。關係于人心世道至鉅。以此知王夷甫誤盡天下蒼生之罪。眞大矣。

大學院訓令。孔子生於周代。布衣講學。其人格學問。自爲後世所推崇。惟因尊王忠君一點。歷代帝王。資爲師表。祀以太牢。用以牢籠士子。實與現代思想自由原則及本黨主義、大相悖謬。若不即行廢止。何足以昭示國民。又內政部訓令查廢止孔祀經大學院明令公布在案。近來各省地方。因孔祀既廢。對於孔廟保護一層。多涉疏忽。以致毀壞廟宇。侵佔廟產等事。時有所聞。似此情形。實易滋社會之紛擾。與士林之誹議。須知孔祀之廢。乃廢除迷信之祭祀與偶像之瞻拜。並非推倒其人格學問。及其在文化歷史上之位置。則對於各地方之孔廟。仍須妥爲保護。以安人心。而資

景仰。並宜利用其地址辦理圖書館運動場或民衆學校。藉以作育人材。庶孔廟賴以永久保存。而辦法又深契孔子誨人之旨。雖廢去形式上之祭祀。而實能引起精神上之尊崇。自不應再有毀壞侵佔各情事等語。光庭曾於勘日電請保存孔祀。以釋羣疑。而奠國基在案。茲再尋繹詞旨之輕重。似內政部專主廢祀而大學院則兼主廢孔。惟於孔子之人格學問則各有推崇字樣。既推崇矣。而又廢之。煌煌訓令。無乃自相踶盭耶。廢其所崇。將崇其所廢。勢所必至。理有固然。由是而之焉。生民之禍烈矣。心所謂危。義難緘默。謹就原令詞旨條辨而詳議之。庶冀孔祀不至因一點所廢。而孔學亦不至因一點而疑。我黨國保世滋大之基。鞏固於此矣。其所關繫匪淺鮮也。

尊王忠君爲孔子學說。是誠有之。然亦原令所謂一點耳。孔子學說有小康說有大同說。尊王忠君蓋救春秋諸侯力政。政出私門。民不堪命之時弊。小康之說也。如來

一代法教。有權有實。權者隨緣。實者究竟。小康之說、權也。隨緣也。大同之說、實也。究竟也。開權顯實。孔佛一理。凡世界一切學說。大都不脫時間性與空間性。即今之所謂背景者是。權與小康。固不離背景。實與大同。則超背景而爲言。此實吾國學術固有之特色。不謂今之學者。不於我固有之學術作系統之研究。輒敢斷章取義。詆毀先民。蚍蜉撼樹。多見不量。雖然此義玄遠。姑卑之無高論。就事論事。請言尊王忠君。夫唐虞揖讓而稱帝。而夏則稱王。商周征誅亦稱王。而秦以下。又稱皇帝。是帝王皇帝本游離不定之假名。今以歸納法求帝王皇帝之通義。則皆君而已。又以演繹法求君之定義。則首長而已。是故帝王皇帝君也。諸侯亦曰邦君。大夫于采邑亦曰主君。後之刺史曰使君。太守曰府君。乃至家人之嚴君。婦女之太君。凡有涖臨之義則君之。何必九五之尊哉。明乎此則總統制之總統亦君也。委員制之委員亦君也。乃至一縣一局之長。亦一縣一局之君。或曰君字不惟其義而惟其名。究非所宜于今

之時代。不知尋常日用所稱謂之諸君某君。其義不過視爾汝爲加敬。究何不宜之有。忘實義而執假名。傎執甚焉。世界政治不離首長制度。則君字尙未可打消。必以尊之忠之爲不然。此則隱然三千年後之無政府意味矣。如此導亂。則其以尊王忠君斥孔子也亦固其所。但拆卸二千年地上之基礎。又駕起三千年後空中之樓閣。惝怳迷離。靡所適從。無所謂尊之忠之。勢必羣趨於背之叛之犯上作亂。視爲固然。浸假釀成此種現象。試問救之之法安在。思之思之。當有不寒而慄者矣。

上來所述尊王忠君一點。其不足坐罪孔子也明矣。藉曰罪也。夫以孔子之人格學問及其在文化歷史上之位置。乃以一點而見擯。一點之爲害。如此其大哉。人一讀孔孟書。弋其淸廷科名一點。一自投身革命。尙不失爲偉人。而孔子有尊王忠君一點。遂不獲保爲久享之禋祀。此豈天下之通義哉。藉曰所惡乎此一點者。爲其爲歷代專制帝王資爲師表。用以牢籠士子也。不知此乃帝王自資之。於孔子乎何與。人

有被盜者。盜既胠篋擔囊而去矣。乃執事主而科誨盜之罪。豈理也哉。而況二千餘年以來之帝王。未必一一皆僅知牢籠權術。而槪無深明治世之微權者存乎其間。今乃一筆抹摋。抑何視天下之不廣乃爾耶。總之專攻一點。謂以此絕帝王牢籠之資。勿論其說之當否。皆不免於適成戲論。今請得而莊言之。帝王之所資爲一事。孔子之能資爲一事。世之不可無所資又爲一事。此何可混爲一談者。人類對於其中之優秀者。勿論其爲道德。爲學問。爲功名事業。乃至一節一藝。莫不肅然起敬。樹豊碑。建專祀。鑄銅像。作傳記。歌之詠之。紀念之。種種儀式不同。而其所爲致敬盡禮則一。雖以共產黨之目無古今。一切打倒。且奉馬克思列寧爲其不祧之祖。此無他。資爲師表。人類之通性有然。抑亦所謂治世之微權存焉。中國有史以來之人物。所足資爲師表者。不能僂指數。而要以孔子爲最。雖與天地參。並日月明。種種讚美之詞。今所目爲朽腐者。不足以塵大學院之聽。然姑就原令所謂人格學問立論。其純全

當爲第一。就所謂爲後世推崇立論。其隆重亦爲第一。今選此第一之目標。下總攻擊令。在大學院是否自命爲滅種絕根之計。雖不可知。要之作戰之道。據一點突破。斯破竹之勢成。何則。以純全第一、隆重第一之孔子。只以尊王忠君一點。即可打倒。凡前乎孔子後乎孔子。斷自辛亥以前之五千餘年。誰非生活於尊王忠君空氣之中者。孔子不得免。其餘等諸自鄶。摧枯拉朽矣。一聲霹靂。石破天驚。其勢不難舉五千年之人物。一掃而空之。此眞天下之大暴動哉。曩者漢口共產黨書孔子名繫之狗頸。又逐而抶之。說者謂共產黨得志。馬克思列寧將躋孔子之堂而奪其爵。夫共產黨暴動而報賽其開山祖則有馬克思列寧耳。不知大學院心目中又是何人。暴動本共產黨之發明專利品。今未冒牌而先假借之。以此一手段。濟彼一主義。哀哉。中國雙料的破壞矣。悲夫。悲夫。

二百年來自由主義。據思想界之正統。則思想以自由爲原則固已。然自由主義發

達之結果。科學勃興。工商業勃興。無意中造成今日之資本世界。於是社會主義如雲而起。羣對資本家作不平之鳴。勿論其態度爲和平。爲激烈。其方法爲改良。爲暴動。要其論鋒所及。莫不以資本主義爲攻擊之正面。而自由主義亦遂時時受其側面之襲擊。故觀於今日嶄新的學說之壁壘。政治之蹊徑。思想自由一語。在現代是否尙得維持其原則之地位。一時殊難臆斷。大學院爲一國學術總匯之中樞。務請探本立論。勿只隨波逐流。使國人風靡也。雖然、原則不原則。茲姑不論。大學院既以孔子爲與思想自由原則。大相悖謬而廢止之。是文字上已認定思想自由原則爲不悖謬。茲亦姑如其文字以請益。不知所謂大相悖謬者。爲指孔子之能資乎。爲指帝王之所資乎。如指帝王之所資也。君其問諸水濱。如指孔子之能資。則小康大同之偌大範圍中。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儘有思想家游刃之餘地。又安在其不自由者。若以私心翦裁孔子之學說。縮小範圍而至於一點。側足於一點之上。轉動不得。此

則大思想家作繭自縛。自不自由。抑又誰懟。子思以天地之大。狀其祖德曰。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背。吾不敢强今之學者信此兩言。爲孔子之眞際。然亦望由此兩言察孔氏之態度。是否與思想自由原則相悖謬。則思過半矣。抑所謂思想自由本有界說。界說維何。歐西學者言人人殊。第抽象的攝其大旨。總不離乎於某種限度中。可以自由。於某種限度外。不得自由者近是。若漫無界說。放其心於限度之外。此則獸之走壙。雖使孔子學說範圍再擴大什佰倍。亦不足以容其狂奔橫驟。思想而至於此。自由其所自由。而非吾之所謂自由。然則原則可廢也。何論孔子。故今日不必問孔子悖謬不悖謬。先問思想自由原則悖謬不悖謬。大學院而既認定思想自由原則爲不悖謬矣。吾愛自由。吾更愛人之自由。然則何爲廢孔哉。願大學院眞愛自由。切勿誤解自由。以誤蒼生耳。

青天白日下本黨主義尚矣。苟有與之悖謬者廢之哉。廢之哉。何恤乎孔子。特不知

孔子之所以悖本黨主義者何在。將謂其學說全部耶。抑一點耶。讀大學院訓令是只以尊王忠君一點之爲害耳。微論前既言之。尊王忠君未可坐孔子罪也。縱使爰書已定。援八議之例。尚可得邀特赦。先總理之言曰。兩千多年前的孔子孟子便主張民權。孔子說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公。便是主張民權的大同世界。又言必稱堯舜。就是因爲堯舜不是家天下。堯舜的政治名義上雖然是用君權。實際上是行民權。所以孔子總是宗仰他們云云。大哉遺訓。此非對於孔子之一點的特赦令乎。以總理之公正明遠。不啻爲之洗刷開脫。何大學院又從而鍛鍊周內之。以故入其罪耶。不寧惟是。先總理學綜古今。俯視中外。獨於孔子無微辭。且會場之演說。出板之著述。所以稱引而推美之者。不一而足。此猶表著之泛泛者。若乃精神契合。爲我後死黨人所必不可忘者。總理生平治事之暇。伏案搦管。必書禮運大道之行一章以爲常。而天下爲公四字之手澤。則幾於日月經天。人人皆見。此豈偶然。大同之心法在

焉。此總理答俄國某君所以有革命思想之基礎。蓋繼承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正統的思想而發揚光大之之說也。且夫本黨主義者總理心法之產物也。總理心法者孔子大同學說之嫡派也。一脈源流。在總理方自認爲繼承。而大學院乃翻案反攻。大放厥辭曰悖謬。直接抨擊孔子。即間接懷疑總理。是則明明不認識本黨主義。不然。是必別有一所謂本黨主義者在中心藏之。非其他黨員所得知。二者有一於此。大學院休矣。本黨以主義爲號召。主義以總理爲指歸。總理以孔子爲法乳。一氣銜接。造成今日之黨國。孔可廢也。總理又如何。恐黨國之根本動搖始此矣。譬彼舟流。不知所屆。廢孔者之罪。他日可擢髮數耶。

凡不離背影之學說。其背影之分析。本有時間空間兩性。易詞言之。則時代與國情是已。故同一學說。同一時代。或行於此而不行於彼。或行於此而成。行於彼而敗。此無他。國情異也。自新潮勃興。落伍兩字。幾成罵人之口頭禪。然吾聞時代的落伍一

名詞矣。未聞有國情的落伍一名詞也。就此區區名詞之有無。以探討新潮之底裏。已足知其思想之傾向。岌岌乎殆哉。遺落國情而專注於時代。蚩蚩者何知。惟以習聞時代的落伍者爲罵人名詞。則亦勉爲時代的不落伍者。此念一動。張脈憤興。勿論思想方面。行爲方面。皆呈一種急急顧影。常恐有人先我著鞭之現象。吾無以名之。名之曰搶前。是非利害都非所問矣。譬如有人於此。本無罪也。只須甲方謂其有罪。乙即謂其可罰。丙即謂其可殺。丁更謂其可淩遲抄家。有淩遲抄家。則殺、罰、有罪、皆落伍矣。若爲之正告曰。是人無罪也。則豈特落伍。所有反動、腐化、反革命、一切頭銜、且壓人欲死。只此搶前心理。已足使全國波靡瀾翻。中風狂走。勿論表面標榜之主義如何。不難殊途同歸。齊上暴動一路。而夷考其所以致此之故。則偏重時代的一念。階之厲而已。民國初元。我國思想界尚風平浪靜。七八年後一時風起水湧。說者謂皆發源於北京大學。彼時北京大學尚未取得發號施令之資格。未嘗聞其如

何昭示國人。惟據其成績之可見者觀之。養成偏重時代之思潮。已無可爲諱。此思潮之結果。他方面皆無所得。獨共產黨趁風使船。一日千里。幾幾乎有混一中國之觀。今雖爲威力所紲。甯帖於一時。而莘莘學子。受其麻醉。纍纍縲絏。走江海。墜頭顱。傾身家。以爲之殉者。已不知其凡幾。大屠殺之區。城郭邱墟。邑里灰燼。赤地千里。其中窮檐百姓之慘罹非辜者。又不知其凡幾。此猶其顯焉者也。若夫思潮隱伏。如水銀瀉地。無孔不入。潛滋暗長。將何以遏其萌而善其後。北京大學之一幕。亦既焦頭爛額若此矣。今又化身大學院。據發號令之地。首以共產黨所欲辦而未辦之廢孔一事。昭示國民。是直恐國民搶前心理之不足。又從而現身說法。以爲之倡導。登高而招。臂非加長而見者遠。順風而呼。聲非加疾而聞者影。吾烏知夫大學院一幕之成績。不更駕前幕而上之乎。老成人不作典型。亦復東塗西抹。與三五少年作跳跟愁態。以冷靜眼光觀之。正恐搶人之前者。人亦搶其前。剎那間仍成落伍耳。至隱禍之

中於家國。我躬不閱。遑恤我後。眞不堪設想。祇有借佛語以嗟歎之矣。曰、不可說。不可說。就大學院訓令原文。逐一推闡。孔子之不可廢。已得負面之證明。尚有正面之理由焉。孔子道全德備。以中國五千餘年之人物論。萬世師表。蓋無愧詞。按實而約言之。以溫良恭儉讓攝身。以恭寬信敏惠處政。以孝弟忠信禮義廉恥持世。而貫通之以智仁勇三德。此實足以救今日思想狂馳、行爲緊張之極弊。與中央四中全會期望文化復興、今國府提倡七端八目之主旨、尤極脗合。孔子之不可廢既明。然則孔祀如何。曰復之。便通世界人類自原始至今日。自文明至野蠻。蓋無無祭祀典禮者。不過形式各別。作用各別而已。中國祭爲六禮之一。禮經言祭之文至繁。其精義蓋通乎治道。禹之受禪也。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紂之無道也。謂祭無益。宗廟不享。孔子觀於蜡祭。而知王道之易易。論諦曰。知其說者之於天下。其如示諸斯乎。國之大事在祀與戎。記曰廟中者竟內之象也。報本反始。崇德報功。起敬起畏。使人皆有

所觀感而興起。故又曰祭者敎之本也。孔祀之不可廢。其亦以此哉。又內政部訓令。其扼要語謂孔祀之廢。乃廢除迷信之祭祀。與偶像之瞻拜。語意含混。此不可以不辨。所謂迷信之祭祀。通論祭祀乎。抑直指孔祀乎。以普通義解釋迷信。則孔祀決非迷信。無待煩言。人類通行之祭祀。亦有迷信不迷信之分。安能一筆勾銷。以特別義解釋迷信。則迷信正未可厚非。若澈底的不迷信。此直昔人所謂打通後壁之見。一中國人人打通後壁。則今日之紀念週、靜默三分鐘、讀總理遺囑。種種儀式。倘復成何意味。此理至明。故立言不可不愼也。至偶像之瞻拜。孔廟無偶像。自明初至今。將六百年矣。部令乃未之考耳。且不拜偶像之說。耶敎持之最堅。然耶穌、聖馬利亞、聖約翰等等造像。禮拜堂中隨在可見。是耶敎已自亂其例。外國之英雄豪傑、名臣大儒、銅像林立、更比土木偶堅固、是又何說。此有形的偶像也。若謂無形的偶像。亦不可拜。是仍落打通後壁之窠臼。此又不可不愼也。至祭典之禮文節目、名稱物品、從

宜從俗、時時變易、本無一定。顧凡變易必有所取。若變祭祀爲紀念。則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利用地址、與侵佔廟產、相去又幾何。似不宜輕易變更。致啓紛擾。要之孔祀既復。則一切由政府斟酌損益。規畫釐定。自易通融辦理。茲故不論。

復次。關於廢止孔祀一案。尚有餘義焉。祭祀爲數千年之成案。孔子爲數萬方里內四萬萬人之文化的總代表。此何等事。是否大學院與內政部可以專擅。事關國家紀綱。民志向背。政府在上。似不應置之不問。至大學院與內政部之訓令。輕重出入。廢孔廢祀。莫所適從。亦行政上極大之弊端。所亟宜整理者。分別言之。則內政部之訓令。意存斡旋。其式爲改良的。自有平心商榷之餘地。至大學院暴動式之訓令。其本身已無可商榷。手續上政府非以嚴厲明令撤消其訓令。不足以昭示國民。一面仍依法律程序。治以紊亂紀綱。搖惑人心所應得之罪。奠國基而塞亂源。是在政府之措施如何耳。舉國皇皇。引領望之矣。

南園叢稿目錄

卷十二

沌谷筆談卷四

泗陽張相文蔚西著
男 星烺校

佛化西行記

丙寅春。馮、張、吳諸軍大戰于都門。飛機炸彈擲落城中者。死傷日數聞。予方伏處後海地學會所。晚歸宅。過鼓樓前。見馮軍之曳兵走者絡相屬也。市民大恐。肆門盡閉。內子乃迎謂曰。君狀貌豐腴若富翁然。曷避諸。予亦憬然。遂挈書囊走入栢林寺中。雖槍聲時發。而僧寮寂靜。乃與木魚聲相應。亦充然無以辨也。僧厨故多梵筴。而海東新著於歐美時局尤多發明。禪觀之餘。乃時時擇要譯之名曰佛化西行記。嗚呼西人之知有佛法。固與東方之知有

西學年相若也。然西人學佛。而慈雨和風。尙未能霑于彼土。自此方學爲西學。而權利競爭。乃囂然而自相攻殺。知逆流而上。固百難於順風而呼也。嗚呼。斯東西覺人所爲悁悁而深恫者乎。優婆塞顯蘧自記。

佛經文字　佛教有大乘有小乘。大乘教行于支那、日本、蒙古、西藏、泥婆羅諸國。謂之北宗。小乘教行于錫蘭、緬甸、暹羅、諸國。謂之南宗。凡大乘經典若法華、華嚴、般若、淨土、密教等經。其文字皆用梵語。小乘經典若四阿含、法句、本生諸經、其文字皆用巴利語。此其大別也。梵語即散斯克語。爲印度古雅文字。而佛家所用。又與通行之梵文不同。蓋佛家所特有之一種梵文也。巴利語即波拉克語。爲印度通俗方言。經典所用。又不限於一方。大抵以摩竭陀古語爲基。混以他方之語。因能通行于各方。蓋猶中國之官話也。

四阿含經、法句經、皆南宗小乘派之重要經典也。其梵語原本。歐人嘗於中亞之土

中發見其斷片。而大乘經典如法華、華嚴中之偈頌、其初固皆一種之方言也。又如善見律、大小乘教兩派皆尊重之。大乘密教亦盛行于南方之錫蘭。故南北宗之分、以及大乘經梵語、小乘經巴利語之說、非精確之說也。不過就其大槪言之耳。小乘經典或於梵語中見之。而大乘經典則巴利語中絕未之見。佛滅後初次結集惟有小乘經之四阿含。而大乘經如法華、華嚴、密宗諸經、其書皆晚出。故南宗佛徒直斥大乘非佛說。蓋謂佛之說法也。本用摩竭陀國語。而其後諸弟子口口相傳。因遞演而爲巴利語之諸經典。然是說也。徵諸佛在世時。情事殊多未合。夫以佛門廣大。譬如慈雨普潤一切。有旃陀羅之賤民。亦有婆羅門之碩學。苟非優美雅正之梵語。何以達微妙高深之教理。使四姓歸佛。同爲釋氏。故謂佛專用巴利語。而不用梵語者非。謂佛專用梵語。而不用巴利語者亦非。法華經曰、佛以一音演說法。衆生隨類各得解。斯蓋當時靈山法會所爲天龍八部圍繞拱聽之實事矣。

南宗經典　南宗佛敎以錫蘭島爲中心。始自阿育王少子摩哂陀爲開敎之祖。傳至佛滅五百七十六年。錫蘭英主無畏王出世。乃於大毘羅寺結集三藏。始改從前口授暗誦之習。錄之貝葉。又傳三百年餘。至東晉法顯遊錫蘭時。尊者覺音亦自摩竭陀至錫蘭。以巴利語作三藏注疏。於是錫蘭經典。遂以大成。其目具見漢譯善見律毘婆沙中文云。

問曰、何謂三藏。　答曰、毘尼藏、修多羅藏、阿毘曇藏、是名三藏。　問曰、何謂毘尼藏。答曰、二波羅提木叉二十三蹇陀波利波羅、是名毘尼藏。　問曰、何謂修多羅藏。答曰梵網經爲初四十四修多羅入長阿鋡。　初根牟羅波利耶二百五十二修多羅。悉入中阿鋡。　烏伽多羅阿婆陀那爲初七千七百六十二修多羅。悉入僧悉述多。（即雜阿鋡）折多波利耶陀那修多羅爲初九千五百五十七修多羅。悉入鴦掘多羅。（即增一阿鋡）法句喻陀那伊諦佛多伽尼波多毘摩那卑多涕羅涕利伽陀本生尼涕婆波致參

毘陀佛種姓經若用藏者破作十四分。悉入屈陀迦。(即小部)是名修多羅藏。問曰、何謂阿毘曇藏。答曰、法僧伽陀兜迦他耶摩迦鉢乂逼伽羅逼那抵迦他跋偷。此是阿毘曇藏。

今巴利律藏凡分五大部。一、渡羅夷。二、波逸提。三、大品。四、小品。五、眷屬。至四阿含全部大體皆與漢譯符合。四阿含之外、爲小部經藏。或稱之爲第五阿含。善見律所謂破作十四分者。僅舉其名十二。今巴利三藏乃分十五部。皆漢譯所未見也。

一小誦　集極短聖偈及三歸文幅僅數紙。

二法句　輯錄偈頌四百二十三章。佛教之重要聖典也。

三嗢陀那(譯感興語)凡五十偈。短者僅及一行。記世尊入於禪悅眞境或動於濟度慈心所發感嘆之言。

四伊帝佛多加(譯如是語)集教義要說凡一百二十則。其首皆冠以如是語。

五尼波多（譯集經）纂集小經七十一種。語格文法皆極古。

六毗摩那（譯天宮事）叙天上樂境。

七毗多（譯餓鬼事）記地獄苦事。

八九涕羅涕利伽陀。（譯長老歌長老尼歌）輯錄佛在世時諸大比丘、比丘尼、感興咏嘆之歌。

十本生　輯錄世尊前世種種功德苦行。凡五百五十則。爲龐然一大册。於佛教教義印度文學皆非常重要。

十一尼涕娑（譯解釋）所以解釋經集之一部。傳爲尊者舍利弗所作。

十二波致參毗陀（譯無障礙道）描寫聖者心理狀態。

十三譬喻　錄大羅漢因緣。

十四佛種姓經　爲世尊出世前二十四佛畧傳。

十五行藏　以韻文記釋尊前世修行。

巴利論藏凡七部。大體亦與善見律所記相合。

(一)法僧伽譯法聚論

(二)分別論

(三)陀兜伽他譯界說論

(四)逼羅逼那抵譯人施設論

(五)迦他跋偷譯說事論

(六)耶摩迦譯雙對論

(七)鉢叉譯發趣論

巴利文經律論三藏。殆盡于此。此外如疏釋歷史等。頗爲浩瀚。而覺音尊者注疏凡十九部。其關于佛教體系之淸淨道論。尤爲名著。蓋尊者之道行高尙。著作宏深。其爲南宗小乘派所尊仰。猶北宗大乘派之尊仰馬鳴龍樹也。

小乘教之西行。　錫蘭島自古爲獨立國。明季始爲葡萄亞所佔。繼爲荷蘭所奪。三易主而乃歸英國。當葡人佔領時。彼耶穌教徒挾其頑陋殘賊之私心。毀佛像占寺院。幾于無所不爲。荷人雖稍愈於葡。亦不識佛典爲何物。迨淸嘉慶間。英人擯斥荷蘭。而爲全島之主。乃適用宗教政策。思以懷柔印度者。轉而懷柔錫蘭。于是英之文武官吏。皆表同情于佛教。而得以漸嘗法味。約翰斯敦者。錫蘭判事長也。爲錫蘭會議長。乃倡議研究錫蘭歷史風俗習慣。而爲錫蘭法典編成之準備。至道光十三年。乃譯成錫蘭神聖歷史集一書。寄之倫敦。幷以進呈英皇。惜其書乃由錫蘭土語譯成。而未參酌巴利原文。故謬誤極多。至道光十七年。丹南氏始據摩訶槃沙本悉改正之。佛教史之眞面目。始明見于歐洲。幷知錫蘭、緬甸、暹羅、諸國。皆藏有豐富之古經典。咸豐五年。丹馬之法本厓乃有法句經之公刋。法氏始爲科本哈因大學司書。受羅斯克艾斯丹兩碩學之薰陶。極嗜印度古文學。即就大學藏帙。苦心研究。久

之、乃於法句經深有所得。並參照異本。多所校正。書中駢列原文拉丁文。篇末附以巴利語註疏。尤便于參考。蓋自此書出後。而深遠崇高之佛理。乃漸普照于歐陸矣。

光緒十年。法氏又刊布佛本生經。

法句經出版後。歐人之研求佛教。既多興味。因之巴利語之需要乃愈急。于是法有賽南爾、俄有米那愛夫、法有古溫、皆出其心得、著有文典。錫蘭佛教徒乃應時而起。努力以巴利語文貢獻世界。于是曇摩蓋摩著有名義明燈。卒後、須菩提從而校刊之。至今歐人視爲鴻寶。居士中亦悉力爲兩方通郵。予研究者以非常便利。若伊介秀、若古那羅、皆其著名者也。

計巴利語諸經。今歐洲皆有譯本行世。尤難得者增一阿含之發刊。始校訂于基督新教徒莫利司。其功未竟而沒。後經舊教徒哈代之手。乃告完成。哈代師信佛最虔。持戒亦純潔。爲欲精研佛理。乃棄瑞士大學教授之職。偕同僚七人退隱于威爾都。

著有通俗佛教書數種。大爲社會所尊敬。光緒三十年卒。臨終遺言捐其遺產三萬金儲存于明本大學。以充後來者研究巴利語之膏火云。

大乘教之西行　梵語佛典之發見。始于英人賀金孫。賀氏生嘉慶五年。少有大志。年十八槖筆赴印度。就學于甲谷陀高等學院。訓練爲外交官。旣而轉歷波斯局書記長。代理泥婆羅公使。在職凡十餘年。于英之經營印度。大著勳勞。至道光二十八年退職。隱于大吉嶺。當其初抵泥京時。即喜與僧徒交遊。咨詢教義。搜羅佛典。前後凡歷二十餘年。始于亞細亞雜誌內撮記泥婆羅西藏之國語、文學、宗教、公之于世。于是歐洲學界大爲忻動。賀氏並自譯金剛針論。送贈亞細亞協會。悉力發揮四民平等主義。以破婆羅門四姓階級之非。又根據梵語原文。歷引小品般若最勝名義及顯密諸經文。發表一論曰泥婆羅佛教畧論。此二書出版于道光八年。是爲以歐語翻譯梵文佛典之始。

計賀氏所得梵文佛典共達三百八十一部。皆分儲于倫敦牛津諸大學。又分送巴黎皮挪夫百七十部。孟加拉密多羅百四十四部。

皮挪夫法之巴黎人。父以語學著名。爲高等學院教授。兼爲大學學監。皮氏承其家學。尤著出藍之譽。傾其精力。研究東方語言。如波斯、巴利、梵語、及古楔形文字、富羅那文學、莫不精通。道光十二年由高等師範教官繼其父職。轉爲高等學院教授。學者榮之。蹔得賀氏贈言。而于梵語佛典乃猛著進步。道光二十五年印度佛教史緒論因以出版。其內容殆包有般若、楞伽、華嚴、金光明、法華、諸大乘經之義蘊。咸豐二年。又譯成法華經全部。未及出版而卒。門弟子莫爾乃成其志。爲之付梓。是爲歐人得見大乘佛經之始。

密多羅印度人。生于甲谷陀。始爲孟加拉亞細亞協會司書。累進而爲會長。生平積學能文。世界馳名。賀氏素敬其爲人。故以所得梵典厚贈之。密氏因爲作梵典解題。

既考証伽耶大塔原始。關于各種考古學發明尤多。又翻譯大莊嚴經、瑜珈哲學本經。光緒十三年。復校刊八千頌小品原文。翌年卒。年六十八。

賀氏退任約三十年後。英有萊德者。以軍醫正隨公使赴泥。劍橋大學教授高愛勒託其爲第二次之蒐集。萊德自同治十二年至十五年。乃搜得古本八百五十部。除婆羅門書外。凡得佛典三百二十五部。其後劍橋大學教授彭通理。及法國雷宜復爲三四次之蒐集。日本人亦聞風興起。河口慧海乃得紙本經文五十餘部。榊亮三郎得寫經八十餘部。中有八千頌之古貝葉本。最近民國七年高楠順次郎亦得百餘部。中有楞伽本生鬘古經。

梵藏　　泥婆羅現存梵語佛典。非常繁富。大抵重要經文。漢譯皆有之。

(一)般若部

十萬頌即大般若初分　二萬五千頌大品般若　八千頌即小品般若　勝

天王般若　文殊般若　理趣般若　金剛般若　般若心經

(二)華嚴部

十地品行願品即四十華嚴　普賢行願品　行願品結頌別行

(三)方廣諸部

法華經　阿彌陀經　楞伽經　悲華經　金光明經　月燈三昧經　方廣

大莊嚴經　四十譬喩經　撰集百緣經　佛本行經異本

(四)寶積部

護國尊者所問經　大迦葉會　無量壽會即大無量壽經

(五)秘密部

無量壽決定光明王陀羅尼　頌揚聖德多羅菩薩一百八名經　金剛手菩

薩降伏一切部多大敎王經　無能勝幡王如來莊嚴陀羅尼　聖救度佛母

二十一種禮讚經　聖曜母陀羅尼經　大悲空智金剛大教王儀軌經　大乘莊嚴寶王經　佛母大孔雀王經　大雲請雨經　大隨求陀羅尼　大白傘蓋陀羅尼　守護大千國土經　大寒林聖難拏陀羅尼　大護明大陀羅尼經　摩利支大陀羅尼經　文殊所說最勝名義經　鉢蘭賒鉢縛羅大陀羅尼　一切如來金剛三業最上秘密大教王經　一切如來烏瑟尼沙最勝總持經　壞相金剛陀羅尼經　持世陀羅尼經　陀羅尼集經　（此與漢譯同名同種。惟纂集次第不同。又千轉陀羅尼六字咒王經等亦在此中。）

（六）梵土賢聖著作

馬鳴佛所行讚　龍樹中論本頌　無著瑜伽師地論中菩薩地　無著大乘莊嚴論　寂天大乘菩薩學論　寂天菩提行經　法稱金剛針論　法數名集經異本

（七）其爲泥婆羅藏中所有而漢譯未見者亦有之

（甲）論疏類

稱友俱舍論釋　法稱中觀頌釋　訶梨跋陀羅大品般若釋

（乙）記述類

聖勇菩薩本生鬘（漢譯有同名者。而內容則大異。且漢譯中有異種二書而誤合爲一者。）

（丙）儀軌類

時輪儀軌　大黑儀軌經

（丁）雜類

如論理學、醫學、星學、文學、字彙諸書、現存頗多。全爲漢譯所未及。

蕃藏

西藏佛教傳自六朝時。至三十代特勒德蘇隆贊而國勢大興。既與唐太

宗通婚媾。復遣大臣端美三菩提留學印度。歸國後。自創製文字。翻譯經典。故其所譯佛經。翔實遠過於漢譯。爲其與梵文同出于一源也。今其經名爲番藏。凡分二大部。曰甘殊爾。曰丹殊爾。

(一)甘殊爾　正藏分七大部共一百函。

(1)律部　十三函。各函多者一百餘卷。少亦十數卷。全體六百餘卷。

(2)般若部　二十一函。共數百卷。含有漢譯大般若全部。尙有漢譯已佚之各種小部般若亦入之。

(3)華嚴部　六函。大部二千二百餘頁。凡分四十五品。漢譯分四十九品。內容實皆相同。不過品目開台偶異耳。

(4)寶積部　六函。漢譯大寶積作二百卷。其品目雖有前後多少之差。而內容則全部一致。

(5)經集　三十函。共收經典二百七十餘部。始賢刼經至譯自巴利語小乘諸經止。

(6)大般涅槃部　二函。後分較漢譯特詳。

(7)秘密部　二十二函。共收秘密聖典二百八十九部。

(二)丹殊爾　分三部。

(1)讚歌集　收集諸佛菩薩祖師之禮讚共五十八部。

(2)秘密儀軌集　收集後代密部諸經及儀軌數達二千六百種。

(3)論釋集　收集大乘經疏釋多種。皆中國所未見者也。又作詩法、修辭學、大法辭彙、音樂、算數、醫學、天文學、造象法、因明諸書皆甚富。

西藏經典皆出版于明清兩代。英、法、俄、諸大圖書館固早有之。德國于庚子亂時得寫本數部于北京。日本帝室及東京大學東本願寺大學皆得其全部。曹洞宗近年

亦得一藏。

西藏向持閉關主義。然歐人窺探亦愈亟。所發表報告。世多見之。然行蹟最奇而著作最宏者莫如覺摩。覺摩匈牙利人。生嘉慶六年。家世隸軍籍。年十八。遊學德國。閱中國史書。知匈牙利出自匈奴。乃矢志探尋故國。先決心研究東方語學。至嘉慶二十五年元旦。變裝爲阿美尼亞人。孑身東行。抵報答。既無同伴。亦無資斧。幸遇美國隊商。挈之至布哈拉。棲遲二年。南去。遊高附。東入印度拉賀爾。復至迦濕彌羅。乃遇印度政廳特派員莫克倫。借覽西藏語彙。遂因以修西藏語。道光四年。探險至西藏西拉達克。乃於鄉村僻隱處。從學喇嘛僧。大盡力于佛教文學。既而出遊。遍歷西藏西部。秋。至印度西姆拉。蓬首垢面。衣服藍縷。隨身長物。惟携書數卷而已。見之者莫不驚爲太古之人也。翌年來甲谷陀。學界諸名士大爲歡迎。而韋爾孫教授與普令賽夫諸碩學尤致尊敬。奉之如師保。覺摩亦感深知遇。留住甲埠約十年。遂傾其蘊蓄

爲諸君著書。道光十四年西藏文法出版。次年藏英字彙出版。皆研究西藏學者所不可缺之要書也。已而復就亞細亞雜誌中發表佛教論文凡四種。一、番藏律部解題。二、釋尊傳記。三、番藏甘殊爾六大部解題。四、番藏丹殊爾撮要。博大精深。並世無兩。眞所謂著作等身者矣。道光二十二年。覺氏謀再入西藏。晉謁達賴喇嘛。途次感熱病。四月歿于大吉嶺。

漢藏　清咸同間英人有艾特勤者。久居香港。以治漢學名。嘗著佛教論。並集其所講演者曰佛教三講錄。又耶穌教士艾迪謹著書曰支那佛教、曰釋教正謬。彼其意固欲攻擊佛教。爲傳播耶教地也。結果、乃適以促歐人之注意于佛教。且是時巴利三藏方出版。西藏泥婆羅諸梵經又繼續發見。歐人既入之有味。乃愈渴慕漢藏不已。英國印度部特于同治十年牒請中政府懇爲購贈。中政府以外交隔膜。未即承諾。而是時適値日本明治變法之初。方命大臣岩倉具視歷聘歐美。曲意聯歡。聞

其事、乃急以黃蘗板明藏一切經全藏寄贈之。自是歐人于東方佛學。乃得有廣大之基礎。光緒九年。南條文雄留學劍橋。復爲之譯其目錄。并參照至元法寶勘同錄記其譯經時代。附以譯家列傳。至今爲歐人所寶貴。

大乘經之歐譯　今歐人于大乘佛典雖不若小乘經之完備。然翻譯研究固日進步。茲將歐戰前已刊行者列之如左。

經名	譯人	譯文	時代
(一)金剛針論	賀金孫	英	道光八年
(二)法華經	皮挪夫	法	咸豐二年
	開爾務	英	
(三)金剛針論	烏愛巴	德	咸豐十年
(四)大莊嚴經	密多羅	英	光緒七年

(五)八千頌般若			光緒七年
(六)金剛針論	爭柯	法	光緒十六年
(七)撰集百緣經	費耶	法	光緒十七年
(八)梵網戒經	顧羅德	英	光緒十八年
(九)觀無量壽經	高楠順次郎	英	光緒十八年
(十)金剛般若經	阿爾倫	法	光緒十八年
(十一)馬鳴佛所行讚	高艾爾 鈴木大拙	英	光緒二十年
(十二)大無量壽經	馬思密壓 南條文雄	英	光緒二十年
(十三)阿彌陀經			
(十四)心經			均同上
(十五)尊勝陀羅尼			均同上

(十六)維摩詰經　大原嘉吉　英　光緒二十一年
(十七)馬鳴起信論　鈴木大拙　英　光緒二十一年
(十八)本生鬘經　斯巴艾　英　光緒二十一年
(十九)須摩女經　常盤井　德　光緒二十三年
(二十)無著大莊嚴論　雷　直　法　光緒二十三年
(二十一)龍樹中論　華雷沙　德　光緒二十八年
(二十二)瑜伽論菩薩地　荻原雲來　英　光緒三十一年

中國古德行記。尤爲歐人所最貴。蓋以西域諸國。起滅紛紜。全無文字。或有文字而不知紀載。即印度之聲名文物。學術開明。固與中國埒矣。而史官缺如。事蹟茫然。賴有諸師之行紀。如明炬然。得以照破其黑闇。眞希世之寶也。自嘉慶年間法人賴明沙始譯法顯佛國記。咸豐間胥利安先譯玄奘之西域記。繼則研究慈恩傳。用力至

二十餘年之久。而英人龔寧翰遂據之以成印度古代地誌之偉著。其後義淨之寄歸傳。惠生宋雲之行紀。莫不經重譯而來。而佛國記前後所譯多至四五種。且爲之註疏。爲之證義考訂者。各國皆有之。

歐洲之佛學大家　歐人研究佛學。人才輩出。而稱大家者。一爲英之大衛氏。以巴利藏著名。一爲德之馬密藍。以梵文藏專家。馬氏生道光三年。畢業中學。後遊萊布齊、柏林、專修梵語。轉學巴黎。執贄皮挪夫門下。研究梨俱韋陀。既而渡英。受東印度會社之託。校刊梨俱韋陀。騰聲庠序間。進爲牛津大學教授。在職時刊布東方聖書大集四十九卷。學者仰之如明星。以此牛津大學爲新學之中心。是時德人有烏愛巴者。以研究夜殊韋陀掌教于柏林。與馬氏並世稱雄。而光緒九年日本東本願寺派南條文雄、笠原研壽留學馬氏門下。先是馬氏得梵語千字文于居橫濱之耶教士。因推知日本必藏有古梵經也。及見南條笠原兩生乃大喜。相與蒐集。遂得法

隆寺古貝葉梵書、高貴寺金剛經原文、刊入牛津逸書。

大衛氏生道光二十三年。弱冠、畢業高等學校。東遊錫蘭。從事法律上之業務。非其好也。悉心研究巴利語佛教者凡十年餘。光緒二年。馬氏東方聖書大集出版。大衛氏亦於是年歸英。以巴利語及佛教文學開講于倫敦大學。兼爲皇家亞細亞協會司書。由是于東方學術愈以深造。既設巴利聖典會。並出會報。凡歐亞佛教論文報告。咸搜採無遺。苦心籌畫歷三十年。謀刊巴利語三藏。而苦無其貲。事聞于暹羅帝。乃撥國帑助之。國中大臣亦集貲寄贈。于是浩瀚之巴利語三藏。因以出見于歐土矣。倫敦故有佛教協會。至是公推大衛氏爲會長。光緒七年渡美演講印度佛教史于哈巴特。二十二年復演講佛教于紐約。崇論宏議。妙緒環生。美人稱之爲雙璧。大衛氏既傾倒東方。乃自出意匠。倣印度式創造邸舍。名之曰那爛陀。即以巴利語課其令息令嬡。靄靄家庭之中。別有超世之風味存焉。大學講座之下。席常爲滿。妙齡

閨秀。多喜皈佛。輒以大衛氏爲大師。若德何、若荔岱英、兩女士皆其門下之傑出者也。而其夫人伽羅鄰女士尤足爲閨門領袖。自結褵後。相得益彰。譯業愈以大進。嘗共譯古拘絺羅經長老及長老尼偈。夫人獨譯法聚論。自著小册曰佛教。言簡意該。宏深蕭括。與所著原始佛教一書。皆初學之津梁也。夫人性極婉淑。翁年逾大耋。滿門桃李。各自成蹊。夫人匡助之力尤多云。

歐美人學佛之概況。　英之倫敦。德之萊布齊。俱有佛教會。瑞士之關木湖濱則有佛教修道院。美之舊金山、哈歪依日僧所設之佛教會堂。衡宇相望。殆不可以更僕數也。是故歐人之發願皈佛披剃爲僧者。往往有之。其宗派大都屬於小乘。以持律謹嚴爲特色。今遊於暹羅緬甸諸國中。時見有碧眼朱髯髡頭持鉢。以乞食于山村水郭間者。皆歐人也。蓋暹緬二國佛教最盛。故歐人得度後皆棲禪於此。緬甸仰光一埠。尤爲南宗活動之源泉。巴利語文研究極有進步。教典出版亦盛。關於佛教著

述。每年又發行英文雜誌四期。

清修

優婆夷姓晉。法名清修。鎭江孟家灣人。父文林。母陳。弟一。妹二。性夙慧。五六歲屛葷食。稍長。即能絡絲。助父母治農事。以紡織所入贍家用。十二三覩人世室家乖離及產難等苦。願奉親不嫁。常持佛號。作息無間。年十七。思誦經。苦不識字。令其弟學於鄰老而轉習之。年二十。應習經典略成誦。於是日則操作。分親勞。夜則誦經以自策勵。更深始寢。辨色即興。如是者又二十年。而弟婚而妹嫁。而父母先後逝。廼曰吾嚮之未入空門者。恐二親離割愛。家貧又無長兄可代親勞苦。且青年遠出多可慮。今四十矣。何能更繫家累。廼之袁家門觀音庵居焉。庵數椽多頹壞。清修閉戶誦持。食或不給。默坐而已。鄉人敬之。延其誦經。有所賜。輒以其餘葺庵宇。積五六歲。歸者完。頹者立。鄉人益敬之。因發起念佛大會。唱淨業。檀施頗衆。宵小涎之。番遞侵擾。其最

後匪至。淸修乞曰。願留袈裟。餘悉奉獻。匪感動逡廵去。或勸訴諸有司。乃曰若輩迫於饑寒。或亦有因果在。竟不問。其生平行誼率類此。生於淸同治四年乙丑月日。卒於民國十六年丁卯十月十一日。年六十三。卒之日無疾苦言笑如平昔易衣履合掌念佛而逝。囑言遺體須荼維闍骨灰投江飼魚鼈。及週。依法火舉。霞光燭空。有蓮座冉冉而上。僧俗咸歎希有。是夕示夢於庵尼悟修試撿灰燼。當有所見。明日果撿得堅固子凡十枚。光瑩堅韌。刀斧不損。遂供之庵中。莊蘊寬云。

花雕酒

梁元帝金樓子云。銀甌貯山陰甜酒。時復進之。是紹興酒當六朝時已大著名。今則通行海內。實無他酒足以相抗。蓋山陰會稽之間、水最宜酒。易地則不能爲良。故他府皆有紹興人如法製釀。而水既不同、味即遠遜。即紹興本地、佳酒亦不易得。惟所販愈遠、則愈佳。若近地非藏蓄數年者不堪入口。最佳者名女兒酒。相傳富家養女。

初彌月即開釀數罈。直至此女出門。即以此酒陪嫁。則至近亦十許年。其罈率以綵繢。名曰花雕。近作僞者亦多。凡辨酒之法。罈以輕爲貴。蓋酒愈陳則愈斂縮。甚有縮至半罈者。從罈旁以椎敲之。眞者其聲必清越。僞而敗者其響必不揚。甚有以小錐刺罈。夤出好酒而以水灌還之者。視其外依然花雕。而一文不值矣。蓄酒之法。必擇平實之地。用木板襯之。若在浮地屢搖之。則彌月即壞。又忌居濕地。久則味易變。貯酒之法。必用熱水溫之。貯酒以銀瓶爲上。瓷瓶次之。錫瓶爲下。凡酒以初溫爲美。重溫則味減。火溫性熱。冷呷則有礙於脾家。嗜飲者不可不知也。（浪跡續談）

東阿膠

山東兗州府有阿井。舊屬東阿縣。今又割屬陽穀。其井之始也。或曰由於虎跑。或曰濟水發源於王屋山。其流伏而不見。神禹治水。鑿而探之。後遂成井。其性下。其質厚。用以煎膠。治癆瘵之聖藥也。按東阿城中有狼溪。欲煎膠者須用黑驢皮浸狼溪中。

百日刮淨毛垢。汲阿井水熬之。火用桑柴。三晝夜始成。以麻油收者其色微綠。以鹿膠收者其色微紫。並光亮如鏡。昧甘鹹無皮臭。其眞者如是止矣。他說皆妄。若今之貨者俱雜收敗革。用他水煮之。若係濟水猶可用也。本草云、眞者質脆易斷。假者質軟難敲。然以假者置石灰中。則軟者亦脆。此又不可不知也。（柳南續筆）

異碑

神武門外景山起自明代。後爲莊烈帝殉國之所。乙丑冬。山坡忽陷一穴。因而出現一石碑。文淸晰可辨。惟並無樹碑年月、及何人所建。詳其語意。亦不可解。眞怪事也。碑云。么二三、么二三。桑馬下江南。頭樹尾、顧過山。山前鬼、山後妖。小兒哭嗓要江山。江山本是舊江山。人在神間。不用慌。不用忙。小將本是自皇單。是幽州屯兵地。二馬趕六羊。

列子

列子一書。粃糠塵世。擺脫一切。較老莊尤爲超妙。蓋中國之釋迦也。墨子以兼愛爲主。利民濟物之懷。過于孔子。蓋中國之耶穌也。惟列子雖能遺世。未得解脫之方。其究也不外于自了。墨子之義聲壯矣。而無天堂地獄之說。不足以起迷信。故黨徒不盛。不數傳而中絕。蓋中國人之思想。無不毗于實際。主于現世者也。

有功民族之帝王

中國帝王之有大功于民族者一曰秦始皇。一曰漢武帝。蓋開創之主也。一曰齊神武。一曰唐太宗。蓋中興之主也。如明太祖之驅逐蒙古。則又次之。

古人之富有民族思想而能愛護同種者。其惟高敖曹乎。每服膺其事。爲之慨然者久之。

土炕起源

今北人臥用土炕。古不經見。其初始起于遼金之世。由東夷傳入者。舊唐書高麗傳

冬日皆作長炕。下燃熅火以取煖。宋人書之以爲夷俗。可見中國古代無是物也。火氣煇沉。能使人筋弛脉緩。腦氣昏惰。北人退化。今不如古。此亦其一原因也。

高原民情

高原之民。勇健耐勞。長于戰鬬。當中古之世。每占優勢。然一敗之後。往往冰消瓦解。不可復振。如蒙古阿拉伯皆是也。盛衰起伏。遥遥相對。亦歷史之奇觀矣。

易經

易經一書。聖人示人以爭存之道也。假設境像。擬議機緘。使一切人事。得以趨吉避凶。因應咸宜。其爲道不過如是而已。自後人攙入種種怪妄之說。其書遂不可讀也。

宋儒學說

自宋以後。士宇縮小。思想亦縮小。而儒家學說。愈無足觀。獨至格物致知之事。較之前世大有進步。蓋由經驗既多。自然而然。故觀宋明諸家筆記雜著。其言物理之學

多有與西人之新說符合者。特不如西人實測之精審耳。

唐詩

李唐一代文化武功。俱臻極盛。即以詩而論。于當時民生疾苦。社會狀況。描寫逼眞。使讀者無異身親目覩。眞三百篇之遺音也。然觀諸家選本。往往注重于吟風弄月之詞。余他日有暇。當從事選輯。名曰唐詩復古編。以重古聖人以詩垂教之意。

明代文人

明之文人最陋。順康間漢學未興。陋與明人相等。如沈德潛者固其時文人之著名者也。然所選唐詩。別裁去取。已不洽人意。尤可異者李紳明爲無錫人。乃注爲亳州人。元結原爲河南人。乃注爲瀼州人。此二人之里居。其詩中已自言之。乃猶訛謬至此。其他則又何說。

北方產竹

古時北方產竹頗多。如衛之淇澳。齊之申地。皆見于經傳。今則泰山之南。竹已罕見。東岳廟中道士嘗爲余言。岱麓本甚宜竹。特爲樵牧牛羊所作踐。以致半箇無存。中國物產。往往如此。甚可惜也。

詩史比較

中國歷史直一部相斫書也。否則盜魁民賊之譜系也。而于社會之狀況。民生之疾苦。殆無及焉。幸而漢魏唐宋諸詩家。痛切指陳。猶可窺其梗概。太史陳詩以觀民風。此詩教所不可廢也。

孔顏兩家喪祭之禮

曲阜孔顏兩家。喪祭不作佛事。異姓亦效之。故李文正詩曰。一方烟少無庵觀。三氏弦歌有子孫。蓋紀實也。明末梁岱峰風習大小村亦有泰山行宮及二經五經二郎三教七姑等祠。招僧道立香會斂錢。喪則鼓吹相沿。且好爲下里僞物。萬車禺馬。秉

畀炎火。以是相勝。二七三七。竟與期月三年同稱。

魯故宮遺址

曲阜城東北二里有周公台。台北勝果寺爲魯故宮地。又泉宮在逵泉上。即元之大明禪院。

外蒙古耕稼事

外蒙古以遊牧爲生。人人知之。然其適于耕稼之地。亦復不少。史紀衛霍列傳。大將軍追單于至寘顏山趙信城。得匈奴積粟食軍。軍留一日而還。悉燒其城餘粟以歸。可知漢軍未度幕以前。漢人足迹已隨趙信而俱至。而半耕半牧。由來亦已久矣。

禹渠

史紀河渠書。禹以爲河所從來者高。水湍悍。難以行平地。數敗。乃廝二渠。北載之高地。過降水。至于大陸。云云。夫水性就下。如載之高地則潰敗必愈甚矣。又禹盡力于

溝洫。儒家盛稱之。然中原各處。殊不見有溝洫遺蹟。即關中鄭白二渠。河東姚暹渠。皆由後人開之。不始于禹也。當時苟無經渠。即有溝洫。亦無從引水。此皆古書之可疑者也。余嘗見湘黔皖蜀諸處。嘗就山腰築堰瀦水。爲灌溉之計。或者禹之治河。引經流于太行之麓。東面爲堤。穿支渠。引水爲溝洫。儒家善其制。以爲可免水旱之災。難推行于天下。後世遂託古而作周禮乎。則是井田之制。中國古代固嘗實行之。要不過太行東麓一隅耳。

晉新田遺址

侯馬鎮在曲沃縣西南三十里。面山帶水。氣象萬千。每當深秋。丹楓遠映。淸光如練。新田新色。爲該縣八景之一。地當汾澮二水之交。去虒祁宮十里。爲故國離宮。去汾水故梁十三里。水杜參差。爲遊觀津梁。水經澮水又西南過虒祁宮南注。宮在新田。其宮地面背二水。二水西則兩川之會也。汾水又屈從縣西南流注。水經絳縣故城

北。又經虒祁宮北、橫水有故梁。蓋晉平公之故梁也。以是知侯馬即古新田。韓獻子所謂土厚水深有汾澮以流其惡者也。晉遷此又號新絳歷景、厲、悼、平、昭、頃、定、出、哀、幽、烈、孝、靖。凡十三四世。雍正中、邑令張坊始發見爲新田。

王士禎

清代詩人以王士禎爲一大宗。實則空腔大調。與致索然。詩固不佳。而故國之思。種族之感。蕩然無存。尤可徵其性情之薄也。其所以得享一代之盛名者。大抵門生故吏爲之耳。故天之生物也。不因其材而篤焉。故栽者培之。傾者覆之。此數語括盡天演進化之理。

跋

季景范

泗陽張子慰西。研究史地學極深邃。晚清以來。南自嶺表。北至津京。操是以主教席者垂二三十年。其教授雖閎博賅洽。引人入勝。然一取嚴厲主義。故學者輒畏而敬之。其品詣淵醇澄澈。粹然有古儒者之風。沐教澤者受其人格之感化殆尤深焉。余與慰西雖同郡。少相慕而不相識。民國初元。余司法江北。始一晤于袁浦。淵淵然未有以測也。十年以後。乃時時聚首北京。而慰西已棲心梵典。嘗自獨居荒林古剎中。焚香靜坐。視時事蔑如也。惟與余晤見時。必苦口婆心。諄諄然以學佛相勸勉。所有撰著。亦時授余讀之。最後乃出其所爲沌谷筆談以示余。且曰。此吾學之究竟也。余因叩慰西以爲學之方。慰西憮然曰。吾烏知學。吾少貧賤。年十一始就鄉塾讀。讀二年。家以分爨不支。命廢讀。適謝表伯以拜年來吾家。私謂二伯祖曰。是兒可惜。若能續讀。吾願以女妻之。吾家意轉。既而二祖姑以還親爲嫌。婚議遂罷。而吾已前入塾

復讀矣。惟時作輟。執耕作役。役時。每晤挾書册就柳陰無人處。踞地目誦。誦輒能記。或聞他生讀。竊聽之。亦輒不忘。而書中之關于地理者尤深印入腦。時尚不知有地圖也。惟從鄉人壁畫上推測其所在。雖輪廓不具。亦能具揣其形勢。迨弱冠後入學。無錫胡和梅師激賞之。乃就膏火所入。爲吾大購羣籍。于是向所想慕未識其名者乃皆得之目覩。胡刻一統輿圖。亦得之于師處。至是所學乃大有進步。然猶爲科舉所困。甲午以後。始盡焚棄之。專以地理教人。亦深自愧也。是故吾生平爲學無門徑。無程序。傾側漢宋。擾攘中西。冥行探索。泛覽無歸。晚更世變。奔走南北。始知人生幻妄。惑業相循。乃于大覺法王得所皈依焉。蓋慰西自道其生平如此。余覽其書。綜其大指。一以闡揚佛乘爲歸。而駁斥歐化特甚。蓋以時至今日。歐化所及。無一非醞釀殺機之慘境耳。昔之約束人心者。惟在宗教一途。自耶教捨己救人之眞精神既不復存。而所謂上帝天國末日審判之說。又不足以資維繫。所殘餘禮拜祈禱之形式。

於人心又毫無寸補。歷觀往事。其同教與異教爭。新教與舊教爭。政權與教權又爭。千百年間流血無盡。以極慈善之宗教。釀成極殘忍之浩刦。此則西方惡性所生之文化。東方所未見也。而華人之飲其酖者。乃盡欲滅棄吾華國粹。以醉心歐化。汲汲於功利。崇拜殺人之科學萬能。以自戕國脉。自滅人羣。嗚呼。天地好生而人竟好殺。此刦不回。則歐亞交戰之局勢必繼歐戰而起。以物質的科學之文化。消滅人生的哲學之文化。將來立於世界者無一不戕人滅人。復無一不互戕互滅。數百年後恐人種滅。而地球裂矣。慰西之意。蓋欲佛學普及。使世界各國之人皆爲佛教化。以華人素具同化異族之天性。此後東西接觸愈密。華僑徧布於全球。外僑散處於內地。涵濡孕育。以吾民族慢性發展的文化。吸收他民族快性速亡的文化。傳播佛心之種子。蒔入於各人羣之心中。馴至視人之種族如我之種族。視人之家國如我之家國。乃至無種族界。無家國界。無人界。無我界。並無其他各國之宗教界。驅一世之人

皆知戕人自戕。滅人自滅之心。化爲自愛愛人。自利利人之心。舉所有百千萬億殺人之利器。悉變而爲百千萬億生人之利源。俾天地間全體之人類。皆得解脫。庶幾乎處處樂國。人人天堂。合海外大九州普入於大同世界。而成東西合一的文化之極軌。此固慰西閾揚佛教之隱衷。亦即是編之微恉也。予因推本此恉敘述之。以爲之跋。丁卯春日鹽城季龍圖景范居士。

跋沌谷筆談

丹徒張東山

是書紀學術、紀宗教、紀地理、言佛、言儒、言時事及瑣聞。信筆直書。立言不苟。其精確也似子。其翔實也似史。藏之名山傳之其人。可以不朽已。書中大旨嘗得之蔚西所自言。蓋將闡佛學之精微。挽人心之陷溺。懲歐化末流之失。存孔教古義之眞。所以冀後生小子。遷善改過。至深且切也。今之少年號稱英俊者。大抵醉心歐化。鋭志競爭。攘奪權利。以自快其私欲。豈知私欲未必竟遂。先害人兼害已哉。夫惟寡欲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聖人之道。爲而不爭。但當爲其所當爲。而不敢妄競以侵犯他人之自由。果不爭故能慈。老氏之言慈。無異佛氏之言悲。皆所以教世而息爭也。孟子言何必曰利。孔子言君子喻于義。思患預防。示人正軌。此至易至簡至精至中之道。所當服膺勿失。學者乃忽孔孟之訓。信歐人競爭之徒。相習成風。積非成是。無惑乎禍亂相尋而靡有已也。苟能研佛理以淡其欲。則心淸。崇孔教以去其私。則志確。

循是而爲之。數十年後庶幾風移俗易。天下多不爭之君子乎。非所逆覩已。今日之學校。方且提倡異說。顯背孔孟之道。輕棄刪訂之經。儼然師表羣倫。簧鼓後學而不知自返也。噫。

帝賊譜

學愚署



南園叢稿目錄

卷十三

帝賊譜卷一

帝賊譜卷一

是書作成於民國庚申辛酉之間。初稿粗具次潘君修訂一次。竄[illegible]中數處。至庚午歲正擬再從事修補。乃忽中風。一病不起。懷志以沒。其中錯誤缺漏，未及詳考之處。自所不免。惟宏綱已備。不失作者本意。讀者明其大旨足矣。成則爲王。敗則爲寇。帝賊之號。原不足恃。唐太宗時。臣下奏破陣樂。甚亟以爲形容未盡●請幷寫武周，仁杲，建德，世充，擒獲之狀。太宗不可曰。彼皆一時英雄。朝臣或肯北面事之。報其故主尉辱。能不僞乎。太宗許論其政敵。可謂光明公平矣。不加敵人以賊逆之名。而獨許諸人皆爲一時英雄。豈不見識高他人一等乎。夫才有大小。器有不同。小才小器。究愈於無才無器。微名微留。究勝與草木同朽者多矣。以成敗論人。已不足取。況橫加人以賊寇之名乎。古史中多少才德。皆埋沒於賊寇名目之下。而行似賊寇。徒以有勢有位，擁帝王之名者。又不知凡幾矣。本書目的作表明山川地理與人才多少之關係。爲地靈人傑之一佐證。凡二十四史中政治上成功者及失敗者，皆盡力羅列之。非謂其人行爲之是否禍國利民，或禍國殃民，而略戚僕賊爲。星烺誌。

泗陽張相文蔚西著
淮陰吳其轅次潘修訂
男星烺亮塵校對

第一章　三川流域

張儀曰。親魏善楚。下兵三川。謂河洛伊也。韋弘曰。周之亡也。三川震。謂涇渭洛也。故斫休之對高歡曰。河洛伊爲三川。涇渭洛亦爲三川。三川之名。隨地異用。此則謂汾渭洛三川。

汾渭洛三川流域。蓋中國文化之發源地也。自上古唐虞之世。堯都平陽。舜都蒲坂。

禹都安邑。皆並汾水下游。周起邠岐、文武作豐鎬、秦封犬丘、孝公徙咸陽。始皇遂以并天下。歷漢、晉、西魏、北周、隋、唐、諸朝皆都之。其地則汧渭之濱也。商起西亳。周公營洛邑。平王避戎難。因以東遷。自是如東漢、曹魏、司馬晉、並宅京于此。李唐亦建爲東都。其地則伊洛之北也。豈非以其四塞險固便于戰守然哉。司馬遷曰。中國山川東北流。維首在隴蜀。此謂西傾、朱圉、岷嶓、諸山也。其山脉西接崑崙。東來則歧爲數支。就北支言之。一支爲秦嶺。爲伏牛山脉。今統謂之北嶺。一支爲隴坻。爲六盤。尾接橫山。東北入河套而沒。踰河而東。則有雁門、勾注。橫陳南北。折南特起爲太行、恒山。縱列中原。綿亘數千里。南抵河陽。而與嵩高、廣武、陽河相望。四塞之中。各形成黃土層之丘陵地。西北兩方。近接羌胡。東以太行、虎牢。臨制中夏。故伊古以來。天下大勢常在西北。而豪傑之乘時會以赴功名者。尤史不絕書也。今綜計所得帝賊如左。

朝代	姓名	生長地（今地）	起兵地（今地）	備考

朝代	姓名	籍貫	根據地	備考
秦朝				
漢朝	公孫述	茂陵 陝西興平	成都 四川成都	更始元年，起兵迎宗成入成都。未幾自稱將軍。殺成等自立爲帝。號成家。光武滅之。
	盧芳	三水 甘肅固原	安定 甘肅固原	王莽末，詐稱武帝曾孫劉文伯。與羌胡起兵。更始入長安降之。更始敗。三水豪傑更立爲西平王。又入匈奴中稱漢帝。病死。
	方望	平陵 陝西咸陽	臨涇 甘肅鎮原	初爲隗囂軍師。更始三年與弓林同立孺子嬰，稱帝于臨涇。更始擊斬之。
	竇融	平陵 陝西咸陽	河西 甘肅甘涼	累世仕宦河西。更始時據其地。自稱五郡大將軍。後歸漢。封安豐侯。
	張邯		長安 陝西長安	自稱將軍。後隨延岑攻馮異。爲異擊破。
	呂鮪		陳倉 陝西寶雞	自稱將軍。擁衆數萬。後歸公孫述。馮異滅宮先後擊破之。
	任良		鄠 陝西鄠縣	自稱將軍。後隨延岑攻馮異。爲異擊破。
	王歆		下邽 甘肅天水	
	芳丹		新豐 陝西臨潼	

朝代	姓名	字號	籍貫	今地	事略
	公孫守		長陵	陝西咸陽	
	楊周		谷口	陝西醴泉	
	蔣震		霸陵	陝西長安	
	汝章		槐里	陝西興平	
	角閎		汧	陝西汧陽	
	駱蓋延		盩厔	陝西盩厔	
	裴優	扶風 陝西鳳翔			桓帝和平元年自稱皇帝。伏誅。
	郭大		西河白谷波		黃巾餘黨。靈帝中平五年起兵。
	於扶羅	南匈奴	離石	山西離石	靈帝中平中立爲單于。未幾國人叛之。於扶羅詣漢自訟。會靈帝崩。天下亂。遂寇河內。
魏朝					
晉朝	司馬懿	溫		河南溫縣	爲魏相國。封安平郡公。與子師，昭共專魏政。遂篡魏之基。後追謚文宣王。

司馬炎	溫	河南溫縣			昭之子。魏元帝咸熙三年篡立。都洛陽。廟號世祖武皇帝。傳四主。凡五十二年。史謂之西晉。
司馬睿			建康	江蘇江寧	初封瑯琊王。避居江左。愍帝遇害。即帝位。都建康。廟號中宗元皇帝。傳十一帝。凡一百零三年。史謂之東晉。
竇衝			野人堡		衝仕秦爲右丞相。武帝太康十八年叛秦。自稱秦王。改元元光。
郝度元	匈奴				惠帝元康六年與馬蘭羌盧水胡反。殺太守。
齊萬年	秦雍氏	陝西鳳翔	涇陽	陝西涇陽	惠帝元康六年反。稱帝。有衆七萬。九年孟觀討擒之。
張軌	安定烏氏	甘肅涇川	涼州	甘肅涼州	漢常山王耳十七世孫。惠帝永寧元年出鎮涼州。剿平匪亂。擊退鮮卑。遂有河西大城姑臧。居之。愍帝建興元年拜太尉涼州牧。至孫祚即王位。追尊太宗武王。凡八主七十六年。史謂之前涼。
劉淵	新興匈奴	山西忻縣	左國城	山西離石	匈奴左部帥劉豹之子。晉亂。其黨推爲大單于。建國號曰漢。懷帝永嘉元年。更稱帝。改元。傳三世。凡二十七年。
劉芒蕩	平陽	陝西[illegible]縣	馬蘭	陝西同官縣東北。白水縣西北。	懷帝永嘉三年。自稱漢後。誑誘羌戎反。稱帝。號支胡。五年與郝索等與之合。淳于定破斬之。

國	姓名	起地	都	事蹟
	王如	新豐 陝西臨潼	宛 河南南陽	本雍州流民。永嘉四年起兵據宛。衆四五萬。自號大將軍。後歸王敦。爲所殺。
	華軼	河內懷 河南武涉	江州 江西九江	永嘉五年據江州。後爲王敦所亡。
	劉曜		長安 陝西長安	淵族子。建興四年陷長安。擄愍帝。元帝大興元年因靳準弑漢太子聰。稱帝自立。都長安。改國號曰趙。後爲石勒所執殺。
	石勒	武鄉羯 山西榆社	茌平 山東茌平	匈奴別種。初爲群盜。過掠兗冀。繼降劉淵。劉聰時自稱趙王。都襄國。爲後趙。成帝咸和三年執趙主曜殺之。五年稱皇帝。八年死。
	石虎	武鄉羯 山西榆社		虎勒從子也。幼從勒征戰有功。拜將軍。進封王。勒死。廢其子弘自立。稱居攝天王。晚復稱皇帝。病死。
	侯子光	安定 陝西安定	杜南山 陝西長安南	成帝咸康三年。自稱佛太子。聚衆數千。稱大皇帝。改元龍興。石虎討斬之。
	張琚	馮翊 陝西高陵	長安 陝西長安	穆帝永和六年。與杜洪北據長安八年。殺洪自稱秦王。改元建昌。苻健攻斬之。
	段業	京兆 陝西長安	建康 甘肅高台	安帝隆安初。爲建康太守。沮渠蒙遜推立之。徙居張掖。稱涼王。旋爲蒙遜所殺。
北魏	阿史那	平涼 甘肅平涼	金山陽 阿爾泰山南	魏太武滅且渠氏。阿史那以五百家奔金山。爲突厥之祖。

姓名	起	都	事蹟
万俟醜奴	高平 甘肅固原		初爲胡琛將。後自稱天子。改元神獸。其衆浸盛。數侵擾關中。孝莊帝永安元年爾朱天光破獲之。
胡琛	高平	高平 甘肅固原	本勅勒酋長。孝明帝正光五年。高平民赫連恩等反。推爲高平王。爲破六韓拔陵所誘殺。
劉蠡升	稽胡 陝西北部	雲陽谷 陝西鄜化	孝明帝孝昌中。據雲陽反。稱天子。建元神嘉。爲高歡擊破。其部下斬以降。
紇豆陵步蕃	河西 陝西北部		向爲賊河西。魏主既誅爾朱榮。詔使襲秀容。兵勢甚盛。高歡破斬之。
京兆王愉		信都	愉文帝子。初封京兆王。宣武帝永平九年反。稱帝信都。李平討執。高肇陰殺之。
劉龍駒	汾洲 山西汾陽縣治		宣武帝永平四年聚衆反。爵和討平之。
陳瞻	涇州 陝西臨涇		宣武帝正始中反。自稱王。改元聖明。元麗討平之。
李禹	上黨 山西長治		太武帝神麚二年聚衆。殺太守。自稱無上王。署將帥。河內守將擊破之。
蓋吳	盧水胡	杏城	太武帝太平真君六年聚衆反。自號天皇。又號秦地王。勢甚盛。後爲其下所殺。
阿伏至羅	高車 陝西舊鳳翔府境		有部落十餘萬人。孝文帝太和十一年自立爲王。
白亞栗斯	河西 陝西北部	上黨 山西長治	明元帝神瑞二年河西飢胡擁立之爲盟主。自號單于。改元建平。尋廢之別立劉虎。

朝代	人名	所據	今地	又據	今地	事略
	周共	洛州	河南洛陽			周武帝時妖言惑衆。假署將相反。
西魏 周	王遊浪	夏陽	陝西韓城			西魏文帝大統元年。据楊氏壁反。于謹討擒之。
	豆盧狼	原州	甘肅鎮原			西魏文帝大統二年。殺都督大野樹兒等。据州城反。李賢討平之。
	劍平伏	稽胡		上郡	陝西綏德	平伏稽胡別帥。魏大統七年据上郡反。于謹討平之。
	雍方隽	洛安				魏大統十六年据河南郡外反。破郡縣。執守令。魏玄討平之。
	胡靈后	臨涇	甘肅鎮原縣南			魏宣武帝后臨朝稱制。竟以亂魏爲爾朱榮沉之于河。
	王迢觸	汾州胡	山西汾陽縣治			西魏孝靜帝天平二年。與曹二龍聚衆反。改元平都。高歡平之。
	郝阿保	延州稽胡	陝西膚施			周明帝武成初與郝狼皮率其種人及其別部劉桑德反。阿保自署丞相。狼皮自署柱國。豆盧寧與高琳擊破之。
	郝三郎（一作郝協郎）	蒲州稽胡	山西永濟			頻年逆命。周武帝天和初。詔達奚震辛威前後窮討。散其部落。
	劉沒鐸	稽胡				蠡升孫。周建德五年稽胡立之爲主。稱聖武皇帝。宇文憲討平之。

劉受羅千	汾州稽胡 山西汾陽		周武帝宣政元年反。越王盛討擒之。
隋朝			
王世充	西域胡人（居新豐） 臨潼	江都	大業初爲偏將有功。煬帝死。擁衆稱帝。唐滅之。
楊玄感	弘農 河南靈寶	黎陽 河南滑縣	楊素子。大業九年反。舉兵圍東都。不克。宇文述破斬之。
李密	京兆 陝西長安	滎陽 河南滎陽	初從楊玄感反。敗。大業十二年與翟讓起兵。攻滎陽。稱魏公。爲王世充所敗。降唐復叛。爲盛彥師所斬。
向海明	扶風 陝西鳳翔縣南		大業九年。舉兵反于三輔。自稱皇帝。楊義臣擊破之。
唐弼 李弘芝	扶風 陝西鳳翔縣南		弼故賊帥。煬帝大業十年反。弼立弘芝爲天子。自稱爲唐王。有衆十萬。唐滅之。
劉迦論	延安 陝西膚施	仝上	大業十年起兵。自稱皇王。有衆十萬。與稽胡共爲寇。
劉苗王	離石胡 山西離石	仝上	劉淵之後。大業十年舉兵反。自稱天子。衆數萬。以其弟六兒爲永安王。
羅藝	雲陽 陝西涇陽縣南	涿郡 京兆涿縣	大業十二年殺郡丞叛。自稱幽州總管。後降唐復叛。爲其下所殺。
郭子和	蒲城 陝西蒲城	榆林 綏遠區鄂爾多斯左翼	大業十三年起兵。自稱永樂王。後降唐。賜姓李氏。

朝代	姓名	籍貫	根據地	事略
	薛舉	汾陰 山西榮河	金城 甘肅皋蘭	大業十三年起兵。稱西秦霸王。盡有隴西地。衆十三萬。未幾稱秦帝。傳子仁杲。唐滅之。
	宇文化及	長安 陝西長安	江都 江蘇江都	本姓破野頭。父述封許公。述死化及襲。煬帝以爲屯衛將軍。遂弒帝自稱許帝。竇建德擒殺之。
	劉龍兒	離石胡 山西離石		大業末起兵。擁兵數萬。自號劉王。後爲梁德所斬。子季眞與弟六兒復舉兵。稱突利可汗。爲高滿政所殺。
唐朝	李世民	隴西成紀 甘肅秦安	太原 山西太原	隋大業末。勸父淵起兵成大業。武德九年受內禪。在位二十三年。廟號太宗。
	武曌	(生長武功)幷州文水 山西文水		太宗貞觀十一年入宮爲才人。高宗立爲后。遂易唐爲周。自稱聖神皇帝。凡二十一年。
	梁崇義	長安 陝西長安	襄州 湖北襄陽	初從來瑱。瑱誅。衆推爲帥。肅宗寶應二年。朝廷以爲節度使。倔不朝覲。德宗建中元年李希烈擊破之。投井死。
	薛嵩	絳州萬泉 山西萬泉	相州 河南安陽	仁貴孫。天下兵起。束身戎伍。委質逆徒。代宗廣德元年爲賊守相州。迎降。懷恩仍其職。大曆八年死。
	王重榮	太原祁人 山西祁縣	河中 山西永濟	僖宗廣明元年。爲河中都虞侯。逐節度李都作亂。擊敗黃巢。移定州節度。不奉詔。後爲其部下常行儒所殺。
	孟方立	邢州 陝西鳳翔	潞州 山西潞安	僖宗中和元年。以天井關戍將起兵。攻殺成麟。入潞州。自稱留後。後爲李克用所敗。飲藥死。
	鹿晏弘		河中 山西永濟	僖宗中和三年。以忠武大將帥所部謀割據。自河中南掠襄鄧金洋。所過屠滅。逐興元節度使牛勗。自稱留後。

	孫儒	河南 河南洛陽	河陽 河南孟縣	初從秦宗權爲都將。僖宗光啓二年陷河陽。文德元年破揚州。自稱節度使。後攻宣州，楊行密擊斬之。
	王行瑜	邠州 陝西邠縣	鳳州 陝西鳳縣	初從朱玫。僖宗光啓二年。自鳳州擅引兵歸京師。擒朱玫斬之。並殺其黨數千人。拜靜難節度使。
	溫韜	華原 陝西華縣	嵯峨山 陝西	初事李茂貞。後降梁。尋復叛歸茂貞。天佑五年。暴掠雍州。唐帝諸陵在境者。發之殆遍。明宗正其罪誅之。
五代	朱瑾	宋州	泰寧	僖宗光啓二年。以天平牙將逐泰寧節度使齊克讓。自稱留後。又渡淮依楊行密。後梁末帝貞明四年。與徐知訓牙兵戰。份自刎。
	馮霸		銅鞮 山西潞城	初爲李克恭小校。昭宗大順元年。克恭因李克用索後院驍將。遣霸部還晉陽。至銅鞮。霸招其衆叛。引兵入潞。自稱留後。
	高季興	陝西硤石 河南陝縣	青州 山東益都	梁太祖時。從平青州。遂擢荊南兵馬留後。後僭臣於吳蜀。又朝於唐莊宗。拜南平王。漸不臣。明宗討之。病死。
	李守貞	河陽 河南孟縣	潼關 陝西潼關	初從石晉。又歸命契丹。又事後漢劉崇。隱帝乾祐元年。招誘草寇。自稱秦王。二年焚死。
	折從阮	雲中	河東	初仕後唐。後從石晉。北屈契丹。又歸後周。世宗顯德二年。授靖難節度使卒。
宋朝	趙匡胤	涿郡 生長洛陽	宋州 河南歸德	事周。官殿前都檢點。改宋州節度。恭帝元年。陳橋兵變。遂踐周位。稱帝。國號宋。傳十八帝。三百二十年。

朝代	姓名	籍貫	今地	據地	今地	事略
	史斌	關中	陝西	興元	陝西南鄭	高宗建炎元年。據興州僭號稱帝。引兵欲取長安。曲端遣吳玠擊斬之。
	王善	河東				擁衆七十萬。車萬乘。謀據京城。建炎二年。宗澤騎至其營。說之。感泣降。
	苗傅	上黨	山西長治	臨安	浙江杭縣	自負世將。高宗建炎三年。忿王淵驟貴。伏兵殺之。遂犯闕作亂。逼帝遜位。韓世忠誅之。
	吳曦	永洛	甘肅	興元	陝西南鄭	曦吳璘孫。以祖蔭任補郎。累官至四川宣撫使。知興州。寧宗開禧二年反。獻地於金。求封。三年自稱蜀王。楊巨源安丙等誅之。
金朝	馮天羽	石州	山西石樓	臨泉縣	山西臨縣	
元朝						
明朝	王嘉允	府谷	陝西府谷	仝上		邊盜魁。崇禎元年起兵。三年襲破黃甫川。清水木瓜三堡。陷府谷城。據之。敗竄入晉。已復犯澤漘。爲左右所殺。
	王自用	府谷	陝西府谷	仝上		崇禎元年。隨王嘉允陷府谷。擄河曲。嘉允死。其黨共推自用號紫金梁者。爲魁。後川將鄧玘射殺之。
	高迎祥	宜州	陝西宜川	安塞	陝西安塞	李自成舅。故爲馬賊。崇禎元年起兵。自號闖王。力最强。蹂躪山陝畿南河北川湖幾十年。九年孫傳庭擒誅之。
	王大梁	陝西		仝上		崇禎元年聚衆應高迎祥。自稱大梁王。劉應遇擊斬之。

姓名	起事地	據地	事略
王左掛	宜川 陝西宜川	仝上	崇禎元年起兵。攻城堡。殺官吏。三年爲官軍所逼。帥其黨王子順苗美等降。已而謀以綏德叛。洪承疇誅之。
王二	白水 陝西白水		崇禎元年與飛山虎大紅狼並起兵。劉應遇擊斬之。
張獻忠	柳樹澗 陝西膚施	十八寨 陝西米脂	崇禎三年。聚衆据米脂十八寨。號八大王。蹂躪湖廣全蜀。十七年自稱大西國王。改元大順。後爲清兵擒斬。
李自成	米脂 陝西米脂	鳳翔 陝西鳳翔	崇禎四年從高迎祥爲裨將。後繼祥爲闖王。自號奉天倡義大元帥。後陷北京。僭帝號。以李繼遷爲始祖。清兵滅之。
羅汝才	延安 陝西膚施	仝上	崇禎四年。從王自用爲賊渠。與張獻忠合。後又從李自成。稱代天撫民威德大將軍。自成忌其強殺之。
馬守應	陝西雲陽	陝西雲陽	崇禎四年。從王自用三十六營賊渠。後從張獻忠。
牛金星	盧氏		舉人。嚮勘被斥。崇禎中從李自成爲謀主。自成敗遁亡。
清朝			
妥明	陝西 回	烏魯木齊 新疆迪化	同治四年稱清眞主。九年雅克布擊敗之。病死。
任五	渭南 回	渭南	同治四年作亂。

右三川流域得開創之帝六、割據之雄十、女帝一、得賊七十五、凡漢族五十七

胡族十八。

論曰。三川流域。土厚水深。天清氣爽。固最適于人類生活之地也。故其民多強健。性質朴而能習勞苦。忍飢寒。古云、山東出相。山西出將。知其所由來者尚矣。然關中五方雜處。裘馬遊閒。河東饒沃近鹽。文學盛興。闤市之間。習于稅法。洛陽巧僞趨利喜爲商賈。蓋都邑殷振。冕紱所興。雖有不逞之徒。夫固有以柔之矣。至涇渭以北。山谷錯雜。人物勁悍。士則高尚氣略。率以騎射爲先。汾水上游險而多馬。地寒霜早。不宜五穀。剽悍盜賊。常爲他郡劇。此在漢代。固已患其難制矣。東都西南接虢鄧。皆高山深林。民不耕種。專以射獵爲生。人皆趫勇。謂之山棚。魏晉以還。平陽、西河、太原、新興、樂平、上黨、弘農、京兆諸郡。並爲匈奴六部所居。劉石既亡。乃散爲稽胡。自離石以西。安定以東。方七八百里間。皆其種落也。其俗土著。亦知種田。識文字。是已與編戶齊民等矣。唐時則突厥回紇諸降人。又往散處其間。俗謂丹州白室。胡頭漢舌。言其語

習中夏而狀則自翟也。然豈特丹州一隅爲然哉。觀于綏寇縱橫。其事殺掠固疑其種姓之殊焉。要亦地氣有以使之然也。

第二章　淮泗流域

北嶺之脉。東起灊霍。延而爲東陵。尾沒于蜀岡。禹貢過九江至于東陵。說者以爲九江即洞庭湖是也。又以東陵即岳陽巴陵。則幾與九江相連爲一地。而禹貢至于二字爲贅文矣。阮文達謂東陵乃今灊霍以東至蜀岡一帶。驗山參之。正貢本文。證以地理形勢。最爲確當。實爲江淮下游。分水之大界。汝穎諸水自嵩高東出。其下流皆會于淮沂泗諸水。自泰岱南出至淸江亦入于淮。淮泗之間平原莽泱。極望千里。而彭城實握其樞要焉。故明王士性曰。睢陳以東鳳泗而北。兗濟以南人情土俗。不甚差殊。淸季張季直亦建議割蘇皖魯豫諸邊縣。別立淮徐一省而以徐州爲省會。蓋有得于古先哲王畫野分州之遺意者矣。今綜計所得帝賊如左

朝代	姓名	生長地 今地	起兵地 今地	備考

秦朝

姓名	籍貫	今地	起兵地	今地	事略
陳勝	陽城	河南登封縣	蘄	安徽宿縣	少時傭耕。二世元年起兵自立為楚王、都陳。三年為其御莊賈所弒。
吳廣	陽夏	河南太康縣	蘄	安徽宿縣	與陳勝同為秦戍卒屯長。勝起兵以之為假王。後為裨將田臧所弒。
項梁	下相	江蘇宿遷縣	吳	江蘇吳縣	楚將項燕子。陳勝起兵。梁與籍共起應之。自號武信君。後為秦將章邯所敗死。
項籍	下相	江蘇宿遷縣	吳	江蘇吳縣	秦末。籍與叔父梁起兵於吳中。自立為西楚霸王。後為漢軍及諸侯敗於垓下。至烏江自刎死。
景駒	楚				陳勝吳廣之死也。淩人秦嘉立楚公族景駒為楚王。已而嘉為項梁所殺。駒走死。
秦嘉	淩	江蘇泗陽縣	郯	山東郯城縣	二世二年。嘉與朱雞石起兵自立為大司馬。後為項梁所敗死。
朱雞石	符離	安徽宿縣	郯	山東郯城縣	與秦嘉起兵。後為項梁將。因與章邯戰敗死。
魏咎	寧陵	河南陳留	臨濟		故魏公子。二世元年。周市立為王而相之。二年為章邯擊敗。自殺。
魏豹					咎弟。咎死。將千餘人下二十餘城。楚懷王立之為魏王。降漢復叛。為周苛所殺。
楚懷王孫心			盱眙	安徽盱眙	二世二年。項梁求於民間。立為楚懷王。項籍尊之為義帝。尋弒之。

	韓成					故韓公子。張良勸項梁立爲韓王。後爲項籍所殺。
	英布	六	安徽六安縣	番	江西鄱陽	嘗亡命爲盜。項羽封爲九江王。酈食其說之歸漢。天下既定。封淮南王。後謀反、發兵拒命。高祖討平之。
	葛嬰	符離	安徽宿縣	東城	安徽定遠縣	先立襄彊爲楚王。又殺彊還報陳勝。爲勝所殺。
	武臣	陳	河南淮陽縣	范陽	直隸定興縣	初爲陳勝將軍。號武信君。僭自立爲趙王。後爲其將李良所弒。
	張耳	大梁	河南開封	襄國	直隸省邢台縣	少嘗亡命。陳勝兵起。從爲校尉。又爲武臣丞相。漢元年。項籍以爲常山王。王趙。已而爲陳餘所襲。走歸漢。漢後立爲趙王。
	陳餘	大梁	河南省開封縣	趙	直隸邯鄲縣	初與張耳爲刎頸交。秦購之急。俱從陳勝反。已乃共事武臣。臣死。餘又立趙王歇。歇立之爲代王。後爲韓信所破斬。
	陳嬰	東陽	安徽鳳陽	東陽	安徽鳳陽	故東陽令史。二世二年。東陽人殺其令。衆欲王嬰。嬰從母言不可。率其衆依項梁。
	彭越	昌邑	山東金鄉縣	仝上		嘗漁鉅野澤爲盜。楚兵起乃聚衆略地。以其兵歸漢。漢定天下。封梁王。高帝十一年徵之擊代。不應。疑其反殺之。夷三族。
	韓王信	韓	河南禹縣	馬邑	山西朔縣	故韓襄王孽孫。漢立之。封韓王。以和胡懼誅。高帝六年叛、以馬邑降匈奴。十一年漢遣柴武擊斬之。
漢朝	劉邦	沛	江蘇沛縣	仝上		陶唐氏之後。初爲泗上亭長。秦二世元年。起兵於沛。五年之間。破秦滅楚。遂成帝業。初都南鄭。繼都櫟陽。既滅楚還都洛陽。旣而從張良要

啟之設。定都長安。廟號高祖。傳十二帝。凡二百十四年。

陳豨	宛句 山東荷澤	代	山西大同	豨以陽夏侯監趙代兵。高帝十年因招致賓客見疑。叛。自立爲代王。後爲漢所擊斬。
盧綰	沛 江蘇沛縣	燕	京兆大興	從高帝定天下。封燕王。十二年以罪反。亡入匈奴。匈奴封爲東胡盧王。歲餘病死。
呂太后雉	單父 山東單縣			雉漢高帝后。生惠帝。惠帝崩。臨朝稱制八年。
劉濞	豐沛 江蘇沛縣	吳	江蘇吳縣	高祖兄仲之子。英布反時。濞以沛侯爲騎將。從破布軍。立爲吳王。景帝三年謀反。兵敗死。國除。
翟義	汝南 河南汝南	觀	汝南觀城	居攝二年。立劉信爲天子。起兵討莽。不克敗死
瓜田儀	臨淮 安徽鳳陽	吳	江蘇吳縣	天鳳四年因民苦六筦之稅。起兵。
呂母	瑯琊 山東諸城	海曲	山東日照	天鳳四年以子爲邑宰冤殺而反。聚黨至萬數。
王常成丹	潁州 河南禹城	綠林山	湖北當陽	天鳳四年。從王匡起兵綠林山。
樊崇	瑯琊 山東諸城	莒	山東莒縣	天鳳五年起兵。衆既浸盛。朱眉爲識。由是曰赤眉。後爲馮異破降。復謀叛。誅死。
逄安	瑯琊 山東諸城	莒	山東莒縣	天鳳五年起兵應樊崇。後從赤眉降。復謀叛誅死。

徐宣	東海	江蘇東海	莒	山東莒縣	天鳳五年起應樊崇。後從赤眉降。
謝祿 楊音	東海	山東郯城縣西南			天鳳五年起兵應樊崇。後從赤眉降。
刁子都	東海	江蘇東海	徐兗	安徽泗縣	天鳳五年聚飢民起兵。後爲其部曲所殺。
城頭子路	東平		盧城頭		爰曾字子路。因起兵盧城頭故名。衆二十餘萬。
董憲	東海	江蘇東海	梁郡	河南商邱	赤眉別校。衆數萬。地皇三年據梁郡。光武六年。吳漢攻斬之。
李憲	潁川	河南禹縣	廬江	安徽舒城	更始元年據廬江郡。稱淮南王。後自稱帝。建武六年馬成攻斬之。
劉永	梁	河南商邱	睢陽	河南商邱	更始封之爲梁王。遂叛之。稱帝。其將慶吾斬之降漢。
張步	瑯琊	山東諸城	仝上		漢兵起。聚衆數千。自爲五威將軍。劉永封之爲齊王。後降漢封安丘侯。
劉望	鍾武	河南信陽	汝南	河南汝南	更始元年起兵。自立爲天子。劉信擊殺之。
佼彊	西防	山東單縣	仝上		更始元年起兵從劉永爲將軍。建武五年降漢。
田戎	汝南	河南汝南	夷陵	湖北宜昌	更始二年起兵。自稱掃地將軍。與秦豐合。豐敗。復投公孫述爲翼江王。

姓名	起事地	今地	據地	今地	事蹟
劉盆子	泰山	山東泰安	長安	陝西長安	漢朱虛侯之後。建武元年赤眉立之爲帝。凡一年降於光武。
單臣			原武	河南開封	建武十九年與傅鎮等聚衆入原武。自稱將軍。臧宮破斬之。
范容	九江	安徽定遠	歷陽		順帝漢安二年寇掠城邑。屯據歷陽。爲江淮巨患。九江都尉滕撫擊斬之。
馬勉	九江	安徽定遠	當塗	安徽振遠	冲帝建康元年稱帝建號。滕撫擊破之。
黃虎	九江	安徽定遠	合肥	安徽合肥	
徐鳳	九江	安徽定遠	曲陽	安徽定遠	
李堅	陳留	河南陳留			桓帝建和元年自稱皇帝伏誅。
陳景	長平	河南西華			桓帝建和二年自號皇帝子。署置官屬。伏誅。
管伯	南頓	河南項城			桓帝建和二年自稱真人。圖舉兵。伏誅。
公孫舉	太山	山東泰安			桓帝時與東郭竇等反。聚衆三萬。殺長史。破壞郡縣。段熲擊斬之。
叔孫無忌	太山	山東泰安			桓帝延熹二年與其黨勞丙等寇纂徐兗。攻殺都尉侯章中。宗資討破之。

朝代	姓名	籍貫	今地	據地	今地	事蹟
	劉虞	東海	江蘇東海	幽州		靈帝中平五年爲幽州牧。有恩惠。遂以保據幽州。後爲公孫瓚所殺。
	勞丙	太山	山東泰安			
	闕宣（一作闞宣）	下邳	江蘇邳縣			獻帝初平四年起兵。自稱天子 徐州刺史陶謙擊殺之。
三國魏	曹操	譙	安徽亳縣	陳留	河南開封	漢相國參後。初從皇甫嵩討黃巾。又起兵討董卓。建安元年入朝。遂挾天子令諸侯。封魏公。都鄴。尋進爵爲王。後廟號武帝。
	曹丕	譙	安徽亳縣			操長子。延康元年篡漢。都洛陽。廟號文帝。傳五主合四十六年。
	袁紹	汝陽	河南汝南	渤海	河北滄縣	袁氏四世三公。獻帝初平元年諸侯討董卓。紹爲盟主。尋逐冀州牧。據之。自領州事。後屢敗於曹操。慚憤死。
	劉表	高平	山東滋陽	荊州	湖北江陵又徙治襄陽	獻帝初平元年。拜荊州牧。遂據之。理兵襄陽以觀時變。建安十三年卒。
	張魯	豐	江蘇豐縣	漢中	陝西南鄭	祖父陵。客蜀。世奉五斗米道。以兵掩殺漢中太守據之。後爲曹操所滅。
	袁術	汝陽	河南汝南	壽春	安徽壽縣	紹從弟。亦起兵。隨諸侯討卓。建安二年僭號。自稱仲家。四年窮困死。
	蔡方	利成	江蘇東海			方利成郡兵也。
	唐咨	利成	江蘇東海			黃初六年。蔡方等殺太守。奉咨爲主。任福敗之。咨奔吳爲將軍。

晉朝	張昌	義陽蠻 河南信陽桐柏	江夏 湖北武昌	惠帝泰安二年起兵。以縣吏丘沈爲主。詐曰漢後劉尼。改元神鳳。後爲陶士行所滅。
	石冰	義陽	臨淮 安徽盱眙	初從張昌起兵。攻陷揚州武陵等五郡。昌敗。冰據臨淮不下。惠帝永興二年陳敏擊斬之。
	封雲	臨淮 安徽鳳陽	徐州	
	王敦	琅琊 山東諸城縣	武昌 湖北鄂城	王導從兄。累官至大將軍。都督江揚荊湘交廣六州軍事。元帝永昌元年。起兵反。謀篡位。未幾病死。
	桓溫	譙 安徽亳縣	江陵 湖北江陵	溫有文武奇才。自代庾翼督荊。始如虎而翼。累立功名。陰蓄不臣之志。海西公太和六年。入朝。行廢立以樹威。未及行篡弒而卒。
	孫恩	琅琊 山東諸城	會稽附近之海島 浙江鎮海	其叔泰以妖術聚衆。恩繼之。隆安三年冬。起兵。衆至數十萬。自號征東將軍。忽掠遍東南。後臨海太守辛景擊破之。赴河死。
	桓玄	譙 安徽亳縣	江陵 湖北江陵	溫嬖子。安帝元興元年舉兵反。二年革晉命。自立爲帝。後爲劉裕討破。馮遷擊斬之。
	盧循	琅琊 山東諸城	東陽 安徽鳳陽	孫恩妹婿。恩敗。衆推爲主。據廣州。自稱平南將軍。後爲劉裕所敗。投水死。
	徐道覆	琅琊 山東諸城	始興	盧循姊夫。力勸循反。從之爲亂。敗據始興。孟懷玉斬之。
	盧悚	彭城 江蘇銅山	晉陵 江蘇武進	

朝代	姓名	籍貫	起事地	事略
	王始	泰山（山東泰安）	泰安	安帝元興二年聚衆數萬。自稱太平皇帝。南燕桂林王鎮討擒之。
宋朝	劉裕	彭城（江蘇銅山）	京口（江蘇丹徒）	淡楚元王交二十一世孫。晉元興三年起兵京口。討桓玄。元熙二年受禪。都建康。傳八主。凡六十年。廟號高祖。
北魏 梁	司馬小君	郁州（江蘇灌雲東北海中）	平陵（山東歷城）	魏孝文帝延興元年聚衆反於平陵。自稱聖君。元平原討平之。
	司馬休符	徐州（江蘇銅山）		魏獻文帝皇興二年自稱晉王。尉元討平之。
	封辯	靑州高陽（山東臨淄縣西北）		孝文帝延興元年聚黨千餘人。自號齊王。州軍討平之。
	劉護 鄭辨	郡陳（河南舊陳州境）	西華（河南西華）	二人皆陳郡民望。孝明帝孝昌三年反。改元天授。與湛僧智通謀。曹世表擊平之。
	續靈珍	蕃郡民（江蘇銅山）		孝文帝延興二年。聚黨千餘人叛。叔孫璝討平之。
	孫晏	光州（河南光山）	仝上	
	王伯恭	兗州（山東舊兗州府境）	勞山（山東即墨縣南）	孝文帝太和十三年聚衆自稱齊王。孔伯孫討斬之。
	白早生	豫州彭城		宣武帝永平元年殺刺史。據城叛。邢巒討斬之

僧彊			北徐州	河南唐縣東	梁武帝中大通元年。自稱天子。土豪蔡伯龍起應之。衆至三萬。陳慶之討斬之
徐道期	東海	江蘇東海	廣州	廣東番禺	刺史謝煩死。率群不逞攻陷州城。出攻始興。劉謙之擊走之。
王萬壽	瑯琊	山東舊青州府境	朐山	江蘇東海	梁武帝天監十年。殺太守據朐山。叛降魏。
徐道角	郁州	江蘇灌雲	仝上		梁天監十二年。襲州城。殺刺史。叛降魏。梁康絢討平之。
賈伯奴 且智度	洛州 豫州				魏孝文帝延興五年反。伯奴稱恒農王。智度稱上洛王。攻洛州。州郡擊斬奴伯。執智度送京師。
元法僧			徐州	江蘇銅山	魏徐州刺史。孝明帝孝昌元年反。稱帝改元。魏討之。降於梁。
劉舉	光州	河南光山	濮陽	直隸濮陽	魏孝莊帝永安元年反。自稱皇武大將軍。宗正珍孫討平之。
桓標之（一名富） 徐猛子	徐州 兗州	江蘇銅山 山東舊兗州境	五固	山東滕縣	魏孝文帝太和四年。聚泰山群盜張和顏等推司馬朗之爲主。淮陽王尉元，薛虎子等討斬之。
元顥			滎城	河南鄢陵	梁初封之爲魏王。武帝中大通元年拔滎城。即皇帝位睢陽城南。攻魏入洛陽。爾朱榮平之。
張儉	滎陽	河南滎陽	大醜山		孝靜帝天平四年聚衆反。高元盛討平之。

朝代	姓名	起事地	今地	據地	今地	事略
東魏	劉烏黑	徐州	江蘇銅山			孝靜帝武定二年聚衆反。慕容紹宗討平之。
隋朝	孟海公	濟陰	山東曹縣	周橋	山東曹縣東北	大業九年起兵爲盜。衆數萬。後爲竇建德所殺。
	吳海流	濟陰	山東曹縣			大業九年起兵爲盜。衆數萬。
	徐世勣	離狐	山東荷澤	瓦崗	河南滑縣	大業十二年從翟讓爲盜。後降唐。賜姓李。
	彭孝才	東海	山東郯城			大業九年起兵爲盜。有衆數萬。蕭純討擒之。
	徐圓朗	魯郡	山東舊兗州屬	東平	山東東平	大業十三年起兵。後降唐。尋叛。應劉黑闥。自稱魯王。唐擊敗之。爲野人所殺。
	楊士林	淮安	河南泌陽	桐柏	河南桐柏	唐高祖武德二年起兵攻朱粲。後降唐。
	劉世徹	彭城	江蘇銅山	曲阜	山東曲阜	有異相。才略不常。劉復禮說徐圓朗迎立之。後爲盛彥師所間。忌而殺之。
	朱粲	城父	安徽亳縣	荊沔以南	湖北沔陽江陵以南	大業十一年聚衆爲盜。謂之可達寒賊。自稱迦樓羅王。衆十餘萬。尋自稱楚帝。後敗奔王世充。斬于洛水上。
	魏騏驎	彭城				大業十一年聚衆萬餘爲盜。寇魯郡。
	鄧同穎	鄒州				

李子通	東海丞 江蘇灌陽	海陵 江蘇泰縣	先從左才相為盜。大業十一年渡淮入江。收兵得二萬人。自稱楚王。尋稱吳帝。後為杜伏威所執。
張大虎 一作彪	彭城 江蘇銅山	懸薄山	大業十年聚衆數萬。保懸薄山為盜。董純破斬之。
單雄信	濟陰 山東曹縣		大業十一年從翟讓李密起兵。號飛將。後降王世充為大將。唐平東都。斬於洛水上。
黃當仁	外黃 河南杞縣		大業十一年起兵為羣盜。後降李密。
魏六兒	淮陽 河南淮陽		先為盜。大業十三年歸李密。
王伯當	濟陽 山東曹縣		大業十一年起為群盜。後隨李密降唐。復同叛。為唐兵所殺。
李德謙	淮陽 河南淮陽		先為盜。大業十三年歸李密。
李公逸	雍丘 河南		大業十一年起為群盜。後降李密。
張遷	譙郡 安徽亳縣		先為盜。大業十三年歸李密。
苗海潮	下邳 江蘇邳縣		大業九年聚衆為盜。後帥衆與杜伏威合。
張善安	方與 江蘇沛縣	淮南	大業末為盜。掠淮南據之。渡江歸林士弘於豫章。後降唐被誅。

朝代	姓名	起地	今地	據地	今地	事略
唐朝	劉展	陳留	河南陳留	徐城	安徽泗縣	肅宗上元元年授爲江淮都統。疑不受命。引兵陷潤滁昇諸州。田神功敗之。
	劉文善			涇州		德宗建中元年詔涇州爲城具。將士怨。文喜據之以叛。其將劉文宥殺之獻其首。
	王智興	懷州溫	河南溫縣	徐州	江蘇銅山	初爲徐州牙將。累以武功拜太傅。封鴈門郡王卒。
	龐勛	徐州	江蘇銅山	桂州	湖南桂陽	懿宗咸通九年。桂州戍卒徐佶等作亂。擁勛爲主。率之北歸。陷徐宿滁和。自稱天冊將軍。康承訓敗之。
	黃巢	宛朐	山東菏澤	曹州	山東菏澤	僖宗乾符二年從王仙芝起曹濮間。號大齊皇帝。後爲李克用所敗。其甥林言斬之以獻。
	朱溫	碭山	江蘇碭山	蔡州	河南汝南	初從黃巢爲盜。降唐授宣武節度。昭宣帝天祐四年篡立。都洛陽。末帝都汴。廟號太祖。傳二主。凡十七年。
	劉漢宏	兗州	山東舊兗州境	江陵	湖北江陵	僖宗乾符六年黃巢兵逼江陵。王鐸走使漢宏守之。漢宏率衆大掠。北歸爲盜。授節度使。後爲錢鏐敗殺。
	周岌	徐州	江蘇銅山	許昌	河南許昌	僖宗廣明元年逐忠武節度薛能而殺之。自爲留後。
	時溥	彭城	江蘇銅山	東都	河南洛陽	初爲牙將。僖宗中和元年移軍入徐。殺節度支詳。衆推爲留後。後爲朱溫所攻。自焚死。
	王緒	壽州	安徽壽縣	光州	河南潢川	緒壽州屠者。僖宗中和元年與妹夫劉行全聚衆據本州。復陷光州。後寇南安。爲部下所執。

姓名	初據	今地	後據	今地	事略
楊行密（初名行愍）	合肥	安徽合肥	廣陵	江蘇江都	本牙將。僖宗中和三年。斬都將幷將諸營。自稱八營都知兵馬使。幷知廬州事。光啟二年。據廣陵。自稱吳王。
秦宗權	上蔡	河南上蔡	蔡州	河南汝南	初爲郡牙將。僖宗中和三年。黃巢爲盜。後歸許昌稱帝號。其將申叢執之降。斬于京師。
王潮	固始	河南固始	南安	福建南安	僖宗光啟元年與弟審知從王緒至南安。衆殺緒奉潮。昭宗景福三年爲福建留後。乾寧四年卒。審知繼之。梁初爲閩王。
王審知	固始				潮弟。王閩中三十年。與民休息。一境晏然。莊宗同光三年卒。
畢師鐸	宛句	山東荷澤	高郵	江蘇高郵	師鐸本黃巢降將。爲高駢兵馬使。因呂用之讒見其妾有隙。僖宗光啟三年。起兵討用之、執駢而幽之。
王建	舞陽	河南舞陽	閬州	四川閬中	僖宗光啟三年據閬州稱防禦使。後又據成都。天復七年稱蜀帝。
徐約	曹州	山東曹縣	六合	江蘇六合	初從黃巢爲盜。光啟三年以六合鎮遏使攻蘇州。逐張雄。遂有其地。詔授刺史。後錢鏐攻之。走入海死。
成汭（一名郭禹）	青州	山東舊青州境	歸州	四川秭歸	初爲僧。後入賊中爲賊帥假子。更姓名爲郭禹。襲據秭歸。自稱刺史。招集流亡。更據荊南。封上谷郡王。後爲淮寇所乘投江死。
楊守亮	曹州	山東曹縣	洪饒二州	江西南昌鄱陽	本姓訾名亮。初從王仙芝爲盜。後爲楊復光假子。拜山南西節度使。李茂貞擊敗之。爲邏戍所縛。送斬京師。
張雄	泗州漣水	江蘇漣水	蘇州	江蘇吳縣	初爲偏將。與馮弘鐸合兵據蘇州。自號天成軍。昭宗大順初。詔授爲昇州刺史。未幾卒。

姓名	籍貫	今地	據地	今地	事略
馮弘鐸	泗州漣水	江蘇漣水	蘇州	江蘇吳縣	弘鐸與張雄同里。同爲偏將。同據蘇州。雄死鐸代爲刺史。敗於田頵。楊行密表爲淮南節度副使。
劉建鋒	朗山	河南確山	洪州	江西南昌	初爲忠武軍步將。收孫儒散卒。略江西諸州。昭宗乾寧元年。取潭州。殺節度使。自稱留後。其下陳贍殺之。
馬殷	鄢陵	河南鄢陵	潭州	湖南長沙	昭宗乾寧三年從劉建鋒據潭州。建鋒死將吏推殷爲留後。
湯群	徐州	江蘇銅山	嵐州		
王國良					
王弁					
五代					
徐溫	朐山	江蘇東海	合肥	安徽合肥	唐光啟元年從楊行密起合肥。後唐天佑六年自領昇州刺史留後。傳子誥。建國金陵。稱齊王。
劉隱	上蔡	河南上蔡	封州	廣東封川	唐昭宗天復初。徐彥若表薦爲清海留後。天祐初。重賂結朱溫。遂持節度使。
朱珍	豐	江蘇豐縣			初從朱溫爲盜。平巢破蔡。戰功最多。後溫怒其專。殺戮之。
劉巖（改名龑）	上蔡	河南上蔡	高州	廣東電白	隱弟。梁太祖乾化二年任靜海節度使。末帝貞明三年稱帝於廣州。史稱南漢。
李昇	徐州	江蘇銅山	潤州	江蘇丹徒	初爲徐溫養子。名徐誥。後爲潤州刺史。專吳政。受禪。自稱齊王。言爲唐後。國號大唐。復姓

名。都金陵。傳三主。凡三十九年。史稱南唐。

	朱友謙 本名簡。後名李繼麟	許州	河南許昌	石濠三鄉	河南陝縣	初胄爲盜。歸附梁。梁主死又通款於唐。封西平王。莊宗同光四年入覲。伶官景進搆殺之。
	董璋	汴	河南開封	閬州	四川閬中	本梁驍將。歸後唐爲劍南東川副大使。明宗長興元年。與孟知祥同時反。陷閬州。毛璋率衆害之。
	陳洪進	臨淮	安徽鳳陽	泉州	福建晉江	晉末帝開運元年。從留從効殺刺史署者指揮使。又歷節度使留紹鎡。自立。宋初納土。
	李仁達	光州	河南潢川	福州	福建閩侯	晉出帝開運二年與黃仁諷共攻殺閩王王繼昌。立雪峰寺僧卓岩明爲帝。已而殺之。自稱留後。唐以爲節度使。
	馬希萼	鄢陵	河南鄢陵	朗州	湖南常德	初守朗州。後漢乾祐三年陷潭州。殺楚王希廣自立。明年徐威等廢之。南唐遷其族於金陵。楚亡。
宋朝	宋江	鄆州	山東鄆城	海州	江蘇東海	以三十六人橫行河朔。轉掠十郡。徽宗宣和三年張叔夜擊降之。
	杜用			淮寧	河南淮陽	高宗建炎元年擁兵數萬爲亂。子淵討殺之。
	郭仲威	泗上		泗水以北		初爲盜。攻陷淮陽。高宗建炎四年爲眞揚鎭撫使。已復謀據淮南。以通劉豫。王德擊殺之。
	張琪					故賊也。高宗紹興元年呂頤浩敗之於饒州。

姓名	籍貫	起事地	事略
邵青	五丈河	淮泗間	本五丈河舟人。去爲盜。剽掠淮泗間。復降而復叛。劉光世命王德討之。自縛降。
曹端			本劇盜。京西制置使程千秋招降之。
劉二祖	泰安	淄沂間	寧宗嘉定五年作亂。八年金布薩安貞破斬之。
時青	滕陽（山東滕陽）	龜山（安徽盱眙）	與叔父全共爲紅襖賊。既敗而降金。封滕陽公。傾側宋金之間。爲李全所誘殺。
石硅	新泰（山東新泰）		寧宗嘉定八年金破劉二祖餘黨。推霍儀爲帥。珪等附之。後金人殺之於曹州。
元朝			
張德興	淮（江蘇山陽）	黃州（湖北黃岡）	世祖至元十四年與淮西野人原蹇劉源等起兵復黃州壽昌軍。用景炎正朔。俄爲昂吉爾所殺。
棒胡	陳州（河南淮寧）	信陽（河南信陽）	順帝至元三年以燒香惑衆。反於信陽州。建年號。稱李老君太子。破歸德府鹿邑。焚陳州。四年平。
范孟端	杞縣（河南杞縣）		順帝至正五年謀不軌。詐爲詔殺平章政事。尋捕誅之。
李二	蕭縣（江蘇蕭縣）	徐州（江蘇銅山）	順帝至正十一年燒香聚衆。與其黨趙君用、彭早住、陷徐州據之。明年托克托破之。遁去。
劉福通	潁州（安徽阜陽）	仝上	順帝至正十一年起兵作亂。破州縣。衆十萬。十五年迎韓林兒稱宋帝。都亳。自稱爲丞相。後爲張士誠將呂珍所殺。
彭早住	蕭縣（江蘇蕭縣）	徐州（江蘇銅山）	順帝至正十一年隨李二起兵。據徐州。托克托破徐州。早住走濠州。據城稱魯淮王。未幾死。「

				按明太祖實錄以奔濠爲早住。通鑑考異則謂爲彭大老彭事。老彭亦稱彭大。乃早住父云。」
	趙均用	蕭縣 江蘇蕭縣	徐州 江蘇銅山	順帝至正十一年與彭早住隨李二起兵。據徐州。後又與早住走濠州。據城稱永義王。後爲毛貴黨繼祖所殺。
	郭子興	定遠 安徽定遠	濠州 安徽鳳陽	至正十二年與其黨孫德崖等舉兵。自稱元帥。陷濠州據之。後又稱滁陽王。
	李武 崔德	汝潁	潼關	韓林兒黨。順帝至正十六年破潼關。十七年陷商州。
	田豐	濟寧 山東鉅野	仝上	初本義兵萬戶。叛降韓林兒黨劉福通。陷濟寧。順帝至正十七年寇東昌。十八年復陷濟寧。大掠諸郡。後爲王保保所殺。
	關先生			劉福通之黨。順帝至正十八年與破頭潘等陷遼州。大掠塞外諸郡。復陷上都。焚宮闕。後奔高麗。爲高麗人所殺。
	劉益	碭山 江蘇碭山	遼陽 奉天遼陽	至正中爲遼陽行省參政。順帝北奔。遂據地自守。後爲洪保之等所殺。
	張明鑑	淮西	淮西	順帝至正十五年據淮西叛。以布爲號。名青軍。人呼爲一片瓦。十七年降吳。
	周全		懷慶 河南沁陽	元河南行省平章政事。順帝至正十七年據懷慶路叛。附劉福通。旋爲福通所殺。
明朝	朱元璋	濠州 安徽鳳陽	滁州 安徽滁州	元順帝至正十三年起兵。先爲吳王。越十五年。削平羣寇。即皇帝位於南京。國號明。改元洪武。史稱太祖。

朝代	姓名	起事地	根據地	事略
	燕王棣	濠州（安徽鳳陽）	北平（京兆大興宛平）	太祖第四子。初封燕王。建文元年舉兵反。逐建文。四年自立爲皇帝。後徙都北京。史稱成祖。
	劉通（又號劉千斤）	西華（河南西華）	鄖（湖北鄖縣）	憲宗成化元年起兵。糾其黨石龍及其長子聚衆數萬。寇襄鄧。稱漢王。改元德勝。朱永白圭等討擒之。
	劉惠	河南		武宗正德七年反。賊衆推爲奉天征討大元帥。衆十餘萬。仇鉞討之。射中其目。自縊死。
	趙景隆	河南	歸德	本白蓮賊。武宗正德七年自稱宋王。掠歸德。璥陽石堅等擊斬之。
	李信	杞縣		舉人。崇禎中紅娘子反。擄之。從李自成爲謀主。牛金星搆殺之。
	賀一龍 賀錦	江北		崇禎十年張獻忠等自襄陽東下。一龍與之合。陷含巢潛諸縣。後又投李自成。
	師尚詔	柘城	歸德	
清朝	劉之協	鹿邑（河南鹿邑）	仝上	嘉慶二十三年反。陷一府二州八縣。被誅于莘縣。
	張洛行	渦陽縣（安徽渦陽縣）	渦淮間（安徽淮泗道西部）	
	苗霈霖	鳳台縣（安徽鳳台）	壽州（安徽壽縣）	

姓名	籍貫	起事地	事略
李昭受	固始縣（河南固始）	英山縣（安徽英山）	
劉三姑	懷遠		賣餅家女。嫁張龍。咸豐中稱兵淮甸。勝保殺之。
張宗禹	渦陽縣（安徽渦陽）	渦淮間（安徽淮泗西部）	
任柱			
袁世凱	項城		宣統三年爲總理大臣。挾民軍之勢以覆清廷。民國二年倒國會。五年春稱帝。凡八十三日。爲民軍所迫。氣忿而斃。
白狼（原姓任）	嵩縣		民國二三年猖獗於豫皖鄂陝甘諸省。後爲袁世凱屬人刺殺。

右淮泗流域得開創之帝六。女帝一。割据之雄十六。得賊一百三十。

論曰淮泗流域處江河之間。當南北之衝。從古一大戰場也。每值天下有事。必先被兵。不幸而南北分立。則列戍相守。沿淮上下。中間廢而不居者。常數百里。戈甲既解。因以分兵屯田。散爲土著。故其民最豪勇習戰。小不如意。則飛揚跋扈之徒起焉。且其地水陸肥沃。土宜菽麥。行習鞍馬。固遑游俠健筋力之資也。而平原廣闊之中。時

有峰嶙峙起。俯仰登臨。愈有以奮發雄心而激蕩其志氣。伊古以來。汝潁號多奇士。滕薛號多姦人、西楚之俗則趧忿溢已。有勇決敢死之風。壯夫恒佩匕首。厲以自衛。因是俯耕彈鋏之夫。不假尺土寸柄。而以草澤成大業。且數數見焉。張季子過淮北雙溝詩云。人人愛說江南好。纔入徐州便不同。風土不妨仍廣漠。山川自合產英雄。時因水木來清氣。難得盤餐有古風。昨日黃雞兼白釀。歡然酬直醉城東。此其風土之狀況也。蓋中國南北之分界于江河。大江以南。其民文秀而多智。大河以北。其民沈鷙而多勇。淮泗交會其中。其民兼雜南北之風。而智勇深沉之傑。即孕育含養于其中矣。用能駕馭羣雄。而收其全功。非偶然也。

第三章　白河流域

太行山脉以東。（太行山延袤二千餘里。中分冀州之界。戰國山東山西。唐宋河東河北。皆以太行爲限敵。）自河濟故道以北。（古濟熒流兗豫之境。東北至荷澤合汶。）直抵盧龍、居庸。極目皆平蕪也。潮、潞諸水由盧龍南下。衡、漳、滹沱、桑乾諸水由太行

西下。同會津沽。總名白河。入渤海。此一區也。泰山之北。濰淄諸水。獨行入海。不與白河相會。而地勢毗連。人情風俗不相懸殊。故古于燕齊趙衛諸國。同謂之山東云。今綜計所得帝賊如左。

朝代	姓	名	生長地	今地	起兵地	今地	備考
秦朝	田	儋	狄	山東高密縣	齊	山東臨淄縣	儋故齊王族也。初爲狄城守。秦二世元年殺狄令。自立爲齊王。二年爲章邯所擊殺。
	田	榮	狄	山東高密縣	齊	山東臨淄縣	榮儋從弟。儋死。榮立其子市相之。尋以市就項籍封殺之。自立爲齊王。盡幷三齊地。後爲籍敗走。平原民殺之。
	田	横	狄	山東高密	齊	山東臨淄	横榮弟也。榮死。横立榮子廣王齊。廣被虜。横遂自立爲齊王。漢兵擊之。横遂與其屬五百人走入海。漢定中原。高祖召之。横自殺。五百人皆殉。
	韓	廣	趙	直隸邯鄲縣	燕	京兆大興縣	二世元年。趙武臣使廣將兵北徇燕。燕地豪傑立以爲王。漢之元年。項籍徙之。王遼東。尋爲燕將臧荼所殺。
	趙	歇	趙	直隸邯鄲縣	信都	直隸冀縣	二世二年。趙武臣之爲李良所殺也。張耳陳餘收散兵擊走李良。立歇爲趙王。漢之元年。項籍徙之王代。後餘復立之爲趙王。尋爲韓信所破擒。

僭號	起地	今地	都城	今地	事略
漢朝					
臧荼	燕	京兆大興縣	薊	京兆大興縣	漢之元年項籍使荼王燕。越二年荼降。漢五年叛。爲高祖所破虜。
趙佗	眞定	直隸正定縣	南海	廣東番禺縣	佗秦末爲龍川令。乘中國大亂。自立爲南粵武王。漢封爲南粵王。旋自加尊號爲南粵武帝。五傳爲漢所滅。
衛滿	燕	京兆大興縣	王險	朝鮮平壤	燕王盧綰之反也。滿亡命。聚黨千餘人入朝鮮。王之。傳至其孫右渠。爲漢武帝所討。元封三年亡。
王莽	元城	河北大名縣			初始元年十一月篡漢稱新皇帝。歷十五年。爲更始擊殺。
張豐			涿郡		初爲涿郡太守。好方術。道士言之云當爲天子。遂反。與彭寵通。祭遵擒之。
劉匡	嚴鄉	直隸濮陽縣	觀	山東觀城縣	嚴鄉侯劉信之子。
王郎	邯鄲	直隸邯鄲縣	邯鄲	直隸邯鄲縣	一名昌。初爲卜者。更始元年詐稱成帝子。劉林等立爲天子。未幾光武擊斬之。
張參	趙	直隸邯鄲縣	邯鄲		趙之大豪。更始元年。與李育同入邯鄲。立王郎爲帝。趙北及遼東皆應。光武擊斬之。
張舉 張純	漁陽	京兆	薊縣		張舉初爲中山相。與同郡張純反。聚衆刦掠。自稱天子。純稱彌天將軍。中平四年。公孫瓚擊敗之。奔鮮卑。劉虞購斬之。
蓋登	勃海	直隸滄縣			

	遲昭平	平原	山東平原縣	河阻		平原女子。王莽地皇二年。聚衆數千人。
	張角	鉅鹿	直隸鉅鹿縣			以妖術教授。號太平道。靈帝中平元年。舉兵反。稱天公將軍。皇甫嵩討平之。
	張寶	鉅鹿	直隸鉅鹿縣			角弟。稱地公將軍。
	張梁	鉅鹿	直隸鉅鹿縣			寶弟。稱人公將軍。
	張牛角	博陵	直隸蠡縣			黃巾賊。中平二年中流矢死。
	褚飛燕	常山	直隸保定			輕勇善戰。軍中號爲飛燕。牛角死後。令其衆奉之爲帥。改姓張。部衆多至百萬。號黑山賊。建安十年降。封安國亭侯。
三國魏朝	劉備	涿郡涿縣	京兆涿郡	涿郡	京兆大興等縣	景帝子中山靖王後。建安十九年取益州。曹丕篡漢。因即帝位。都成都。廟號昭烈帝。傳二世。凡四十三年。
	劉繇	東萊牟平	山東福山縣	曲阿	江蘇丹陽縣	繇先拜揚州刺史。吳設孫賁等迎至曲阿。孫策破走之。
	烏延	右北平	直隸豐潤縣			本烏桓大人。有衆八百餘落。自稱汗魯王。
晉朝	汲桑	茌平	山東茌平			初爲馬牧帥。從石勒結壯士爲盜。公師藩之亂。遂起赴之。後爲苟晞擊破。

姓名	籍貫	今地	據地	今地	事略
劉伯根			惤	山東黃縣	伯根本惤令。惠帝光熙元年反。自稱惤公。王浚遣將討斬之。
王彌	東萊				初從劉伯根反。永嘉元年寇青徐。自稱征東大將軍。已而降劉淵。後爲石勒所殺。
祖約	范陽遒		壽陽		永嘉末。隨兄逖渡江。累官至鎭西將軍。後屯壽陽。附蘇峻反。奔石勒。爲所殺。
蘇峻	長廣掖	山東掖縣	歷陽	安徽和縣	仕晉封邵陵公。潛蓄異志。成帝咸和二年起兵犯闕。溫嶠等討殺之。
蘇林	中山		無極		永和八年。起兵自稱天子。慕容恪斬之。
冉閔	內黃	河南內黃縣	鄴	河南臨漳縣	初爲石虎養孫。從姓。石虎死。弒趙主遵。大殺諸胡羯及虎孫多人。自立改國曰魏。越二年慕容恪攻殺之。
馮跋	長樂信都	直隸冀縣	和龍	熱河朝陽縣	初爲慕容熙將軍。弒熙立高雲。雲被殺。自立爲天王。是爲北燕。弟弘繼之。滅于魏。
翟遼	中山丁零	直隸定縣	鄴	河南安陽	太元十三年。自稱魏天王。改元建光。傳子釗。滅于慕容垂。
高雲	長樂信都	直隸冀縣	龍城	熱河朝陽縣	初爲燕夕陽公。安帝義熙三年。馮跋立爲天王。改元正始。在位一年。爲左右所殺。
北魏					
宋伏龍	冀州武邑				孝文帝承明元年。聚衆自稱衡邳王。郡縣捕斬之。
王慶祖	燕州	京兆昌平縣	上黨	山西冀寧道南境	孝莊帝永安二年。聚衆自稱王。爾朱榮討擒之。

安樂王鑒		鄴 河南臨漳縣	鑒襲封位爲安樂王。後除相州刺史。見魏多故。遂据鄴叛。源子邕等圍斬之。
葛榮	幽州 直隸京兆	上谷 直隸宣化	孝明帝孝昌二年。從鮮于修禮共起兵。修禮被殺。自帥其衆。橫行河北。稱天子。號廣安。後爲爾朱榮所擒斬。
劉僧紹	幽州沙門 直隸京兆		宣武帝延昌三年。聚衆反。自稱淨居法王。州郡捕斬之。
王惠定	幽州 直隸京兆		孝文帝太和二十三年聚衆反。自稱明法皇帝。李肅捕斬之。
劉鈞	廣川 直隸冀縣	仝上	孝明帝孝昌三年。聚衆反。自署大行台。李叔仁討平之。
房項 一作須	清河 山東清平縣南	昌國城 山東武城	孝明帝孝昌三年。自署大都督。屯据昌國城。
邢杲	河間 直隸河間縣	營陵 山東昌樂縣	孝莊帝永安元年。率河北流人反。自署漢王。號年天統。元天穆破斬之。
法慶	冀州沙門 直隸冀縣	渤海 直隸滄縣	宣武帝延昌四年。聚衆反。殺阜城令。自稱大乘。元遙破斬之。
韓樓	幽州 直隸京兆	仝上	葛榮餘黨。孝莊帝永安元年据幽州反。二年侯淵討平之。
趙顯德	東郡 直隸濮陽		孝明帝孝昌三年反。殺太守。自號都督。元斌之討斬之。

邢磨納	河間	直隸河間			東魏孝靜帝天平四年反。賀拔仁討平之。
盧仲禮	范陽	直隸定興			
盧昌期	幽州	直隸京兆	范陽	直隸定興縣	周武帝宣政元年。與祖英伯等據范陽反。宇文神舉討平之。
高紹義	脩縣	直隸景縣	馬邑	山西朔縣	齊文宣帝三子。封范陽王。定州刺史。周建德六年自馬邑奔突厥。即皇帝位。大象二年。突厥送於周。流蜀死。
隋朝					
劉霸道	豆子䴚	天津鹹水沽	仝上		大業七年起兵。號阿舅賊。有衆十餘萬。
王薄	鄒平	山東鄒平	長白山	山東長山縣西	大業七年起兵。自稱知世郎。張須陀破之。
高曇成	懷戎	直隸涿鹿			大業末。殺縣令。擁衆反。自稱大乘皇帝。爲高開道所襲殺。
劉武周	河間景城	直隸景縣	馬邑	山西朔縣	初爲馬邑校尉。大業十三年殺太守。據郡起兵。後收萬餘人。突厥立之爲定楊可汗。因即帝位。爲突厥所殺。
高士達	蓨	直隸景縣	清河	直隸清河縣	大業七年七月起兵。自稱東海公。楊義臣擊斬之。
李德逸	平原	山東平原			大業九年。聚衆數萬。稱阿舅賊。劫掠山東。
孟讓	齊郡		長白山	山東長山縣西	大業九年。與王薄共聚衆十餘萬剽掠。王世充破之。

張金稱	鄃	一作清河 山東平原縣	河曲	直隸清河縣	大業七年起兵。衆數萬。後楊義臣擊殺之。
格謙	河間	直隸河間	豆子䴚	直隸天津	大業十一年起兵。擁衆十餘萬。自稱燕王。王世充擊斬之。
高開道	渤海		信陽		初爲格謙將。大業十二年謙死。開道收餘衆。掠燕地。軍勢復振。自稱燕王。後降唐復叛。爲其下張金龍所殺。
孫安祖	漳南	山東恩縣	高雞泊	山東恩縣西北	大業七年殺令。入高雞泊從竇建德爲盜。後爲張金稱所殺。
竇建德	漳南	山東恩縣	高雞泊	山東恩縣西北	大業七年。起兵爲盜。十三年自稱長樂王。又改國號曰夏。後滅於唐。
甄寶車	濟北	山東茌平西南			大業九年。聚衆萬餘。寇掠城邑。後高毗擊敗之。
輔公祏	臨濟	山東章邱縣	丹陽	江蘇丹陽縣	大業九年反。後降唐。復叛。稱宋帝于丹陽。李靖滅之。
杜伏威	章邱	山東章邱	六合	江蘇六合	與輔公祏亡命爲盜。大業九年同反。據歷陽自稱總管。後降唐。
盧明月	涿郡	京兆涿縣	祝阿	山東禹城	大業十年反。自稱無上皇帝。寇掠河南北。張須陀擊破之。後王世充討斬之。
劉黑闥	漳南	山東恩縣	仝上		武德四年。竇建德故將范願劉雅高雅賢立之。稱漢東王。唐擊斬之。

姓名	郡	今地	據地	今地	事蹟
左孝友	齊郡		蹲狗山	山東歷城	大業十年反。衆十萬。張須陀討降之。
翟讓	韋城	河南滑縣	瓦岡	河南滑縣	坐事當斬。獄吏縱之。亡命瓦岡爲盜。大業十二年起兵。同郡單雄信離狐徐世勣皆從之。後爲李密所殺。
左才相	齊郡		長白山		大業十年反。十二年掠淮北。衆數萬。張須陀討降之。
王德仁	汲郡	河南汲郡	林慮山		大業十年起兵。衆數萬。後歸王世充。
韓進洛	濟北	山東茌平西南			大業九年。聚衆數萬爲群盜。
周文舉	韋城	河南滑縣			大業十二年。擁衆爲盜。
郝孝德	平原	山東平原縣			大業九年。聚衆爲盜。張須陀破之。
郭方預	北海	山東舊青州境			大業九年。聚衆爲盜。自號盧公。張須陀破之。
孫宣雅	渤海	直隸南皮縣			大業九年反。自稱齊王。衆十萬。張須陀破之。
綦公順	北海	山東益都			

唐朝

姓名	籍貫	遷居	事略
劉蘭城	北海 山東益都		
張全義 原名言	臨濮 山東濮縣	河陽 河南孟縣	初爲諸葛爽將。僖宗光啓二年。與李罕之合。李克用表爲東都留守。後又襲罕之。俘其家。
張孝忠	范陽奚		本奚之種類。初爲偏將。安史之亂。再陷河洛。皆爲前鋒。後降唐。授義武節度使。德宗貞元七年卒。
劉仁恭	深州 直隸深縣	蔚州 直隸蔚縣	昭宗景福二年。戍蔚州。怨過期不代。戍卒擁趨幽州。又奔太原事李克用。克用表爲盧龍節度。旋背之。與朱全忠結。後爲全忠擊敗。其子守光囚之。
李茂貞	博野 直隸博野	鳳翔 陝西鳳翔	原名宋文通。僖宗乾符中。以扈蹕功賜今名。遂據邠岐。光啓元年拜鳳翔節度使。昭宗光化中封王。
李寶臣 原名張忠志	范陽 京兆涿縣	仝上	本奚族。原姓張。名忠志。從安祿山反。復受史思明僞職。後降唐。賜姓名曰李寶臣。仍爲恒趙節度使。授節度。累封至郡王。晚蓄異志。德宗建中二年卒。
史思明	寧夷州	范陽	寧夷州突厥雜種胡人也。玄宗時授平盧節度。天寶十四載。從安祿山反。肅宗乾元二年僭稱大號。其孽子朝義殺而代之。
董秦 後名李忠臣	原籍平盧 世家幽州		少以材武事安祿山。後降唐。賜姓名李忠。臣以從朱泚反。與其子俱斬。

姓名	籍貫	今地	據地	今地	事略
朱泚	昌平	京兆昌平	京師	陝西長安	初與弟滔並爲李懷仙部將。德宗興元元年。爲賊衆所擁。自稱漢帝。改元天皇。李晟敗之。其下斬首以獻。
權弘信	魏州貴鄉		貴鄉		初爲魏博節度樂彥禎牙將。僖宗文德元年。衆逐彥禎。推之爲留後。累官至臨淸王。卒子威嗣。
劉怦	昌平	京兆昌平			初爲雄武軍使。從朱滔稱冀王。署怦右僕射。滔死。軍中推權攝軍事。遂授節度使。德宗貞元元年卒。傳子濟孫總。
劉玄佐（本名洽）	滑州匡城		宋州		初名洽。爲永平軍牙將。乘亂襲宋州。署刺史。後賜名玄佐。累拜兵馬副元帥。德宗貞元三年。爲假子所酖死。
吳少誠	幽州潞縣		蔡州		初從李希烈叛。希烈死。軍亂。衆推立之。不奉朝廷。德宗貞元間屢討之不克。削其官。尋復之。累進至平章事卒。
吳少陽	滄州淸池		申州		初與少誠友善。表爲申州刺史。少誠死。代之自立。爲留後。據蔡州。五年不朝覲。憲宗元和九年卒。傳子元濟。裴度討平之。
劉悟	盧龍	直隸盧龍	鄆州		初爲李師道將。殺而代之。遂拜義成節度使。傳子從諫。從子稹嗣之。爲其下所殺。
王仙芝	濮州	直隸濮陽	長垣	直隸長垣	僖宗乾符元年聚衆數千。陷濮曹州。又寇淮南諸州。陷鄂州。五年曾元裕破斬之於黃梅。
田承嗣	平州	直隸盧龍	盧龍	直隸盧龍	初爲軍使。從安祿山反。祿山敗。又從史思明。後降唐。授魏博節度使。陰圖自固。無臣節。代宗大歷十三年卒。傳四世。
李納	平盧	山東益都			納正己子。已卒。納祕喪。統衆爲亂。尋與李希烈朱滔合兵反。僭稱齊王。德宗興元元年歸順。

時代	姓名	籍貫	今地	都	今地	事略
	李全忠	范陽	京兆涿縣	幽州	京兆大宛	初爲盧龍節度使。李可舉牙將。僖宗光啓元年襲可舉死之。代爲留後。
	朱滔	昌平	京兆昌平	幽州	京兆大宛	滔泚弟。德宗建中二年以幽州節度使反。三年僭稱大冀王。泚僭號。立爲皇太弟。興元元年。上京獻欵。尋卒。
	王武俊	薊契丹	京兆薊縣			初事史思明。繼李寶臣表爲御史中丞。德宗建中三年。僭建國。稱趙王。德宗興元元年。削僞國號。復歸順。累官至中書令卒。
	朱克融	昌平	京兆昌平縣	幽州	京兆大宛	滔孫也。初爲偏校。幽州亂。衆推之代張弘靖領軍務。穆宗長慶元年拜節度使。後軍亂被殺。
	侯希逸	平盧	山東益都	仝上		初與王玄志襲殺安祿山節度使徐歸道。肅宗乾元元年。軍人共推爲軍使。累封至淮陽郡王。
	韓弘	滑州匡城	直隸長垣縣	汴州	河南開封縣	初爲宋州將。德宗貞元十五年。劉全諒卒。汴軍推爲留後。鎮大梁二十餘年。常不欲諸軍立功。陰逗撓之。危國邀功。憲宗元和十五年卒。
	李正已	本高麗人生於平盧		平盧	山東益都	本名懷玉。初事外兄侯希逸。爲兵馬使。軍人逐希逸而立之。累進至司徒。德宗建中二年卒。
五代	劉守光	深州樂壽	直隸獻縣	大安山	京兆房山縣西北	唐盧龍節度使仁恭子。唐天祐四年囚父殺兄。代爲節度使。乾化元年稱大燕帝。唐莊宗滅之。
	李從珂	鎮州平山	直隸平山	鳳翔	陝西鳳翔	本姓王氏。明宗掠之。養以爲子。初封潞王。爲鳳翔節度使。廢閔帝自立。三年自焚死。後唐亡。
	郭威	邢州堯山	直隸唐山	鄴都	河南臨漳	漢隱帝乾祐三年爲鄴都留守。漢主欲殺威。威遂反。至滑州自立。明年稱帝。國號周。史稱後周。

朝代	姓名	籍貫	今地	都城	今地	事略
	柴榮	邢州龍岡	直隸邢台	高平	山西高平	周太祖養爲己子。名郭榮。顯德元年即位。在位六年卒。武功文治。推五代第一英辟。
	孟知祥	邢州龍岡	直隸邢台	成都	四川成都	後唐同光三年。授西川節度使。長興三年。自領西川節度使。稱帝於蜀。七月卒。
	孫方諫	淸苑	直隸淸苑	狼山	定縣西北	晉開運二年。狼山堡有尼孫深意以佛法聚衆。方諫繼行其法。堡人推爲主。遂北通契丹。後入据定州。
	趙思綰	魏府	河南臨漳	長安	陝西長安	後漢軍校。乾祐元年据長安作亂。附李守貞。二年郭從義誘殺之。
	楊志成					
宋朝	王則	涿	京兆涿縣	貝州	直隸淸河	本宣毅軍少校。仁宗慶曆七年。据貝州城。稱東平王。國號安陽。文彥博捕之。傑于京師。
	張邦昌	東光	直隸東光	東京	河南開封	靖康之難。金人令推異姓爲君。奉冊寶至。邦昌拜舞。受冊即僞位。僭號大楚。俄反正。高宗數其罪賜死潭州。
南宋	張用	相州	河南安陽	襄漢	湖北	高宗紹興元年据襄漢。張俊岳飛等擊之。遂復寇江西。岳飛貽諭之。率衆降。
	孔彥舟	林慮	河南林縣	蘄黃	湖北	高宗建炎二年作亂。渡淮寇黃州。明年招降之。以爲捉殺使。後降劉豫。豫廢歸金。
	酈瓊	臨漳	河南臨漳	河北		初爲盜。後隸宗澤。澤死。滑州亂軍推爲主。因誘衆勤王。建炎四年詔爲楚州安撫使。
	劉豫	景州	直隸景縣	濟南	山東歷城	高宗建炎二年除知濟南府。納款金人。四年冊豫爲皇帝。國號齊。奉金正朔。七年金人廢之。

姓名	籍貫	據地	事略
李成	雄州（直隸雄縣）	光州	官河北京東捉殺使。建炎二年叛。劉光世擊敗之。遁。據江淮。張俊岳飛大敗之。北降劉豫。
楊安兒	益都（山東益都）	山東	初爲群盜。後降爲防禦使。復叛。與張汝楫攻陷州縣。據登州僭號。寧宗嘉定八年。金布薩安貞擊之。敗死。
李全	北海（山東濰縣）	濰州（山東濰縣）	寧宗嘉定七年。全與仲兄福並起作亂。剽掠州邑。劉慶福等皆附之。時謂紅襖賊。後附宋復叛。敗死揚州。
郝定		山東	紅襖賊渠帥。金貞祐四年。僭號改元。攻陷滕兗十餘州縣。侯摯討殺之。
徐文	掖（山東掖縣）		文勇力過人。衆呼爲徐大刀。本降盜。爲御前忠銳軍之一。後以諸將忌譖。叛降劉豫。
李昱	山東	山東	
丁順	河北（直隸大名）		
楊妙眞（女子）	益都（山東益都）	磨旗山（山東濰縣）	楊安兒之妹。號四娘子。私通李全而嫁之。狡悍善騎射。安兒死。衆奉之掠食至磨旗山。遁豐州。後敗歸山東。數年而歿。
國安用	淄州（山東淄川）	濰州（山東濰縣）	初附李全。爲紅襖賊。既而降金。封兗王。復降宋。蹂躪徐泗十餘年。降元後敗于徐州。投水死。
楊進	河北	淮南	聚衆三十萬。往來京西淮南河南北侵掠。高宗建炎二年。降於宗澤。澤卒。復叛爲盜。
遼朝			
趙德鈞 趙延壽	相州（河南安陽縣）	幽州（京兆大興宛平）	晉出帝時父子并爲晉將。陰通契丹。求立己爲帝。後爲德光所執。以爲幽州節度使。

	李處溫	析津（京兆大興宛平）		遼保大二年。擁立耶律淳爲帝。淳廢遼主天祚爲湘陰王。淳死。尋伏誅。
	曲貴	萊州（山東萊陽）	萊州（山東萊陽）	
	崔立	將陵（直隷寧津）		金末爲西面元帥。以兩宮降元。自封鄭王。求爲劉豫。李伯淵誅之。
	張林		京東諸郡	宋寧宗嘉定十四年叛降蒙古。行山東東路都元帥。後爲國安用所殺。
	張聚	棣州（山東陽信商河）		
元朝	郭火你赤	益都（山東益都）	仝上	瀕海鹽徒也。順帝至正四年作亂。上太行。由陵川入壺關。至虔平。殺兵馬指揮。復過益都。
	韓山童	欒城（直隷欒城）		世以燒香惑衆。順帝至正中。倡言天下大亂。彌勒佛下生。劉福通等擁之。詭稱其爲宋後。旋被擒。
	韓林兒	欒城（直隷欒城）	潁州（安徽阜陽）	山童子。順帝至正十五年。劉福通迎至亳。立爲帝。又號小明王。國號宋。建元龍鳳。
	毛貴			劉福通之黨中稍有智略者。順帝至正中。陷膠，蓬萊，益都，莒，濟南，諸州縣。據山東三年。趙均用殺之。
明朝	唐賽兒（妖婦）	蒲台（山東蒲台）	石棚寨（山東益都西南）	縣民林三妻。以幻術聚衆。稱佛母。永樂十八年。攻下莒即墨諸縣。衛青李敢之遁去。卒不獲。

	周堯德	山東（山東歷城）	歷城（山東歷城）	初稱紅竿大王。後稱平師王。
	劉六名寵 劉七名宸	文安（直隸文安）	仝上	初從大盜張茂。武宗正德五年反。轉掠山東畿輔湖廣之境。七年陸完追平之。先後中矢赴水死。
	趙鐩亦名風子	文安（直隸文安）	仝上	本諸生。劉六等亂起。挈家匿水渚中。賊脇之入黨。俱爲盜魁。擾河南山西。稱元帥。衆十餘萬。七年仇鉞討之。敗爲僧。伏誅。
	齊彥名	文安（直隸文安）	仝上	初從有司捕盜有功。劉瑾激之。正德五年與劉六等反。寇擾山東河東。七年陸完平之。中槍死。
	楊虎	文安（直隸文安）		正德五年反。與趙鐩等并起爲賊渠。擾河南。六年夏時敗之。溺死宿州。
	楊寡婦		濰縣（山東濰縣）	正德七年。以賊千餘犯濰縣。尋被擒於河南。
	王森	薊縣（京兆薊縣）		萬曆中得妖狐異香。倡白蓮教。蔓延畿輔山東西河南四川。稱聞香教主。二十二年事發論死。
清朝	王倫	壽張（山東壽張）	臨清（山東臨清）	乾隆三十九年。以清水七奴起兵据臨清。
	李文成	滑縣（河南滑縣）	滑縣（河南滑縣）	嘉慶十八年以天理聚衆。勾通內監入皇城。未成。

右白河流域得開創之帝一。割據之雄三。得賊一百十。女賊四。

論曰。白河流域平原曠蕩。其水渾濁。其土肥饒。固世界一大農場也。然夏則酷暑。冬則嚴寒。河水皆冰。冬春氣燥。風起塵揚。有同沙海。雖屬平原。而寒燠劇變。殆具有高原性焉。故其民類沉鷙。多氣力。重許可。自古豪俠尚氣。幽并同稱。而強兵健將。多出河北。尤爲朔方之冠云。惟以耕稼城郭之民。直接與塞外游牧射獵諸族爲鄰。蹂躪刼掠。時不免于反客爲主。金史曰。燕人最卑賤。宋人來則從宋。金人來則從金。遼人來則從遼。自遼金作都。磔僞酬奸。漸染于污風者垂七八百年。故閻古古有崔盧爭仕宦。燕趙寢悲歌之嘆。其往古任俠尚義之風。惟見于厮養走卒、鄉僻寒儉之間。而縉紳士人多率靦涊涼薄。隨勢利爲高下。忍帥犬羊以殘父母之邦。至于僭竊奸僞。不惜假外族之力以苟炫榮名于一時。如趙德鈞父子、張邦昌、劉豫之徒。亦足羞也。渤岱之間。僻處左腋。不當兵衝。而土沃泉甘。且兼山林海洋之氣候而有之。蓋通國之最善地也。其民亦體質雄偉長大。爲通國冠。雖婦人女子有時亦操戈而起。毅然

與群雄爭一席地。斯足奇矣。

第四章　漢水流域

漢水自嶓冢東流。左倚巴山。右傍秦嶺。挾丹淅涇淯諸水以總納于夏口。而大江自西來受之。故今日論天下形勢。必以武漢為中樞。辛亥革命軍起。義旗一舉、全國風靡。此其明効也。然夷陵握夔門之口。荊襄當南北之衝。尤為歷史兵爭要地。故說者謂荊楚之有漢川。猶之江左之有淮甸。豈不信哉。今綜計所得帝賊如左。

朝代	姓名	生長地（今地）	起兵地（今地）	備考
秦朝				
漢朝	王匡鳳	新市（湖北京山）	綠林山（湖北當陽）	天鳳四年為平理飢民爭訟受推。遂自稱將軍。號新市兵。
	馬武	南陽（河南南陽）	綠林山（湖北當陽）	天鳳四年。從王匡起綠林山。後以從光武有功。封揚虛侯。
	張霸	南陽（河南南陽）	南陽（河南南陽）	天鳳四年。從王匡起兵綠林山。衆萬人。

	羊牧	江夏 湖北黃岡	仝上	天鳳四年。與王匡起兵。衆萬人。
	劉縯	白水鄉 湖北棗陽	舂陵 湖北棗陽	地皇三年。發舂陵子弟起兵。招致新市平林兵。與之合以討新莽。越明年爲更始所殺。
	廖湛	平林 湖北隨縣	隨 湖北隨縣	地皇三年。聚衆千餘人。應王匡。號平林兵。
	陳牧	平林 湖北隨縣	隨 湖北隨縣	地皇三年。聚衆千餘人。應王匡。號平林兵。
	鄧曄 于匡	析 河南內鄉	南鄉	更始元年。起兵應漢。
	宗成	南陽 河南南陽	漢中 陝西南陽	更始初。起兵略漢中。後入成都。公孫述以其敗掠暴橫。殺之而併其衆。
	延岑	南陽 河南南陽	武當 湖北均縣	更始二年。據漢中。略南陽。劉嘉擊降之。復叛嘉投公孫述。封汝寧王。建武十二年以成都降。爲吳漢所殺。
	秦豐	邔 湖北宜城	黎邱 湖北宜城	更始二年。據黎邱自稱楚黎王。建武五年窮困降朱祐。祐送洛陽斬之。
	彭寵	宛 河南南陽	漁陽 京兆大興	更始拜之爲偏將軍。漁陽太守。後歸漢。復叛。建武五年。其奴斬以降。
	劉玄	舂陵 湖北棗陽	仝上	光武族兄。初從平林兵。號更始將軍。諸將立爲皇帝。後降于赤眉被殺。
後漢	劉秀	南陽 湖北棗陽西南蔡陽	舂陵 湖北棗陽	高祖九世孫。出自景帝子長沙定王。王莽末與兄縯起兵。縯爲更始所殺。秀遂敗王莽。平群寇。三年之間。恢復漢業。稱後漢光武皇帝。傳十二

				帝。一百九十六年。
	張曼成	南陽		亦黃巾也。靈帝中平元年。攻殺太守。屯宛下。爲秦頡所擊斬。
	趙宏 韓忠 孫夏	南陽		靈帝中平元年。黃巾餘寇更迭立三人爲帥。俱爲朱儁擊斬。
	劉焉	江夏 湖北江夏	益州	焉以四方兵寇。建議改置牧伯。中平五年。求爲益州牧。遂据之。傳子璋。
三國及魏				
晉	杜曾	新野 河南新野	竟陵 湖北竟陵	愍帝建興中。從胡亢起兵。已殺亢并其衆。聚兵萬人。與第五猗公据漢沔。後爲陶侃所殺。
	王沖	荊州	荊州	荊州賊也。建興中自號荊州刺史。部衆甚盛。
齊梁	桓誕	太陽蠻酋 河南南陽		誕桓玄子。孝文帝延興中。擁八萬餘衆內附。拜爲征南將軍。
	樊素安	東荊州 湖北江陵	龍山 湖北江陵城西北	魏宣武帝景明元年。聚衆龍山。僭稱大號。蕭衍遣兵以應。魏李崇擊擒之。
	田育丘	太陽蠻酋		宣武帝景明元年。率二萬八千戶內附。左衛將軍李崇討平之。
	魯北鷰	魯陽蠻 河南魯山	魯陽 河南魯山	魏宣武帝景明初。與柳北喜等聚衆反。諸蠻悉應。李崇討平之。

姓名	地	今地	據地	事蹟
黃衆寶	安康	陝西安康		魏廢帝元年。連結漢中夷夏反。有衆數萬。圍東梁州。趙貴討平之。
吳士英	隨州	湖北隨縣		魏廢帝時。殺刺史黃道玉。因聚衆爲寇。權景宣以計誘執戮之。
樂熾	直州	陝西安康		魏廢帝初。與洋州人田越、金州人黃國等連結反。李遷哲等討平之。
文子榮	荊州蠻	湖北江陵	沮漳	魏廢帝二年。自號仁州刺史。據沮漳爲逆。賀若敦等討擒之。
魏天王	鳳州氐	陝西鳳縣		魏恭帝三年。武興氐反。圍利州。天王等亦聚衆響應。豆盧寧討平之。
苻安壽	南岐州氐	陝西鳳縣		魏大統四年反。自號太白王。攻陷武都。侯莫陳順討降之。
田杜清				魏大統十一年與漢沔諸蠻反。楊忠討平之。
田魯嘉	唐州蠻	河南泌源		魏大統末反。自號豫州伯。王雄權景宣破擒之。
仇周貢	鳳州	陝西鳳縣	廣化	周明帝初。與魏興樊復興等反。自號周公。有衆八千。破廣化郡及他州縣。趙昶討平之。
段吒	興州	陝西略陽		周明帝時。與下辯柏樹二縣民反。相率破蘭皐戍。趙昶討平之。
姜多			厨中	周明帝時率厨中氐反。以應段吒。趙昶討平之。

朝代	姓名	起事地	今地	據地	今地	事略
	王道肯	郢州	湖北安陸	仝上		周天和二年。據州城叛。高琳等遁降之。
	陳瞻	均州	湖北均縣			
隋朝						
唐朝	康楚元 張嘉延			襄州		肅宗乾元二年。據州作亂。楚元自稱南楚霸王。嘉延襲破荊州。衆共萬餘。韋倫討之。擒楚元。
	杜洪	鄂州	湖北江夏	岳州	湖南岳陽	初爲武昌牙將。僖宗中和三年。逐岳州刺史而代之。
五代						
宋	桑仲			襄陽	湖北襄陽	高宗建炎三年。京師京湖制置使程千秋招降之。未幾復叛。據襄陽。又激而官之。爲霍明襲殺。
	張福	興元	陝西興元	興元	陝西南鄭	本興元戍卒。寧宗嘉定十二年作亂 以紅巾爲號。掠蜀梁二州。四川大震。安丙討誅之。
元	孟海馬	竹山	湖北竹山	竹山	湖北竹山	
	徐壽輝（又名眞一）	羅田	湖北羅田	蘄水	湖北蘄春	本布販。順帝至正十一年。鄒普勝等推爲主。作亂。亦以紅巾爲號。稱帝於蘄水。國號天完。連陷漢陽江州吉安杭州等處。延特穆爾等討破之。
	鄒普勝	麻城	湖北麻城	蘄水	湖北蘄水	順帝至正十一年。與僧彭瑩玉及倪文俊等作亂。共推徐壽輝爲主。

帝王	都城	今地	遷都	今地	備考
倪文俊	沔陽	湖北沔陽			至正十一年。與僧瑩玉鄒普勝等作亂。推徐壽輝爲主。陷漢川諸城。因謀害壽輝。爲陳友諒所殺。
王權	鄧州	河南鄧縣	仝上		順帝至正十二年。與張椿陷澧州。尋被官軍擒於襄陽。
歐普祥	黃岡	湖北黃岡			以燒香聚衆。從徐壽輝起兵爲元帥。人稱歐道人。順帝至正十二年引兵掠江西諸郡縣。陷袁州据之。後降吳。
陳友諒	沔陽	湖北沔陽	江州	江西九江	初爲徐壽輝將。順帝至正十九年自稱漢王。二十年陷太平。殺壽輝。稱皇帝於采石。國號漢。改元大義。後爲朱元璋所滅。
明玉珍	隨州	湖北隨縣	重慶	四川重慶	初結千餘人屯青山。後降徐壽輝。順帝至正二十二年稱帝於蜀。國號大夏。建元天統。二十二年卒。子昇復僭稱帝。後爲明滅。
明二	黃陂	湖北黃陂			明玉珍弟。順帝至正二十二年爲車力特穆爾所擒。
藍丑兒	羅田	湖北羅田			故爲盜。順帝至正二十五年。妖言惑衆。設官署民。吳袞實襲捕之。
明朝					
李添保	麻城	湖北麻城	苗中		英宗天順間。以逋賦逃入苗獞。自稱唐後。聚衆萬餘。稱王。建元武烈。四年李震擒誅之。
楊清 邱仁	沔陽	湖北沔陽	仝上		武宗正德四五年間。僭稱天王將軍。出沒湖湘。
李胡子	荊襄 流民		南漳	湖北南漳	圍岳州。陷臨湘。屢敗官軍。

清朝	夏逢龍	景陵	武昌	總統兵馬大元帥。康熙二十七年武昌兵變。擁逢龍爲主。兩月而敗。
	張正謨	荊州 湖北荊門	仝上	乾隆五十八年以白蓮教聚衆起兵。
	聶傑仁	枝江		
	林之華	當陽 湖北當陽	仝上	
	姚之富	襄陽 湖北襄陽	仝上	
	齊王氏 女子	襄陽 湖北襄陽	竹山 湖北竹山	教首齊林之妻。
	王廷詔	襄陽 湖北襄陽	襄陽 湖北襄陽	
	李全	襄陽 湖北襄陽	襄陽 湖北襄陽	

右漢水流域得中興之帝一。割據之雄三。得賊五十。女賊一。

論曰。漢水流域。半屬水鄉。半爲山地。而襄陽樊城居其中流。當關中宅都時。實當東南入都之衝。故北則河東。南爲襄陽。冠蓋邑居。于斯爲盛。然以地當南北之交。兼有

秦楚之俗。勁悍決裂。時思一逞。亦以其西連板楯。北接山棚。固亦受蠻族影響也。褒中爲漢高所由起。南陽爲光武所由興。昭烈正位。實始沔陽。卯金創業。皆不離乎漢水之濱。蕭何所謂天漢。其稱正美者。此其識勢要之。漢中通秦蜀之道。財貨豐舒。宛鄧近許洛之郊。川原雄壯。固皆英雄起事之資也。至胡元之季。滿淸之末。漢業光復。並始武漢。雖楚實有材。亦以知民族主義之入人深矣。惟地居全國之中。衆流會歸。自昔爲五方所走集。闤財射利。巧僞滋新。古諺有曰。楚人多詐。今諺有曰。天上九頭鳥。地下湖北佬。謂其變詐多端。世無與敵也。以故倉猝盛名。因以爲奸利者。固亦有之。斯亦足以窺其土風矣。

第五章　三江流域

大江過彭蠡。東至蕪湖。乃歧爲中江北江。（北江即今大江。中江乃今魯明江。古由石臼諸湖。東通五壩入太湖。今雖湮塞。遺蹟猶宛在也。）故禹貢于揚州曰。三江旣入。震澤底定。蓋統南江之浙江言之。即今浙江也。（禹貢導江有中江北江。而無南

江。明呼南江別爲一流。與中江北江不相涉也。則今浙江是矣。水經註南江自貴池以東接長瀆。則經今寧國廣德。當橫穿黃山之脈以東出矣。說最訛謬。

自天然之形勢觀之。由灊霍以東。凡東陵以南。黟山以北之水。皆會于大江。黟山之東。則浙江別出。傍南嶺之脈東行入海。兩江北地即古所謂江東江西者也。率皆土地平衍。水清流緩。而與淮北甬南風土固有別矣。綜計所得帝賊如左。

朝代	姓名	生長地 今地	起兵地 今地	備考
秦朝				
漢朝	華孟	歷陽 安徽和縣	九江 安徽定遠	冲帝永嘉元年。自稱黑帝。殺太守。九江都尉滕撫擊斬之。
	張嬰	廣陵 江蘇江都	堂邑 江蘇六合	寇亂徐揚十餘年。降於廣陵太守張綱。未幾復反。九江都尉滕撫擊斬之。
	許生	會稽 浙江紹興	句章 浙江慈溪	靈帝熹平元年。起兵。自稱陽明皇帝。吳帝孫堅助臧旻陳寅破斬之。
三國	孫堅	富春 浙江富陽	曲阿 江蘇丹陽	孫武後。以討黃巾功封烏程侯。後爲劉表將黃祖射死。追謚武烈皇帝。
	孫策	富春 浙江富陽	曲阿 江蘇丹陽	堅長子。拜討逆將軍。封吳侯。早卒。追謚長沙桓王。

朝代	人名	籍貫	都	備考
	孫權			堅次子。後漢章武二年改元黃武。稱帝都建康。傳四主。凡五十二年。
晉朝	陳敏	廬江 安徽廬江	歷陽 安徽和縣	惠帝永興二年叛。據江東。劉準討之。顧榮爲內應。共擊斬之。
齊朝	蕭道成	蘭陵 江蘇武進		漢相國何之後。高祖整過江。世居武進。初仕宋爲參軍。以戰功洊至中領軍。弑宋主煜。昇明三年。自進爵齊王。稱皇帝。受宋主禪。是爲太祖高帝。傳七主二十三年。史稱南齊。
	唐寓之	富陽 浙江富陽	仝上	齊武帝永平四年。以邪術倡亂。衆三萬。稱帝改元。五年平。
	蕭寶寅	蘭陵 江蘇武進	關中	本齊明帝子。齊亡奔魏。孝昌三年反於雍。稱齊帝。改元隆緒。魏長孫稚討平之。
梁朝	蕭衍	蘭陵 江蘇武進		與齊同族。仕齊爲大司馬。尋自晉爵爲梁王。中興二年。弑齊和帝自立爲皇帝。是爲梁高祖武帝。
陳	陳霸先	吳興 浙江吳興	始興 廣東始興	梁武帝太清三年。以始興太守起兵討侯景。洊執朝政。敬帝太平二年。自進爵陳王。尋稱皇帝。受梁主禪。是爲陳高祖武帝。
隋	沈玄懀	蘇州 江蘇吳縣		陳亡後。不便隋政。開皇十年舉兵反。自稱天子。攻陷州縣。楊素討平之。
	汪文進	婺州 浙江金華	東陽	開皇十年反。自稱天子。楊素討平之。
	高智慧	越州 浙江紹興		開皇十年舉兵反。自稱天子。楊素擊之。逃入海追斬之。

朝代	姓名	籍貫	起事地	事略
	楊寶英	杭州（浙江杭縣）		開皇十年舉兵反。自稱大都督。楊素同擊平之。
	朱燮	吳郡（江蘇吳縣）	崑山（江蘇崑山）	大業九年。與數十學生起兵自稱將軍。民苦役者赴之如歸。王世充敗之。
	管崇	晉陵（江蘇武進）	常熟（江蘇常熟）	大業九年。群盜奉之爲主。自稱將軍。衆至十萬。由萬緒擊之敗死。
	劉元進	餘杭（浙江餘杭）	吳郡（江蘇吳縣）	大業九年。聚兵反。以應楊玄感。衆數萬。後爲王世充所敗死。
	汪華	歙（安徽歙縣）		大業末。據黟歙五州。自稱吳王。十餘年王雄誕敗之。降唐爲總管。
	張起緒	淮南		大業十一年。舉兵爲盜。衆二萬。
	盧公暹	東海	蒼山	大業十二年率衆萬餘保蒼山。
	張子路	廬江		大業十三年舉兵反。陳稜討平之。
	沈法興	武康（浙江武康）	吳縣（江蘇吳縣）	吳興太守也。大業十四年起兵據江表。十餘郡。稱梁王。後爲李子通所敗。
	臧君相	海陵（江蘇泰縣）		
唐朝	錢鏐	臨安（浙江杭縣）	杭州（浙江杭縣）	僖宗乾符二年。以勁卒二十人伏山谷中。射殺黃巢軍將。功名日盛。漸封吳越王。自稱吳越國王。後唐明宗長興二年卒。

朝代	姓名	籍貫	今地	據地	今地	事略
	王郢			浙西		僖宗乾符二年。爲浙西鎭遏使。以衣糧不給。乃聚兵作亂。陷蘇常兩浙。南及閩。劉巨容射殺之。
	張郁			鎭海	江蘇丹徒	僖宗光啟二年。以鎭海牙將作亂。陷常州。
	薛朗			鎭海	江蘇丹徒	僖宗光啟三年。鎭海軍將劉浩作亂。逐節度使。殺諸僚屬。迎朗爲留後。錢鏐擒歸殺之。
	董昌	臨安	浙江臨安	越州	浙江紹興	初以軍功擢越州節度使。昭宗乾寧二年反。稱帝。自稱大越羅平國。改元順天。錢鏐討誅之。
宋朝	方臘	淸溪	浙江淳安	仝上		徽宗宣和二年以花石綱擾民。聚徒稱兵。號聖公。凡破六州五十餘縣。三年四月始平。
	薛慶			高郵		本劇盜。高宗建炎三年。張俊招降之。以爲高郵天長軍鎭撫使。既而與金人戰於揚州。死之。
	劉忠	舒州	安徽			高宗紹興二年。韓世忠擊敗之於蘄陽。走降劉豫。
	朱淸	崇明	江蘇崇明			宋末。與張瑄同爲海盜。抄掠海上。元伯顏定江南。招降之。深知海道曲折。遂創海運。後皆誅死。
	張瑄	嘉定	江蘇嘉定			
元朝	葉萬五	婺州	浙江金華	武義		世祖至元二十六年。以衆萬人寇武義。殺千戶一人。祈琳吉估討之。
	趙普勝	池州	安徽貴池	巢湖		本巢湖水軍。順帝至正初降於徐壽輝。饒勇。善用雙刀。號雙刀趙。

朝代	姓名	籍貫	據地	事略
	張士誠	泰州（江蘇泰縣）	高郵（江蘇高郵）	以操舟運鹽爲業。順帝至正十三年陷高郵。起兵鹽丁。共推爲主。復陷平江。据以爲都。國號大周。自稱誠王。建元天祐。後爲明滅。
	羅友賢		神山寨（安徽貴池境）	從吳王爲池州元帥。順帝至正二十二年据州之神山寨作亂。常遇春討斬之。
	陳保二	常州（江蘇武進）		聚衆作賊。以黃布帕首。號黃包頭軍。初降朱元璋。順帝至正二十六年叛投張士誠。
	錢鶴皋	上海（江蘇上海）	松江（江蘇松江）	順帝至正二十七年作亂。据松江。吳徐達遣將討平之。
明朝	李珍	錢塘（浙江杭縣）		景泰七年反。改元天順。
	湯麻九	孝豐（浙江孝豐）		孝豐奸民。反据深山拒捕。積二十年莫能制。武宗正德十二年。許延光出不意擒之。
清朝	吳三桂	高郵	雲南	初爲明將。降清。康熙十二年据雲南反。越八年而滅。
	林清	山陰（浙江紹興）	大興（京兆大興）	嘉慶十八年。以天理教聚徒與李文成謀攻皇城。不成而死。

右三江流域得偏安之帝四。得賊二十。

論曰。三江流域。風光明媚。物阜民殷。所謂九州之上腴。天地之奧區也。而其民則多才士。多美人。卷婁濡需。易于摧伏。今天下所稱最柔脆。最繁華者。固莫三吳若矣。然

當春秋之季。闔廬破楚。烈于桓文。項王以八千子弟亡秦困漢。夫非同此三吳之強哉。蓋自兩漢以後。山林日啓。富源日開。而眞樸之氣。乃漸漓矣。雖六朝南宋。倚踞長江以立國者。各數百年。然強兵健將。大半出于江淮以北。以是知風流羣屐之場。固不適于躍馬揮戈之士也。而衣冠文獻之傳。遂由中原之地。盡移于江淮以南矣。然吳越水鄉。雖屬同壤。其土風要自有別也。吳地平夷。其俗剽輕而浮薄。越人依山爲國。其性勁悍。多俠氣。故蕭陳于吳。爲寄公。而孫錢兩家。則越之土產也。江淮兩界交于合肥。甌越兩界。交于會稽。故此二地之人材。稱別出焉。蓋其外界所翕受者固殊矣。

南園叢稿目錄

卷十四

帝賊譜卷二

帝賊譜卷二

泗陽張相文蔚西著
淮陰吳其韥次藩修訂
男星烺亮塵校對

第六章　巴蜀山地

西接橫斷山脉。東抵巴山。南繞金沙。北倚岷嶓。地勢自西北斜向東南而傾。而嘉陵、岷、雒、雅、僰、諸江、亦先後挾衆流自北而南。以會于金沙江。皆自三峽吐出之溪流所經、悉成沃土、民物浩繁。三吳所不逮也。且形勢完固。戰守攸資。故自來圖中原者往往先取巴蜀。以占上流之勢焉。今綜計所得帝賊如左。

朝代	姓名	生長地 今地	起兵地 今地	備考
漢朝	大牟	越嶲 四川越嶲		

姓名	地	地	事蹟
封離	越巂（四川越巂）		越巂夷也。聚衆十餘萬叛漢。[illegible]壞二十餘縣。殺長吏。掠百姓。益州刺史張喬遣楊竦擊破之。
許聖	巫蠻		明帝永平十三年反。發荊州兵討平之。
服直	巴郡（四川巴縣）		冲帝永嘉元年。聚衆自稱天王。
馬相	益州（四川）	緜竹（四川緜竹）	靈帝中平五年。起兵。有衆數萬。自稱天子。州從事賈龍破之。
張修	巴郡（四川巴縣）		以妖術爲人療病。其法與張角相同。張角反。後修亦聚衆寇郡縣。時人謂之米賊。角誅修亦亡去。
高定	越巂（四川越巂）		
晉朝			
李特	巴西氐（四川營山）	廣漢（四川廣漢）	本流民。惠帝永寧元年擊敗郡守。入據之。稱鎮北大將軍。改元建初。泰安二年羅尚破斬之。
李雄	巴西氐（四川營山）	郫城（四川郫縣）	特第三子。初據郫城。尋入成都。稱王。惠帝光熙元年。稱帝改元。國號大成。是爲後蜀。
李驤	蜀（四川）	樂鄉（湖北荊門）	懷帝永嘉五年。據樂鄉反。應詹杜弢擊破之。
杜弢	成都（四川）	湘州（湖南長沙）	懷帝永嘉五年。流民共推爲主。自稱梁益二州刺史。後陶侃擊破之。不知所終。
句渠知	巴西氐（四川營山）		元帝大興三年反。巴衆推之爲主。自稱大秦。改元平趙。應之者三十餘萬。趙主劉曜使遊子遠攻滅之。

朝代	姓名	起地	今地	據地	今地	事略
	李壽	巴西氏	四川營山			李特弟李驤子。成帝咸康四年篡立。改國號漢。傳子勢。桓溫滅之。
	司馬勳			梁州		勳爲梁州刺史。常思據蜀。憚益州刺史周撫不敢發。哀帝興寧三年撫卒。遂舉兵反。自稱成都王。桓溫遣將討斬之。
	李弘	廣漢				太和五年。詐稱李勢子。聚衆萬人。自稱聖王。年號鳳凰。周楚討平之。
	張育	蜀				孝武帝寧康二年。與楊光同起兵擊秦。稱蜀王。改元黑龍。鄧羌擊斬之。
	譙縱	巴西南充	四川營山	涪水	四川涪陵	安帝義熙元年。爲侯暉所推。稱成都王。朱齡石破之。自縊死。
宋朝	程道養	枹罕	甘肅導河	陽泉	四川德陽	文帝元嘉九年。趙廣擁之。反起兵陽泉。向廣漢。陷涪城。破成都。自稱蜀王。十四年爲其別將所殺。
	趙廣	益州		廣漢		廣初與帛氏奴擄巖縣人。聚衆陷涪城諸郡。詐推陽泉寺道人程道養爲蜀王。自稱將軍。先後爲劉道濟裴方明擊平之。
西魏	李廣嗣	龍川	四川武平			魏廢帝元年。與李武等憑據巖險。招集不逞。攻劫郡縣。陸騰討斬之。
	趙雄傑	伍城	四川中江	涪陵	四川涪陵	魏廢帝二年。與梓潼人王令公鄧朏等構逆。衆三萬餘。阻涪水。伊婁穆等討平之。
	蒲微	鄰州蠻	四川鄰水縣			魏廢帝二年。以本州反。田弘等討平之。

姓名	籍貫	據地	事略
楊辟邪	武興鎮氐（甘肅成縣）	興州（陝西略陽）	魏廢帝二年。据興州反。叱羅協與趙昶討平之。
張道	龍州（四川武平）		魏廢帝三年。與李祏反。裴果討平之。
李光賜	隆州（陝西略陽）	鹽亭	魏廢帝三年。與帛玉成等反於鹽亭。州人李祏、開府張遁各舉兵應之。宇文貴討平之。
杜青和		巴州（四川巴中）	魏大統十一年。以巴州刺史反。攻圍東梁州。帝遣王雄等討平之。
蓋鬧	南秦州氐（甘肅成縣）	北谷	魏文帝大統十五年反。其黨覃洛聚衆洸中。楊興德西結岩昌羌獠。甘推蓋鬧爲主。趙昶討平之。
張瑜	合州（四川合州）		周明帝初。與陵眉戎、江資邛新遂八州夷夏反。有衆數萬。陸騰討平之。
槃石民	資州（四川資中）		周武帝保定二年。殺郡守。据險反。陸騰討平之。
冉令賢	信州蠻（四川奉節）	巴峽（四川巴縣）	周武帝天和元年反。黨與連結二千餘里。陸騰討平之。
向五子王	信州蠻（四川奉節）	白帝（四川奉節）	周武帝天和元年。與冉令賢反。攻陷白帝。据石墨城蠻城。（令巴東縣）陸騰討平之。
蘭祖休		涪陵（四川涪陵）	周武帝天和二年。以涪陵郡衆据楚向臨容開信等州。地方二千里。阻兵反。陸騰討平之。
冉祖喜	信州蠻（四川奉節）		周天和六年。與冉龍驤反。趙誾討平之。

	王軼	始州（四川劍陽）		周武帝建德三年擁衆反。錄格討平之。
隋朝				
唐朝	阡能	安仁夷（四川邛浹縣）	邛州（四川邛浹縣）	能本邛州牙官。因公事違期。亡命爲盜、衆萬人。橫行邛雅。群盜聚衆應之。僖宗中和二年高仁厚討平之。
	韓秀昇 屈行從	三峽	三峽	僖宗中和二年。以兵斷峽江路爲盜。高仁厚擊敗之。賊衆執秀昇行從以降。
	劉闢		西川	德宗末。自爲西川留後。求節越。憲宗元和元年反。高崇文擒斬之。
五代				
宋朝	王小波	青神（四川青神）	青神（四川青神）	太宗淳化四年。因小民貧困。倡均貧富之說。聚衆爲亂。未幾病創死。
	李順	青神（四川青神）	仝上	王小波妻弟也。小波死其黨推順爲帥。衆數十萬。陷成都。稱蜀王。王繼恩討誅之。
	王均		益州（四川）	真宗咸平三年。益州戍兵作亂。推之爲主。僭號蜀。改元化順。雷有終討之。均走死。
元朝	韓法師	合州（四川合川）	仝上	順帝至元三年反。擁衆自稱南朝。趙王孛討平之。
明朝	趙鐸	德陽（四川德陽）	漢州（四川廣漢）	英宗天順八年反。自稱趙王。諸賊皆歸之、連番衆數陷城。殺將吏。千戶田、設伏斬之。

劉烈	四川		正德初反。僭號設官。五年敗逃。
藍廷瑞	保寧（四川閬中）	仝上	武宗正德五年。與鄢本恕等反。自稱順天王。衆十餘萬。寇掠兩川。流毒黔楚。六年永順士舍彭世麟誘擒之。
鄢本恕	保寧（四川閬中）	仝上	武宗正德五年。與藍廷瑞俱亂。稱刮地王。蔓延陝西湖北之境。永順士舍彭世麟誘擒之。
廖惠	保寧（四川閬中）	仝上	武宗正德五年。與藍廷瑞等反。自稱掃地王。攻陷通江。林俊等擊擒之。
廖麻子	四川		初從藍廷瑞爲亂。廷瑞被殺。遁去。轉掠州東。降而復叛。武宗正德八年。閻勳擒斬於劍州。
曹弼	重慶（四川巴縣）	播州	武宗正德五年。糾衆寇川南。謀與藍廷瑞合。
曹甫	瀘州		武宗正德五年。與弟瑠反。又從廖麻子掠營山蓬州。後議撫。爲廖麻子所殺。
麻六兒	四川		武宗正德六年。遇川東副使劉傑之。爲所敗死。
方四	四川	恩南	曹甫黨。亡命恩南。武宗正德七年。陷江津綦江。馬昊擊敗之。變姓名。爲他將所擒。
普法惡	㸲人		通漢語。曉符籙。自稱蠻王。煽諸夷作亂。武宗正德十一年杜琮戰敗之。

姓名	起事地	據地	備考
阿大（同阿二方三）	都掌蠻（四川興文）	九絲山（四川興文東南）	
蔡伯貫	大足（四川）		隆慶間
清朝			
徐天德	四川達州（四川達縣）	仝上	白蓮教徒。嘉慶四年起兵。
王三槐	東鄉（四川高仰）	太平（四川萬源）	白蓮教徒。
冷天祿	太平（四川萬源）	太平（四川萬源）	
羅其清	巴州（四川巴中）	巴州（四川巴中）	
冉文儔	巴州（四川巴中）	巴州（四川巴中）	
林亮功	巴州白巖（四川巴中）	巴州（四川巴中）	

右巴蜀山地得割據之雄二。得賊四十三。漢族十八。蠻族十六。

論曰。巴蜀天府之國也。土脉膏潤。百產豐盈。自文翁敷教。大化遂比齊魯。是固揆文

之地而非奮武之鄉也。叟兵脆柔。比于吳儂。每值天下多事。輒爲他方豪傑入而據之資。其險富遂以傳子傳孫。而土著之奮起爲雄者。蓋未之見焉。而揭竿斬木之徒。顧時時見于四鄙。此其知可考而知也。昌意降居若水。衍爲蠶叢魚鳧之邦。卓氏資汶山蹲鴟致富。乃在臨邛。是知華風所被。不過錦江沿岸諸善地。四旁山谷之中。所環伺而錯居者。固無如蠻獠巢窟也。南有邛筰。西則冉駹。東爲巴賨。北則白馬諸氐。是諸種中。邛僰既通。久服漢化。氐羌渡隴。乃產苻姚。惟賨人世居閬中。性尤勁勇。漢高還定三秦。亦曾倚爲前鋒。迨劉石亂作。號巴氐者。厥有李氏。其族乘時北擾。僭稱侯王。至使三蜀路絕。宛雒丘墟。信乎巴蠻爲禍之烈。固不在五胡下也。是故蜀中禍亂。要皆保据岩壑。不輸租賦之蠻族爲之。其遷居平地而習與漢化者。久之未有不漸變而文柔者。世顧謂蜀人好亂。王政微缺。跋扈先起。豈通論哉。

第七章　沅湘流域

洞庭湖者禹貢所謂九江也。自騎田萌諸以北。羅霄以西。武陵山脈以東。衆流皆會歸焉。而沅湘二水實經緯之。沅水越武陵山脈而東。爲黔滇之孔道。湘水繞衡山而北。爲桂粵之通途。土地廣衍。山澤阻深。蓋洞庭衡嶽之間。固江南一隩區矣。今綜計所得帝賊如左。

朝代	姓名	生長地（今地）	起兵地（今地）	備考
秦				
漢	觀鵠	零陵（湖南零陵）		
	單程	武溪蠻（湖南常德）		建武二十三年反。馬援擊破之。
	李研	桂陽（湖北荊州）	仝上	桓帝延熹六年反。太守陳舉討平之。
	卜陽 潘鴻	桂陽（湖北荊州）	仝上	李研黨。十年宿賊也。研破逃入山。荊州刺史度尚平之。
	朱蓋 胡蘭	桂陽（湖北荊州）	仝上	蓋荊州兵。蘭桂陽賊。桓帝延熹八年。合攻桂陽。衆敗鵠。度尚擊斬之。

朝代	人名	據地	今地	據地	今地	事略
	區星	長沙	湖南長沙			靈帝中平四年反。自稱將軍。孫堅擊平之。
晉朝	王機	長沙	湖南長沙	廣州	廣東番禺	建興三年據廣州。與杜弘溫邵劉沈反。尋爲陶侃擊走之。病死。
齊梁	田思飄	武陵蠻	西溪			齊高帝時反。王文和等討之。思飄中弩死。蠻衆降。
	田豆渠	黔陽蠻				武帝永明初與向宗頭等爲寇。劉悛擊退之。
	陳雙 李答	湘川蠻				武帝永明三年。同寇掠郡縣。柳世隆討平之。
隋朝	曹武徹	桂陽	湖南桂陽			煬帝義寧元年舉兵反。建元通聖。
	蕭銑			巴陵	湖南岳陽	梁裔也。爲羅川令。大業十二年。張繡鄭文秀、徐德基、郡陽董景珍、等奉爲梁王。尋自稱帝。有兵四十餘萬。唐李靖破降之。
唐朝	雷滿	武陵蠻	湖南常德	朗州	湖南常德	初爲高駢牙將。僖宗中和元年。逃歸。聚衆千人。襲朗州。殺刺史。詔爲留後。遂引兵寇荆南。昭宗惡之。以爲武貞節度使。
	周岳	陬溪	湖南常德	衡州	湖南衡陽	僖宗中和元年。亦聚衆襲衡州。逐刺史徐顥。詔爲衡州刺史。
	向瓌	石門蠻		澧州		僖宗中和元年。集夷獠數千。攻陷澧州。殺刺史呂自牧。自稱刺史。
	鄧處訥	邵州龍潭		邵州	浙浦 實慶	僖宗時據閩瑱爲潭州留後。瑱爲周岳攻殺。處訥自稱留後。昭宗拜安武軍節度使。後爲蔣勛所殺。

朝代	姓名	地	地	事略
五代	王逵 周行逢	武陵（湖南武陵）	朗州（湖南常德）	周廣順元年作亂。逐節度。二年逵入潭州。自稱武平節度。表行逢知朗州。已逵復徙朗州。行逢知潭州。
宋朝	楊太	鼎州（湖南常德）	龍陽（湖南漢壽）	故鍾相黨。建炎四年起兵。盤据洞庭。稱大聖天王。衆二十萬。岳飛討平之。
	鍾相	鼎州	潭州	建炎四年。以等貴賤、均貧富之說聚衆。自稱楚王。陷澧州。孔彥舟擒誅之。
	曹成			故盜也。初陷漢陽鄂州。屯攸縣。向子諲招之。成聽命。後忿子諲扼已。執子諲。陷道州。
	李元礪	黑風峒（湖南郴縣）	郴縣（湖南郴縣）	寧宗嘉定二年率各峒作亂。衆數萬。破吉郴諸縣。又犯南雄池州。迫贛州。羅世傳轉降之。
元朝	詹一仔	湘南	四望山（湖南零陵）	世祖至元中。誘衡永寶慶武岡人。嘯聚四望山。久不能討。劉國傑擊斬之。
	唐大二	道州（湖南道縣）		故猺賊。順帝至正元年作亂。三年孛巴布勒擒誅之。
	何仁甫 蔣丙	道州（湖南道縣）	江華	仁甫故唐大二黨。順帝至正元年起兵。丙故七賊峒。興之合。攻破江華等州縣。自稱順天王。連溪峒三百餘寨。相率入邊抄掠。
	吳天保	靖州猺（湖南靖縣）	黔陽	順帝至正六年作亂。陷黔陽武岡漵浦諸郡。衆六萬。官軍不能制。迄於元亡。
	楊鹿五			莫殺洞蠻酋。順帝至正八年討之。斬首數百級。餘蠻縛鹿五降。

	符翼軫	湖南寧遠	
明朝	洪景清	湖廣	桂陽 湖南桂陽
	趙金龍	湖南永州錦田豐 湖南零陵	
清朝	洪大全	衡山縣 湖南衡山	桂平縣金田郡 廣西桂平
	雷再浩		
	李沅發		

右沅湘流域得割據之雄三。得賊十四。蠻賊八。

論曰。沅湘流域全境皆山。北爲澨地。南受諸水。匯爲洞庭。由東北狹口吐出之。其地形與江西相類。而緯度亦相等也。然自太平軍興。湘人以戰功鳴天下。而江西無聞焉。此其故何哉。大抵民力強弱。嘗與治化淺深爲比例。治化粗開。則武健俠烈。有敢鬥輕死之風。至于文治既興。則跳脫輕揚之氣減。而計深慮遠之民多。此天下之通

例也。江西地近三吳。又當閩粤之衝。故風氣早開。自唐宋以來。人文稱鼎盛焉。湖南近接黔中。有五溪九嶷之阻。觀于朱明之初。三湘茶攸之土酋始行款附。可知衡桂零部諸地。漢唐雖列州郡。大率自長沙而外。深林叢薄之間。莫非蠻夷之窟宅也。而豪猾不逞之徒。乃時時入其中。以侵削之。于是爭鬥殺傷之事。遂相習爲固然。而民之武力亦由是相持于勿衰。故自漢迄今。土人之能蹶爲雄者。儅有此數。而蠻族猶占其大半焉。則其開化之程度。概可推矣。

第八章　贛水流域

贛水凡二源。西源曰章水。出湖南郴縣黃岑山。東北流經贛縣城西。東源曰貢水。出福建長汀縣新路嶺。西北流經贛縣城東。環城而北。會于章水。二水既合。因名曰贛。自此而北。凡羅霄以東。武夷仙霞以西之水。皆會歸焉。以委輸于鄱陽。復由湖口入江。故胥次宗有言。豫章水陸四通。山川特秀。此可見其狀況矣。綜計所得帝賊如左。

朝代	姓名	生長地（今地）	起兵地（今地）	備考
秦	吳芮		番陽（江西鄱陽）	初為秦番陽令。甚得江湖間人心。衆為番君。及天下叛秦。因舉兵佐諸侯。項羽立為衡山王。漢高徙之。王長沙。
漢吳				
晉	李豐	南康平固		太康八年反。聚衆攻郡縣。自號將軍。伏誅。
齊梁	劉敬躬	安成（江西安福）	仝上	梁大同八年。以妖術反於安城。改元永漢。王僧辯討平之。
	解于琛	鄱陽	鄱陽	大同元年反。聚衆萬餘人。改元七勝。陸襄討擒之。
陳	熊曇朗	南昌（江西南昌）	新淦（江西新淦）	侯景之亂。聚衆據豐城為柵。兵力漸強。梁紹泰末。仰豫章太守。後降陳。復叛。據新淦。敗走。為村民所斬。
	周迪	臨川南城（江西臨川）		侯景之亂。從宗人續起兵據臨州。後梁紹泰末。授臨川內史。後降陳復叛。太守駱牙誘斬之。
隋	吳世華	饒州		開皇十年舉兵反。自稱都督。楊素討平之。
	操師乞	鄱陽（江西鄱陽）	豫章（江西南昌）	大業十二年反。自稱元興王。攻陷豫章郡。劉子翊討之。師乞中流矢死。

朝代	姓名	籍貫	今地	據地	今地	事略
	林士弘	鄱陽	江西鄱陽	豫章	江西南昌	初爲操師乞將軍。大業十二年反。自稱楚帝。擁衆十萬。北自九江、南及番禺、皆爲所有。凡七年卒。其衆遂散。
	董景珍	鄱陽	江西鄱陽	巴陵	湖南岳陽	大業十三年、雷世猛、鄭文秀、徐德基、張繡等推之爲主、據郡叛。又共迎蕭銑奉之。
唐朝	鍾傳	高安	江西高安	洪州	江西南昌	王仙芝之亂。傳依山爲堡。聚蠻獠萬人據撫州。又據洪州。尋拜鎮南節度使。封南平王。居江西凡三十年。
	柳彥璋			江州	江西九江	僖宗乾符四年。聚衆剽掠江西。陷江州。執刺史。劉秉仁擒斬之。
	盧匡裯	南康	江西南康	虔州	江西贛縣	唐末起兵。以虔州附梁。梁以之爲鎮南留後。傳二世。至梁乾化初爲其下所殺。
五代	劉言	廬陵	江西吉安	朗州	湖南常德	周廣順元年。王逵等逐節度。推言爲留後。三年拜武平節度。尋爲王逵所殺。
宋	彭友	虔州	江西贛縣	虔吉間	江西贛縣吉安	高宗紹興三年。岳飛奉命討江廣群盜。友悉衆迎戰。飛揮兵擒之。
元	杜可用	都昌	江西都昌			世祖至元十七年反。改元萬乘。史弼討擒之。
	邱元	建昌	江西南城	南豐	江西南豐	世祖至元二十六年稱大老。集賊衆千餘。掠南豐諸縣。建昌副萬戶擒斬之。
	劉六十	贛州	江西贛縣	興國	江西興國	成宗元貞二年。聚衆萬餘。建名號。董士選討擒之。
	蔡五九	贛州	江西贛縣	寧化	福建寧化	仁宗延祐二年。率衆寇掠汀漳諸路。陷寧化據之。稱王建號。張閭擒斬之。

朝代	首領	起事地	今地	據地	今地	事略
	周子旺	袁州	江西宜春	仝上		初從袁州慈化寺僧彭瑩玉學妖術。順帝至元五年。舉兵作亂。稱周王。改年號。尋獲誅之。
	鄧忠	臨川	江西臨川			順帝至正十二年陷建昌路。
	塗佑	宜黃	江西宜黃	邵武	福建邵武	順帝至正十二年。與邵武建寧賊攻陷邵武路。魏淳擒之。
	江爵	都昌	江西都昌	饒州	江西鄱陽	都昌盜。順帝二十三年陷饒州。
	鄧仲謙	新淦	江西新淦	仝上		仲謙父志明据沙坑麻嶺牛陂諸寨。順帝至正二十四年。吳常遇春等討誅之。冬仲謙作亂。破州治。殺知州。
	蕭明	信州		饒州	江西鄱陽	信州盜。順帝至正二十五年攻圍吳饒州。俄遁去。復寇婺源。
	饒一	永寧	江西寧岡			順帝至正二十六年作亂。吳畢榮討之。擒其元帥王子華。餘黨平。
	劉景周	雩都	江西雩都	雩都	江西雩都	
明朝	鄧茂七（初名雲）	建昌	江西南城	寧化	福建寧化	初亡命入閩爲佃人。英宗正統十三年。結黨拒捕爲亂。衆數萬。據沙縣陳山寨。自稱剷平王。攻陷二十餘縣。丁瑄斬之。
	汪澄二 王浩八 殷勇十 洪瑞七	樂平	江西樂平	桃源洞	江西萬年縣東	武宗正德四年同反。越三年勢熾甚。統謂之桃源賊。左都御史陳金平之。

姓名	籍貫	據地	事略
羅光權 陳福一	瑞州 江西高安	華林山 江西高安西北	武宗正德四年。並起爲盜。据山寨。越三年。勢熾甚。左都御史平之。
何積欽	贛州	大帽山 江西等郡東南	武宗正德四年。起兵爲盜。蔓延福建廣東之境。副使王秩等擊斬之。
王鈺五 徐仰三 傳傑一 揭端三	東鄉 江西東鄉		武宗正德四年。並起爲盜。越三年勢熾甚。左都御史陳金擊平之。
黃鏞 張時旺 劉隆 李四仔	南贛	大帽山 江西等郡東南	四人皆大帽山賊。武宗正德間。聚衆稱王。攻剽城邑。延及江西廣東之境。數年不靖。七年龍牙擒時旺。林富別襲斬鏞。楊璋等擊隆四仔擒之。
王垂七 胡念二	萬年 江西萬年		武宗正德八年作亂。殺副使李情等。僉謙遣桂勇等討擒之。
池仲容 亦名大鬢	龍南 江西龍南	浰頭山 江西龍南廣東和平境	武宗正德十一年作亂稱王。攻剽府縣。王守仁平之。
謝志山	南贛	橫水隘 江西崇義東南	武宗正德十一年作亂稱王。與大帽山賊師富。大庾陳日能。樂昌高快馬等。攻剽府縣。王守仁平之。
寧王宸濠			武宗正德十四年反。陷南康九江。王守仁討擒之。
樂康	東鄉 江西東鄉	東鄉 江西東鄉	。

集芳　黃鄉（江西贛縣）　程鄉（廣東程鄉）

右贛水流域得割據之雄四得賊二十六。

論曰。贛水流域于唐屬江南西道。故相沿曰江西。然其風氣固自別也。明遺老劉繼莊有言。江西風土。與江南迥異。江南山水樹木雖美麗而有富貴閨閣氣。與吾輩性情不相浹洽。江西則皆森秀竦插。有超然遠舉之致。吾謂目中所見山水。當以此爲第一。他日縱不能卜居。亦當流寓一二載。以洗滌塵穢。開拓其心胸。死不恨矣。由是而知廬阜清奇。鄱湖浩淼。所爲鍾毓而含濡者。類爲高人逸士。徐孺淵明之風。遂以相承不絕。而龍虎開山。且與鹿洞虎溪交相輝映。彼泛駕之馬。跅弛之士。屠沽負販之雄。自無能厠足于其間矣。惟贛流盤紆。遠連閩嶠。暖多寒少。天笑人愁。深谿窮谷之中。恒多瘴氣。亦帶蠻風。歷來竊發之處。往往在此。而民間械鬥之風。固于今爲烈也。大凡同一水系。而上流之民。必多強于下流。則山地水地之分。亦準此可以類推

矣。

第九章　嶺東

南嶺之脉。自粲岳轉而東北。而與武夷、仙霞、天台、四明、諸山相續如列屏。又東入海。低落而爲舟山羣島。其餘氣始盡。嶺之東。支阜歧出。溪流隨下。凡分數段在南曰九龍江。曰閩江。大姥山以北曰甌江。曰靈江。水皆湍急。惟下流稍便舟行。冲積所成。各爲倨形之小平原。故閩越、東甌自古爲一區域焉。綜計所得帝賊如左。

朝代	姓名	生長地（今地）	起兵地（今地）	備考
秦	騶無諸	閩中（福建）	閩中（福建）	越王勾踐後。諸侯叛秦。無諸率閩中兵從諸侯入秦。漢初以爲閩越王。
	騶搖	閩中（福建）	東甌（浙江永嘉）	二世元年。與無諸同率衆從諸侯滅秦。漢孝惠三年。追論其功。立爲東海王。
漢	餘善	閩越（福建）	揭陽（廣東揭陽）	武帝建元六年。殺其王郢謝漢。竊自立爲王。元鼎六年反。自稱武帝。其下居股等殺之。
六朝				

朝代	姓名	籍貫		起事地		事略
宋	田流	臨海	浙江臨海			明帝泰始五年反。自稱東海王。據拔海鹽。殺縣令。東土大震。
陳	陳寶應	晉安侯官	福建閩侯			父羽爲郡雄豪。梁侯景之亂。羽爲郡守。後傳寶應。降陳。文帝天嘉四年反。五年章昭達討擒之。
	留異	東陽				侯景之亂。糾合鄉里。保據岩阻。梁末守東陽。後降陳。復叛。陳討擒之。
隋	王國慶	泉州	福建舊泉州治			故安南豪族。開皇十年。據州反。自稱大都督。諸亡賊皆歸之。楊素討平之。
	沈孝徹	溫州	浙江永嘉			陳亡後。苦隋政。開皇十年舉兵反。自稱大都督。楊素討平之。
唐	袁晁	台州	浙江舊台州府	信州	江西上饒	肅宗寶應元年反。攻陷浙東諸州。李光弼遣兵破之。
	裘甫	浙東		象山	浙江象山	懿宗咸通元年。作亂。陷象山。敗官軍。諸盜雲集。衆至三萬。甫自稱天下都知兵馬使。改元羅平。王式討擒之。
	留從效	永春	福建永春	泉州		晉出帝開運二年。殺泉州刺史黃紹頗。三年逐節度使王繼勳。遂據漳泉。
五代	朱文進	永泰	福建永泰			初爲閩拱宸都指揮使。晉出帝開運元年。弒閩主王曦。誅滅其族。自立爲閩主。稱藩於晉。
宋	范汝爲			建州	福建建甌	高宗建炎四年作亂。紹興元年。據建安。韓世忠討之。自焚死。
元	陳桂龍 陳掉眼	漳州	福建龍溪	高安	龍溪西北	弔眼桂龍兄子也。世祖至元十七年。共聚衆數萬。屯高安。乘高爲險。烏哲勒圖高興等擊之。斬掉眼。桂龍降。流之邊。

黃華	建寧	福建 建寧		崇安 浦城	世祖至正十七年作亂。降而復叛。與本路總管起兵。號頭陀軍。衆十萬。稱宋祥興年號。史弼等討之。敗走自焚。
詹老鍋	處州	浙江 麗水	處州	浙江 麗水	世祖至元間爲盜。二十四年、高興潛以兵擣其巢穴。擒斬之。
林雄	溫州	浙江 永嘉	溫州	浙江 麗水	世祖至元間爲盜。二十四年高興潛出兵討之。竄於葉山。擒雄及其黨二百餘人。斬於溫州。
柳世英	處州	浙江 麗水	青田	浙江 今縣	世祖至元二十五年寇靑田麗水等縣。史燿討平之。
楊鎭龍	台州	浙江 臨台	玉山	浙江 臨海境	世祖至元二十六年反。衆十二萬。掠浙東諸縣。稱大興國。年號安定。史弼討斬之。
陳機察	漳州	福建 龍溪			世祖至元二十六年率八千人寇龍巖。與楓林賊合。福建行省兵破之。與邱大老張順等降。
陳七師	南安	福建 南安			世祖至元二十六年反。討平之。
劉甲乙	青田	浙江 青田	平陽	浙江 平陽	世祖至元二十七年。集賊衆千餘寇平陽。
朱三十五	仙游	福建 仙游	靑山		世祖至元二十七年。集衆寇靑山。萬戶李綱討平之。
歐狗	汀漳				劇盜也。世祖至元末季爲亂。久不平。二十九年徹爾征之。其黨縛致。梟以徇。
陳空崖	溫州	浙江 永嘉			成宗大德元年。以妖言伏誅。

姓名	起事地	據地	事略
李志甫	南勝 福建平和	漳州 福建龍溪	順帝至元四年。聚衆圍州城。害守將。州人陳君用襲殺之。
羅天麟	連城 福建連城	長汀	順帝至正六年。與陳積萬叛。同陷長汀。其徒羅得用殺之來降。
方國珍	黃巖 浙江黃巖	溫州 浙江永嘉	國珍世販鹽。時有蔡亂頭者。行劫海上。或告其通寇。順帝至正八年。亡入海上作亂。屢敗官兵。勢甚猖獗。後降於明。
應必達	建寧 福建建寧	邵武 福建邵武	順帝至正十二年。與宜黃賊餘祐攻陷邵武路。魏淳擒之。
王善		福寧州	從徐壽輝爲賊帥。順帝至正十二年。自邵武間道逼福寧州。害知州王巴延。
李佑之 賀仁得		處州 浙江麗水	二人皆苗軍元帥。從吳國公朱元璋。順帝至正二十二年閩將英等反。亦作亂。殺院叛。据其城。吳邵榮討之。
夏清連	青田 浙江青田	慶元 浙江慶元	清連夙爲山賊。順帝至正二十六年攻慶元。章溢擊走之。
朱褒	永嘉 浙江永嘉	溫州	
留座總	泉州 福建晉江		
朱三喜	仙游 福建仙游		
阮風子	泉州		

	岱布丹	泉州	福州	
	查約	遂昌（浙江今縣）	處州	
	許夫人	泉州（番婦）		
明朝	葉宗留	慶元	政和（福建政和縣）	初為礦盜。正統九年反。國號太平。建元泰定。其黨陳鑑湖殺之。自稱大王。建僞號。未幾降。
	彭玉琳	福建	新淦（江西）	與新淦民楊文志等共作亂。建元天定。
	陳景正	寧化（福建寧化）		
	徐海	浙江		
	汪直	歙縣（安徽歙縣）		嘉靖中。招致倭人。寇沿海各省。胡宗憲平之。
	劉香	福建		崇禎初為盜。寇閩廣。鄭芝龍平之。
清	鄭成功	南安（福建南安）	南澳	永曆元年。起兵勤王。賜國姓。封延平王。傳三世十四年。入台灣。結句敗。後仍奉明正朔者三十八年。
	朱一貴	漳州長泰		

林爽文 彰化

蔡牽 同安 閩海

朱濆 漳州長泰 台海

李新 漳州

右嶺東得割据之雄五。得賊二十七。

論曰。嶺東之開化晚矣。秦漢雖列郡邑。然地廣不治。等于羈縻。迨孫吳東晉始從事開拓。唐代分置觀察。治化漸深。閩人乃稍稍出焉。然其文明景象猶不得比于中原下郡也。至宋室南渡。衣冠巨族。潤色溪山。延平永嘉。推廣道南之緒。遂開理學一派。流風餘韵。沾溉遍于東南。雖濂洛關中。猶瞠乎後矣。蓋其地前臨巨海。後負崇山。雖與大陸相連。而形勢隔絶。有同半島。故當金元交爭。中原靡爛之時。而此半島中道學諸儒。猶復執經問難。不絶絃誦之聲。即有時強敵壓境。而兵行所過。等于驟雨飄

風回環溪谷之中。固不乏瑯環福地也。說者謂海島隔離。便于保守。故固有文明往往賴以綿延。如嶺東之地。庶幾近之。然武事固無從發舒也。雖天台義烏民俗強悍。而崎嶇山谷之中。飄泊窮海之上。旋起旋仆。亦何與天下大勢哉。

第十章　嶺南

昔任囂謂尉陀曰。南海僻遠。東西數千里。此亦一州主也。佗因以擊併桂林、象郡。其後地益斥。東西且萬里。漢人因之。遂啟南交。而刺史所治。常在番禺。蓋以其地水流會歸。風帆四達。東包韓江。界梁岳。西距西原。（文獻通考西原蠻居廣容之南。邕桂之西。是所謂西原者。即大藤峽以西之駢山也。）引左右兩江。南則勾漏斜行。連亘越裳。自昔五嶺以南。其形勢固自成一區域也。今綜計所得帝賊如左。

朝代	姓名	生長地 今地	起兵地 今地	備考
秦				

朝代	姓名	地	地	事略
漢	徵側	交趾 安南交州府西	麊冷 安南太原府西	女子也。甚雄勇。恨太守以法相繩。遂反。略六十五城。自立爲王。馬援討平之。
	徵貳	交趾 安南交州府西	麊冷 安南太原府西	徵側妹。與側同反。
	區連	象林 交州日南		連本象林功曹。殺令自立爲王。號曰林邑。傳數世無嗣。甥范熊代之。
晉朝	范文	西卷		爲林邑將。會范熊子逸卒。遂脅國人篡立。旁擊諸國。有衆數萬。
梁朝	李賁	交州	交州	本交州豪。梁大同十一年自稱越帝。改元天德。交州刺史楊瞟使陳霸先討敗之。爲屈獠所斬。
	李遷仕		高州	遷仕故高州刺史。隨交賁。大寶元年反。高涼太守馮寶妻冼氏破之。
隋朝	王仲宣	番禺夷		開皇十一年反。嶺南首領多響應之。高涼冼夫人擊破之。
	梁慧尚	蒼梧 廣西梧州		大業[illegible]年。率衆四萬。叛蒼梧郡。
	冼瑤徹	高涼	新州	大業十二年舉兵反。嶺南溪洞多應之。其兄子智臣亦聚兵。馮盎擊破之。擒寶徹。
	甯猛力	南海		
	李春	交州		隋平陳後。舉兵反。自稱大仰督。

朝代	姓名	籍貫	今地	起事地	今地	事蹟
唐朝	黃少卿	欽州豐會	廣東欽縣			德宗貞元十年。陷欽橫潯貴等州。又攻邕州。
五代	張遇賢	博羅	廣東博羅	循州		晉天福七年。循州群盜奉爲主。攻陷海隅各州縣。自稱中天八國王。邊鎬討破之。其黨執以降。
	曲承美	安南		安南		梁貞明中土豪。專有安南之地。送款於末帝。因授以節鉞。劉隱遣李知順伐而執之。并其地。
宋朝	儂智高	廣源州	廣西鬱林	儻猶州		仁宗皇祐元年反。僭號仁惠皇帝。陷邕橫諸州，陷廣州。陷昭州。五年秋青討平之。
	丁部領	驩州		交州		太祖乾德初。吳昌浮等爭立。管內大亂。盜賊蝟起。部領率兵擊平。交民德而推爲帥。號大勝王。後上表內附。
	黎桓	交阯		交阯		故交阯郡王大將。後擅權樹黨。代總其衆。自稱交州三使留後。專據其土。不聽命。太宗嘗命將討之無功。羈縻之而已。
	李公蘊	交阯		交阯		黎桓死。子龍廷嗣。公蘊逐之。自稱留後。眞宗累封爲南平王。既而令其子弟內寇。詔討捕之。未幾卒。
元朝	林桂芳	新會	廣東新會			世祖至元二十年。與趙良鈐等反。擁衆萬餘。自稱羅平國王。改元延康。官軍擒斬之。
	鄧大獠 劉太獠	廣東		肇慶	廣東高要	二人皆盜魁。世祖至元二十四年反。寇肇慶。分居前後寨。相依爲固。劉國傑擒斬之。
	董賢舉	廣東				世祖至元二十五年。擁衆萬餘反。稱大老。貢特密實致之京師。

姓名	地	地	事蹟
鍾明亮	循州 廣東龍川	梅州	世祖至元二十六年反。擁衆萬餘。涼寒遠。據秀嶺梅州等處。自稱大老。屢降復叛。
陳日烜	安南		安南國王也。鎭南王託歡屢假道。日烜不納而偪戰。世祖至元二十一年擊敗之。二十六年遣使入貢。
江羅	廣東	漳州 福建龍溪	世祖至元二十六年。以八千人寇漳州。詔雄諸賊二十餘處舉兵應之。勢張甚。
閻太獠	清遠 廣東清遠		
蕭太獠	懷集		
曾太獠	金林		以上三人皆廣東賊首。世祖至元二十六年劉國傑攻之。賊衆五千深入保險。掩殺略盡。
陳太獠	廣東	赤水寨	世祖時大盜。至元二十六年寇道州。劉國傑討擒之。遂拔赤水寨。
朱光卿	增城		順帝至元三年。與其黨石崑山、鍾大明聚衆反。稱大金國。改元赤符。尋討平之。
聶秀卿	歸善 廣東歸善		久居三佛齊。閩粵旅民多從之。推之爲首。順帝至元三年朱光卿作亂。秀卿舉兵。與之相結。
何眞	東莞		元至正初、爲河源縣務副使。元末盜起。眞聚衆保鄉里。中原大亂。眞據嶺表。由海道貢於元。洪武元年、降於明。仕至浙江，湖廣布政使。封東莞伯。洪武二十年卒。

季橫	安南		
黎利	安南		
明朝			
梁道明	南海（廣東南海）		三佛齊華僑。洪武初其國亂。被推為王。雄視一方。永樂時入貢。
陳祖義	廣東		舊港頭目。雖為王而剽刼海上。為鄭和所擒伏誅。
施晉卿	廣東		舊港宣慰使。
黃蕭養	南海（廣東南海）	廣州（廣東番禺）	初以行刼被獲。繫獄。破獄出。嘯聚海洛。衆萬餘。英宗正統十四年反。改元東陽。董興討之。蕭養中流矢死。
陳宗祐	惠州		號大總
楊立	上杭		
温象	上杭	揭陽	飛大王與卜相計擒之
曾一本	蛋戶		俞大猷平之。
林鳳	饒平（廣東）		與林道乾兩人皆為海盜。猖獗閩廣海上。

姓名	籍貫	稱王之地	事略
林道乾	惠來 廣東		曾謀據斐律賓。爲西班牙人所敗。後戰敗赴水死。
梁本豪	蛋戶		
張璉	廣東		嘉靖三十八年反。改元龍飛。命大將平之。
李圓	始興 廣東始興	南雄 廣東南雄	
汜辰弟	新會 廣東新會		嘉靖三十六年反。改元造曆。命大將平之
張惟元	廣東		崇禎元年反。改元永興。
清朝			
阮文岳	西山 安南西山	順化 安南順化	乾隆三十八年與弟文惠、文慮、舉兵逼順化。遂嘉隆王。自稱帝。
鄭昭	潮州		乾隆四十三年在暹羅擊敗緬甸軍自立爲王。後爲部將所殺。
羅芳伯	梅縣 廣東		乾隆四十三年率衆據婆羅洲西部大院、三發、坤甸諸地。自立爲王。傳十世歷年百餘。至光緒十年爲荷人所滅。
吳元盛	梅縣 廣東		羅芳伯部將。後王大院。一傳而爲荷人所滅。子孫降爲甲必丹。世襲其職。至今不替。
洪秀全	花縣 廣東花縣	桂平縣之金田村	利用耶蘇教愚衆起兵。干戈遂十餘省。號太平天國。自稱天王十五年。然不善馭下加以所持政策大背中國人心。卒爲清軍所困抑鬱而死。

馮雲山	花縣	廣東花縣	桂平縣之金田村
蕭朝貴	武宣縣	廣東武宣	
楊秀清	桂平縣	廣西桂平	
韋昌輝	桂平縣	廣西桂平	
石達開	貴縣	廣西貴縣	
秦日綱	貴縣	廣西貴縣	

右嶺南得割据之雄五、得賊二十六。

論曰、嶺南民族之有光于歷史也。自近世太平王始。其標幟也在于光復故物、其策行也兼欲破除舊俗、舉鼎絕臏。卒以致敗。然中國革新之機、則自此而動。變清保皇之康。革命共和之孫。皆沿其流而從事更轉者也。蓋以地踞珠江流域、當歐澳兩州之衝。文明輸灌。視他方為獨先。其民亦勤儉耐勞、敢于冒險。以故五洲之廣。無論冰

島炎鄉。莫不有其足迹焉。如吳鄭彭黃諸傑。乃能以旅居浮寄之身。戰勝他族。儼然以蠻夷大長自娛。亦足爲種族之光矣。夫嶺南固瘴鄉也。滴宦愁棲。至有大小法場之稱。而其民顧不與熱帶土番同墮于惛惰之域者、亦幸有以調劑之也。其地前傍海洋。後負山林。雖當燠濕之季。而朝暮之間。亦時有海陸轉風以滌蕩之。且深箐叢薄。布獲岡陵。固具有森林氣候焉。孔氏所謂嶺南之人。多處山險。其性強梁者、豈不以此歟。惟自中原觀之、則僻處嶺表。聲氣懸隔。當天下多事時。豪強崛起、雖足以雄視一方。迨正統攸歸。則橫浦陽山諸險。要不足以限戎馬之足。小南強終不足以敵大北勝也。此其往古所成就、所以黯然無光歟。

第十一章　西南臺地

橫斷山脈。由中崑崙斜向東南。至金沙江南岸。欝起而爲雲嶺、又東曰苗嶺。即南嶺正幹也。支阜旁達。地勢特高、爲北入大江。南入南海諸流之大分水界、蓋東起武陵。

西至狢㺄、北控金沙、南盡藤峽、大藤峽跨柳潯二郡。磅礴六百里。出峽而東。山勢開展。左右兩江相會。水勢大增。地勢亦漸平夷。縱橫數千里間、皆谿峒深阻、萬山叢雜、所謂地居天半者也、綜計所得帝賊如左

朝代	姓名	生長地今地	起兵地今地	備考
秦	莊蹻			楚威王將軍。奉命略巴黔中。以道塞不得歸。迺以其衆王滇。變服從俗以長之。
漢	仁果	昆彌川南安南白崖定西嶺		先是六詔各有酋渠。至仁果時始强大。
	孟獲	益州雲南北部		後主元年。收叛將雍闓餘衆。煽諸夷反。諸葛亮擒之。仍令守南中。
	濟火	水西貴州黔西		諸葛南征。助討有功。封羅甸國王。世守水西。
晉				
宋齊				
梁陳				

朝代	姓名	地名	今地	事略
隋朝	爨瓚	南寧	雲南武定	先世安邑人。世爲南寧太守。
	李襲志			
唐朝	細奴邏	瓏玗圖山	雲南蒙化	細奴邏亦名獨邏。南詔王。高宗時遣使者入朝。
	酋龍	蒙舍詔	雲南永昌	宣宗大中十三年。因唐停冊禮。乃自稱皇帝。國號大禮。改元建極。兵陷播州。
	鄭買嗣			其先相州人鄭回之後。世爲蒙氏清平。昭宗時代蒙氏自立。
	黃乾曜 眞崇鬱	黃橙洞		肅宗至德初。與陳州武陽朱蘭洞蠻叛。乾元初。西原環古等州首領請討。上元元年邢濟破斬之。
	武承斐 韋敬簡			肅宗至德初。諸叛蠻推爲帥。僭號中越王。乾元初以餘衆面縛。詣桂州降。
	廖殿			肅宗至德初。諸叛蠻推爲桂南王。乾元初討斬之。
	莫淳			肅宗至德初。諸叛蠻推爲拓南王。乾元初討斬之。
	相支			肅宗至德初。諸叛蠻推爲南越王。
	梁奉			肅宗至德初。諸叛蠻推爲鎮南王。乾元初討斬之。

	羅誠			肅宗至德初。諸叛將推爲戎城王。乾元初討斬之。
	莫瀋			肅宗至德初。諸叛將推爲南海王。乾元初討斬之。
五代				
宋朝	段思平	葉鏡湖 雲南縣南		其先武盛人。
	區希範	宜州 廣西思恩		嘗舉進士。自以有功。求錄用不從。仁宗慶歷四年作亂。推白崖山酋爲帝。立名號。破州郡。李德用擊祁之。
	陳進	宜州 廣西宜山		宜州軍校。眞宗咸平二年。殺知州。推盧成爲王。號南平王。曹利用討平之。
元	黃大成	邕州 廣西邕寧		世祖至元二十一年叛。梧州等處相挺而起。陳里曼討之。
	黃德清	柳州 廣西馬平		世祖至元二十五年叛。伏誅。
	黃勝許	上思州 廣西上思	忠州 廣西南寧	本爲土官。世祖至元二十九年。推衆二萬。陷忠州江州滌陽諸縣。程鵬飛敗之。成宗大德元年。遣其子志寶來降。
	蛇節	水西 貴州大定		水西土官之妻。成宗大德三年。與宋濟隆同反。攻破楊黃諸寨。進攻貴州。爲劉國傑所斬。

朝代	姓名	地方		事蹟
	宋濟隆	水東（貴州貴陽以東）		其先眞定人。宋景陽之後。宋開寶初。奉詔平定詳變。置大萬谷十路總管府。授之子孫。世長溪峒。自元迄明。羈之水東宋氏。成宗大德五年反。七年劉國傑擒斬之。
	岑世興	來安路（廣西十田州西）		宣懷遠大將軍。來安路總管。泰定帝泰定二年。上書自明不反。俄率衆寇上林等州。又結八番蠻合兵攻石顯等寨。
	陳慶安	普寧（廣西容縣）		慶安向爲僭。泰定帝致和元年作亂。僭號改元。
	死可伐	雲南	路甸	順帝至正初叛。据一方。侵奪路甸。六年下詔招諭。置平緬宣撫司以羈縻之。
	莫八	慶遠路（廣西宜山）		順帝至正二年聚衆反。攻陷南丹左右兩江等處。托克托赤顏討平之。
	許文傑	全茗州（廣西全茗）		
	陳飛	廣西		成宗元貞二年。率賊衆寇昭梧藤容等州。巴特瑪琳沁擊平之。
明朝	蒙能		廣西	廣通王徽煠家人。景宗景泰二年。竄入苗中爲亂。稱蒙王。五年糾衆攻龍里。鄧泰擊斬之。
	普奴	元江路（雲南元江）		
	阿木	師宗州（雲南師宗）		武宗正德二年作亂。吳文度等分三道進兵搗賊巢。大破之。

姓名	據地	稱號	事蹟
阿只弄	開南州（雲南景東）		世封梁王。鎮守雲南。
把匝剌瓦爾密	雲南		元裔。順帝北走。王據地自守。至洪武十四年傅友德平之。
韋同烈	靖州		景泰二年聚衆攻平越清平。梁珤征平之。
苗金蟲	計砂苗（貴州）		正統四年。糾合洪江生苗。僞立統千侯、統萬侯名號。劫掠。可川都督吳亮勦之。
侯大狗	大藤峽（廣西潯州西）		爲猺賊渠魁。憲宗成化元年。韓雍督諸軍破賊三百餘寨擒之。
王阿同阿趙	貴州苗（貴州清中）		英宗大統十四年叛。稱僞王。景宗景泰元年侯璡等破擒之。
苗富蟲	貴州苗		英宗大統十四年稱刬平王。王驥擒誅之。
金臺	鎮遠苗	平越	正統末稱順天王。圍平越。梁珤剿平之。
龍求兒	麻陽（湖南麻陽）		嘉靖中結貴州西陽諸蠻。騷動各地。翁鈐平之。
田琛	思州（貴州）		永樂八年世爲宣慰叛。自稱天主。顧成以兵執之。妻冉氏尤總悍。誘群苗爲亂。顧成平之。自是思州思南長改流用。自宋時祐恭有其地。至是而亡。
楊應龍	播州（貴州遵文）		萬歷二十四年據地反。二十八年李化龍攻滅之。楊氏自唐乾符中有播州。傳八百餘年。至是而亡。

人名	地	地	事蹟
千把猪	東苗（貴州）	都勻衛（貴州）	
奢崇明	永寧（四川永寧）	重慶	天啟元年反。陷四川諸縣。稱大梁王。進攻成都。朱燮元討平之。
安邦彥	水西（貴州黔西）	畢節（貴州今縣）	天啟二年反。陷貴州諸縣。稱羅甸大王。朱燮元討平之。
吳國佐	貴州	皮林	萬曆二十六年反。攻上黃。稱天皇王。陳璘擒之。
林寬	古州洞		洪武三十年率衆攻龍里。自稱小師。齊讓擒之。
黃龍、韋保	草塘苗（貴州）	西平（貴州遵義）	平天大王。
呂趙	田州（廣西宜山）		田州頭目。英宗天順元年率衆刼掠南丹州。自稱敵國大將軍、太平王。巡使吳禎擒斬之。
岑猛	田州		田州土知府岑溥次子。嘉靖二年率兵攻泗城。後爲岑璋所紿殺。
設科	水西	沾益（雲南沾益）	安邦彥之妹。攻破沾益、平夷、炎方等衛。王瑛計擒之。
米魯	霑益		土州安民女。爲普安州隆暢妻。弘治十一年與營長仍保寨反。李政擒誅之。
龍桑科	平頭苗		嘉靖二十三年。流刼湖廣桂陽間。萬鏜討平之。

朝代	姓名	族屬/地	據地	事蹟
	石全州	烏羅苗		憲宗成化中。託元末明氏子孫。自稱明王。糾衆作亂。臨洞多相應。李震討擒之。
	沙定州	雲南		至界山辰官沙源仲子。崇禎中。陰結都司阮韵嘉等掠沐府。盤踞今城。陷大理路。
	李定國	雲南		雲南貧家子。流落延綏。與張李等同爲流寇。永曆時反正。封晉王。以忠烈終。
	龔福全	柳州（廣西馬平）		正德十一年作亂稱王。寨衆破擒之。及其黨劉[illegible]興。
	王公珣	府江（廣西）		正德十一年爲亂。陳金討之。斬殺七千餘級。
	龍洛道	爛土苗		成化二十年稱王。犯都勻。顧溥平之。
	思任發	麓川蠻		思倫發子。殺職爲發酋。集點蠻兵。英宗正統五年。侵据孟養本邦諸府司。詔撫諭之不受。蔣貴王驥討之。走死。
	思機發	麓川蠻	者藍（麓川別寨）	思任發子。英宗正統八年。率餘衆据者藍。王驥破其巢遁去。景泰五年緬人執送京師誅之。
	李公主	荔波（廣西慶遠府）		有賊衆數萬。久負固。憲宗成化十一年歸附。
清朝	祿萬福	烏蒙（雲南昭通）	鎮城	
	杜文秀	永昌回民	蒙化	咸豐元年因與漢人爭臨安銅礦。馬金保踞平貴并作亂。至同治十二年始平。

姓名	籍貫	地	事略
馬金保	雲南回民	姚州	咸豐元年作亂。後爲楊三科擒斬。
藍平貴	雲南回民	姚州	咸豐元年。
馬先	永昌回民	蒙化	杜文秀之謀主。圍省城。與文秀不和。乞降。
吳八月	鎭筸苗貴州銅仁		
吳半生	鎭筸苗貴州銅仁		
石三保	黃爪寨湖南永綏		
吳廷義			
陸亞發			淸季廣西土匪。擾亂數年爲岑春暄所平。

右西南台地得割据之雄七。得賊十八。女賊四。

論曰。西南台地。擁起萬山之中。谿峒深岨。瘴癘浸淫。惟劣敗種人之苗猺居之。其部落分立。時動干戈。即其酋豪亦多漢族血胤。梟雄奇傑之士。固未嘗無之。而爭地奪

印。不過爲蠻觸之爭。蓋其地勢險峭離絕。固不適于合大羣規遠圖也。夫氣候寒燠。常隨地勢之高下而殊。而人文之發展因之。邕以西近熱帶。濕而多瘴。黔中陰鬱多雨。濃霧連天。眞天地間之廢宇矣。然試就其毗鄰之地考之。邛筰五溪。開自漢。南平宋始置軍。唐代邕桂所領羈縻諸州。皆荒昧不可考知。固同此蠻烟瘴雨之邦也。而今富庶蕃昌。儼同華夏矣。況自明淸以來。改土歸流。設治遍于窮荒。都市邑居及道路所通。雖有諸蠻錯居。亦漸與漢族同化。由是推之。則啓山林。闢蕪萊。漸進以達于富庶蕃昌之宇。固旦暮間事也。滇中氣兼三帶。民性朴勇。有鹽池田漁之饒。金銀畜產之富。昆明洱海之間。淸淑宜人。無嚴寒。無酷暑。故漢初已置郡邑。唐代南詔崛興。北擾成都。南侵交阯。富強奕世。爲南土所僅見。亦以其地善足資也。共和改紀以還。殪叛賊。誅逆黨。殊勳三建。滇力尤多。說者謂中夏陵夷。正氣在西南。嗚呼。其信然歟

第十二章　隴西

西京賦曰。隴坻之隘。隔閡華戎。言風俗之由此殊也。蓋隴山南繫汧渭。北接六盤。直抵漠南。爲關中西面之遠防。自此而西。迄于流沙弱水。則地氣痟寒。無蠶桑之利。近自河湟。杳中遠連鮮水。其俗固皆相同。古歌曰。隴頭流水。鳴水嗚咽。遙望秦川。肝腸斷絕。以致行役至此。莫不顧瞻悲思。涕零雙墮。其與關中鄠杜。號天府陸海者。固別一天地矣。今綜計所得帝號如左。

朝代	姓名	生長地	今地	起兵地	今地	備考
漢朝	大月氏	祁連武城	甘肅高臺	嬀水	中亞阿母河	漢初爲匈奴冒頓所攻。西徙。過大宛。擊大夏而臣之。至周隋時見併于突厥。
	李陵	成紀	甘肅秦安	黠戛斯	新疆北部	武帝時伐匈奴。兵敗降之。立爲右校王。子孫世爲黠戛斯王。唐時以屬宗籍。
	隗囂	成紀	甘肅秦安	平襄	甘肅伏羌	更始元年起兵。共推爲上將軍。後自稱西州上將軍。應漢。尋反。降公孫述。以爲朔寧王。漢數擊敗之。建武八年病死。
	滇零	先零羌				安帝永初元年叛。二年自稱天子。斷隴道。寇三輔益中。永初五年病死。
	杜季貢	漢陽	甘肅伏羌	上邽	甘肅天水	永初五年。與兄琦及同郡王信聚衆。據上邽。自稱將軍。與羌通謀。任尙擊破之。亡從滇零。

朝代	姓名	起地		據地		事略
	董卓	臨洮				靈帝中平六年。以前將軍應何進召。詣京師。擁兵亂政。弑后廢帝。謀篡立。自爲相國。封郿王。後爲王允所誅。
	郭汜	張掖	甘肅張掖			董卓部曲。卓死。舉兵犯闕。劫天子。後爲其將伍習所殺。
	張濟	武威	甘肅武威			董卓部曲。卓死劫掠關中。至南陽中流矢死。
	零昌	先零羌				滇零子。嗣立。任尚募羌刺殺之。
	北宮伯玉	湟中胡	甘肅西寧			靈帝中平元年反。羌及湟中義從胡立爲將軍。後爲韓遂所殺。
	邊章韓遂	金城	甘肅皋蘭	漢陽		中平元年。羣盜誘劫之。攻陷隴西。與馬騰共推漢陽王國爲主。寇掠三輔。後韓遂殺邊章馬騰。遂爲馬超所殺。
	宋建	枹罕	甘肅導河			
	周宗	冀	甘肅伏羌	成紀	甘肅秦安	
魏朝	張進	張掖	甘肅張掖			
	馬相	涼州	甘肅	綿竹	四川今縣	
晉朝	樹機能	河西鮮卑		涼州		武帝太始六年反。久爲邊患。陷涼州。閱十年。將軍馬隆擊斬之。

陳安	隴上	上邽		自稱涼王。
姚弋仲	南安羌（甘肅隴西縣）	榆眉	陝西洪陽	其先有虞氏之苗裔。世爲羌酋。漢時內附。又數傳至弋仲。値晉亂。與石勒並起。後遣使降晉。封高陵郡公。後諡景元皇帝。
姚襄		盱眙	安徽盱眙	襄弋仲第五子也。弋仲死。率衆歸晉。後自稱大將軍大單于。穆帝升平元年。爲秦苻堅所敗殺。
姚萇	隴萇上	北地	陝西耀州境	萇襄弟。襄爲秦殺。萇帥衆降。復出奔西州。豪族推爲盟主。自稱大單于。武帝太元十一年。取長安。稱皇帝。國號大秦。(史稱後秦)在位八年死。
苻洪	略陽氐（甘肅秦安）	秦	甘肅天水	其先有扈氏之苗裔。世爲西戎酋長。以蒲爲氏。晉亂。宗人推洪爲盟主。迭事劉曜石勒。又歸晉。後改姓苻。自稱大單于三秦王。諡惠武帝。
苻健		長安	陝西長安	洪第三子。初稱晉爵。繼略定三輔。稱天王、大單于。永和八年。稱皇帝。在位四年。
張大豫		昌松	甘肅古浪	涼張天錫之子。天錫南奔。大豫奔河西。太元十一年攻拔昌松。改元鳳凰。後爲呂光所擊殺。
苻堅				堅洪孫、雄子。穆帝升平元年弒秦主生自立爲天王。國勢強盛。後伐晉敗遂衰。武帝太元十年後秦主姚萇執殺之。在位二十七年。追諡宣昭皇帝。
乞伏國仁	隴西鮮卑（甘肅）	勇士川	甘肅金縣	其先世爲諸部統主。至國仁父司繁降秦。太元八年叛秦。與其叔父步頹合。衆至十萬。據隴右。十年自稱大單于。(史稱西秦)在位四年死。凡傳四世。四十六年。
呂光	略陽氐	涼州		初爲苻堅將軍。受命擊西域諸國。降之。還至涼州。殺刺史自代。武帝太元二十年。自稱涼天王。(史稱後涼)在位十年而卒。

乞伏乾歸		金城	甘肅皋蘭縣金縣之間	國仁弟。國仁死。羣臣推爲大單于。秦涼鮮卑羌胡多附之。以攻滅苻氏。盡有隴西地。自稱秦王。安帝義熙八年。爲其姪公府所弒。
乞伏熾磐		抱罕	甘肅導河	乾歸子。乾歸死。熾立爲王。兵大甚盛。國勢日強。在位七年死。
禿髮烏孤	河西鮮卑	廉川堡		樹機能孫。初嗣位。擊破諸部。拜呂光將。安帝隆安元年自稱西平王。取嶺南諸部。（史稱南涼）在位三年死。凡傳三世十九年。
禿髮利鹿孤		西平		烏孤弟。嗣爲孤立。隆安三年稱河西王。三年而死。
李暠	成紀	敦煌	甘肅敦煌	漢前將軍廣十六世孫。隆安四年被推爲涼公。遷都酒泉。傳三主。凡二十四年。（史稱西涼）
沮渠蒙遜	張掖匈奴	臨松	甘肅酒泉	匈奴沮渠王之後。安帝隆安二年起兵叛涼。推段業爲涼主。尋弒業自立。義熙八年徙都姑臧。稱河西王。在位三十三年。（史稱北涼）
楊千萬	略陽清水氐	仇池	甘肅成縣	祖駒始居仇池。池方百頃。財至千萬。附魏封百頃王。至孫飛龍浸強盛。徙略陽。
楊茂搜	略陽	仇池	甘肅	本飛龍甥。姓令狐。飛龍納爲子。率部落還據仇池。自稱輔國將軍右賢王。
楊難敵	仇池	下辨		茂搜死。難敵統位。自號左賢王。
楊定	仇池	隴右氏		苻堅拜爲尚書領軍。堅死。率衆奔隴右。有秦州之地。自號隴西王。後爲乞伏乾歸所殺。
楊難當		漢中		廢其主楊保宗自立。宋元嘉十年寇破宋梁州白馬等地。遂有漢中。又據上邽。自稱大秦王。改元

一號仇池天子。

國名	人名	都城	今地	今名	事略
	楊文德		濁水		難當姪。氐羌立之。屯於濁水。自號仇池公。宋封爲武都王。齊擊之。走漢中。入統汧隴。後爲宋臣劉義宣所殺。
	楊紹先		武興	陝西略陽	梁天監四年楊集義率氐叛魏。立紹先爲帝。魏擊滅之。執紹先。後魏亂。紹先自洛陽逃歸武興。復稱王。西魏大統十七年達奚武入漢中。楊氏始亡。
	夸呂 阿柴虜	伏羅川 青海	伏俟城	青海	吐谷渾自晉永嘉由遼東度隴。止白蘭數千里中。西北諸部謂之阿柴虜。傳至夸呂。始自號爲可汗。佔地三四千里。官制略仿中土。
	梁勲	宕昌 甘肅岷縣			世爲宕昌會長。宕昌羌蓋三苗之裔。漢有先零燒當等。得羌豪心。乃自稱王。其地自仇池以西。東西千里。席水以南。南北八百里。傳數世至周保定四年亡。
	舒理	白水 甘肅文縣			世爲白水羌酋長。傳十代。至舒彭附于北魏。
北魏	王智	秦州 甘肅天水			宣武帝景明三年。衆二千。自號王公。尋推主簿呂苟兒爲主。改元建明。元麗討平之。
	莫折大提	秦州	秦州		魏孝明帝正光四年。据城反。自稱秦王。尋卒。子念生代立。稱天子。改元天建。後寇雍州。羊侃射殺之。
	張長命 韓祖香	南秦州	秦州		孝明帝正光五年。殺刺史。据城反。稱王。魏子建斬祖香。長命降蕭寶夤。

朝代	姓名	起事地	據地	事略
	却鐵忽	河州羌		孝明帝神龜元年聚衆反。自稱水池王。未幾降。
	于菩提	涼州		魏孝明帝正光五年。據州反。吐谷渾主伏連籌討誅之。
	王慶雲	略陽（甘肅秦安縣東北）	永洛城（甘肅靜寧）	孝莊帝永安三年。万俟道洛敗。歸之。慶雲遂稱帝。爾朱天光擒之。
	王元壽	略陽		孝文帝承明元年。聚衆五千餘。自號衝天王。涼討破之。
西魏 周	梁企定	宕昌羌（甘肅岷縣）	河右	梁懃裔。孝武帝時稱亂河右。文帝大統初。趙貴討平之。
	宇文仲和		涼州	本涼州刺史。文帝大統十二年據州反。獨孤信討平之。
	張保	瓜州（甘肅安西）		大統十二年殺刺史成慶。據州反。殺刺史應宇文仲和。令狐整平之。
	呂興	晉昌（陝西洋縣東）		大統十二年殺太守郭肆。以郡應張保。令狐整擊斬之。
	傍乞鐵忽（忽一作公）	宕昌羌	渠株川（甘肅岷縣）	西魏文帝大統十六年與渭。州民鄭五醜據渠株川反。豆盧寧討平之。
	梁廙俱和	宕昌羌		周明帝初。與東念姐婁部反。豆盧寧王勇討平之。
隋朝	李軌	武威（生長姑臧）	河西	大業十三年舉兵稱河西大涼王。盡有河西五郡地。已而稱帝。安興貴執送長安。斬之。

朝代	人名	地域	地名	事蹟
唐	奴剌	西羌		肅宗上元二年。與黨項寇寶雞。復寇成周梁州。
	張義潮	沙州（甘肅安西）		州先陷于西戎。宣宗大中五年。義潮據地自守。謀自拔歸唐。詔爲節度使。傳子惟深。
	郭愔			肅宗上元元年。引諸羌胡。寇秦隴。殺監軍使。
五代	慕容彥超	吐谷渾	兗州（山東舊兗州府屬）	漢高祖劉暠同產弟。初事唐明宗。後漢時鎮泰寧。周廣順二年反于兗州。周主自將討之。自殺。
	李金全	吐谷渾	安州（湖北鍾祥）	初以驍勇事唐明宗。晉高祖用爲安遠軍節度。天福五年反。奔于南唐。不知所終。
	高萬興	河西（甘肅）	延（陝西膚施縣東）	唐末事延州刺史胡敬璋。梁開平二年降爲鄜延招討使。封北平王。
	張奉	沙州（甘肅安西）		梁開平中。據地自稱金山白衣天子。
	曹全	沙州（甘肅安西）		朱梁時爲帥。至宋世來貢古物。
宋朝	唃廝囉（一作嘉勒斯賚）	高昌磨榆國	邈川（甘肅碾伯）	吐蕃贊普（戎王號）之裔。聚衆數十萬。始入寇。繼求內屬。數以奇計破元昊。累加恩至河西節度使。
元朝				

明朝	滿俊（亦名滿四）	開城（甘肅固原）	石城（甘肅固原西北）	其初巴丹。明初歸附。世以千戶畜牧。爲雄長。憲宗成化四年。有獄詞連俊。激爲亂。數月衆數萬。劉玉等擒誅之。
	劉東暘	靖虜衛（甘肅）	寧夏鎮	
	宗喀巴	西寧（甘肅西寧）	西藏（即今西藏）	永樂初生。年十四學佛于西藏。將道以傳二大弟子達賴班禪。爲黃教之祖。
	米剌印	河西		回民。永曆二年奉立延長王。起兵甘涼。復隴西各屬。後敗死。
	丁國棟	河西堡		回民。
清朝	羅卜藏	丹津	青海	固始汗之孫。雍正元年夏。誘諸部並起。自稱渾台吉。岳鍾琪擊敗之。
	田五	石峰（甘肅逐渭）		回民。乾隆四十八年作亂。逾年平。
	馬化龍	循化	金積堡（甘肅靈縣）	回民。同治二年。寧夏亂回迎之爲主。十年爲劉錦棠所殺。
	馬文祿	甘肅	肅州	回民。同治中。
	馬彥龍	河州（導河）	狄道	回民。
	馬占鰲	河州（甘肅導河）	狄道	回民。

右隴西得割据之雄六。得城二十八。胡族十六。漢族十八。

論曰。隴西本氐羌故居。北接匈奴。東鄰漢土。固三族交爭角逐之場也。其地高寒。四時常有冰雪。晴則風飄砂礫。有麥無穀。人以畜牧為業。與匈奴大都同俗。然山谷紆回。各分部居。不相統一。強則種自為豪。弱則為人附落。其兵果于觸突。亦長于山谷。短于平地。不能持久。故其種人雖時有建國。而侵暴中邦之禍。終不敵北族之烈也。天水成紀。傳者以為伏羲所生。而秦祖非子。唐祖李暠。並因以發祥焉。群雄如隗囂。異族如苻氏、姚羌、乞伏、禿髮。又皆寄生于此數百里間。殆西土之王氣所鍾歟。蓋以其地川原肥沃。當蕃漢兩界之衝。蕃人接漢。得以養其知識。漢人接蕃。得以儲其武力。知勇相資。而俊偉非常之才。乃由此出焉。少陵秦州雜詠。州圖領同谷。驛道出流沙。降虜兼千帳。居人有萬家。馬驕珠漢落。胡舞白題斜。年少臨洮子。西來亦自誇。則

其蕃漢雜錯之情事可想矣。河西當西域孔道。而殷富水草豐美。中原多事。每爲群雄所睥睨。自五胡之亂。而涼州儒風獨盛。遂以開北方學派之先河。此其保存漢學。裨益文明。固不在江左下也。豈獨敦煌石室爲世界所珍重哉。

第十三章 漠南

自大漠以南。南抵雁門、勾注。西距流沙。東包興安嶺。地形曠渺。俯瞰中原。有居高臨下之勢。蓋中國所視以爲安危也。觀于漢唐盛時。佁有漠南。遂以威加漠北。宋明失漠南。而倒懸之患以成。則漠南于中國之關係。概可知矣。今綜計所得帝賊如左。

朝代	姓名	生長地（今地）	起兵地（今地）	備考
漢朝	曼丘臣	白土（陝西榆林之北）	廣武（山西雁門之北）	漢初與王黃共起。立趙利爲王。十年陳豨敗。漢兵生致之。
	李興	五原	九原	更始敗後。迎盧芳入塞奉之。自稱將軍。掠有隴北五郡地。使芳北邊。
	呂布	五原		初父事董卓。後隨王允誅卓。東出關。據下邳。曹操攻殺之。

	李傕	北地		帯卓部曲。卓誅。興兵犯闕挾天子。段煨誅之。
魏朝				
晉朝	劉虎	何奴	新興（山西忻縣）	武帝泰始八年。遣將破左賢王劉猛。猛死虎代領其衆。號鐵弗氏。劉琨討破之。虎收餘衆西渡河。居朔方。
	劉衛辰	何奴	代來城（鄂爾多斯左翼界）	劉虎曾孫。降秦。入居塞內。已叛秦。降代。未幾又叛代。求救於秦。秦定代亂。使衛辰統自河以西。久之秦以爲西單于。後破於魏王珪。走死。
	劉庫仁		河東	衛辰之族。代南部大人。秦主苻堅定代亂。分代爲二部。自河以東屬庫仁。使統其衆。
	劉顯		襄國	庫仁子。初爲趙主石祗將。後殺祗。降於魏主冉閔。尋自稱帝。穆帝永和八年。魏攻殺之。
	拓跋猗盧	盛樂（歸綏托城）		初劉琨表爲大單于。封之爲代公。又以陘北地與之。由是益盛。愍帝建興二年詔進爵爲王。明年爲其子六修所弒。後追謚穆帝。
	拓跋什翼犍		繁畤之北	代自猗盧死。國多內難。部落離散。什翼犍修復舊業。拓地益廣。有衆數十萬。武帝太元元年。爲其子寔君所弒。代亡。後追謚昭成帝。
	拓跋珪		牛川（山西右玉縣北邊牆外）	什翼犍孫。武帝太元十一年。諸部大人推立代王。已改稱魏。安帝隆安二年稱帝。義熙五年爲其子紹所弒。是爲太祖道武帝。
北魏	赫連勃勃	代來城（鄂爾多斯左翼）	朔方	匈奴右賢王去卑後。劉淵族也。魏殺其父衛辰。勃勃奔後秦。爲安北將軍。安帝義熙三年叛。自稱大夏天王。十四年稱皇帝。

朝代	人物	籍地	今地	都城	今地	事蹟
	破六韓拔陵	沃野鎮		沃野鎮		孝明帝正光四年。聚衆反。殺鎮將。號眞王。擁衆數十萬。後爲蠕蠕主阿那瓌破殺。
	乞伏莫于	南秀容	山西嵐縣			正光五年反。爾朱榮討平之。
	爾朱榮	北秀容	山西朔縣	晋陽	山西太原	秀容酋長。正光五年。起兵。後專魏政。擅廢立。欲篡位未果。魏主誘殺之。
	杜洛周	柔玄鎮	察哈爾牧地	上谷	直隸宣化	孝明帝孝昌元年反。號眞王。攻陷幽州等郡縣。高歡等從之。後爲葛榮所殺。幷其衆。
	鮮于修禮	五原	歸綏五原	左人城	直隸唐縣	孝明帝孝昌二年反。改元魯興。其黨元洪業殺之。
	斛律金	朔州敕勒部		懷朔鎮		敕勒酋長。破六韓拔陵之叛。金擁衆歸之。署爲王。尋歸魏。後歸高歡。仕齊終。
	郭遷	夏州	陝西橫山	宥州	陝西靖邊	孝武帝元年據宥州反。詔侯景、[illegible]偶等攻之。遷奔蕭衍。
	侯景	朔方		壽春	安徽壽縣	初從爾朱榮。後事高歡。歡死叛東魏。降魏。又叛附梁。太淸二年反入臺城。逼死梁主衍。弒梁主綱。自稱漢帝。梁主繹遣將討誅之。
	費也頭牧子					
北齊	高歡 蓚縣生長拓朔	晋州	山西太原			初從杜洛周。又奔葛榮爲盜。後亡歸爾朱榮。魏普泰元年封渤海王。起兵討爾朱氏。遂專魏政。兩逐魏主。後追尊爲獻武皇帝。
	高澄					歡長子。襲渤海王。東魏武定七年進位於國。封齊王。謀受禪。未果爲盜所殺。後進贈文襄皇帝。

朝代	姓名	籍貫	都城	事略
	高洋	晉陽		歡次子。封齊王。大寶元年廢東魏主受禪。廟號文宣帝。傳六主。凡二十九年。自謂其先出于炎帝裔孫。
北周	宇文泰	生長武川。籍宇文部落。（綏遠武川）	高平（甘肅固原）	其先出自炎帝裔。魏孝莊帝時。初從賀拔岳入關爲夏州刺史。後迎魏孝武帝都長安。爲西魏大丞相。封安定郡公。追尊爲文帝。
	宇文覺			泰第三子。魏恭帝三年嗣位。進封周公。受西魏禪。史稱孝閔帝。傳五主。凡二十六年。
	宇文邕	同州（陝西同州）		泰第四子。誅晉公護。滅北齊。廟號武帝。
隋朝	楊堅	籍弘農華陰（今陝西華陰）生馮翊。（舊同州府屬）長神武川。（今綏遠清水河）		漢太尉震十四世孫。父忠仕魏周。封隋公。堅篡周自立。都長安。廟號文帝。傳四主凡四十年。
	白諭娑	靈武（甘肅寧夏）		大業九年掠牧馬。北連突厥。爲隴右患。世稱爲奴賊。
	王須拔 魏刀兒	上谷（直隸易縣境）		大業十一年起兵。須拔稱漫天王。國號燕。刀兒稱歷山飛。衆各十餘萬。北連突厥。南寇燕趙。後須拔中流矢死。刀兒爲竇建德所殺。
	范君璋	馬邑		初爲劉武周將。周死突厥文之。降于唐。
	梁師都	夏州（陝西橫山）	朔方	大業十三年殺郡丞。據郡反。稱梁帝。略定數郡。唐貞觀二年柴紹討之。兵敗。爲從第洛仁所殺。
唐朝	李淵	籍成紀。生長神武川。	太原（山西太原）	西涼王暠之後。仕隋。襲封唐公。大業十三年起兵平亂。定都長安。廟號高祖。傳二十一帝。二百八十九年。

姓名	籍貫	封地	事略
史憲誠	靈武	魏州	其先奚也。三世爲魏博將。穆宗長慶二年。魏軍亂。擢總軍務。外託王命。陰結幽鎮以自固。文宗太和中。陰貲其子同謀反。後爲魏軍所殺。起凡七年死。
何進滔	靈武	魏州	少委質魏軍。以從武功累御史。史憲誠死軍中推爲主。詔拜留後。居魏十年民安之。文宗開成五年死。傳三世四十二年。
李國昌	沙陀（阿爾泰山南）	雲州（山西大同）	西突厥沙陀部人。本姓名朱邪。宣宗大中中隸唐。賜姓名。拜代北節度使。僖宗光啟三年卒。
李克用	應州（山西應縣）	雲州（山西大同）	國昌子。以平黃巢功封晉王。據晉陽。與朱溫力爭。後梁開平二年卒。
韓遜	靈州		爲本州列校。因亂據有其地。梁封之爲潁川郡王。傳子洙。
五代			
李存勗	太原（山西太原）		克用子。嗣位晉王。天祐二十年即帝位。改元同光。滅梁都洛陽。廟號莊宗。凡四主。合十四年。（史稱後唐。）
李嗣源	雁門（山西雁門）		克用養子。莊宗被弒繼位。廟號明宗。在位九年卒。
李仁福	夏州（陝西橫山）		梁開平三年。夏州軍亂。迎立爲帥。唐莊宗同光中。封朔王。傳子彝超。
劉雲郎（後更姓名王都）	陘邑	中山	義武軍節度王處直養以爲子。名王都。遂囚處直而殺之。自爲留後。唐明宗時反。以中山召契丹。天成四年城破。自焚死。
石敬瑭	西夷人生歸化長陰山城北	太原（山西太原）	唐明宗壻。拜河東節度使。末帝清泰三年契丹冊立爲晉帝。都汴。凡二主十一年。（史稱後晉。）

	劉智遠後改名暠	籍沙陀生長太原	晉陽		仕晉至河東節度北平王。晉出帝北遷。稱帝晉陽。未幾自以為漢後。改國號曰漢。移都大梁。凡二主四年。（史稱後漢。）
	安重榮	朔州　山西朔縣	鎮州	直隸平山	仕石晉為成德節度使。恥晉臣遼。天福七年叛。杜仲威擊斬之。
	劉崇改名旻	太原　山西太原	河東		劉智遠從弟。官檢校太師。周廣順元年僭號河東。稱漢。顯德二年死。子承鈞嗣。（史稱北漢。）
	杜仲威	朔州	鄴都	河南臨漳	初仕石晉為節度。開運三年降遼。後又降漢。為鄴都留後。天福三年移之歸德。又抗命。漢祖暠死。大臣北誅之。
	楊光遠	沙陀	靑州		初為後唐刺史。清泰二年。出鎮中山。降契丹。契丹使事石晉。拜太師。封壽王。又反。召契丹入寇。出帝詔李守貞誅之。
西夏	李繼遷	銀州無定河	地斤澤	陝西橫山	夏王繼捧族弟。繼捧入朝。繼遷逃叛於地斤澤。從者日衆。後叛服靡常。為西陲患者二十餘年。眞宗咸平六年。中流矢死。元昊追謚曰神武皇帝。
	元昊	夏州	夏州		趙德明子。德明死。嗣為夏王。仁宗景祐元年反。寶元元年稱帝改元。國號夏。歲寇西陲。大為中國患。慶歷八年卒。謚曰武烈皇帝。
明朝	安化王寘鐇		寧夏	甘肅寧夏	索狂誕。覬非分。武宗正德五年反。仇鉞討擒之。
	李福達	崞　山西崞縣	洛川	陝西洛川	白祉教主。初名午初。後變姓名為張寅。
	俺答	豐州　歸化城			順義王

趙全

右漢南得帝二得割据之雄十四得賊十五漢族七胡族十四

論曰漢南之地厲莫無垠而要會則在于河套河套者胡漢兩族之決鬥場亦胡漢兩族之交蛻所也自秦人斥逐匈奴据陰山徙民以實之漢將出高闕置朔方郡其後匈奴降者率皆處之塞下胡漢兩種之混合蓋自此始五胡雲擾拓跋氏起自盛樂終收統一之功而漢族中興之業亦遂潛滋暗長于其中故高齊漢族也而內雜漢狗父子爭妃有胡風焉宇文周胡族也而規倣周禮文飾治功儼漢制焉如隋之普六茹唐之大野自其祖父以來已各含有胡人血胤而肇基王跡又皆起于青山黑水之間且以異性相交個性遂大發達隋唐之文治武功所以稱極盛也迨唐室既衰而沙陀繼起號正朔者六七主炎宋雖興而唐兀崛強抗中邦者數百年此其王氣之長比之遼西隴右殆遠過之蓋其地介山河之間平原廣坦東西幾及千里

洪流塡淤。所至悉成沃壤。前受華夏之風。後引牛毛之衆。宜其遞嬗代興。而爲胡漢共同之大舞台也。

第十四章　關東

榆關（即山海關）以外。興安嶺之東。今日關東三省。白山南峙。黑水北環。亦天然一區域也。就水系言之。凡分三大流域。西南部爲遼河流域。中部爲松花江流域。北部爲嫩江流域。迨兩流相合。遂成混同江。畔盡腴沃之平原。而長春居中。實爲南北之樞要。即古之黃龍府也。今綜計所得帝賊如左。

朝代	姓名	生長地（今地）	起兵地（今地）	備考
秦				
漢	高勾麗	奉天南部		東夷部落名也。相傳爲夫餘別種。武帝滅朝鮮。以之爲縣。封其種人爲侯。
	東明	索離（吉林伊通）	夫餘	本索離國王子。長而善射。王忌其猛欲殺之。遂奔夫餘而王於其地。

朝代	帝王	地	都城	今地	備考
	公孫度	玄菟（奉天東部）	遼東		初平二年爲遼東太守。東伐高麗。西擊烏桓。自稱遼東侯。晉稱燕王。傳四世爲司馬懿所滅。
	公孫瓚	遼西令支	涿	直隸涿縣	靈帝中平四年起兵。遂涿令。殺劉虞。據冀北。爲袁紹所殺。
	邱力居	烏桓	遼西		烏桓大人。靈帝中平四年。與張純張舉等連盟。擄略教官。
	蹋頓	烏桓	遼西		邱力居從子。獻帝初平中。邱力居死。代之。立袁紹。矯制。賜以單于印綬。部衆後奉之爲王。後曹操破斬之。
	朱蒙	夫餘（吉林長春）			
魏朝	蘇僕延	遼東鮮卑			有衆千餘落，自稱峭王。
	徒河段氏	遼西鮮卑	徒河	奉天錦縣	段氏自其帥務勿塵漸強。世子疾六眷逐貪遼西。遂強盛。徒居徒河。後有封遼西公。假大單于號者。傳至段匹磾爲石勒所敗。
	宇文氏	遼東鮮卑	紫蒙川		其先有大人普回。其俗謂天爲宇。君爲文。故號宇文部。遂以爲氏。有宇文莫槐者出於遼東塞外。代爲鮮卑東部大人。
晉	慕容涉歸	棘城鮮卑	遼東之北		其先有熊氏之苗裔。秦漢之際。保鮮卑山。因以爲號。至莫護跋入遼西。號慕容部。至孫涉歸拜大單于。至武帝太康二年叛。
	慕容廆	遼東（奉天遼陽縣一帶）			涉歸子。嘗入寇遼西。武帝太康元年降。自稱鮮卑大單于。累官至車騎將軍。封遼東公。欲進封燕王。未果而卒。在位四十九年。後諡武宣皇帝。

朝代	姓名	籍貫	都城	今地	備考
	慕容皝	遼東			廆子。廆死自稱燕王。（是爲前燕）受晉封拜。一如廆故事。在位十五年。永和四年死。追謚文明皇帝。
	慕容儁	遼東	薊城		皝第三子。皝死即燕王位。永和八年即皇帝位。在位十一年死。謚景昭皇帝。
	慕容垂	遼東	河內	河南沁陽	皝第五子。儁封爲吳王。後奔苻堅。封賓都侯。武帝太元八年叛堅自稱燕王。（是爲後燕）尋復稱皇帝。在位十三年而死。謚成武皇帝。
	慕容沖	遼東	平陽	山西臨汾縣西南	仕秦爲平陽太守。太元九年與兄泓起兵。諸將殺泓立沖。十年稱帝於阿房。（是爲西燕）尋爲其下所殺。
	慕容永	遼東	長子	山西長子	慕容廆從弟。太元十一年殺西燕主稱帝。十九年慕容垂破斬之。
	慕容德	遼東	滑臺		皝少子。安帝隆安二年稱燕王。四年稱帝。（是爲南燕）義熙元年死。謚獻武皇帝。
	吐谷渾	遼東	洮水之西極於白蘭		慕容廆庶兄。後率衆西徙。傅陰山而居。永嘉之亂。度隴西行。遂有甘松洮西之地。至孫葉延因以王父字爲國名。
北魏	就德興	營州 熱河朝陽	營州	熱河朝陽	孝明帝正光五年。與劉安定共執刺史據城反。民殺安定。德興東走稱燕王。後降于魏。
北齊	高寶寧	營州 熱河朝陽			北齊疎族。周建德六年據北營州反。隋開皇二年再掠平州。久之乃平。
隋					

唐	泉蓋蘇文	高麗			高麗東部大人。貞觀十六年弒其王。立王弟。並殺大臣自爲莫離支。（如中國吏部兼兵部尙書）。高宗乾封元年死。子男生代爲莫離支。
	李盡忠	契丹	營州	熱河朝陽	武后萬歲通天元年反。自稱無上可汗。據營州。俄死。
	孫萬榮	契丹	營州	熱河朝陽	大曾孫敖曹孫。李盡忠妻兄與盡忠同反。盡忠死代領其衆。勢甚盛。後爲家奴所殺。
	安祿山	柳城	范陽		胡人本姓康。隨母嫁安。冒姓安。張利貞薦之於朝。奏封稱旨。拜范陽節度使。累進東平郡王。玄宗天寶十四載反。僭稱雄武皇帝。國號燕。肅宗至德二載。爲其子慶緒所弒。
	李懷光	靺鞨	朔方		本姓茹。在軍積勞。拜朔方節度使。德宗興元年反。貞元元年部將牛名俊斬首以獻。
	李懷仙	柳城	淶水		初爲安祿山裨將。又事史思明。寶應元年誘斬朝義降。授幽州盧龍節度使。代宗大曆三年。爲其下朱希彩所殺。
	李希烈	遼西	蔡州		初爲李忠臣裨將。代宗大曆末。授蔡州刺史。據汴。僭即皇帝位。國號楚。部將陳仙奇毒殺之。
	大祚榮	本粟末靺鞨	太白山	(東北	武后時。保聚恃荒遠。建國自號震國王。玄宗先天中。封渤海郡王。是爲渤海之祖。
遼	耶律阿保機	潢水 奉天開通	漢城	察哈爾多倫	契丹酋長。唐末統一八部。梁貞明二年稱帝。在位二十年。都臨潢。國號契丹。傳九世。
	耶律德光				阿保機次子。更國號大遼。在位二十二年卒。

耶律剌葛	潢水（奉天開通）	乙室堇定	熱河卓索圖盟	太祖八年謀逆。伏誅。
耶律察割	潢水（奉天開通）	歸化州 詳古山	直隸宣化	性凶逆。乘世宗出征。弒之。因僭位號。百官不從。後被擒殺。諸子皆伏誅。
大延琳	東京（遼陽）			太平九年起兵。改元天慶。遼平之。
高永昌	渤海（吉林會寧）	東京	奉天遼寧	天慶六年誘渤海戍卒據遼陽。僭號隆基。四月平。
耶律淳	潢水（奉天開通）	燕京	京兆大宛	保大二年燕京留守。李處溫等擁立之。曰天錫皇帝。俄驚死。
蕭幹	潢水（奉天開通）	盧龍嶺	直隸永平	宋徽宗宣和五年。自立為神聖皇帝。國號大奚。郭藥師討斬之。
耶律大石	潢水（奉天開通）	可敦城	外蒙三音諾顏	保大二年。隨李處溫等擁遼主天祚。擁立耶律淳為帝。尋西奔中央亞細亞。自立為帝。號西遼。在位二十年。諡德宗。傳四主。八十八年。
耶律重元	潢水（奉天開通）	中京	熱河平泉	
耶律伊遜	興中府（熱河朝陽）	萊州	奉天寧遠	
金朝				
阿骨打 吳乞買	海古勒（吉林阿城）	肇州	吉林扶餘	女真部長。宋徽宗政和三年起兵叛遼。破五京。遂稱帝。國號大金。定都上京會寧府。（吉林阿城縣）傳九世。一百二十年。
德壽	契丹	信州	吉林長春	紹熙元年反。改元身死。

帝賊	別名	據地	今地	事略
張鯨		錦州	奉天錦縣	金宣宗貞祐二年據錦州。自稱臨海王。附於蒙古。尋爲穆呼哩所殺。
富解萬努		遼東	奉天遼陽	金宣宗貞祐三年据遼東。稱天王。國號大眞。元太宗討平之。
張致		錦州	奉天錦縣	張鯨弟。金宣宗貞祐三年据錦州。自稱漢興皇帝。改元興龍。元穆呼哩攻殺之。
耶律璠哥	遼東	隆安	吉林農安	故遼人。仕於金。衛紹王至寧元年。聚衆十餘萬叛。自立爲遼王。改元元統。四年降于蒙古。
明朝　奴爾哈赤	建州（奉天興京）	赫圖阿拉	奉天興京	萬曆十一年起兵。克兆嘉城。日漸强盛。至四十四年稱金國汗。建元天命。遷遼陽。再遷瀋陽。傳十二主。凡二百九十六年。
黃台吉		瀋陽	奉天瀋陽	奴爾哈赤第四子。天啟七年嗣位。改元天聰。崇禎九年征朝鮮。服察哈爾。統一各部。稱帝。
多爾袞				奴爾哈赤第九子。崇禎十七年三月流賊陷北京。多爾袞率清兵逐去。迎幼主福臨遷北京。
孟福山				
楊悅春				

右關東得帝八。得賊二十六。漢族五。胡族三十四。

論曰。關東今日滿洲。實則滿洲之名。乃清太宗所僞造。而非其固有名稱也。清之初興。原稱大

金幵。今盛京撫近門、遼陽喇嘛墳碣、大石橋娘娘廟碑、尚有遺文可証。及太宗天聰十四年林丹既滅。孔尙來歸。太宗志在井明。以稱金易招漢人惡感。而滿洲即文殊。爲東方民族所崇信也。于是改號大清。並滅其從前稱金之跡。託以從來記錄有大金字者。悉改滿洲。並禁部族稱女眞。此案今存奉天崇謨閣滿文老檔中。日本內藤教授親見之。蓋秘本也。故仍稱之爲關東。較爲核實云。今

案關東之地。土質肥饒。人性勇悍。山河雄偉。物產豐盈。東胡諸族。自冒頓以還。即保据之。如鮮卑、契丹、女眞之屬。頗能濡染漢化。以傳播之。而與北狄之荒漠渾頑。專事破壞者大異。此其特色也。然伊古以來。羣雄擾竊。率起于遼河流域。自鐵嶺以北。蓋蕰然渾沌茫昧。幾于無可考見。何哉。大抵東方諸族之開化後先。率視漢族爲淵源。遼河東西。本禹貢靑冀。秦漢郡縣之地。其被文化也久。故鮮卑、契丹之興。立國具有本原。混同上下。則肅愼、沃沮、挹婁、靺鞨、諸國。環而居焉。處山林之間。土氣極寒。夏阻哈湯。冬積冰雪。爲漢人足迹所不至。故穴居厠處。自成風氣。迨渤海肇興。數遣諸生。詣京師大學。習識古今制度。始彬彬然稱海東望國焉。此天地王氣。將由西北而轉入東北之大關鍵也。金源肇自混同。益肆雄封。淸起建州。統一華夏。載祀幾及三百。

亦開闢以來所未有也。然女眞部族。既交中邦。往往棄其本土。易世以後。遂致土姓俱亡。惟契丹之興。始終不離故土。雖用漢制。而不染漢人頹風。及其末也。大石西行。且將漢土之文物以俱往。比之月氏、吐谷渾諸國。功烈爲尤盛矣。

第十五章 漠北

阿爾泰山脉自天山東北行。與唐努肯特諸山相續。東隔興安嶺。南連大漠。飛起而爲一大高原。沙磧緜亘。氣候荒寒。渾察沁嶺縱貫其間。而客魯倫、色楞格諸水兩方分流。即爲東入東海。北入北冰洋之大分水線。沿流兩岸。水草豐饒。宜耕宜牧。其地利固有足資者矣。今綜計所得帝賊如左。

朝代	姓名	生長地（今地）	起兵地（今地）	備考
秦朝	頭曼	匈奴（蒙古）	龍廷	夏后氏之裔淳維以殷時北奔。至頭曼千有餘歲。因不勝北徙避之。乘秦亂渡河。與中國界於故塞。國以强盛。後爲其子冒頓所殺。
漢	冒頓		龍廷	頭曼之子。盡服居北夷。與中國爲敵國。數侵邊境。

朝代	名	種族	所居	事略
	檀石槐	鮮卑（內蒙東部）	彈汗山（山西大同之北）	桓帝時鮮卑大人。其強盛。東西部落皆歸之。推為大人。盡有匈奴故地。
魏朝	軻比能	鮮卑	雲中五原以東	本小種。鮮卑衆推為大人。延康初文帝立為附義王。衆強盛。控弦十餘萬。後幽州刺史王雄遣勇士刺殺之。
	拓跋力微	北荒（西伯利亞）	盛樂（歸綏托城）	鮮卑索頭部酋長。自力微徙居盛樂部始盛。為北魏始祖。後追尊為始祖神元皇帝。
北魏	社崘	柔然（外蒙古）	燉煌張掖之北	太祖道武帝時強盛。吞併諸部。盡有匈奴故地。自號邱豆伐可汗。明元帝永興元年討之。遁走道死。
	土門	突厥	懷荒地	大統中破柔然。盡得其地。號伊利可汗。
	俟斤	突厥		土門之子。破嚈噠。走契丹。并契骨。其地東自遼海、西至西海。南自沙漠、北至北海。皆服屬焉。號木杆可汗。
隋	始畢	突厥		大業十一年圍帝於雁門。隋末亂離。中國人多歸之。遂強盛。薛舉、竇建德、王世充、劉武周等僭尊號。皆北面稱臣。受其可汗之號。
唐	菩薩	回紇 娑陵水（外蒙色楞格河）	獨樂水（外蒙土拉河）	貞觀中。與薛延陀共攻突厥北邊破之。國以強盛。
	骨力裴羅	回紇		天寶三年自稱骨咄祿毗伽闕可汗。斥地愈廣。盡得古匈奴地。
	李茂勳	回鶻		本回鶻阿布思之族。初降張仲武。賜姓及名。舉兵襲殺陳貢言。衆推主州務。詔拜節度使。

朝代	姓名	種族	都城	事略
	王廷湊	回鶻	成德 直隸正定	本回鶻阿布思族。王武俊養爲子。穆宗長慶元年害田弘正。自稱鎮州留後。傳三世。
遼				
金	耶律窩斡	西北路契丹	臨潢	初從撒八起兵。已而殺之。自立稱帝。改元天正。後兵敗。北走沙陀。被擒死。
	鳴布勒汗	蒙古		助撻懶遺族抗金。兀朮征之不能勝。金冊爲蒙輔國王。
	王罕	蒙古		克烈部酋長。初與成吉思汗善。後反目相攻。敗走爲乃蠻人所殺。
元	也速該	蒙古		吞併鄰近諸國。勢力日强。後爲塔塔兒部人所殺。元初、追謚烈祖神元皇帝。
	鐵木眞 太祖	蒙古		滅國四十。混一歐亞。武功之盛。古今所無。後追謚元太祖。
	朮赤	蒙古		太祖長子。國初分封西北俄羅斯。其地極遠。去京師數萬里。子孫世嗣其位。
	窩闊台 太宗	蒙古		太祖第三子。嗣父位稱大汗。東滅金。西征歐洲至德國奧國諸境。追謚太宗。
	察合台	蒙古		太祖第二子。封於中央亞細亞。
	忽必烈	蒙古		太祖之孫。拖雷第二子。自立爲帝。滅大理南宋。統一中國。謚世祖。

旭烈兀	蒙古		太祖之孫。拖雷第三子。封於波斯。滅大食。兵威及於地中海濱。埃及之地。
海都	蒙古		太祖曾孫。太宗之孫合失之子。抗忽必烈。叛於西北卅餘年。
乃顏	蒙古	奉天	元之宗王。世祖末年叛。兵敗被殺。
馬哈木		謙河	瓦剌部猛可帖木兒長子。永樂六年封順寧王。十年攻殺元主本雅失里。十一年帝親征之于土拉河敗之。
也先			馬哈木孫。脫歡子。稱太師淮王。天順中入犯。擁帝北去。已而送還。自立爲大元田盛可汗。
巴圖蒙	蒙古		嘉靖中勝四衞拉特。移帳漠南。號大元汗。屢入寇。卽明人所謂小王子也。

明

右漠北得汗王十七。得賊二。皆胡族也。

論曰。亞洲大陸之風雨寒溫。左右于蒙古之大漠。此地文學家所實驗也。然自歷史家觀之。亞洲諸國之盛衰存亡。實亦由此大漠以左右之。大抵高原之民必悍于平原。寒地之民必強于熱地。人類之通性然也。如蒙古沙漠。既橫亘于高及數千尺高原之上。又復接連六十四度之寒帶。極風怒號。絕無所以屏蔽之。一年之中。堅冰積

雪常得八九月焉故其民密理耐寒多力是無異東大陸之森羅殿而飛天夜叉攫人羅刹皆由此出焉苟其自相分裂日事鬥爭則亦已耳一旦有雄豪者出而統率之則驅虎以逐羊豕三方諸國從此無寧宇矣豈獨中國二十四史悉爲一部之胡漢相斫書哉昔孟德斯鳩嘗言寒熱適中之地惟歐洲得之最多而北部人民思想發達實爲自由權之嚆矢彼其所以能破壞南人桎梏而解放其奴隸者固恃有此鍜鍊器械之工場也蓋以歐洲之北既有拉朴蘭山脉以蔽北極之寒風又有波羅的海深入地中得以調和其氣候而活潑其人心比之亞洲北陸乃適在在與之相反焉此政治進化所以獨推歐洲諸國爲先進也而中西歷史之大關鍵蓋在于此

第十六章　西番

巴顏喀剌山脉以南橫斷山脉以西外包須彌山（今訛作希馬）與五天竺相錯地勢壟起因成世界第一高原其西部則印度河谷也中部則殑伽河谷也東部則屬木魯烏

蘇河谷。而北則草原荒落。中包岡底斯山。爲四大水所發源。即佛書所謂阿耨達池也。計其全地。惟拉薩一區。平原饒沃。氣候和平。爲其國之都會。爲綜計所得帝號如左。

朝代	姓名	生長地 今地	起兵地 今地	備考
唐	弄贊	婆羅城 西藏拉薩		爲人慷慨有雄略。臣服西域諸國。貞觀十年。以文成公主嫁之。
	東贊			曉兵術。明治道。吐蕃以國事委之。兼幷諸羌。斷有西戎。東贊有力焉。
元	八思巴	烏思藏 西藏		有道行。世祖設烏斯藏都元帥府。以爲大寶法王。嗣者數世。西藏政教合一自此始。
清	莎羅奔	大金川 四川川邊	勒烏圍 四川懋功	
	僧格桑	小金川 川邊懋功		
	索諾木	大金川 四川川邊		
	察都	川邊		民國四年起兵。國號大清。改元通志。旋伏誅。

右西蕃得胡主一。賊四人。

論曰。西蕃山國也。學者每言山性主塞。其民偏狹頑陋。常陰鬱而耽于迷信。所發達者爲特種之文明。今觀西蕃之現狀。豈不信哉。其地萬峰利天。高輒冰凌。窪則煥海。夏雪泮渙。縱水橫潦。有冬無春。兼以瘴癘不毛。風日慘悽。此其天時地理之異。固世界所僅見也。其民俗則居碉房。或處黑帳。介居國行國之間。僧多于民。君併于師。介在家出家之間。且男弱于女。妻多其夫。風俗之異。亦遂爲世界所僅見。其種本近氐羌。然或以爲衍自禿髮。或以爲來自天竺。其詳固莫能明也。當贊普崛興。威行隴坻。抗衡中夏。可謂一時雄邦。迨唐室既衰。吐蕃之部落亦散。至宗喀巴出而黃教之宗風以播。自是大漠南北。以及青海滇蜀諸邊蕃。莫不覩其頤指以爲向背。元明滿清。遂常用爲銜勒。以係屬僧俗。魏源謂衛藏安而西北之邊境皆安。黃教服而準蒙之番民皆服。誠有爲乎其言之矣。然則秘密國之魔力。其關係顧不鉅哉。

第十七章 西域

西悉葱嶺。南倚崑崙。北連白骨甸天山南北。亦自爲一區域焉。天山之脉東走。而以汗騰格里山爲最高。自此以北作階段形遞降。爲伊犁河谷。自北向東北。又層累遞高。接于阿爾泰山。汗騰格里之南。峻坂陡落。爲塔里木河盆地。漠之南北道。皆由此出也。綜計所得帝賊如左。

朝代	姓名	生長地（今地）	起兵地（今地）	備考
隋朝	統葉護	金山之陽	龜茲北 三彌山	西突厥射匱可汗之弟。勇而有謀。北并鐵勒。西拒波斯。南朝罽賓。遂覇有西域。
清朝	噶爾丹	伊犂（新疆伊寧）	伊犂（新疆伊寧）	準噶爾汗。南擒四部。威令至衛藏。康熙初屢擾漠北。爲淸聖祖所敗。仰藥死。號中興。
	霍集占	新疆莎車		回部酋長。乾隆二十三年說兄布那敦同反。兆惠討平之。
	張格爾	浩罕噶爾	浩罕	大和卓博羅尼都之孫。亡命浩罕。
	雅克布	浩罕	喀什噶爾	道光五年復回西域。七年敗。被磔死。

阿布賚	伊什河	伊什河	回教徒。同治六年登王位。光緒三年兵敗。飲藥死。

右西域得胡主六人。

論曰。西域之通中國。自漢武帝始。然匈奴已先役屬之。賦稅取足焉。漢使西來。遂置都護。兩大相持。各視爲俎上肉。何其孱也。當上古陸地交通之始。中國幸有秦皇幷六王。置郡縣。統一九州。匈奴亦有冒頓。破東胡。走月氏。統一大漠南北。蓄積固積矣。而此方乃獨仍我三代封建之舊俛焉。以三十六國散處于白山蒲海之間。彈丸黑子。比于邾、莒、滕、薛。安得不悉索敝賦。以供大國之誅求也哉。自是歷千數百年。東西交爭。率被羈籍于強鄰。馬蹄之下。卒未聞天山南北之人。有能杖馬箠、揮戈鋋以馳騁于東西強鄰之宇者。豈其民固不足用歟。蓋亦地勢使之然也。其天時之寒燠。既已隨地懸殊。而肥沃可耕之土。又悉爲流沙所隔。劃爲無數之小區域。畸零割落。如群島然。其勢固便于分立。而不能自爲統一也。惟天山以北。爲烏孫故土。河流交錯

山勢開張。雄強之國。間或借之以興。南部自天方傀入。跳梁之醜。日以漸多。然亦旋起旋滅。無能蔚成大業者。